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南北史演义

 **eBOOK**  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## 北史演义凡例

一、是书起自魏季，终于隋初。凡正史所载，无不备录，间采稗史事迹，补缀其阙，以广见闻所未及。皆有根据，非随意撰造者可比。

一、是书以北齐为主，缘始于尔朱氏，而宇文氏继之，故皆详载始末，而于北齐事则尤详。

一、叙战事最易相犯，书中大小数十战，或斗智，或角力，移形换步，各各不同。

一、兵家胜败有由，是书每写一战，必先叙所以胜败之故。或兵强而败形已兆，或兵弱而胜势已成。结构各殊，皆曲曲传出，俾当日情事阅者了然心目。

一、书中叙梦兆，叙卜筮，似属闲文，然皆为后事埋根，此文家草蛇灰线法也。

一、叙事每于极忙中故作闲笔，使忙处不见其忙，又忙处益见其忙。

一、是书每写一番苦争恶战，死亡交迫，阅者方惊魂动魄，忽按入闺房燕昵，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，浓淡相配，断续无痕，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。

一、是书头绪虽多，皆一线贯穿，事事条分缕晰，以醒阅者之目。

一、是书叙事有不使即了，而留于他事中方了之者；有略于本文，而详于旁述者，要看他用笔伸缩处。

一、书中紧要事，必前提后缴，以清眉目。

一、书中紧要人，皆用重笔提清，令阅者着眼。

一、叙书中勇将若尔朱兆、高敖曹、彭乐、贺拔胜等，同一所向无敌，而气概各别，开卷即见。

一、高氏妃嫔，娄妃以德著，桐花以才著，尔朱后、郑娥以色著，故不嫌详悉。余皆备员，可了即了，以省闲笔。

一、孝庄诛尔朱荣，周武诛宇文护，兰京刺高澄，皆猝起不意，事极忙乱，写得面面都到，笔意全学龙门。

一、书中女子以节义著者，如西魏宇文后，殉节于少帝；尔朱妃嫔娟，殉节于陈留王元宽；岳夫人灵仙，殉节于高王；齐任城王妃卢氏，家灭不改节；周宣帝后杨氏，国亡不变志。皆用特笔表出，以示劝勉之意。

一、凡叙男女悦好，最易伤雅。此书叙魏武灵后逼幸清和，齐武成后私幸奸僧，高澄私通郑娥，永宝私通金婉，无不曲折详尽，而不涉一秽褻之语，避俗笔也。

一、齐之文宣淫暴极矣，又有武成之淫乱，周天元之淫虐继之，卷中列载其事，以见凶乱如此，终归亡灭，使人读之凛然生畏。

一、叙高氏宫室壮丽，庭院深沉，府库充实，内外上下，规矩严肃，的是王府气象，移掇士大夫家不得。非若他书形容朝庙威仪，宛似市井富户模样也。

一、欢逐君，泰弑主。欢居晋阳，遥执朝权；泰居同州，独握政柄。泰战败，几死于彭乐；欢战败，几死于贺拔胜。泰劝帝娶蠕蠕国女，欢亦自娶蠕蠕国女。欢死而洋篡位，泰死而觉窃国。欢之子孙戕于一本，泰之诸子亦戕于骨肉。其事若遥遥相对。唯泰女为后殉节，欢女以帝后下嫁，则欢好色

而泰不好色，故所以报之者亦殊。

一、南朝事实有与北朝相涉者，略见一二。余皆详载《南史演义》中，即行续出。

## 南史演义序

余既劝草亭作《北史演义》问世，自东、西魏以至周、齐及于隋初，其兴亡治乱之故，已备载无遗，远近争先睹之为快矣。特南朝始末，未能兼载，览古之怀，人犹未贍。且于补古来演义之阙，犹为未备也。乃复劝其作《南史演义》，凡三十二卷。自东晋之季，以迄宋、齐、梁、陈，二百余年，废兴递嬗，无不包罗融贯，朗如指上罗纹。持此以续《北史》之后，可谓合之两美矣。或谓南朝风尚，贤者鹜于玄虚，不肖者耽于声色，所遗事迹，类皆风流话柄，所谓六朝金粉是也。载之于书，恐观者色飞眉舞，引于声色之途而不知返，讵非作书者之过耶？余应之曰：“嘻！子何见之小也？夫有此国家，即有兴替。而政令之是非，风俗之淳薄，礼乐之举废，宫闱之淑慝，即于此寓焉。其兴也，必有所以兴；其亡也，必有所以亡。如是而得者，亦是而失。影响相随，若报复然。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，由其故以求其心，则凡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胥于是乎在。宁可执‘金粉’两字概之耶？且圣人删《诗》，不废《郑》、《卫》，亦以示劝惩之意。是书之作，亦犹是而已矣。况荒淫侈靡之事，正史亦并载之，其能尽弃之否耶？”或无以应，乃书之以弁于简端。

乾隆六十年岁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，愚弟许宝善撰。

---

贍（yàn，音厌）——满足。

递嬗（shàn，音善）——交替、演变。

鹜（wù，音务）——从事，致力。

淑慝（tè，音特）——善良与邪恶。

胥（xū，音需）——都，皆。

《郑》、《卫》——《诗经》中的《郑风》、《卫风》。郑、卫之声多为表现男女爱情诗歌；孔子认为郑、卫之声“淫”，但修订《诗经》时并未将其删去。

## 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1995 年 9 月

## 南史演义凡例

一、是书自晋迄隋，备载六朝事迹。而晋则孝武以后事变始详，其上不过志其大略。隋则仅志其灭陈一师，余皆未及者。盖是书及《北史》，原以补古来演义之阙，缘前有《东西晋演义》，后有《隋唐演义》，事已备见于两部，故书不复述。

一、宋代晋，齐代宋，梁代齐，陈代梁，迹若一辙，而其中兴亡得失之故，仍彼此不同。故各就正史本文而演畅之，阅者可参观焉。

一、六朝金粉，人物风流。中间韵事韵语，足供玩绎者，美不胜收，如《世说新语》等书所载皆是。书中不及备录，唯于本文有关涉者采而录之。

一、开业之主，若宋高祖裕、齐高祖道成、梁高祖衍、陈高祖霸先，皆雄才大略，多有善政可纪。而规模气象，总逊宋高一筹，故载叙宋事独多。

一、南朝之败，每由幼主在位，强臣得行弑逆。然如宋之子业苍梧，齐之东昏，淫凶暴虐，恶逾桀纣，死不足惜。他若宋少帝、齐郁林同一无道，尚无甚大恶，故于弑之尤多贬词。

一、南北地名屡易，有地去而名存者，如兖、豫既失，仍设南兖州、南豫州等号是也，阅者须辨之。

一、事有与《北史》相犯者，如侯景之乱梁，隋师之灭陈，彼此俱载。然此详则彼略，彼详则此略，一样叙事，仍两样笔墨。

一、书中所载诗词歌赋，有本系前人传留者，即其原本录之，不敢增减一字。

一、凡忠义之士，智勇之臣，功在社稷者，书中必追溯其先代，详载其轶事，暗用作传法也。

一、坊本叙战，每于临阵之际，必先叙明主将若何披挂，若何威武。彼此出阵，若何照面，若何交手，一番点缀，竟成印板厮杀。书中大小数十战，此等语绝不一及，避俗笔也。

## 北史演义凡例

一、是书起自魏季，终于隋初。凡正史所载，无不备录，间采稗史事迹，补缀其阙，以广见闻所未及。皆有根据，非随意撰造者可比。

一、是书以北齐为主，缘始于尔朱氏，而宇文氏继之，故皆详载始末，而于北齐事则尤详。

一、叙战事最易相犯，书中大小数十战，或斗智，或角力，移形换步，各各不同。

一、兵家胜败有由，是书每写一战，必先叙所以胜败之故。或兵强而败形已兆，或兵弱而胜势已成。结构各殊，皆曲曲传出，俾当日情事阅者了然心目。

一、书中叙梦兆，叙卜筮，似属闲文，然皆为后事埋根，此文家草蛇灰线法也。

一、叙事每于极忙中故作闲笔，使忙处不见其忙，又忙处益见其忙。

一、是书每写一番苦争恶战，死亡交迫，阅者方惊魂动魄，忽接入闺房燕昵，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，浓淡相配，断续无痕，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。

一、是书头绪虽多，皆一线贯穿，事事条分缕晰，以醒阅者之目。

一、是书叙事有不使即了，而留于他事中方了之者；有略于本文，而详于旁述者，要看他用笔伸缩处。

一、书中紧要事，必前提后缴，以清眉目。

一、书中紧要人，皆用重笔提清，令阅者着眼。

一、叙书中勇将若尔朱兆、高敖曹、彭乐、贺拔胜等，同一所向无敌，而气概各别，开卷即见。

一、高氏妃嫔，娄妃以德著，桐花以才著，尔朱后、郑娥以色著，故不嫌详悉。余皆备员，可了即了，以省闲笔。

一、孝庄诛尔朱荣，周武诛宇文护，兰京刺高澄，皆猝起不意，事极忙乱，写得面面都到，笔意全学龙门。

一、书中女子以节义著者，如西魏宇文后，殉节于少帝；尔朱妃嫔娟，殉节于陈留王元宽；岳夫人灵仙，殉节于高王；齐任城王妃卢氏，家灭不改节；周宣帝后杨氏，国亡不变志。皆用特笔表出，以示劝勉之意。

一、凡叙男女悦好，最易伤雅。此书叙魏武灵后逼幸清和，齐武成后私幸奸僧，高澄私通郑娥，永宝私通金婉，无不曲折详尽，而不涉一秽褻之语，避俗笔也。

一、齐之文宣淫暴极矣，又有武成之淫乱，周天元之淫虐继之，卷中列载其事，以见凶乱如此，终归亡灭，使人读之凛然生畏。

一、叙高氏宫室壮丽，庭院深沉，府库充实，内外上下，规矩严肃，的是王府气象，移掇士大夫家不得。非若他书形容朝庙威仪，宛似市井富户模样也。

一、欢逐君，泰弑主。欢居晋阳，遥执朝权；泰居同州，独握政柄。泰战败，几死于彭乐；欢战败，几死于贺拔胜。泰劝帝娶蠕蠕国女，欢亦自娶蠕蠕国女。欢死而洋篡位，泰死而觉窃国。欢之子孙戕于一本，泰之诸子亦戕于骨肉。其事若遥遥相对。唯泰女为后殉节，欢女以帝后下嫁，则欢好色

---

嫔(yu n, 音冤)娟)——轻柔美好的样子。

而泰不好色，故所以报之者亦殊。

一、南朝事实有与北朝相涉者，略见一二。余皆详载《南史演义》中，即行续出。

## 叙

今试语人曰：尔欲知古今之事乎？人无不踊跃求知者。又试语人曰：尔欲知古今之事，盍读史？人罕有踊跃求读者。其故何也？史之言质而奥，人不耐读，读亦罕解。故唯学士大夫或能披览，外此则望望然去之矣。假使其书一目了然，智愚共见，人孰不争先睹之为快乎！晋陈寿《三国志》结构谨严，叙次峻洁，可谓一代良史。然使执卷问人，往往有不知寿为何人，《志》属何代者。独《三国演义》虽农工商贾、妇人女子，无不争相传诵。夫岂演义之转出正史上哉，其所论说易晓耳。然则《北史演义》之书，诘可不作耶？虽然又有难焉者，夫《三国演义》一编，著忠孝之谟，大贤奸之辨，立世系之统，而奇文异趣错出其间，演史而不诡于史，斯真善演史者耳，《两晋》、《隋唐》皆不能及。至《残唐五代》、《南北宋》，文义猥杂，更不足观，叙事之文之难如此。况自魏季迄乎隋初，东属齐，西属周，其中祸乱相寻，变故百出，较之他史头绪尤多，而欲以一笔写之，不更难乎？草亭老人潜心稽古，以为此百年事迹，不可不公诸见闻。于是宗乎正史，旁及群书，搜罗纂辑，连络分明，俾数代治乱之机，善恶之报，人才之淑慝，妇女之贞淫，大小常变之情事，朗然如指上罗纹。作者欲歌欲泣，阅者以劝以惩，所谓善演史者非耶？余尝谓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。二千年间出尔反尔，倂得倂失，祸福循环，若合符契，天道报施，分毫无爽。若此书者，非尤大彰明较著者乎？余故亟劝其梓行，而为之序。

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端阳日愚弟许宝善撰。

---

谟（mó，音魔）——策略。

淑慝（tè，音特）——善良与邪恶。

## 内容提要

本书是清代两部历史小说《南史演义》和《北史演义》的合集。

《南史演义》叙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的兴亡，着力描述几个王朝的创业君主：宋武帝刘裕、齐高祖萧道成、梁武帝萧衍、陈武帝陈霸先，其中刘裕宋朝的事迹最多。小说暴露统治者的淫凶暴虐，颂扬忠义之臣、智勇之士、节烈之妇，揭示兴亡得失。

《北史演义》叙述自北魏末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大约八十年的历史，详细地描叙了高欢的发迹以及他分裂北魏，其子高洋以北齐取代东魏的事迹。自北朝魏末到隋初，魏分西、东，东属齐，西属周，其中祸乱相寻，变故百出，头绪杂多。作者叙述以北齐为主，脉络清晰。情节所演，基本上于史有据，但许多细节和宫闱秘事则采自稗宫野史。

当时，在本书之前，历史演义小说有《东西晋演义》和《隋唐演义》，中间却无演述南北朝的讲史小说，此书之出，恰好弥补了古来演义之缺。

## 南北史演义

## 第一卷 晋室将亡廊庙乱 宋家应运帝王兴

粤自西晋之季，惠帝不纲，贾后乱政，宗室相残，群雄四起，天下土崩瓦解，遂至大坏。琅琊王睿，避难渡江，收集余众。以王导专机政，王敦总征讨。江东名士贺循、顾荣辈相率归附，奉以为君，即位建康，遂开东晋之基，是为元帝。其后遭王敦谋逆，郁郁成疾，在位六年而崩。子明帝立，会敦死，其党皆伏诛，大乱乃定。明帝在位三年而崩。太子即位，是为成帝。庾亮、王导、卞壺同受顾命。苏峻反于历阳，兵入台城。卞壺战死，庾亮出亡，天位几失。赖有温峤、陶侃诸贤，奋起义兵，入平内难。峻以败死，晋室复宁。帝在位十七年，国家无事。及崩，二子俱幼，乃迎帝弟琅琊王岳为嗣，是为康帝。二年去世，太子聃即位，是为穆帝。其时，桓温都督荆、梁等州，坐拥强兵，遥执朝政。出师平蜀，进封临贺郡公，威名大震，朝廷畏之。时殷浩有盛名，帝引为心膂，欲以抗温。那知浩徒负虚声，全无实用，出兵屡败，温上表废之。由是大权一归于温。穆帝崩，无子，乃立成帝长子丕，是为哀帝。帝在位四年崩，无子，弟琅琊王奕立，是为废帝。温有篡夺之志，诬帝夙有痿疾，嬖人朱灵宝等参侍内寝，秽乱宫掖，所生三男，皆非帝出，恐乱宗祧，遂废帝为海西县公。迎会稽王昱登极，是为简文帝。帝美风仪，善容止，神识恬畅，然无经济大略。谢安以为惠帝之流，清谈差胜耳。在位二年，常忧废黜，俄以疾崩。太子曜即位，是为孝武帝。其时桓温已死，桓冲继之，尽忠公家。又任谢安为相，总理朝政。安有庙堂之量，选贤使能，各当其任，内外称治。太元八年，苻坚入寇，发兵八十七万，前临淝水。旗鼓相望，千里不绝，举朝大恐。安不动声色，命谢玄、谢石，率兵八万拒之。将士奋勇，大败秦师。死者蔽野，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将至，心胆俱裂。亏此一捷，国势遂固。人皆谓安石之功，实同再造。那知良臣去世，君志渐侈，日复一日，渐渐生出事来。

今且说孝武帝，初政清明，信任贤良，大有人君之度。既而溺志于酒，不亲万几。有母弟道子，封琅琊王，悉以国事委之。道子亦嗜酒，日夕与帝酣饮为乐，复委政于中书令王国宝。以故左右近习，争弄威权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朝局日坏。尚书令陆纳，尝望宫阙叹曰：“好家居，纤儿欲撞坏之耶？”群臣上疏切谏，帝皆不省。国宝既参国政，窃弄威福，势倾朝野，却一无才略，唯以谄佞为事，凡道子所欲，无不曲意逢迎，故道子宠信日深。一日，道子色若不怪，国宝问故。道子曰：“吾府中宫室虽多，苦无游观之所，可以消遣情怀。”国宝曰：“易耳。府吏赵牙最有巧思，何不使辟东第为之，可以朝夕游赏。”道子从之。乃使赵牙于东第外辟地数里，迭石为山，高百余丈。环以长渠，列树竹木。高台杰阁，层出其中。临渠远近，皆筑精舍。使宫人开设酒肆其间，道子与左右亲臣乘船就之，宴饮以为笑乐。一日，帝幸其第见之，谓道子曰：“府内有山，游览甚便。然修饰太过，毋乃太耗

---

粤——助词。用于句首或句中，与“曰”通。

心膂（lǚ，音吕）——膂，脊骨。亲信，作为骨干的人。

痿（wēi，音委）疾——指身体某一部分机能衰退。此处指性机能衰退。

嬖（bì，音辟）人——宠爱的人。

宗祧（tiāo，音条）——宗庙。祧，古代称远祖的庙。

怪（yì，音义）——欢喜，高兴。

物力。”道子默不敢对。帝还宫，道子谓赵牙曰：“上若知山是人力所为，尔必死矣。”牙曰：“王在，牙何敢死？”营造弥盛。帝由是恶之。国宝欲重道子之权，讽令群臣奏请道子位大丞相，假黄钺，加殊礼。侍中车胤拒之曰：“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当阳，非成王之比。相王在位，岂得自比周公乎？”议乃止。帝闻大怒，而嘉胤有识。又道子为太后所爱，内廷相遇，如家人一般。每恃宠乘酒，失礼于帝。帝欲黜之，而虑拂太后意，含忿不发。

时朝臣中王恭、殷仲堪最负重望，因欲使领藩镇，以分道子之权。一日，王雅侍侧，谓之曰：“吾欲使王恭为兖、青二州刺史，镇京口；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镇江陵。卿以为何如？”雅曰：“王恭风神简贵，严于嫉恶。仲堪谨于细行，以文义著称。然皆局量峻狭，果于自用，且干略皆其所短。若委以方面，天下无事，足以守职；一旦有事，必为乱阶。恐未可用也。”帝不以为然，卒任二人为刺史。由是君相疑贰，友爱渐衰。太后欲和解之，暗使中书郎徐邈从容言于帝曰：“昔汉文明主，犹悔淮南；世祖聪达，负愧齐王。兄弟之际，宜加深慎。琅琊王虽有微过，尚宜宏贷。外为国家之计，内慰太后之心。”帝纳其言，复委任如故。

太元二十一年，长星昼见。群臣进奏，劝帝修德禳灾。帝正在华林园饮酒，见奏，起立离座，举杯向天祝曰：“长星，我劝汝一杯酒。自古岂有万年天子乎？”左右皆窃笑。

却说“酒色”二字，从来相连。帝则唯酒是耽，而于色欲甚淡，凡嫔御承幸者，一不快意，即贬入冷宫，或赐之死，宫中谓之薄情天子。独张贵妃侍帝有年，宠爱无间。然貌慈心狠，妒而且淫。自承宠之后，即不容帝有他幸。枕席之私，流连彻夜，犹为未足。故虽独占恩宠，尚未满意。及帝末年，嗜酒益甚，几于昼夜不醒。才一就枕，便昏昏睡去，任你撩云拨雨，漠若不知。弄得张妃欲念弥炽，终夜煎熬，积怨生恨。以故愁眉常锁，对镜不乐。有宫婢彩云者，善伺主意，私谓妃曰：“帝与娘娘夜夜同衾，有何不足，而郁郁若此？”妃叹曰：“如此良宵，身与木偶同卧，尚有人生之趣否，教人怀抱怎开？”彩云笑曰：“此非帝误娘娘，乃是酒误帝耳。”妃为之失笑。

一夕，帝宴于后宫，张妃陪饮。饮至半酣，帝忽问张曰：“卿年几何？”妃曰：“三十。”帝曰：“以汝年，亦当废矣。吾意更属少者，明日贬汝于冷宫何如？”帝本戏言，而张妃积怨已久，忽闻是言，信以为实，益增恼怒，顿起不良之意，强作欢容，手持大杯敬帝。帝本好饮，且不知是计，接来一吸而尽。饮已无数，犹频频相劝。及帝大醉，不省人事，张妃乃命宫人扶入，寝于清暑殿内。余宴分赐内侍，命各去畅饮，不必再来伺候。内侍退讫，独存心腹宫婢数人，泣谓之曰：“汝等闻帝饮酒时言乎？帝欲杀我，汝等明日皆赐死矣。”宫女亦泣。妃曰：“汝欲免死，今夜助我举一大事，不但可免

---

黄钺(yuè, 音越)——钺, 古代一种像斧的兵器。黄钺, 以黄金为饰之钺, 天子所用, 作为帝王的仪仗。有时大臣出师, 亦假以黄钺, 以示威重。

当阳——指帝王位朝南面向明而治。

局量——指器量、度量。

淮南——指汉淮南王刘长, 为汉高祖刘邦之子, 封淮南。汉文帝在位时, 起兵谋反, 事败, 被谪徙蜀郡, 中途不食而死。

长星——彗星。

大难，且有金帛给汝。否则，唯有死耳。”宫人皆曰：“唯命。”乃走至帝所，见帝仰面而卧，烂醉若死。妃令宫女以被蒙帝面，身坐其上，按住四角，使不得展动。良久起视，则帝已闷绝而死矣。

妃见帝死，召内侍至前，悉以金帛赂之，嘱其传报外廷，但言帝醉后，遇魇暴崩。处廷一闻帝殂，飞报道子。道子闻之，又惊又喜：惊者，惊帝无故暴崩；喜者，喜帝崩之后，则大权独归于己。急召国宝谋之。国宝曰：“臣请入作遗诏要紧。”遂飞骑入朝。时已半夜，禁门尚闭，国宝扣呼求入。黄门郎王爽厉声拒之曰：“大行晏驾，皇太子未来，敢入者斩！”国宝失色而退。黎明，百官齐集，共诣道子，请立新君。道子意欲自立，而难于启口，使国宝示意群臣。车胤附道子耳语曰：“王恭、殷仲堪各拥强兵于外，相王挟天子以令之，谁敢不服？倘若自为，彼兴问罪之师，长驱至京，相王何御之？”道子悟。辛酉，率百官奉太子即帝位，是为安帝。当是时，执政者一昏聩之人，登极者又一愚幼之主，群臣依违从事，唯务苟安。帝崩之由，皆置不问。张妃始犹疑虑，恐怕廷臣究问情由，大祸立至。及梓宫既殓，外廷无人问及，私心暗喜。可怜一代帝王，死于数女子之手。把一亲手弑逆的人，竟轻轻放过。识者有以知晋祚之不长矣。

却说王恭闻帝晏驾，星夜起身到京。举哀毕，仰宫殿叹曰：“佞人得志，国事日非，榱栋惟新，便有黍离之叹，奈何！”故每见道子、国宝，辄厉声色。二人积不能平，遂有相图之意。国宝说道子曰：“王恭意气凌人，不如乘其入朝，伏兵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道子胆怯不敢动。或亦劝恭，以先诛国宝，可免后忧。恭不能决，谋之王珣。珣曰：“国宝罪逆未彰，今遽诛之，必大失朝野之望。况身拥强兵，发于鞬鞞之下，谁谓非逆？我意俟其恶布天下，然后顺众心除之，亦无忧也。”恭乃止。冬月甲申，葬孝武帝于隆平陵。恭亦还镇去了。自是道子益无忌惮，日夜沉湎，杯不离手。除二三谐臣媚子外，宾客罕见其面。

一日，有客进谒。道子以其求见数次，不得已见之。其人姓桓，名玄，字敬道，温之庶子也。其母马氏，尝与同辈夜坐月下，见一流星，坠铜盆水中，光如二寸火珠，炯然明朗。同辈竞以瓢接取，皆不能得。马氏取而吞之，遂有感怀孕。及产时，有光照室，人以为瑞，故小名灵宝。奶母每抱诣温所，必易人而后至，皆云体重于常儿数倍。温甚爱而异之。临终，命以为嗣，袭爵南郡公。及长，形貌瑰奇，风神秀朗。博综艺术，兼善属文。每以雄豪自处，负其才地，谓宜立朝居要。而朝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，疑而不用。年二十三，始拜太子洗马。后出补义兴太守，郁郁不得志。尝登高望震泽，叹曰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，恋此何为？”遂弃官归国，上疏自讼曰：“先臣勤王之勋，朝廷遗之，臣不复计。至于先帝龙飞，陛下继明，请问率先奉

---

魇(y n, 音眼)——妖邪。

梓宫——指棺材。用梓木做成故称。

祚(zuò, 音坐)——福运。此处指国家的命运。

榱(cu, 音崔)栋——房屋的椽子与脊檩。常用来比喻担负重任的人物。

黍离之叹——《诗经·王风》有“黍离”篇，诗序称西周亡后，周大夫过宗庙宫室，尽为禾黍，徘徊不忍去，乃作此诗。后用为感叹亡国触景生情的词句。

奶(n i, 音乃)母——乳母。

洗(xi n, 音显)马——官名。为太子官属。

上者，谁之功耶？”疏寝不服。今见孝武已崩，道子当国，望其引用，故来进谒。那知桓玄来见时，道子已在醉乡，蓬首闭目，昏昏若睡。玄至堂阶，众宾起接，道子安坐如故。左右报曰：“桓南郡来。”道子张目谓人曰：“桓温晚途欲作贼，其子若何？”玄伏地流汗，不得起。长史谢重举笏对曰：“故宣武公黜昏立明，功高伊、霍，纷纭之言，宜不足信。”道子目视重曰：“依知依知。”因举酒嘱玄曰：“且饮此。”玄乃得起。由是切齿于道子，不发一言而退。

归至家，独坐堂中，怒气不息。其兄桓伟见之，曰：“弟有何事而含怒若此？”玄曰：“吾父勋业盖世，子孙失势，为庸奴所侮。”因备述道子语，曰：“吾恨不手刃之也！”伟曰：“朝政日紊，晋室将败，时事可知。吾桓氏世临荆州，先宣武遗爱在彼，士民悦服。荆、益名流，皆吾家门生故吏。策而使之，孰不心怀报效？况仲堪初临荆州，资望犹浅，今往归之，彼必重用。借其势力，结纳群才，庶可得志。毋庸留此，徒受人辱也！”玄恍然大悟，乃尽室以行，往投仲堪。

先是，仲堪到官以来，好行小惠，政事繁琐，荆人不附。又与朝廷不睦，恐为国宝等所图。正愁孤立，一闻玄至，知其素有豪气，为荆人畏服，不胜大喜。忙即接见，邀入密室细语。谓玄曰：“君从京师来，必知朝廷虚实。近日人情若何？”玄曰：“大臣昏迷，群小用事，朝政颠倒，日甚一日。是以脱身西归，委诚足下。且更有一说，君及王恭，与道子国宝素为仇敌，唯患相毙之不速。今道子既执大权，与国宝相为表里，其所黜夺，莫敢不从。孝伯居元舅之地，尚未敢害。君为先帝识拔，超居大任，人情不附，彼若假托帝诏，征君为中书令，君将何以辞之？如是，则荆州失而君危矣！”仲堪曰：“吾正忧之，计将安出？”玄曰：“孝伯疾恶深至，切齿诸奸。君宜潜与之约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东西齐举，玄虽不肖，愿帅荆、楚豪杰，荷戈先驱。此桓、文之勋也，君岂可坐而失之？”仲堪然其计，即与共谋军事。

却说王恭自还镇后，深恶国宝所为，正欲举兵诛之。一日，致书于仲堪曰：“国宝等乱政益甚，终为国祸。愿与君并力除之。”仲堪得书，以示桓玄。玄曰：“恭有是心，正君之大幸也！乌可不从？”于是仲堪复书王恭，殷、王遂深相结，连名抗表，罪状国宝，举二州之兵，同时向阙。国宝闻王、殷兵起，惶惧不知所为。命其弟王绪率数百人，戍竹里以伺动静。夜遇风雨，人各散归。道子召国宝谋之，国宝茫无以对，但云内外已经戒严。国宝退，王珣、车胤入见。道子向二人问计，珣曰：“王、殷与相王，素无深怨，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。”道子曰：“得无曹爽我乎？”珣曰：“是何言与？大王宁有爽之罪，孝伯岂宣帝之侑耶？”道子曰：“国宝兄弟劝吾挟天子以征讨，卿等以为然否？”车胤曰：“昔桓宣武伐寿阳，弥时乃克。今朝廷遣兵，恭必拒守。若京口未拔，而上流奄至，不识何以待之？”道子曰：“然则若

---

笏（hù，音户）——古代大臣上朝执持着的手板。

伊、霍——商朝时的伊尹与西汉霍光。二人俱有匡扶朝政、辅助君王掌管天下的大功。

桓、文——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。

惶（kuāng，音匡）惧——恐慌不安。

曹爽——三国曹操之族孙。曹芳时为大将军，与司马懿同辅政，后被司马懿用计诛死，夷三族。

侑（dóu，音筹）——同伴，伴侣。

何而可？”二人曰：“今有一计，恐相王未必能行。若能行之，兵可立退。”道子急问何计。二人曰：“王恭、殷仲堪所欲讨者国宝耳，于相王无与也。若正国宝之罪，诛之以谢二藩，则二藩有不稽首归顺者哉？”道子默然良久，曰：“苟得无事，吾何惜一国宝。”遂命骠骑将军谯王尚之收国宝，付廷尉，赐死。并斩其弟王绪。遣使诣恭，深谢愆失，恭遂罢兵还镇。仲堪亦还荆州。

桓玄又谓仲堪曰：“今虽罢兵，干戈正未戢也。荆州兵旅尚弱，玄请为君集众以自强。”仲堪许之。玄于是招募武勇，广置军旅，阴养敢死之士为己爪牙。令行禁止，士民畏之，过于仲堪，虽仲堪亦惮之矣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一代将终，必有一代开创之主应运而兴。此人姓刘，名裕，字德舆，小字寄奴。汉楚元王二十一世孙，世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。祖名靖，为东安太守，父名翹，为邵功曹。母赵氏。裕生于晋哀帝元年三月壬寅夜。数日前，屋上红光烛天，邻里疑其家失火，往视则无有。将产之夕，甘露降于屋上。人皆谓是儿必贵。那知生未三日，赵氏旋卒，家贫不能雇人乳，父将弃之。裕有从母张氏，生子怀敬未期，闻将弃儿，奔往救之，抱以归，断怀敬乳而乳之，儿得无恙。及长，风骨奇特，勇健绝伦。粗识文字，落拓嗜酒。事继母萧氏以孝闻。俄而父卒，家益贫，萧氏善织履，卖以给用，亦令裕为之。裕曰：“昔刘先主卖履为业，终为蜀帝。裕何人斯，而敢不为？”同里皆贱之，而裕意气自若。居常行动，时见二小龙左右附翼，樵渔于山泽间，同侣亦或见之，咸叹为异。及后所见，龙形渐大。家乏薪，每日伐荻新洲，给薪火用。一日，持斧往伐，有大蛇数十丈，盘跨洲中，头大如斛，见者惊走。裕有家藏弓箭，归取射之。大蛇伤，忽失所在。明日复往，闻有杵臼声从荻中出，迹而寻之，见童子数人，皆衣青衣，捣药其间。问何用，童子对曰：“吾王神也，昨游于此，为刘寄奴所伤，故捣药敷之。”裕曰：“既为神人，何不杀之？”对曰：“寄奴王者，不死，不可杀。”裕以为妄，厉声叱之，忽不见，乃取其药而返。尝至下邳，遇一沙门，端视之曰：“江表寻当丧乱，能拯之者君也。”见裕有手创，指之曰：“此何不治？”裕曰：“患之积年，犹未获愈。”沙门笑曰：“此手正要用他，岂可患此？”出怀中黄散一包，曰：“此创难治，非此药不能瘳也。”授药后，沙门遂失所在。裕取药敷之，创果立愈。其后凡遇金创，将所存黄散及童子所捣之药，治之皆验。偶过孔靖宅，靖正昼卧，忽有金甲神人促之曰：“起，起！天子在门。”靖惊起，遽出视，绝无他人，独裕徘徊门外。因延入设酒相待，倍致殷勤。裕讶其礼待太过，问曰：“君何为若此？”靖执其手曰：“君必大贵，愿以身家为托，异日无忘今日之言。”裕曰：“恐君言未必确耳，裕何敢忘？”相笑而别。

有吕姬者，开酒肆于里中，尝闻裕多怪瑞，心异之。裕至肆中饮酒，每不计值。一日，裕索饮，姬曰：“室内有酒，刘郎自入饮之。”裕入室，即饮于盎侧，不觉过醉，倒卧于地。适司徒王谧遣其门人至丹徒，过京口里，走路辛苦，至肆中沽饮。姬曰：“请容内坐，送酒来。”其人入室，惊惧奔出，谓姬曰：“汝室中何为有此异物？”姬曰：“刘郎在内饮酒，有何异处？”

---

戢(jí, 音及)——停息。

刘先主——指三国时刘备。

沙门——指和尚。

瘳(chū, 音抽)——病愈。

其人曰：“现有一物，五色斑斓，如蛟龙状，蹲踞在地，不见刘郎也。” 姬入，裕已觉，起立谓姬曰：“饮酒过多，醉倒莫怪。” 姬笑而出。

其人问裕姓氏，略饮数杯便去，心窃讶之，归以告谧。谧曰：“我知其人久矣。吾前游京口竹林寺，乍及门，见一人从内走出，容貌奇伟，器宇不凡。询之旁人，乃知为刘寄奴也。入寺，郡僧哗然称异。予问其故，僧曰：‘刻有刘寄奴醉卧讲堂禅榻上，隐隐有五色龙章覆其体。众目皆见，及觉，光始散。故众以为异。’予疑僧言为妄，据子所见，僧言不虚。此非池中物也。” 因戒门人勿言，阴欲与裕结纳。

一日，谧以公事赴丹徒，便道访裕。带从者数人，步行至京口里，适过刁逵门口，只见徒众纷纷，缚一人大树上。刁逵在旁，大声喝打。谧视之，乃寄奴也，大惊，喝住众人，谓刁逵曰：“汝何无礼于寄奴？” 逵曰：“寄奴日来呼卢，负我社钱三万，屡讨不还，故执而笞之。” 谧曰：“三万钱小事，我代寄奴偿汝，可速去其缚。” 刁逵遂释寄奴。谧执裕手曰：“吾正访君，不意遇君于此。” 裕便邀谧至家，拜谢救解之惠。谧曰：“此何足谢，君乃当代豪杰，何不奋志功名，而甘守穷困，致受小人之侮？” 裕曰：“吾有志四方久矣，苦无门路可投。” 谧曰：“前将军刘牢之，开镇江北，号曰北府，广招才武之士，以君投之，必获重用，何患功业不建。吾写书为君先容，何如？” 裕拜谢。谧即修书一封付裕自投，便将三万钱还了刁逵，厚赠其资而去。裕从此怨逵而德谧。但未识裕去投军，果得牢之重用否，且俟后文再讲。

---

呼卢——古时的一种赌博。

## 第二卷 刘寄奴灭寇立功 王孝伯称兵受戮

话说刘牢之字道坚，彭城人。面紫赤色，生有神力，沉毅多智。太元初，谢玄北镇广陵，多募劲勇，牢之以骁猛应选。谢玄任之为将，领精锐为先锋，所往无敌。淮、淝之役，苻坚攻陷寿阳，牢之以五千兵拒之，杀敌万余人，尽收其器械。坚兵失势，大败而归。以功封振威将军，开镇于江北，号曰“北府”。王恭倚为腹心。牢之亦广招劲旅，大积粮储，为恭声援。军府之盛，诸镇莫及。故王谧荐裕，投其麾下。

裕从谧言，安顿家口，径投江北而来。行至辕门，见规模严肃，甲仗整齐，果然威风赫赫，比众不同。方欲上前，将书投递，忽有两少年，随着仆从数十，昂然乘马而来。到府下骑欲入，见裕手持书帖，伫立阶下，便向前问曰：“君姓甚名谁，到此何干？”裕见问，知是府中人，对曰：“小子姓刘，名裕。有王司徒书，引荐到来，欲投帅府效用。”少年曰：“莫非丹徒刘寄奴乎？”裕曰：“是也。”少年喜曰：“闻名久矣。取书帖来，我即代君通报。君且少待，刻即传请也。”说罢便入。要知两位少年不是别人，一即牢之子敬宣，一为牢之甥何无忌，出外访友而归。敬宣见裕一表非凡，故下骑相问，知是寄奴，心益喜。不上一回，内即传请。裕振衣而入，行近堂阶，敬宣慌忙趋出，谓裕曰：“家父此时不暇，明日请会。屈兄书斋小坐。”二人携手进内，施礼罢，知是主君公子。少顷，无忌相见，又知是主君的甥。裕暗暗欢喜。未几，设宴上来，敬宣就请赴席，裕亦不辞。三杯之后，彼此谈心，情投意合，殊恨相见之晚。敬宣谓裕曰：“以君之才，他日功名，定出吾二人之上。今幸相遇，愿结义为兄弟，君意可否？”裕大喜。序齿，裕最长，无忌次之，敬宣又次之。对天拜，共誓生死不相背负。结义毕，重复入席饮酒。怀抱益开，饮至更深方歇。是夜，裕即宿于府内。明日，进见牢之，相与慷慨论事，雄才大略，时露言表。牢之起立曰：“君位当出吾上，今屈君以参军之职，共襄军事。”裕再拜受命。裕遂迎其母弟，共居江北。

时东莞有臧俊者，善相人，为郡功曹。生一女，名爱亲，其母叔孙氏，梦吞月而孕。容貌端严，举动修整。俊贵其女，谓他日必母仪天下，故不轻许人，年二十，尚待字闺中。一日，俊至北府，见裕奇之，遂自诣门请曰：“闻君未娶，家有弱息，愿奉箕帚。”裕曰：“吾功业未就，志在驱驰，未暇有室也。”其母在内闻之，呼裕入曰：“吾闻臧女甚贤，汝不可却。”裕遂娶之，即武敬臧皇后也。

当是时，北府人才济济，若刘毅、孟昶、高雅之、诸葛长民等，皆一时豪俊，无不乐与裕游。裕益广结纳，敦意气，以故远近之士，皆归心焉。一日，牢之召裕谓曰：“吾闻三吴之地，近遭海寇作乱，郡邑皆失。吾欲讨之而无朝命，奈何？”裕曰：“拜表即行可耳。”表未发，俄而诏至，命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，引兵进讨。牢之接诏大喜，遂会集诸将，下令曰：“军之勇怯，在于前锋。谁能当此任者？”裕应声而出，愿为前部。牢之即命为先锋，领兵三千，先日起发，然后大军继进。

你道海贼从何而起？先是，琅琊人孙泰，师事钱塘杜子恭。子恭有秘术，

---

序齿——排列年岁。

弱息——指女儿。

愿奉箕帚——愿意把（女儿）嫁给（他）。

尝就人借瓜刀一把，其主向索。子恭曰：“当即相还耳。”既而借刀者行至嘉兴，有鱼跃入船中，破鱼腹，得一刀，视之，即子恭所借者。其神效类如此，以故人争信之。子恭死，泰传其术，诳诱百姓。奉其教者，竭资产，进男女以求福。王珣为钱塘守，治其妖妄之罪，流之广州。其后王雅悦其术，荐之孝武，云知养性之方。孝武召语，大悦，授以内职，后迁新安太守。泰知晋祚将终，收合徒众，聚货巨亿，将谋不轨。三吴之人多从之。会稽内史谢輶发其罪，朝廷诛之。其侄孙恩逃入海中，愚民犹以为泰实未死，登仙去矣，就海中资给恩，恩乃聚合亡命，得百余人，出没海边。时东土饥馑，盗贼窃发。恩乘民心骚动，率其党自海岛突入，杀上虞令，旬日之间，有众数万。于是进攻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凝之，右军羲之子也。妻谢道韞，安西将军谢奕之女。幼聪悟，有才辨，叔安石爱之。七八岁时，安问《毛诗》何句最佳，道韞称“吉甫作颂，穆如清风”数句。安叹其有雅人深致。又遇雪下，安问此何所似，其兄子朗曰：“散盐空中差可拟。”道韞曰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安深叹赏。及长，适凝之。以凝之少文，常厌薄之，归宁，意甚不乐。安慰之曰：“王郎，逸少子，亦不恶，汝何恨也？”答曰：“一门叔父则有阿大、中郎，群从兄弟复有封、胡、羯、末，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！”封谓谢韶，胡谓谢朗，羯谓谢玄，末谓谢川，皆其小字也。后凝之为会稽内史，一家同到治所。凝之弟献之，尝与宾客谈论，词理将屈。道韞遣婢谓献之曰：“请为小郎解围。”乃设青绫步障自蔽，与客复申前议，客不能屈。由是才名四播。及孙恩作乱，人心惶惶，而凝之世奉天师道，不发一兵，亦不设备。日在道室，稽颡跪祝。官属请出兵御寇，凝之曰：“我已请于大道，供鬼兵百万，各守津要，贼不足忧也。”俄而贼兵渐近，乃听出兵，恩已破关而入，会稽遂陷。凝之仓皇出走，恩执而杀之，并及诸子。道韞闻乱，举措自若。既而知夫与子皆为贼害，乃拥健婢数人，抽刀出门。贼至，挺身迎敌，手斩数贼，力尽被执。其外孙刘涛年数岁，贼将杀之，道韞呼曰：“事在王门，何关他族？必若此，宁先见杀！”词气慷慨，声情激厉。恩虽毒虐，为之改容，遂释之，亦不害道韞。

孙恩既据会稽，自称征东将军，逼使人士为官属，有不从者，戮其全家，死者什七八。号其党曰“长生”，遣兵四出，醢诸县令之肉，以食其妻、子，不肯食者，辄支解之。所过城邑，焚掠一空，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。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，曰：“贺汝先登仙堂。”于是一时豪暴之徒，有吴郡陆瓌、吴兴丘恬、临海周胄、永嘉张永，以及东阳、新安等处乱民，皆结党聚众，杀长吏以应恩。三吴八郡，皆为贼据。朝廷大恐，命牢之进讨。

于是牢之帅领精骑，转斗而前，击斩贼将许允之等，所向皆克，直渡钱塘，谋复山阴等处。牢之谓裕曰：“贼徒尚盛，未审虚实如何，卿可潜往探之。”裕即领命，率数十骑以往。那知孙恩闻官军将至，遣大将姚盛，统领步骑五千，前来迎敌。裕正行之次，忽见贼兵漫山塞野而来。众惧欲退，裕曰：“贼众我寡，今走，彼以劲骑追击，吾众立尽，不如战也。与其走而死，毋宁战而死。”遂奋大刀，直前进击，众从之，杀贼数百。贼初疑西来游骑，见敌必走，懈不设备。及见来将勇猛，姚盛挥众共击，裕从骑皆死，独挺身

---

《毛诗》——即《诗经》。以其书为汉毛公所传，故名。

颡（s ng，音噪）——额。稽颡即叩头。

醢（h i，音海）——剁成肉酱。

迎战。俄而马蹶，坠于岸下。贼众临岸，以长枪刺之。裕大喊一声，一跃而上，贼人马皆惊，退下数步。裕趋前，复砍杀数十人。姚盛大怒，喝令众将，四面围住，莫教放走。裕全无畏怯，抵死相拒。势正危急，忽有一枝军马，大呼杀入，勇锐无比。贼兵纷纷四散，斩获无数，裕始得脱重围。及视来将，乃刘敬宣也。裕曰：“非弟来援，吾命休矣。”敬宣曰：“弟在军，怪兄久不返，故引兵来寻。见前面尘头起处，有喊杀之声，知有贼兵猖獗，兄必被困。急急赶来，果见兄奋大刀，独战数千人。兄之勇，虽关、张不及。今贼已败去，兄且归营少休。”裕曰：“贼胆已落，速往击之。破竹之势，不可失也。”敬宣从之。遂进兵，贼见裕至，无不畏惧，于是连战皆捷，遂复山阴。牢之得报大喜。

话分两头。孙恩初破会稽，八郡响应，谓其属曰：“天下无复事矣，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。”既而闻牢之兵至，颇有惧心，但曰：“我割浙江以东，亦不失作句践也。”及牢之兵过钱塘，击灭诸贼，渐复郡县，恩大惧，曰：“孤不羞走，今且避之。”遂驱男女二十余万口东走，复入海岛，自是疆土悉复。人皆谓牢之宜镇会稽，而晋朝首重门第，乃诏以谢琰为会稽内史，镇守浙东，牢之复还江北。

原来谢琰素无将略，朝廷以资望迁擢，使开方面。到任后，日与宾客饮酒赋诗，谓贼不复来，全无防御。诸将咸谏曰：“贼近在海浦，伺人形便，宜修武事，潜为之备。前凝之以疏防失守，愿勿复然。”琰怒曰：“苻坚之众百万，尚送死淮南。孙恩小贼，败逃入海，何能复出！若其果来，是天欲杀之也。”于是谈咏如故。那知恩在海岛息兵一年，仍复入寇，据余姚，破上虞，进及邢浦，杀得官军大败，长驱直至会稽。琰方食，闻报，投箸而起曰：“要当灭此而后食。”跨马出战，兵败，为贼所杀。会稽复陷。牢之闻之，星夜来救，与贼战于城下，大破之，贼始退走。乃以大军屯上虞，使刘裕戍句章。句章城墙卑小，战士不盈数百，为贼出入要路，屡被攻围，守城者朝不保夕。裕至，率众固守。贼来犯，辄败之。恩知城不可拔，乃舍之北去，由海盐进兵，裕尾而追之，筑城于海盐故治，贼将姚盛来攻，裕开城出战，谓盛曰：“汝识我乎，敢来送死耶？”盛见裕，心已怯，强斗数合，手足慌乱，裕大喝一声，斩之马下。贼众皆溃。恩闻盛死，大怒，悉起大队来攻。裕选敢死士三百人，脱甲胄，执短刀，鼓噪而出。劲捷若飞，贼不能御，又大败。明日，复来索战，裕不出。至夜，偃旗息鼓，若已遁者。明晨开门，使羸疾数人立城上，贼见之，遥问：“刘裕何在？”曰：“夜已走矣。”贼闻裕走，争入城。裕猝起奋击。贼大骇，皆弃甲抛戈而走。乘势追击，斩获无数。恩知裕不可克，乃改计引兵向沪渎。裕复弃城追之，海盐令鲍陋遣其子嗣之帅吴兵一千，请为前驱。裕曰：“贼锋甚锐，吴人不习战，若前驱失利，必败我军。可在后为声势。”嗣之不服，恃勇先进。裕知其必败，乃多伏旗鼓于左右。前驱既交，诸伏皆起，举旗鸣鼓，声震山谷，贼以为四面有兵，遂退，故得不败。嗣之益自喜，率军追之。裕止之不及，全军尽没。后阵丧气，亦大败。裕走，贼追之急，裕忽停骑，令左右脱死人衣，以示闲暇。贼见当走反止，疑犹有伏，不敢逼。裕乃徐收散卒，结阵而还。

---

句践——春秋时越国国君。越国为吴国所败，句践求和，亲到吴国为佣，后卧薪尝胆，发奋图强，终于消灭了吴国。也作勾践。

羸疾——羸疾之人，指老弱病残者。

却说贼将卢循谓恩曰：“自吾起兵海隅，朝廷专以浙东为事，强兵猛将，悉聚于此，建康必虚。不若罄吾全力，溯长江而进，直捣京师，倾其根本，诸路自服。若专在此用兵，时得时失，非长计也。”恩从之，敛兵出海口，悉起其众，合战士十余万，楼船千余艘，浮海溯江，奄至丹徒，建康大震。牢之闻之，乃使裕自海盐入援，身率大军继进。时裕兵不满千人，倍道兼行，尽皆劳疲。及至丹徒，贼方率众登蒜山，扬旗鼓噪，居民惶惶，皆荷担而立。裕欲击之，人以为众寡不敌，必无克理，裕怒气如雷，身先士卒，上山奋击。众皆鼓勇而进，呼声震地，无不一当百。贼大溃，投岸赴水，死者弥满江口。恩狼狈还船，遂不攻丹徒，整兵直向建康。牢之至，见裕已胜，大喜，谓裕曰：“今虽胜之，而贼势甚强，彼船高大，吾战舰小，不能御之，奈何？”裕曰：“楼船非风不进，近日风静，未能即至建康。君以重兵拒之于前，吾以舟师尾之于后，以火攻之，无忧不克也。”牢之从其计，驰至石头，严兵以待。裕装火船廿只，亲自押后，乘夜风便，一齐点着，径向楼船冲去。贼见火至，方欲扑灭，楼船已被烧着。风烈火猛，当之者皆焦头烂额。于是不依队伍，四路乱窜。牢之望见火起，遂出舟师击之。前后夹攻，贼众大败。是役也，贼丧师徒数万，楼船几尽，登陆者又被官军随处截击。恩左右皆尽，所存残兵，不及十之一二，遂自浹口远窜入海。三吴乃宁。牢之上裕功，诏以裕为建武将军、下邳太守，仍参牢之军事。裕是时方受命于朝。今且按下。

且说道子世子元显，年十六，性聪警，颇涉文义，志气果锐。常以朝廷受制外藩，必成后患，屡劝其父早为之计。道子乃拜元显骠骑将军，以其卫府甲士及徐州文武隶之，使参国政。元显既当大任，以谯王尚之及其弟休之为心腹，张法顺为谋主，以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，兼督豫州四郡，用为形援。时庾楷领豫州，闻之不乐，上疏言：江州内地，而西府北带寇戎，不应割其四郡，使愉分督。朝廷不许。楷大怒，知王恭与道子有隙，乃遣使说恭曰：“尚之兄弟复秉几衡，过于国宝，欲假朝权，削弱藩镇，愆艾前事，为祸不小。及其谋议未成，宜早图之。”恭自诛国宝后，自谓威无不克，遂许之，以告仲堪、桓玄。二人欣然听命，推恭为盟主，刻期向阙。牢之闻之，来谏恭曰：“将军，国之元舅，会稽王，天子叔父也。会稽王又当国秉政，向为将军戮其所爱国宝兄弟，其深服将军多矣。顷所授者，虽未允惬，亦非大失。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，于将军何损？晋阳之甲，岂可数兴乎！”恭不从，坚邀共事。牢之不得已许之。

再说仲堪多疑少决，虽应恭命，而兵不遽起。其时南郡相杨佺期为仲堪心腹，有勇名，自谓汉太尉杨震之后，祖父皆为贵臣。矜其门第，江左莫及，而时流以其晚过江，婚宦失类，常排抑之。佺期每慷慨切齿，欲因事际以逞其志，力劝仲堪速发。仲堪于是勒兵，使佺期率舟师五千为前锋，桓玄次之，己又次之。合兵三万，相继东下。

元显闻变，知衅由庾楷，乃以道子书遗之曰：

昔我与卿恩如骨肉，帐中之饮，结带之言，可谓亲矣。卿今弃旧交，结新援，忘王恭昔日陵侮之言乎？若欲委体而臣之，使恭得志，必以卿为反覆之人，安肯深相相信？首领且不可保，况富贵乎？

时楷已应恭檄，征集士马，事难中止。乃复书曰：

王孝伯昔赴山陵，相王忧惧无计。我知事急，勒兵而至，恭不敢发。去年之事，我亦俟命

而动。我事相王，无相负者。相王不能拒恭，反杀国宝，自尔已来，谁敢复为相王尽力？庾楷实不能以百口助人屠灭也。

书返，道子不知所为，谓元显曰：“国家事，任汝为之，我不与矣。”于是元显自为征讨大都督，遣卫将军王珣、右将军王雅将兵讨恭，谯王尚之将兵讨庾楷。己亥，尚之大破庾楷于牛渚，楷单骑奔去。尚之乘胜，遂与西军战于横江，孰知杀得大败，所领水军尽没。元显大恐，问计于僚左。张法顺曰：“北来诸将，吾皆得其情矣。王恭素以才地陵物，人皆恶其傲，既杀国宝，其志益骄。仗牢之为爪牙，而仍以部曲将遇之，牢之负其才，深怀耻恨。今与同反，非其本心。若以辩士说之，使取王恭，许事成即以恭之位号授之。牢之必喜而叛恭，倒戈相向，摧王恭之众如拉朽矣。首恶既除，余党自解，何惧之有？”元显从之，乃致书牢之，为陈祸福，密相要结。牢之心动，谓其子敬宣曰：“王恭昔受先帝大恩，今为元舅，不能翼戴王室，自恃其强，举兵频向京师。吾未审其志，事捷之日，必能为天子相王下乎？吾欲奉国威，以顺讨逆，何如？”敬宣曰：“大人言是也。朝廷虽无成、康之美，亦无幽、厉之恶，而恭恃其兵威，暴蔑王室。大人亲非骨肉，义非君臣，虽共事少时，意好不协，今日讨之，于情义何有？”牢之意遂决，以书报元显，许为之应。

时恭有参军何澹至牢之营，相语久之，归谓恭曰：“吾观牢之，颇有异志，宜深防之。”恭不信，置酒请牢之，结为兄弟。悉取军中坚甲利兵配之，使帐下督颜延为前锋，与之俱进，且命速发。牢之至竹里，诱颜延入帐斩之，下令还兵袭恭。是时，恭方出城耀兵，甲仗鲜明，行阵肃穆，观者环堵。敬宣突至，纵骑横击之，喊曰：“奉诏诛王恭，降者勿杀！”一军大乱。恭不意有变，惶急无措，回骑入城，门已闭。牢之婿高雅之从城上射之，矢下如雨，左右皆散，恭进退无路，单骑而逃。又素不习马，行至曲阿，髀肉生疮，呼船求载，为人所执。送至京师，元显斩之于倪塘。恭临刑，犹理须鬣，神色自若，谓监刑者曰：“我暗于信人，所以至此。原其本心，岂不忠于朝廷乎？但令百世之下，知有王恭耳。”其子弟党与皆死。诏以牢之代其任，镇京口。

仲堪闻恭死，大惊，急与杨、桓二人谋之。二人曰：“彼以既杀王恭，吾军必惧而退走。今若遽退，是示以怯也，必为所乘。不若出其不意，长驱向阙，大张兵势以摄之，庶进退有据。”仲堪从之。于是中军屯于芜湖，前锋直取石头。声言为恭报仇，乞诛刘牢之、司马尚之等，然后罢兵。军伍充斥郊畿，征鼓达于内阙，人情大惧。元显本意，恭死则大事立定，不虞西军大上，反肆猖獗，慌集群臣问计。或曰：“急召牢之入援，彼势自沮。”或曰：“遣使求解于仲堪，玄与佺期自退。”议论不一。只见一人出而言曰：“吾有一计，能使杨、桓二人，俯首听命，仲堪束手无策，管取朝廷无事，社稷永安。”众视之，乃桓冲之子桓修，现居左卫将军之职，即玄从兄也。元显大喜，拱手请教，众皆侧耳以听。但未识其计若何，且俟下卷再讲。

---

陵物——凌驾、侵侮人物。

成、康——周成王诵与周康王钊，有名的仁德之君。

幽、厉——周幽王宫涅与周厉王胡，有名的暴君。

阙——此指皇宫。

### 第三卷 杨佺期演武招婚 桓敬道兴师拓境

话说桓修进计于元显曰：“殷、桓之下，专恃王恭。恭既破灭，西师必恐。玄及佺期，非有报复之心，唯望节钺，专制一方，若以重利啖之，二人必内喜，可使倒戈取仲堪矣。”元显从之，乃下诏桓玄为江州刺史，杨佺期为雍州刺史，黜仲堪为广州刺史，桓修领荆州之职，遣牢之以兵千人，送修之镇，敕令罢兵，各赴所任。仲堪得诏大怒，忙催杨、桓进战。而二人喜于朝命，欲受之，因回军蔡州。仲堪闻之，怒曰：“奴辈欲负我耶？”遽即引兵南归，遣使到蔡州，谕军士曰：“有不散归者，吾至江陵，当尽灭其家。”于是众心离散，佺期部将刘系率二千人先归。玄等大惧，狼狈亦还，追仲堪于寻阳，及之，深自谢罪曰：“虽有朝命，实不欲受。所以回泊蔡州者，欲俟大师之至，相与并力，非有他意也。”是时，仲堪失职，必倚二人为援；玄等兵力尚寡，必藉仲堪声势。虽内怀疑忌，其势不得不合。乃以子弟交质，互相歃血，盟于寻阳。上表申理王恭，乞还荆土。朝廷欲图苟安，乃罢桓修，仍以荆州还仲堪。优诏慰谕，仲堪等乃各受诏还镇。从此建康解严，内外稍安。今且不表。

却说杨佺期有女名琼玉，美而勇，虽怯弱身材，生有神力，能挽强弓，有百步穿杨之技。手下女兵百人，皆能临阵御敌，贵家子弟争欲得之为室。而佺期自矜族望，必得王、谢门第，方肯结婚，故女年十八，尚未受聘。时仲堪有子，名道护，字荆生，年少多才，兼善骑射。一日，路径襄阳，见一队女兵在山下打猎，内一女将色甚艳，驰马如飞，射无不中。访之，知为佺期女也。心甚慕之，归禀于父，欲求为室。斯时，仲堪正与杨、桓不睦，欲图修好，因即遣使襄阳，求其女为妇。佺期已有允意，恰值其时，桓玄亦遣使来为其子升求婚。升字麟儿，少在江陵，曾与荆生同学，才貌风流，彼此相仿。玄欲结好佺期，故求婚焉。两家一齐来说，佺期转无定见，因念殷、桓相等，皆堪为婿。但此系女子终身大事，不若令其自择。遂对殷、桓二使道：“两家公子，我皆爱之。欲屈公子到此，面试其能，如中吾意，便可在成婚。归语尔主，未识可否？”使各领命回报。仲堪许之，便命其子来谒佺期。玄闻之曰：“佺期亦大作难。但吾子不往，是弱于殷儿也。”亦令束装前往。

一日，俱到襄阳，各就馆室。二子本素相识，明日并骑诣府，殷谓桓曰：“吾与子逐鹿中原，未识鹿归谁手？”桓亦谓殷曰：“杨柳齐作花，未知花落谁家？”相与马上大笑。俄而至门，佺期忙即传请登堂。相见毕，留入书斋叙话。见二子翩翩风度，仪貌甚都，正是不相上下。佺期曰：“久慕二君英名，特邀一叙，承赐降临，不胜欣快。”二子亦谦让一回。至夜，设宴内堂，邀请入席。二子徐步而入，见堂上灯彩辉煌，阶前笙歌并奏。正中二席，请二子上坐，佺期主席相陪。琼玉垂帘以观，侍女见者无不啧啧称羨。宴罢，二子告退，佺期进谓女曰：“殷、桓并佳，儿以为孰可，不妨直说。”琼玉曰：“二子文雅相仿，未识武艺若何。明日儿欲带领女兵，随父同往教场操演，使二子各呈其能，方定去取。”佺期正欲夸耀其女武艺，闻言大喜，便

啖（dàn，音旦）——拿利益诱人。

歃（shà，音霎）——用嘴吸取。歃血，为古人盟誓一种形式。

王、谢——魏晋时期两大姓，为当时名门望族。

即传令三军，明晨齐集教场演武。差人到殷、桓两处，请他共观。二子闻女自往比试，先得观其容貌，正中下怀，皆欣然领命。

话分两头。琼玉要往教场择配，隔夜打点已定。明日绝早起身，听见辕门外发炮三声，知父亲已往。随即上马，领了一队女兵，来至教场。其时，佺期已高坐将台，殷、桓二人旁坐于侧。将士齐列台前听令。琼玉不即上前，勒马于旗门等候。但见：

枪刀森列，密密层层；甲仗鲜明，威威武武。虎帐中三通鼓起，将士如负严霜；铃阁内一令传来，旌旗为之变色。兵演八阵，极纵横驰骤之奇；形变长蛇，多进退盘旋之势。金一声，各归队伍；旗三展，又奋干戈。左右交攻，人人争胜；东西相敌，个个当先。拍马来迎，各显平生手段；挺枪接战，共夸本事高强。大将台前，涌出一团杀气；演武场上，凝成万道寒光。

正是：久练之师，不让孙吴 节制；如云之众，何异貔虎 成群。

琼玉此时亦看得眼花撩乱，俟诸将演罢，然后带领女兵，直到台前请令。佺期吩咐竖起一竿，竿上设一红心，先令女兵先射。于是女兵得令，无不挽弓搭箭，驰骤如飞，弓弦开处，也有中的，也有不中的。一一射毕，方是琼玉出马。你道他若何打扮：

头戴紫金冠，辉光灿灿；身穿红绣甲，彩色纷纷。耳垂八宝珠环，胸护一轮明镜。玉颜添好，闺中丰韵堪怜；柳眼生姣，马上风流可爱。娟娟玉手，高举丝鞭；怯怯纤腰，斜悬宝剑。跑一匹五花马，势若游龙；开一张百石弓，形如满月。箭无虚发，三中红心；鼓不停声，万人喝采。正是：女中豪杰，生成落雁之容；阃内将军，练就穿杨之技。

斯时，殷、桓二子坐在将台上，看见琼玉容颜绝世，武艺又高，神魂飞越，巴不得即刻结成花烛。俄而琼玉上台缴令，风流体态，益觉动人，各各看得呆了。佺期顾谓二子曰：“贤契皆将家子，定通武艺，亦令老夫一观何如？”二人连声答应。麟儿自恃艺高，即起身上马，驰入教场，连发三矢，中了一箭。荆生技痒已久，随亦上马开弓，连发三矢，俱中在红心上面。众人齐声喝采。射罢上台，佺期各赞了几句，二子告退。军中打起得胜鼓，放炮起身，归至府中。父女相见，谓女曰：“儿意何属？”琼玉曰：“中红心者可也。”佺期知女意属于殷，遂招荆生为婿，择日成婚。桓失意而去。合卺之夕，荆生谓女曰：“卿何愿归于我？”女微笑曰：“以子能中红心也。”殷笑曰：“今夜才中红心耳。”遂各解衣就寝。正是女貌郎才，一双两好，其得意处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麟儿回至江州，正如不第举子归家，垂头丧气。玄见婚姻不就，且怒且惧，谓卞范之曰：“佺期不就吾婚，此亦小事，但荆、雍相结，必有图我之意，不可不防。敢问若何制之？”范之曰：“江州地隘民穷，兵食不足，此时先宜厚结执政，求广所统，地大则兵强。虽殷、杨交攻，御之有余矣。”玄从之，上表求广所统。时执政者正恶三人结党为患，欲从中交构，使之自相攻击，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。又夺杨广南蛮校尉之职，以授桓伟。佺期间之大怒，嘱广不要受代，勒兵建牙，欲与仲堪共击桓玄。仲堪志图宁静，因迁广为宜都太守，使让桓伟，力止佺期罢兵。

是岁，荆州大水，平地数丈，田禾尽没，饥民满道。仲堪竭仓廩赈之，

---

孙吴——指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与吴起。

貔（pí，音皮）虎——貔，传说中一种似熊的野兽。比喻勇猛的军队。

阃（kǔn，音捆）——妇女居住的内室。

合卺（jǐn，音紧）——旧时夫妇成婚的一种仪式。

军食尽耗。参军罗企生谏曰：“救荒诚急，但军无现粮，一旦有急，将何以济？”仲堪不听。玄闻之喜曰：“此天亡之也，取之正在今日。”乃勒兵西上，闻巴陵有积谷，袭而据之，以断荆州粮运。仲堪闻玄起兵，执其兄桓伟，使作书与玄，劝其罢兵，辞甚苦至。玄曰：“仲堪为人无决，常怀成败之计，为儿女作虑，必不敢害我兄也。”兵自西上不止。仲堪因帅水军七千，拒玄于西江口，一战大败。时城中乏食，以胡麻给军士，故兵无斗志。玄遂乘胜，直至零口，去江陵十里。仲堪惶急，求援于佺期。佺期曰：“江陵无粮，何以待敌？可来就我，共守襄阳。”仲堪志在全军保境，乃诈谓佺期曰：“比来收集，已有粮矣。”佺期信之，留其女琼玉守襄阳，荆生随往，率精骑八千来援。及至江陵，仲堪一无犒贲，唯以麦饭饷军。佺期大怒曰：“殷侯误我，今兹败矣！”遂不见仲堪，遽自披甲上马，出城讨战。玄将郭铨拍马相迎，那里是佺期敌手，战数合，败而走。玄畏其勇，退军马头，坚壁不出。桓谦、桓振进曰：“来军方忧无食，若运襄阳之粟以济其乏，胜负未可知矣。请给精骑三千，分伏左右。交战时，大军佯退，佺期有勇无谋，必长驱直进。吾等从旁击之，彼师必败。佺期之首，可臬于麾下。”玄从之，遂进战，兵交即退，佺期以为走也，引兵直前，两伏齐起，左右夹攻，玄回军复战，襄阳兵大败。佺期见势急，夺路走，桓谦射中其马，马蹶堕地，遂为谦杀。杨广单骑奔襄阳。仲堪闻佺期死，大惧，将数百人弃城走。玄将冯该追及之，众散被杀。

先是仲堪之走也，文武官吏无一送者，唯罗企生从之。路过家门，弟遵生邀之曰：“作如此分离，何不一执手？”企生回马授手。遵生有勇力，便牵其手下马，谓曰：“家有老母，去将何之？”企生挥泪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我必死之，汝等奉养，不失子道。一门之内，有忠有孝，亦复何恨！”遵生抱之愈急。仲堪于路待之，企生遥呼曰：“生死是同，愿少见待。”仲堪见企生无脱理，策马而去。及玄入荆州，诛仲堪一家，士大夫畏其威，无不诣者。企生独不往，而殡殓仲堪眷属。玄遣人谓之曰：“若谢我，当释汝。”企生曰：“吾为荆州吏，荆州败，不能救，死已晚矣，尚何谢为？”玄乃收之，临刑，引企生于前曰：“吾待子前情不薄，何以见负？今者死矣，欲何言乎？”企生曰：“使君既兴晋阳之甲，军次寻阳，并奉王命，各还所镇。升坛盟誓，口血未干，而旋相屠灭。自伤力劣，不能救主于危，吾负殷侯，非负使君。但文帝杀嵇康，其子嵇绍为晋忠臣，从公乞一弟以养母。言毕于此，他何云云。”玄乃杀之，而赦其弟。

却说杨广逃至襄阳，泣谓琼玉曰：“兄死战场，全军尽没，汝夫家尽遭杀害。襄阳孤城，恐不能守，奈何？”琼玉一闻此信，惊得魂飞天外，哭倒于地。忽报桓谦领大兵数万，来取襄阳，将次到城。杨广忙即上城守护。琼玉咬牙切齿，誓不与桓俱生，随即披甲上骑，率领军士五百，女兵百人，出城迎敌。桓谦乘破竹之势，长驱而来，只道襄阳守将非降即逃，莫敢相抗，将近城池，却有一女将拦路，便排开阵势，出马问曰：“女将何名？”琼玉答曰：“吾乃杨使君之女琼玉是也。桓贼杀我父、夫，恨不食其肉，寝其皮。汝何人，敢来送死耶？”谦怒曰：“汝一女子，死在目前，尚敢摇唇鼓舌！”喝使副将擒之。琼玉直趋副将，手起一刀，斩于马下。谦大怒，挺枪便刺。

---

贲（lài，音赖）——赐、给。

嵇康——魏晋时人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为司马昭所杀。

琼玉架开枪，举刀便砍，狠战数合。琼玉为怯。回马而走。谦喝道：“那里去！”纵马追下。琼玉取出一箭，回身射来，谦急闪避，已中左臂。遂退不追。琼玉入城，广迎谓之曰：“侄女虽勇，但来军甚锐，只宜坚守，切勿轻敌。”琼玉含泪归府。

却说桓谦虽中一箭，幸甲厚不至深伤。明日，大军齐至城下，四面攻击，自早至午，城不能克。乃退军十里，便命军中连夜造云梯百架，限在天晓取城。时交五鼓，兵衔枚，马摘铃，直抵城下。架起云梯，挥众蚁附而登。杨广知有兵至，正立城上率众迎拒，忽一流矢飞来，贯胸而死。军士大乱，谦遂破关而入。琼玉闻城破，急领女兵挺刃出门。府前士马纵横，皆是桓家旗号，不得出，遂挟女兵登屋，以箭射之，进者辄死。众不敢前。及明矢尽，下屋力战，左右皆死，遂拔剑自刎而亡。桓谦重其义，厚殓之。

桓玄既吞江陵，复并襄阳，奏凯京师，诏加都督荆、雍等七州军事。志犹未厌，仍请江州，诏亦与之，自是统据八郡。自谓有晋国三分之二，遂萌异志，擅改制度，上斥国政，凡所陈奏，语多不逊。朝廷忧其朝夕为乱，然亦无如之何。

却说庾楷本一反覆之徒，前投桓玄，玄仅以南昌太守处之，郁郁不乐。至是玄令镇于夏口，楷意不满，复欲败玄，遣使致书元显曰：“玄在荆州，大失物情，众不为用。若朝廷遣将来讨，楷当内应，以覆其军。”元显得书，谓张法顺曰：“玄可图乎？”法顺曰：“玄承籍世资，少有豪气，既并殷、杨，专有荆州，兵日强盛，纵其奸凶，必为国祸。今乘其初得荆州，人情未附，使刘牢之为先锋，大军继之。庾楷反于内，朝廷攻于外，玄之首可梟也。”元显然之，使法顺报于牢之，牢之以为难。法顺还，谓元显曰：“观牢之言色，必有二心。不如召入杀之，以杜后患。”元显曰：“我方倚以灭玄，乌可先事诛之？且牢之与玄有仇，不我叛也。”乃于元兴元年正月，下诏罪玄。发京旅一万为中军，命牢之帅北府之众为前锋，大治战舰，刻期进发。玄闻朝廷讨己，大惊，欲为自守之计，完聚众力，专保江陵。卞范之曰：“明公英威震于远近，远显口尚乳臭，刘牢之大失军心，若起兵进临近畿，示以祸福，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，何有延敌入境而自取穷蹙乎？”玄从之，乃留桓伟守江陵，抗表传檄，罪状元显，举兵东下。斯时，犹惧不克，常为西还之计。及过寻阳，不见有兵，心始喜，将士之气亦振。庾楷专待官军一到，使为内应。适有奴婢私相苟合，楷撞见之，欲治其罪。其奴逃至玄所，发其谋，玄遂收楷斩之。丁卯，玄至姑孰，遣大将冯该进兵攻历阳，守将司马休之出战而败，弃城走。又司马尚之以步卒九千，屯于横江，其将杨秋以偏师降玄，尚之众溃，为玄所执。

元显闻两路兵败，大惧，所仗者唯牢之，屡催进战，不应。原来牢之自诛王恭以后，谓功名莫出其右，而元显遇之不加礼。既为军锋，数诣元显门不得见，因是怨之。又恐玄既灭，己之功名益盛，不为所容，故欲假玄以除执政，复伺玄隙而取之，按兵不动，存一坐观成败之意。斯时，玄虽屡胜，犹惧牢之，不敢遽犯京阙。卞范之曰：“吾观牢之拥劲兵数万，军于溧州，而徘徊不进者，其心必二于元显。若卑礼厚币以结之，与之连和，取元显如拾芥矣。”玄从其计，因问谁堪往者。有从事何穆，与牢之有旧，请往说之。玄乃使穆潜往，而致书于牢之曰：

---

衔枚——古代秘密行军时，为了不使军士发出声响，让军士每人口中含一形如筷子之物，称衔枚。

自古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而能自全者谁耶？越之文种，秦之白起，汉之韩信，皆事明主，为之尽力，功成之日，犹不免诛夷。况为凶愚者用乎？君如今日战胜则倾宗，战败则覆族。欲以此安归乎？不若翻然改图，则可以长享富贵矣。古人射钩斩祛，犹不害为辅佐，况玄与君无宿昔之怨乎！

牢之见书不语。穆曰：“桓之遣仆来者，实布腹心于君，事成共享其福，君何疑焉？”牢之遂许与和。刘裕、何无忌切谏，牢之不听。敬宣亦谏曰：“国家衰危，天下之重，在大人与玄。玄借父叔之资，据有全楚，已割晋国三分之二。一朝纵之，使陵朝廷，威望既成，恐难图也。董卓之变，将在今矣。”牢之怒曰：“我岂不知今日取桓如反掌？但平桓之后，令我奈骠骑何？”遂遣敬宣诣桓请和。玄闻敬宣至，大开辕门，出营相接，深自谦抑。宴饮之次，陈名画观之，谓敬宣曰：“归语尊公，事成之日，朝政悉以相付，吾当仍守外藩也。”敬宣拜辞，玄送出辕门，珍重而别。或问玄曰：“公何敬之若此？”玄曰：“牢之已在吾掌中矣，不如此不足坚其意也。”敬宣归述玄言，牢之大喜，退兵班读。

玄闻牢之退，引军直趋新亭。元显见之失色，弃船就岸，陈师宣阳门外。继知牢之叛己，益惧，欲还宫自守。师方动，玄之前驱已至。拔兵随后，大呼曰：“放仗，京旅皆溃。”元显单骑走，驰至东府，见道子曰：“养兵数载，竟无一人拒敌者，奈何？”父子相抱大哭。俄而兵至，皆束手就缚。元显执至新亭，玄立之舫前而数之曰：“乳臭小子，何不自揣，而妄欲图我！”元显曰：“为张法顺所误耳！”壬申，玄入京师，百官拜迎于道。诏加玄大丞相，总百揆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以桓伟为荆州刺史，桓谦为尚书左仆射，桓修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镇京口。余皆居职如故。赐道子死，斩元显、谯王尚之、张法顺等于市。由是大权一归于玄，内外莫不畏服。

且说牢之退兵以来，物情大去，威望顿减，心甚悔之。一日诏下，以牢之为会稽内史，大惧曰：“始尔便夺我兵，祸其至矣。”时敬宣在京，玄恐牢之不受命，使归谕之。敬宣归，谓其父曰：“桓玄志不可测，深忌大人功名，必不见容。为之奈何？”牢之曰：“吾受其愚矣。今且据江北以图事，汝往京口速取眷属以来。”敬宣受命而去。牢之日夜忧疑，谓刘裕曰：“前日不听子言，悔之无及。今事急，意欲就高雅之于广陵，举兵以匡社稷，卿能从我行乎？”裕曰：“将军以劲卒数万，望风降服，彼新得志，威振天下，朝野人情，皆已去矣。广陵岂足成事耶？裕当返服还京口，不能从公行也。”牢之默然。裕退，无忌问曰：“我将何之？”裕曰：“吾观镇北必不免，卿何与之俱死？可随我还京口，徐观时势。桓玄若守臣节，当与卿事之。不然，当与卿图之。”无忌曰：“善。”二人遂不告而去。牢之知裕与无忌去，恐军心有变，乃大集僚佐，告之曰：“桓玄志图篡逆，吾将勒兵渡江，就此举事。愿与诸君共此功名。”一座愕然。参军刘袭曰：“事之不可者，莫大于

---

文种——春秋时越国大夫，与越王勾践共患难，出计灭吴，功成，被勾践赐剑自杀。

白起——战国时秦将，善用兵，为秦立下累累战功，后被迫自杀。

射钩——春秋时齐国纠与小白争为国君，管仲辅助纠，曾用箭射中小白衣带钩。后小白为国君（即齐桓公），不记前仇，任管仲为相，遂为霸主。

斩祛——祛，衣袖。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记载，晋文公重耳出走时，被寺人披斩其祛。后用斩祛代指旧怨。

百揆（kuí，音葵）——古代总领国政的长官。

反。将军往年反王兖州，近日反司马郎君，今又反桓公，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？”语毕趋出。佐吏多散走。牢之不能禁。又敬宣失期不至，军中讹言事泄已被害。牢之益惶急，乃率部曲北走。军士随路奔散，至新州，仅存亲卒数人。牢之知不免，仰天叹曰：“吾亦无颜渡江矣！”遂缢而死。后人诗悼之曰：

江北江南无路投，大军百万丧荒陬。当时若把桓玄灭，北府勋名孰与侔？

却说敬宣迎了眷属，回至班读，师已北走。随即赶往，行未廿里，只见一人飞骑而来，乃是牢之随身亲卒。见了敬宣，大哭曰：“三军尽散，将军已经自缢。闻朝廷遣将，又来拿捉家属。公子速投江北，避难要紧。”敬宣一闻此信，魂胆俱丧，也顾不得奔丧大事，星夜渡江，往广陵进发，幸得关口尚无拿获移文，于路无阻。一日，到了广陵，向高雅之哭诉前事，俗图报复。雅之曰：“若要复仇，必须厚集兵力，徒恃广陵之众，恐不足以济事。现在北府旧将，在北者甚多，可约之举事。”于是遣使四方，广招同志，一时从之者，有刘轨、刘寿、司马休之、袁虔之、高长庆、郭恭等。皆至广陵，推敬宣为盟主，共据山阳，相与起兵讨玄。消息传入京师，玄闻之怒曰：“鼠辈敢尔！”便命大将郭铨起兵一万，带领勇将数员，浩浩荡荡，飞奔而来。斯时山阳军旅未备，虽有数千人马，半皆乌合。未识何以拒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荒陬（z u，音邹）——荒远之地。

侔（móu，音谋）——相等，等同。

#### 第四卷 京口镇群雄聚义 建康城伪主潜逃

话说刘敬宣占据山阳，聚众方图报复，闻有大军来讨，忙同众人整顿人马迎敌。无如兵未素练，人无斗志，战阵方合，四散奔走，进不能战，退不能守，只得弃城而逃。于是敬宣、休之、刘轨奔燕，高雅之、袁虔之等奔秦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何无忌闻牢之自缢，敬宣出奔，不胜感悼，谓裕曰：“北府旧将，半遭杀戮，吾侪恐终不免，奈何？”裕曰：“无害。去方矫情饰诈，必将复用吾辈，子姑待之。”俄而桓修镇丹徒，引裕为参军，何无忌为从事。二人皆就其职。一日，修入朝，裕与无忌随往。玄见裕，谓王谧曰：“刘裕风骨不凡，盖人杰也。”谧曰：“公欲平天下，非裕莫可任者。”玄曰：“然。”因屡召入宴，以示亲密。玄妻刘氏有智鉴，谓玄曰：“刘裕龙行虎步，视瞻不凡，恐终不为人下，宜早除之。”玄曰：“我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济。俟关陇平定，然后议之未晚。”时玄已封楚王，用天子礼乐，妃为王后，子为太子。殷仲文、卞范之阴撰九锡册命等文，朝臣争相劝进。桓谦私问裕曰：“楚王勋德隆重，朝野之情，咸谓宜代晋祚，卿以为何如？”裕曰：“楚王，宣武之子，勋德盖世。晋室微弱，民望久移，乘运禅代，有何不可！”谦喜曰：“卿谓之可即可耳。”谦以裕言告玄，玄亦喜。因诈言钱塘临平湖开，江州甘露降，使百僚集贺，为受命之符。又以前世禅代，皆有高隐之士，耻于当时独无，乃求得西朝隐士皇甫谧六世孙，名希之，给其资用，使隐居山林。屡加征召不至，诏旌其间，号曰“高士”。时人谓之“充隐”。元兴二年十二月丁丑，群臣入朝，请帝临轩，手书禅诏，遣司徒王谧奉玺授禅位于楚。帝即避位，逊居雍安宫。百官诣楚王府朝贺。庚寅朔，筑坛于九里山北，即皇帝位，建号大楚，改元雍始。玄入建康宫，将登御座，而床忽陷。群下失色，玄亦愕然，殷仲文趋进曰：“将由圣德高厚，地不能载。”玄大悦，追尊父温为宣武皇帝，母司马氏为宣武皇后。以祖彝而上，名位不显，不复追尊立庙。或谏之，不听。卞承之曰：“宗庙之祭，上不及祖，有以知楚德之不长矣。”

玄自即位，心常不自安。一夜，风雨大作，江涛拥入石头，平地水数丈。人户漂流，喧哗震天。玄闻之惧曰：“奴辈作矣！”后知江水发，乃安。性复贪鄙，闻朝士有法书名画，必假樽蒲得之。玩弄珠玉，刻不离手。主者奏事，或一字谬误，必加纠摘，以示聪明。制作纷纭，朝换夕改，人无所从。当是时，三吴大饥，户口减半，会稽郡死者什三四。临海、永嘉等县，人民饿死殆尽。富室衣罗纨，怀金玉，闭门相守饿死，而玄不加恤。更缮宫室，土木并兴，督迫严促。由是中外失望，朝野骚然。秘书监王元德同弟仲德，一日来见裕曰：“自古革命，诚非一族。然今之起者，恐不足以成大事。异日安天下者，必君也。”裕久有建义意，因答曰：“此言吾何敢当？倘有事变，愿同协力。”仲德曰：“吾兄弟岂肯助逆者哉？君如有命，定效驰驱。”于是密相订约而去。

---

饰诈——掩饰行诈。

智鉴——指见识高，善于观察人物。

祖彝——即祖父。

樽(ch, 音初)蒲——古代的一种博戏。

时桓弘镇青州，遣主簿孟昶至建康，玄见而悦之，谓参军刘迈曰：“吾于素士中得一尚书郎，与卿共乡里，曾相识否？”迈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孟昶。”迈素与昶不睦，对曰：“臣在京口，惟闻其父子纷纭，更相赠诗耳。”玄笑而止。昶闻而恨之。桓修将还镇，裕当共返，托以金创疾动，不能乘骑，乃与无忌同船共载，密定匡复之计。既至京口，会孟昶还家，亦来候裕。裕谓之曰：“草间当有英雄起，卿闻之乎？”昶曰：“今日英雄有谁？正当是卿耳。”裕大笑，相与共定大计。密结义勇，一时同志者，有刘毅、魏咏之、诸葛长民、檀凭之、王元德、王仲德、辛扈兴、童厚之、毅兄迈、裕弟道规等二十七人，愿从者百有余人，皆推裕为盟主。裕乃命孟昶曰：“吾弟道规为桓弘参军，卿为主簿，可在青州举事。吾使希乐共往助之，杀弘收兵，据广陵。”希乐，刘毅字也。又谓魏咏之曰：“长民为刁逵参军，卿往助之，杀逵收兵，据历阳。”谓辛扈兴、童厚之曰：“卿二人速往京师，助刘迈、王元德兄弟，临时为内应。吾与无忌在京口，杀桓修，收兵讨玄。”约定同日齐发，不可迟误。众人受命，分头而往。

且说孟昶妻周氏，富于财，贤而有智。昶归语其妻曰：“刘迈毁我于桓公，使我一生沦陷，我决当作贼，卿幸早自离绝，脱得富贵，相迎不晚也。”周氏曰：“君父母在堂，欲建非常之业，岂妇人所当止。事若不成，当于牢狱中奉养舅姑，义无归志也。”昶怆然久之而起，周氏追昶还坐，曰：“观君作事，非谋及妇人者，不过欲得财物耳。”因指怀中儿示之曰：“此儿可卖，亦当不惜，况财物乎！”昶曰：“果如卿言，此时济用颇紧，苦无所措。”妻乃倾囊与之。昶弟f，其妇即周氏之妹，周氏诈谓之曰：“昨夜梦殊不祥，门内绛色物，悉取以来为厌胜之具。”其妹与之，遂尽缝以为战士袍。又何无忌将举事，恐家人知之，夜于屏风后作檄文。其母刘氏，牢之姊也，登高处密窥之，知讨桓玄，大喜，呼而谓之曰：“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，汝能为此，吾复何恨！”问所写同谋者何人，曰：“刘裕。”母益喜，为言玄必败，裕必成，无忌气益壮。

乙卯，裕及无忌托言出猎，收合徒众百余人。诘旦，京口城门开，无忌着传诏服，称敕使居前，徒众随之而入。桓修方坐堂上，无忌突至堂阶，称有密事欲白，乞屏退左右。修挥左右退，问何语。无忌出不意，拔剑斩之，大呼，徒众并至，挺刃乱击，左右皆惊窜，遂持其首诣裕。裕大喜，以首号令城上。时司马刁弘闻变，率文武官吏来攻裕。裕登城谓之曰：“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，我等并受密诏，诛除逆党，今日贼玄之首，已梟于大航矣。诸君非大晋之臣乎？尚欲助逆耶？”众信之，一时并散，遂杀刁弘。

当是时，义旗初建，百务纷如。裕问无忌曰：“此时急须一主簿，何由得之？”无忌曰：“无过刘穆之。”裕曰：“然，非此人不可。”遂驰信召焉。原来穆之世居京口，为人多闻强记，能五官并用，不爽一事。曾为琅琊府主簿，弃官归。是夜，梦与裕乘大风泛海，惊涛骇浪，舟行如驶。俯视船旁，有二白龙夹船以行。既而至一山，山峰耸秀，树木葱笼。携手而登，其上皆瑶台璇室，有玉女数人，向裕迎拜。裕上坐，己旁坐，闻呼进宴，佳肴异饌，罗列满前，皆非人世间味。及觉，口中若有余香，心甚异之。晨起，

---

厌胜——古代迷信称能用诅咒制胜。

吕母——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，吕母之子被县官冤杀，吕母散家财，聚兵起义，破城杀官。

不爽——不出差错，不违背。

闻京口有喧噪声，出陌头观望，直视不言者久之。返室，命家人坏布裳为袴，而裕使运至，遂往见裕。裕曰：“始举大义，方造艰难，须一军吏甚急。卿谓谁堪其任？”穆之曰：“仓猝之际，当无逾于仆者。”裕笑曰：“卿能自屈，吾事济矣。”即于座上署为主簿。

话分两头。是日，孟昶在青州劝桓弘出猎，弘许之。天未明，开门出猎人，昶与刘毅、道规帅壮士数十人，乘间直入。弘方啖粥，见毅等至，放箸欲起，道规直前斩之。左右大乱，击杀数人，方止。毅持其首，出狗于众曰：“奉诏诛逆党，违者立死！”军士披甲欲战，道规摇首止之曰：“朝廷大军旋至，卿等勿同族灭。”青州军士素畏服道规，遂散走。乃留道规守广陵，收众过江，与裕军合。

丁巳，裕率二州之众一千七百人军于竹里，移檄远近，共讨桓玄。玄闻京口难作，怒曰：“无端草贼，速击杀之。”继问首谋者何人，左右曰：“刘裕。”不觉失色，又问其次，曰：“刘毅、何无忌。”恐惧殊甚。左右曰：“裕等乌合微弱，势必无成，陛下何虑之深？”玄曰：“刘裕足为一世之雄，刘毅家无担石之储，樗蒲一掷百万，何无忌酷似其舅，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！”乃命桓谦为征讨大都督，屯军于覆舟山待之，戒勿轻进。

却说王元德等探得外已举事，谋俟京旅出征，夜伏壮士于关内，纵火烧其宫室，乘乱攻之，可以杀玄。刘迈狐疑不敢发，事泄，迈及元德、扈兴、厚之皆死，仲德逃免。桓谦请进兵击裕，玄曰：“彼兵锐甚，计出万死，若有蹉跌，则彼气成，吾事去矣。彼空行二百里无所得，锐气已挫，忽见大军，必相惊愕。我按兵坚阵，勿与交锋，彼求战不得，自然散走。此策之上也。”谦曰：“贼兵初起，扑之易灭。缓则养成其势，图之转难矣。宜急击勿失。”玄不得已从之，乃遣左卫将军皇甫之、右卫将军皇甫敷，引兵相继北上。二人皆玄之勇将，素号万人敌者，故用为军锋。

却说甫之进至江乘，与裕军相遇。甫之兵多裕数倍，甲骑连营，干戈耀日，裕众皆恐。裕曰：“今日之战，有进无退，成败在此一决。诸君勉之。”乃身先士卒，手执长刀，大呼以冲之。敌皆披靡。甫之迎战，裕突至马前，甫之方举刀，头已落地。西军争奋，东军大败。皇甫敷闻前军失利，分兵作两路来援。裕与檀凭之亦分兵御之。凭之冲入敌军，奋力乱砍。一将从旁刺之，中其要害，大叫一声而死。军少却。裕见事急，进战弥厉。敷合两军夹攻，围之数重。裕战久刀折，见路旁一大树，遂拔以挺战。敷喝曰：“刘寄奴，汝欲作何死！”援戟刺之，刃不及者数寸。裕瞋目叱之，敷觉眼前似有一道红光冲来，人马辟易。其时无忌率众杀入，不见裕，问裕何在。军士指曰：“在兵厚处。”乃直透重围救之。射敷，中其额，敷踣于地。裕弃树取刀，向前砍之。敷将死，谓裕曰：“君有天命，愿以子孙为托。”遂斩其首。众见主将死，皆乱窜。裕大呼曰：“降者勿杀！”于是降者过半。获其资粮甲冑无数。裕归营，抚凭之尸而哭之。先是，义旗初建，有善相者，相众人皆大贵，其应甚近，独相凭之不贵。裕私谓无忌曰：“吾徒既为同事，理无偏异，凭之不应独贱。”深不解相者之言。至是，凭之战没，裕悲其死，而知大事必成。乃以孟昶为长史，守京口，尽合其众，往建康进发。

玄闻二将死，大惧，问群臣曰：“吾其败乎？”吏部郎曹靖之对曰：“民

---

狗（xùn，音逊）——同“巡”。

辟易——因受惊而退却。

怨神怒，臣实惧焉。”玄曰：“民怨有之，神何怒焉？”对曰：“晋氏宗庙，飘泊江滨。兴楚之际，上不及祖，神焉得无怒！”玄曰：“卿何不谏？”对曰：“攀上君子，皆以为尧舜之世，臣何敢言？”玄默然。时敌信日急，玄悉起京师劲旅，付桓谦将之。使何澹之一军屯东陵，卞承之一军屯覆舟山西，众合三万。庾颐之率精卒一万，为左右救援。乙未，裕军至覆舟山东，先使羸弱登山，张旗帜为疑兵，布满山谷，使敌人望之，不测多少。诘旦，传餐毕，悉弃资粮，与刘毅分兵为数队，进突敌阵。裕与毅以身先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呼声动天地。时东北风急，裕乘风纵火，烟焰冲天，鼓噪之音，震动京阙。桓谦股栗，诸将不知所为。又颐之所将多北府人，素畏服裕，见裕临阵，皆不战而走，军遂大溃。先是，玄惧不胜，走意已决。潜令殷仲文具舟石头，而轻舸载服玩书画。仲文问其故，玄曰：“兵凶战危，脱有意外之变，当使轻而易运。”及闻大军一败，率亲卒数千人，声言赴战，上挟乘舆，下带家室，出南掖门以走。胡藩执马鞅谏曰：“今羽林射手尚有八百，皆是精锐。且西人受累世之恩，不驱一战，一旦舍此，欲安之乎？”玄不答，鞭马急奔，西趋石头，与仲文等浮江南走。

斯时，京中无主，百官开门迎裕。裕乃整旅入建康，下令军士不许扰及民间，百姓安堵如故。庚申，屯石头城，立留台百官，焚桓温神主于正阳门外，尽诛其宗族之在建康者。一面遣诸将追玄，一面命臧熹入宫，收图籍器物，封闭府库。有金饰乐器一具，裕问熹曰：“卿欲此乎？”熹正色对曰：“皇上幽逼，播越非所，将军首建大义，勤劳王家，熹虽不肖，实无情于乐。”裕笑曰：“聊以戏卿耳。”壬申，群臣推裕领扬州，裕感王谧恩，使领扬州报之。于是推裕为大将军，都督扬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、幽、并八州军事。以刘毅为青州刺史，何无忌为琅琊内史，孟昶为丹阳尹，诸大处分，皆委于穆之，仓猝立定，无不毕具。穆之谓裕曰：“晋自隆安以来，政事宽弛，纲纪不立，豪族陵纵，小民穷蹙。元显政令违舛，桓玄科条繁细，皆失为治之道。公欲治天下，非力矫从前之失不可。”裕乃躬行节俭，以身范物。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。不盈旬日，风俗顿改。一日，长民槛送刁逵至京，报豫州已平，裕大喜。原来长民、魏咏之，本约在历阳举事，为刁逵所觉，收兵到门，咏之走脱，长民被执，囚送建康。行至当利而玄败，送入破槛出之，长民结众还袭豫州，遂执刁逵以献。裕怒斩之，及其子侄无少长皆弃市，以报昔日之辱。后人诗叹之曰：

王谧为公刁氏族，平生恩怨别秋毫。

回思雍齿封侯事，大度千秋仰汉高。

却说刘敬宣逃奔南燕，燕主慕容德待之甚厚。敬宣素晓天文，一夜仰瞻星象，谓休之曰：“晋将复兴，此地终为晋有。”乃结青州大姓，谋据南燕。推休之为主，克日垂发。时刘轨为燕司空，大被委任，不欲叛燕，遂发其谋。敬宣、休之知事泄，连夜急走，仅而得免。逃至淮、泗间，尚未知南朝消息。敬宣夜得一兆，梦见丸土而吞之，觉而喜曰：“丸者桓也。桓既吞矣，吾复本土乎？”俄而，裕自京师以手书召之。敬宣接书，示左右曰：“刘寄奴果不我负也！”便与休之驰还。既至建康，裕接入，大喜，谓敬宣曰：“今者卿归，不唯济国难，兼当报父仇也。”敬宣泣而受命。裕乃以敬宣为晋陵太守，休之为荆州刺史。

且说桓玄奔至寻阳，郭昶之给其器用兵力，军旅少振，及闻何无忌、刘毅、刘道规三将来追，留何澹之守湓口，而挟帝西上。至江陵，桓石以兵迎之。玄入城，更署置百官，以卞范之为尚书仆射，专事威猛，摄服群下。殷仲文微言不可，玄怒曰：“今以诸将失律，还都旧楚，而群小纷纷，妄兴异议。方当纠之以猛，未可施之以宽也。”时荆、江诸郡闻玄败归，有上表奔问起居者，玄皆却之，令群下贺迁新都。时无忌等已至桑落州，何澹之引舟师迎战。澹之常所乘舫，羽仪旗帜甚盛。无忌欲攻之，众曰：“贼师必不在此，特诈我耳，攻之无益。”无忌曰：“不然。今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。澹之既不居此，舫中守卫必弱。我以锐兵进攻，必得之。得之，则彼势败而我气倍。因而薄之，破贼必矣。”道规曰：“善。”遂往攻之，果得其舫，传呼曰：“已获何澹之矣！”西军皆惊惧扰乱，东军乘之，斩获无数。澹之走免。遂克湓口，进据寻阳。是役也，胡藩所乘舟为东军所烧，藩带甲入水，潜行水底数百步，乃得登岸。欲还江陵，路绝不得通，乃奔豫章。裕闻而召之，遂降于裕。玄闻何澹之败，大惧，谋欲出兵拒之。乃以大将符宏领梁州兵为前锋，大军继进。

当是时，玄重设赏格，招集荆州人马，曾未三旬，有众数万，楼船器械俱备，军势甚盛。而东军兵不满万，颇惮之，议欲退保寻阳，再图后举。道规曰：“不可。彼众我寡，今若畏懦不进，必为所乘。虽至寻阳，岂能自固？玄虽窃名雄豪，内实恒怯。加之已经奔败，众无固心。决机两阵，将勇者胜，不在众也。”说罢，披甲而出，麾众先进，矢石并发，西军皆闭舫户以避。诸将鼓勇从之，直出军后，纵火烧其辎重，西师大败。玄乘轻舸，西走江陵，郭铨临阵降毅。殷仲文已随玄走，半路而还，因迎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，奉之至京。裕赦其罪不问。

再说玄至江陵，计点军士，散亡殆尽。而有嬖童丁仙期，美风姿，性柔婉，玄最亲昵，与之常同卧起。即朝臣论事，宾客宴集，时刻不离左右。食有佳味，必分甘与之。其时战败失散，玄思之涕泣不食，遣人寻觅，络绎载道，及归大喜，抚其背曰：“三军可弃，卿不可弃也。”将士闻之，皆怒曰：“吾等之命不及一嬖童，奚尽力为！”于是众志成城。冯该劝玄勒兵更战，玄不从。时桓希镇守汉中，有兵数万，玄欲往汉中就之，而人情乖阻，号令不行。夜中处分欲发，城内已乱，急与腹心数百人，乘马西走。行至城门，或从暗中斫之，不中。其徒更相杀害，前后交横，仅得至船。左右皆散，从者不满百人。恐有他变，急令进发。犹幸后无追师，船行无碍。一日，正行之次，忽有战船百号，蔽江而来。船上枪刀林立，旗号云屯。大船头上，立一少年将军，白铠银甲，手执令旗一面。旁立偏将数员，皆关西大汉。舟行相近，来将大喝曰：“来者何船？”船上答曰：“楚帝御舟。”说犹未了，来将把旗一挥，左右战舰一齐围裹上来，箭弩交加，矢下如雨。玄大惊，忙令退避，水手已被射倒，舱中已射死数人。丁仙期以身蔽玄，身中数箭而死。来将跳过船来，持刀向玄，玄曰：“汝何人，敢杀天子？”来将曰：“我杀天子之贼耳！”玄拔头上玉导示之曰：“免吾，与汝玉导。”来将曰：“杀汝，玉导焉往？”遂斩之。悉诛其家属。但未识杀玄者何人，且听下文再述。

---

玉导——魏晋时富贵人家用以引导入冠帻的一种玉器。

## 第五卷 扶晋室四方悦服 伐燕邦一举荡平

话说杀桓玄者，乃是益州刺史毛璩之侄毛祐之。方玄篡位，曾遣使益州，加璩为左将军。璩不受命，传檄远近，列玄罪状。及闻刘裕克复京师，遣其侄祐之率兵三千，进趋江陵，以绝玄之归路。事有凑巧，恰好与玄相遇，遂击杀之。于是传首江陵，收兵而返。荆州太守王腾之，乃改府署为行宫，奉帝居之，以玄首驰送东军。无忌等大喜，以为贼首既除，大事已定，军心渐懈。又遇风阻，浹旬未至江陵。

那知桓玄虽死，诸桓各窜。桓谦匿沮泽中，桓振匿华容浦，各集余党，伺隙而动。探得东军未至，城内无备，乘夜来袭，逆党在内者从而应之，斩关而入，江陵复陷，王腾之等皆遇害。桓振见帝于行宫，跃马横戈，直至阶下，瞋目向帝曰：“臣门户何负国家，而屠灭若是？”帝弟德文下座谓曰：“此岂我兄弟意耶？”振欲杀帝，桓谦苦止之，乃下马敛容，再拜而出。明日，遂奉玺绶还帝曰：“主上法尧禅舜，今楚祚不终，复归于晋矣。”复晋年号。振为都督大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谦为侍中、左卫将军。招集旧旅，附者四应。无忌等闻江陵复陷，大怒，星夜进兵，攻桓谦于马头，破之，欲乘胜势，即趋江陵。道规止之曰：“兵法屈伸有时，不可轻进。诸桓世居西楚，群小竭力，桓振勇冠三军，难与争锋。今桓谦败，彼益致死于我，未易克也。且暂息兵养锐，徐以计策縻之，庶无一失。”无忌曰：“残寇遗孽，一举可荡，君何怯焉？”遂进兵。桓振逆战于灵溪，分兵为左右翼，中军严守不动。及战急，亲率敢死士八百，从中冲出。忽下马，各执短刀奋砍。东军不能支，遂大败，死者千余人。无忌等仍退保寻阳，上笺请罪。

先是，裕命敬宣为诸军后援，敬宣缮甲治兵，聚粮蓄财，日夜不怠。故无忌等虽败退，赖以复振。停兵数旬，复自寻阳西上。至夏口，有兵守险不得前。时振遣其将冯该扼东岸，孟山图据鲁山城，桓仙客守偃月垒，众合万人，水陆相援。毅与道规分兵向之：毅攻鲁山城，道规攻偃月垒，无忌以中军遏于中流。自辰至午，二城皆溃，生擒山图、仙客，进薄东岸，冯该之师亦溃。先是，毅恐江陵难下，致书于南阳太守鲁宗之曰：“贼徒虽败，尚据坚城，请举南阳之兵，以袭其后。首尾共击，庶易成功。”宗之遂进兵，击冯该于柞溪，斩之。振闻宗之兵将至，谓桓谦曰：“东军来攻，兄暂坚守，勿与交锋。俟吾先破南阳之兵，然后归而击之。”说罢，潜师以出。毅探得振不在城，进兵围之，昼夜攻击，将士肉薄而登。谦不能拒，遂弃城走。桓振方与宗之相持，知城中危急，急引军还救，而城已陷。宗之追击，振军亦溃逃于涇川，刘怀肃追斩之。桓谦、桓蔚、何澹之俱奔秦。于是何无忌奉帝先还，毅及道规留屯夏口，经理荆、襄。甲午，帝至建康，百官诣阙待罪，诏今复职，大赦改元，惟桓氏一族不赦，以桓冲忠于王室，特宥其一孙继后。

却说殷仲文以丧乱之后，朝廷音乐未备，言于裕，请修治之。裕曰：“今不暇治，且性所不解。”仲文曰：“好之自解。”裕曰：“正以解则好之，故不求解耳。”仲文惭退。朝廷论建义功，进封裕为豫章郡公，毅为南平郡公，无忌为安城郡公，各领本职如故。余有功者，封赏有差。先是毅尝为北府从事，人或以雄杰许之。敬宣曰：“不然。夫非常之才，自有调度，岂得

浹旬——一旬，即十天。

薄——通“搏”。

便以此君为人豪耶？此君外宽而内忌，自伐而尚人，若一旦遭遇，亦当以陵上取祸耳。”毅闻而恨之。至是裕以敬宣为江州刺史，毅言于裕曰：“敬宣不豫建义，猛将劳臣，方须叙报，如敬宣之比，宜令在后。若君不忘生平，正可为员外常侍耳。前日授郡，已为过优；今复命为江州，尤用骇惋。”敬宣闻而惧，固辞不就，乃迁为宣城内史。夏四月，裕请归藩，诏改授裕都督荆、司等十六州诸军事，移镇京口。

先是，桓玄受禅，王谧为司徒，亲解安帝玺绶奉于玄。及领扬州，诸臣皆以为太优，毅尤不服。一日，帝赐宴朝堂，百僚皆集，谧以重镇大臣，俨居首座。毅愤然作色曰：“前逆玄倡乱，天位下移。今幸王室重兴，吾侪得为大晋之臣，不至稽首贼廷，其荣多矣。”因问谧曰：“未识帝之玺绶，今在何处？”谧默然，汗流浹背，惶愧无地，勉强终席而散。归至家，郁郁以死，临歿，请解扬州之任授裕。而毅不欲裕入辅政，议以谢混代之。遣尚书皮沈，至京口告裕。沈先见刘穆之，具道朝议。穆之伪起如厕，密报裕曰：“皮沈之言，不可从也。”及沈见裕，裕令且退，呼穆之问之。穆之曰：“晋政久失，天命已移。明公兴复皇祚，勋高位重。今日形势，岂得居谦，常为守藩之将耶？刘、孟诸公，与公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义以取富贵。事有前后，故一时相推，非委体心服，宿定臣主之分也。力敌势均，终相吞噬。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。前者以授王谧，事出权宜。今若复以他授，便尔受制于人。一失权柄，无由可得。今朝议如此，宜相酬答，必云在我，措辞又难。唯应云‘神州治本，宰辅至重。此事既大，非可悬论。便暂入朝，共尽同异’。公至京邑，彼必不敢越公而授余人矣。”裕从之，使皮沈先返，己即表请入朝。朝廷共谕其意，即徵裕领扬州，录尚书事。

裕至建康，百僚无不畏服。一日，裕集群臣议曰：“自古安内者必攘外。昔南燕后秦，利我有内难，侵夺我疆土。今内难虽平，而南乡等郡，尚为秦据；宿豫以北，尚为燕有。吾欲伐之，二者孰先？”朱龄石进曰：“后秦姚兴，颇慕仁义，以礼结之，其地自还。燕自慕容德亡后，子超嗣位，国内日乱，可一举灭之。此时兵力未足，宜有待也。”裕从之，遣使修好于秦，且求南乡等郡。秦王兴许之，群臣咸以为不可。兴曰：“天下之善一也。刘裕拔起细微，能讨桓玄，兴复晋室，内厘庶政，外修封疆。吾何惜数郡，不以成其美乎？”因割南乡十二郡归于晋。于是秦、晋和好，终兴之世，裕不加伐。

却说南燕主慕容德，始仕于秦，为张掖太守。母公孙氏，兄慕容纳，皆居张掖。淮南之役，德从苻坚入寇，留金刀与母别，谓母曰：“乱离之世，别易会难。母见金刀，如见儿也。”后同慕容垂举兵叛秦，秦收其兄纳及诸子，皆杀之。公孙氏以老获免，纳妻段氏方娠，系狱未决。段氏在狱，终日悲啼，一狱吏私语之曰：“夫人勿忧，吾当救汝出狱，与太夫人逃往他乡便了。”段氏曰：“尔系何人，乃能救我？”狱吏曰：“我姓呼延，名平，夫人家旧吏也。念故主之恩，愿挈家同往，以避此难。”段氏感谢。平先移家城外，接取公孙氏同往，然后乘间窃段氏出狱，逃于羌中。段氏受了惊恐，到未数日，即生一子，取名曰超。超年十岁，而公孙氏病，临卒，以金刀授超曰：“汝得东归，当以此刀还汝叔也。”超尝佩之。及姚氏代秦，平以其母子迁长安。俄而平卒，遗一女，段氏即娶为超妇。超既长，日夜思东归，

恐为秦人所录，乃佯狂，行乞以自污。人皆贱之。东平公苻绍遇之途，奇其貌，询之，乃慕容超也。言于秦王兴曰：“慕容超姿干奇伟，殆非真狂。宜微加官爵以縻之，勿使逃于他国。”兴乃召见之。超呆立不跪，左右命之拜，乃拜。与之语，故为谬对，或问而不答。兴笑曰：“妍皮不裹痴骨，徒妄语耳。”乃斥不用。

一日，超行长安市中，见有卖卜者，东人口声。向之问卜，卜者问其姓名，曰：“慕容超。”卜者熟视良久，舍卜，招之僻处，问曰：“子果慕容超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卜者笑曰：“吾觅子久矣，不意今日得遇。子于夜静来晤，吾有密事语子，万勿爽约。”超心讶之，别去。等至更深，来诣卜所。卜者迎门以候，见之大喜，邀入座定，乃语之曰：“吾实告子，我非卜者，乃南燕右丞吴辩也。奉燕主之命，特来访君，今既获见，便请同往，稍迟，恐有泄漏，不能脱身矣。”超因是不敢告其母、妻，辄随辩走。在路变易姓名，并无阻碍。不一日，到了燕界。地方官先行奏知。燕王德闻其至，大喜，遣骑三百迎之。超至广固见德，以金刀献上。德见之，悲不自胜，与超相对恸哭。即封超为北海王，赐衣服车马无数。朝夕命侍左右，使参国政。盖德无子，欲以超为嗣也。越二载，德不豫，立超为太子。及卒，遗诏慕容锺、段宏为左右相，辅太子登极。

超既即位，厌为大臣所制，乃出锺、宏等于外，引用私人公孙五楼等，内参政事。尚书令封孚谏曰：“锺，国之旧臣；宏，外戚重望，正应参翼百揆。今锺等出藩，五楼在内，臣窃未安。”超不听。于是佞幸日进，刑赏任意，朝政渐乱。一日，念及母、妻，惨然下泪。五楼曰：“陛下不乐者，得毋以太后在秦，未获侍奉乎？”超曰：“然。”五楼曰：“何不通使于秦，以重赂结之，启请太后归国也？”超曰：“谁堪使者？”五楼曰：“中书令韩范与秦王有旧，若使之往，必得如志。”超乃遣范至秦，请归母、妻。秦王兴曰：“昔苻氏之败，太乐诸妓，皆入于燕。燕肯称藩送妓，或送吴口千人，乃可得也。”范归复命。超与群臣议之，段晖曰：“陛下嗣守社稷，不宜以私亲之故，辄降尊号。且太乐先代遗音，不可与也，不如掠吴口与之。”张华曰：“不可。侵掠邻邦，兵连祸结，此既能往，彼亦能来，非国家之福。陛下慈亲在念，岂可靳惜虚名，不为之降屈乎？”超乃遣范复聘于秦，称藩奉表。兴谓范曰：“朕归燕主家属必矣。然今天时尚热，当俟秋凉，然后送归。”亦令韦宗聘于燕。宗至广固，欲令燕主北面受诏。段晖曰：“大燕七圣重光，奈何一旦屈节？”超曰：“我为太后屈，愿诸卿勿复言。”遂北面拜跪如仪，复献太乐妓一百二十人于秦，秦乃还其母、妻。超帅百官，迎于马耳关。母子相见，悲喜交集。于是备法驾，具仪卫，亲自引导，迎入广固。尊母段氏为皇太后，立妻呼延氏为皇后，大赦国中。

是冬，汝水竭，河冻皆合，而澠水不冰。超问左右曰：“澠水何独不冰？”嬖臣李宣曰：“良由带京城，近日月也。”超大悦，赐朝服一具。时祀南郊，有兽突至坛前，如鼠而赤，大如马。众方惊异，须臾大风扬沙，昼晦如夜，羽仪帷幄皆裂。超惧，以问太史令成公绥。绥曰：“此由陛下信任奸佞，刑政失均所致。”超乃黜公孙五楼。俄而五楼献美女十名，皆吴人，善歌舞。超大悦，复任五楼如故。一日临朝，谓群臣曰：“南人皆善音乐，今太乐不备，吾欲掠吴儿以补其数。谁堪当此任者？”群臣莫应。斛穀提、公孙归请

曰：“愿得三千骑，保为陛下掠取之。”超喜，乃命斛毅提寇晋宿豫，拔其城，大掠而去。又命公孙归进寇济南，掠取千余人以献。超简男女二千五百，付太乐教之。重赏二人。当是时，裕蓄锐已久，本欲起师伐燕，闻之怒曰：“今不患师出无名矣。”遂抗表北伐。朝议皆以为不可，惟孟昶、臧熹以为必克，力劝裕行。裕以昶监中军留府事，遂发建康。差胡藩为先锋，王仲德、刘敬宣为左右翼，刘穆之为参谋。引舟师三万，自淮入泗。五月至下邳，留船舰辐重于后，率兵步进。所过要地，皆筑城留兵守之。或谓裕曰：“燕人若塞大岷之险，坚壁清野以待，军若深入，不唯无功，将不能自归，奈何？”裕曰：“吾虑之熟矣。彼主昏臣暗，不知远计。进利虏获，退惜禾苗。谓我孤军远入，不能持久。极其所长，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而已。守险、清野之计，彼必不用。敢为诸君保之。”

却说超闻晋师至，自恃其强，全无惧意，谓群臣曰：“晋兵若果至此，当使只马不返。”段晖曰：“吴兵轻果，利在速战，不可争锋。宜据大岷，使不得入，旷延时日，沮其锐气。然后徐简精骑三千，循海而南，绝其粮道。更命一将帅兖州之众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此上策也。各命守宰依险自固，计其资储之外，余悉荡尽。芟除禾苗，使敌无所资。军食既竭，求战不得，旬月之间，可以坐制，此中策也。纵敌入险，出城逆战，策之下也。”超曰：“卿之下策，乃是上策。今岁星居齐，以天道推之，不战自克。客主势殊，以人事言之，胜势在我。今据五州之地，拥富庶之民，铁骑万群，麦禾蔽野，奈何芟苗徙民，行自蹙弱？不若纵使入岷，以精骑击之，何忧不捷！”桂林王慕容镇曰：“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，宜出大岷逆战，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。不宜自弃险固，纵之使入也。”超不从。镇出，谓段晖曰：“主上不能逆战却敌，又不肯徙民清野，酷似刘璋矣。今年国灭，吾必死之。”或以告超，超大怒，收镇下狱。

却说晋师过大岷，燕兵不出。裕坐马上，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左右曰：“公未见敌，何喜之甚？”裕曰：“兵已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心。余粮栖亩，军无匮乏之忧。虏已入吾掌中矣。”及裕至东莞，超方遣公孙五楼、段晖，将步骑五万屯临朐，自将步骑四万为后援。裕将战，以车四千乘为两翼，方轨徐进，与燕兵战于临朐南。自早至日昃，胜负未决。胡藩言于裕曰：“燕悉兵出战，临朐城中，留守必寡。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，此韩信所以破赵也。”裕从其计，遣藩引兵五千，从小路抄出燕军之后，进攻临朐。兵至城下，城中果无备。副将向弥擐甲先登，大呼曰：“轻兵十万，从海道至矣！”军士随之而上，守城兵皆溃，遂克之。时燕军方与晋师交战，胜负未决，一闻临朐已失，众心皆乱。裕乘其乱，纵兵奋击，遂大胜之。斩段晖及大将十余人。超率余兵遁还广固。晋兵逐北，直抵广固城下，克其外城。超退保小城以守。裕筑长围守之，围高三丈，穿堑三重。超在围中惶惧无计，遣尚书令张纲，乞师于秦。赦桂林王镇于狱，引见谢之，问以御敌之策。镇曰：“百姓之心，系于一人。今陛下亲董六师，奔败而还，求救于秦，恐不足恃。今散卒还者尚有数万，宜悉出金帛，悬重赏，与晋更决一战。若天命助我，必能破敌。如其不然，死亦为美。比于闭门待尽，不尤愈乎！”五楼曰：“晋

---

芟（shān，音山）——除去。

蹙（cù，音促）——同“蹙”。缩小、收敛。

董——统率、统辖。

兵乘胜，气势百倍。我以败军之卒当之，不亦难乎！秦与吾分据中土，势同唇齿，安得不来相救？但不遣大臣，则不能得重兵。韩范素为秦重，宜遣乞师。”超乃遣范赴秦求救。那知其时秦邦为夏人入寇，出师屡败，自顾不暇，张纲乞师，已徒劳而归。行至半途，为晋军所获，遂降于裕。裕使纲升楼车，周城大呼曰：“秦为夏王勃勃所破，不能出兵相救矣。”城中闻之，莫不丧气。又江南每发兵及遣使者至广固，裕潜遣精骑夜迎之，及明，张旗鸣鼓而至。城中益恐。

却说韩范至长安，苦恳救援。秦许出兵一万救之。先遣使谓裕曰：“慕容氏相与邻好，今晋攻之急，秦已发铁骑十万屯洛阳。晋军不还，当长驱而进。”裕呼使者谓曰：“语汝姚兴，我克燕之后，息兵三年，当取关洛。今能自送，便可速来。”刘穆之闻有秦使，驰入见裕。而秦使已去。裕以所言告之，穆之尤裕曰：“常日事无大小，必赐预谋。此宜细酌，奈何遽尔答之？此语不足以威敌，适致敌人之怒。若广固未下，秦寇奄至，不审何以待之？”裕答曰：“此是兵机，非卿所解，故不相语耳。夫兵贵神速，彼若审能赴救，必畏我知，宁容先遣信命，逆设此言，是张大之辞也。晋师不出，为日久矣，今见伐燕，秦必内惧，自保不暇，何能救人！”穆之乃服。秦果兵出复止。韩范不能归燕，亦降于裕。由是燕之外援遂绝。

超每巡城，必挟宠姬魏夫人同登，见晋兵之盛，握手对泣。左右谏曰：“陛下遭否塞之运，正当努力自强，以壮军心，而乃为儿女子泣乎？”超拭泪而止。城久闭，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，出降者相继。尚书令悦寿曰：“今天助寇为虐，战士雕疲，独守穷城，外援无望。天时人事，概可知矣。苟历数有终，尧舜犹将避位，陛下岂可不思变通之计乎？”超叹曰：“废兴命也，吾宁奋剑而死，不能衔璧而生。”丁亥，裕集诸将命之曰：“贼智穷力绝，而城久不拔者，皆将士不用命之故。今日先登者有赏，退后者有刑。限在午时必克。”或曰：“今日往亡，不利行师。”裕曰：“我往彼亡，何为不利？”于是诸将鼓勇，四面并攻。但未识广固一城果能即下否，且俟后文再讲。

## 第六卷 东寇乘虚危社稷 北师返国靖烽烟

话说晋攻广固，将士齐奋，自早至午，城遂破。燕王超领十数奇突围出走，晋军追获之，执以献裕。裕立之阶下，数以不降之罪。超神色自若，一无所言。时敬宣在侧，超顾而见之，曰：“子非吾故人乎？愿以母为托。”盖敬宣前奔南燕，正值超为太子，同游甚得，故超云尔。其后敬宣厚养其母终身。

却说裕忿广固久不下，欲屠其民。韩范谏曰：“晋室南迁，中原鼎沸，士民无援，强则附之。既为君臣，自应为之尽力。彼皆衣冠旧族，先帝遗民，今王师吊伐而尽屠灭之，窃恐西北之人，无复来苏之望矣。”裕改容谢之，斩公孙五楼等数十人，余无所诛。送超诣建康斩之。

话分两头。先是，妖贼孙恩扰乱三吴，进犯京口。裕屡击败之，所虏男女人口，死亡略尽，惧为官军所获，遂赴海死。其党及妓妾从死者以百数，人谓之水仙。而余众数千，复推恩妹夫卢循为主。循神采清秀，雅有才艺。少时有沙门惠远见之，曰：“君虽体涉风素，而志存不轨，奈何！”至是果为盗魁。循又有妹丈徐道覆，多智乐乱，为循谋主，蓄兵聚财，势日以大。桓玄篡晋，欲抚安东土，因加官爵以縻之，以循为番禺太守，道覆为始兴相。二人虽受朝命，为寇如故。及裕克复京师，循乃遣使贡献。时朝廷新定，未暇征讨，如其官命之。循遗裕益智粽，裕报以续命汤。于是惮裕之威，凶暴少戢。

再说海中有一鹿岛，方圆百有余里，地产鱼盐，为蛋户所居。风俗强悍，居民鲜少。有大盗周吉据之，招集兵众，建设楼船，横行海中，自号飞虎大王。其妻罗氏，曾得异人传授，有呼风唤雨之能，走石扬沙之术。手舞双刀，能飞行水面，以故人皆畏之。昔孙恩在时，欲与结纳，常遣卢循奉命往来，罗氏见而悦之。其后吉死。罗氏代统其众，号令严明，群盗畏服。然孀居无耦，欲求良配，而手下头目等众，无一当其意者。因念卢循人物轩昂，可以为夫，遣人向循说合。循以有妻辞之。来人回报，罗氏笑而不言。一日，忽拥楼船百号，甲士数千，亲至番禺，邀循相见。循出见之，罗氏谓曰：“君乃当世英雄，吾亦女中豪杰，愿以身许君者，欲助君成大事也。君何不允？”循曰：“前妻不可弃；屈卿居下，又不敢耳。”罗氏笑曰：“君不能自主耶？”吾请与尊夫人当面决之。”遂与循并马入城，至府，循妻出接。方升堂，未交一语，罗氏即拔剑斩之，顾谓循曰：“今不可以生同室，死同穴乎！”众大骇，然惮其勇决，不敢动，循亦唯唯惟命。一面将尸首移置他处，厚加殓殓。一面即设花烛，堂上交拜焉。由是鹿岛之甲兵府库，悉归番禺，而循益强。一日，道覆自始兴来，谓循曰：“将军闻刘裕北伐乎？”循曰：“闻之。”道覆曰：“此可为将军贺也。”循曰：“何贺？”道覆曰：“本住岭外，岂以理极于此，传之子孙耶？正以刘裕难敌故也。今裕顿兵坚城之下，未有还期。我以此思归死士，掩击何、刘之徒，如反掌矣。不乘此机，而苟求一日之安，朝廷常以将军为腹心之疾，若裕平齐之后，息甲岁余，自帅锐师过岭，虽以将军之神武，恐不能当也。今日之机，万不可失。若先克建康，倾其根本，裕虽南还，无能为也。此所以为将军贺也。”循大喜，罗氏亦力劝之，

风素——指风度、神采。

蛋户——指居住船上，以捕猎海产品为生的船家。

遂与道覆刻期起兵。

先是，道覆在始兴，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，至始兴贱卖之，居民争市，船材大积而人不疑。至是悉取以装舰，旬日而办。于是循寇长沙，道覆寇南康、庐陵、豫章等郡。守土者皆弃城走。时克燕之信未至，而贼势大盛，京师震恐。何无忌得报，大怒曰：“彼欺朝廷无人耶！”遂自寻阳起师拒之。长史邓潜之谏曰：“闻贼兵甚盛，又势居上流，逆战非便。宜决南塘之水，守城坚壁以待之，彼必不敢舍我远下。蓄力养锐，俟其疲老，然后击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参军刘闡亦谏曰：“循所将之兵，皆三吴旧贼，百战余勇，始兴溪子，卷捷善斗，又有妖妇助之，未易轻也。将军宜留屯豫章，征兵属城，兵至合战，亦未为晚。若以此众轻进，殆必有悔。”无忌不听。三月壬申，与贼军遇于豫章，率众进击。兵锋初交，大风猝起，吹沙蔽日，官军船舰皆为风水冲击，把持不定。无忌所乘大舟漂泊东岸，贼舟乘风逼之，箭炮并发，无忌见事急，厉声曰：“取我苏武节来！”节至，执以督战。贼众云集，左右皆尽，无忌辞色无挠，握节而死。于是中外大震，廷臣皆惧，急以帝诏追裕还国。当是时，南燕既下，裕方屯兵广固，抚纳降附，采拔贤俊，经营三齐。忽有诏至，以海寇内犯，官军屡败，召使速还。大惊，乃以韩范为都督八郡军事，留守广固，班师还南。至下邳，以船载輜重，先帅精锐步归。至山阴，信益急，大虑京邑失守，卷甲兼行，与数十人奔至淮上。问行人以朝廷消息，行人曰：“贼尚未至建康，刘公若还，便可无忧。”裕心少安。将济江，遇大风，浪涌如山，船不得行。左右劝俟风息，裕曰：“若天命助国，风当自息。若其不然，覆溺何害？”即登舟，舟移而风止。过江至京口，士民见之，皆额首称庆。入朝，群臣皆来问计。裕曰：“今日守为上，战次之。毋惊惶，毋乱动，进退一唯吾命。诸君共体此意可耳！”时诸葛长民、刘藩、刘道规各率本道兵入卫建康，裕皆令严兵以守。

却说刘毅分镇姑孰，闻乱，即欲出兵讨贼，以疾作不果。及闻无忌败，力疾起师，来讨卢循。裕恐其轻敌，以书止之曰：

吾往时习击妖贼，晓其变态。贼新得志，其锋不可犯。今修船垂毕，当与弟协力同举。

克平之日，上流之任，皆以相委。此时尚宜有待。无忌既误于前，弟不可再误于后也。

书去，恐毅不听，又遣其弟刘藩往止之。毅怒谓藩曰：“往以一时之功相推，汝谓我真不及寄奴耶？”投书于地，决意行师。

先是，裕与毅协成大业，而功居其次，心常不服。又自负其才，以为当世莫敌，常云恨不遇刘、项，与之并争中原。又尝于东府会集僚友，大掷樗蒲，一判应至百万，余人皆败，惟裕与毅在后，未判胜负。毅举手一掷得雉，大喜，攀衣绕床叫曰：“非不能卢，无事此耳！”裕忿其言，因握五木于手，久之而后掷曰：“老兄试为卿答。”既而四子俱黑，内一子转跃未定，裕厉声喝之，即成卢，笑谓毅曰：“此手何如？”众俱喝彩。毅色变，徐曰：“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也。”故常欲立奇功，以压裕望。今决意伐循，谓大功可立。遂帅舟师二万，即日进发。

---

卷捷——卷通“拳”。敏捷、善于拳斗。

雉、卢——即“呼卢喝雉”，古代一种赌博。削木为子，共五个，一子两面；一面涂黑，画牛，一面涂白，画雉。掷时五子俱黑面，称卢，则胜。

雉、卢——即“呼卢喝雉”，古代一种赌博。削木为子，共五个，一子两面；一面涂黑，画牛，一面涂白，画雉。掷时五子俱黑面，称卢，则胜。

时循攻湘中诸郡，道覆进攻寻阳，闻毅将至，驰使报循曰：“毅兵甚盛，成败之机，全系于此，当并力击之。若使克捷，天下无复事矣，不忧上面不平也。”循得报，即日发巴陵，与道覆合兵而下。五月戊午，两军相遇于桑落洲。贼兵回船却走，毅众争先，追下数里，忽见战船排开，一女将手舞双刀，飞行水面。众皆瞩目视之，霎时狂风大作，天地昏暗，卢循兵从左起，道覆兵从右起，两下夹攻，女将引兵当前冲击。四面八方，皆是贼兵，莫测多少。官军大溃，毅弃船登岸，以数百人步走得脱。所弃辎重山积，循皆获之，喜谓道覆曰：“何、刘尽败，今可不烦兵刃而入建康矣。”军中置酒相贺。及闻裕已还朝，相顾失色，曰：“彼来何速耶？”循欲退还寻阳，攻取江陵，据二州以抗朝廷。道覆不可，谓宜乘裕初返，未暇整备，攻之可克，迟则恐难胜也。循于是引兵径进。

时北师初还，将士多创病，建康战士不盈一万。毅败之后，贼势益强，战士十余万，舟车百里不绝，楼船高十二丈，败还者争言其强。京师人情恟惧，皆虑难保。孟昶欲奉乘舆过江，裕不许。先是昶料无忌、刘毅兵必败，已而果然。至是又谓裕必不能抗循，人皆信之。王仲德言于裕曰：“昶言徒乱人心耳。公以雄才作辅，新建大功，威震六合。妖贼乘虚入寇，既闻凯还，自当奔溃。若先自遁逃，势同匹夫，何以号令天下！此谋若立，仲德请从此辞。”裕曰：“卿意正与吾同。”昶固请出避，裕曰：“今重镇外倾，强寇内逼，人情危骇，莫有固志。若一旦迁动，便自土崩瓦解，江北亦岂可得至。设令得至，不过迁延日月耳。将士虽少，自足一战，若其克济，则臣主同休。苟厄运必至，我当横尸庙门，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，不能窜伏草间苟求存活也。我计决矣，卿勿复言。”昶忿其言不行，且以为必败，固请死。裕怒曰：“卿且再申一战，死复何晚！”昶知言必不用，乃抗表自陈曰：“臣裕北伐，众并不同，惟臣独赞其行，致使强贼乘间，社稷将倾，臣之罪也。谨引咎以谢天下。”封表毕，仰药而死。后人诗讥之曰：

持乱扶危仗有人，将军何自遽亡身？

寄奴当日从君计，晋室江山化作尘。

裕闻昶死，虑人心不安，自屯石头，命诸将各守要处。其子义隆始四岁，使刘粹辅之，以镇京口。裕见民临水望贼，怪之，以问参军张邵。邵曰：“若节越未反，民方奔散不暇，何能观望？今当无复恐耳。”裕然之。时贼信益急，裕谓诸将曰：“贼若于新亭直进，其锋不可当，宜且回避，胜负之事未可量也，若回泊西岸，此成禽耳。”众皆不解其故。及卢循兵至淮口，道覆请于新亭直趋白石，焚舟而上，分数道攻裕，则裕军必败。循欲以万全为计，谓道覆曰：“大军未至，孟昶望风自裁，以大势言之，自当计日溃乱。今决胜负于一朝，既非必克之道，而徒伤士卒，不如按兵待之。”道覆退而叹曰：“卢公多疑少决，我终为所误。使我得为英雄驱驰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裕登石头城望之，初见循军引向新亭，顾左右失色。既而回泊蔡洲，乃悦。刘毅经涉蛮晋，仅能自免，从者饥疲，死亡什七八，浹旬才至建康待罪。裕慰勉之，使知中外留事。丙寅，裕命沈林子、徐赤特筑寨南岸，断查浦之路，戒令坚守勿动。自引诸将，结营于南塘，遥为犄角之势。卢循引兵登岸，进攻查浦。徐赤特见其兵少，欲击之。林子曰：“此诱我耳，后必有继，不可击也。”赤特不从，遂出战。后队大至，赤特战死。林子据栅力战，势渐不支。

裕命朱龄石急往救之，栅得不破。贼连攻三日，林子坚守不出。裕谓诸将曰：“贼专攻查浦，而不以兵向我者，懈吾备也。今夜月黑，且有妖妇助之，必来劫营，须为之防。”因令营前连夜掘成深堑，上铺木板，把沙土盖好。两旁设大弩百张，伏兵四面，俟营中号炮一响，齐出击之。诸将遵令而行。

却说卢循是夜欲令罗氏去劫大营，正好黑夜用法。道覆曰：“刘裕狡诈，大营岂肯无备？不如去劫查浦小寨，可以必胜。”循曰：“吾连日专攻小寨者，正为今夜用计耳。君何疑焉！”罗氏曰：“吾有神兵相助，以千人往，便足直破其垒。君等在后为援，俟吾胜时，四面截击可也。”循大喜。

等至更深，罗氏领兵前往，将近敌营，马上作法起来，狂风大作，黑雾迷天，空中有百千万人马护从。那知才及寨门，忽如天崩地裂一声，把前面人马陷入堑里。罗氏收马不及，亦跌下去。营中一声炮响，两旁弓弩齐发，如雨点一般射来，罗氏身中数箭而死。伏兵四起，火把齐明。卢循领兵在后，知是中计，只得退下还船。检点前队，一千兵马皆被杀尽，又丧了爱妻，不胜大恸，谓道覆曰：“吾不能留此矣，且还寻阳，再图后举。汝引一枝人马，进取江陵。”道覆从之。遂令范崇民以五千人断后，大军尽退。诸将见循兵退去，请裕追之。裕不应，大治水军，命孙处、沈田子二将，帅众三千，自海道袭番禺。众皆谓海道艰远，得至为难，且分撤见力，非目前之急。裕曰：“大军十二月之交，定破妖贼，此时必先倾其巢穴，使彼走无所归，则可以歼尽丑类，免贻后日之忧。诸君特未见及此耳。”众皆称善。今且按下。

且说徐道覆来攻江陵，江陵守将刘道规，裕之弟也。初闻贼逼京邑，遣其将檀道济率兵三千入援。至寻阳，为贼将荀林所破。引师退归，林遂乘胜伐江陵，兵势甚盛。又其时谯纵反于蜀，桓谦自秦归之，引蜀师来寇。荀林屯于江津，桓谦军于枝江，二寇交逼，遥相呼应。加以江陵士庶，多桓氏义旧，并怀二心。道规乃会将士，告之曰：“桓谦今在近畿，闻人士颇怀去就之计。吾东来文武，足以济事，若欲去者，本不相禁。”因夜开城门，达晓不闭。众感其诚，莫有叛者。襄阳太守鲁宗之知江陵危急，率众来援。道规单骑迎入，遂以守城事委之，而自率诸将攻谦。或谏之曰：“今远出攻谦，胜未可必。荀林近在江津，伺人动静。若来攻城，宗之未必能固，脱有差跌，大事去矣。”道规曰：“诸君不识兵机耳。荀林庸才，无他奇计，以吾去未远，必不敢引兵向城。桓谦不虞吾至，攻之辄克。林闻谦败，则心胆俱破，岂暇得来！且宗之独守，何为不支数日！”于是率领兵马，水陆齐进，攻谦于枝江。谦果大败，单舸走。副将刘遵追斩之。还击荀林，林亦走，江陵得安。至是道覆率众三万，奄至破冢。或传卢循已平京邑，遣道覆来为荆州刺史。江汉士民无不畏惧。道规曰：“此未可纵之临城也。”于是筑垒于豫章口拒之，道覆屡攻不克。

话分两头。裕治水军毕，以檀韶为前锋，击斩贼将范崇明于南陵。循惧，驰报道覆，曰勿争江陵，且还拒裕。于是道覆引军急还，与循军合。冬十二月，裕至雷池，贼众扬言不攻雷池，当乘流径向建康。裕谓诸将曰：“贼设此言，明日当来决战矣。吾军当严阵以待。”诘旦，果见贼舟蔽江而下，旗枪密布，金鼓震天，前后莫见舳舻之数。裕乃命步兵屯于西岸，先备火具，藏于岸侧。戒军士曰：“今日西风甚急，贼占上风，必泊西岸。可纵火烧之。”步兵领命而去。又令舟师悉出轻舰，分作数十队，列于东岸。船上各设大弓百张，戒之曰：“初则择利而战，进退自由。一闻中军鼓起，万众齐奋，退者立斩。”众将皆奉令行事。将战，贼舟果尽泊西岸，官军若迎若拒，东逐

西走，西逐东走，势若游龙。俄而，贼阵中火焰冲起，裕命击之，鼓声大震，诸将无不奋勇杀入。后面火势愈盛，楼船大半被烧；前面万弩齐发，中者贯胸，贼兵大溃。岸上忽竖招降旗一面，上书“降者免死”。于是贼兵得脱者，无不弃甲奔降。循与道覆见事急，遂收余兵东遁。先是裕挥众进战，所执麾竿忽折，幡沉于水。众皆失色，裕笑曰：“往年覆舟山之战，幡竿亦折。今者复然，贼必平矣。”至是果大捷，所获士卒刍粮无数。诸将入贺，裕曰：“贼今败去，必还番禺。斯时番禺，谅已为孙处等所据矣。然孤军无援，恐不足以制之。”乃命胡藩、孟怀玉率轻军五千，尾而追之，务歼尽丑类而止。

却说循与道覆，率领残兵星夜逃回番禺。那知孙处、沈田子二将奉了刘裕的将令，已于十二月之交，引兵袭据其城，戮其亲党，严兵以待。循在路不知其城已失，一到番禺，忙即整众入城。行至城下，见四门坚闭，城上遍插旌旗，一将全身披挂，立于城上，大喝曰：“卢循！汝巢穴已失，今来何为？”循大惊，问曰：“尔何人，敢据吾地？”城上将对曰：“我振武将军孙处也，奉太尉之命，倾尔巢穴，绝尔后路。尔尚不知死活耶？”循顾道覆曰：“此城若失，吾无容身之地矣！奈何！”道覆曰：“事急矣，乘其孤军无援，速攻之，可克也。”于是挥令贼众，四面攻击。城中亦四面拒之，相持二十余日，渐不能支。孙处谓田子曰：“救兵不至，矢石将竭，奈何？”田子曰：“风色已转西北，不出三日，救兵必至矣。”一日，忽闻城外炮声如雷，贼兵纷纷退去，遥望海口，一枝人马皆是官军旗号，在贼阵中左冲右突，贼兵抵死相敌。田子知救兵已至，遂留孙处守城，亲率兵众前来助战。两路夹击，贼众大败，卢循狼狈逃去，道覆欲走始兴，众散被杀。战罢，方知来援者，乃胡藩、孟怀玉也。相见大喜，田子请二将入城。胡藩谓田子曰：“贼去未远，追之可获。君同孙将军抚戢地方，我同孟将军去擒贼徒便了。”说罢，分手而别。但未识官军追去，果能擒得贼徒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卷 除异己暗袭江陵 剪强宗再伐荆楚

话说卢循大败而逃，仅存楼船数号，残兵数百。欲往交州，又遇风阻不得进。后面追兵渐渐赶上，自知不免，乃召其妓妾问曰：“谁能从我死者？”或云鼠雀偷生，就死实难。或云官尚就死，何况我等！循乃释愿死者不杀，而杀诸辞死者，自投于海而死。追兵至，取其尸斩之，传首建康。

裕闻贼平大喜，以交州刺史杜慧度镇番禺，诏诸将班师。朝廷论平贼功，进封裕为宋公，诸将进爵有差，独刘毅兵败无功，不获进爵。裕念其旧勋，因命刘道规镇豫州，而以毅为荆州刺史。

且说毅自桑落败后，知物情去己，弥复愤激，虽居方镇，心常快快。又裕素不学，而毅颇涉文雅，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。与尚书谢混、丹阳尹郗僧施深相凭结，既据上流，阴有图裕之志。求兼督交、广二州，裕许之。又奏以郗僧施为南蛮校尉，裕亦许之。僧施既至江陵，毅谓之曰：“昔刘先主得孔明，犹鱼之有水。今吾与足下，何以异此！”毅有祖墓在京口，表请省墓。裕往候之，会于倪塘，欢宴累日。胡藩私谓裕曰：“公谓刘卫军终能为公下乎？”裕默然久之，曰：“卿谓何如？”藩曰：“连百万之众，攻必取，战必克，毅固以此服公。至于涉猎传记，一谈一咏，自许以为雄豪。于是缙绅白面之士，辐辏归之，恐终不为公下，不若乘其无备除之。”裕曰：“吾与毅俱有克复之功，其过未彰，不可自相图也。”既而毅还荆州，变易守宰，擅改朝命，招集兵旅，反谋渐著。其弟藩为兖州刺史，欲引之共谋不轨。托言有病，表请移置江陵，佐己治事。裕知其将变，阳顺而阴图之，答书云：“今已徵藩矣，俟其入朝后，即来江陵也。毅信之。九月己卯，藩自兖州入朝，裕执之，并收谢混于狱，同日赐死。于是会集诸将，谋攻江陵。诸将皆曰：“荆土强固，士马众多，攻之非旦夕可下，须厚集兵力图之。”阶下走过一将，慷慨向裕曰：“此行不劳大众，请给百舸为前驱，袭而取之，旦夕可克。刘毅之首，保即臬于麾下。”裕大喜，众视之，乃参军王镇恶也。

且说镇恶本秦人，丞相王猛孙。生于五月五日，家人以俗忌不利，欲令出继于外。猛见而奇之，曰：“此儿不凡。昔孟尝恶月生而相齐，是儿亦将兴吾门矣。”故名之为镇恶。年十三而苻氏亡，关中乱，流寓崤、澠之间。尝寄食里人李方家，方厚待之。镇恶谓方曰：“若遭遇明主，得取万户侯，当厚相报。”方曰：“君丞相孙，人才如此，何患不富贵。得志日，愿勿忘今日足矣。”后奔江南，居荆州，读孙吴兵书，饶谋略，善果断，喜论军国大事。广固之役，裕求将才于四方，或以镇恶荐，裕召而与之语，意略纵横，应对明敏。大悦，留与共宿，明旦，谓参佐曰：“吾闻将门有将，信然。”即以为中兵参军，至是请为前驱。裕命蒯恩佐之，将百舸先发，戒之曰：“若贼可击，则击之；不可，则烧其船舰，留水际以待我。”

镇恶领命，昼夜兼行，在路有问及者，诡云刘兖州往江陵省兄。其时人尚未知刘藩已诛，故皆信之。己未，至豫章口，去江陵城二十里。舍船步上，每舸各留一二人，对舸岸上各立六七旗，旗下置鼓，戒所留人曰：“计我将

---

孟尝恶月生而相齐——孟尝，孟尝君，战国时齐国贵族，姓田名文，曾为齐相据传田文生于农历五月五日，此月为恶月，迷信认为生男要害父，生女要害母事见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。

至城，便击鼓呐喊，尽烧江津船只，若后有大军状。”于是镇恶居前，蒯恩次之，径前袭城。正行之次，江陵将朱显之往江口，遇而问之。答以刘兖州至。显之曰：“刘兖州何在？”曰：“在后。”显之至军后，不见藩，而见军士担负战具。遥望江津，烟焰张天，鼓严之声甚盛。知有变，便跃马驰归，惊报毅曰：“外有急兵，垂至城矣，宜令闭门勿纳。”毅大骇，急下令闭门。关未及闭，镇恶已率众驰入，杀散守卒，进攻金城。金城者，毅所筑以卫其府者也，守卫士卒皆在焉。猝起不意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仓皇出拒。大将赵蔡，毅手下第一勇将，素号无敌，才出格斗，中流矢而死。人益惶惧，自食时战至中晡，城内兵皆溃。镇恶破之而入，遣人以诏及裕书示毅。毅烧不视，督厅事前士卒力战，逮夜，士卒略尽，毅见势不能支，帅左右三百许人，开北门突走。镇恶虑暗中自相伤犯，止而不追。初，长史谢纯将之府，闻兵至，左右欲引车归。纯叱之曰：“我人吏也，逃将安之？”遂驰入府，与毅共守。及毅走，同官毛修之谓纯曰：“吾侪亦可去矣。”纯不从，为乱兵所杀。毅出城，左右皆叛去，夜投牛牧佛寺。寺僧拒之曰：“昔桓蔚之败，走投寺中，亡师匿之，为刘卫军所杀。今实不敢容留异人。”毅叹曰：“为法自弊，一至于此。”遂缢而死。明日，居人以告，镇恶收其尸斩之。后人有诗悼之曰：

盖世勋名转眼无，敢夸刘项共驰驱。

呼卢已自输高手，岂有雄才胜寄奴。

先是，毅有季父镇之，闲居京口，不应辟召。尝谓毅与藩曰：“汝辈才器，足以得志，但恐不久耳。我不就尔求财位，亦不同尔受罪累。”每见毅导从到门，辄诟之。毅甚敬畏，未至宅数百步，悉屏仪卫，步行至门，方得见。及毅死，不涉于难。人皆高之。乙卯，裕至江陵，镇恶迎拜于马首曰：“仰仗大威，贼已授首，幸不辱命。”裕曰：“我知非卿不能了此事也。”荆州文武相率迎降。收郗僧施斩之，余皆不问。捷音至京，举朝相庆。

时诸葛长民已有异志，闻之不悦。先是裕将西讨，使长民监太尉留府事。又疑其不可独任，加穆之建武将军，配兵力以防之。以故长民益自疑，犹冀毅未即平，与裕相持于外，可以从中作难。及闻毅死，大失望，谓穆之曰：“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杀韩信。吾与子皆同功共体者也，能无危乎？”穆之不答，密以其言报裕。裕乃潜为之防。以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，留镇江陵，而身还建康。大军将发，长史王诞请轻身先下。裕曰：“长民迩来颇怀异志，在朝文武恐不足以制之，卿詎宜先下。”诞曰：“长民知我蒙公垂盼，今轻身单下，必当以为无虞，乃可少安其意耳。”裕笑曰：“卿勇过贲、育矣。”乃听先还。裕既登路，络绎遗輜重，兼程而下，云于某日必至。长民与公卿等，频日奉候于新亭，而裕淹留不还，辄爽其期，候者皆倦。乙丑晦，裕乘轻舟径进，潜入东府。公卿闻之，皆奔候府门，长民亦惊趋而至。裕先伏壮士丁旰于幔中，单引长民入，降座握手，殷勤慰劳。俄而置酒对饮，却人闲话，凡平生所不尽者，皆与之言。长民甚悦。酒半，裕伪起如厕，忽丁旰持刀从幔后出，长民惊起，而刃已及身，遂杀之。裕命舆尸付廷尉，并收其弟

---

晡（b，音逋）——申时，即下午三时至五时。

彭越——西汉昌邑人，字仲。秦末聚兵起义，后归刘邦，多建奇功，封梁王，不久被人告谋反，诛灭三族。

贲、育——即孟贲、夏育，俱为古时勇士。

黎民。黎民有勇力，与众格斗而死。故时人语曰：“莫跋扈，付丁旰。”由是群臣恐惧，莫不悚息听命。

再说朝廷相安未久，旋又生出事来，费却一番征讨，历久方平。你道此事从何而生？先是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，勤劳庶务，抚恤民情，大得江汉心。有长子文思，嗣其兄谯王尚之后，袭爵于朝，与弟文宝、文祖并留京师。文思性凶暴，好淫乐，手下多养侠士刺客。离城十里，建一座大花园，以为游观之所，而兼习骑射。一日，走马陌上，见隔岸柳荫之下，有一群妇女聚立观望，内有一女，年及十五六，容颜绝丽，体态风流。文思立马视之，目荡心摇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此间何得有此丽人？”有识之者曰：“此园邻宋家女也。”妇女见有人看他，旋即避去。文思归，思念不置。有宠奴张顺，性奸巧，善伺主人意。文思托他管理国务，认得宋家，因进曰：“主人连日有思，得毋为宋姓女乎？如若爱之，何不纳之后房？”文思曰：“吾实爱其美，但欲纳之，未识其家允否？”张顺曰：“以主人势力求之，有何不允？”文思大喜，遂令张顺前去说合。

却说宋女小名玉娟，其父宋信已亡过三年，与母周氏同居，家中使唤止有一婢。父在时，已许字郎吏钱德之子，以年幼未嫁。宋姓虽非宦室，亦系清白人家。时值三春，随了邻近妇女，闲行陌上，观望春色，却被文思隔岸看见。当时母女归家，亦不在意。隔了一日，有人进门，口称司马府中差来，请周氏出见。周氏出来，问：“有何事见谕？”其人曰：“我姓张，系尊夫旧交。现在住居园中，又系近邻。今日此来，特为令爱作伐。”周氏曰：“吾女已许字人矣，有辜盛意。”张顺愕然曰：“果真许字人了？可惜送却一场富贵。宋大嫂，你道吾所说者何人？乃即府中王子也。王子慕令爱才貌，欲以金屋置之，故遣吾来求。此令爱福星所照，如何错过？”周氏曰：“小女福薄，说也无益。”便走过一边。张奴见事不谐，即忙走归，以周氏之言告知主人，文思怅然失望，谓张顺曰：“你素称能干，更有何计可以图他到手？”张奴曰：“计却有，但恐主人不肯行耳。”文思忙问：“何计？”张奴曰：“今日午后，竟以黄金彩缎，用盒送去，强下聘礼。晚间，点齐我们仆众，再用健妇数人，径自去娶。倘有不从，抢他归来，与主人成其好事。事成之后，他家纵有翻悔，已自迟了。”文思点头称善，遂命如计而行。

却说周氏自张顺去后，叮嘱女儿，今后不可出门，被人看见。正谈论间，忽听扣门声急，唤婢出问。小婢开门出来，见有五六人，捧着盘盒，一拥而入。早上来的这人，亦在其内，便向他道：“请你大娘出来，当面有话。”周氏听见人声嘈杂，走出堂中。张顺一见，便作揖道：“大嫂恭喜，我家主人欲娶令爱，特送黄金百两，彩缎十端，以作聘礼。请即收进，今夜便要过门。”周氏大惊道：“我女已受人聘，你家虽有势力，如何强要人家女儿？快快收去，莫想我受！”张顺笑道：“受不受由你，我们自聘定的了。”遂将黄金彩缎，放在桌上，竟自去了。周氏急忙走出，喊叫四邻。邻人不多几家，又是村农，惧怕王府威势，谁敢管这闲事。周氏喊破喉咙，无人接应，痛哭进内，向女儿道：“彼既强聘，必来强娶，此事如何是好？”母女相对而哭。思欲逃避他方，又无处可避。况天又渐黑下来，愈加惶惧。才到黄昏，门外已有人走动，坐至更深，大门一片声响，尽行推倒。灯球火把，塞满庭

---

金屋——用“金屋藏娇”典故。传说汉武帝年少时，见表妹阿娇，说是日后愿娶其为妇，并建金屋给她居住。

中，照耀如同白日。玉娟战战兢兢，躲在房中床上。周氏拦住房门，大叫救人。走过妇女数人，将他拉在一边，竟到房中搂着玉娟，将新衣与他改换。玉娟不依，一妇道：“到了府中，与他梳妆便了。”遂将他拥出房门上轿。斯时，玉娟呼母，周氏呼女，众人皆置不理。人一登轿，鼓乐齐鸣，灯球簇拥而去。邻里皆闭门躲避，谁敢道个“不”字。花轿去后，方有邻人进来，见周氏痛哭不已，劝道，“人已抬去，哭也无益。”又有的道，“令爱此去，却也落了好处，劝你将错就错罢。”周氏道：“钱家要人，教我如何回答？”邻人道：“钱家若来要人，你实说被司马府中抢去，只要看他有力量，与司马府争执便了。”说了一回，邻人皆散，周氏独自凄惶。

话分两头。玉娟抬入府中，出轿后，妇女即拥入房。房内红烛高烧，器用铺设，皆极华美。走过数个妇女，即来与他梳洗。始初不肯，既而被劝不过，只得由他打扮。送进夜膳，亦略用了些。不上一刻，文思盛服进房，妇女即扶玉娟见礼。文思执其手曰：“陌上一见，常怀想念。今夜得遂良缘，卿勿忧不如意也。”玉娟低头不语，见文思风流体态，言语温存，当夜亦一一从命了。

却说周氏一到天明，即报知钱家，言其女被司马府抢去。钱德气愤不过，即同周氏赴建康县哭诉情由。县主姓陆，名微，东吴人。为人鲠直，不畏强御。又值刘裕当国，朝廷清明，官吏畏法。接了状词，便即出票，先拿豪奴张顺审问。差人奉了县主之命，私下议道：“司马府中，如何敢去拿人？”有的道：“张顺住在郭外园里，早晚入城，吾们候在城门口拿他便了。”那知事有凑巧，差人行至城门，正值张顺骑马而来。差人走上，勒住马口道：“张大爷请下骑来，有话要说。”张顺下马道：“有何说话？”差人道：“我县主老爷请你讲话，现有朱票在此。”张顺道：“此时府中传唤，我不得闲。”差人道：“官府中事，却由不得你，快去，快去！”张顺道：“去也何妨。”便同差人至县，县主闻报，便即升堂。张顺昂然而入，见了县主，立而不跪。县主道：“你不过司马家奴，如何哄诱主人，强抢民家闺女，大干法纪？见了本县，尚敢不跪么！”张顺道：“这件事求老爷莫管罢。”县主拍案大怒道：“朝廷委我为令，地方上事，我不管谁管！”喝令扯下重打四十。左右便将张顺按倒在地，打至二十，痛苦不过，只得求饶。县令道：“既要饶打，且从实供来。”张奴怕打，悉将强抢情由供出。县主录了口词，吩咐收监，候申详上司，请旨定夺。有人报知文思，文思不怕县令，却怕其事上闻，刘裕见责，玉娟必断归母家，如何舍得。数次央人到县说情，求他莫究。县令执法不依，文思计无所出。或谓之曰：“府中侠士甚众，县既不从，不如潜往杀之，其狱自解。”文思气愤不过，遂依其说。潜遣刺客入县，夜静时，悄悄将县令杀死。明日，县中亲随人等，见主人死得诧异，飞报上司。裕闻报道：“贼不在远。着严加搜缉。”既而踪迹渐露，访得贼在司马府中。遂命刘穆之悉收文思门下士拷问，尽得其实。裕大怒。从来说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遂收文思于狱，其强抢之女，发还母家，听行更嫁。奏过请旨，旨意下来，其党与皆斩，文思亦令加诛。休之闻之，上表求释，愿以己之官爵，赎其子罪。裕不许。然遽诛之，又碍休之面上，因将文思执送荆州，令休之自正其罪。休之不忍加诛，但表废其官，使之闲住江陵。裕怒曰：“休之不杀文思，以私废公，目无国法。此风何可长也！”因征休之来京，并欲黜之。

诏至江陵，休之欲就征，恐终不免；欲拒命，虑力不敌，忧惧不知所出。参军韩延之曰：“刘裕剪灭宗藩，志图篡晋。将军若去，必不为裕所容，如何遽就死亡？若不受命，大兵立至，荆州必危。我尝探得雍州刺史鲁宗之素不附裕，久怀异志。其子竟陵太守鲁轨勇冠三军。今若结之为援，并二州之力以拒朝廷，庶州土可保。”休之曰：“今烦卿往，为我结好于宗之。”延之领命，往说宗之曰：“公谓刘裕可信乎？”宗之曰：“未可信也。”延之曰：“司马公无故见召，其意可知。次将及公，恐公亦不免于祸。今欲与公相约，并力抗裕，公其有意乎？”宗之曰：“吾忧之久矣。苦于势孤力弱，若得司马公为主，敢不执鞭以从。”延之请盟，于是宗之亲赴荆州，与休之面相盟约，誓生死不相背负。盟既定，连名上表罪裕。裕阅其表，大怒，遂杀休之次子文宝、文祖，下诏讨之。差将军檀道济将兵三万，攻襄阳一路。江夏太守刘虔之屯兵三连，立桥聚粮以待道济。又命徐逵之将兵一万为前锋，王允之、沈渊子、蒯恩佐之出江夏口。身统大军为后继，诸将皆从。先是韩延之曾为京口从事，与裕有旧。裕密以书招之。延之接书，呈示休之，即于座上作书答云：

承亲帅戎马，远履西畿，阖境士庶，莫不惶骇。何者？莫知师出之名故也。今辱来疏，知以谯王前事，良增叹息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款怀待物，当于古人中求之。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德委诚，每事询仰。谯王往以微事见劾，犹自表逊位，况以大过而当默然耶？前以表奏废之，所不尽者命耳。推寄相与，正当如此。而遽兴甲兵，所谓“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”！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，谁不见足下此心，而复欲欺诳国土！来示云：“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。”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谓“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”者乎！刘藩死于阖闾之门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，甘言谄方伯，袭之以轻兵，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，阍外无自信诸侯，以是为得算，良可耻也。贵府将吏及朝廷贤德，皆寄性命以过日，心企太平久矣。吾诚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。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！必未能自投虎口，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。假令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共臧洪游于地下。不复多言。

书竟，即付来使寄裕。裕视书叹息，以示将佐曰：“事人当如此矣。”其后，延之以裕父名翹，字显宗，乃更其字曰显宗，名其子曰翹，以示不臣刘氏。

却说休之知裕军将至，飞报宗之。宗之谓其子轨曰：“刘裕引大军攻江陵，道济以偏师取襄阳，汝引兵一万，去迎道济。吾同体之去迎刘裕。”轨奉命辄行，将次三连，探得道济军尚未至，虔之全不设备，遂乘夜袭之。虔之战死，一军尽没。轨既胜，便移兵来拒徐逵之等。逵之等闻虔之死，皆大怒欲战，蒯恩止之曰：“鲁轨，骁将也。今乘胜而来，其锋甚锐，不可轻敌。不如坚兵挫之，俟其力倦而退，然后击之，可以获胜。”逵之不从，遂出战，两军方交，鲁轨拍马直取逵之。逵之不能敌，被轨斩于马下。允之、渊子大呼来救，双马齐出，夹攻鲁轨。怎当轨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二将皆非敌手，数合内，轨皆斩之。由是东军大败，蒯恩走免。斯时裕军于马头，闻前锋败，大怒，正议进兵，忽有飞报到来，言青州司马道赐反，刺史刘敬宣被害。裕闻之大恸，挥泪不止。

你道敬宣何以被害？先是裕虑荆、襄有变，故于青、齐、兖、冀数处，各用腹心镇守。时敬宣镇广固，其参军司马道赐，宗室之疏属也。闻休之反叛，潜与之通，密结敬宣亲将王猛子等，谋杀敬宣，据广固以应休之。一日，进见敬宣，言有密事，乞屏人语。左右皆出户，独猛子逡巡在后，取敬宣备身刀杀敬宣，道赐持其头以出，示众曰：“奉密诏诛敬宣，违者立死！”左右齐呼司马道赐反，外兵悉入，遂擒道赐及其党，皆斩之，乱始定。文武佐

吏守广固以待命。裕知敬宣死，祸由休之，恨不立平江陵。一面遣将去守广固，一面会集诸将，刻期济江。未识荆、雍之兵若何御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卷 任诸将西秦复失 行内禅南宋聿兴

话说休之、宗之知东军大上，刘裕自来，遂合兵五万，临江岸置阵，以拒来师。岸高数丈。其壁如削。阵前枪刀密布，矢石列排，真如铜墙铁壁，无懈可击。裕驱兵直进，下令曰：“先登者有赏。”于是众力同奋，那知登未及半，上面箭如雨下，纷纷俱坠，死者相继，无一能登岸者。裕怒，披甲欲自登，诸将劝止不从。主簿谢晦趋前，抱住不放。裕抽剑指晦曰：“我斩卿。”晦曰：“天下可无晦，不可无公。”裕乃止。时胡藩领游兵往来江津，裕呼之使登，藩有难色，不即遽上。裕大怒，厉声呼左右收来斩之。藩见左右持刀赶来，顾而谓曰：“正欲击贼，不得奉教。”乃以刀头穿岸，少容足指，腾身而上。连杀数人，由是随之者稍多。大军因而乘之，遂皆登岸。呼声动地，无一以当百，西军大溃。宗之、休之走，裕挥诸将追之。追下数里，忽见一枝军喊杀而来，挡住去路。追者见有接应人马，便按兵不追。你道接应何人？乃是鲁轨在后，知前军交战，恐防有失，赶来相助，恰好救了败残人马。休之、宗之见鲁轨兵到，心下稍安，收集逃亡，再整军马，已丧十分之三。休之欲退保江陵，轨请再申一战，以决胜负，乃复结阵以待。

却说檀道济从别路出师，探得荆、襄之兵尽聚江上，本州无备，乃引兵突至江陵，命勇将薛彤、高进之乘夜扒城而入，一鼓下之。既克江陵，复进兵襄阳。襄阳守将李应之开门出降，于是荆、雍皆得。斯时休之方图再战，忽闻根本已倾，惊得魂不附体，谓左右曰：“前有强敌，退无归路，若何而可？”左右劝其北走，遂同宗之焚营宵遁。行未数日，军士不乐北行，散亡殆尽。亏得休之平素爱民，民见其败，争为之卫送出境。王镇恶追之，不及而还。于是休之、宗之等，并降于魏。裕嘉道济之功，加号镇北将军，留守荆、雍，而班师以归。

当是时，裕功业日隆，强藩尽灭，凡宗室之有才望者皆惧见害，出奔异国。然裕意中欲俟关、陇平定，然后受禅，故犹存晋朔。一日，闻秦主姚兴死，子泓立，诸子构难，关中大乱。裕喜谓穆之曰：“吾今日举秦必矣。”乃下令戒严，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监太尉留府事，穆之为左仆射，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，徐羨之副之。丁巳，裕发建康，命王镇恶将步军一万为前锋，自淮、淝向洛，檀道济及胡藩将兵趋阳城；沈林子与傅宏之将兵趋武关；沈林子同王仲德将水军出石门，自汴入河；身统大军为后继。穆之谓镇恶曰：“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，卿其勉之。”镇恶曰：“此行不克关中，誓不复济江！”九月，诸将入秦境，所向皆捷。秦之诸屯守兵，皆望风降附。既而进攻洛阳，克之。引兵径前，直抵潼关。秦主惧，命姚绍为大将军，督步骑五万守潼关。镇恶等不得前。久之，军中乏食，众心危惧。或欲充辎重，还赴大军。沈林子按剑怒曰：“相公志清六合，今许、洛已定，关右将平，事之济否，系于前锋。奈何沮乘胜之气，弃垂成之功乎？且大军在远，贼众尚强，虽欲求还，岂可得乎？下官授命不顾，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。未知二三君子，将何面目以见相公之旗鼓耶？”众闻其言，乃不敢退。镇恶亲至弘农，说谕百姓。百姓竞送义租，军食复振。进攻秦军，大破之，遂克潼关，姚绍奔还。十三年五月，裕大军至陕。沈林子、傅宏之亦克武关，入攻峽、柳。秦主欲自将拒裕，而恐林子等袭其后，欲先击灭林子，然后倾国东出。乃帅步骑数

万，奄至青泥。田子欲战，傅宏之以众寡不敌止之。田子曰：“兵贵用奇，不必在众。且今众寡相悬，势不两立，若彼结围既固，则我无所逃矣。不如乘其始至，营阵未立，先往薄之，可以有功。”遂率所领先进，傅宏之继之。秦兵合围数重，田子抚慰士卒曰：“诸君冒险远来，正求今日之战，死生一决，封侯之业，于此在矣。”士卒闻之，皆踊跃鼓噪，执短兵奋击，秦军大败。斩馘万余级。秦主奔还，与姚丕共守灊上。

镇恶引军入渭，长趋长安，乘蒙冲小舰，行船者皆在舰内。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，皆惊以为神。镇恶至渭桥，令军士食毕，持仗登岸，后登者斩。众毕登，镇恶暗使人悉断舰缆，渭水迅急，舰皆随流去，倏忽不知所在。时秦兵尚有数万，镇恶谕士卒曰：“吾属并家在江南，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楫衣粮，皆已随流而去。今进胜则功名俱显，不胜则骸骨不返，无他歧矣。卿等勉之！”乃身先士卒，进击秦军。众战士无不腾踊恐后，大破姚丕于渭桥。秦主泓引后军来援，反为败卒所蹂践，不战而溃。左右亲将皆死，单马还宫。镇恶乘胜驰入平朔门，进围其宫。泓涕泣无计，将出降。其子佛念年十一，谓父曰：“晋人将逞其欲，虽降必不免，不如引决。”泓怆然不应，佛念登宫墙自投而死。癸亥，泓率妻子群臣，诣镇恶垒门请降。镇恶收以属吏，城中夷晋六万余户，镇恶以国恩抚慰，号令严肃，百姓安堵。七月，裕至长安，镇恶迎于灊上。裕劳之曰：“成吾霸业者，卿也。”镇恶再拜谢曰：“明公之威，诸将之力，镇恶何功之有！”裕入秦宫，收彝器、浑天仪、土圭等，其余金玉、缯帛、珍宝，皆以颁赐将士。秦东平公姚赞帅其宗族诣裕降，裕皆杀之。送秦主姚泓至京师，斩于市。

裕既平秦，欲留长安，经略西北。一日，闻报刘穆之卒，如失左右手，谓诸将曰：“本欲与诸君共事中原，今根本无托，不得不归矣。”乃留次子义真镇关中，以王修、王镇恶、沈田子、毛德祖四人辅之，而身东还。时义真年十二也。

先是，夏王勃勃闻裕伐秦，谓群臣曰：“姚泓非裕敌也，且其兄弟内叛，安能拒人！裕取关中必矣。然裕不能久留，必将南归，留子弟及诸将守之，吾取之如拾芥耳。”乃秣马砺兵，进据安定。及闻裕还江南，奋袂大喜。即命其子赫连璜为前锋，帅骑二万向长安，身督大军为后继。沈田子出兵拒之，畏其众盛不敢进。王镇恶谓王修曰：“公以十岁儿付吾曹，当共思竭力，而拥兵不进，虏何由退！”请自出击。至军，责田子不进。田子素与镇恶不睦，以其恃功骄纵，恨之切齿，至是益怒。又军中讹言，镇恶欲尽杀南人，据关中反。乃托以议事，请至军中，斩之幕下，矫称受裕令诛之。报至长安，诸将皆大惊。义真与王修被甲登城，以察其变。俄而田子帅数十骑至，言镇恶反。修命执之，数以专戮罪斩之。夏兵至，修同傅宏之出拒，连战皆胜，赫连璜乃退。又义真年少，赏赐左右无节，王修每裁抑之。左右皆怨，乃谮修于义真曰：“田子杀镇恶，坐以反罪杀之。今修杀田子，是亦反也。”义真

---

薄——通“搏”。

馘（guó，音国）——割取耳朵。古代作战以割取敌方耳朵计功。

夷——指当时东部的少数民族居民。

彝器——祭祀用的青铜祭器，如钟、鼎之类。

浑天仪——古代测天体位置的仪器，类似现在的天球仪。

土圭——古代用来测日影、正四时和测量土地的器具。

信以为实，遂杀修。由是人情离骇，莫相统一。夏兵复来，义真悉召外兵入长安，闭门拒守。关中郡县悉降于夏。

裕初闻田子杀镇恶，王修杀田子，而义真又杀修，大骇；继闻勃勃进攻长安，料义真必不能守，乃命朱龄石赴长安代之，戒之曰：“卿至，敕义真轻装速发。既出关，斯可徐行。若关右必不可守，可与俱归。”那知龄石未至长安，义真已弃城而东。赫连璜率众三万追之。龄石遇之于途，谓义真曰：“速行乃可以免。今载货宝辎重，日行不过十里，虏至何以待之！”义真不从。俄而，夏兵大至，傅宏之等断后，力战连日，至清泥大败，宏之、龄石及诸将皆死。会日暮，夏兵不穷追，义真左右殆尽，独逃草中。参军段宏单骑追寻，缘道呼之。义真识其声，乃从草中出曰：“君非段中兵耶？身在此，然不能归矣。可刎身头以南，使家君望绝。”宏泣曰：“死生共之，下官不忍。”乃束义真于背，单马而归。裕闻青泥败，未识义真存亡，大怒，刻日北伐。谢晦谏曰：“士卒雕敝，请俟他年。”不从。会得段宏启，知义真得免，乃止。

十四年冬十月，诏进宋公爵为王，增十郡，建宋王府于京口。自置相国以下官属，加殊礼，进萧太妃为太后，世子为太子。先是，王以讖言云：昌明之后，尚有二帝。使侍郎王韶之结帝左右，密谋弑帝。帝即崩，乃称遗诏，奉琅琊王德文即皇帝位，改元元熙，是为恭帝。恭立一载，王欲受禅而又难于发言，乃集朝臣宴饮，从容言曰：“桓玄篡位，鼎命已移。我首倡大义，兴复帝室。南征北伐，平定四海。功成业著，遂荷九锡。今年将衰暮，崇极如此，物忌盛满，非可久安。今欲奉还爵位，归老京师，卿等以为何如？”群臣盛称功德，莫喻其意。日晚坐散，中书令傅亮至外，恍然悟曰：“王欲自帝矣，乌可不成其业！”遂复入，行至宫门，而门已闭。乃叩扉请见，王命开门见之。亮入，但曰：“臣暂还都。”王解其意，无复他言，唯云：“卿去，须几人相送？”亮曰：“数十人可也。”即时奉辞，亮出，时已二鼓，见长星竟天，拊髀叹曰：“吾尝不信天文，今始验矣。”夏四月，亮至建康，以内禅事谕群臣。群臣皆俯首听命。于是下诏征王入朝。

再说恭帝即位以来，明知此座不久，常怀疑惧。一日，傅亮叩阍来见，帝坐便殿见之。亮入再拜，启于帝曰：“宋王功德隆重，人心久归。愿陛下下法尧禅舜，以应天命。”帝曰：“如是，当作禅文。”亮即袖中取草呈上，请帝自书。帝欣然操笔，谓左右曰：“桓玄之时，晋氏已无天下，重为刘公所延，将二十载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遂书赤书为诏。诏曰：

隆替无常期，禅代非一族，贯之百王，由来尚矣。晋道陵迟，仍世多故，爰稽元兴，祸难既积。安皇播越，宗祀堕泯，则我宣、元之祚，已堕于地。相国宋王，天纵圣德，灵武秀世，

---

缘道——围绕着道路。

讖（chèn，音趁）言——指预言吉凶的言辞。

鼎命——指帝位。

九锡——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。

隆替——指朝代的更替、迭换。

陵迟——衰落。

爰（yuán，音元）——于是。

天纵——上天所赋予。

一匡颓运，再造区夏，固以兴灭继绝矣。乃三孚伪主，开涂五都，雕颜卉服之乡，龙荒朔漠之长，莫不回首朝阳，沐浴玄泽。故四灵效瑞，川岳启图，嘉祥杂遝，体应炳著。玄象表革命之期，华夷著乐推之愿。代德之符，著于幽显。瞻乌爰止，允集明哲。夫岂延康有归，咸熙告谢而已哉。朕虽庸暗，昧于大道，永鉴废兴，为日已久。念四代之高义，稽天人之至望，予其逊位别宫，归禅于宋，一依唐虞、汉魏故事。

禅诏既下，群臣请帝出宫，以让新天子即位。帝曰：“天下犹非吾恋，况一宫乎！”

甲子，帝逊居于琅琊旧第，百官拜辞。秘书监徐广流涕哀恻，谢晦谓之曰：“徐公得毋过戚？”广曰：“君为宋朝佐命，身是晋室遗老，悲欢之事，固不同也。”丁卯，宋王裕至石头，群臣进玺绶，乃为坛于南郊，即皇帝位。文武百僚朝贺毕，自石头备法驾，入建康宫，临太极殿，建号大宋，改元永初。奉帝为零陵王，降褚后为妃。优崇之礼，皆依晋初故事。建宫于秣陵县，以兵守之。庚午，立七庙，追尊父翹为孝穆皇帝，妣赵氏为孝穆皇后。上事继母萧太后素谨，春秋已高，每旦入朝，未尝失时刻，及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又大封功臣宗室，增赐从兄怀敬食邑五百户，报其母乳哺之恩也。傅亮、徐羨之、檀道济等，俱增位进爵。追封已故左仆射刘穆之为南康郡公，左将军王镇恶为龙阳县侯。

上思念穆之不置，谓左右曰：“穆之不死，当助我治天下。可谓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又曰：“穆之死，人轻易我。”其子刘邕，虽袭父爵，而上不重用。左右或言于上，上曰：“吾岂不知邕为穆之子？但其人有奇癖，非人情不可近。”盖邕嗜食疮痂，以为味似鳊鱼。初为南康郡，其吏役二百许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鞭之见血，结痂必送进，取以供膳。尝诣孟灵休，灵休先患炙疮，痂落在床，邕取食之。灵休大惊，问：“何食此不洁？”邕曰：“吾性嗜此。”灵休因将痂之未落者，尽剥取以给之。邕去，因与友人书曰：“刘邕向顾见啖，遍体流血。”闻者皆以为笑，以故见恶于帝。

却说帝恐零陵尚存，人心未一，密以毒酒一瓶，授郎中令张伟，使往鸩之。伟叹曰：“鸩君以求生，不如死。”乃于道自饮而卒。先是零陵逊位，深虑祸及，与嫔妃共处一室，自煮食于床前。饮食所资，皆出褚妃之手，故宋人莫得伺其隙。侍中褚谈之，褚妃兄也。帝令谈之探妃，妃出别室，与兄相见。兵士遂逾垣而入，进药于王。王不肯饮，曰：“佛教自杀者，不复得人身。”兵入以被掩杀之。帝闻其死，率百官临朝堂三日，葬以帝礼，谥曰恭帝。后人有诗悼之曰：

虚号称尊仅一年，床前煮食剧堪怜。

晋家气数应当尽，一线如何许再延？

且说帝自受禅以来，勤于政事，力矫前代之弊，从此人民乐利，天下父安。一日，帝视朝，百官皆集，问曰：“当今之事，何者宜先？”群臣请立太子以固国本，帝从之。乃先封诸子义真为庐陵王，义隆为宜都王，义康为彭城王，追谥故妃臧氏为敬皇后，而立义符为太子。初帝常在军中，战争无虚日，年近五十，尚无子。至晋义熙二年，始生太子于京口，得之甚喜。及长，有勇力，善骑射，解音律，常命刘穆之辅之。留守京师。然性好淫乐，

---

区夏——诸夏之地，指中国。

殄（tǐn，音腆）瘁——困苦，困病。

多狎群小，帝以其长立之，屡戒不悛。因谓谢晦曰：“吾思神器至重，不可使负荷非才。今太子多失，卿以为庐陵何如？”晦曰：“陛下既思存万世，其事不可不慎，臣请往而观之。”出造庐陵，庐陵知晦从帝所来，殷勤相接，与之坐谈今古，议论风生，语纷纷不绝。晦默然相向，数问数不答。还谓帝曰：“德轻于才，非人主也。”帝乃止，储位得不易。未几，帝不豫，徐羨之、傅亮、谢晦、檀道济入侍汤药。越数月，帝疾甚，召太子诫之曰：“檀道济虽有干略，而无远志。徐羨之、傅亮当无异图。谢晦数从征伐，颇识机变，若有同异，必此人也。”又为手诏曰：“后世若有幼主，朝事委宰相，母后不许临朝。”徐、傅、谢、檀四人，同受顾命。癸亥，帝殁于西殿，享年六十七。

先是，帝居大位，节己爱人，严整有度，目不视珠玉，后廷无纨绮之服，丝竹之音。宁州献虎魄枕，光色灿丽，帝得之大喜。左右疑其爱之也。帝曰：“吾闻虎魄能冶金创。”命捣而碎之，以给北征将士。平秦之日，得一美女，容貌绝佳，乃秦主兴从妹。帝纳之，宠爱无比。因之早卧宴起，颇废政事。一日，谢晦进见，时帝方拥美人共寝，内侍不敢报。晦屏立门外，候至日午，帝方起。晦因谏曰：“陛下一代英雄，平生不好女色，年近迟暮，而以有用之精神耗于无用之地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帝立悟，即时遣出。性尤坦易，出入仪卫甚简，常著木齿屐步出西掖门，幸徐羨之宅，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。又微时多符瑞，及贵，史官审以所闻，宜载之简策，以昭示来世，帝拒而不答。疾既重，群臣请祷上下神祇，不许，惟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宗庙而已。其豁达大度，有类汉高，故能诛内靖外，功格宇宙，为宋高祖。

高祖既崩，群臣奉太子即位，是为少帝。大赦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立妃司马氏为后，徐羨之、傅亮为左右仆射，谢晦为卫将军，同掌国政。时魏师南侵，命檀道济领南兖州刺史，镇广陵以拒之。是时，新主当阳，旧臣在位，纪纲法度，一遵永初之政。正是上下相安，天下从此可以无事。那知新主即位未几，又生出一番变动来，且听下回分割。

## 第九卷 废昏庸更扶明主 杀大将自坏长城

话说少帝即位以后，全无君人之度，狎昵左右，游戏无节，时时使枪弄棒，鼓鞞之声震于外庭。又在后园凿一大池，周围数里，号天渊池。造龙舟于中，日夕游宴为乐。高祖所积内库宝物，不上三月，耗费殆尽。群臣屡谏不从。徐羨之、傅亮深以为忧，谓谢晦曰：“幼主所为如此，高祖之业必为堕坏，奈何？”晦曰：“嗣子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废之。吾侪宁负嗣主，不负社稷。”羨之以为然，于是密谋废立。晦又曰：“今若废帝，次立者应在庐陵。庐陵非守成之主，此不可不慎也。”

先是，庐陵性警悟，举动轻易，向执政多所求索，执政不与，庐陵深以为怨，数有不平之言。故诸臣不欲奉以为主，乘其与帝有隙，先表奏其罪恶，废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义真既黜，徐、傅便欲废帝。以檀道济先朝旧将，同受顾命，且有兵众，威服殿省，必得与之共事，乃无后患。于是遣使兖州，征道济入朝。有中书郎邢安泰者，典宿卫兵，结之为内应。俄而道济至京，羨之等邀至第中，告以废立之事。道济曰：“废之更何所奉？”羨之曰：“宜都王素有令望，又多符瑞，可立也。”道济以为然。甲申，谢晦托以领军府败，起工修治，聚将士于府内，明晨举事。夜邀道济同宿，晦怀恐惧，反侧不得眠。道济则鼾呼而寝，晦因此服其胆量。诘旦，道济引兵居前，羨之等继后，入自云龙门，邢安泰先戒宿卫，莫有御者。直至内殿，问帝何在？宫人曰：“昨帝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沽卖。夕游天渊池，即龙舟而寝。”众遂入园求帝，时帝未起。内侍报有兵至，帝大诧异，方下床，军士已跃入龙舟。杀二内侍，帝格之伤指。扶出船头，以兵卫之，拥入东阁。徐、傅等即矫称太后令，数帝过恶，收其玺绶，降为营阳王，送归故太子宫。群臣拜辞，后又迁帝于吴，使邢安泰弑之，并杀庐陵于新安，闻者悲之。

是时，九重无主，宜都王尚在荆州。羨之与亮欲先树外援，乃除谢晦都督荆、襄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精兵旧将，悉配麾下。傅亮始率行台百官，奉法驾，迎宜都王于江陵，入承大统。亮行数日，遇蔡廓于途，问以时事。廓曰：“营阳在吴，宜厚加供奉。倘一旦不幸，诸君有弑主之名。欲立于世，将可得耶？”时亮已与羨之议害营阳，不知其已弑也，亟驰信止之，已无及矣。羨之大怒曰：“与人共计议，如何旋背，即卖恶于人耶？”既而亮至江陵，率百僚诣王第，上表进玺绶，行九叩礼。宜都王时年十八，下教曰：

猥以不德，谬降大命，顾已惊悸，何以克堪。辄当暂归朝廷，展哀陵寝，并与贤彦，申写所怀。望体此心，勿为辞责。

继闻营阳、庐陵二王死，大惊，驾不敢发。司马王华曰：“先帝有大功于天下，四海所服。虽嗣主不纲，人望未改。徐羨之中材寒士，傅亮布衣诸生，非有晋宣帝、王大将军之志明矣。受寄崇重，未容遽敢背德。畏庐陵严断，将来必不自容，故先废之。以殿下宽睿慈仁，远近所知，越次奉迎，冀以见德。又羨之等五人同功并位，孰肯相让？就怀不轨，势必不行。废主若存，虑其将来受祸，故此杀害。不过欲握权自固，以少主仰待耳。殿下但当长驱至京，以副天人之心。”长史王昙首、南蛮校尉到彦之皆劝王行。王乃

肆——店铺。

猥（w i，音萎）——骤然。

副——相称，相配。

命王华留总后任，使到彦之将兵前驱。彦之曰：“料彼不反，便应朝服顺流，若使有虞，此师既不足恃，反开嫌隙之端，非所以副远近之望也。”王乃止。令百官皆从行，而留彦之镇襄阳。是日，方引见傅亮，对之号泣，哀动左右。既而问及义真、少帝遭害本末，悲哭呜咽，侍侧者莫能仰视。亮局蹐不宁，流汗沾背，不敢对而出。王于是就道，严兵自卫，台兵不得近步伍。行次大江，有黑龙跃负王舟，左右皆失色。王曰：“此大禹所以受命也，我何德以堪之。”八月丙申，驾至建康，群臣迎拜于新亭。徐羨之私问傅亮曰：“王可方谁？”亮曰：“晋文景以上人。”羨之曰：“必能明我赤心。”亮摇首道：“未必。”

丁酉，即皇帝位于中堂，是为文帝。备法驾入宫，御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元嘉。文武赐位二等，诏复庐陵王先封，迎其柩还建康，徐、傅等大惧。诏谢晦赴任荆州。晦将行，与蔡廓别，屏人问曰：“吾其免乎？”廓曰：“卿受先帝顾命，任以社稷，废昏立明，义无可。但杀人二兄，而以之北面，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。”晦默然，然初惧不得去，既发，顾望石头城，喜曰：“今得脱矣。”时会稽孔宁子为帝谘议参军，及即位，以为步兵校尉，与侍中王华并有富贵之望。疾徐羨之、傅亮专权，构于帝曰：“徐、傅不除，大位终无安理。”帝本欲诛二人，并发兵讨晦，以其权尚重，故迟迟不发。闻二人言，益信。于是引用腹心，征到彦之于雍州，为中领军，委以戎政。彦之闻召，自襄阳南下。过荆州，谢晦虑其不过，已而彦之至杨口，步往江陵，深布诚款，留名马利剑以与晦，晦由此大安。

却说元嘉三年二月乙丑，帝已大权在握，乃下诏暴徐、傅、谢晦专杀二王之罪，命有司收之。且曰：“晦据有上流，若不服罪，朕当亲率六师，讨其不臣。”是日，黄门郎谢朏在朝闻之，飞报亮与羨之。羨之欲逃，乘内人问讯车出郭，步走至新林，知不免，入陶灶中自经死。亮乘车出郭门，为门者所执。上遣人以诏书示之，并谓曰：“以公江陵之诚，当使诸子无恙。”亮读诏书讫，曰：“亮受先帝布衣之眷，遂蒙顾托，黜昏立明，社稷之计也。欲加之罪，其何辞乎？”于是诛亮而徙其妻子于建安。戮羨之尸，杀其二子。收谢朏于狱。帝将讨晦，召道济于广陵。道济闻召即来，见帝于合殿。帝谓之曰：“弑逆之事，卿不豫谋，卿无惧焉。今欲委卿西伐，卿以为克否？”对曰：“臣昔与晦从先帝北征，入关十策，晦有其九。才略明练，殆为少敌；然未尝孤军决胜，戎事恐非其长。臣悉晦智，晦悉臣勇。今奉王命讨之，可未陈而擒也。”帝大悦。

却说谢晦闻徐、傅等诛，帝将讨己。于是先发二人哀，次发子弟凶问。既而自出射堂勒兵。晦从高祖征伐有年，指挥处分，莫不曲尽其宜。数日间，四远投集，得精兵三万，乃抗表上奏云：

故司徒徐羨之、故司空傅亮，忠贞自矢，功在社稷。陛下不察，横加冤酷，疑臣同逆，又下诏讨臣。伏惟臣等若志欲窃权，不专为国，初废营阳，陛下在远，武皇之子尚有童幼，拥以号令，谁敢非之？岂得溯流三千里，虚馆七旬，仰望鸾旗哉？故庐陵王义真本于营阳之世，积怨犯上，自贻非命。不有所废，将何以兴？耿弇不以贼遗君父，臣实效之，亦何负于宗室耶？

方——比拟。

矢——正直。

虚馆——无人之馆。此指离家出征。

“耿弇”句——耿弇，东汉扶风茂陵人，辅助光武帝，征战有功，封好畤侯。耿弇追南逐北、扫清残敌，

此皆王华、王昙首等险躁猜忌，谗构成祸，今当举兵以除君侧之恶。

晦上表乞，以弟谢遁为竟陵内史，司马周超佐之，将万人留守，自统精兵二万发江陵。大列舟舰，自江津至于破冢，旗旌蔽日。叹曰：“恨不以此为勤王之师也。”帝览表大怒，欲自讨之。乃命彭城王义康居守，亲统大军数万，以到彦之为前锋，檀道济继之，即日电发，络绎奔路。时谢晦在道，探得京军已发，谓其将庾登之曰：“彼既西上，吾且俟其至而击之，何如？”登之曰：“善，此乃反客为主计也。”晦乃停军江口，严阵以待。先是诸人为自全之计，以为晦据上流，道济镇广陵，各拥强兵，足制朝廷。羡之、亮秉权居中，可得持久。故到彦之军至，晦犹不以为意，及闻道济率众来，不觉失色，曰：“道济何为来哉？”然犹恃其强，欲力战胜之。恰值西北风起，遂乘风帆而上。那知行未数里，风势忽转，前后连亘，急令落帆掉桨，而西人离沮，无复斗心。道济亲立船头，挥众迎击，谓西军曰：“所诛者一人，汝曹何为与之俱死？”西军素服道济，闻其言，皆不战而溃，晦见大军瓦解，慌急无措，单领心腹数人，乘小船急走，连夜逃归江陵。帝闻前师克捷，大喜。遂自芜湖东还，命到彦之率师追之。

却说晦至荆州，众散略尽，乃携其弟遁七骑北走。遁体肥壮，不能乘马，晦每缓辔待之，不得速发。追兵至，执之，槛送建康。到彦之收谢氏子弟及周超等皆斩之，余从逆者并受其降。晦至建康，帝命与谢朏同斩都市。临刑，朏赋诗曰：

伟哉横海鳞，壮矣垂天翼。

一旦失风水，翻为蝼蚁食。

晦亦续之曰：

功遂侔昔人，保退无智力。

既涉太行险，斯路信难陟。

其女彭城王妃被发徒跣，抱晦而哭曰：“大丈夫当横尸战场，奈何狼藉都市？”晦有惭色。帝既诛晦，论平贼功，进道济为司空，封永修公、江州刺史，到彦之为南豫州刺史，以彭城王义康为侍中，委以国政。

义康帝之次弟，性聪察，曾为南徐州刺史。在州职事修治，与帝友爱尤笃。而帝自践祚以来，羸疾积年，心劳辄发，屡至危殆，义康尽心奉侍，药石非口所亲尝不进。或连夕不寝，总理内外，曲合帝心。故凡所陈奏，入无不可。方伯以下，并令义康选用。生杀大事，或自断决，帝亦不怪。由是势倾远近，朝野辐凑。每旦，府门常有车数百乘，义康引身相接，未尝懈怠。复能强记，耳目所经，终身不忘。好于稠人广席间标题所记，以示聪明。尝谓左右曰：“王敬弘、王球之属碌碌庸才，坐取富贵，那复可解！”然素无学术，不识大体。朝士有才用者，皆引入己府，私置僮仆六千余人。四方献馈，皆以上品荐义康，而以次者供御。帝尝冬月啖甘，叹其形味并劣，义康曰：“今年甘殊有佳者。”遣人还东府取之，大于供御者三寸。自谓兄弟至亲，不复存君臣形迹也。

先是，领军将军刘湛与仆射殷景仁素相莫逆，其进也，景仁实引之。湛既进，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，而一旦居前，意甚愤愤。又以景仁专管内任，谓为间己，猜忌渐生。知帝信仗景仁，宠遇不可夺，遂阴与义康相结，欲因

---

事见《后汉书·耿弇传》。

方伯——泛称地方长官。

宰相之力以回上意，倾黜景仁，独当时务，屡使义康毁之于帝。景仁对亲旧叹曰：“引之令入，入便噬人，吾且避之。”乃称疾解职。帝不许，使停家养病。又湛与道济不睦，而道济功名日甚，宠命频加，益忌之。会帝久疾不愈，自惧危笃，使义康具顾命诏。义康之党皆谓宫车一日晏驾，大业当归彭城，而虑道济立异，湛于是说义康曰：“道济屡立奇功，威名甚重，其左右腹心并经百战，诸子又有才气，主上若崩，道济不可复制，非大王之福也。盍先除之以绝后患。”义康信之，乃言于帝，召道济入朝。

当是时，魏方入寇，道济出师拒之，前后与魏三十余战，所向皆捷。军至历城，魏纵轻骑邀其前后，焚烧谷草，道济军乏食，乃自历城引还。军人有亡降魏者，告以食尽，魏人追之，众忧惧将溃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覆其上，魏军见之，谓道济资粮有余，以降者为妄而斩之。时敌人甚盛，骑士四合，道济命军士皆披甲，己白服乘舆。魏人疑有伏兵不敢击，稍稍引退，道济乃全军而返。归未逾月，忽有诏至，召之入京。其妻向氏曰：“高世之勋，自古所无，今无事相召，未识吉凶若何？”道济曰：“吾方全师保境，何负国家，而致患生不测！汝无虑焉。”遂行。既至建康，以帝疾未瘳，留之累月。会帝病稍间，召而见之，慰劳甚至，命即还镇。道济方出宫，帝忽昏迷不省人事。刘湛谓义康曰：“道济既召之来，未可纵之去也。”遂执之，下诏称道济潜散金货，招诱不逞之徒，因朕寝疾，规肆祸心，收付廷尉。道济见收，勃然忿怒，目光如炬，脱帻投地曰：“乃坏汝万里长城。”遂死。并诛其子十一人，又杀其参军薛彤、高进之。二人皆道济腹心，有勇力，号万人敌，时人比之关、张者。魏人闻之喜曰：“道济死，吴儿辈不足复惮矣。”后人作长歌挽之曰：

寄奴崛起开鸿烈，四方猛士归心切。

风虎云龙会一朝，就中道济尤瑰杰。

身经百战立奇功，血痕染得征袍红。

慑服强邻镇西土，手麾旄钺摆雄风。

一朝谗口纷纷集，鸟尽弓藏从古说。

韩侯见执黥彭烹，千古冤魂同一辙。

目光如炬发冲冠，投帻狂呼白日寒。

自坏长城真可惜，徒令志士心为酸。

呜呼！长城自坏亦已矣，宋祚倾颓魏人喜。

道济既死，帝在病中未知。及疾瘳，义康奏之。帝深惋惜，谓义康曰：“尔何匆遽若此？”义康曰：“刘湛为臣言，不杀道济，后必有患，臣故诛之。”帝由是怒湛。

却说湛初入朝，帝悦其才辨，每与谈论，必竟日始退，习以为常。至是帝为左右曰：“向吾与刘班言，每视日早晚，唯恐其去。今与刘班言，吾亦视日早晚，惟恐其不去。”湛亦觉帝宠渐衰，乃欲使后日大业，终归义康。阴结廷臣刘斌、刘敬文、孔胤秀等为死党，伺察禁省，有不与己同者，必千方构陷之。推崇义康，无复人臣之礼。帝闻之益怒。殷景仁密言于帝曰：“相王权重，群小党附，非社稷计，宜少加裁抑。”帝深然之，于是决意黜义康而诛湛等。一日，以密旨召义康入宿，留止中书省。其夜帝出华林园，坐延贤堂，召殷景仁。景仁卧疾五年，虽不见上，而密函去来，日以十数，形迹

---

帻(zé, 音泽)——包头巾。

周密，莫有窥其际者。至是闻召，犹称脚疾，坐小床輿入见。诛讨处分，帝皆委之。收刘湛付廷尉，下诏暴其罪恶，就狱诛之。并杀其三子，及其党刘斌、刘敬文、孔胤秀等八人。

先是骁骑将军徐湛之与义康尤亲厚，帝恶之，事败被收，罪当死。其母会稽公主，于兄弟为长嫡，素为帝所敬礼，家事大小，必咨而后行。高祖微时，有纳布衫袄，臧皇后手所作也。既贵，以付公主曰：“后世有骄奢不节者，可以此衣示之。”至是公主入宫，见上号哭，不复施臣妾之礼，以锦囊盛纳布袄，掷于帝前曰：“汝家本贫贱，此是吾母为汝父所作。今日得一饱餐，便欲杀我儿耶？”帝乃赦之。又吏部尚书王球，简淡有美名，为帝所重。其侄王履，贪利进取，深结义康、刘湛。球屡戒之，履不悛。诛湛之夕，履恐祸及，履不及穿，仓皇奔至球所求救。球命左右取履与之，饮以温酒，谓之曰：“常日语汝云何？”履怖惧不能答。球徐曰：“阿父在，汝亦何忧？”时帝本欲杀之，以球故，竟免其死，废于家。帝以湛等罪状示义康，义康叩头谢罪，上表求贬，乃出为江州刺史，幽之豫章。义康停省十余日，见帝拜辞。帝惟对之恸哭，余无所言。既发，帝遣沙门慧琳视之。义康曰：“弟子有还理否？”慧琳曰：“恨公不读数百卷书耳。”先是谢述累佐义康，数有规益，未几早卒，义康因叹曰：“昔谢述惟劝吾退，刘班惟劝吾进，今班存而述死，其败也宜哉！”及在安城读书，见淮南厉王长事，废书叹曰：“自古有此，我乃不知，此慧公所以恨我不读书也。罪何以免？”今且按下。

再说义康既出，不数月，景仁亦死。帝旁无信臣，唯詹事范蔚宗以文学见知，然亦不甚委任。有散骑郎孔熙先者，博学文史，兼通数术。其父为广州刺史，以赃获罪，义康救之得免。及义康迁豫章，熙先密怀报效。且以天文图讖，帝必以非道晏驾，由骨肉相残，江州应出天子，因欲弑帝，立义康。见朝臣内惟范蔚宗志意不满，可引与同谋，乃结蔚宗甥谢综，以交蔚宗。熙先家饶于财，数与蔚宗博，故为拙行，以财输之。蔚宗既利其财，又爱其文艺，由是情好款洽。一日，二人偶谈时事，熙先连称可惜者再。蔚宗问何惜？熙先曰：“吾惜文人以盖世之才，不立盖世之功耳。”蔚宗又问若何立功？熙先乃说之曰：“彭城王英断聪敏，人神攸属，失职南垂，天下愤怒。小人受先君遗命，以死报彭城之德。迩来人情骚动，天文舛错，此所谓时运之至，不可推移者也。丈人顺天人之心，结英豪之士，表里相应，发难于肘腋，然后诛除异己，崇奉明圣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小人请以七尺之躯，三寸之舌，立功立事，而归诸丈人。丈人以为何如？”蔚宗愕然不应。熙先曰：“又有过于此者，愚则未敢道耳。”蔚宗曰：“何为也？”熙先曰：“丈人奕叶清通，而不得连姻帝室。人以犬豕相遇，而丈人曾不耻之，欲矜矜自守，不亦惑乎？”盖蔚宗门无内行，有中葺之羞，为时鄙贱，故熙先以此激之。蔚宗果以为大戚，思欲建非常之事，一泄其辱，反意乃决。正是，狂言顿起萧

---

悛（qu n，音圈）——悔改，停止错误的举动。

履（jù，音巨）——鞋子。

淮南厉王长事——汉高祖刘长被封为淮南王，后因谋反，谪徙蜀郡，途中不食而死。

人神攸属——人与神相属。意谓彭城王具有神明特点。

奕叶——意即累世。

矜矜（k ng，音坑）——固执。

中葺（gù，音构）之羞——指妻子有外遇。

墙祸，治日偏多肘腋忧。但未识弑逆之计行于何时，且听下文再讲。

---

萧墙祸——萧墙，照墙。发生在照墙里面的祸端。比喻祸患产生于内部。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，而在萧墙之内也。”

## 第十卷 急图位东宫不子 缓行诛合殿弑亲

话说蔚宗听了熙先一番言语，遂怀反意，密结其甥谢综。府史仲承祖、丹阳尹徐湛之及彭城旧时亲厚者十余人，又有道人法略、女尼法静，皆感彭城旧恩，愿以死报。法静有妹夫许耀，领队在台，许为内应。一日，探得帝将出游，燕群臣于武帐冈，耀领台兵侍卫，蔚宗、湛之等皆从。遂谋以是日作乱，约定宴饮之次，蔚宗托有密事奏帝，请屏左右，耀便进前弑帝，尽杀左右大臣，蔚宗入居朝堂，奉迎义康即位。谋既定，专待临期行事，各如所约。

那知蔚宗是日侍饮，恐惧殊甚，耀在帝侧，扣刀挺立，屡目蔚宗，蔚宗垂首，默无一语。耀亦不敢动。俄而座散，徐湛之退而惧曰：“事无成矣，吾何与之同死！”密以其谋白帝。帝闻之大骇，急命有司收蔚宗、熙先、谢综等讯之。熙先望风吐款，辞气不挠。蔚宗初犹抵赖，以熙先承认，亦不敢辨。乃并下狱待决。上奇熙先之才，责吏部尚书何尚之曰：“使孔熙先年将三十，作散骑郎，那不作贼！”蔚宗在狱为诗曰：“虽无嵇生琴，庶同夏侯色。”初意入狱即死，而帝穷治其狱，遂经二旬。狱吏戏之曰：“外传詹事或当长系。”蔚宗闻之惊喜，谢综、熙先笑之曰：“詹事平日攘袂瞋目，跃马顾盼，自以为一世之雄。今扰攘纷纭，畏死乃尔耶？”临刑，蔚宗母至市，涕泣责之，以手击其颈，色不怍。妹及妓妾来别，蔚宗悲涕流连。谢综诮之曰：“舅殊不及夏侯色。”蔚宗收泪而止。遂与综、熙先及其子弟党与同日并诛。有司奏治彭城之罪，帝初不许，后因魏师犯瓜步，帝虑不逞之人，奉其为乱，赐死安城。

且说帝初即位，立妃袁氏为后，后性贤明，帝待之恩礼甚笃。初生太子劭，后详视良久，使宫人驰告帝曰：“此儿形貌异常，必破国亡家，不可举。”帝闻之，狼狽奔赴，至后殿户外，以手拨幔禁之，乃止。先是袁氏家贫，后尝就帝，求钱帛给之。而帝性节俭，所赐钱不过三五万，帛不过三五十匹。及潘淑妃生始安王浚，宠倾后宫，所求无不得。一日，后向帝求钱，嫌所得不多。宫人曰：“后有求，帝不肯与。若使潘妃求之，虽多必获。”后欲验其言，因托潘妃代求三十万钱，信宿便得。因此深为恚恨，郁郁成疾。从此不复见帝。及疾笃，帝至床前执手流涕，问所欲言。后终不答，直视良久，以被覆面而崩。时年三十六。帝甚痛悼，所住徽音殿五间，设神位于中，其殿常闭，非有诏不许擅开。有张美人者，尝以非罪见责，应赐死，从后灵殿前过，流涕大言曰：“今日无罪就死，先后有灵，当知吾冤。”说声未了，殿忽豁然大开，窗牖俱辟。职掌者驰白于帝，帝惊往视之，其事果实，美人乃得释。人以为袁后阴灵所护也。

再说太子劭既长，美姿容，好读书，便弓马，喜延宾客。意之所欲，帝必从之。既居储位，帝以宗室强盛，虑有内难，特加东宫兵，使与羽林相若，至有实甲万人。初，以潘妃承宠，致后含恨而死，深恶潘妃及始安王浚。浚惧为将来之祸，乃曲意事劭。劭更与之善，欢洽无间。有王鸚鹄者，东阳公主之婢，貌颇姣好。太子尝至主第，见而悦之，托言身倦，假寝后园，呼鸚

吐款——吐露真情。

嵇生琴——嵇生，魏晋时嵇康，为司马昭所杀。临刑之际犹在操琴。

夏侯色——夏侯，夏侯玄，魏晋时人，因谋杀司马师，被夷三族，临死无惧色。

鸚鵡侍，遂与之私。鸚鵡狡而淫，苟合时，能曲尽太子欢，太子大喜。其后鸚鵡又与浚私，弟兄传嬖之，公主弗禁也。劭与浚并多过失，数为上所诘责，常郁郁不快。一日，鸚鵡见太子色不豫，问其故。劭曰：“主上难事，吾安得早登大位，得遂所欲乎？”鸚鵡曰：“天子万福，太子岂能遽登大宝？莫若使女巫祈请天帝，使过不上闻，则太子可无忧矣。”劭深然之。你道女巫何人？此女姓严氏，名道育，吴兴人。初为妓家，有妖人常来留宿，授以采阳补阴、役使鬼物之术。后遂为巫，往来于富家巨室，其术颇有灵验，故东阳公主家亦得出入焉。鸚鵡尤与相善，常同床共宿，授以房中之术，故鸚鵡亦能蛊惑人，为太子所爱。一日，道育谓主曰：“天帝有宝物赐主，主后福无穷。”主初不信，其夜主卧于床，忽见流光若萤，飞入书筒中，急起开视，得二青珠，大以为神，由是劭与浚亦惑之。遂使作法祈请，令过不上闻。道育曰：“上天已许我矣，太子等纵有过，决不泄露。”劭等益敬事之，号曰“天师”。其后又为巫蛊，琢玉为帝形像，埋于含章殿前，使宫车早早晏驾。共事者惟道育、鸚鵡、始安王浚，及东阳府奴陈天与、黄门陈庆国数人，余莫知也。

会东阳公主卒，鸚鵡例应出嫁，陈天与先与之通，欲得之。后鸚鵡又与浚之私人沈兴远交好，厌薄天与，遂嫁兴远。天与有怨言，鸚鵡唆劭杀之，陈庆国惧曰：“巫蛊事，唯我与天与宣传往来，今天与死，我其危哉。且事久终泄，不如先自首也。”乃具以其事白帝。帝大惊，即遣收鸚鵡，封籍其家。劭惧，以书告浚。浚覆书曰：“彼人所为如此，正可促其余命，或是大庆之渐耳。”

先是二人往来书札，常谓帝为彼人，或谓其人。谓江夏王义恭为佞人，皆咒诅巫蛊之言。其书并留鸚鵡处，至是皆被收去。又搜得含章殿所埋玉人，帝益怒，命有司穷治其事。道育亡命，捕之不获。时浚镇京口，已有命为荆州刺史，移镇江陵，将入朝而巫蛊事发。帝惋叹弥日，谓潘淑妃曰：“太子图富贵，或祈我速崩。虎头复如此，非复思虑所及。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？”虎头，浚小字也。妃叩首求解，帝遣中使切责之，犹未忍加罪也。道育亡命后，变服为尼，匿于东宫，又逃之京口，匿于浚所。浚入朝，复载还东宫，欲与俱往江陵。道育偶过其戚张旻家，为人所告。帝遣人掩捕，得其二婢，云道育随始安王还都，今又逃往京口矣。帝方谓劭与浚已斥遣道育，今闻其犹相匿之，惆怅惋骇，乃与侍中王僧绰、仆射徐湛之、尚书江湛密谋废太子，赐始安王死。须俟道育捉到，面加检覆，方治二人之罪。

时帝诸子尚多，武陵王骏素无宠，故屡出外藩，不得留建康。南平王铄、建平王宏、随王诞皆为帝所爱，议择一人立之。而铄妃为江湛之妹，劝帝立铄。诞妃为徐湛之女，劝帝立诞。帝不能决。僧绰曰：“建立之事，仰由圣怀。臣请唯宜速断，不可稽缓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愿以义割恩，略去不忍之心，不尔便应坦怀如初，无烦疑论。宏机虽密，易致宣广，不可使难生虑表，取笑千载。”帝曰：“卿可谓能断大事，然此事至重，不可不殷勤三思。且彭城始亡，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。”僧绰曰：“臣恐千载之后，言陛下唯能裁弟，不能裁儿。”帝默然。既退，江湛谓僧绰曰：“卿向所言，毋乃太伤切直。”僧绰曰：“弟正恨君不直耳。”

帝自是每夜与湛之屏人语，或连日累夕，常使湛之自秉烛，绕壁检行，虑有窃听者。那知潘淑妃怪帝久不入宫，密密打听，已知帝有废太子、杀始安意，乃召浚入，抱之泣曰：“汝前咒诅事发，犹冀刻意改过，何意更藏道

育，帝怒不可解矣。我何用生为？可送药来，当先自尽，不忍见汝祸败也。”浚奋衣起曰：“天下事寻当自判，愿小宽虑，必不上累。”遽驰报劭曰：“事急矣，须早图之。”劭乃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、斋师张超之等共谋弑帝。每夜飨将士，或亲自行酒。僧绰觉其异，密以启闻。帝以严道育尚未解至，故迟不发。

癸亥夜，劭诈为帝诏云：“鲁秀谋反，汝平明帅众入。”因使张超之召集东宫甲士，豫加部勒，云有所讨。夜呼右军长史萧斌、左卫率袁淑、积弩将军王正见等并入宫。劭流涕谓曰：“主上信谗，将见罪废。内省无过，不能受枉。明旦当行大事，望相与戮力。”因起遍拜之。众惊愕，莫敢对。良久，淑、斌皆曰：“自古无此，愿加三思。”劭怒变色，斌惧曰：“当竭身奉令。”淑叱之曰：“卿便谓殿下真有是耶？殿下幼常患风，或是疾动耳。”劭愈怒，因盼淑曰：“事当克否？”淑曰：“居不疑之地，何患不克？但既克之后，不为天地所容，大祸亦旋至耳。假有此谋，犹宜中止。”左右引淑出曰：“此何事而可中止耶？”淑还省，绕床行，至四更乃寝。甲子，宫门未开，劭以朱衣加戎服上，乘画轮车，与萧斌同载，卫从如常日入朝之仪。呼袁淑甚急，淑高卧不起，劭停车奉化门，络绎遣人催之。淑不得已徐起，至车后，劭呼之登车。又辞不上，乃命左右杀之。

俄而内城开，劭从万春门入。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，劭乃以伪诏示门卫曰：“受敕有所收讨。”呼令后队速来，门卫信之，不敢诘。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，进及斋阁，直卫兵尚寝未起，门阶户席寂无一人。超之遂拔刃径上合殿。帝是夜与徐湛之屏人语，至旦烛犹未灭，见超之入，举几捍之。超之挥刃，帝五指皆落，遂趋前弑之。湛之惊起，急趋北户，户未及开，兵入杀之。后人有诗颂袁后之先见云：

天生梟獍 异常儿，何事君王不杀之？

羽翮养成行大逆，方知巾幗胜须眉。

劭进至合殿中间，闻帝已殂，出坐东堂，萧斌执刀侍立。呼中书舍人顾嘏，嘏震惧不即出。既至，劭问曰：“欲共见废，何不早启？”嘏未及答，即于座前斩之。江湛直宿上省，闻喧噪，知有变，叹曰：“不用王僧绰言，以至于此。”乃匿旁屋中，兵士搜出杀之。宿卫罗训、徐罕，皆望风屈服。独左细仗主卜天与不暇被甲，疾呼左右出战。徐罕曰：“殿下入，汝欲何为？”天与骂曰：“殿下此来为何，汝尚作此语？”遂拔箭射劭于东堂，几中之。劭党奋击，断臂而死。其队将张泓之、朱道钦亦皆战死。劭遂杀潘淑妃及帝亲信左右数十人，急召始安王浚。

时浚在西州府，未得劭信，未识事之济否，恇扰不知所为。舍人朱法瑜奔告曰：“台前喧噪，宫门皆闭，道上传言太子反，未测祸变所至。”浚阳惊曰：“今当奈何？”法瑜劝入据石头，浚从之。将军王庆曰：“今宫内有变，未知主上安危，凡在臣子，当投袂赴难。凭城自守，非臣节也。”浚不听，乃从南门出，径向石头，从者千余人。俄而劭遣张超之驰马召浚，浚屏人问状，即戎服乘马而去。朱法瑜固止之，不从。王庆亦扣马谏曰：“太子反逆，天下怨愤。殿下但当坚闭城门，坐食积粟，不过三日，凶党自离。情事如此，今岂宜去？”浚大言曰：“皇太子令，敢有复阻者斩！”既入见劭，

---

梟獍(jīng, 音竟)——传说梟为恶鸟，生而吃母；獍为恶兽，生而吃父。因以比喻不忠不孝或忘恩负义之人。

劭谓之曰：“潘淑妃为乱兵所害。”浚曰：“此是下情，由来所愿。”劭诈以帝诏，召大将军义恭、尚书何尚之，至则并拘于内。并召百官，至者才数十人，劭遽即位，改元太初。下诏曰：“徐湛之、江湛弑逆无状，吾勒兵入殿，已无所及，号惋崩衄，肝心破裂。今罪人斯得，元凶克殄，可大赦。”降诏毕，即称疾还永福省，不敢临丧，以白刃自守，夜则列灯不寝。以萧斌为尚书仆射、领军将军，何尚之为司空，诸逆徒拜官进爵有差。青州刺史鲁秀将赴任，劭留之于京，使掌库队，谓之曰：“徐湛之常欲相危，我已为卿除之矣。”舍人董元嗣乘间奔浚阳，具言太子弑逆，其事始彰。是时沈庆之为武陵王司马，密谓腹心曰：“萧斌妇人，不足有为。其余将帅，皆易与耳。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，此外屈逼，必不为用。今辅顺讨逆，不忧不济也。”

先是劭不知王僧绰之谋，用为司徒。及检文帝巾箱，得僧绰所奏飨士启，大怒，杀之。因诬北第诸王侯，云与僧绰同反，遂杀长沙、临川、桂阳、新渝诸王侯等。密赐沈庆之手书，令杀武陵王骏。庆之得书，来见王。王惧，辞以疾。庆之突入，见王于中堂，以劭书示之。王泣求入内，与母诀别，庆之曰：“下官受先帝厚恩，今日之事，唯力是视，焉肯辅逆，殿下何见疑之深？”王起再拜曰：“家国安危，皆在将军。”庆之即命内外勒兵。主簿颜竣曰：“今四方未如义师之举，劭据有天府，若首尾不相应，此危道也。宜待诸镇协谋，然后举事。”庆之厉声曰：“今举大事，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，何得不败？宜斩以徇众。”王令竣向庆之谢罪。庆之曰：“卿但任笔札事耳，勿预军机也。”王于是专委庆之处分。旬日之间，内外整办，人服其才。庚寅，武陵王戒严誓众，以沈庆之为主军元帅，襄阳太守柳元景为冠军将军，随郡太守宗慆为中兵将军，内史朱修之为平东将军，记室颜竣为咨议参军，移檄四方。于是各路州郡，闻之翕然响应。第一路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；第二路雍州刺史臧质；第三路司州刺史鲁爽；第四路青州刺史萧思话；第五路冀州刺史垣护之。一时并起，举兵赴难。

单有随王诞镇东吴，有强兵数万，将受劭命。其参军沈正谏之不从，退立于宫门之外，泣谓司马顾琛曰：“国家此祸，开辟未有。今以江南骁锐之众，唱大义于天下，其谁不响应？岂可使殿下北面凶逆，受其伪宠乎？”琛曰：“江南忘战日久，虽逆顺不同，然强弱亦异。当待四方有义举者，然后应之，不为晚也。”正曰：“天下未有无父无君之国，宁可自安仇耻，而责义四方乎？今正以弑逆冤丑，义不共戴，举兵之日，岂必求全耶！冯衍有言：‘大汉之贵臣，将不如荆齐之贱士乎？’况殿下义兼臣子，事关国家者哉！”琛乃与正复入说诞，诞遂不受劭命。闻武陵已建义，亦起兵应之。

先是文帝北拒魏师，劭常从军，自谓素习武事。及得志，语朝士曰：“卿等但助我理文书，勿措意戎旅，若有寇难，吾自当之。但恐贼虏不敢动耳。”及闻四方兵起，始忧惧戒严。

却说柳元景引兵先下，统领薛安都等十二军，发湓口，徐遗宝以荆州之众继之。丁未，武陵王驾发浔阳，沈庆之总中军以从。檄至建康，劭读之色变，以示太常颜延之曰：“此谁笔也？”延之曰：“颜竣笔也。”劭曰：“言辞何至于是？”延之曰：“竣尚不顾老臣，安能顾陛下！”劭怒稍解。劭欲尽杀从骏起兵者士民家口，何尚之曰：“凡举大事者不顾家，且多是驱逼，

---

翕(x，音吸)——和，顺。

冯衍——东汉时京兆杜陵人，字敬通，居贫年老，卒于家。

今忽诛其家室，正足坚彼意耳。”劭以为然，乃下诏一无所问。又疑旧臣不为己用，乃厚抚鲁秀、王罗汉，以军事委之。萧斌劝劭勒水军，自上决战，次之则保据梁山。江夏王义恭欲令劭败，恐义兵起于仓猝，船舫陋小，不利水战，乃佯为策曰：“贼骏少年，未习军旅，远来疲弊，宜以逸待之。今远出梁山，则京都空弱，东军乘虚，或能为患。若分力两赴，则兵散势离，不如养锐待期，坐而观衅。割弃南岸，栅断石头，此先朝旧法，不忧贼不破也。”劭善其策，斌厉色曰：“南中郎二十年少，能建如此大事，岂复可量。三方同恶，势据上流，沈庆之谄练军事，柳元景、宗慝久经战阵，形势如此，实非小敌。宜及人情未离，尚可决力一战。端坐台城，何由得久？”劭不听。或劝劭保石头城，劭曰：“昔人所以固石头城者，待诸侯勤王耳。我若守此，谁当见救？唯应力战决之，不然不克。”于是日日自出行军，慰劳将士。悉焚淮水南岸民房，驱百姓咸渡水北，以为却敌之计。

话分两头。柳元景自发溢口，以舟舰不坚，恐水战不利，乃倍道兼行。兵至江宁，舍舟步上，使薛安都帅铁步数千，耀兵淮上。移书朝士，为陈逆顺，劭党大惧。先是王发寻阳有疾，不能见将士，唯颜竣出入卧内，拥王于膝。疾屡危笃，不任资禀，竣皆专决。军政之外，间以文教书檄，应接遐迩，昏晓临哭，若出一人。如是者累旬。虽舟中甲士，亦不知王疾之危也。行至南州，疾始愈，出见将士。将士无不踊跃。是时，元景潜至新亭，依山为垒，新降者皆劝元景速进。元景曰：“不然。理顺难恃，同恶尚众，轻进无防，实启寇心。”于是坚立营寨，周蔽木石。劭见东军已在新亭，乃使萧斌统兵，褚湛之统水军，与鲁秀、王罗汉等合精兵三万，直攻其垒。自登朱雀门督战。元景将战，下令军中曰：“鼓繁气易衰，叫数力易竭。但衔枚疾战，一听吾鼓声。”斯时劭之将士，怀劭重赏，皆殊死战。元景水陆受敌，麾下勇士悉遣出斗，左右唯留数人宣传。看看兵势将败，元景失色，忽闻敌军中连击退鼓，劭众遽止，于是军势复振。但未识击退鼓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卷 诛元凶武陵正位 听逆谋南郡兴兵

话说鲁秀虽为劭将，阴欲叛之。新亭之战，见劭兵将胜，故击退鼓以沮之，众果退。元景乃开垒鼓噪以逐之，劭军大溃，坠淮死者不可胜数。劭自执剑，手斩退者不能禁，将士半遭杀戮，萧斌身亦被伤。劭仅以身免，单骑还宫。鲁秀、褚湛之等，皆降于元景。丙寅，王至江宁，江夏王义恭乘间南奔，见王于新亭，相对痛哭。劭闻其走，杀其子十二人。戊辰，义恭、沈庆之等上表劝进，己巳，王即皇帝位，是为孝武帝。大赦，文武赐爵一等，从军者二等，改谥大行皇帝曰文庙，号太祖。是日，诸路之兵并集，劭于是缘淮树栅以守。鲁秀等率众攻之，王罗汉放仗降，缘淮守卒以次奔散，器仗鼓盖充塞路衢。是夜，劭闭守六门，于门内凿堑立栅，城中沸乱，文武将吏争逾城出降。萧斌见势不支，宣令所统皆使解甲，自石头戴白幡来降，以求免死。诏不许，斩于军门。劭欲载宝货逃入海，人情离散，不果行。未几，诸军克台城，各由诸门入，会于前殿，获王正见斩之。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，为军士所杀。刳肠剖心，诸将啖其肉，生啖之。建平等七王，号哭俱出。劭穿西垣，入武库井中。队主高禽执之，劭曰：“天子何在？”禽曰：“近在新亭。”至殿前，臧质见之曰：“奈何为此天地不容之事？”劭谓质曰：“可得为启，乞远徙否？”质曰：“主上近在航南，当有处分。”缚劭于马上，防送军门。时不见传国玺，问劭何在？劭曰：“在严道育处。”搜得之，遂斩劭首，并诛其四子于牙下。浚率左右数十人，领其三子南走，遇义恭于越城。浚下马曰：“南中郎今何所作？”义恭曰：“上已君临万国。”又曰：“虎头来得毋晚乎？”义恭曰：“殊当恨晚。”又曰：“故当不死耶？”义恭曰：“可诣行阙请罪。”又曰：“未审能赐一职自效否？”义恭曰：“此未可量。”勒与俱归，行至中道杀之，及其三子。梟二逆父子首于大航，暴尸于市，污渚其所居斋，眷属皆赐死于狱。劭妃殷氏且死，谓狱吏曰：“彼自骨肉相残，何以枉杀无罪人？”狱吏曰：“受拜皇后，非罪而何？”殷氏曰：“此权时耳，事定，当以鸚鵡为后也。”严道育、王鸚鵡并都街鞭杀，血肉糜烂，焚尸扬灰于江。收殷冲、尹弘、王罗汉等并斩之。庚辰解严，帝如东府，百官请罪，皆释之。于是大封宗室功臣，进义恭为太尉、南徐州刺史，义宣为南郡王、荆州刺史，诞为竟陵王、扬州刺史，臧质为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鲁爽为南豫州刺史，鲁秀为司州刺史，徐遗宝为兖州刺史，沈庆之为领军将军，柳元景、宗慆为左右卫将军，颜竣为侍中。追赠袁淑、徐湛之、江湛皆爵以公，王僧绰、卜天与皆爵以侯，张泓之等各赠郡守。或谓何尚之为劭司空，其子偃为侍中，并居权要，当与殷冲等同诛。而帝以其父子素有令望，且居劭朝，用智将迎，时有全脱。又城破后，尚之左右皆散，犹自洗黄阁，以迎新主，故任遇不改。今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江州刺史臧质少轻薄无行，为时所轻。既而屡居名郡，涉猎文史，有气干，好言兵。立功前朝，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。太子劭之乱，潜有异图，以南郡王义宣庸暗易制，欲奉以为帝。因而覆之。至江陵，即称臣拜义宣，义宣惊愕问故，质曰：“今日情势，大位合归于王。”义宣以奉武陵为王，故却，其计不行。及劭既诛，义宣与质功皆第一，由是益骄。义宣在荆

禽（luán，音峦）——切成小块肉。

渚（zhù，音朱）——积聚。

州十年，财富兵强，朝廷所下制度，意有不合，事多专行。臧质到江州，巨舫千余，部伍前后百余里。帝方自揽威权，而质以少主轻之，政刑庆赏，不复谘禀。擅用溢口米万石，台符屢下诘责，渐致猜惧，因密结鲁爽、鲁秀、徐遗宝，以为推戴义宣之计。而义宣未之知也。先是义宣有女四人，幼养宫中，义宣赴荆州，其女仍留在宫。而帝性好淫，闺房之内不论尊卑长幼，皆与之乱，以故义宣诸女并为所污。其次女名楚江郡主，丽色巧笑，尤善迎合，帝爱之，誓不相舍。乃令冒姓殷氏，封为淑仪，以至丑声四布。义宣由是切齿，怨怒之色，时形于面。臧质欲激之使反，乃以书说之曰：

人臣负不赏之功，挟震主之威，自古能全者有几？今万物系心于王，声迹已著，见义不作，将为他人所先。若命徐遗宝、鲁爽驱西北精兵来屯江上，质率九江楼船，为王前驱，如是已得天下之半。王以八州之众，徐进而临之，虽韩白更生，不能为建康计矣。且少主失德，闻于道路，宫闱之丑，岂可三缄？沈、柳诸将亦我之故人，谁肯为少主尽力者？夫不可留者年也，不可失者时也。质常恐溘先朝露，不得展其膂力为王扫除，于时悔之何及？敢布腹心，惟王图之。

义宣得书，谋之左右。其将佐竺超民等咸怀富贵之望，欲倚质威名以成事，共劝义宣从其计，遂许之。质乃以义宣旨，密报鲁爽、鲁秀、徐遗宝，期以今秋举兵。使者至寿阳，爽方大醉，失义宣指，谓宜速发，遂窃造法服等物，自号建平元年，建牙起兵。义宣等闻爽已反，皆狼狈兴师，板爽为征北将军，爽亦板义宣等，其文曰：“丞相刘，今补天子，名义宣。车骑臧，今补丞相，名质。”见者皆骇愕。鲁秀率兵赴江陵，见义宣略谈数语而出，拊膺叹曰：“臧质误我，乃与痴人作贼，今年败矣。”当是时，义宣兼荆、江、兖、豫四州之力，帅众十万，发江津。舳舻数百里，以质为前锋，爽亦引兵直趋历阳，威震远近。

帝大惧，欲奉乘舆法物迎之。竟陵王诞曰：“奈何持此座与人？”固执不可。帝乃命柳元景为抚军将军，统领诸将以讨义宣。元景进据梁山洲，于两岸筑偃月垒，水陆待之。义宣移檄州郡，加进位号，使同发兵。雍州刺史朱修之伪许之，而遣使陈诚于帝。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义宣使者，不受伪命，义宣乃使鲁秀将兵击之。王元谟闻秀不来，喜谓元景曰：“若臧质独来，可坐而擒也。”冀州刺史垣护之，遗宝姐夫。邀之同反，护之不从。率众阴袭其城，克之。遗宝败，走奔鲁爽。爽至历阳，薛安都引兵拒之，败其前锋，爽不能进。又军中乏粮，引兵退。薛安都帅轻骑追之，及于小岷，爽勒兵还战，饮酒数斗，大醉，立马阵前，指挥兵众。安都望见，跃马大呼，直前刺之，应手而倒。兵士斩其首，爽众奔散。进攻寿阳，克之，并杀徐遗宝。是时，义宣至鹤头，元景送爽首示之。爽累世将家，骁勇善战，号万人敌，一旦死于安都之手，义宣与质皆骇惧，三军为之夺气。太傅义恭遣使与义宣书曰：

往时仲堪假兵桓玄，寻害其族；孝伯推诚牢之，旋踵而败。臧质少无美行，弟所具悉，今借西楚之强力，图济其私，凶谋若果，恐非复池中物也。弟自思之，勿蹈后悔。

义宣得书，颇怀疑虑。

---

韩白——汉韩信、战国时秦白起。两人俱以善于用兵著称。

溘(kè, 音客)——忽然。

膂(l, 音吕)力——膂，脊梁骨。体力、力量。

偃月垒——古代作战部署为半月形的营垒。

甲辰，军至芜湖。质夜来军中，进计于义宣曰：“今以万人取南州，则梁山路绝；万人缀梁山，则玄谟不敢动。下官中流鼓棹，直趋石头，此上策也。”刘湛之密言于义宣曰：“质求前驱，此志难测，不如尽锐攻梁山，事克，然后长驱，此万安之计也。”义宣遂不用质计。质又请自攻东城，刘湛之曰：“质若复克东城，则大功尽归之矣。宜遣麾下自行。”义宣乃遣湛之与质俱进，顿兵两岸，夹攻东城。于是玄谟督诸军大战，薛安都帅突骑，先冲其阵之东南，陷之，斩湛之首。偏将刘季之、宗越又陷其西北，质兵亦败。垣护之纵火烧江中舟舰，烟焰弥天，延及西岸，营垒殆尽，全军皆溃。义宣单舸急走，闭户而泣，荆州人随之者犹百余舸。质欲见义宣计事，而义宣已去，只得弃军北走。其众或降或散，一时俱尽。质有妹丈羊冲为武昌郡，往投之。至则冲已为郡人所杀。质无所归，乃逃于南湖，掇莲实食之。追兵至，以荷覆头，自沉于水，出其鼻。军主郑俱儿望见，射之中心，兵刃乱下，肠胃索水草，斩其首，送建康。

义宣走至江夏，闻巴陵已有军守，回向江陵，众尽散。与左右十余人，徒步而行，脚痛不能前，僦民露车自载。缘道求食，至江陵郭外，时竺超民留守城中，遣人报之。超民仍具羽仪兵众，迎之入城。城中甲士尚有万人。参军翟灵宝嘱其抚慰将士，授之言曰：“兹以臧质违指授之宜，用致失利。今当治兵缮甲，更为后图。昔汉高百败，终成大业。”而义宣忘灵宝之言，误云“项羽千败，终成大业”，众将咸掩口笑。鲁秀犹欲收集余众，更图一决。而义宣昏沮，无复神守，入内不复出。左右腹心，稍稍离叛。既而闻鲁秀北走，欲随之去，乃携爱妾五人，着男子服相随。城中扰乱，白刃交横。义宣惧，坠马，遂步进。超民送至城外，以马与之，归而闭城。义宣求秀不得，左右尽弃之，还宿南郡空廨。旦日，官军至，执而囚之。义宣入狱，坐地叹曰：“臧质老奴误我。”五妾寻被遣出，义宣号泣，语狱吏曰：“常日非苦，今日分别，乃真苦耳。”鲁秀众散不能去，还向江陵。城上人射之，秀求入不得，赴水而死。朱修之入江陵，杀义宣并其子十六人，及同党竺超民、蔡超、颜乐之等。大军奏凯，柳元景、王玄谟、薛安都等，各授封赏。由是朝廷无事，天下稍安。今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晋陵武进县。生一异人，姓萧，名道成，字绍伯，小字斗将，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。父承之，字嗣伯，少有大志，才力过人。仕于宋，初为建威府参军，义熙中，平蜀贼谯纵，迁扬武将军、汶山郡太守。元嘉初，徙为济南太守。到彦之北伐魏，大败归，魏乘胜破青州诸郡，承之率数百人拒战。魏众大集，承之偃兵息众，大开城门。左右曰：“贼众我寡，何轻敌之甚？”承之曰：“今日悬守穷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唯当以强示之耳。”魏兵果疑有伏，遂引去。文帝以有全城之功，迁为中兵参军、员外郎。氏帅杨难当反于汉川，承之轻军前行，败其将薛健于黄金山。健既败去，承之即据之。难当引兵来攻，相拒四十余日。贼皆衣犀甲，刀箭不能伤。承之命军中造木槊，长数尺，以大斧捶其后，贼不能当，乃焚营退。梁州平，进为龙骧将军、南泰山太守。有惠政，封五等男，食邑三百四十户。及没，梁土士民思之，立庙于峨公山，春秋祭祀。道成其长子也，生于元嘉四年，资表英异，龙颡钟声，鳞文遍体。宅南有一大桑树，本高三丈，横生四枝，状如华盖。道成年数岁，常戏其下。从兄敬宗见之曰：“此树为汝生也。”年十三，儒士雷次山立学于鸡笼山，往而受业。治《礼记》及《左氏春秋》，过目辄晓。及长，仕为建康令，有能名。萧惠开有知人鉴，谓人曰：

“昔魏武为洛阳比部时，人服其英俊。今看萧建康，但当过之耳。”及惠开镇襄阳，启道成自随。讨樊邓诸山蛮，破其聚落，进为左军中兵参军。孝建初，袭爵五等男，复以中兵参军为建康令。见朝事日非，宗室将衰，结纳四方豪杰，隐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尝梦上帝谓之曰：“汝是我第十九子。”觉而异之。盖自五帝三王已降，受命之次，至道成而第十九也。今且按下。

却说孝武在位八年，疏忌宗室，杀戮无度，与竟陵王诞不睦，诬以谋叛杀之。又疑大臣擅权，而腹心耳目多委寄近习。有戴法兴、戴明宝者，向为藩邸旧臣，甚见亲昵。及即位，皆以为南台御史，以预建义功，赐爵县男。又有巢尚之者，人士之末，涉猎文史，为帝所知，亦以为中书舍人。三人权重当时，大纳货贿，凡所荐达，言无不行。天下辐凑，门外成市。大臣义恭、柳元景、颜师伯等，皆畏罪避嫌，由是朝政日坏。俄而帝有疾，夏五月庚申殁于玉烛殿。群臣临丧，奉太子子业即位，时年十六。改年景和，是为废帝。尚书蔡兴宗上玺绶，太子受之，傲惰无戚容。兴宗出告人曰：“昔鲁昭不哀，叔孙知其不终。家国之祸，其在此乎？”乙卯，悉罢孝建以来所改制度，还依元嘉。兴宗慨然，谓义恭曰：“先帝虽非盛德之主，要以道始终，三年无改，古典所贵。今殡宫甫撤，山陵未远，而制度兴造，一皆刊削。虽当禅代，亦不至尔。天下有识，当以此窥人。”义恭不从。八月，王太后疾笃，使呼废帝，废帝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那可往？”召之再三不至。太后怒，谓侍者曰：“取刀来，剖我腹，那得生此宁馨儿！”乙丑，太后殁，帝不一视。性本狂暴，始犹难太后、大臣及戴法兴等，未敢自恣。太后既殁，内无所忌，欲有所为，法兴辄抑制之，谓曰：“官家所为如此，欲作营阳耶？”帝不能平。所幸阉人华愿儿，赐与无算，法兴常加裁减。愿儿恨之，谓帝曰：“道路皆言宫中有二天子，法兴为真天子，官家为赝天子。”且帝居深宫，与物不接，法兴与太宰颜柳相共为一体，往来门客恒有数百。法兴是孝武左右，久在宫闱。今与他人作一家，深恐此座非复帝有。帝遂召法兴入宫，立赐之死。

先是孝武之世，王公、大臣惧诛，重足屏息，莫敢妄相过从。及崩，义恭等皆相贺曰：“今日始免横死矣。”甫过山陵，柳元景、颜师伯等张乐酣饮，不舍昼夜。及法兴见杀，无不震慑，皆恐祸及。于是元景、师伯密欲废帝，日夜聚谋，而持疑不能决。元景泄其谋于沈庆之，庆之素与义恭不睦，又师伯专断朝事，不与庆之参决，每谓人曰：“沈公国之爪牙耳，安得豫政事！”庆之深以为恨，乃发其谋以白于帝。帝闻之，不及下诏，辄自帅羽林兵，掩至义恭宅杀之，并其四子。断绝义恭肢体，分裂肠胃，挑取眼睛，以蜜渍之，谓之“鬼目粽”。别遣使者召柳元景，以兵随之。左右奔告，元景知祸至，入辞其母，整朝服，乘车应召。其弟叔仁有勇力，被甲，帅左右壮士欲拒命，元景苦禁之。既出巷，军士大至。元景下车受戮，容色恬然，一门尽诛。获颜师伯于道，杀之。又杀廷尉刘德愿。自是公卿以下，皆被捶曳如奴隶矣。先是帝在东宫多过失，孝武欲废之。侍中袁f盛称其美，孝武乃止。帝由是德之。既诛元景，以f代其任。

有山阴公主者，名楚玉，帝之姊也。下嫁驸马都尉何戡，性淫纵，帝宠

---

“鲁昭不哀”句——鲁昭公，春秋时鲁国国君，鲁襄公之子，姬姓，名裯；叔孙，鲁国大夫，名豹。鲁襄公卒，季武子欲立姬裯，叔孙豹认为裯非嫡嗣，且居丧不哀，嬉戏如孩童，不能立。季武子不听，后鲁昭公果然在位不终。事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。

之，常与同辇出入。一日，谓帝曰：“妾与陛下男女虽殊，俱托体先帝，陛下六宫万数，而妾惟驸马一人，事大不均。”帝笑曰：“易耳。”乃选少壮男子三十人，号曰“面首”，赐之以逞其欲。谓公主曰：“今而后，莫怨不均矣。”吏部郎褚渊，字彦回，风度修整，容貌如妇人好女。公主见而悦之，请于帝，欲以自随。帝命渊往侍公主。渊辞不往，曰：“臣唯一心事陛下，不敢私侍公主。”帝笑而置之。公主思念弥切，乃遣人要于路，拥之以归，闭之后房。谓渊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未有如卿之美者。愿同枕席之欢，无拂吾意。”遽起身就之。渊退立一旁，拱手言曰：“名义至重，玷辱公主，即玷辱朝廷，不敢。”公主再三逼迫，渊抵死相拒。良久，事不就。公主走出，谓侍婢曰：“倔强乃尔，吾欲杀之，又不忍。若何使他心肯，以遂吾怀？”侍婢曰：“此是囊中物，主且耐心，何忧不谐。”公主欲乘其睡而逼之。渊至夜间，衣不解带，秉烛危坐。侍婢络绎相劝，且以危言怵之曰：“不从，将有性命忧。”渊曰：“吾宁死，不能为此事。”公主谓之曰：“卿须眉如戟，何无丈夫气耶？”相逼十日，渊卒不从。“面首”等恐夺其宠，皆劝纵之，曰：“留此人在，适败公主兴也。”公主遂纵渊归。后人诗美之曰：

不贪淫欲守纲维，如戟须眉果足奇。

堪笑山阴人不识，彦回才是一男儿。

彦回既归，知其事者，皆钦敬之。但未识朝廷淫乱之风，作何底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卷 子业凶狂遭弑逆 邓琬好乱起干戈

话说废帝无道日甚，尝入太庙，指高祖像曰：“渠大英雄，生擒数天子。”指太祖像曰：“渠亦不恶，但末年不免儿斫去头。”指世祖像曰：“渠大齷鼻，如何不齷？”立召画工齷之。又新安王子鸾，向为孝武宠爱。帝疾之，遣使赐死，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，及其母妹。发殷贵妃墓，又欲掘景宁陵。太史以为不利于帝，乃止。帝舅王藻，尚世祖女临川公主。公主淫妒，不悦其夫。谮于帝，藻下狱死。太守孔灵符所至有政绩，近臣谮之，帝遣使鞭杀灵符，并诛其二子。袁f始蒙帝宠，俄而失指，待遇顿衰。f惧求出，乃以f为雍州刺史。其舅蔡兴宗谓之曰：“襄阳星恶，何可往？”f曰：“白刃交前，不救流矢，今者之行，唯愿生出虎口，遑顾其他。”时兴宗亦有南郡太守之命，兴宗辞不往。f说之曰：“朝廷形势，人所共见。在内大臣，朝不保夕。舅今出居峡西，为八州行事；f在襄、沔，地胜兵强，去江陵咫尺，水陆流通。若朝廷有事，可以共立桓、文之功。岂比受制凶狂，临不测之祸乎？今得间不去，后复求出，岂可得耶！”兴宗曰：“吾素门寒进，与主上甚疏，未容有患。宫省内外，人不自保，会应有变，若内难得弭，外衅未必可量。汝欲在外求全，我欲居中免难，各行其志，不亦善乎！”f于是狼狽上路，犹虑见追，行至寻阳，喜曰：“今得免矣。”时邓琬为寻阳内史，与f人地本殊，f与之款洽过常，每相聚论，必穷日夜，见者知其有异志矣。今且按下。

却说帝姑新蔡公主，名英媚，颜色美丽。下降宁朔将军何迈，夫妇亦极相得。一日，朝于宫中，帝见而爱之，遂留宴后宫，亲自陪饮，以酒劝之曰：“卿吾姑也，今者之来，足令六宫无色。奈何？”公主会其意，徐曰：“妾系陛下一本，名教攸关，无福消受帝恩。”帝曰：“朕为天下主，何不可之有？”拥之求淫，公主笑而从之，事毕求归，帝曰：“吾将立卿为妃，何言归也？”公主笑曰：“妾承陛下不弃，私相欢乐可耳。若以妾为妃，何以颁示天下？”帝曰：“朕自有计，可无妨也。”遂纳公主于后宫，谓之谢贵妃。旋拜为夫人，加鸾辂龙旗，出警入辟以悦之。杀一宫婢，纳之棺中，载还第，令行丧礼。

却说迈素豪侠，公主入宫遽死，心已疑之。后闻谢贵嫔立，莫识其所自来，知必有中藿之丑，用以李代桃之计，于是大怒，因多养死士，谋俟帝驾出游，乘间弑之。那知其谋未发，帝亦预防其变，一日亲领兵士，围其第杀之，合家尽死。

先是，沈庆之既发颜、柳之谋，自昵于帝，数尽言规谏，帝浸不悦。庆之惧，杜门不接宾客。蔡兴宗往亦不见，乃语其门下士范羨曰：“公闭户绝客，以避悠悠请托者耳，仆非有求于公者，何为见拒？”范羨以告，庆之遽见之。兴宗因说之曰：“主上比者所行，人伦道尽，率德改行，无可复望。今所忌惮，惟在于公。百姓喁喁，所仰望者，亦惟公一人。公威名素著，天下所服。今举朝皇皇，人怀危怖，指麾之日，谁不响应。如犹豫不断，欲坐观成败，岂惟旦暮及祸，四海重责，将何所归。仆蒙眷异常，故敢尽言，愿公详思其计。”庆之曰：“仆诚知今日忧危，不复自保。但尽忠奉国，始终

齷(zh , 音渣)——齷的异体字。俗称酒渣鼻。

出警入辟(bì, 音毕)——警辟，帝王出行时清道、禁止行人来往，代指帝王出行的车驾、仪仗。

以之，当委任天命耳。加以老退私门，兵力顿阙，虽欲为之，事亦无成。”兴宗曰：“当今怀谋思奋者，非欲邀功赏富贵，正求脱旦夕之死耳。殿中将军，惟听外间消息。若一人唱首，则俯仰可定。况公统戎累朝，旧日部曲布在宫省，受恩者多。沈攸之辈，皆公家子弟，何患不从？且公门徒义附，并三吴勇士。殿中将军陆攸之，公之乡人，今入东讨贼，大有铠仗，在青溪未发，公取其器仗，以配衣麾下，使陆攸之率以前驱，仆在尚书中自当帅百僚，案前世故事，更简贤明以奉社稷，天下之事定矣。又朝廷诸所施为，民间传言公悉豫之。公今不决，当有先公起事者，公亦不免附从之祸。况闻车驾屡幸贵第，酣醉淹留，或屏左右，独入阁内，此万世一时，不可失也。”庆之不从。又青州刺史沈文秀，庆之侄，将之镇，帅部曲出屯白下，亦说庆之曰：“主上狂暴如此，祸乱不久。而一门受其宠任，万民皆谓与之同心。且若人爱憎无常，猜忍特甚，不测之祸，进退难免。今因此兵力图之，易于反掌，机会难值，愿公勿失。”文秀言之再三，至于流涕，庆之终不肯从。及帝诛何迈，量庆之必当入谏，先闭青溪诸桥以绝之。庆之不得进而还。俄而，帝使使者赐庆之药，庆之不肯饮，使者以被掩杀之，时年八十。庆之子文叔欲亡，恐如义恭被帝支解，谓其弟文季曰：“我能死尔能报。”遂饮庆之药而死。文季挥刀驰马而去，追者不敢逼，遂得免。帝诈言庆之病死，赠太尉，谥曰忠武公，葬礼甚厚。

一日，帝梦王太后责之曰：“汝不仁不义，罪恶贯盈，本无人君之福。加以汝父孝武，险虐灭道，怨结神人，儿子虽多，并无天命。大运所归，应还文帝之子。”觉而大怒，欲去太后神位，左右谏之乃止。由是益忌诸叔，恐其在外为患，皆聚之京师，拘于殿内，殴捶陵曳，无复人理。见湘东王彧、建安王休仁、山阳王休彧皆肥壮，为竹笼盛而秤之，以彧尤肥，谓之“猪王”，谓休仁为“杀王”，休祐为“贼王”。以三王年长，尤恶之，常录以自随，不使离左右。东海王祎性凡劣，谓之“驴王”。桂阳王休范、巴陵王休若年尚少，故待之略宽。尝以木槽盛饭，并杂食搅之，掘地为坑，实以泥水，使彧裸体匍匐坑中，以口就槽食之，用为笑乐。前后欲杀三王十余次，赖休仁多智数，每以谈笑佞谏解之，故得不死。彧尝忤旨，帝命缚其手足，贯之以杖，使人担付大官曰：“今日屠猪。”休仁笑曰：“猪未应死。”帝问其故，曰：“待皇太子生，杀猪取其肝肠。”帝怒乃解，收付廷尉，一宿释之。盖帝无子，有少府刘矇妾怀孕将产，迎之入宫，俟其生男，当立为太子。故休仁言之以解其怒。尝召诸王妃主于前，除去妆束，身上寸丝不留，使左右乱交于前，身在旁指点嬉笑以为娱乐，违者立死。南平王妃江氏不从，帝怒，杀其三子，鞭江妃一百。建安王太妃陈氏年近不惑矣，而容颜尚少。帝命右卫将军刘道隆淫之，曰：“尔形体强健，足以制此妇。”呼休仁从旁视。诫左右曰：“俟休仁色变，即杀之。”太妃惧杀其子，只得赤体承受。道隆欲迎帝意，将太妃竭力舞弄，极诸般丑态，良久乃已。帝大悦，赏道隆酒。休仁目不他视，颜色无异，乃释之。

后更爱憎无常，稍一忤旨即杀。左右宿卫之士皆怀异志，惟直阁将军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等，以勇力为帝爪牙，赏赐美人金帛，充轳其家，越等皆为尽力。怀异志者，惮之不敢发。一日，帝忽怒主衣寿寂之，见辄切齿，曰：

---

充轳——轳通“仞”。充满，充实。

“明日必杀之。”寂之惧，乃结主衣阮佃夫、李道儿，内监王道隆、姜产之、钱蓝生，队主柳光世、樊僧整等十余人，阴谋弑之，奉湘东为帝。使钱蓝生密报三王。阮佃夫虑力少不济，更欲招合。寿寂之曰：“谋广或泄，不烦多人。且若人将南游，宗越等并听出外装束，今夜正好行事，勿忧不济也。”

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，使宫人裸体相逐，一人不从，杀之。夜梦在竹林堂，有女子骂曰：“汝悖虐不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”乃于宫中求得一人，似梦所见者，斩之。又梦所杀者骂曰：“我已诉上帝矣，汝死在目前。”于是巫言竹林堂有鬼，其夕悉屏侍卫，与群巫及彩女数百人，射鬼于竹林堂。事毕，将奏乐，寂之抽刀前入，姜产之次之，李道儿等皆随其后。时休仁在旁屋闻行声甚疾，谓休祐曰：“事作矣。”相随奔景阳山。帝见寂之至，引弓射之，不中。彩女皆进走，帝亦走，大呼“寂，寂”者三，寂之追而弑之。宣令宿卫曰：“湘东王受太皇太后令，除狂主，今已平定矣。诸人其毋恐。”时事起仓卒，殿省惶惑，未知所为。休仁引湘东王升西堂，登御座，召见诸大臣。王失履，跣足，犹著乌帽。坐定，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。令备羽仪，乃宣太皇太后令，数废帝罪恶，命湘东王篡承皇极。丙寅，王即皇帝位，是为明帝。封寿寂之等十四人为县侯。先是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等为废帝所宠，及帝立，内不自安，因谋作乱。沈攸之以闻，皆下狱死。令攸之复入直阁。时刘道隆为中护军，建安王怨其无礼于太妃，求解职，不与同朝，乃赐道隆死。以建安王为司徒尚书令，一应昏制谬封，并皆刊削，中外皆欣欣望治矣。

话分两头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，孝武第三子也。年十一，长史邓琬辅之，镇寻阳。先是废帝恶之，遣左右朱景云以药赐子勋死。景云至湓口，停不进。子勋将吏闻之，驰告邓琬，惶惧请计。琬曰：“身南土寒士，蒙先帝殊恩，以爱子见托，岂得惜百口门户？誓当以死报效。且幼主昏暴，社稷将危，虽曰天子，事犹独夫。今便指帅文武，直造京邑，与群公卿士废昏立明矣。”乃称子勋教，令所部戒严，子勋戎服出听事。集僚佐，谕以起兵。参军陶亮首请效死前驱，众皆奉令。乃使亮为军事参军，太守沈怀宝等并为将帅。时校尉张悦犯事在狱，琬知其才，称子勋命，释其桎梏，用为司马，与之共掌内外军事。收集民丁器械，旬日之间，得甲士五千人。先遣别将断大雷之路。禁绝商旅以及公私使命。斯时尚未知废帝已弑也。及明帝即位，颁诏四方，各赐新命。加子勋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将吏得诏，皆大喜，共造邓琬曰：“暴乱既除，殿下又开黄阁，实为公私大庆。”而琬以晋阳次第居三，又在寻阳起事，与孝武同符，谓事必有成，因取诏书投地曰：“殿下当开端门，黄阁是吾徒事耳，此何足庆？”众愕然。琬乃更与陶亮等缮治器甲，简集士卒，寄书袁f，嘱令举兵。f亦诈称奉太皇太后令，使其入讨，任参军刘胡为大将，登坛誓众，奉表寻阳劝进。乙未，子勋即皇帝位于九江，改元义嘉。驰檄四方，指斥明帝“矫害明茂，篡窃天宝，干我昭穆，寡我兄弟，藐孤同气，犹有十三，圣灵何辜，而当乏飧。”四方见檄，莫不举兵响应。当是时，郢州反了安陆王子绥，荆州反了临海王子项，徐州反了刺史薛安都，冀州反了刺史崔道固，青州反了刺史沈文秀，而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起兵，集将佐谓曰：“湘东太祖之昭，晋安世祖之穆。其于当璧，并无不

---

主衣——掌管皇帝服饰仪物的官吏。

昭穆——古代宗法制度，宗庙或墓地中的辈次排列，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；右方称穆。此处指宗庙、家族。

可。但景和虽昏，本是世祖之嗣，不任社稷，其次犹多，吾荷世祖之眷，当推奉九江。”乃遣其将费欣寿将兵五千东下。又广州刺史袁昙远、梁州刺史柳元怙、山阳太守程天祚，皆附于子勋。

却说朝廷闻西方皆反，又虑东土不靖，特遣侍郎孔璪入东慰劳。那知璪至会稽，反为叛计，说会稽长史孔璪曰：“建康虚弱必败，不如拥五郡以应袁、邓。”孔璪从之，遂驰檄各郡。于是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曇生、义兴太守刘廷熙、晋陵太守袁标，皆据郡应之。是岁，四方贡献，皆归寻阳，朝廷所保，唯丹阳、淮南等数郡。其间诸县已有谋应子勋者。宫省危惧，帝集群臣问计，蔡兴宗曰：“今普天同叛，人尽异心，宜镇之以静，至信待人。叛者亲戚布在宫省，若绳之以法，则土崩立至。宜明罪不相及之义，物情既定，人有战心。六军精勇，器甲犀利，以待不习之兵，其势相万。愿陛下勿忧。”忽报豫州刺史殷琰亦叛附寻阳，帝益惧，谓兴宗曰：“诸处皆反，殷琰亦复同逆。顷日人情云何，事当济否？”兴宗曰：“逆与顺，臣无以辨。今商旅断绝，米甚丰贱，四方云合，而人情更安，以此卜之，清荡可必。但臣之所忧，更在事后，犹羊公言既平之后，方劳圣虑耳。”

先是帝使桓荣祖赴徐州，说薛安都归朝。安都曰：“今京师无百里地，不论攻围取胜，自可拍手笑杀，且我不欲负孝武。”荣祖曰：“孝武之行，足致余殃。今虽天下雷同，正是速死，无能为也。”安都不从。甲午，帝命建安王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王玄谟副之。以沈攸之为前锋，将兵屯虎槛。又忧孔f、殷琰二处为难，问群臣曰：“谁能为朕平此二处？”兴宗曰：“朝臣中萧道成智勇出众，可令吴喜助之，去讨会稽。刘劭素能御下，可令吴安国助之，去平寿阳。”帝从之，乃遣道成将兵三千，东讨孔f；刘劭将兵三千，西讨殷琰。然自两路分讨，京师兵力益弱，屡遣人纠合四方，莫有应者。日夕计议，苦无良策。一日，帝方坐朝，忽有一臣出班奏曰：“臣保举一人，可使伐叛除逆。”众视之，乃司法参军葛僧韶也。帝曰：“卿所举者何人？”僧韶曰：“臣舅兖州刺史殷孝祖，手下将勇兵强，为人忠义自矢，若徵之入朝，定获其用。”帝曰：“孝祖若肯助顺固善，但恐徵之未必至耳。”僧韶曰：“臣请奉命往，以大义责之，彼必俯首来归也。”帝大喜，遂遣之。

时薛索儿兵据津径，要截行旅，僧韶几为所获，间行得免。既见孝祖，孝祖问以朝廷消息，近日情势若何。僧韶曰：“朝廷兵力非绌，粮储亦足，特少担当任事之人。深知我舅智勇俱备，戎事素长，故欲委以全驱之任，特来相召。主上虚席以待，愿舅速往。”孝祖犹豫，无赴召意。僧韶又曰：“从来天下之势，强弱无常，顺逆有定，助顺必昌，附逆终败，一定之势也。甥请为舅言之，景和凶狂，开辟未有，朝野危极，假命漏刻。主上夷凶剪暴，更造天地。国乱朝危，宜立长君。而群迷相煽，构造无端，贪利幼弱，竟怀希望。假使天道助逆，群凶是申，则主幼事艰，权柄不一，兵难互起，岂有自容之地？舅少有立功之志，若能控济、河义勇，还奉朝廷，非惟匡主静乱，乃可垂名竹帛。”孝祖奋然起曰：“子言良是，吾计决矣！”即日委妻子于瑕丘，帅文武将吏三千人，随僧韶还建康。时朝廷惟保丹阳一郡，内外忧危，咸欲奔散，而孝祖之众忽至，并侗楚壮士，甲仗鲜明，刀枪犀利，人情大安。帝赐宴殿前，殷勤慰接。孝祖亦慷慨自许，誓以死报。乃进号冠军将军，假

---

虚席——空出席位。

漏刻——顷刻。

节，督前锋诸军事，进屯虎槛拒敌。

却说邓琬性本贪鄙，既执大权，父子卖官鬻爵，酣歌博弈，日夜不休。宾客到门，历旬不得一见。群小横行，士民忿怒，而自以四方响应，事必克济。遣大将孙冲之领兵一万为前锋，进据赭圻。冲之至赭圻，报琬曰：“舟楫已办，器械亦整，三军踊跃，人争效命。可以沿流挂帆，直取白下。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。”琬信之，乃加陶亮右卫将军，统郢、荆、湘、梁、雍五州之兵，一时俱下建安。王闻之，急令殷孝祖、沈攸之进拒。那知孝祖负其诚节，陵轹诸将，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者，悉欲推治。由是人情乖离，莫乐为用。亏得攸之内抚将士，外谐群帅，赖以得安。又孝祖每战，常以鼓盖自随，军中相谓曰：“殷统军可谓死将矣，今与贼交锋，而以羽仪自标显，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，欲不毙得乎！”于是众军水陆并发，进攻赭圻。陶亮引兵救之，孝祖突出奋击，手斩敌将数人，亮兵将退，忽有一枝流矢飞来，正中其喉而死。军皆惊溃，攸之亦退。

建安闻孝祖死，复遣宁朔将军江方兴，将五千人赴赭圻助攸之。攸之以为孝祖既死，敌有乘胜之心，明日若不进攻，则示之以弱。但方兴与己名位相亚，必不肯为己下，军政不一，致败之由。乃自帅诸军主来见方兴，曰：“今四方并反，国家所保，无复百里之地。唯有殷孝祖为朝廷所委赖，锋镝裁交，舆尸而反，文武丧气，朝野危心。事之济否，唯在明旦一战。战若不捷，则大事去矣。诘朝之事，诸人或谓吾应统之，自卜懦弱，干略不如卿，今辄推卿为统，一任指麾，但当相与戮力耳。”方兴大悦。攸之既出，诸将并尤之。攸之曰：“吾本以济国活家，岂计此之高下！且我能下彼，彼必不能下我，共济艰难，岂可自相同异？”诸将皆服。

却说孙冲之谓陶亮曰：“孝祖臬将，一战便死，天下事定矣。不须复战，便当直取京都。”亮曰：“沈攸之一军尚全，须再破之，方可长驱而进，此时未可遽也。”于是按兵不动。明日，方兴、攸之帅诸军进战，孙冲之凭城拒守，陶亮督众奋勇相敌，自早战至日中，兵交未已。正是：鼓鞞震处山河动，血肉飞时日月昏。未识两下胜败若何，且俟下回再讲。

---

陵轹（lì，音例）——欺侮，压榨。

### 第十三卷 计身后忍除同气 育螟蛉暗绝宗祧

话说攸之、方兴二将进攻赭圻，战至日中，未分胜败。只见一枝人马摇旗呐喊，飞奔而来，冲入敌军，势如破竹。敌军大败，纷纷退去。冲之惧，弃城走，遂拔赭圻。你道这枝人马从何而来？乃建安王在后，闻报前军厮杀，恐其不胜，便差亲将郭季之、杜幼文、垣恭祖统领精兵三万，前来助战，果得其力，杀败敌兵，夺了赭圻城一座。邓琬知赭圻不守，乃请袁凯进兵。凯闻报，悉起雍州之兵赶来。楼船千艘，铁骑成群，军容甚盛。命刘胡帅众三万，东屯鹊尾，自引大军，与官兵相持于浓湖。今且按下慢讲。

却说萧道成同了吴喜，东讨孔f，f闻台军将至，遣其将孙昙瓘等军于晋陵九里，以扼官军，兵势甚壮。道成等所领寡弱，众虑不敌。其日天大寒，风雪甚猛，塘埭决坏，士无固心，诸将欲退保破冈。道成宣令，敢言退者斩。众少定，乃筑垒息甲。明日，乘天气寒冷，出其不意，奋勇进击，遂大破之。先是吴喜数奉使东吴，性宽厚，所至人并怀之。百姓闻吴河东来，皆望风降散，故台军所向克捷。既克义兴，复拔晋陵，守将皆弃城走。孔璋屯军吴兴，闻台军已近，大惧堕床曰：“悬赏所购，唯我而已。今不遽走，将为人擒。”遂奔钱塘。大兵直至会稽，城中将士多奔亡，孔f不能禁，乘夜帅数骑逃奔嵎山。于是官军入城，执孔璋杀之。俄而嵎山民缚孔f以献，亦斩之。余将孙昙瓘、顾琛、王昙生、袁标悉诣官军降，道成皆宥不诛。诸郡悉平。捷闻，帝大喜。乃诏东征诸将，悉以兵赴赭圻，军势大振。不一日，又得刘勔捷报，连胜殷琰数阵，夺得城池数处。琰婴城自守，不日可平。朝廷闻之益喜，乃合大军专伐寻阳。

却说诸军与袁凯相拒于浓湖，时凯众犹盛，胡又宿将，勇健多权略，连战数阵，官军不能胜，将士忧之。龙骧将军张兴世谓建安王曰：“贼据上流，兵强地胜。我虽持之有余，而制之不足。若以奇兵数千，潜出其上，因险而壁，见利而动，使其首尾不能顾。中流既梗，粮运自艰，此制贼之一奇也。吾观上流形势，钱溪江岸最狭，去大军不远。下临洄湫，船下必来泊岸。又有横浦，可以藏船。千人守险，万夫不能过，冲要之地，莫过于此。”诸将并赞其策。乃选战士七千，轻舸二百，以配兴世。兴世帅其众，泝流西上，寻复退归，如是者累日。刘胡闻之笑曰：“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，张兴世何物人，而欲暂据我上？”不为之备。一夕四更，值便风，兴世举帆直前，渡湖白，过鹊尾，胡大惊，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东岸，翼之而进。及夜，兴世宿景洪浦，灵秀亦留。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，径趋钱溪，立营寨。天明，引兵据之，灵秀不能制。刘胡闻兴世据钱溪，自将水步兵来攻。将士欲迎击之，兴世禁之曰：“贼来尚远，气盛而矢骤。骤既易尽，盛亦易衰，不如待之。”令将士筑城如故。俄而，胡来转近，船入洄湫，兴世乃命寿寂之、任农夫，帅壮士数百击之。众军相继并进，斩首数百。胡败走，收兵而下。

时攸之未知钱溪消息，恐袁凯并力攻之，城不得立，乃命吴喜、萧道成进攻浓湖，以分其势。是日，刘胡果率步卒二万，铁马一千，欲更攻兴世。未至钱溪数十里，袁凯以浓湖之急，遽追之还。钱溪城由此得立。胡既退归，遣人传唱钱溪已平，兴世被杀，众闻之惧。沈攸之曰：“是必不然，若钱溪

实败，万人中岂无一人逃亡得还者？必是彼战失利，唱空声以惑众耳。”勒军中不得妄动。未几，钱溪捷报果至，众心乃安。兴世既据钱溪，梗其运粮之路，浓湖军乏食。凯令刘胡急攻钱溪，胡谓左右曰：“吾少习战，未娴水斗，若步战，恒在数万人中，水战在一舸之上。舸舸各进，不复相关，正在三十人中，此非万全之计，吾不为也。”乃托疟疾，住鹤头不进。谓凯曰：“兴世营寨已立，其城不可猝攻。昨日小战，未足为损，现有大雷诸军，共逼其上。大军在此鹤头，诸将又断其下流，兴世已堕围中，不足复虑。”凯怒曰：“今粮草哽塞，当如之何？”胡曰：“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。此运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耶？”凯不得已，乃遣司马沈仲玉，将千人步趋南陵以迎粮。仲玉至南陵，载米三十万斛，钱布数十舫，竖榜为城，欲乘流突过。行至贵口，兴世进击，破之，悉掳其资实以归。仲玉单骑走还，凯大惧，谓胡曰：“贼入人肝脾里，何由得活？奈何按兵坐待！”盖凯本无将略，性又恇怯，在军中未尝戎服，语不及战阵，惟赋诗谈义，不复抚接诸将。即与胡论事，酬对亦简。由是大失物情，胡心亦离。至是胡阴谋遁去，诳凯道：“今帅步骑二万，上取钱溪，兼下大雷余运，誓不与兴世两立。”凯喜，悉以坚甲利兵配之。那知胡以兵往，舍钱溪不攻，径趋梅根，烧大雷诸城而走。至夜，凯方知之，大怒，骂曰：“今年为小子所误。”呼取常所乘善马飞燕，谓其众曰：“吾当自出追之。”因亦走。三军无主，一时皆溃。建安王勒兵入其营，纳降者十万。命攸之等追凯。

却说袁凯走至鹤头，与戍主薛伯珍谋向寻阳，夜止山间，杀马以劳将士。顾谓伯珍曰：“我非不能死，且欲一至寻阳，谢罪主上，然后自刎。”因慷慨叱左右索节，无复应者。及旦，伯珍请屏人言事，遂斩凯首，诣台将俞湛之降。湛之斩伯珍，送首以为己功。再表刘胡至寻阳，诈晋安王云袁凯已降，军皆散，惟己所领独全。宜速处分，为一战之资。当停军湓城，誓死不贰。邓琬信以为实，厚给军粮，令往湓城拒守。而胡至湓城，即拥兵远遁。邓琬闻胡又去，忧惶无计，不知所出。张悦欲诛之以为己功，乃诈称有疾，呼琬计事，令左右伏兵帐后，戒之曰：“若闻索酒，便出杀之。”琬既至，悦曰：“卿首唱此谋，今事已急，计将安出？琬曰：“正当斩晋安王，封府库以谢罪耳。”悦曰：“今日宁可卖殿下求活耶？”因呼酒，伏发，遂斩之。连夜乘轻舸，赍琬首，诣建安王休仁降。于是寻阳城中大乱，共执晋安王子勋，囚之以待命。沈攸之军至，乃斩之，传首建康，时年十一。

庚子，建安王休仁至寻阳，遣吴喜、萧道成向荆州，张兴世、沈怀明向郢州，刘亮、张敬儿向雍州，孙超之向湘州，沈思仁、任农夫向豫章，平定余寇。刘胡逃至石城，捕得斩之。其在外诸王，诏并赐死。至是诸郡皆平，单有殷琰据寿阳、合肥未下。刘劭患之，召诸将会议，偏将王广之曰：“得将军所乘马，立平合肥。”皇甫肃曰：“广之敢夺节下马，可斩也。”劭笑曰：“观其意，必能立功。”即推鞍下马与之。广之往攻合肥，三日而克。劭嘉其功，擢为军主。广之谓肃曰：“将军若从卿言，何以平贼？卿不识才，乃至于此。”是时，帝以寿阳未平，使中书为诏，谕殷琰降。蔡兴宗曰：“天下既定，是琰思过之日。陛下宜赐手诏数行，以相慰引。今直中书为诏，彼必疑为非真，非所以安其心也。”帝不听。及琰得诏，果疑刘劭诈为之，不敢降，求附于魏。其主簿夏侯详谏曰：“今日之举，本效忠节，若社稷有奉，

便当归身朝廷，何可北面左衽！且魏军近在淮次，官军未测吾之去就，若遣使归款，必厚相抚纳，岂止免罪而已。”琰乃使详出见勳，勳以帝命慰之。琰乃帅将佐出降，勳悉加慰抚，不戮一人。入城，约勒将士，百姓秋毫无犯，寿阳人大悦。时魏兵将救寿阳，闻琰已降，乃去。琰至朝，仍还旧职。

却说泰始二年，帝以南方既平，欲示威淮北，乃命镇东将军张永、中领军沈攸之，将甲士十五万，迎薛安都入朝。蔡兴宗谏曰：“安都归顺，此诚非虚，正须单使尺书，召之入朝。今以重兵迎之，势必疑惧，或能招引北虏，为患方深。若以叛国罪重，不可不诛，则向之所宥，亦已多矣。况安都外据大镇，密迩边陲，地险兵强，攻围难克。揆之国计，尤宜驯养，如其外叛，将为朝廷旰食之忧。”上不从，谓萧道成曰：“吾今因此北讨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安都狡猾有余，今以兵逼之，恐非国家之利。”帝曰：“诸军猛锐，何往不克？卿勿多言。”安都闻大兵北上，大惧，遣使乞降于魏，求以兵援。魏乃命大将军尉元，帅兵三万出东道救之。官军至彭城，魏兵与安都夹击之。尉元邀其前，安都乘其后，大破永等于吕梁之东，死者以万数，枕尸六十余里。委弃军资器械，不可胜计。永足指尽堕，与攸之仅以身免。帝闻之，召兴宗于前，以败书示之曰：“我愧卿甚。”由是尽失淮北四州，及豫州、淮西之地。

先是帝初即位，宽和有令誉，义嘉之党，多蒙宽宥，随才引用，有如旧臣，人情安之。其后淮、泗用兵，府藏空竭，内外百官并断俸禄。而帝奢侈无度，每造器用，必为正御、副御、次副各三十枚。嬖幸用事，货贿公行，性复猜忍，多忌讳，言语文书，有祸败凶丧，及疑似之言，应回避者数百千品，犯则必加罪戮。改“𠂔”字为𠂔，以其似“祸”字故也。左右忤意，往往有刳断者。时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久，民间或言道成有异相，当为天子。帝疑之，征为黄门侍郎。道成惧诛，不欲内迁，而无计可留。参军荀伯玉献计曰：“可使游骑数十入魏境，抄掠其居民，魏必出兵相逐。朝廷闻魏师入寇，必令复任御之。”道成如其计，魏果遣游骑数百，履行境上。道成以闻，帝果使复本位御之。又道成有祖墓，在武进县彭山。其山冈阜相属数百里，尝有五色云起，盖于墓之前后左右，人以为瑞。帝闻而恶之，潜使人以大铁钉长五六尺，钉墓四维，以为厌胜。

先是帝无子，密取诸王姬有孕者，纳之宫中，生男则杀其母，使宠姬子之。有陈贵妃者，名妙登，建康屠家女也，最得帝宠。尝谓之曰：“得汝生子，我便以为太子。”久之无出。一日，李道儿侍侧，帝问曰：“尔多男否？”对曰：“臣一妻一妾，岁各生一，已有十男。”帝笑曰：“卿可谓箭无虚发者矣。”及夜，与陈妃同寝；呼其小字曰：“妙登，今夜一叙，明日将以卿赐李道儿，卿愿否？”妃大惊，曰：“妾虽微贱，曾与陛下接体，奈何赐以与人？”帝曰：“无害，不过借汝腹去度种耳，有孕便召卿归也。”妃曰：“妾一失节，何颜再事陛下？”帝曰：“宗嗣事大，失节事小，卿莫以是为嫌。”妃暗暗领命。明日，帝佯怒妃，责以失旨，命赐道儿。道儿入谢，囑

---

左衽（rèn，音任）——衽，衣襟。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服装，前襟向左，与中原人的右衽不同。此句指投靠北魏。

旰（gàn，音赣）食——晚食。指勤于政事。

𠂔（gu，音瓜）——身黄嘴黑的马。

刳断（k zhuó，音哭浊）——斩杀。

之曰：“有孕便来报朕也。”于是道儿为之尽力，未几果有孕，帝便迎之还内，生苍梧王昱，立为太子。遂借他事，赐道儿死。后人有诗嘲陈妃云：

数载承恩作嫔媵，无端别就合欢床。

只因欲觅人间种，那管刘郎与阮郎。

至是，帝以太子幼弱，深忌诸弟。晋平王休祐性刚狠，前后忤旨非一。一日，从游岩山射雉，左右从者并在仗后。日将暗，遣寿寂之等数人，逼休祐坠马，拉其胁杀之。传呼骠骑落马，上阳惊，遣御医络绎就视，比至，则气已绝。载其尸还第，追赠司空，葬之如礼。未几帝寝疾，与嬖臣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，以建安王人望所归，欲除之以绝后患。运长等亦虑晏驾后，休仁秉政，己辈不得专权，劝帝诛之。一日，召休仁入内殿，坐语良久。既而谓曰：“今夕不必还府，就尚书省宿，明早卿可早来。”其夜，休仁方就枕，见武士数人突至床前，呼之曰：“王且起，天子有诏，赐王死。药在此，可速饮之。”休仁披衣而起，怒且骂曰：“帝得天下，谁之力耶？孝武以诛鉏兄弟，子孙灭绝，今复为尔，宋祚其能久乎！”帝虑有变，力疾乘舆，出端门，闻休仁死乃入。然帝与休仁素厚，虽杀之，每谓人曰：“我与建安年相若，少便款狎，景和、泰始之间，勋诚实重，事计交切，不得不尔。”痛念之至，不能自己，因流涕不自胜。以其子伯融袭爵。又忌荆州刺史、巴陵王休若为人和厚，能谐物情，恐将来倾夺幼主，欲遣使赐死。虑不奉诏，乃令移镇江州，手书殷勤，命暂来京，共赴七月七日宴。休若至健康，赐死于第。赠侍中、司空。以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。

时帝诸弟俱尽，惟休范人才庸劣，幸而得全。或谮萧道成在淮阴，有贰心于魏，帝封银壶酒，使吴喜持往淮阴，饮之，以验道成诚伪。道成惧，不敢饮。喜乃密告之曰：“帝无恶意，此酒可饮也。”先自饮之，道成亦饮，尽欢而散。喜还朝，保证道成无二，帝乃释然。俄而，征道成入朝，左右以朝廷方诛大臣，劝勿就征。道成曰：“诸卿殊不见事，主上自以太子稚弱，翦除诸弟，何关他人！今日惟应速发，若淹留顾望，必将见疑。且骨肉相残，自非灵长之祚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”遂星夜赴都。既至，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先是帝在藩，与褚渊相善。及即位，深相委仗，至是疾甚。渊方为吴郡太守，急召之。渊既至，入见帝于寝殿。帝流涕谓曰：“吾近危笃，故召卿，欲使卿著黄襦耳。”黄襦者，乳母之服，以托孤之任奇之也。渊惶惧受命。夏四月己亥，帝大渐，以桂阳王休范为司空、褚渊为左仆射、刘劭为右仆射，与尚书令袁粲、刘秉，并受顾命。渊素与道成相善，引荐于上，诏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，与袁粲等共掌机事。是夕，帝见休仁执剑入内，惊问左右曰：“建安何以来？”左右答不见。继而连呼曰：“司徒宽我！司徒宽我！”遂崩。

庚子，太子昱即皇帝位，时年十岁。朝政皆委袁粲、褚渊。二人承明帝奢侈之后，务行节俭，而阮佃夫、杨运长等用事，货赂公行，不能禁也。一日，群臣在朝，方议国事，忽有大雷戍主驰檄到京，报称桂阳王休范反于江州，帅兵十万，昼夜东下。当是时，幼主初立，群情未附，武备废弛，忽闻休范作乱，人心惶惶，上下危惧。乃召在位大臣共集中书省，计议守战之事。众臣面面相视，茫无定见。道成慷慨言曰：“昔上流谋逆，皆因淹缓至败。休范必远征前失，轻兵急下，乘我无备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。今应变之术，

不宜远出，若偏师失律，则大沮众心。宜顿兵新亭、白下，坚守宫城及东府石头，以待贼至。千里孤军，后无委积，求战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。”顾谓张永曰：“征北守白下。”指刘劭曰：“领军屯宣阳门，为诸军节度。诸贵安坐殿中，不须竞出。我自破贼必矣。”因索笔下议，众并注同。中书舍人孙千龄阴与休范通谋，独曰：“宜依旧法，遣军据梁山。”道成正色曰：“贼今已至近，梁山岂可得至？新亭既是兵冲，所欲以死报国耳。常时乃可曲从，今不能也。”离坐起，执刘劭手曰：“领军既同鄙议，不可改易。劭许之。于是道成出顿新亭，张永屯白下，卫尉沈怀明戍石头，袁粲、褚渊入卫殿省。时仓猝不暇授甲，开南北二武库，随将士所取。及道成至新亭，治营垒未毕，果报休范前军已至。

你道休范为何而反？盖休范素凡讷，少知解，不为诸兄所齿，物情亦不向之，故明帝之末，得免于祸。及苍梧即位，年在幼冲，素族秉政，近习用事，休范自谓尊亲莫二，应入为宰辅。既不如志，怨愤颇甚。其谋主许公舆，令休范折节下士，厚相资给。于是远近赴之，岁收万计，畜养才勇，缮治器械。会夏口阙镇，休范以为必属于己。朝廷又以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，配以兵力，使镇夏口。休范闻之益怒，密与许公舆谋袭建康。公舆以为“兵宜速进，朝廷即闻吾反，商议出兵，不能一时即决，而我兵已捣建康。建康一得，余郡自服。”休范从之，乃悉起江州之兵，使大将丁文豪、杜黑蠡为前锋，兼程而进。那知已被道成料着。贼至新林，道成方解衣高卧，以安众心。徐索白虎幡，登西垣，督众拒守。休范有勇将萧惠朗，乘初至之锐，帅敢死士数百人突入东门，杀散守卒，直至射堂。城中皆避其锋，道成亲自上马，帅麾下搏战。偏将陈显达从后击之，惠朗乃退。许公舆又为休范谋曰：“我众敌寡，不必聚攻一处。王今留攻新亭，而遣丁文豪、杜黑蠡，各领精骑直趋建康。新亭破，则建康愈危；建康破，则新亭不攻自下。”休范从之。正是：兵临濠下威风大，将到城边战伐深。未识建康若何御之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卷 辅幼主道成怀逆 殉国难袁粲捐身

话说休范自以大众攻新亭，而别遣文豪、黑蠡直捣建康。文豪大破台军于皂荚桥，时王道隆将羽林兵在朱雀门内，急召刘劭来助。劭至朱雀门南，命撤桁以折南军之势。道隆怒曰：“贼至但当急击，奈何撤桁示弱？”劭亦愤，遂渡桁南，亲自搏战。那知战阵方合，被黑蠡一骑冲来，斩于马下。兵士散乱，道隆不能支，亦弃众走。黑蠡追杀之。黄门郎王蕴负重伤，踣于御沟之侧，或扶之以免。于是中外大震，白下、石头之众皆溃。张永、沈怀明逃还宫中，争传新亭亦陷。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。太后执帝手泣曰：“天下败矣！”先是月犯右执法，太白犯上将，或劝刘劭避职。劭曰：“吾执心行己，无愧幽明。若炎眚必至，避岂得免？”又劭晚年颇慕高尚，立园宅，名为“东山”，遗落世务，罢遣部曲。道成曾谓之曰：“将军受顾命，辅幼主，当此艰难之日，而深尚从容，废省羽翼，一朝事至，悔可追乎？”劭不从，而果败死。

话分两头。道成与休范拒战，自晡达旦，矢石不息。其夜大雨，鼓角不复相闻，将士积日不得寝食，军中马夜惊，城内乱走。道成秉烛危坐，厉声呼叱，如是者数四，乃定。明日复战，外势愈盛，众皆失色。道成曰：“贼虽多而乱寻，当破矣。”其时麾下勇将两员，一姓黄名回，一姓张名敬儿。敬儿，南阳人。少便弓马，有胆气，好射猛兽，发无不中。素无赖，家贫，佣于城东吴泰家。泰有爱婢，敬儿与之通。事发，泰欲杀之，逃于空棺中，以盖加上，乃免。后得志，诬泰通袁凯为逆，明帝杀泰，籍其家，僮役财货，敬儿皆有之。先所通婢，即以为妾。初，敬儿母卧于田中，梦犬子有角，舐其阴处，遂有孕而生敬儿。故初名狗儿。明帝嫌其名鄙俚，改为敬儿。时从道成守新亭，与黄回共立城上，望见休范白服乘肩舆，以数十人自卫，登城南观战。敬儿谓回曰：“彼可诈而取也。”回曰：“卿可取之，我誓不杀诸王。”敬儿以白道成，道成曰：“卿能办此，当以本州相赏。”敬儿乃与回并出城南，放仗走，大呼称降。休范喜，召至舆前。黄回阳至密意，休范信之，置二人于左右，命进酒。饮至半酣，笑呼道成名曰：“尔腹心已溃，何可乃尔！”回见休范无备，目敬儿，敬儿遂夺休范防身刀，斩休范首。左右皆惊走。敬儿提头嫚骂，与回奔归新亭。道成得首，便差队主陈灵宝持送建康。灵宝行至中道，恰逢西兵阻路，弃首于水，挺身到京，唱云已平，而无以为验。众莫之信。休范将士亦不之知，进战愈力，俄而其众知休范已死，稍欲退散。文豪厉声曰：“我独不能定天下乎！”因诈称休范已杀道成，据新亭矣。士民惶惑，乘夜诣新亭垒，投刺者以千数，道成皆焚之。登北城谓曰：“刘休范昨已就戮，尸在南冈下，身是萧平南，诸君谛视之。名刺皆已焚，卿等勿怀忧惧也。”众皆愕然而散。道成知台军屡败，急遣陈显达、张敬儿将兵自石头济淮，从承明门入卫宫省。于是台军之气亦振，大破贼众，遂斩丁文豪、杜黑蠡于宣阳门，余皆窜走。斯时道成在军，见大势已宁，亦即整旅还都。百姓缘道聚观，皆曰：“全社稷者，此公也。”及入朝，拜为中领军、兖州刺史，留卫京师。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更日入直，号为“四贵”。今且按下。

炎眚（shǐng，音省）——灾祸。

阳——同“佯”。假装，假意。

却说苍梧王之太子也，年六岁，始就学，而惰业嬉戏，师不能禁。好缘漆帐竿，去地丈余，久之乃下。年渐长，喜怒益乖。左右有失旨者，辄手加扑打，蓬首跣足，蹲踞于地，以此为常。明帝屡敕陈太妃痛捶之。及即位，内畏太后，外惮诸大臣，犹未敢纵逸。自加元服，变态百出，好出外游行，太妃每乘青犊车，随路检摄，其后渐自放恣，太妃亦不能禁。始出宫，犹整仪卫，俄而弃车骑，帅左右数人，或出郊野，或入市廛，或往营署，与嬖人解僧智、张五儿等恒相驰逐。夜开承明门以出，夕去晨返，晨出暮归。从者并执戈矛，路逢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，随手刺死，无一免者。民间扰惧，商贩皆息，门户昼闭，行人道绝。至针椎凿锯之徒，不离左右。尝以铁椎椎人阴囊，囊破裂，左右见之，有敛眉闭目者，苍梧大怒，令此人袒胛正立，以矛刺之，洞胛而过。大内耀灵殿，本明帝临政之所，养驴数十头于内。己所乘马，养于御床侧。又知己非帝子，为李道儿所生，每出入去来，常自号“李将军”。京营有女子，年十五六，性痴憨，驾至不避，从旁嬉笑。苍梧便入其屋，不避左右，与之苟合。女亦全不愧惧，任其所为，遂大悦。自是往来无间，人谓之“路嫔墙妃”，又性极好杀，一日不杀人，则惨惨不乐。殿省忧惶，食息不保。阮佃夫惧蹈不测，谋候其驾出游，称太后令，闭城门，执而废之，立安成王准。事觉，收佃夫诛死，寸斩其家属。或有告朝臣杜幼文、沈勃、孙超亦与佃夫同谋，遂帅卫士自掩三家，刳解脔割，婴孩不免。时沈勃居丧在庐，左右未至，帝挥刀独前，勃知不免，手搏其耳，唾骂之曰：“汝罪逾桀纣，屠戮无日，恨吾不获见之。”遂死。会端午，太后赐帝毛扇，怒其不华，令太医煮药，欲鸩太后。左右止之曰：“若行此事，陛下便应作孝子，岂复得出入狡狴？”帝曰：“汝语大有理。”乃止。凡诸鄙事，过目则能。锻炼金银，裁衣做帽，莫不精绝。未尝吹篪，执管便韵。自造露车一乘，其上施篷，乘以出入，其捷如飞，羽仪追之不及。又各虑祸，不敢追寻，唯整部伍，别在一处瞻望。尝直入领军府，天时盛热，道成解衣袒腹，昼卧堂中。见帝至，仓皇起立。帝指曰：“好大腹。”遂命立于室内，画其腹为的，持弓引满射之。道成敛手曰：“老臣无罪。”左右王天恩曰：“领军腹大，是佳射棚，一箭便死，后无复射，不如以髀箭射之。”帝乃更以髀箭射，正中其脐，投弓大笑曰：“此手何如？”又尝自磨刀曰：“明日杀萧道成。”陈太妃骂之曰：“萧道成有功于国，若害之，谁复为汝尽力？”乃止。道成忧惧，密与袁粲、褚渊谋曰：“幼主所为如此，不惟吾等不免，社稷亦不可保。不先废之，后悔奚及。”粲曰：“主上幼年，微过易改。伊、霍之事，非季世所行。纵使功成，亦终无全地。”渊默然。功曹纪僧真言于道成曰：“今朝廷猖狂，人不自保。天下之望，不在袁、褚，公岂得坐受夷灭？”道成然之，寄书萧贲，令为之备。

却说贲字宣远，道成长子也。方生之夕，母陈氏梦有龙据屋上，故又字龙儿。即齐世祖武皇帝也。初为寻阳郡赣邑令，值晋安王反，贲不从，被执下狱。众皆散。门客桓康骁勇多力，装筐篮为担，一头坐了夫人裴氏，一头坐了两位公子，挑之以逃，匿深山中，继与萧欣祖会集旧伴四十余人，袭破

---

市廛（chán 音缠）——集市。

篪（chí，音持）——古代一种用竹管制成的乐器。

棚（péng，音朋）——此处作“靶”。

髀（bào，音报）箭——骨镞箭。

郡城，救之出狱。及郡兵来追，桓康拒后力战，手斩其将，追兵乃退。及晋安既平，朝廷征贖入京，拜为尚书库部郎，至是为晋熙王长史，行郢州事。道成欲使以郢州兵为援，故报之。道成又欲出奔广陵起兵，使人密告冀州刺史刘善明、东海太守垣荣祖。荣祖，字华先，少好武，骑射绝伦，尤善弹。尝登西楼，见鸿鹄翔于云中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当生取之。”弹其两翅，毛尽脱，鹄坠地，养其毛复长，纵之飞去，其妙如此。与刘善明皆道成腹心也。善明报以书曰：“宋氏将亡，愚智共知。公神武高世，唯当静以待之，因机奋发，功业自定，不可远去根本，自贻后悔。”荣祖亦报曰：“领府去台百步，公走人岂不知？若单骑轻行，广陵人闭门不受，公欲何之？公今动足下床，恐即有叩台门者，大事去矣。”道成虽得二人言，尚怀犹豫。纪僧真曰：“二人之言是也。主上虽无道，国家累世之基，犹为安固。公百口北渡，必不得俱，纵得广陵城，天子居深宫，施号令，目公为逆，何以避之？此非万全之计也。况今幼主出入无常，每好单行道路，于此立计，易以成功。外州起兵，鲜有克捷。”道成乃止。

有王敬则者，临淮人，少贫贱。母为女巫，常谓人云：“敬则生时，胞衣紫色，应得鸣鼓角。”人笑之曰：“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。”性倜傥不羁，好刀剑，尝与暨阳县吏斗，谓曰：“我若得为暨阳令，当鞭汝小吏背。”吏唾其面曰：“汝得暨阳县，我亦得司徒公矣。”平时善拍张，以勇力补刀戟卫士。前废帝常使敬则跳刀，高出白虎幢五六尺，跳罢，仍抚髀拍张，儼捷异常。后补暨阳令，昔日斗吏亡叛，勒令出见，曰：“我得暨阳令，汝何时得司徒公耶？”其人叩头谢罪。敬则曰：“尔亦壮士，吾不汝责也。”至是为越骑校尉，见帝无道，欲自结于道成。夜着青衣，扶匐路侧，听察帝之往来。复阴结内廷杨万年、陈奉伯等为内援，专伺得间，即便行事。

是时，苍梧荒淫益甚，每往来寺院中。城西有青园庵，乃女尼所居。房宇深邃，徒众数十。一日，帝突至其处，群尼仓皇跪接。帝视之曰：“是皆秃耳。”见一幼尼尚未剃发，貌颇娟好，问之曰：“尔在此何欲？”对曰：“欲修行耳。”帝笑曰：“恐所欲不在是。”便携之入室，裸而淫之。又令左右择尼中年少者，遍淫之，问曰：“此举何如？”左右曰：“此举是陛下大功德。”遂大笑而散。又有一道人，名昙度，素无赖，与之亲善。一夜，行至领军府前，左右曰：“一府皆眠，帝何不缘墙而入，杀其一家？”帝曰：“我今夕欲与一处作耍，无暇为此，宜待明夕。”遂去。明日乘露车，与左右向台冈赌跳，仍往青园尼寺，留连半日，晚至新安寺偷狗，就昙度道人煮之，坐地而饮，酣醉如泥。左右扶之还宫，寝于仁寿殿内。有杨玉夫者，常得帝意，出入必与偕。至是忽憎之，见辄切齿，骂曰：“明日当杀此子，取肝肺，和狗肉食。”是夜为七月七日，临睡，吩咐玉夫曰：“汝于庭中伺织女度河，见即报我，不见则杀汝。”玉夫大惧，乃与杨万年、陈奉伯伺帝熟寝，潜取帝防身刀刎之，时年十五。

先是，帝出入无时，省内诸阁，夜皆不闭。群下畏相逢值，莫敢出走，宿卫并逃避，内外莫相禁摄。故帝虽被弑，无一觉者。乃令陈奉伯袖其首，依常行法开承明门出。遇王敬则于外朝，遂以首付之，使报道成。敬则驰诣领军府，叩门大呼曰：“大事已定，领军速即入朝。”道成犹虑苍梧诳之，

---

拍张——杂技名。表演者伸臂于空中接刀。

儼（xu n，音选）捷——轻捷灵便的样子。

不敢开门。敬则耸身墙上，投其首以示道成。道成洗视之，果帝首，大喜，便戎服乘马而出，偕敬则入宫。至承明门，诈称驾还。敬则恐内人覘见，以刀环塞门孔处，呼门甚急。门吏开门迎之，只道帝归，俱伏地震慑，不敢仰视。道成入殿，殿中惊骇，既而闻苍梧已死，咸称万岁。

及旦，道成整宿卫，出立殿庭槐树下，以太后令召袁粲、褚渊、刘秉，入朝会议。三人既至，闻帝已被弑，皆惊愕不敢发言。道成谓秉曰：“此使君家事，何以断之？”秉未答，道成须髯尽张，目光如电。秉惧曰：“尚书众事，可以见付，军旅处分，一委领军。”道成又让袁粲，粲亦不敢当。王敬则拔白刃，在殿前跳跃曰：“天下事，皆应关萧公，敢有开一言者，血染敬则刃！”手取白纱帽，加道成首，令即位，曰：“今日谁敢复动，事须及热。”道成正色呵之曰：“卿都不自解。”粲欲有言，敬则叱之，遂不出口。褚渊曰：“非萧公无以了此。”手取事状授道成。道成曰：“相与不肯，我安得辞。”乃下议立安成王为帝。作太后令曰：

昱以冢嗣 登皇统，庶其体识日宏，社稷有寄。岂意穷凶极悖，日月滋甚，加以犬马是狎，鹰隼是爱，单骑远郊，独宿深野，趋步阘阘，酣歌垆肆，淫人子女，掠人财物，手挥矛铤，躬行割断。自昔辛、癸，爰及幽、厉，方之于此，未譬万分。民怨既深，神怒已积，七庙 陆危，四海褫气。废昏立明，前代令范。况乃灭义反道，天人所弃者哉！故密令萧领军潜运明略，幽显协规，普天同泰。骠骑大将军安成王准体自太宗，地隆亲茂，皇历攸归。宜光奉祖宗，临享万国，便依旧典，以时奉行。

于是备法驾，诣东府，迎安成王准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一，是为顺帝。降封昱为苍梧王，葬之郊坛西。自是军国大事，皆听道成处分。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为侯。

先是刘秉初退朝，其从弟刘韞迎而问之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当归兄否？”秉曰：“吾等已让领军矣。”韞拊膺叹曰：“兄肉中讵有血耶？今年族矣。”秉默然。然犹谓尚书一官，万机根本，以宗室居之，则天下庶可无变。既而道成当国，布置心膂，与夺自专。褚渊素相凭附，秉与袁粲，阁手仰成矣。

却说袁粲，字景倩，陈郡阳夏人。早丧父，祖母哀其孤幼，名之曰“愍孙”。少好学，有清才，不以权势为重。平素每有朝命，常固辞，逼切不得已，方就职。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，阴欲图之。诏使出镇石头，即时受命。又荆州刺史沈攸之在明帝时，与道成同直殿省，深相亲善。道成有女，攸之娶为子妇。其在荆州，有言其反者，道成力保其不反，攸之深以为感。及苍梧遇弑，道成遣其长子元琰，以苍梧割断之具示之。攸之知道成将篡位，大怒，谓左右曰：“吾宁为王陵 死，不为贾充 生。”然犹未暇举兵，乃上表

---

冢嗣——嫡长子，即太子。

阘阘（huánhuì，音环慧）——指市井。

辛、癸——商纣和夏桀。纣名受辛，桀名履癸，俱为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

幽、厉——周幽王和周厉王，暴君。

七庙——指帝王供奉七代祖先的宗庙。

褫（chì，音齿）气——丧失胆气。犹言夺气。

王陵——西汉沛县人，汉高祖时官至右丞相。吕后欲封诸吕为王，王陵以为不可。后杜门不出，十年而卒。

贾充——西晋大臣。曹魏时任大将军司马，参与司马氏代魏的密谋。晋时任司空、尚书令，以一女为太子妃，一女为齐王妃。

称庆。时张敬儿为雍州刺史，素与攸之、司马刘攘兵善，疑攸之有异，密以问攘兵。攘兵无所言，寄敬儿马灯一只以示意。敬儿乃密为之备。攸之有素书十数行，常藏于褊裆角，云是明帝与己约誓，不忍坐视国亡。其妾崔氏諠曰：“官年已老，那不为百口计？”攸之指褊裆角示之。又会集诸将云：“顷太后使至，赐我以烛，剖之得太后手令，云社稷之事，一以委公。吾不可负太后命，扶危定倾，愿与诸君任之。”众皆应命，乃遗道成书曰：

少帝昏狂，宜与诸公密谋商议，共白太后，下令废之。奈何交结左右，亲行弑逆？乃至积日不殓，流虫在户，凡在臣下，谁不悚骇。又移易朝旧，布置亲党，官阁管籥，悉关家人。吾不知子孟、孔明之遗训固如此乎？足下既有贼宋之心，吾宁敢无包胥之节耶！

书去，即建牙勒兵。盖攸之素蓄士马，资用充积，甲士十万，铁骑三千，兵势甚盛。乃遣辅国将军孙同为前锋，余军相继东下。道成闻其兵起，即自入守朝堂，命其子萧凝代镇东府，萧映出镇京口，内外戒严，以右卫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，督军讨之。先是道成以世子贲为晋熙王燮长史，修治器械，以防他变。及徵燮为扬州，以贲为右卫将军，与燮俱下。命柳世隆行郢州事。贲将行，谓世隆曰：“攸之一旦为变，焚夏口舟舰，沿流而东，不可制也。若得攸之留攻郢城，君守于内，我攻于外，破之必矣。”世隆领命。及攸之起兵，贲方行至湓口，欲敛兵守之。众将皆劝倍道趋建康，贲曰：“湓口地居中流，密迩畿甸，若留屯湓口，内卫朝廷，外援夏口，保据形胜，控制西南。今日至此，天所使也。”或疑城小难固，贲曰：“苟众心齐一，江山皆城隍也，何患城小！”乃送晋熙王归郢州，而己则留镇湓口，遣使密报道成。道成闻之，喜曰：“真吾子也。”乃以贲为西讨都督。

话分两头。湘州刺史王蕴遭母丧，罢归，路过巴陵，与攸之深相结。还至京师，乃与袁粲、刘秉、刘韞谋诛道成，而黄回、孙昙权、卜伯兴等皆与通谋。当是时，刘韞为领军将军，入直门下省，卜伯兴为直阁，黄回出屯新亭，粲等定计，矫太后令，使韞与伯兴帅宿卫兵，攻道成于朝堂，黄回等为外应，刘秉等并赴石头。谋既定，将以告褚渊，众谓渊与道成素善，不可告。粲曰：“渊与彼虽善，岂容大作同异？今若不告，事定，便应除之。”乃以谋告渊。渊即告道成，道成闻之，乃使薛渊往石头，阳为助粲，阴实防之。薛渊涕泣拜辞。道成曰：“卿近在石头，日夕去来，何悲之甚？”对曰：“不审公能保袁公共为一家否？今往，与之同则负公，不同则立受祸。何得不悲？”道成曰：“所以遣卿者，正谓能尽临事之宜，使我无西顾之忧耳。但当努力，无复多言。”道成既遣薛渊防外，又恐内变难制，乃以王敬则为直阁，与卜伯兴共总禁旅。戒之曰：“有变先杀伯兴、刘韞。”敬则领命而去。

是时，粲与诸人本期壬申之夜，内外并发，而刘秉恇扰不知所为，才及晡后，即束行装，啜羹写胸上，手振不自禁。日未暗，载妇女尽室奔石头，部曲数百，赫奕满道。既至见粲，粲惊曰：“何事遽来？今败矣！”秉曰：“得见公，万死无憾。”孙昙权闻之，亦奔石头，乃大露。道成密使人告敬

---

褊 (li ng, 音两) 裆——古代衣饰，形似今之背心，前幅当胸，后幅当背，故名。

管籥 (yuè, 音越)——锁匙。

子孟、孔明——汉代的霍光与三国时诸葛亮。霍光，字子孟，受遗诏辅政；诸葛亮，字孔明，曾受刘备托孤之重。二人俱为辅幼主登位的佐命大臣。

包胥——申包胥，春秋时楚国贵族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国破楚，申包胥赴秦求救，在宫廷痛哭七日夜，终使秦发兵救楚。

则。时阁门已闭，敬则欲开阁出，卜伯兴严兵为备。敬则乃锯所止屋壁得出，至中书省，帅禁兵收韞。韞已戒严，列烛自照，见敬则猝至，惊起迎之曰：“兄何夜顾？”敬则呵之曰：“小子那敢作贼！”韞惶急，走抱敬则。敬则拳殴其颊，仆地，乃杀之。伯兴仓皇出，敬则亦迎而杀之。王蕴闻刘韞死，叹曰：“事不成矣。”狼狈率部曲数百，向石头。薛渊据门射之，蕴谓粲已败，即散走。道成又遣其将戴僧静帅数百人向石头，自仓门入，与薛渊并力攻粲。孙昙权御之，殊死战，杀台军百人，僧静乃分兵攻府西门，纵火焚之。粲与秉在城东门，见火起，秉不顾粲，即逾城走。粲亦下城，欲还府，谓其子最曰：“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，但以名义至重不忍负耳。”僧静乘暗独进，来杀袁粲。最在粲后，觉有追逐声，急以身卫父。僧静直前斫之，最仆地。粲谓最曰：“我不失忠臣，汝不失孝子，亦何害？”遂父子俱死。百姓哀之，为之谣曰：“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粲死，不作诸渊生。”但未识粲死之后，宋事作何结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五卷 沈攸之建义无成 萧绍伯开基代宋

话说袁粲死后，党与瓦解。刘秉走至额担湖，追兵斩之。王蕴、孙昙权皆被获诛死。唯黄回期于诘旦领兵为应，闻事泄，不敢发。道成抚之如旧。

粲有门生狄灵庆，平时解衣推食，待之甚厚。及粲死，一门尽诛，遗下一儿，仅数岁，乳母窃之以逃。念无可投者，唯灵庆一家，素受袁氏厚恩，携儿投之，求其庇护。灵庆曰：“吾闻朝廷构袁氏儿，悬千金赏。今来吾家，富贵到矣。”因即抱儿出首。乳母呼曰：“天乎！公昔有恩于汝，故冒死远投，汝奈何欲杀郎君以求重赏？若天地鬼神有知，我见汝灭族不久。”先是儿在时，常骑一大狴狗嬉戏，朝夕相随。死后，灵庆常见袁儿跳跃堂上，或怒目视，家中器物常颠倒。本期朝有重赏，那知道成亦薄其为人，绝不加赏。灵庆已失望。一日，忽见一狗走入其家，遇之于堂，猝起而噬其喉。灵庆仆地，狗至死不放，灵庆遂死。未几，妻与子相继没。此狗即儿所骑大狴狗也。人以为灵庆之负恩，不若狗之报主云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沈攸之遣其将孙同以三万人为前驱，刘攘兵以二万继后，分兵出夏口，据鲁山，自恃兵强，颇有骄色。以郢城弱小，不劳攻取，遣人告柳世隆曰：“被太后令，当暂还都，卿即相与奉国，相得此意。”世隆不答。其将宗俨之劝攻郢城，臧寅止之曰：“不可。郢城虽小而地却险。攻守势异，非旬日可援。若不时举，徒然挫锐损威。今顺流长驱，计日可捷。既倾根本，则郢城岂能自固？”攸之从其计，留偏师攻郢城，自将大军东下。世隆欲诱之来攻，置阵于西渚挑战，又遣军士于城楼上大声肆骂，且秽辱之。攸之怒，改计攻城，令诸军登岸，烧郭邑，筑长围，昼夜攻战。世隆随宜拒应，攸之不能克。

是时，内难虽平，外患未已，道成昼夜忧惧，问于参军江淹曰：“天下纷纷，君谓何如？”淹曰：“成败在德，不在众寡。公雄武有奇略，一胜也。宽容而仁恕，二胜也。贤能毕力，三胜也。民望所归，四胜也。奉天子以伐叛逆，五胜也。攸之力锐而器小，一败也。有威而无恩，二败也。士卒解体，三败也。晋绅不怀，四败也。悬兵数千里，而无同恶相济，五败也。虽豺狼十万，终为我获。”道成笑曰：“君言过矣。”刘善明亦言于道成曰：“攸之收众聚骑，造舟治械，包藏祸心，于今十年。性既险阻，才非持重，而起逆累旬，迟回不进。一则暗于兵机，二则人情离怨，三则有掣肘之患，四则天夺其魄。本虑其剽勇轻速，掩袭未备，决于一战。而留攻郢城，以淹时日，今六师齐奋，诸侯同举，此笼中之鸟耳，不足虑也。窃以黄回素怀异志，假以强兵，恐劳公虑耳。”道成曰：“其罪未彰，吾不忍废。且彼无能为也。”于是道成出屯新亭。

却说沈攸之尽锐攻郢城，柳世隆乘间屡破之。萧贲引兵据西塞，为世隆声援。时范云为郢府法曹，以事出城，为攸之军士所获。攸之使送书入城，饷世隆犒一控，鱼三十尾，皆去其首。城中欲杀之，云曰：“老母弱弟，悬命沈氏，若违其命，祸必及亲。今日就戮，甘心如芥。”乃释之。先是攸之素失人情，但劫以威力，初发江陵，已有逃者。及攻郢城三十余日不拔，逃

(néng, 音能) 狗——多毛的狗。

晋(jìn, 音近) 绅——官吏。

控(kòng, 音控)——量词，头。

者稍多。攸之日夕乘马，历营抚慰，而去者不息。于是大怒，召诸将吩咐曰：“我被太后令，建义下都。大事若克。诸君定获封侯之赏，白纱帽共著耳。如其不成，朝廷自诛我百口，不关余人事。近来军人叛散，皆卿等不以为意。我亦不能问叛身，自今军中有叛者，军主任其罪。”令一出，众皆疑惧。于是一人叛，遣人追之，亦去不返，莫敢发觉。刘攘兵虽为攸之将，心怀反复。一日，手下军人亦有逃去者，惧坐其罪，密以书射入城中请降。世隆约开门以候。是夜，攘兵烧营而去。军中见火起，争弃甲走，将帅不能禁。攸之闻之怒，衔须咀之，收攘兵侄刘天赐、女婿张平虏斩之。向旦，帅众过江，至鲁山，军遂大散，诸将皆走。臧寅曰：“不听吾言，至有此日。但幸其成，而弃其败，吾不忍为也。”遂投水死。攸之犹有数十骑自随，宣令军中曰：“荆州城中大有钱，可共还取以为资粮。”时郢城尚无追军，而散军亦畏抄杀，更相聚结，可二万人，随攸之还江陵。那知张敬儿乘攸之东下，即起雍州之众，来袭其城。攸之子元不能抗，遂弃城走，为人所杀。其城已为敬儿所据。攸之士卒闻之，未至江陵百余里，皆散。攸之无所归，走至华容界，遂自缢。村民斩其首，送江陵。敬儿擎之以楯，覆以青伞，徇诸市郭，乃送建康；既而悉诛其亲党，收其财物数十万，皆以入私。

初，边荣为府录事所辱，攸之为荣鞭杀录事，荣感其恩，誓以死报。及敬儿兵来，荣为留府司马，或劝诣敬儿降。荣曰：“受沈公厚恩，共此大事。若一朝缓急，便易本心，吾不能也。”城破，军士执见敬儿，敬儿曰：“边公何不早来？”荣曰：“沈公见留守城，不忍委去。本不祈生，何须见问？”敬儿曰：“死何难得！”命斩之，荣欢笑而去。荣客程邕之见荣将斩，前抱之曰：“与边公同游，不忍见边公死，乞先见杀。”兵人不得行戮，以白敬儿。敬儿曰：“求死甚易，何为不许？”命先杀之，然后及荣。见者莫不垂泣曰：“奈何一日杀二义士？”

却说道成闻捷，还镇东府，下令解严。以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，萧贲为江州刺史，萧疑为中领军，褚渊为中书监。凡朝廷要职，皆用腹心为之。单有黄回屡怀异志，至京之日，尚拥部曲数千人。道成欲收之，恐致乱，乃托以宴饮，召入东府，伏甲斩之。由是异己悉除，内外咸服，骎骎乎有代宋之势矣。

且说南朝最重闻望，时长史谢朓负盛名，道成欲引之参赞大业。深夜召之，屏人与语，久之，朓无一言。唯二小儿执烛侍，道成虑朓难之，取烛置几上，遣儿出，挑之使言，朓又无语，乃呼左右，不乐而罢。右长史王俭知其指，他日请问，言于道成曰：“功高不赏，古今非一。以公今日位地，欲终北面得乎？”道成正色裁之，而神采内和。俭因曰：“俭蒙公殊盼，所以吐所难吐，何赐拒之深？宋氏失德，非公岂复宁济。但人情浇薄，不能持久。若小复推迁，则人望去矣。岂惟大业永沦，七尺亦不可保。”道成曰：“卿言不无有理。”俭又曰：“公今名位，尚是经常宰相，宜体绝群后，微示变革。俭请衔命，先令褚公知之。”道成曰：“少日我当自往，卿不须去也。”俭乃退。

---

楯（dùn，音盾）——同“盾”，盾牌。

徇（xùn，音训）——示众。

骎骎（qīn，音钦）——进行得很快的样子。

裁——制止。

却说俭字仲宝，祖昙首，父僧绰。僧虔、僧达，皆其叔也。昙首暇日，尝集子孙于一堂，任其戏嬉。僧达跳下地，作彪子形。僧虔累围棋子十二，既不坠落，亦不复加。僧绰采蜡珠为凤凰，僧达夺取打坏，亦复不惜。昙首叹曰：“僧达俊爽，当不减人。然亡吾家者，必此子也。僧绰当羽仪王国，福泽之厚，终不如僧虔。”后皆如其言。俭生未期，而僧绰遇害，为僧虔所抚养。性笃学，手不释卷。年数岁，便有宰物之志，赋诗曰：“稷契匡虞夏，伊吕翼商周。”宾客咸称美，僧虔曰：“我不患此儿无名，政恐名太盛耳。”一日，袁粲见之曰：“此宰相种也。栝柏豫章，虽小已有栋梁气矣，终当任人家国事。”僧虔尝有书诫俭曰：“重华无严父，放勋无令子，亦各由己耳。王家门中，优者龙凤，劣犹虎豹。祖宗不能为汝荫，政应自加努力。”俭因此益自励。至是为太尉右长史，知道成将代宋，欲辅成其业，以建不世之勋，故汲汲劝其受禅。

越一日，道成自造褚渊，携手入室，款语良久，乃谓曰：“我夜梦得官。”渊曰：“今授始尔，恐一二年间，未容便移。且吉梦未必应在旦夕。”道成还以告俭，俭曰：“褚是未达理耳。且褚虽位望隆重，不过一惜身保妻子之人，非有奇才异节。公有所为，彼必不敢立异，俭能保之。”乃倡议加道成重爵，体绝群臣，以议报渊，渊果无违异。丙午，诏进道成太傅、假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兼领扬州牧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又道成心重谢朓，必欲引参佐命，拜为左长史。尝置酒与论魏、晋故事，因曰：“石苞不早劝晋文，死方恸哭，非知机也。”朓曰：“晋文世事魏宝，必将终身北面。借使魏依唐、虞故事，亦当三让弥高。”道成不悦，仍以朓为侍中，更以王俭为左长史。

三月甲辰，以太傅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，为齐公，加九锡，诏齐国官爵礼仪，并仿天朝。甲寅，齐公受策命，赦其境内，以石头为世子宫，一如东宫之制。褚渊求说于齐，引魏司徒何曾为晋丞相故事，求为齐官。齐公不许。以王俭为齐尚书右仆射，俭时年二十八也。四月壬申，进齐公爵为王；辛卯，宋顺帝下诏，禅位于齐。是时帝当临轩，不肯出，逃于后宫佛盖之下。王敬则勒兵殿廷，以板舆入迎，拔刀指太后曰：“帝何在？”太后惧，自率阍人搜得之，帝涕泣不已。敬则启譬令出，引使登车。帝收泪，谓敬则曰：“欲见杀乎？”敬则曰：“无恐，出居别宫耳，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。”帝泣而弹指曰：“愿后世世世勿复生天王家。”宫中皆哭。帝拍敬则手曰：“必无过虑，当饷辅国十万钱。”是日百僚陪位，侍中谢朓在直，当解玺绶，阳

---

稷契匡虞夏——稷，后稷，传说为周的先祖，唐虞之时（即舜之时）为农官；契，传说中商的祖先，曾助夏禹治水有功。

伊吕翼商周——伊，伊尹，商初大臣，帮助商汤攻灭夏桀；吕，吕尚，即民间传说姜子牙，辅助周武王灭商。

栝（gu，音括）柏豫章——栝柏，桧树与柏树；豫章，树名，樟树之类。俱为栋梁之材。

重华无严父——重华，虞舜名。舜不知有父，故曰无严父。

放勋无令子——放勋，唐尧名。令子，优秀、杰出的儿子。

“石苞不早劝晋文”句——石苞，字仲容，晋武帝时官至大司马。晋文，晋文帝马昭。石苞不早劝司马昭替魏称帝，事见《晋书·石苞传》。

板舆——古代老人的一种代步工具。

譬——晓谕。

为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：“解玺授齐王。”肱曰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走至殿侧，引枕卧。传诏惧，使肱称疾。肱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？”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登车还宅。乃以王俭权为侍中，解玺授。礼毕，顺帝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，就东邸，问：“今日何不奏鼓吹？”左右莫有应者。右光禄大夫王琨在晋世已为郎中，至是攀车后獭尾，恸哭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戚。既不能先驱蝼蚁，乃复频见此事。”呜咽不自胜，百官雨泣。褚渊率群臣奉玺授，诣齐宫劝进。渊从弟炤谓渊子贲曰：“司空今日何在？”贲曰：“奉玺授，在齐大司马门。”炤曰：“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，亦复何为？”

甲午，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是为齐高帝。还宫大赦，改元建元。奉宋顺帝为汝阴王，优崇之礼，皆仿宋初。筑宫丹阳，置兵守之。诸王皆降为公，自非宣力齐室，余皆除国。以褚渊为司徒，宾客贺者满座。褚炤叹曰：“彦回少立名行，何意披狂至此？此门户不幸，复有今日之拜。向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，不当为一名士耶？名德不昌，乃复有期颐之寿。”渊固辞司徒之命，不拜，奉朝请。一日，渊入朝，以腰扇障目。有刘祥者，好文学，性气刚疏，轻言肆行，不避高下，从车侧过曰：“作如此举止，羞面见人，扇障何益？”渊曰：“寒士不逊。”祥曰：“不能杀袁、刘，安得免寒士？”指车前驴曰：“驴，汝好为之，如汝人才，可作三公。”渊顾仆曰：“速驱之！速驱之！毋听狂言。”时轻薄子，多以名节讥渊，以其眼多白精，谓之“白虹贯日”，为宋氏亡征也。河东裴f上奏，数帝过恶，挂冠径去。帝怒杀之。太子贽请杀谢肱，帝曰：“杀之适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耳。”久之，因事废于家。沛国刘为当时儒学冠，帝以为政之道问之，对曰：“政在《孝经》。凡宋氏所以亡，陛下所以得者，皆是也。陛下若戒前车之失，加之以宽厚，虽危可安。若循其覆辙，虽安必危。”帝叹曰：“儒者之言，可宝万世。”帝性节俭，即位后，不御精细之物，后宫器物栏槛，以铜为饰者，皆改为铁。内殿施黄纱帐，宫人著紫皮履，见主衣中有玉介导，命即打碎，曰：“留此政是兴长疾源。”每曰：“使我治天下十年，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”由是奢侈悉汰，风俗一变。夏五月乙未，或走马过汝阴王之门，卫士恐有为乱者，奔入杀王而以疾闻。上不罪而赏之，并杀宋宗室诸王，无少长皆死。丙寅，追尊皇考曰“宣皇帝”，皇妣陈氏曰“孝皇后”。封皇子嶷为豫章王，钧为衡阳王，映为临川王，晃为长沙王，晔为武陵王，暠为安成王，锵为鄱阳王，铄为桂阳王，鉴为广陵王，皇孙长懋为南郡王。立太子贽为皇太子。

却说太子少历艰难，功名素著，自以年长，与帝共创大业，朝事大小悉皆专断，多违制度，内外祇畏，莫敢有言者。侍中荀伯玉密启之，帝大怒，不见太子，欲废之而立豫章王嶷。太子闻之，忧惧称疾，月余不出。而帝怒不解，一日，昼卧太阳殿，王敬则直入叩头，启请驾往东宫，以慰太子。帝不语，敬则因大声宣旨往东宫，命装束。又敕大官设饌，密遣人报太子候驾。因呼左右索舆，帝了无动意。敬则索衣以披帝身，扶帝上舆，遂幸东宫，召诸王大臣宴饮。太子迎帝，游玄圃园。长沙王执华盖，临川王执雉尾扇，竟陵王子良持酒枪，南郡王长懋行酒，太子与豫章王捧肴饌。帝大悦，酒半，

---

獭(t，音塔)尾——獭，水獭。古代车后面可以站人的长条形脚踏板。

期颐之寿——古代称百岁以上寿命。

酒枪——古代暖酒的器具，即酒铛。

褚彦回弹琵琶，王僧虔弹琴，沈文季歌《子夜歌》。王敬则脱朝服，去冠挽髻，奋臂拍张，叫动左右。帝笑曰：“岂有三公如此者？”对曰：“臣由拍张，故得三公。今日岂可忘拍张？”帝大笑，赐太子以下酒，并大醉尽欢，日暮乃散。是日微敬则，太子几废。以故太子德敬则，而怨伯玉。

先是，伯玉少贫贱，卖卜为业。帝镇淮阴，用为参军，所谋皆合，甚见亲信。尝梦帝乘船在广陵北渚，两腋下有两翅不飞。伯玉问翅何时飞，帝曰：“尚待三年。”伯玉于梦中叩首祝之，忽有龙出帝腋下，翅皆飞扬，醒以告帝，帝喜。后二年，帝破桂阳，威名大震；五年而废苍梧，大权在握，谓伯玉曰：“卿梦今日验矣。”至是因启太子之过，帝愈信其无欺，使掌军国密事，势倾朝野。每暂休外，轩盖填门。其母死，朝臣无不往吊。褚渊、王俭五鼓往，未到伯玉宅二里许，王侯卿士已拥塞盈巷，至下鼓尚未得前。及入门，又倚厅事久之，方得吊。比出，二人饥乏，气息憊然，恨之切齿。明日入宫，言于帝云：“臣等所见二宫及斋阁比比伯玉宅，政可设雀罗。怪不得外人言：‘千敕万令，不如荀公一命。’”帝闻而笑之，宠任如故。后太子即位，遂赐死。初，伯玉微时，有善相者，谓其父曰：“君墓当出暴贵者，但不得久耳。又出失行女子。”伯玉闻之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顷之，伯玉姊当出嫁，是夕，随人逃去，而伯玉卒至败亡。此是余话，今且不表。

却说帝得天下，年齿已高。自践祚以来，勤劳万几，宵旰不息，精神渐减。四年二月乙未，帝不豫；三月庚申，疾益甚，乃召司徒褚渊、左仆射王俭，授遗诏辅政。诏曰：

吾本布衣素族，念不到此，因藉时来，遂隆大业，遭疾弥留，至于大渐。公等事太子如事

吾，当今敦穆亲戚，委任贤才，崇尚节俭，弘宣简惠，则天下之理尽矣。死生有命，夫复何言！壬戌，帝崩于临光殿，年五十六。于是群臣奉太子即位，是为武帝。称遗诏，以司徒褚渊录尚书事，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、车骑将军，丧礼悉从俭约，遵遗诏也。庚午，以豫章王疑为太尉，领扬州牧。

武帝诸弟中，豫章最贤，常虑盛满难启，求解扬州。帝不许曰：“毕汝一世，无所多言。”疑尝过延陵季子庙，观沸井，有牛奔突部伍，左右欲执牛主推问，疑不许。取绢一疋，横系牛角，放归其家。其为政宽厚类如此。时临川王映亦号贤王，帝问其居家何事，映曰：“唯使刘献讲《礼》，顾则讲《易》，朱广之讲《庄》、《老》，臣与二三诸彦、兄弟友生，时复击赞，以此为乐。”帝大赏之。他日谓疑曰：“临川为善，遂至于斯。”疑曰：“此大司马公之次弟，安得不尔！”帝以玉如意指疑曰：“未若皇帝次弟，为善更多也。”相与大笑。时帝友爱甚笃，而太子长懋素忌诸叔，故诸王皆不愿与政。未几豫章卒，年四十九，帝甚哀之。王融为铭云：“半岳摧峰，中河堕月。”帝见而流涕曰：“此正吾所欲言也。”疑死后，忽见形于沈文季曰：“我患痲与痢，未应便死。皇太子于膏中加药数种，使痲不差，复于汤中加药一种，使痢不断。吾已诉先帝，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。向胸前出青纸文书，示文季曰：‘与卿相好，为吾呈上。’”言讫不见。文季大惊，秘不敢

---

《子夜歌》——南朝乐府歌曲。

微——倘若没有。

憊（chuò，音齷）——疲困。

差——同“瘥”，病癒。

言。但未识太子有何报应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卷 纵败礼宫闱淫乱 臣废君宗室摧残

话说豫章身故，人皆以得疾而卒，那知太子暗行毒害。一灵不散，忽见形于沈文季，述其致死之由。文季知之，不敢告人。俄间太子疾，文季谓人曰：“太子殆不起矣。”越数日，太子果卒。帝哀痛殊甚。时竟陵王子良好文学，有令望，为帝次子，人皆以储位之归，宜在子良。而帝卒以嫡嗣为重，不立太子而立太孙。

却说太孙名昭业，字元尚，文惠太子长子也。始高帝为宋相，镇东府，昭业年五岁，在床前戏。高帝方对镜，令左右拔白发，问之曰：“儿谓我谁耶？”答曰：“太翁。”高帝笑谓左右曰：“岂有为人作曾祖而拔白发者乎？”即掷镜不拔。及长，美容止，工隶书，武帝特所钟爱，敕皇孙手书，不得妄出，以示贵重。性辨慧，进退音吐，皆有仪度。接对宾客，款曲周至。然矫情饰诈，阴怀鄙慝。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，共衣食，同卧起。当太子在日，每禁其起居，节其用度。昭业谓其妃何氏曰：“阿婆，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。今知生帝王家，便是大罪，左右主帅，动见拘执，不如市边屠酤富儿，反得快意。”尝私就富人求钱，无敢不与。别作钥钩，夜开西州后阁，与左右至营署中淫宴。其师史仁祖、侍书胡天翼相谓曰：“皇孙所为若此，若言之二宫，则其事非易。苦于营署为异人所殴，岂惟罪止一身，亦当尽室及祸。年各七十，余生宁足吝耶！”数日相继自杀，二宫不知也。所爱左右，皆逆加官爵，书于黄纸，许南面之日，依此施行。侍太子疾，衣不解带。及居丧次，号泣不绝声，见者呜咽。裁还私室，即欢笑酣饮。常令女巫杨氏祷祀，速求天位。及太子卒，谓由杨氏之力，倍加敬信。武帝往东宫临丧，昭业迎拜号恸，绝而后苏。帝自下舆抱持之，甚嘉其孝。帝以晚年丧子，郁郁不乐，未几有疾。太孙入侍，忧愁惨戚，言发泪下，每语及帝躬病重，辄哽咽不自胜，故帝益爱之。时何妃在西州，一日，得太孙手书，别无一语，中央作一大“喜”字，而作三十六小“喜”字绕之。妃知大庆在即，亦暗暗欢喜。俄而诏竟陵王子良，甲仗入延昌殿，侍医药。由是子良日夜在内，太孙间日参承。

却说中书郎王融，字元长，少而神明警慧，其叔王俭谓人曰：“此儿年至三十，名位自立。”常侍帝于芳林园禊宴，为《曲水诗序》，人争称之。会魏使宋弁来聘，帝以融有才辨，使兼主客接之。弁见其年少，问：“主客年几？”对曰：“五十之年，久逾其半。”弁又云：“闻主客有《曲水诗序》甚佳，愿得一观。”融乃示之。弁读竟，叹曰：“昔观相如《封禅》，以知汉武之德。今览王生《诗序》，用见齐主之盛。”融曰：“皇家盛明，岂直比踪汉武？更惭鄙制，无以远匹相如。”时称其善对。独其性躁于名利，自恃人地，三十内可望公辅。尝诣王僧祐，值沈昭略在座，不识融，问主人曰：“是何年少？”融闻而不平，谓曰：“仆出于扶桑，入于暘谷，照耀天下，

---

鄙慝（tè，音特）——卑鄙、邪恶。

裁——同“才”。

禊（xì，音细）宴——魏晋时以农历三月三日为修禊日，是时，人们欢聚水滨宴饮、洗濯，以消除不祥。

相如《封禅》——西汉司马相如撰《封禅书》。

扶桑——神木名，传说日出于其下。

暘（yáng，音阳）——日所出处。

谁云不知，而劳卿问！”其高自标置如此。及为中书郎，尝抚案叹曰：“为尔寂寂，邓禹笑人。”又尝过朱雀桁街，路人填塞，车不能行，乃捶车叹曰：“车中乃可无七尺，车前岂可乏八驹。”素与竟陵王子良友好，于是乘帝不豫，为之图据大位。戊寅，帝疾亟暂绝，太孙未入，内外惶惧。融因欲矫诏立子良，及太孙来，融戎服绛衫，立于中书省阁口，断东宫仗不得进。顷之，帝复苏，问太孙何在，因召东宫器甲并入。太孙因见帝痛哭，帝以其必能负荷大业，谓之曰：“五年中一委宰相，汝勿措意。五年外，勿复委人。若自作无成，无所多恨。”临终，复执其手曰：“若忆翁当好作，诏子良善相毗辅。朝事大小，悉与左仆射、西昌侯鸾参怀。”遂殂。

却说鸾字景栖，高帝兄，始安王道生之子也。早孤，为高帝所养，恩过诸子。性俭素，车服仪从，同于素士，所居官有严能名。故武帝亦重之，以子良才弱，遗诏委以朝政。鸾闻诏，急驰至云龙门，融以子良兵禁之，不得进。鸾厉声曰：“有敕相召，谁敢拒我！”排之而入。既入，指麾部署，音响如钟，殿中无不从命。遂奉太孙登殿，即帝位。是为郁林王。融知大事不遂，释服还省，叹曰：“竟陵误我。”先是郁林王少养于子良妃袁氏，慈爱甚著。及王融有谋，并忌子良。时子良居中书省，虑其为变，使虎贲二百人屯太极西阶以防之。既成服，诸王皆出，子良乞停至山陵，不许。收王融于狱，赐死。融临死，叹曰：“我若不为百岁老母计，当吐一言。”盖欲指斥帝在东宫时过恶也。人谓融险躁轻狡，自取其死云。

却说郁林自即位后，大殓始毕，悉呼武帝诸伎，奏乐于前。所宠嬖臣慕毋珍之、朱隆之，直阁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，宦者徐龙驹等皆用事。珍之所论荐，事无不允。内外要职，皆先论价，旬日之间，家累钜万，擅取官物，不俟诏旨。有司至相语曰：“宁拒至尊敕，不可违舍人命。”徐龙驹为后阁主书，常居含章殿，著黄纶，被貂裘，南面向案，代帝书敕。左右侍直，与至尊不异。自山陵之后，帝即与左右微服，游走市里。掷涂赌跳，作诸鄙戏。赏赐嬖宠，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曰：“我昔思汝一枚不得，今日得用汝未！”武帝聚钱，上库五亿万，斋库三亿万，金银财帛不可胜计。未满一年，所用垂尽。尝入主衣库，令何后及宠姬，以诸宝器相投击，破碎之，用为笑乐。

后字婧英，抚军将军何戡之女，性亦淫乱。初为太孙妃，太孙狎昵无赖之徒，后择美少者，皆与之私。及为后，淫荡如故。帝既好淫，后善于迎接，能曲畅其情。故帝宠爱特甚，恣其所为。有侍书人马澄，年少貌美，为帝弄童。后悦之，托以有巧思，令出入御内，绝见爱幸，尝着轻丝履，紫绋裘，与后同居处。后出素臂，与之斗腕角力，帝抚掌以为乐。又侍书杨珉之，年十五，姣好如美女，而有嫪毒具，为帝所幸，常侍内廷。后尤爱之，私语宫人曰：“与杨郎一度，胜余人十度。”一日，帝往后宫，后正与珉拥抱未起。宫女急报驾至，后遽起见帝。冠发散乱，四体倦若无力。帝问何事昼寝，后笑曰：“吾梦中方与陛下取乐，不意陛下适来，使妾余欢未尽。”帝笑曰：

---

邓禹——东汉新野人，汉光武帝时为大司徒。

朱雀桁（héng，音衡）——晋南北朝时建康正南朱雀门外的古浮桥。

八驹（zū，音邹）——古代贵族高官出行时，前面有八名驹卒喝道，叫八驹。

山陵——因山陵高而固，故比之帝王。

嫪毒（lào dū，音涝毒）具——嫪毒，战国末秦相吕不韦舍，与秦太后私通，操纵朝政，据传生殖器颇硕大。具，指生殖器。

“阻卿梦中之兴，还卿实在之乐何如？”遂解衣共寝，恣为淫荡。武帝有宠姬霍氏，年少有殊色。帝欲烝之，在后前极口称其美。后曰：“陛下既爱其美，何不纳之？”帝曰：“惧卿妒耳。”后曰：“陛下所爱，妾亦爱之，奚妒为？妾为陛下作媒何如？”帝大悦，是夕，与帝同辇，往霍姬宫。姬接入，后抚其背曰：“今夜送一新郎在此，卿善伴之。”说罢别去。帝遂就寝霍氏宫，深相宠爱，累日夜不离。那知后亦为着自己，使帝在他处留连，正好与杨珉任意取乐，可以昼夜无间。斯时秽声狼藉。萧鸾深以为耻，尝谓帝曰：“外廷之事，臣得效力。宫禁之内，还期陛下肃清，无使取笑天下。”帝深恶之，遂不与相见。一日，谓鄱阳王锵曰：“公以鸾为何如人？”锵素和谨，对曰：“臣鸾于宗戚最长，且受寄先帝。臣等皆年少，朝廷所赖，唯鸾一人，愿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默然，私谓徐龙驹曰：“我欲与锵定计取鸾，锵既不同，我亦不能独办矣。”鸾闻之惧，阴欲废帝，唯虑萧湛、萧坦之典宿卫重兵，为帝心腹。因谋之尚书王晏，晏曰：“此二人可以利害动也，请往说之，必得如志。”鸾因使晏密结二人，劝行废立。二人初犹未许，及见帝狂纵日甚，无复悔改，恐祸及己，乃回意附鸾，在内廷阴为鸾耳目。

先是，帝居深宫，群臣罕见其面，唯以湛与坦之为祖父旧人，尚加亲信，得出入后宫。凡褻狎宴游，二人在侧不忌。故鸾欲有所陈说，唯遣二人入告，乃得上达。一日，鸾以杨珉淫乱宫掖，尤无忌惮，遣坦之入奏诛珉。何后方对镜理妆，闻之，妆不及毕，急奔帝前，流涕覆面，曰：“杨郎好少年，无罪过，何可枉杀？”坦之拊帝耳语曰：“此事别有一意，不可令第三人闻。”帝平日每呼后为“阿奴”，因呼后曰：“阿奴暂去片时。”后不得已，走入。坦之乃曰：“外间并云珉与后有别情，彰闻遐迩，不令赴台一讯，其事益信。”帝乃敕珉赴台。珉至台，鸾亦不问，即押赴建康市行刑，俄有敕原之，而珉已死。鸾又启诛徐龙驹，帝亦不能违，而心忌鸾益甚。

直阁将军周奉叔，帝之爪牙臣也。与其父盘龙，皆以勇力闻。先是魏攻淮阳，武帝敕盘龙往救。奉叔单马，率二百余人陷阵。魏军万余骑，张左右翼围之。一骑还报奉叔已没，盘龙方食，投箸而起，上马奋稍，直奔魏军，自称“周公来”。魏人素畏盘龙骁勇，闻其名，莫不披靡。时奉叔已大杀魏军，得出在外，盘龙不知，乃东西冲击，杀伤无数。奉叔见其父久不出，复跃马入阵寻之，父子两骑，萦搅数万人中。魏军败走，父子并马而归。由是名播北国。其后奉叔给事东宫，帝尝从其学骑，尤见亲宠。即位后，迁为直阁将军。恃勇挟势，陵轹公卿。常以单刀二十口自随，出入禁闼，门卫不敢叱。每语人云：“周郎刀不识君。”鸾畏之，使坦之说帝曰：“奉叔才勇，可使出守外藩。”乃以为青州刺史。奉叔就帝求千户侯，帝许之，鸾以为不可。封曲江县男，食三百户。奉叔大怒，于众中攘刀厉色曰：“若不见与，周郎当就刀头取办耳。”鸾佯许之，及将之镇，部伍已出，鸾复以帝命召入，杀之省中。启云奉叔慢朝迁，当诛。帝不获已，可其奏。

当奉叔未诛时，侍读杜文谦恶鸾专政，谓慕容珍之曰：“天下事概可知矣，灰尽粉灭，匪朝伊夕，不早为计，祸至何及？”珍之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文谦曰：“先帝旧人多见摈斥，今召而使之，谁不慷慨从命。昨闻宿卫万灵会与王范共语，皆攘袂捶床，心怀不平。君其密报奉叔，使灵会杀萧湛，则

---

烝(zhēng, 音睁)——以下淫上，指和母辈之人私通。

稍(shuò, 音朔)——古代矛之类兵器。

宫内之兵，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省，斩萧令，两都伯力耳。今举大事亦死，不举事亦死，二死等耳，死社稷可乎？若迟疑不断，异日称敕赐死，父母为殉，在眼中矣。”珍之不能用，及鸾杀奉叔，并收珍之、文谦杀之。何后以杨珉之死，日夜切齿，劝帝杀鸾。

时萧谡、萧坦之握兵权，大臣徐孝嗣、王晏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季等，皆一心附鸾。帝左右无可与谋者，唯中书令何胤，后之从叔，近直殿省，欲以诛鸾之事任之，胤谢不能；乃谋出鸾于西州，中敕用事，不复关咨政府，胤亦难之，其事复止。鸾于是逆谋益急，日夕要结诸臣。骠骑录事乐豫谓徐孝嗣曰：“外传籍籍，似有伊、霍之举。君蒙武帝殊常之恩，荷托付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笑褚公，至今齿冷。”孝嗣心然之，而不能从。帝谓萧坦之曰：“人言镇军与萧谡欲共废我，似非虚传，卿所闻若何？”坦之曰：“天下宁当有此？谁乐无事废天子耶？朝贵不容造此论，当是诸尼姥言耳，岂可信乎？官若除此二人，谁敢自保？”帝信之。然逆谋渐泄，直阁将曹道刚、朱隆之等深为之防，鸾因谓萧谡曰：“废天子，古来大事。比闻内廷已相猜疑，明日若不举事，恐无所及。弟有百岁母，岂能坐听祸败，正应作余计耳。”谡惶遽从之。壬辰，鸾使萧谡先入，遇道刚、隆之于庭，皆杀之。直后徐僧亮见有变，大言于众曰：“吾等荷恩，今日当以死报。”又杀之。鸾引兵入云龙门，戎服加朱衣于上，比入门，三失履。王晏、徐孝嗣、萧坦之等，皆随其后。时帝在寿昌殿，裸身与霍姬相对坐，闻外有变，使团内殿诸阁，令阍人登兴光楼望之。还报云：“见一人戎服，从数百武士，在西钟楼下。”帝大惊曰：“是何人也？”话未绝，谡已引兵入寿昌阁，帝见之，急趋霍姬房。兵士争前执之，以帛缠颈，扶出延德殿。宿卫将士见帝出，皆叩刀欲奋。萧谡谓之曰：“所取自有人，卿等不须动。”宿卫素隶服于谡，皆不敢发。行至西弄，遂弑之，舆尸出殡徐龙驹宅，霍姬及诸嬖幸皆斩之。鸾既弑帝，欲作太后令，晓示百官。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。鸾大悦，乃以太后令，废帝为郁林王，葬以王礼。废何后为王妃。迎立新安王昭文，丁酉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延熙，是为海陵王。以鸾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进封宣城公，政事一禀宣城处分。

先是，郁林王之将废也，鄱阳王锵初不知谋，锵每诣鸾，鸾倒屣迎之，语及家国，言泪俱发，锵以此信之。及鸾势重，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，宫台之内皆属意于锵，劝锵入宫，发兵辅政。长史谢粲说锵曰：“王但乘油壁车入宫，出天子坐朝堂，夹辅号令，粲等闭城门上仗，谁敢不同，东城人正共缚送萧令耳。”锵以上台兵力悉属东府，虑事不捷，意甚犹豫。队主刘巨，武帝旧人，叩头劝锵举事。锵命驾将入，复还内，与母陆太妃别，日暮不成行。典签知其谋，驰告鸾。鸾遣兵二千围锵第，杀锵，并杀谢粲、刘巨等。

江州刺史、晋安王子懋闻鄱阳死大惧，欲起兵，谓防阁陆超之、董僧惠曰：“事成则宗庙获安，不成犹为义死。”二人曰：“此州虽小，而孝武常用之。若举兵向阙，以请郁林之罪，谁能御之？”时太妃在建康，密遣书迎之。太妃有同母兄于瑶之，知其谋，遽以告鸾，鸾遂遣王元邈引兵讨子懋，又遣裴叔业、于瑶之先袭寻阳。叔业泝流直上，轻兵袭湓城，守将乐贲开门纳之。子懋闻湓城失守。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。部曲多雍州人，皆踊跃愿奋。叔业畏其锐，乃使于瑶之入城，说子懋曰：“今还都必无过虑，正当作散官，

---

油壁车——古代妇女所乘之车，因车壁以油涂饰而得名。

不失富贵也。”子懋信之，遂不出兵。众情大沮。瑶之弟琳之在城中，说子懋重赂叔业，可以免祸。子懋使琳之往，琳之反说叔业取子懋。于是叔业遣兵四百，随琳之入城，僚佐皆奔散。琳之拔刃入斋，子懋骂曰：“小人何忍行此！”琳之以袖障面，使人杀之。董僧惠被执，将杀，谓王元邈曰：“晋安举义，仆实豫谋，得为主人死不恨。愿至大殓毕，退就鼎镬。”元邈义之，具以白鸾，得免死。子懋子昭基，年才九岁，被囚于狱。以方二寸绢为书，遗钱五百，使达僧惠。僧惠视之曰：“郎君书也。”悲痛而卒。或劝陆超之逃亡，超之曰：“人皆有死，此不足惧。吾若逃亡，非唯孤晋安之眷，亦恐田横客笑人。”闭门端坐俟命。超之门生谓杀超之，当有厚赏，密自后斩之，头落而身不倒。元邈厚加殓，门生亦助举棺，棺坠，压其首，折颈而死，人皆快之。

时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，鸾遣除元庆至江陵，以便宜从事。长史何昌寓曰：“仆受朝廷重寄，翼辅外藩，殿下未有愆失，君以一介之使来，何容即以相付耶？若朝廷必须殿下，当自启闻，更听后旨。”昭秀由是得还建康。裴叔业自寻阳进向湘州，欲杀湘州刺史、南平王锐。防阁周伯玉大言于众曰：“此非天子意，今斩叔业，举兵匡社稷，谁敢不从！”典签叱左右斩之，遂杀锐。又杀郢州刺史、晋熙王铄，南豫州刺史、宜都王鉴。当时朝廷之上，以鸾有靖乱功，诏进鸾为太傅，加殊礼，封宣城王。鸾以兄子遥光为南郡太守，不之官。鸾有异志，遥光皆赞成之。凡大诛赏，无不豫谋，任为腹心之佐。先是王脾上有赤志，人以为贵征，以示晋寿太守王洪范曰：“人言此是日月相，卿幸勿泄。”洪范曰：“王日月在躯，如何可隐，当播告天下。”一日，桂阳王铤至东府，见鸾出，谓人曰：“向录公见接殷勤，流连不能已，而面有惭色，此必欲杀我。”是夕果遇害。江夏王锋有才行，鸾尝与之言遥光才力可委，锋曰：“遥光之于殿下，犹殿下之于高王，卫宗庙，安社稷。实有攸寄。”鸾失色，及杀诸王，锋又大言其非，鸾收而杀之。又遣人杀建安王子真，子真走匿床下，兵士手牵出之，叩头乞为奴，不许，杀之。遣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，子伦性英果，时为南兰陵太守，镇琅琊城，有守兵。法亮恐其不肯就死，以问典签华伯茂。伯茂曰：“公若以兵取之，恐不可即办；若委伯茂，一夫力耳。”乃委之。伯茂手自执鸩，逼子伦饮。子伦正衣冠，坐堂上，谓法亮曰：“先朝昔灭刘氏，杀其子孙殆尽。今日之事，理数固然。君自身家旧人，今衔此使，当由事不获已。但此酒非劝酬之爵，只可独饮。”因仰之而死，时年十六。法亮及左右皆流涕。

盖齐制，诸王出镇，皆置典签，一方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时入奏事，刺史美恶，专系其口，故威行州郡，自刺史以下，莫不折节奉之。南海王子罕在琅琊，欲游东堂，典签姜秀不许，遂止。泣谓母曰：“儿欲移五步不得，与囚何异？”邵陵王子响尝求熊白，厨人答典签不在，不敢与。及鸾诛诸王，皆令典签杀之，竟无一人能抗拒者。时孔圭闻之，流涕曰：“齐之衡阳、江夏最有意，而竟害之，若不立典签，故当不至于此。”其后宣城王亦知典签

---

田横客——田横，战国时齐国田氏的后代，秦末，自立为齐王，带领五百人逃往海岛，汉高祖刘邦招降，田横往洛阳，未至二十里，羞为汉臣而自杀。留在海岛的部属听到此消息也全部自杀。客，即指田横的部属。

志——同“痣”。

熊白——熊背上的白脂，为珍贵佳肴。

之弊，不许入都奏事，典签之任始轻。但未识宣城若何篡立，且听下文再剖。

## 第十七卷 救义阳萧衍建武 立宝卷六贵争权

话说宣城王志在窃国，惧宗室不服，先加杀害。于是朝纲独揽，群臣争先劝进。冬十月辛亥，乃假皇太后令曰：

嗣主冲幼，庶政多昧，且早纒尪疾，弗克负荷。太傅宣城王胤体先皇，钟慈太祖，宜入承宝命，帝可降封为海陵王。

癸亥，鸾即帝位，是为齐明帝。改元建武，以王敬则为大司马，陈显达为太尉，王晏为左仆射，徐孝嗣为中领军，余皆进爵有差。一日，诈称海陵有疾，数遣御医瞻视，因而殒之。先是文惠太子在日，素恶明帝，尝谓竟陵王子良曰：“我意中殊不喜见此人，不解其故，当由其福薄故也。”子良为之解救，及帝得志，太子子孙无遗焉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明帝篡位之时，正当魏孝文迁都洛阳时候。孝文久有南侵之意，一闻海陵见废，明帝篡立，谓群臣曰：“今日伐齐，不患无名矣。”乃命大将薛真度向襄阳，刘昶、王肃向义阳，拓跋衍向钟离，刘藻向南郑，自将大军趣寿阳。起兵四十万，分道并进。沿边州郡飞报入朝。帝闻魏师起。大惧，乃命左卫将军王广之督司州、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、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，发诸州之兵以拒魏。正月乙亥，魏主济淮，二月至寿阳，虎士成群，铁骑弥野。甲辰，登八公山赋诗，道遇大雨，命去盖，见军士病者，亲抚慰之。帅兵直临城下，遣使呼城中人出见。齐丰城公遥昌使参军崔庆运应之。庆远至军前，问师出何名，魏主曰：“师当有故，卿欲我斥言之乎？欲我含垢依违乎？”庆远曰：“未承来命，无所含垢。”魏主曰：“齐主何故废立？”庆远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非一，未审何疑？”魏主曰：“武王子孙，今皆安在？”庆远曰：“七王同恶，已伏管、蔡之诛。其余二十余王，或内列清要，或外典方牧。”魏主曰：“卿主若不忘忠义，何以不立近亲，如周公之辅成王，而自取之乎？”庆远曰：“成王有亚圣之德，故周公得而辅相之。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，故不可立。且霍光亦舍武帝近亲而立宣帝，唯其贤也。”魏主曰：“霍光何以不自立？”庆远曰：“非其类也，主上正可比宣帝，安得比霍光？若尔，武王伐纣，不立微子而辅之，亦为苟贪天下乎？”魏主大笑曰：“朕来问罪，如卿所言，便可释然。”庆远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。圣人之师也。”魏主曰：“卿欲和亲，抑不俗乎？”庆远曰：“和亲则两国交欢，生民蒙福，否则两国交恶，生民涂炭。和亲与否，裁自圣衷。”魏主嘉其善对，赐以酒肴衣服而遣之。于是循淮而东。

时魏兵号二十万，堑栅三重，并力攻义阳。城中负楯而立，势甚危急。齐将王广之引兵救之，去城百余里，畏魏强不敢进。诸将皆有惧意，一将奋袂起曰：“义阳危困，朝不保夕，吾等奉命往救，卷甲疾趋犹恐不及，闻敌强而不进，义阳若失，何面目以见朝廷？公等不往，吾请独进。”辞气激烈，三军闻之，皆有奋意。

你道言者是谁？乃是一代开创之主，姓萧，名衍，字叔达，小字练儿。

---

尪（w ng，音汪）疾——跛脚。

管、蔡之诛——管、蔡，管叔、蔡叔，周武王之弟。周成王时，二人叛乱，被周公平定，管叔被诛，蔡叔被放逐。

微子——周代宋国的始祖，名启，商纣的庶兄。

堑栅——战壕与栏栅，作战时的防御工事。

父名顺之，齐高帝族弟也。少相款狎，尝兵登金牛山，见路侧有枯骨纵横，齐高帝谓之曰：“周文王以来几年，当复有掩此枯骨者乎？”言之慄然动色。顺之由此知高帝有大志，尝相随从。高帝每出征讨，顺之尝为军副。方宋顺帝末年，袁粲据石头。黄回与之通谋。顺之闻难作，率家丁据朱雀桥。回遣人觐望，还报曰：“有一人戎服，英威毅然，坐胡床南向。”回曰：“此必萧顺之也。”遂不敢出。时微顺之，回必作难于内。方武帝在东宫，尝往问讯，及退，齐武手指顺之，谓豫章王疑曰：“非此翁，吾徒无以至今日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及即位，深相忌惮，故不居台辅，以参豫佐命，封临湘侯。衍即其仲子也。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，时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岁。母张氏怀孕时，忽见庭前菖蒲花光彩异常，以问侍者。侍者皆云不见，张氏曰：“吾闻见菖蒲花者当大贵。”因取吞之，遂生萧衍。状貌奇特，日角龙颜，重岳虎头，项有白光，身映日无影。两髀骈骨，额上隆起，有文在右手曰：武。为儿时，能蹈空而行，见者皆知其不凡。及长，博学多文，好筹略，有文武才干，始为巴陵王法曹参军。王俭一见，深相器异，谓人曰：“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，过此则贵不可言。”时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衍与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并游焉，号为“八友”。王融尤敬异之，每谓所亲曰：“宰制天下，必在此人。”累迁咨议参军，寻以父艰去职。隆昌初，明帝辅政，起为宁朔将军，镇寿春。服阕，除黄门侍郎，入直殿省，预定策勋，封建阳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尝舟行牛渚，遇大风，入泊龙渚，有一老人衣冠甚伟，立于岸侧，谓之曰：“君龙行虎步，相当极贵，天下方乱，安之者其在君乎！宜善自爱。”问其姓氏，忽然不见。衍既屡有征祥，心益自负。寻为司州刺史，在州大著威名。尝有饷以马者，不受，饷者系马于树而去，衍出见马，以笞书缚之马首，令人驱出城外，马自还主。衍舅张弘策与衍年相若，恒同游处，每入衍室，尝觉有云气绕之，体自肃然，由此特加敬礼。一日，从衍饮酒，半酣，徙席星月之下，语及时事，谓衍曰：“子善天文，近日纬象若何？国家故当无恙否？”衍曰：“其可言乎？”弘策请言其兆。衍曰：“汉北有失地气，浙东有急兵象。今冬之初，北魏兵必动，动则汉北必亡。其后便有乘机而起者，是亦无成，徒为王者驱除难耳。越二年，死人过于乱麻，齐之历数自兹尽矣。梁、楚、汉间，当有大英雄兴。”弘策曰：“今英雄何在？其在朝庙乎？在草泽乎？”衍笑曰：“汉光武有云，‘安知非仆’。”弘策起曰：“今夜之言，是天意也，请定君臣之分。”衍曰：“舅欲效邓晨乎？”相与大笑。

至是魏师围义阳，帝命王广之主中军，衍率偏师往救。众莫敢前，衍请先进。广之分麾下精兵配之。衍间道夜发，径上贤首山，去魏国数里。魏人出不意，未测多少，不敢逼。黎明，大风从西北起，阵云随之，直当魏营。俄而风回云转，还向西北。衍曰：“此所谓归气，魏师遁矣，急击勿失。”遂下令军中曰：“望麾而进，听鼓而动。”于是身先士卒，直奔魏军，扬麾鼓噪，响振山谷。敢死之士执短兵先登，长戟翼之。魏倾壁来拒，衍亲自搏

---

胡床——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，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，故名。

日角——额角中间隆起，形状如日，旧时认为是大贵之相。

重岳——高耸突出的样子。

父艰——指父亲去世。

邓晨——东汉南阳新野人，字伟卿，协助汉光武帝刘秀镇压河北各地农民起义军，历任中山、汝南太守。

战，无不披靡。城中见援兵至，亦出军攻魏栅，因风纵火，魏军表里受敌，因大溃。王肃、刘昶单骑走，斩获万计，流血盈野。义阳得全。

衍有兄懿，为梁州刺史。会魏将拓跋英引兵击汉中，懿出兵拒之，进战不利，攸城自守。魏兵围之数十日，城中粮将竭，众心汹惧。懿封题空仓数十，指示将士曰：“此中粟皆满，足支二年，但努力坚守，何患无食！”士民乃安。会魏主召英还，遣使与懿告别。懿以为诈，英去一日，犹不开门。二日，乃遣将追之。英与士卒下马交战，懿兵不敢逼，尾其后，四日四夜乃返。魏诸将请复攻义阳，魏主曰：“萧衍善用兵，今且勿与争锋，异日吾往禽之。”是役也，齐果失汉北诸郡，诸将概不加赏，独以萧衍有却敌功，除为雍州刺史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永泰元年春正月，帝有疾，以近亲寡弱，忌高、武子孙犹有十王，每朔望入朝，帝还后宫，辄叹息曰：“我及司徒诸子皆不长，高、武子孙日益长大，恐为后累，奈何！”因欲尽除高、武之族，以微言问陈显达，对曰：“此等岂足介意。”以问始安王遥光，遥光谓当以次施行。时遥光有足疾，帝常令乘舆，自望贤门入，每与帝屏人久语，语毕，帝索香火，呜咽流涕，明日必有所诛。会帝疾暴甚，绝而复苏，遥光遂行其策，杀河东王铉、临贺王子岳、西阳王子文、永阳王子峻、南康王子琳、衡阳王子珉、湘东王子建、南郡王子夏、桂阳王昭粲、巴陵王昭秀。铉等已死，乃使公卿奏其罪状请诛，下诏不许，再奏然后许之。侍读江泌哭子琳，泪尽继之以血，亲视殡葬毕乃去。

那时激恼了旧臣王敬则，以为天下本高、武之天下，帝既夺而有之，而又杀害其子孙，于心何忍，以故语及时事，怀怒切齿，屡发不平之语。时敬则为会稽刺史，帝虑其变，乃以张瓌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添置兵力以防之。敬则闻之，怒曰：“东今有谁，只是欲平我耳。东亦何易可平，吾终不受金鸕。”金鸕，谓鸕也。于是举兵，以奉南康侯子恪为名，子恪惧祸，亡走未知所在。遥光劝帝尽诛高、武子孙，使后有叛者无所假名。帝从其策，乃悉召诸王侯入宫。命晋安王宝义、江陵公宝览等处中书省，高、武子孙处西省，敕左右从者各带二人，过此依军法，孩幼者与乳母俱入。其夜，令太医煮椒二斛，内省办棺木数十具。至三更当尽杀之。时刻已至，而帝眠未起，中书舍人沈徽孚与内侍单景俊，共谋少留其事，以俟帝醒。恰好子恪徒跣自归，扣建阳门求入。门者以闻，景俊急至帝前，奏言子恪已至。帝惊问曰：“未耶？未耶？”景俊曰：“尚未行诛。”帝抚床曰：“遥光几误人事。”乃赐王侯供馔，明日悉遣还第。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。

却说敬则帅实甲万人，过浙江，百姓担篙荷锤，随之者十余万人。帝遣大将左兴盛、崔恭祖、刘山阳、胡松等，筑垒于曲河长冈，又诏沈文季为持节都督，屯兵湖头，备京口路。敬则兵至，急攻兴盛、山阳二垒，台军不能敌，屡欲退走，而外围不开，遂各死战。胡松引骑兵突其后，白丁无器仗，皆惊走。敬则军大败。索马再上，不能得，崔恭祖刺之仆地，遂斩之。传首建康，戮及一门。

是时帝疾已笃，秋七月己酉，殁于正福殿。遗诏军政事委陈显达，内外诸事委徐孝嗣、遥光、坦之、江祐、江祀、刘暄参怀。先是萧湛自恃勋重，干豫朝政，一不如志，便恚曰：“见炊饭推以与人。”帝闻之大怒，召入省

---

鸕(y ng, 音婴)——小口大腹的盛酒器具。

中，遣左右莫智明责之曰：“隆昌之际，非卿无有今日。但一门二州，兄弟三封，朝廷相报已极。卿恒怀怨望，乃云‘炊饭已熟，合甑与人耶’！今赐卿死。”谏谓智明曰：“天去人亦复不远，我与至尊杀高、武诸王，是卿传语来去。我今死，还是卿来传语，报应何速，但帝亦岂能久乎！”未数日，帝果崩。

群臣奉太子宝卷即位，是为东昏侯。东昏恶灵柩在太极殿，欲速葬。徐孝嗣固争，得逾月。帝每当哭，辄云喉痛。大中大夫羊阐入临，头秃无发，号恸俯仰，帻遂脱地。帝辍哭大笑，谓左右曰：“秃鹩啼来乎！”其在东宫，唯嬉戏无度。及即位，不与朝士相接，专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应敕等。是时遥光、孝嗣、江祐、萧坦之、江祀、刘暄更直内省，分日画敕。萧衍闻之，谓张弘策曰：“一国三公，国犹不堪，况六贵同朝，势必相图，乱将作矣。避祸图福，无如此州。但诸弟在都，恐罹世患，当更与益州图之耳。”乃密与弘策修武备，招聚骁勇，多伐材竹，沈之檀溪，积茅如冈阜。及闻萧懿罢益州还，仍行郢州事，衍使弘策往说之曰：“今六贵比肩，人自画敕，争权睚眦，理相图灭。主上素无令誉，媿近左右，慄轻忍虐，安肯委政诸公，虚坐主诺？嫌忌已久，必大行诛戮。始安欲窥神器，形迹已见，然性猜量狭，徒为祸阶。坦之忌克陵人，孝嗣听人穿鼻，江祐无断，刘暄暗弱。一朝祸发，中外土崩。吾兄弟幸守外藩，宜为身计，及今猜忌未生，当悉召诸弟，恐异时拔足无路。郢州控带荆、襄，雍州士马精强，世治则竭诚本朝，世乱则足以匡济，与时进退，此万全之策也。若不早图，后悔无及。”懿不从。弘策又说懿曰：“以卿兄弟英武，天下无敌，据郢、雍二州，为百姓请命，废昏立明，易于反掌。此桓、文之业也，勿为竖子所欺，取笑身后。雍州揣之已熟，愿善图之。”懿卒不从。衍乃迎其弟萧伟、萧憺至襄阳。

初，明帝虽顾命群公，而腹心之寄，则在江祐兄弟，故二江更直殿内，动息关之。帝有所为，孝嗣等尚肯依违，而祐执制坚确，帝深忿之。嬖臣茹法珍、梅虫儿等亦切齿于祐。徐孝嗣谓祐曰：“主上稍欲行意，讵可尽相禁制？”祐曰：“但以见付，必无所忧。”其后帝失德弥彰，祐与诸臣议欲废之，立江夏王宝元。而刘暄曾为宝元行事，执法过刻，宝元尝恚曰：“舅殊无渭阳情。”暄由是深忌宝元，不同祐议。更欲立建安王宝寅，而亦未决。遥光自以年长，意欲为帝，私为祐曰：“兄若立我，当与兄共富贵。”祐遂欲立之，以问萧坦之。坦之时居母丧，起复为领军将军，谓祐曰：“明帝立已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。若复为此，恐四方瓦解，我期不敢言耳。”吏部郎谢朓知其谋，谓刘暄曰：“始安一旦南面，则刘泓、刘晏居卿今地，徒以卿为反复人耳。”泓与晏，皆遥光腹心臣也。暄亦以遥光若立，已失元舅之尊，因从朓言，力阻祐议。遥光知之大怒，先奏谢朓煽动内外，妄贬乘舆，窃论宫禁，间谤亲贤，诏收廷尉，下狱赐死。

却说朓字玄晖，善草隶，长五言诗，沈约常云：“二百年来无此诗也。”其妻王敬则女，有父风，朓告王敬则反，敬则死，妻常怀刃欲报父仇。朓每

---

甑（zèng，音赠）——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。

秃鹩（qī，音秋）——头顶无毛的水鸟，也嘲称无发之人。

睚眦（yázi，音涯自）——发怒瞪眼；怨恨。

听人穿鼻——即任人驱使之意。

渭阳——《诗经·秦风·渭阳》：“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”后以“渭阳”表示甥舅。

避之，不敢相见。及拜吏部，辞让再三。尚书郎范缜嘲之曰：“卿人才无惭吏部，但恨不可刑于寡妻耳。”眺有愧色。及临诛，叹曰：“天道其不昧乎！我虽不杀王公，王公由我而死，今日之死宜哉！”刘暄既与祐异，祐复再三言之，劝立遥光，暄卒不从。祐怒谓遥光曰：“我意已决，奈刘暄不可何？”遥光于是深恨暄，密遣人刺之。一日，暄过青溪桥，有人持刀而前，若欲行刺。暄喝左右擒之。其人见救护者众，弃刀而逃。众大骇，莫测其所自来。暄以近来江祐与吾不合，故使来刺吾，因谓帝曰：“江祐兄弟颇有异志，宜远之。”帝本恶祐，一闻暄言，即命收之。时江祀直内殿，疑有异，遣信报祐曰：“刘暄当有异谋，今作何计？”祐曰：“政当静以镇之，谅亦无奈我何也。”俄有诏召祐入见，与祀共停中书省。帝使袁文旷诛之。初，文旷以斩王敬则功，当封侯，祐执不与。乃以刀环筑其心曰：“复能夺我封否？”并杀江祀。刘暄方昼寝，闻二江死，眠中大惊，投出户外，问左右：“收至未？”良久意定还坐，大悲曰：“非念二江，行自痛也。”盖暄虽恶祐，不意帝遽杀之，恐后日己亦不免，故惶惧若此。帝自是益无忌惮，日夜与近习在宫中鼓吹戏马，常以五更就寝，至晡乃起。群臣节朔朝见，晡后方前，至暗始出，台阁案奏，数十日乃报。或不知所在。宦者裹鱼肉还家，并是五省黄案。一日，走马后园，顾谓左右曰：“江祐常禁我乘马，小子若在，吾岂能得此。”因问祐亲戚有谁，左右曰：“郎中江祥。”遂于马上作敕赐祥死。

却说遥光初谋，本约其弟荆州刺史遥欣自江陵引兵东下为外应，而后据东府举兵以定京邑。刻期将发，而遥欣病卒，二江被诛，于是大惧，阳狂号哭，称疾不复入朝。及遥欣丧还停东府前渚，荆州众力送者甚盛，其弟豫州刺史遥昌亦率其部曲来送，大有甲兵。遥光借此可以成事，乃于八月乙卯，收集二州部曲，屯于府之东门。召刘飒、刘晏，共谋作乱。是夜，破东冶出狱囚，开尚方取甲仗。召骁骑将军垣历生，命之为将。遣人掩取萧坦之于家。坦之露袒逾墙走，欲向台，道逢队主颜端执之，告以遥光反，不信。端自往问得实，乃以马与坦之，相随入台。历生劝遥光乘夜攻台，攀荻烧城门，曰：“公但乘舆在后，反掌可克。”遥光狐疑不敢出。天稍晓，遥光戎服出听事，命上仗登城，行赏赐。历生复劝出战，遥光专冀内廷有变。可以不战而屈，不从历生言。

却说台中始闻乱，众情惶惑，向晓，徐孝嗣入，人心乃安。左将军沈约闻变，驰入西掖门，或劝戎服。约曰：“台中方扰攘，见我戎服，或者谓同遥光。”乃朱衣而入。下诏徐孝嗣屯卫宫城；萧坦之帅台军讨遥光，屯湘宫寺，左兴盛屯东篱门；司马曹虎屯青溪大桥；纵火烧司徒府，并力攻之。遥光遣垣历生、参军萧畅、长史沈昭略从西门出战。畅及昭略一临阵，皆解甲降。众情大沮。历生见事无成，亦弃稍降曹虎，虎斩之。至晚，台军以火箭烧东北角楼，烟焰张天，城内兵大溃。遥光惶急，徒跣奔入小斋，令人反拒斋户，皆重关，穿戎服，坐帐中，秉烛自照。闻外兵至，灭烛，伏匍床下。左右并逾屋出走，台军排闥入，于暗中牵出斩之，十指俱断。刘飒、刘晏仓惶欲逃，皆为军人所杀。其乱始平。己巳，以徐孝嗣为司空，沈文季、萧坦之为左右仆射，刘暄为领军将军，曹虎为散骑常侍，赏平乱之功也。徐孝嗣谏曰：“今者始安之变，幸天夺之魄，旋即败亡。不然，置陛下于何地！然

---

节朔——农历初一日。

黄案——案卷，文书。

皆陛下平日不以治国为事，而专事逸乐，以致衅生骨肉。愿陛下戒之慎之，一改从前之失，庶反侧不生，天位常固。”但未识东昏听与不听，且俟下文再述。

## 第十八卷 行乱政外藩屡叛 据雄封众士咸归

话说二江既败，始安又诛，左右捉刀应敕之徒，皆恣横用事，时人谓之“刀敕”。以萧坦之刚狠而专，劝帝杀之，帝便领兵围坦之宅，杀之。又谮刘暄有异志，帝曰：“暄是我舅，岂应有此？”法珍曰：“明帝乃武帝同堂，恩遇如此，犹灭武帝之后。舅焉可信耶！”遂召之入省，赐死。曹虎吝而富，有钱五千万，他物称是，帝利其财杀之。三人所除新爵，皆未及拜而死。

先是，明帝临终，戒帝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。”故帝数与近习谋诛大臣，皆发于仓猝，决意无疑。由是在位大臣，莫能自保。中郎将许准，孝嗣心腹也，陈说事机，劝行废立。孝嗣谓必无用干戈之理，须俟帝驾出游，闭城弗纳，然后召百僚集议废之。虽有此怀，而终不能决。诸嬖幸亦稍憎之。沈文季自托老疾，不豫朝权，以求免祸，仍为嬖幸所忌。其侄昭略谓文季曰：“叔父行年六十，为员外仆射，欲求自免，岂可得乎？朝野所望，惟叔父与孝嗣两人，不行大事，岂唯身家不保，亦社稷何赖？”文季不应。一日，帝召孝嗣、文季、昭略并入，文季登车顾左右曰：“此行恐不反。”及入，赐宴于华林园。省坐方定，忽见武士数人登阶而上。茹法珍持药酒前曰：“有诏赐公等死，可饮此。”孝嗣、文季皆失色，昭略怒骂孝嗣曰：“废昏立明，古今令典，宰相无才，致有今日。”以瓯掷其面曰：“使作破面鬼。”三人皆饮药死。孝嗣二子亦坐诛。昭略弟昭光。闻收至，家人劝之逃，昭光不忍舍其母，入执母手悲泣，收者杀之。昭光侄昙亮逃，已得免。闻昭光死，叹曰：“家门屠灭，何以生为！”绝吭而死。

先是，陈显达自以高、武旧将，当明帝时已怀危惧，深自贬损。每乘朽敝车马，导从卤簿，止用羸弱数人。尝侍宴酒酣，启明帝借枕，明帝令与之。显达抚枕曰：“臣年衰老，富贵已足，惟欠枕上一死，特就陛下乞之。”明帝失色曰：“卿醉矣。”及东昏即位，显达弥不乐。在建康，得江州甚喜。常有疾不令治，既而自愈。及帝之屡诛大臣也，喧传当遣兵袭江州，显达闻之，叹曰：“死生有命，与其坐而待死，不若举事而死。”乃举兵于寻阳，致书朝贵，数帝过恶。帝闻其反，命胡松帅水军据梁山，左兴盛帅步骑屯杜姥宅。显达昼夜进兵，败胡松于采石。至新林，潜领精选夜渡江，直攻台城。诸军闻之，皆奔还。宫城大骇，台军出拒。显达执马稍，引数百步骑，亲自搏战，手杀数将，台军屡却。俄而稍折，台军继至。显达不能抗，退而走，马蹶坠地，为台军所杀。兵士见主将死，一时尽溃，大难立平。

然帝自诛显达后，益事骄恣，渐出游走，又不欲令人见之。每出，先驱斥道路，所过人家，唯置空宅。尉司击鼓蹋围，鼓声所闻，居人便奔走不暇，犯禁者应手格杀。一月凡二十余出，出则不言定所，东西南北，无处不驱。常以三四更后，鼓声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幡戟横路。士民喧走，老小震惊，啼号塞道，处处禁绝，不知所过。四民废业，樵苏路断。甚至吉凶失时，乳妇寄远处生产，或舆病弃尸，不得殡葬。街衢巷陌，悉悬布幔为高障，置仗人防守，谓之“屏除”，亦谓之“长围”。尝至沈公城，有一妇人临产不去，

---

吭——咽喉。

卤簿——帝王出入时的仪仗队。

四民——即士、农、工、商。

樵苏——打柴割草的人。

因剖视其腹，以验男女。又尝至定林寺，有沙门老病不能去，藏草间，命左右射之，百箭俱发，矢集其身如猬而死。又帝有膂力，牵弓至三斛五斗，好担白虎幢，幢高七丈五尺，于齿上担之跳跃，虽折齿不倦。侍卫满前，逞诸变态，曾无愧色。每乘马，身著软绣袍，头戴金薄帽，手执七宝稍。急装缚裤，凌冒雨雪，不避坑阱。驰骋渴乏，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，酌水饮之，复上马驰去。又选无赖小儿善走者为逐马，左右五百人，常以自随，环回宛转，周遍城邑。或出郊射雉，置射场二百九十六处，奔走往来，略不休息。一日，行至西州，观显达坠马处，忽疑豫州刺史裴叔业有异志，声言必杀之。叔业兄子裴植为直阁，闻之惧先及祸，潜奔寿阳，谓叔业曰：“朝廷将以轻兵来取公矣，宜早为计。”叔业忧之。乃遣人至襄阳，问萧衍以自全之策，曰：“天下大势可知，恐无复自存之理。不若回南向北，不失作河南公。”衍乃以书报之曰：

承下问，大势诚可虑。但群小用事，岂能及远？计虑回惑，自无所成。唯应送家还都以安慰之。若意外相逼，当勒马步二万，直出横江以断其后，则天下之事，一举可定。若欲北向，彼必遣人相代，以河北一州相处，河南公宁可得耶？如此，则南归之望绝矣。敢布腹心，公善图之。

叔业得书，虽以衍言为是，然惧有兵来，孤城难保，仍致书魏将薛真度，陈归魏之意。真度劝其早降，曰：“若事迫而来，则功微赏薄矣。”于是叔业通款于魏。

帝自裴植逃去，益怒叔业，乃命崔慧景将水军讨寿阳。帝设长围于瑯琊城外，亲出送之。戎服坐楼上，召慧景单骑进围，无一人随之。慧景惧有变，裁数言，即拜辞而退。既得出，甚喜。兵过广陵，忽报叔业已卒，朝廷已有别旨。慧景乃召诸将谓曰：“叔业卒，军可不往。吾荷三帝厚恩，当顾托之重。幼主昏狂，朝廷坏乱，危而不扶，责在今日。欲与诸君共建大功，以安社稷，何如？”众皆响应。乃以其子崔觉为前锋，还军向广陵。守将崔恭祖开门纳之。帝闻变，假左兴盛节，督军讨之。慧景停广陵二日，即收众济江，遣使京口，密奉宝玄为主。宝玄斩其使以闻，帝遣外监黄林夫助镇京口。及慧景至，宝玄又密与相应，杀黄林夫，开门纳之。遂率其众，随慧景向建康。

时台将张佛护引兵据竹里，筑城以拒，王莹引兵据湖头筑垒，上带蒋川西岩，实甲数万。宝玄遣使谓佛护曰：“身自还朝，君何意苦相断遏？”佛护曰：“小人荷国重恩，使于此创立小戍，殿下还朝，但自直过，岂敢断遏。”遂与慧景军战，各有斩获。而慧景军众，轻行不爨食，常以数舫载酒肉为军粮。每见台营中爨烟起，辄尽力攻之，台军不得食，以此饥困。崔恭祖进拔其城，杀佛护；又攻王莹垒，不克。或说慧景曰：“今平路皆为台军所断，不可议进，宜从蒋山龙尾上。出其不意，下临城中，则诸军自溃。”慧景从之，乃于半夜帅精兵数千，鱼贯上山，自西岩而下，黎明兵临城外，扬旗鼓噪。台军惊恐，即时奔散。慧景遂屯兵乐游园，引众围之。于是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诸城皆溃。左兴盛逃匿荻舫中，慧景擒而杀之。斯时城中慌乱，单有卫尉萧畅屯南掖门，处分城内，随方应拒，众心稍安。先是竹里之捷，崔觉与恭祖争功，慧景不能决。恭祖怒，又劝慧景以火箭烧北掖楼。觉以大事垂克，后若更造，费用功多，阻其计不行。恭祖益不悦。

时萧懿将兵在小岷，帝遣使召之入援。懿方食，闻之投箸而起，帅数千

---

蠡（lí，音离）器——瓢瓢之类盛水的器具。

人自采石济江，张旗帜于越城，举火相应。台中人望见，皆鼓手称庆。慧景遣崔觉将精卒数千人，渡南岸击懿军，大败而还。适遇一队东宫女伎，为恭祖所掠，觉见而夺之。恭祖积忿恨，遂帅众诣台降，军心大乱。懿军渡北岸，慧景军皆走，父子俱死。自围城至此，凡十二日而败。恭祖既降，帝亦斩之。

且说宝玄初至建康，士民多往投集。慧景败，收得朝野附逆人名，帝命烧之曰：“江夏尚尔，何况余人。”宝玄逃亡，数日乃出。帝召入后堂，以步障裹之，令左右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，遣人谓宝玄曰：“汝近围我，亦如此耳。”放出斩之。自此以后，朝政益乱。帝所宠任左右，皆横行无忌。慧景余党已蒙诏赦，而嬖幸用事，不依诏书，无罪而家富者，皆诬为贼，杀而籍其货。有直阁徐世擿者，素为帝所委任，凡有杀戮皆在其手，亦嫌帝淫纵太过，密谓其党曰：“何世天子无要人，但依货主恶耳。”法珍以其言白帝，帝遣禁兵杀之，世擿拒战而死。由是法珍、虫儿专用事，口称诏敕，人莫敢违。八月甲辰夜，后宫火，会帝驾未还，内人不得出，外人不准入，比及门开，死者相枕，烧三千余间。时嬖幸之徒，皆号为“鬼”。内有赵鬼能读《西京赋》，言于帝曰：“柏梁既定，建章是营。”帝乃大兴土木。

有潘妃者，号玉儿。体态轻盈，貌美而艳，最承宠幸。为起玉寿、芳乐等殿，以麝香涂壁，内作飞仙帐。四面绣绮，窗间尽画神仙，椽桷悉垂玲珞。服御之物，皆饰珍宝。凿金为莲花贴地，令妃行其上，曰：“此步步生莲花也。”后人作《步步生金莲赋》，以赞潘妃之美。其词曰：

彼美人兮，神侔秋水，状比芙蕖。擅东昏之宠幸，驰南国之芳誉。雕饰则金应作屋，轻盈则步亦凌虚。摹花影于波心，天然绰约；度香风于舄下，行自纤徐。尔其搜丽水之珍，出尚方之帑，镂错辉煌，精英晃朗。金在熔兮液流，莲布色兮花放。俪乐游之苑内千茎，等太华之峰头十丈。信是依香为国，欢征并蒂之缘；本来解语如花，远结凌波之想。妃乃启瑶闼，辟清厢，褰蕙幄，出芝房。乍踟蹰而独立，旋行而回徨。渺兮若仙风之吹下，翩兮若惊鸿之将翔。颤钗梁而不定，晕桃颊而分光。鳧舄交时，化分飞之翡翠；凤头迎处，想双宿之鸳鸯。袅袅兮裙罗，盈盈兮眼波。纤纤兮新月，历历兮圆荷。忆西池之采摘，疑北渚之经过。点瓣而神光离合，萦花而舞态婆娑。问太乙之红船，游仙未可；笑盲娘之素袜，踵武如何。君王于是睹之魂销，即之意下，乐且未央，欢真无价。秣华欲敛，是碧窗小坐之时；芳气还留，应绣被横陈之夜。

且说帝宠潘妃，荒迷益甚。妃父宝庆，帝呼之为阿丈。一日，宝庆家有吉庆事，往助其忙，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，以为笑乐。与其家人奴婢为伍，

---

《西京赋》——东汉张衡作，《二京赋》之一。

柏梁——柏梁台，汉武帝时建，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。

建章——建章宫，汉武帝时建，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。

芙蕖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即荷花。

舄（Xì，音细）——鞋。

依香——即“衣香”。形容妇女服饰华丽。

并蒂——并蒂莲。并排地长在同一茎上的两朵莲花。比喻夫妻恩爱。

解语如花——解语花，比喻美人。

凌波——形容女性走路时步履轻盈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。”

惊鸿——形容妇女体态轻盈。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”

太乙——神名。

盲（y o，音咬）娘——南唐李后主宫嫔，貌美善舞。

全不知愧。宝庆恃势作奸，没入平民资产无数。有司不敢诘，百姓怨之切齿。又有奄人王宝孙，年十三，号侏子。善迎妃意，尤得帝宠，虽梅虫儿之徒亦下之。控制大臣，移易诏敕，乃至骑马入殿，诋诃天子。公卿见之，莫不惕息。其后朝廷费用日繁，征求愈迫，建康酒租，皆折使输金。百姓困穷，号泣盈路，天下皆知齐必亡矣。

先是，萧懿之入援也，萧衍遣使谓之曰：“平乱之后，则有不赏之功，当明君贤主，尚或难立，况于乱朝，何以自免？若贼灭之后，勒兵入宫，行伊、霍故事，此万世一时。若不欲尔，托以外拒为名，身归历阳，则威振内外，谁敢不从？一朝放兵，受其厚爵，高而无民，必生后悔。”长史徐曜亦苦劝之，懿并不从。拜爵为尚书令，弟畅为卫尉，掌管籥。嬖臣茹法珍等咸畏忌之，说帝曰：“懿将行隆昌故事，陛下命在晷刻。”帝信之，将杀懿。懿将徐曜甫知之，密具舟江渚，劝懿西奔襄阳。懿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岂有叛走尚书令耶？吾宁坐以待之耳。”俄而奉召入省，以药赐死。懿且死，但曰：“家弟在雍，深为朝廷忧之。”诸弟皆亡匿于里巷，无人发之者，唯弟融捕得被杀。后人诗赞懿之忠云：

定倾扶危纾国忧，敢因祸至为身谋。

九泉遗恨难消处，只空干戈起雍州。

话分两头。萧衍在雍，深知齐祚将亡，日日延揽豪杰，厚集兵力，以图大举。于是四方智勇之士，相率来归。有一人姓吕，名僧珍，字元瑜，广陵人，家甚寒微。儿时从师读书，有相士至书塾，历观诸生，独指僧珍曰：“此儿有奇声，封侯相也。”及长，智识宏通，身長七尺七寸，容貌伟然。司空陈显达出军沔北，见而呼坐，谓之曰：“卿有贵相，名位当出我上。幸自爱。”方徐孝嗣当国，欲引与共事，僧珍知其不久必败，谢弗往。未几，孝嗣果败。衍临雍州，僧珍归之，为中兵参军。衍尝积竹木于檀溪，人不解其故。僧珍会其意，私具橦数百张。及后起兵，取竹木以造战舰，独缺橦，僧珍出以济用，人服其智。

又一人姓王，名茂，字茂先，太原人，好读兵书，通武略。齐武帝布衣时，见之叹曰：“王茂先年少英俊，堂堂如此，异日必为公辅。”后为台郎，累年不调。见齐政日乱，求为边职，遂为雍州长史。衍一见，便以王佐许之，因结为兄弟，事无大小，皆与商酌。茂亦为之尽力。

又一人姓曹，名景宗，字子震，新野人。幼善骑射，好畋猎，常与少年数十人，逐群鹿于泽中。鹿马相乱，景宗于众中射之，人皆惧中马足，而箭之所及，不爽分毫，鹿皆应弦而毙，以此为乐。尝乘匹马，将数十人于中路，逢蛮贼数百劫之。景宗身带百余箭，每箭杀蛮一人，蛮遂散走。因以胆勇闻。颇爱史书，读《穰苴》、《乐毅传》，辄放卷叹息曰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！”衍镇雍州，景宗深自结附。衍举为竟陵太守，但性躁动，不能沉默。尝出行，于车中自开帷幔，左右顾望。或谏之曰：“太守隆重，当肃官仪，不宜如是。”景宗曰：“我在乡里骑快马如龙，与年少辈数十骑，拓弓弦作霹雳声，箭如

---

奄(y n, 音烟)人——宦官。

隆昌——即齐萧昭业(郁林王)年号。

晷(gu, 音鬼)刻——晷, 日影, 引申为时间。晷刻意为不久、旦夕。

纾(sh, 音抒)——缓和, 解除。

《穰苴》、《乐毅传》——《史记》篇名。穰苴、乐毅俱为春秋、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。

饿鸱叫，平泽中逐獐鹿射之，渴饮其血，饥食其胃，甜如甘露浆。觉耳后生风，鼻头出火，此乐使人忘死。今为太守贵人，动转不得，路行开车幔，人辄以为不可。闭置车中，如三日新妇，如此邑邑，能不使人气尽。”而幕府勇将，则首推景宗焉。

又一人姓韦，名睿，字怀文，杜陵人。其伯父韦祖征常奇之。时同里王愷、杜恽，并有盛名。祖征谓之曰：“汝自谓何如二人？”睿谦不敢对。祖征曰：“汝文章或小减，学识当过之。佐国家，成功业，皆莫汝及也。”后为齐兴太守，知衍有大志，遣二子至雍，深相结纳。方显达、慧景频以兵逼建业，人心惶骇，西土人谋之于睿。睿曰：“陈虽旧将，非济世才。崔颇更事，懦而不武，事必无成。天下真人，其惟萧雍州乎？”于是弃职归衍。衍大喜，握其手曰：“得君来此，吾事可成矣。”

又一人姓柳，名庆远，字文和，元景之侄。将门子，有干略，为雍州别驾。私谓所亲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能定大业者唯吾君耳。”因事衍不去。

又一人姓郑，名绍叔，字仲明，荥阳人。徐孝嗣尝见而异之，曰：“此祖逖之流也。”衍临司州时，绍叔为中兵参军，相依如左右手。及衍罢州还，谢遣宾客，独请留。衍曰：“以卿之才，何往不得志？我今闲居，未能相益，宜更思他就。”绍叔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舍君谁可与共事者，固请留此。”及衍为雍州，遂补绍叔为扶风太守。

绍叔有兄植，勇力绝伦，官于京师。一日，来至雍州，候绍叔于家，绍叔见之问曰：“兄在天子左右，朝廷有何事，而遣兄至此？”植曰：“朝廷深忌雍州，托我以候汝为名，潜刺杀之。我岂肯害之哉？迫于朝命，不得不来。弟见雍州，密致此意。绍叔遂以告衍。衍命置酒绍叔家，招植共饮。酒酣，戏谓植曰：“朝廷遣卿相图，今日闲宴，是可取良会也，何不取吾头去？”植曰：“使君豁达大度如汉高，仆何敢害。”相与大笑。饮罢，令植遍观城隍、府库、士马、器械、舟舰等项，植曰：“雍州实力，未易图也。”绍叔曰：“兄还，具为天子言之。若取雍州，请以此战。”植曰：“吾复命后，朝廷必来征伐，时事可知矣。未识我与汝复得相见否？”弟兄洒泪而别。斯时雍州麾下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皆有攀麟附凤之意。眼见干戈即起，及闻懿死，衍益悲愤，恨不踏平建康，以诛无道。但未识雍州若何起兵，且俟下文再续。

---

祖逖——晋范阳道县人，字士稚，晋元帝时为豫州刺史。慷慨有大志，晋室乱，祖逖率部渡江，中流击楫设誓“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，有如大江！”

## 第十九卷 萧雍州运筹决胜 齐宝卷丧国亡身

话说萧衍素怀大志，又闻其兄萧懿被诛，且悲且怒，会集诸将，商议起兵。请将无不踊跃从命。适有密报到来，朝廷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统领三千人马，潜赴江陵，约会南康王行事萧颖胄，起荆州之兵，共袭襄阳。诸将请于半路截击之，衍曰：“此不足虑，吾当以计制之。”乃使参军王天虎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书，声云“山阳西上，并袭荆、雍”。书去后，衍谓诸将曰：“荆州素畏襄阳人，加以唇亡齿寒，能不与我为一？我合荆、雍之兵，鼓行而东，虽使韩、白复生，不能为建康计矣，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！”颖胄等得书，果大恐。越一日，衍乘山阳将到，复令天虎赍书于颖胄，余人皆无。又书中但作通候语，不涉时事，而云天虎口具。张弘策问故，衍曰：“用兵之道。攻心为上。近遣天虎往荆州，人皆有书，今只有一函与颖胄，而云天虎口具。颖胄问天虎，天虎无所说，众问颖胄，颖胄亦无所说。众必谓颖胄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疑，众口沸腾。山阳闻之，必疑不敢进，则颖胄进退无以自明，必入吾谋内。是驰一空函定一州矣。”

再说山阳至江安，闻衍有书连至江陵，果怀疑贰，迟回十余日不上。颖胄大惧，计无所出，乃夜呼参军席阐文、从事柳忱，闭斋定义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已非一日。江陵素畏襄阳之强，又众寡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。就能制之，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阳不进，是不信我，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。至而图之。罔不济矣。”忱亦曰：“朝廷狂悖日滋，京师贵人莫不重足屏息。今幸在远，得暇日自安。雍州之事，且借以相毙耳，独不见萧令君乎？以精兵数千，破崔氏十万众，竟为群邪所陷，祸酷相寻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且雍州士锐粮多，萧使君雄资冠世，必非山阳所能敌。若破山阳，荆州复受失律之责，进退无一而可，宜深虑之。”其弟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计。颖胄遂请天虎至府，谓之曰：“卿与刘辅国相识，今不得不借卿头，以释其疑。”遂斩之，送首于山阳，曰：“荆州之使已斩，速以兵来，商议进讨。”山阳大喜，单车白服，率数十人来会颖胄。颖胄伏兵城内，山阳入门，即于车中斩之，送其首于雍州。以南康王教假衍节，使都督前锋诸军事，衍大喜。于是建牙集众，得甲士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船三千艘。命王茂为先锋，曹景宗副之，身统大军为后继。刻日进发，报知颖胄，乞即兴师。颖胄以年月未利，须俟明年进兵，致书襄阳，戒勿遽动。衍复书曰：

来示兵当缓进，切以为不可。凡举大事，所藉者一时骁勇之心，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。若顿兵旬，必生悔吝。且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若童子立异，则大事不成。况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哉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岂复待年月乎？幸奋同舟之力，毋贻后时之悔。

颖胄得书，乃亦起兵。命将军杨公则引兵向湘州，参军邓元起引众向夏口，与衍同伐建康。

其时，朝廷闻山阳死，知颖胄叛，发诏并讨荆、雍。遣骁骑将军薛元嗣运粮百四十船，送郢州刺史张冲，使拒西师。又敕台将房僧寄使守鲁山。冲恐鲁山难守，遣将孙乐祖将三千兵助之。二月甲申，衍次汉口，自冬积霰，不见日色，至是天光开霁，士卒大悦。诸将请并力围郢，分袭西阳、武昌。衍曰：“汉口相阔一里，箭道交至，房僧寄以重兵固守，与郢城为犄角。若

---

太岁——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星名，又称岁阴或太阳。

悉众前进，僧寄必绝我军后，悔无所及。不若遣诸军济江，与荆州军合，以逼郢城，吾自围鲁山，以通沔、汉。使郢城、竟陵之粟，方舟而下，江陵、湘中之兵，相继而至，兵多食足，何忧两城之不拔？天下事可以卧取之耳。”乃使王茂等帅众济江，逼郢城。张冲开门迎战，茂等进击，大破之。杀其偏将光静。光静，冲麾下勇将也，一战而没。冲大惧，攬城自守。曹景宗进据石桥浦，下临加湖。邓元起将荆州兵，会与夏首。于是衍筑汉口城以逼鲁山，遣张惠绍将兵遏江中，以绝郢、鲁二城之信。

又杨公则已克湘州，率众会于夏口。时有殿中直帅夏侯亶，荆州司马夏侯详子也，自建康亡归江陵，称奉皇太后旨，令南康王纂承皇祚。南康遂即帝位，是为和帝。加萧衍征东大将军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假黄钺，军势益振。一日，衍在军中议进兵，忽席间文贲颖胄书来，谓衍曰：“今顿兵两岸，不并力图郢，定西阳、武昌，取江州，此机已失。莫若请教于魏，与北连和，犹为上策。”衍曰：“汉口路通荆、雍，控引秦、梁，粮运资储，仰此气息，所以兵压汉口，连结数州。今若并军围郢，又分兵前进，鲁山之兵必阻沔路，搯吾咽喉。近日邓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寻阳，吾力止之。盖彼若欢然知机，一说士足矣。脱拒王师，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。进退无据，未见其可。至若西阳、武昌，取之即得。然既得之后，即应镇守。欲守两城，不减万人，粮储称是，卒无所出。脱东军有上者，以万人攻两城，两城势不得相救。若我分军应援，则首尾俱弱，如其不遣。孤城必陷。一城既没，诸城相次土崩，天下大事去矣。为今之计，且俟郢州既拔，席卷沿流，西阳、武昌，自然风靡。何遽分兵散众，自贻忧患乎？且丈夫举事，欲清天步，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，悬河注火，奚有不灭，岂容北面请救戎狄，以示弱于天下？况彼未必能信，徒取丑声，此乃下计，何谓上策？卿为我还语镇军，前途攻取，但以见付。事在目中，无患不克，但借镇军静镇之耳。”闻文归以告颖胄，异议乃息。

五月，东昏以陈伯之为江州刺史，都督前锋诸军事，西击荆、雍之师。伯之即命偏将吴子阳同其子虎牙，率兵三万救郢州。衍闻之，遂进军巴口，命其将梁天惠屯渔湖城，唐修期屯白杨垒，夹岸待之。子阳进军加湖，去郢三十里，傍山带水，筑垒自固，仅以烽火相应。张冲屡次求援，子阳不敢前。丁酉，冲忧愤成疾，临没，以后事托薛元嗣，命其子张孜共守。又鲁山乏粮，军人于矶头捕鱼供食。衍命王茂引师逼之，孙乐祖惧，率其众降，房僧寄自杀。郢城之势益孤。曹景宗乘水涨以舟师袭加湖，子阳、虎牙不能拒，弃军走。郢人大恐。是夜，守城者见有数万毛人逾堞而泣，走投黄鹤矶。识者以为此城之精也，精去不久必破矣。及旦，元嗣、张孜向衍乞降，开门纳其军。计郢城被围二百日，城中士民男女十万口，疾疫流肿死者十之八。积尸床下而寝其上，比屋皆满。既降，衍欲择一良有司治之，苦无其人。时韦睿在座，因顾之笑曰：“舍骐驎而不用，焉事皇皇而他索？”即以睿为江夏太守，行郢府事。睿收瘞死者，而抚其生者，郢人遂安。

既得郢城，诸将请攻江州，衍曰：“用兵未必须实力，所听威声耳。今山阳兵败，虎牙狼狽奔寻阳，人情理当汹惧，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乃得伯之旧人苏隆之，使说伯之曰：“如肯纳款，当用为江州刺史。”伯之即使隆之返

---

搯（è，音厄）——同“扼”。扼守。把守，控制。

瘞（yì，音义）——埋葬。

命，但云愿降，而大军未须遽下。衍曰：“伯之此言，意怀首鼠，及其犹豫，急往逼之，计无所出，势不得不降。”乃命邓元起引兵先下，杨公则径掩柴桑，衍与诸将以次进路。伯之闻军至，退保湖口，恇扰不知所为。既而亲诣军前，束甲请罪。衍厚纳之，乃留郑绍叔守寻阳，挟伯之东下。衍谓绍叔曰：“卿吾之萧何、寇恂也。前途不捷，吾当其咎。粮运不继，卿任其责。”绍叔涕泣受命。以故江湘粮运，未尝乏绝。张弘策熟悉道路形势，绘图以献。自江口至建康，凡机浦村落，军行宿次等处，如在目中。故军士上道，不失寸刻。

却说东昏虽知荆、雍兵起，狂暴如故，作芳乐苑，山石皆涂五采，跨池水，立飞阁，壁上皆画男女私褻之像。民家有好树美竹，则毁墙撤屋而徙之。时方盛暑，朝种夕死，死而复种，卒无一生。插叶装花，取玩俄顷。于苑中立市，使宫人宦者共相贩卖。以潘贵妃为市令，自为市录事，小有差误，妃即与杖，伏地求饶，佯作畏惧状。又开渠立埭，身自引船，埭上设店，坐而屠肉。百姓歌云：“阅武堂前种杨柳，至尊屠肉，潘妃沽酒。”又令宫人皆露髻，著绿丝，每于僻处遇之，或按草地，或倚石畔，私相淫媾，以为大乐。故宫人求幸者，每潜身幽僻之处以候之。又好巫覡，内侍朱光尚诈云目能见鬼。一日，入乐游园，人马忽惊，以问光尚，对曰：“向见先帝，甚怒陛下数出游外，故鞭马而马惊。”东昏大怒曰：“死鬼何敢惊生天子！”乃拔刀与光尚寻之。既不见，缚菰为高宗形，跪而斩之，悬首树上。群臣皆怀愤怒。

内史张欣泰谓军主胡松曰：“昏人所为如是，吾侪受其荣宠，异日国亡，必将与之同戮，奈何？”松曰：“吾亦忧之，但不举大事，祸必不免。近闻侍郎王灵秀、直阁将军鸿选皆有异志，不如密结二人，相与废之，立建康王宝寅，以主社稷，庶国安而身家亦保。”欣泰从之。乃密结灵秀、鸿选，共举大事。二人亦欣然应命。秋七月甲子，东昏遣宠臣冯元嗣出外监军，命茹法珍、梅虫儿、杨明泰及张欣泰等饯之中兴堂。欣泰等乃因以作乱，谋伏壮士于堂后，先杀元嗣、虫儿、法珍、明泰于座。欣泰则阳为告变，驰入宫中，与鸿选弑东昏。灵秀则往石头，迎建康王入宫。商议既定，各人照计行事。临期，元嗣等方入席，壮士突起，砍元嗣，头坠席上。又砍明泰，破其腹。虫儿、法珍急走，虫儿伤数创，手指尽落，卒与法珍走免。左右大呼，击杀数人，余皆走散。欣泰佯即驰入告变，灵秀遂诣石头，迎宝寅。帅城中将吏数百，去车轮以载之，唱警蹕，向台城。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之。

且说欣泰之入也，冀法珍等在外，东昏必以城中处分见委，因得表里相应。那知法珍亦复驰入，下令闭门上仗，不配欣泰一兵。故鸿选在殿内，亦不敢发。又宝寅之众，皆乌合无纪律，欲攻城，日已暝。城上人发弩射之，死数人，余皆弃宝寅去。宝寅亦逃。三日后，诣宫门求见。东昏召入问之，宝寅涕泣以告曰：“迩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，仍弃我去，制不自由。今始得归。”东昏笑，复其爵位。杀张欣泰、胡松、王灵秀、鸿选等于市。

先是郢、鲁既失，西师日进，有请东昏出师者。东昏谓茹法珍曰：“师远出不用命，须至白门前，当与一决。”及衍次近道，乃聚兵为固守之计。一日，问群臣曰：“谁能为朕杀贼者？众莫应。卫军李居士趋而进曰：“臣请得精骑三万，保为陛下一鼓破之，枭萧衍之首于阙下。”东昏大悦。遂命

---

菰（g，音孤）——菰草，多年生草本植物。

居士为前锋，率骑三万，据新亭；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将精兵十万，陈于朱雀航南。是日，萧衍前军至芜湖，姑孰守将弃城走，衍进据之，命诸将进师。

却说李居士屯兵新亭，望见一军前来，人马疲乏，器甲穿敝，笑谓左右曰：“人谓东军勇猛，此等兵何足畏！”因率兵士鼓噪前薄。那知此军主将乃是曹景宗，因师行久，器甲敝坏。今见敌军蜂涌杀上，景宗排开阵势，匹马直出，高叫曰：“来将何名？”居士答曰：“我乃前锋大将李居士也。快快下马受缚，免你一死。”景宗更不打话，持刀直奔居士。左右两将当先迎敌，被景宗一刀一个，尽斩马下。居士失弓而走，景宗挥众奋击，遂大破之。居士始知东军难敌，闭营不敢出。于是景宗进据皂荚桥，王茂进据越城，邓元起进据道士墩，陈伯之进据篱门，吕僧珍进据白板桥，征鼓之声，达于内阙。居士启请东昏烧南岸邑屋，以开战场，自大航以西、新亭以北皆尽。

甲戌，衍至新林，会集诸将，曰：“居士已败，城中所恃唯王珍国一军，尚拥精兵十万，陈于朱雀航南，并力破之，则建康不战自下矣。”遂进兵。东昏遣宦者王宝孙，持白虎幡临阵督战。珍国选精锐居前，老弱居后，严阵以待。东军击之不利，王茂怒，下马单刀直前，其甥韦欣庆执铁缠稍以翼之，冲击东军，应时而陷。曹景宗亦纵兵乘之，吕僧珍赍火具焚其营，将士皆殊死战，鼓噪震天地。珍国军不能抗。王宝孙切骂诸将，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而死。豪素称万人敌，为一军所恃。既死，士卒土崩，赴淮死者无数，积尸与航等，后至者乘之以济。于是城外诸军非降即逃，李居士亦以兵降。衍纳之，遂长驱至宣阳门。建康大震，诸弟皆自城中逃出赴军。

壬午，衍分命诸将，各攻一门，筑长围守之。独陈伯之攻西明门，每城中有降人出，伯之辄呼与耳语。衍恐其复怀反复，恰值台将郑伯伦来降，衍使伯伦语之曰：“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，欲以封赏诱卿，归国当生割卿手足。若不降，当遣刺客杀卿，宜深为备。”伯之惧，自是始无异志。杨公则屯领军府，与南掖门相对。尝登高望战，城中遥见麾盖，以神锋弩射之，矢贯胡床，左右失色。公则曰：“几中吾脚。”谈笑如初，城中夜选勇士攻公则栅，军中惊扰，公则坚卧不起，徐命击之，城中兵乃退。盖公则所领皆湘州人，素号懦怯。城中轻之，每出击，辄先犯公则垒。公则奖励军士，克获更多。先是衍兵趋建康，颖胄恐其不捷，郁郁成疾，至是遂卒。夏侯详秘之，密报于衍，衍亦秘之。及建康已危，诸处皆溃，乃发颖胄丧。以和帝诏，赠侍中、丞相，于是众望尽归于衍。

话分两头。建康有蒋子文神庙，东昏素信奉之。前慧景之乱，东昏祷于神求援，事平，封子文为钟山王。及衍逼建康，尊子文为灵帝，迎神像入大内，使巫日夕祷祀。城中军事，悉委王珍国，以卫军张稷为之副。时城中实甲，犹有七万人。东昏素好军阵，每与黄门刀敕之徒及宫人等，在华光殿互相战斗。诈作被创势，使人以板扛去，用为笑乐。昼眠夜起，一如平常。闻城外鼓角声，被大红袍，登景阳楼屋上望之，弩不及者数寸。又东昏与左右谋，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，崔慧景围城寻走，谓衍兵亦然。但敕大官办樵米，为百日调而已。及大桁之败，众情汹惧，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溃，闭门不复出兵。既而长围已立，堑栅严固，然后出荡，屡战不捷。

东昏尤惜金钱，不肯赏赐。法珍叩头请之，东昏曰：“贼来独取我耶，何为就我求物？”后堂藏巨木数百榜，守城者启为城防。东昏欲留作殿，竟不与。又督责金银雕镂杂物，倍急于常，众皆怨怠，不为致力。城中咸思早亡，莫敢先发。茹法珍、梅虫儿说东昏曰：“大臣不留意，使围不解，宜悉

诛之。”王珍国、张稷闻之大惧，乃谋弑东昏，降西军。珍国密遣所亲献明镜于萧衍，衍断金以报之。中兵参军张齐、后阁舍人钱强、殿帅丰勇之、宦者黄泰平皆同谋。丙寅夜，钱强密令人开云龙门，以迎外兵。珍国、张稷引兵入殿，丰勇之为内应。时东昏在含德殿，吹笙歌作儿女子态，未寝，闻有兵入，趋北户，欲还后宫。门已闭，不得出，皇无所之。黄泰平从暗中以刀砍之，伤其膝，仆地。张齐趋前斩之。宫人皆走匿。珍国乃以诏召百官至，列坐于殿前西钟下。稷拥长刀遮之，告以故。百僚莫敢违，遂令署笈，以黄绸裹东昏首，遣国子博士范云送诣石头。右卫将军王志叹曰：“冠虽敝，不可加足。”取庭中树叶塞口，伪闷不署名。云赍东昏首至衍军，军士闻东昏死，皆呼万岁。衍览百僚降笈，无王志名，心嘉之。云入见，衍携其手曰：“卿吾故人也。”遂留参帷幄。俄而，百僚皆出见衍，衍谓左仆射王亮曰：“吾至新林，诸臣皆问道送款，卿独无有，我不怪卿。但颠而不扶，焉用彼相？”亮曰：“若其可扶，明公岂有今日之举？”衍大笑。城中出者或被劫剥，杨公则亲帅麾下，陈于东掖门，卫送公卿士民，故出者多归公则营焉。衍闻而善之，乃下令军中曰：“士卒入城，有擅取民间一物者斩。”由是兵不扰民，民心大悦。但未识暴主虽除，衍将何以善后，且俟后文再讲。

## 第二十卷 宝寅潜逃投北魏 任城经略伐南梁

话说东昏既弑，百官纷纷投降，迎接萧衍入城。衍一一抚慰，乃命张弘策先入清宫，封府库，收图籍。时城内珍宝委积，弘策禁勒部曲，秋毫无犯。收嬖臣茹法珍、梅虫儿等四十一人，皆属吏。己卯，衍振旅入城，居阅武堂。以宣德太后令，追废宝卷为东昏侯，葬以侯礼。褚后及太子诵，并降为庶人。凡昏制谬赋，淫刑滥役，悉皆除荡。斩嬖幸茹法珍等于市。以宫女二千分赉将士，人情大悦。壬申，报捷于江陵，和帝进衍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梁公，自置梁国以下官属，识者皆知大业终归于梁矣。

先是衍围宫城，州部皆遣使请降，独吴兴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。衍遣人传语昂曰：“根本既倾，枝叶安附？今竭力昏主，未足为忠；家门屠灭，非所谓孝。岂若翻然改图，自招多福。”昂复书曰：

三吴内地，非用兵之所。况以偏隅一郡，何能为役？自承麾旆屈止，莫不膝袒军门，惟仆一人敢后至者，政以内揆庸素，文武无施。虽欲献心，不增大师之勇；置其愚默，宁沮众军之威，幸藉将军含弘之大，可得从容以礼。窃以一餐微施，尚复投殒；况食人之禄，而顿忘一旦？非惟物议不可，亦恐明公鄙之，所以踌躇，未遑荐璧。

衍得书叹息，深服其义。及建康平，衍使李元履巡抚东土，敕元履曰：“袁昂道素之门，世有忠节，天下须共容之，勿以兵威陵辱。”元履至吴兴，宣衍旨，昂不答。武康令傅映谓昂曰：“昔元嘉之末，开辟未有，故太尉杀身以明节。司徒当寄托之重，理无苟全，所以不顾夷险，以徇名义。今嗣主昏虐，自陷灭亡，雍州举事，势如破竹，天人之意可知。愿明府深思权变，无取后悔。”昂然之，然亦不请降，但开门撤备而已。

又豫州刺史马仙琕，方衍引师东下，拥兵不附。衍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降，仙琕斩之以徇。又遣其叔马怀远说之，仙琕曰：“大义灭亲。”亦欲斩之，军中为之固请，乃免。及衍至新林，仙琕犹于江西，抄绝运船，杀害士卒。后闻台城不守，大兵将至，向南号泣，谓将士曰：“我受人任寄，义不容降。君等皆有父母，我为忠臣，君等为孝子，各行其志，不亦可乎！”悉遣城内兵出降，只拥壮士数十，闭门独守。俄兵入，围之数重，仙琕令士皆持满，兵不敢近。日暮，仙琕乃投弓于地，曰：“诸军但来见取，我义不降。”乃囚送石头。衍释之，使待袁昂至俱入，曰：“今天下见二义士。”及昂至，遂与仙琕并马入朝。衍以礼见之，谓昂曰：“我所以不遽加兵者，以卿忠义之门也。卿知之乎？”昂顿首谢。又谓仙琕曰：“射钩斩祛，昔人所美，卿勿以杀使断运自嫌。”仙琕谢曰：“小人如失主犬，后主饲之，则复为用矣。”衍笑，皆厚遇之。潘妃有国色，衍欲留之，以问王茂。茂曰：“亡齐者此物，留之何益？”乃赐死于狱。

丙戌，衍入镇殿中，文武百僚莫不俯首听命。初，衍与范云、沈约、任昉以文学受知于竟陵王子良，同在西邸，意好敦密。至是引云为谘议参军。约为骠骑司马，昉为纪室参军，共参谋议。沈约隐知衍有受禅之志，而难于出口，一日微叩其端，衍不应。他日又叩之，衍曰：“卿以为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今与古异，公不可以淳风期物。士大夫攀龙附凤者，皆望有尺寸之功，以垂名竹帛。今儿童牧竖皆知齐祚将终，明公当乘其运。天文讖记，又复炳然。天心不可违，人情不可失。苟历数攸在，虽欲谦光，亦不可得已。”衍曰：“吾方思之。”约曰：“公初建牙襄阳，此时应思。今王业已成，何用复思？若不早定大业，脱有一人立异，即损威德。且人非金石，时事难保，岂可以

梁公十郡之封，遣之子孙耶？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分定，无复异心。君明于上，臣忠于下，岂复有人同公作贼！”衍心然之。约退，范云入见，衍以约语告之。云曰：“今日时势诚如约言，愿公勿疑。”衍曰：“智者所见，乃尔暗同耶？明早，卿同休文更来。”云出语约，约曰：“卿必待我。”云许诺。及明，约不待云而先入，衍命草具其事。约乃出怀中诏书，并禅受仪文等事，衍初无所改。俄而云至，望殿门不得入，徘徊寿光阁外，但云“咄咄”。约出，云问曰：“何以见处？”约举手向左，云笑曰：“不乖所望。”有顷，衍召云入，极叹休文才智纵横，且曰：“我起兵于今三年矣，功臣诸将实有其劳，然成吾帝业者，卿与休文二人力也。”甲寅，诏梁公增封十郡，进爵为王。选擢授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，范云为侍中，今且按下慢讲。

却说明帝之子九人，其时诸王存者，唯邵陵王宝攸、晋熙王宝嵩、桂阳王宝贞、鄱阳王宝寅。见梁业将成，皆有自危之志。而鄱阳王识虑深沉，尤怀忧惧，私语内侍颜文智曰：“吾闻破巢之下，必无完卵。萧衍即日篡齐，齐之子孙，必遭其害。吾欲投北以求全，未识济否？”文智曰：“殿下留此，必不得免。投北诚为上策，但须急走，乘此防守尚疏，或可脱身。迟则不及矣。”是夜，宝寅遂与文智各易冠服，著乌布襦，腰系千许钱，穿墙而走。时正五更，挨至城门，恰好门开，遂出城，放步便行。恐后有追者，途中不敢稍停。将近江侧，宝寅谓文智曰：“此番若得过江，便有生路。但二人同行，易招旁人耳目，不如分路渡江，在北岸相等。”文智曰：“然。”二人遂分路走。

却说宝寅身居王爵，出入非车即马，从未步行路上。今处急难之际，蹶徒步，走了一日，足无完肤，不胜苦楚。及至江滨，举目一望，白茫茫都是江水，无船可渡。心已惶急，忽闻后面人喊马嘶，知有追兵到来，益发慌张，只得走入芦苇中藏躲。正在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时候，恰见一渔船泊在岸边钓鱼。忙以手招呼道：“渔翁快快渡我过去，定当重谢。”那渔人把他仔细一看，便道：“谢倒不必，但要与我说明，方好渡你。”宝寅道：“吾实逃难者，后有兵马赶来，望速救援。”渔人便把船拢岸，扶宝寅下船，便道：“你要我救，有笠帽破衣在此，须扮作渔人模样，同我坐在船上，执竿下钓，便令追者不疑。”宝寅从之，遂亦诈为钓者，随流上下。追者至，见江边并无一人，只有渔舟一只，离岸不远，便叫道：“渔人曾见有少年男子，同着一人行过去么？”渔人道：“此间是一条死港，无人行走的。”追者看着宝寅坐在船上，全不疑是宝寅，遂各退去。渔人始问宝寅何往，宝寅以实情告之。渔人道：“原是一位殿下。但天色已昏，且请用些夜膳，待月色上升，送你过去。”俄而饭毕，月出东山，乃放船中流，渡至西岸。宝寅忙即谢别，渔人道：“一直走去，便是往北大路了。”说罢，便回棹而去。

宝寅趁着月色，一步步向北而行，走到天明，不见颜文智来。怕一时错过，立在路旁暂歇，远远望见二人飞奔而来，行到近处，一人不认得，一人却是颜文智。文智见了宝寅，便道：“天幸恰好遇着。”宝寅忙问：“此位何人？”文智道：“此乃义友华文荣也，曾充王府卫卒，见朝廷祸乱相寻，避居于此。昨夜臣过江，即投其家。告知殿下将到，故同来迎候。”文荣道：“此间不是说话处，快请到家再商。”宝寅遂到文荣家，文荣延入内室，请宝寅坐定，便道：“殿下投北，大路上怕有盘诘，不便行走。今有小路一条，可以抄出境外。亦只好昼伏夜行，方保无事。”文智曰：“不识路径，奈何？”

文荣曰：“吾随殿下同去便了。”宝寅感且泣道：“卿肯随我去，恩孰大焉。但此后我三人。总以弟兄相呼，切勿再称殿下。”二人点头应命。文荣进内，亦不向妻子说明，但云有别处公干，今夜即要起身。等至黄昏，三人饱餐夜膳，包裹内各带些干粮，随即起身，向僻路而走。也不管山径崎岖，路途劳顿，真是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幸向文荣熟识路径，不至错误。行了数日，来到一处，文荣道：“好了，此间已是北魏界上，前面即寿阳城了。”宝寅才得宽心。正行之间，忽有军士数人走过，喝道：“你三人从何而来？敢是南方奸细么？”文荣道：“你想是大魏的军士了？好好，快去报与你戎主晓得，说有齐邦鄱阳王到此。”原来寿阳乃北朝第一重镇，特遣任城王元澄镇守其地，地界南北，各处皆有兵戍。当日戎主杜元伦闻报，一面接三人入营，问明来历。一面飞报任城王，任城即以车马侍卫迎之。时宝寅年十六，一路风霜劳苦，面目黄瘦，形容枯槁，见者皆以为掠至生口。澄见之，待以客礼。问及祸乱本末，宝寅泪流交进，历诉情由，井井有序。澄深器之，因慰之曰：“子毋自苦，吾当奏知朝廷，为子报仇。”宝寅拜谢。澄给以服御器用，使处客馆。宝寅请丧君斩衰之服，澄使服丧兄齐衰之服，帅百僚赴吊。宝寅居处有礼，一同极哀之节，人皆贤之。其后入见魏主，魏主赐以第宅，留之京中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梁王闻宝寅逃去，料他子身独往，亦干不出甚么事来，遂置不问。唯汲汲打算为帝，谓张弘策曰：“君臣争劝我受禅，但南康王将到，若何处之？”弘策曰：“王自发雍州，王所乘舟，恒有两龙导引，左右莫不见者，天意可知。百姓缘道奉迎，皆如挟纊，人情可知。南康虽来，何敢居王之上？不如乘其未至，而先下禅位之诏，则人心早定矣。”王大悦。乃使沈约迎帝。约至姑孰，正值和帝驾到。约以禅位意，遍谕侍从，群臣无不应命。于是下诏禅位于梁，诏至建康，假宣德太后令，遣太保王亮奉皇帝玺绶，诣梁宫劝进。丙寅，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天监。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皇妣为献皇后，追赠兄懿为丞相，封长沙王。奉和帝为巴陵王，居于姑孰，优崇之礼，皆仿齐初。封文武功臣张弘策等十五人为公侯，立诸弟皆为王。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徙巴陵王居之，以问范云，云俯首未对。沈约曰：“今古事殊，魏武所云，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。”帝闻之默然，乃遣亲臣柏伯禽诣姑孰，以生金进王。王曰：“吾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。”乃醉以酒而杀之，时年十五。先是文惠太子与才人共赋七言诗，末句辄云愁和帝，至是，其言方验。时诸王皆死，唯宝义幼有废疾，不能言语，故独得全。使为巴陵王，奉齐祀。

一日，齐南康侯子恪因事入见，帝从容谓曰：“天下公器，非可力取，苟无期运，虽项籍之力，终亦败亡。宋孝武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，皆杀之。朝臣以疑似枉杀者相继，然或疑而不能去，或不疑而卒为患。如卿祖以才略见疑，而无如之何。湘东以庸愚不疑，而子孙皆死于其手。我是时已生，彼岂知我应有今日？固知有天命者，非人所能害。我初平建康，人皆劝我除去卿辈。我于时依而行之，谁谓不可？正以江左以来，代谢之际，必相屠灭，感伤和气，所以国祚不长。又齐、梁虽云革命，事异前代，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，宗属未远。齐业之初，亦共甘苦，情同一家，同可遽如行路之人？且

---

斩衰之服——古代丧服。

魏武——指魏武帝曹操。

建武涂炭卿门，我起义兵，非惟自雪门耻，亦为卿兄弟报仇。我自取天下于明帝，非取之于卿家也。昔曹志魏武帝之孙，为晋忠臣，况卿在今日，犹是宗室。我方坦然相期，卿无怀自外之意，日后当知我心。”子恪涕泣伏地谢。自是，子恪兄弟凡十六人，皆仕于梁，并以才能知名，历官清显，各以寿终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却说宝寅在魏，闻梁已篡齐，伏于魏阙之下，请兵伐梁，虽暴风大雨，终不暂移。魏主怜之，乃以宝寅为镇东将军，封齐王，配兵一万，屯东城，令自招募壮勇，以充军力，俟秋冬大举。宝寅明当拜命。其夜恸哭至晨。既受命，以颜文智、华文荣皆为军主。六月，魏任城王澄进表云：

萧衍频断东关，欲令巢湖汎溢，以灌淮南诸戍，且灌且掠，淮南之地，将非国有。寿阳去江五百余里，众庶惶惶，并惧水害。脱乘民之愿，攻敌之虚，豫勒诸州，募集士马，首秋大集，应机经略，虽混一不能，江西自可无虞。

魏主从之，乃发冀、定、瀛、湘、并、济六州人马，令仲秋之中，毕会淮南，委澄经略。宝寅一军，亦受澄节度。又遣中山王元英引师攻义阳。

且说任城既受命，悉发寿阳兵，命将军党法宗、傅竖眼、王神念分路入寇，自以大军继其后，遂拔东关、颍川、大岷三城，余城皆溃。江淮大震。先是南梁太守冯道根戍阜陵，初到任，如敌将至，修城隍，远斥候，众颇笑之。道根曰：“怯防勇战，此之谓也。”城未毕，党法宗等率军二万，奄至城下。众皆失色，道根命大开门，缓服登城。选精锐三百人，出与魏兵战，破之。魏人见其意思安闲，战又不利，遂引退。梁将姜庆贞探得任城王兵皆南出，帮阳无备，遂从间道乘虚袭之，据其外郭。士民惶惧，皆无固志，孤城危如累卵。任城太妃孟氏自勒兵登陴，凭城拒守。时外兵已有登城者，太妃亲自搏战，手斩数人。将士见了，因各挺身致死，外兵稍退。俄而萧宝寅引兵来援，城中出兵合击。自四鼓战至下午，庆贞败走，城得不破。后人诗赞太妃扞城之功云：

南将乘虚捣寿阳，仓皇无计保金汤。

闺中胆勇真无匹，击鼓凭城却敌强。

却说任城王初闻寿阳被困，欲引兵还救，继知敌兵已退，城池无恙，遂督元英进攻义阳。时城中兵不满五千人，食才支半岁，魏军攻之，昼夜不息。守将蔡道恭随方抗御，皆应手摧却，相持百余日，前后斩获不可胜计。魏军惮之，将退。会道恭疾笃，乃呼其从弟蔡灵恩及诸将，谓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不能攘灭寇贼，今所苦转笃，疾必不起。汝等当以死固节，无令吾没有遗恨。”众皆流涕受命。既卒，魏人闻之，攻益急。马仙琕帅步骑三万救义阳，转战而前，兵势甚锐。元英结营于士雅山，分命诸将伏于四处，示之以弱。仙琕乘胜，直抵长围，击魏军。英伪败以诱之，至平地，伏四起，纵兵奋击。老将傅雍擐甲执槊，单骑先入，偏将蔡山虎佐之。突阵横过，梁兵射雍，洞其左股，雍拔箭复入，仙琕大败，一子战死，遂退走。英呼雍曰：“公伤矣，且还营。”雍曰：“昔汉祖扞足，不欲人知。今下官虽微，亦国家一将，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？”遂与诸军追之，尽夜而返。时年七十余矣，军中咸服其勇。仙琕既退，整顿军马，复帅万余人，进救义阳，尽锐决战。一日三交，皆大败而返。城中见之胆落，灵恩势穷，以城降魏，三关戍将闻之。皆弃城

---

汉祖扞足，不欲人知——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，项羽伏箭射中刘邦胸，刘邦为了不影响军心，扞摸足说：“虏中吾指。”

走。魏乃置郢州于义阳，以司马悦为刺史。败信到京，举朝大骇。帝谓左右曰：“魏兵敢于南犯者，欺吾大业新建，未遑外务耳。今须大集兵力，直捣寿阳以挫之。不然，患未已也。”乃命临川王宏都督北伐诸军事，昌义之为前锋，诸将皆从军调遣。时宏以帝弟将兵，步骑十万，器械精利，甲仗鲜明。军容之盛。人以为百年所未有。魏人闻之，不敢轻进。

先是，韦睿镇豫州，引兵攻魏小岷，城未拔，亲行围间。魏出数百人陈于门外，睿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向者轻来，未有战具，且还授甲，乃可进耳。”韦睿曰：“不然。城中有二千余人，足以拒守。今无故出兵门外，必其骁勇者也。苟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睿指其节曰：“朝廷授此，非以为饰，军法不可犯也！”遂进击之，士皆殊死战，魏兵败走，遂拔其城。既而魏将杨灵胤率众五万奄至。众惧不敌，请启他处益兵。睿笑曰：“贼至城下，方求益兵，将何所及？且吾求益兵，彼亦益兵，兵贵用奇，岂在众也。”遂击灵胤，破之。睿体素羸，未尝跨马，每战常乘板舆，督厉将士，勇气无敌。昼接宾旅，夜半起算军书，张灯达署，抚循其众，常如不及，故士皆乐为之死。及至东临，有诏班师，诸将恐兵退之后，魏人必来追蹙。睿悉遣辎重居前，身乘小舆殿后。魏人惮睿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

却说临川王宏军次洛口，前军昌义之已拔梁城，诸将请乘胜深入，宏性懦怯，不许。又闻魏将邢鸾引兵度淮，与元英合攻梁城。传者争言魏师之盛，大惧欲退。于是会集诸将，商议进止。但未识诸将若何议法，且俟下卷再讲。

## 第二十一卷 停洛口三军瓦解 救钟离一战成功

话说临川王宏闻魏兵大至，恐惧欲退，谓诸将曰：“魏兵势大，此未可与争锋，不如全师而归，再图后举。诸君以为何如？”吕僧珍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亦行军之道。王以为难，不如旋师也。”柳惔曰：“自我大众所临，何城不服？而以为难乎！”裴邃曰：“是行也，以克敌为务。只宜决胜疆场，使敌人匹马不返，何难之避？”马仙琕曰：“王安得亡国之言？天子扫境内以属王，宁前死一尺，无却生一寸。”时昌义之在座，怒气勃然，须髯尽张，大声言曰：“吕僧珍可斩也！岂有百万之师，不经一战，望风遽退，何面目见主上乎！”朱僧勇拔剑击柱，曰：“欲退自退，下官当向前取死。”斯时诸将各怀愤怒，纷争不已。宏别无一语，但云再商。议者罢出，僧珍谢诸将曰：“我岂不知其不可，但殿下昨来风动，意不在军，深恐大致沮丧，故欲全师而返耳。”又进谓宏曰：“众议不可违也。”宏及不敢言退，只停军不前。魏人知其不武，遗以巾帕，且歌之曰：“不畏萧娘与吕姥，但畏合肥有韦虎。”萧娘谓临川，吕姥谓僧珍，韦虎谓睿也。僧珍叹曰：“若得始兴、吴平二王为帅而佐之，何至为敌人所侮若是？”因谓宏曰：“王既不欲进战，不如大众停洛口，分遣裴邃一军去取寿阳，犹不至为敌所笑。”宏不听，下令军中曰：“人马有前行者斩。”于是将士无不解体。

魏将杨大眼谓中山王英曰：“梁将自克梁城已后，久不进军，其势可见，必畏我也。今若进兵洛水，彼自奔败不暇矣。”英曰：“萧临川虽驥，其下尚有良将韦、裴之徒，未可轻也。宜且徐观形势以待之。”于是彼此各不进兵。俄而，一夜洛口风雨大作，恍如千军万马，奔腾而来。临川以为魏军大至，惊得神魂飞越，从床上跳起，急呼左右备马，遂不暇告知诸将，带领数骑，潜从后营拨开鹿角，冒雨逃去。及将士知之，宏去已久。于是合营大乱，各鸟兽散，弃甲抛戈，填满道路。疾病羸老之属，不及奔走，狼籍而死者近五万人。宏乘小船连夜渡江，至白石垒，叩城门求入。时守城者临汝侯渊猷，登城谓之曰：“百万之师，一朝鸟散，国之存亡，尚未可知。恐有奸人乘间为变，城不敢夜开。”宏无以对，腹中饥甚，向城求食，城上缝食馈之。及明门始开，宏乃入。时昌义之军梁城，张惠绍军下邳，闻洛口败，皆引兵退。魏人乘胜逐北，至马头垒，一鼓拔之，载其粮储归北。

帝闻师败，征宏还朝，敕昌义之守钟离，急修战守之备，命诸将各守要害，整旅以待。廷臣咸曰：“魏克马头，运米北归，当不复南向。”帝曰：“不然。此必欲进兵，特为诈计以愚我。不出十日，魏师必至。”冬十月，英果进围钟离。魏主恐不能克，复诏邢峦合兵攻之。峦以为非计，上表谏曰：

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守有余，今尽锐攻钟离，得之则所利无几，不得则亏损甚大。且介在淮外，借使束手归顺，犹恐无粮难守，况杀士卒以攻之乎？若臣愚见，宜修复旧好，抚循诸州，以俟后举。江东之隙，不患其无。

书上，魏主不许，命速进军。峦又上表曰：

今中山王英进军钟离，实所未解。若为进取之计，出其不备，直袭广陵，克未可知。若止欲以八十日粮，取钟离城，臣未见其可也。彼坚城自守，不与人战，城堑水深，非可填塞。坐至来春，士卒自毙。且三军之众，不费冬服，脱遇冰雪，何以用济？臣宁荷懦怯不进之责，不受败损空行之罪。

魏主不悦，乃召峦还，更命萧宝寅引兵会之。

却说钟离北阻淮水，地势险峻。英乃于邵阳洲两岸，树栅立桥，跨淮通道。英据南岸，杨大眼据北岸，萧宝寅从中接应，以通粮运。其时城中兵才三千人，昌义之督率将士，随方抗御。魏人填堑，使其众负土随之，严骑蹙其后，人有未及回者，与土同填堑内。俄而堑满，乃用冲车撞城。车之所及，声如霹雳，城墙辄颓。义之用泥补之，冲车虽入，而城卒不破。魏人昼夜急攻，分番相代，坠而复升，短兵相接，一日战数十合。前后杀伤万计，尸与城平，而义之勇气不衰。

先是，帝闻钟离被围，诏曹景宗督军二十万救之。时方各路调兵，命俟众军齐集，然后进发。景宗恃勇，欲专其功，违诏先进。行至中流，值暴风猝起，覆溺数舟。舟人大恐，只得退还旧处。帝闻之曰：“景宗不进，皆天意也。若兵未大集，而以孤军独往，魏军乘之，必致狼狈。今破贼必矣。”至是更命韦睿将兵救钟离，授景宗节度。睿得诏，刻日起兵，由阴陵大泽行，凡遇涧谷，趣用飞桥以济，军无留顿。诸军畏魏兵之盛，皆劝睿缓行以观变。睿曰：“钟离被困，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朝不保夕。车驰卒奔，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？魏人已堕我腹中，卿曹勿忧也。”旬日至邵阳，与景宗军合。帝豫敕景宗曰：“韦睿，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，待之甚谨。遂共进兵，睿军居前，景宗居后。将近钟离，睿停军一日，即去魏城百余步，夜掘长堑，树鹿角，截洲为城。偏将冯道根走马步地，计马足多少，以立营垒，不失尺寸。比晓而城立，元英见之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？”是时梁军人马强壮，器甲精备，魏人望之夺气。景宗虑城中危惧，募人潜行水底，赍信入城。城中始知有外援，勇气百倍。

却说魏将杨大眼自恃其勇，将万余骑来战。睿结车为阵，大眼聚骑围之。睿以强弩二千，一时俱发，洞甲穿胸，矢贯大眼右臂而走。明旦，元英来战，睿乘素木舆，执白角如意以麾将卒。一日数战，左右壮士，皆遣出斗，勇气弥厉。英始退。俄而魏师乘夜来攻，飞矢如雨。或请睿下城以避箭，不许。军中惊窜，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。魏兵亦退。初，梁军士过淮北伐刍藁者，皆为大眼所擒。景宗募勇敢七千余人，筑垒于淮北，去大眼营数里。大眼来攻，景宗亲自搏战却之。垒成，使别将守之。魏军有抄掠者，皆擒以归。自后梁人始得纵刍牧。睿谓景宗曰：“敌所恃者，以桥跨淮，使首尾相应。今欲破其军，必先断其桥。”景宗然之，乃豫装高舰，使与桥等，为火攻之计。睿攻其南，景宗攻其北。计已定，闭垒不出。魏人莫测其故，疑为畏己，军心渐懈。时交三月，大雨连日，淮水暴涨丈余。睿下令，使冯道根、裴邃、李文钊三将各乘斗舰，同时竞进，别以小船载草，灌之以油，乘风纵火，以焚其桥。风怒火盛，烟焰蔽日，敢死之士拔栅斫桥，呼声动天，无不一当百。水又漂疾，倏忽之间，桥栅俱尽。英方攻城，见桥断，梁兵大至，戒令军士无动。忽见杨大眼匹马单枪，冒烟突火而至，呼曰：“军败矣，宝寅烧营遁矣。四面皆梁兵，不去恐为所擒。”言毕，鞭马疾走。英惧，亦脱身弃营遁。于是诸垒皆溃，悉弃甲仗于路。投淮水死者十余万。昌义之间魏师败，不暇他语，但叫道：“更生！更生！”诸军乘胜逐北，斩首无数。缘淮百余里，尸相枕籍。生擒万人，收其资粮器械牛马不可胜计。

捷闻，举朝相庆。帝喜谓群臣曰：“吾知二将和，师必济矣。”诏增景

---

刍藁（gǎo，音稿）——喂军马的草。

宗、韦睿、义之等爵邑有差。义之深感二将救援之德，因宴之于第。酒酣，设钱二十万，供二人呼卢费。景宗掷得雉，睿掷得卢，遽取一子反之，曰：“异事。”遂作塞。又战胜之后，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。睿独居后，帝尤以此贤之。后人诗美之曰：

疾扫强邻百万兵，孤城欢洽庆重生。

功高阃外甘居下，大树风流属韦卿。

却说魏自败后，收兵北去，边将皆怀反侧。有悬瓠军主白早生，本南人，素有归梁之念，今乘魏师败北，据城以叛，遣使求援于梁将马仙琕。仙琕以闻，帝命援之。仙琕进军三关，遥为声援。魏闻早生叛，欲遣将击之。时元英、萧宝寅，皆以丧师罢职，于是复起用之。引兵伐悬瓠。二人昼夜疾进，早生不虞兵至，迎战大败。魏师直薄城下，一鼓拔之，遂斩白早生。于是乘胜前趋义阳。时马仙琕据三关，严兵拒守。英将取之，先与宝寅计曰：“三关相须如左右手，若克一关，两关不攻自破。攻难不如攻易，宜先攻东关。”又恐其并力于东，乃使宝寅帅步骑一万向西关，以分其势，自督诸军向东关，六日而拔，西关亦溃。仙琕见三关俱失，势不能敌，亦弃城走。先是帝遣韦睿为仙琕后援，睿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开大堞，起高楼。众颇讥其怯，睿曰：“不然。为将者当有怯时，不可专勇。”元英急追仙琕，将复邵阳之耻，闻睿至，乃退。梁亦有诏罢兵，自是各守疆界。今且按下。

却说南海之外，有一于阗国，去中原不知几万里，从来未通中国。自国王以及臣民，皆崇奉三宝，敬信佛法。缁衣寺院，遍满国中。其王跋陀罗。事佛尤谨。忽于梁天监元年四月八日夜，梦一老僧谓之曰：“中国有圣主出，十年之中，大兴佛教。汝若遣使中国，称臣纳贡，则佛必佑之。土地丰乐，商旅百倍。若不信我，则境土不安。”陀罗初不之信，既而又梦此僧谓之曰：“汝若不信我言，当与汝共往观之。”乃携之而往，足下再再生白云，倏忽之间，过大洋，至中国。见一处朝庙巍峨，宫阙壮丽，文武百官踉跄济济。一人端拱殿上，果然龙凤之姿，帝天之相。老僧指之曰：“此即圣主也。”不觉为之屈膝，跪而遥拜。既觉，心异之。陀罗本工画，乃写梦中所见梁帝容质，一应威仪气象。饰以丹青，遂遣使入朝，奉表纳贡，献玉盘等物，并所绘画本以为信。使者在路，历二载，始达建康。既进表，帝大骇，以为于阗自古未通之国，今乃闻风向化，航海梯山而至，其王跋陀罗又于梦寐先覩我颜，验之画本一一相符，此真千古罕有之事，而佛法大兴之验也。遂礼待使者，厚加犒赆，另绘帝像一本赐之。使者大悦而去。帝自是崇信释典，建立寺院，招引高僧，朝夕持诵，以祐皇祚。佛法之兴，全由于此。那知佛法虽兴，只因一念不仁，生出一件事来，费了无数钱粮，害却无穷性命。究竟一败涂地，后悔无及。

你道事从何起？时有降臣王足，本仕魏为将，曾随邢峦伐汉中，为前部先锋，败梁将孔陵于深杭，鲁方达于南安，任僧褒于石周，所向推破。于是梁州十四郡，地东西七百里，南北千里，皆入于魏，自以为功劳莫大。而魏自胡太后当国，权贵用事，官以赂进，政以贿成。邢峦被谗见黜，足亦不录其功。于是心怀怨望，弃魏投梁。梁虽纳之，亦未获重用。常思建一奇策，以为进身之阶。然欲陈之而未有路。适一日，帝集群臣问及御边之策，足遂

---

阃(kǔn,音捆)外——指统兵在外。

于阗国——即今印度国。

出班奏道：“前者魏取汉中，至今未复，实以鞭长不及，故挫于一朝。然臣料魏政不纲，武备日弛，虽得汉中，终必复失，安能与陛下相抗？臣今者委身明主，愿陈一计，可不劳攻伐，使敌人坐失千里之地。陛下失之于汉中，可取偿于淮北。愿陛下采纳臣言。”帝问计将安出？对曰：“寿阳去淮甚近，若堰淮水以灌其城，则寿阳不攻自破矣。”帝大奇其计。

先是，天监十二年，寿阳久雨，大水入城，庐舍皆没。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，水增未已，乘船附于女墙，城不没者二板。将佐劝崇弃寿阳，保北山。崇曰：“忝守藩岳，德薄致灾。淮南万里，系于吾身。一旦动足，百姓瓦解。扬州之地，恐非国有。吾岂爱一身而误重任，但怜此士民，无辜同死，可结筏渡之，使就高处以图自脱。吾则誓与此城俱没，幸诸君勿言。”时有治中裴绚帅城中民数千家，泛舟南走，避水高原。只道崇已还北，寿阳无主，因自称豫州刺史，请降于梁。梁将马仙琕遣兵迎之，而崇不知其叛，遣使单舸召之。绚闻崇尚在镇，大悔恨，然惧见诛，不敢归。因报曰：“近缘大水颠沛，为众所推，今大计已尔，势不可追。恐民非公民，吏非公吏，愿公早行，无犯我锋。”崇乃遣从弟李坤，将水军讨之。绚败走，为村民所执，叹曰：“我何面目复见李公！”遂投水死。梁兵亦退。时淮南得以不失者，皆李崇之功也。原来崇为人沉深宽厚，饶有方略，能得士众心。在寿春十年，常养壮士数千人，与同甘苦，寇来无不摧破，梁人谓之“卧虎”。帝屡欲取寿阳，惮崇不敢犯。至是闻王足之计，谓筑堰可以制敌，遂欣然从之。使将军祖暕、水工陈承伯至淮上，相视地形。二人回奏淮内尽皆沙土，性不坚实，恐功不可就。帝弗从，群臣纷纷谏阻，帝亦不纳。太子统谏曰：“臣闻水有四渎，所以宣天地之气，非人力可得而塞。今敝民力以塞之，就使功成，亦非顺天之道。敌人纵受其害，内地亦未见其利。愿陛下熟思而深计之。”帝曰：“此功若成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。兼并之业，基于此矣。岂可畏其难而不为？”统知帝志已坚，遂不敢再言。

且说统字德施，帝长子，即昭明太子也。生而聪睿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《五经》，悉通大义。年十二，于内省见狱官将讞事，问左右曰：“是皂衣何为者？”左右曰：“是皆司狱之吏。”狱成，捧案来上，太子取其案视之，谓狱吏曰：“是皆可矜，我得判否？”狱吏以其年幼，随口应道：“可。”太子取笔判之，凡犯死罪者，皆署杖五十。吏见其判，大惧，只得以实奏帝。帝笑而从之。自是数使听讼，每有欲宽纵者，即使太子决之。母丁贵嫔薨，水浆不入口，体素壮，腰带十围，不数日，减削过半。每入朝，士庶见者莫不下泪。自加元服，帝使省理万机，内外百司奏事者，填塞于前，所奏稍涉谬误，立即辨析，示其可否，徐令改正，未尝弹纠一人。性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无倦。恒自讨论坟典，与学士商榷古今，文章著述，下笔便成。每一篇出，四方传美。东宫积书三万卷，名才并集，文学之盛，晋、宋以来所未有也。又爱山水，每遇幽泉怪石，则怡然自得。帝为太子建玄圃一所，穿池筑山，更立亭馆，令与朝士名流游处其中。尝泛舟后池，或称此中宜奏女乐，太子咏左思《招隐诗》云：“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”其高致类如此。今闻淮堰将筑，知民必被困，故

---

女墙——城墙上呈凹凸形状的小墙。

四渎（dú，音读）——古书称江、淮、河、济为四渎。

左思——西晋文学家，字太冲，山东临淄人。

劝帝勿兴此役。而帝方锐意为之，全不一听。眼见万古长流从此断，两淮民命一时休。但未识淮堰之筑，若何起工，且听下文再述。

## 第二十二卷 筑淮堰徒害民生 崇佛教顿忘国计

话说梁武不纳诸臣之谏，欲筑淮堰，大兴功役。发徐、扬之民，四户一丁，县官迫促上道。使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，专主其任。昌义之引兵监护堰作，统计役人以及战士，共二十余万。南起浮山，北抵嶠石，依岸筑土，合脊于中流。违者以军法从事。于是军民昼夜赴工，莫敢停息。魏边诸戍飞报入朝。左仆射郭祚言于魏主曰：“萧衍狂悖，谋断川渚，上反天道，下拂人心。役苦民劳，危亡已兆。宜命将出师，长驱扑讨。”魏主从之，乃诏平南将军杨大眼，督诸军镇荆山，以图进取。其时堰将成而复溃，两岸已筑之土，皆随流漂没。康绚惧，或谓绚曰：“下有蛟龙出没其际，故能破堰。蛟龙之性畏铁，必得铁以制之，始不为害。”绚以上闻，乃诏括国中铁器数千万斤，沉之水底，而波流冲击如故，仍不能合。绚于是伐树为井干，填以巨石，加土其上。缘淮百里内，水石无巨细皆尽。负担者肩上皆穿。夏日疾疫，死者相枕籍，蝇虫昼夜声合，见者惨目。帝不之省，及闻魏师起，虑妨堰作，先遣将军赵祖悦，袭魏西硖石，据之以逼寿阳。更筑外城，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。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，以扰乱魏疆。是冬寒甚，淮、泗尽冻。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。萧宝寅渡淮攻堰，一日破三垒，又败田道龙于淮北，进攻硖石，克其外城，斩祖悦，尽俘其众。而康绚外拒内治，为之愈力。十五年夏四月，淮堰成，长九里，下广一百四十余丈，上广四十五丈，高二十丈。两旁悉树杞柳，军垒列居其上，车马往来如履康庄。水之所及，夹淮方数百里，皆成巨浸。帝闻堰成，大喜。封康绚为侯，颁诏大赦。或谓绚曰：“水久壅必溃，势太激难御。况淮为四渚之流，岂可久塞？若凿湫东注，则游波宽缓，堰得长久不坏。”绚从之，乃开湫东注，以杀其势。又纵反间于魏云：“梁人不畏攻堰，惟畏开湫。”宝寅信之，凿山深五丈，开湫北注。然水虽日夜分流，而势仍不减。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，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之东南，以备寿阳城坏。居民散就冈垄。其水清澈，俯视庐舍冢墓，了然在下。见者无不望流而叹。

先是，徐州刺史张豹子，自负其才，宣言朝廷筑堰，必令己董其事。既而康绚以他官来治，又敕豹子受绚节度。豹子甚惭，遂贿嘱近臣，暗进谗言于帝，云绚有二心，暗与魏通。帝虽不纳其言，犹以事毕，征绚还朝。绚既归，堰不复修。九月乙丑，风雨大作，淮水暴涨，堰土决裂，其声若雷，闻三百余里。缘淮村落十余万口，皆漂入海。民有登高望之者，但见黑云迷漫，白浪拍天。其中如有千万鬼神，奇形怪状之属，踏浪而行。大鱼数十丈，跳跃激踊，接尾而下，不可胜纪。后人作长歌咏之曰：

梁王盛气吞全魏，虎攫龙拏奋神智。欲将淮水灌寿阳，千寻长堰中流峙。康绚威行淮上军，二十万众如云屯。南起浮山北嶠石，银涛雪浪排昆仑。将成复败皆天意，浪说蛟龙风雨致。东西运铁沉水底，人工欲夺天工智。铁沉亿万功难成，植木填石如列城。荷担肩穿脚肿折，君王筑堰心如铁。疲劳残疾疫疠兴，死者如麻相枕藉。勤劳三载功初完，上尖下阔波中山。杞柳环遮作屏障，兵营土堡如严关。俯视洪流应痛哭，水清下见居民屋。市廛冢墓朗列眉，尽是前番溃流毒。八公山石高城墙，魏人堵筑防寿昌。涛势掀天宇宙黑，风狂倒日鼉鼉翔。天地节宣赖四渚，天心那得随人欲。淮波瀑涨人尽鱼，天柱倾颓折坤轴。三百里外声若雷，城垣庐舍皆摧

鼉鼉(yuántuó, 音元佗)——鼉, 大龟; 鼉, 鼉龙, 扬子鳄。

隳。横冲直卷赴沧海，数十万口真哀哉。李平议论诚奇特，危堰无烦兵士力。一朝溃败势莫支，多智尚书传魏北。我今吊古增余悲，轻视民命知为谁？台城荷荷何足惜，淮流千古常如斯。

初，魏患淮堰，将以任城王澄为上将军，勒众十万，出徐州一路，前往攻堰。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，终当自坏。至是兵未行，而其堰果破，人皆服平之先见云。帝闻堰坏大惊，悔不听太子之言。因念军民枉死者众，心甚戚戚。遂延名僧，设无遮大会以救拔之。创同泰寺，开《涅槃经》，晨夕讲义。又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，锦绣绫罗禁织仙人鸟兽之形，以为裁剪割裂，有乖仁恕。臣民犯罪者，概从宽典，甚至谋反大逆，或涉及子弟，皆置不问。以故政宽民慢，上下泄泄，莫不偷安旦夕。一日，帝方视朝，与群臣谈论朝政。忽接边报，奏称豫章王综投奔北魏。举朝大骇。

你道豫章王综，为何投魏？说来话长。初，综母吴淑媛在东昏宫，宠爱在潘妃之亚。帝既受禅，欲纳潘妃，以王茂一言，遂赐之死，而心常惜之。一日，闲步后宫，见有庭院一所，重门深闭，境极幽寂，问内侍何人所居，内侍对道是东昏旧妃吴淑媛所住。帝遂走入宫来，宫人忙报驾到，淑媛自东昏亡后，闲废在宫，即留得性命，只好长为宫人没世。欲图新主之欢，今生料不可得。忽闻驾到，惊出意外，亦不及更换衣饰，只得随身打扮，急急走出，俯伏阶前，口称：“不知陛下驾临，妾该万死。”帝见其娇姿弱质，不让潘妃；浓妆素服，态有余妍。因命起，赐坐于旁，问其入宫几载，承幸东昏几年。淑媛一一作答，娇啼婉转，愈觉可人。帝不觉情动，遂吩咐设宴上来，教他陪饮。淑妃斯时巴不得新天子宠爱，三杯之后，丢开满怀忧郁，露出旧日风流，殷勤劝酒。帝心大悦，是夜遂幸焉。那知淑媛身怀六甲，已有三月。当时承幸之际，欲邀帝宠，不敢说出。阅七月，遂生豫章王综。宫中多疑之。时帝嗣育未广，得子甚以为喜。因于淑媛益加宠爱。至天监三年，综出居外宫，封为豫章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综既长，有才学，善属文，力能手制奔马，帝甚爱之。及综年十六，常梦一少年，体极肥壮，穿衮服，自挈其首，与之相对。如此者非一次。自梦见之后，心惊不已，求解其故不得。其后帝尚佛教，断房欲，后宫罕见其面。淑媛宠衰，颇怀怨望。而综亦宠爱不及太子。母子皆以见疏为嫌。一夜，综在梦中，复如前者所见。旦入宫，密问之母曰：“儿梦如此，是何为者？”淑媛听其所述梦中少年形状，颇类东昏，不觉泣下。综愈疑，固问之。淑媛因屏左右，密语之曰：“汝七月儿，何得比太子诸王？不瞒汝说，当国亡时，吾已怀汝三月。当日欲全儿命，不敢言。但汝今太子次弟，幸保富贵，且延齐氏一线。”综于是抱其母泣曰：“吾乃以仇人为父乎？”母掩其口，戒勿泄。综自是阴怀异志，每于内斋，闭户籍地，被发席藁。又布沙地上，终日跣行，足下生胝，日能行三百里。后为南徐州刺史，轻财好侠，招引术士，练习武勇，以伺朝廷有变。每有诏敕至徐，辄忿恚形于颜色。徐州境内所有练树，并令斩伐，以帝小字“练儿”故也。又春秋岁时，常于别室设席，祠齐氏七庙。又微行至曲阿，拜齐明帝陵。然犹无以自信，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上，血入骨肉，即为父子。乃遣人暗发东昏墓，贩其骨以归，割臂血沥之，血果入骨。又在西州生男，满月后，潜杀之。既葬，夜遣人发取其骨，又试之，皆验。内外臣僚皆知其所为，然事涉暗昧，臣下不敢轻言。凡综所行，帝皆弗之知也。会魏将元法僧以彭城来降，帝使综都督众军，权镇彭城。综潜遣人通书萧宝寅，呼为叔父，

宝寅亦将信将疑。久之，有诏征还，综惧入朝之后，脱身更难，乃屏去左右，乘黑夜潜开北门，涉汴河，徒步奔萧城，自称队主。时魏安丰王元延明镇萧城，召而见之。综见延明而拜，延明坐受之。问其名氏不答，但曰：“殿下此间人，必有识我者，问之可也。”延明召众视之，有识之者曰：“此豫章王也。”延明大惊，急下座答拜，执其手而问曰：“殿下何为来此？”综以实告。延明曰：“奈父子何？”综曰：“吾避仇也，非逃父也。”延明见其语气激烈，心甚异之，遂具车马，送至洛阳。魏主召入见之，既退，拜宝寅为叔，改名缵，追服东昏斩衰之丧。魏主及群臣皆往吊焉。

话分两头。当夜豫章奔魏，彭城中无一知者。及旦，斋内诸阁犹闭，左右启户寻之，莫知所往。众皆骇异。及午，城外有数骑魏军高叫曰：“汝豫章王昨夜已来乞降，在我军中矣。汝辈留此何为？”说罢，大笑而去。众方知王已投魏，只得飞报建康。帝闻之大骇，然亦不测其故，访诸左右，始有密启其不法事者，方悟其逃去之故。既而叹曰：“不为天子儿，而甘为他人仆，愚孰甚焉！”乃敕吴淑媛，以综小时衣寄之，综亦不答。其后郁郁不得志，依宝寅而死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且说帝既崇信三宝，屡幸寺院拈香，出入往来，仪卫甚简。斯时岁屡不登，人民失业，不逞之徒往往乘间作乱。一日，将幸光宅寺，有怀逆者伏路侧，将行不轨。帝方起驾，心忽动，命左右缘道检阅，果获一人，身怀利刃。严刑讯之，而诬为临川王宏所使。先是宏以洛口之败，罢职闲住，心常不满。都下每有窃发，辄以宏为名。盖知帝素友爱，涉及临川，有犯必赦也。至是帝对之泣曰：“我人才胜汝百倍，居此大位，犹兢兢恐坠。汝何为者，我岂不能诛汝？念汝愚下，故常加宽宥。”宏伏地哭曰：“臣为天子弟，尊荣极矣。复有何望？乞陛下察之。”帝感其诚，遂置不问。然宏虽无逆志，而恃介弟之贵，奢侈过度，修第拟于帝宫。后庭数十，皆极天下之选。所幸宠姬江无畏，服玩备极华美。一宝屨，直价千万。又恣意聚敛，有库室百间，在内堂之后，关籥甚严。若疑其内藏铠仗，密以上闻。帝虽素敦友爱，闻之不悦。欲自往勘，知其爱幸江氏，寝膳不离，乃赐以盛饌曰：“当来就汝欢饮。”并令无畏分甘。驾既至，宏率江姬朝见，遂同侍饮。酒半，帝曰：“吾欲至汝后房一行。”遂起身进内，径往库室，命悉开户。宏恐见其贿货，颜色怖惧，帝心愈疑。及开视室中，有钱百万一聚，悬一黄标；千万一库，悬一紫标，如此三千余标。帝屈指计之，见钱已有三亿余万。余屋贮积杂货皆满，不知多少。帝见并无铠仗，大悦，呼其小字曰：“阿六，汝作如此生活，便无妨碍。”乃更入席剧饮，至夜而还。时诸王并尚文藻，而安成康王秀尤精心学术，搜集经纪。尝招学士平原刘孝标，使撰《类苑》，书未及毕，而已行于世。于时疾宏贪吝，以旧有《钱神论》未畅厥旨，更作《钱愚论》以讥之，贪鄙之形，形容曲尽。太子见之曰：“文则美矣，其如不为临川地何。”劝安成毁之。帝闻之喜曰：“太子居心厚，真吾子也。”

却说太子聪明仁孝，好学不倦，游嬉事绝不留心。时当五月，天气明媚，忽游后池，乘小舟，采摘芙蓉。有姬人荡舟，舟覆而太子溺于水。及出，伤股，恐貽帝忧，深缄不言，但以寝疾闻。帝敕内使看视太子，勉自起坐，力书手启。及笃，左右欲启闻于帝，太子不许，曰：“奈何令至尊知我如此？”

---

三宝——佛教以佛、法、僧为三宝。

屨（xiè，音谢）——木屨。

因便呜咽，未几而薨。时年三十一。帝闻之，临哭尽哀，敛以衮冕，谥曰：“昭明”，葬于安宁陵。都下男女奔走陵所，号泣满路，四方氓庶及疆徼之人，闻丧者无不哀恻。帝既前星失曜，群臣上言，储位不可久虚，请立贤明以定国本。时昭明有三子：华容公欢、枝江公誉、曲阿公警，皆已长，议者谓上必立太孙。而帝以太子母弟晋安王纲有贤名，遂立之。朝野以为不顺，司议侍郎周宏正奏记于晋安曰：

伏惟谦让道废，多历年所，大王天挺 将圣，四海归仁。是以皇上发德音，以大王为储副。意者愿闻殿下，抗目夷 上仁之义，执子臧 大贤之节。逃玉輿而弗乘，弃万乘其如履。庶改浇竞 之俗，以大吴国之风。古有其人，今闻其语，能行之者，非殿下而谁？使无为之化，复盛于今世。让王之道，不坠于来兹。岂不盛欤！

王不能从。帝既立晋安为太子，乃使诸王子出守外藩。以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，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，武陵王纪为益州刺史。又不立太孙而立太子，内常愧之。乃厚抚欢等。宠亚诸子。封欢为豫章王，誉为河东王，警为岳阳王，各典大都。旋又以警为雍州刺史。单说警临雍州，以帝年渐老，朝多秕政，欲为自强之计。蓄聚财货，招募勇敢，以襄阳形胜之地，梁业所基，遇乱可以图大功。乃克己为政，抚循士民，数施恩惠，延纳规谏，所部称治，帝闻之大喜。

当是时，北魏多故，盗贼蜂起。胡太后乱政于前，尔朱荣肆逆于后。朝无宁日，民不聊生。唯东南半壁，安若泰山。其后高欢诛尔朱，执国政，上陵朝廷。孝庄西奔，宇文泰抚定关中，与欢相抗。魏分东西，日夜治兵相攻，不暇南侵。梁自是国无外患，益得优游无事。朝政之暇，君若臣唯有讲习经典，崇尚虚无。既而帝益佞佛，舍身同泰寺，释御服，披法衣，升讲堂法座，为四部大众讲《涅槃经》义。群臣以钱一亿万，奉赎皇帝。咸诣寺中奉表，请帝还临宸极。三请乃许。帝三答书，前后并称顿首。自是昼食一食，止于菜果。宗庙之祭，不用牲牢。识者以宗庙去牲，则为不复血食。又是岁都下讹言，天子取人肝以食天狗。大小相警，日晚便闭门持仗，以驱天狗，数月乃止。识者皆知不祥。时太子亦于玄圃自讲庄、老，宫僚环听。太子詹事何敬容谓人曰：“昔晋尚虚无，使中原沦丧，今东宫复尔，江南亦将为戎乎？”有隐士陶弘景，疾人士竞谈玄理，不习武事，尝为诗云：

夷甫 任散诞，平叔 坐谈空。不意昭阳殿，化作单于 宫。

---

氓（méng，音萌）庶——指黎民百姓。

疆徼（jiào，音叫）——边远。

天挺——天资卓越。

目夷——春秋时宋国将领。宋楚泓水之战，目夷多次向宋襄公进言，利用有利时机，攻击楚军，均被宋襄公拒绝。

子臧——春秋时鲁国人，曹国君亡，众推子臧为君，子臧力辞。事见《左传·陈公二十二年》。

浇竞——浮薄躁进。

秕政——不善之政。

宸（chén，音辰）极——北极星，比喻帝位。

夷甫——晋王衍，字夷甫，官至尚书令、太尉，善玄言，好谈老庄之学。

平叔——三国魏玄学家何晏，字平叔，官至尚书。倡导玄学，竞事清谈。

昭阳殿——宫殿名。汉武帝时有之，后世多以为皇后居住之宫殿。

单于——匈奴首领。

又天监中，有沙门宝志，帝甚敬之，问以国祚短长，尝为隐语曰：

掘尾狗子自发狂，当死未死啮人伤。

须臾之间自灭亡，起自沙际死三湘。

帝使周舍封记之，直至梁末皆验。此是后话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大同末年，帝临御已久，当时佐治之臣，若张弘策、王茂、韦睿、沈约、范云辈，相继去世；所任新进，率以迎合为事。有朱异者，字彦和，钱塘人。年数岁，其外祖顾欢抚之曰：“儿非常器，当大朱氏门户，然恐坏人家国事。”及长，折节读书，从五经博士明山宾游，学业日进，涉猎文史，兼通杂艺。博弈书算，罔不通晓。帝寻有诏广求异能之士，山宾以异荐。帝召见之，使说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义甚悉，大悦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朱异实俊才，明山宾所举殊得人。”乃除异为中书郎。拜命之日，时当秋日，有飞蝉集异武冠上，见者咸谓蝉珥之兆。盖异容貌魁梧，举止闲都，虽出自诸生，甚悉军国故实。自周舍卒后，异代掌机密，一应诏诰敕书，帝并委之，权重一时。然贪财冒贿，每欺罔视听，以悦人主。起宅东陂，穷极华美，晚日下朝，酣饮彻夜。又恃帝宠，轻傲朝贤，不避贵戚。人或劝其谦下，异曰：“我寒士也，遭逢以至今日。诸贵皆恃枯骨见轻，我下之，则见蔑尤甚。我是以陵之。”司农卿傅岐尝谓之曰：“今圣上委政于君，安得每事从旨？”异曰：“当今天子圣明，我岂可以拂耳之言干犯天听？”以故声势所驱，熏灼内外，远近莫不愤疾，而帝信任益深。正是：圣明已被邪臣蔽，安乐那知祸事来。但未识内蠹已生，外患若何而起，且听下回再讲。

---

蝉珥——古代侍从之臣冠加貂蝉（即貂尾蝉绸之饰），以示显贵。

## 第二十三卷 伐东魏渊明被执 纳叛臣京阙遭殃

话说梁政日衰，江南将乱，朱异之奸，既足败人家国，那知又来一乱贼，倾覆社稷。其人姓侯，名景，字万景，朔方人。自少不羁，为患乡里，及长，有勇多智。右足偏短，弓马非其长，而谋算出人。始随高欢起兵，屡立战功。尝言于欢，愿得精兵三万，西擒黑獭，南缚萧衍老公，以为太平寺主。欢使将兵十万，专制河南。及欢卒，与高澄不睦，遂据河南，叛归于梁。遣其将丁和奉表至建康，乞降于帝云：

臣与高澄有隙，请举函谷以东，瑕丘以西，豫、广、颍、荆、襄、兖等十三州内附。惟青、徐数州，仅须折简。且黄河以南，皆臣所统，取之易同反掌。若齐、宋一平，徐事燕、赵，臣当效力前驱，为陛下成此一统之功。

帝得奏，召群臣廷议。群臣皆曰：“顷岁与魏通和，边境无事。今因高欢身故，遽纳其叛臣，弃从前之好，启将来之衅，窃谓非宜。”帝曰：“诸臣之言虽是，然得景则塞北可清，拒景则兼并无日。国家难得者，机也。不可失者，时也。机会之来，岂宜胶柱？”群臣唯唯而退。

先是帝于正月乙卯，梦见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，举朝称庆。旦见朱异告之，且曰：“我生平少梦，若有梦必验。”异曰：“此乃宇内混一之兆也，臣敢为陛下贺。”及丁和至，称景纳地之计，定于正月乙卯，帝愈神之。然意犹未决，尝谓左右大臣曰：“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，今忽受景地，诘是事宜？脱致纷纭，悔之何及。”朱异揣知上意，因进曰：“圣明御宇，南北归仰，正以事无机会，未获如志。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，自非天诱其衷，人赞其谋，何以至此。若拒而不纳，恐绝后来之望。此诚易见，愿陛下勿疑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乃定议纳景。壬午，诏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都督河南北诸军事。遣大将羊鸦仁，引兵三万趋悬瓠，运粮食以应接之。先是朝臣周宏正善占候，尝谓人曰：“国家数年后，当有兵起，百姓流离死亡。”及闻纳景，叹曰：“乱阶从此作矣。”

却说东魏闻景外叛，大举兵马讨之。景惧不敌，退保颍川，复割鲁阳、长社等四城，赂西魏求救。西魏恶其多诈，受其地而征之入朝。景不欲往，遂专意降梁。厚赂朱异，以求出兵相援。异言之帝，乃下诏起师五万，北伐东魏。命鄱阳王范为元帅，统领诸将前往。朱异与鄱阳不睦，遽入曰：“鄱阳雄豪盖世，得人死力，然所至残暴，非吊民之才。且陛下昔登北顾亭以望，谓江右有反气，骨肉为戎首，今日之事，尤宜详择。”上曰：“渊明可乎？”异曰：“陛下得人矣。渊明宽厚，得众心，可使也。”帝遂不用鄱阳，而任渊明为都督。

却说真阳侯渊明，性素怯，御军无律。虽受命出师，常怀退志。军至寒山，欲堰泗水以灌彭城。俟得彭城，然后进兵悬瓠，与侯景为犄角之势。于是断流立堰，使侍中羊侃监之，再旬而成。当是时，魏遣大将慕容绍宗帅众十万来拒，日行三百里，将近彭城，军锋甚锐。羊侃谓渊明日：“敌兵远来，乘其营垒未定，进而击之，可以获胜。不然，未易克也。”渊明不从。及绍宗至，即引步骑万人，直攻渊明。渊明方醉卧不能起，将士扰乱，遂大败。渊明被虏，死亡士卒数万，独羊侃结阵徐还。一日，败书报到京中，帝方昼

---

胶柱——即胶柱鼓瑟。瑟，古乐器；柱，瑟上调节声音的短木。用胶把柱粘住，柱不能动，音调则不能调整。后用以比喻拘泥固执，不知变通。

寝，宦者曰：“朱异启事。”帝遽起，升舆至文德殿见异。异启曰：“韩山失律矣。”帝闻之，恍惚将坠床，宦者扶定，乃叹曰：“吾得无复有晋家乎？”异曰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偶尔小挫，陛下何出此言？”帝不悦者良久。

却说绍宗乘胜，进击侯景，与景相持数月。景食尽，绍宗击之，景大败。众散且尽，乃自峡石济淮，收散卒，仅得步骑八百人。而羊鸦仁闻景败，魏军将至，亦弃悬瓠，走还义阳。东魏引师据之。是时，侯景进退无据，不知所适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今无容足之地，以只身归梁，梁若不纳，奈何？”遂去寿阳城五十里，停军观望。忽有数骑奔至军前，乃是马头戍主刘神茂，特来迎候。景欣然接之，因问曰：“寿阳去此不远，欲往投之，君以为不我据否？”神茂曰：“朝廷近除鄱阳王为寿阳刺史，未至，韦黯权监府事。我与黯不协，故先来告王。王若驰至近郊，彼必出迎，因而执之，可以集事。得城之后，徐以启闻。朝廷喜王南归，必不责也。”景执其手曰：“今者卿来，此天意也。”乃命神茂率步骑百人，先为乡导，而身随其后。夜至寿阳城下，韦黯以为贼也，授甲登陴，将拒之。景遣其徒告曰：“河南战败来投，愿速开门。”黯曰：“既不奉敕，不敢闻命。”景谓神茂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神茂曰：“黯懦而寡智，可说下也。”乃遣徐思玉入见黯曰：“河南王为朝廷所重，君所

知也。今失利来投，何得不受？”黯曰：“我受命守城，则守城而已。河南自败，何预我事？”思玉曰：“国家付君以阃外之任，今君不肯开城，若魏兵迫至，河南为魏所杀，君岂能独守？纵使或存，何颜以见朝廷！”黯乃许容其入。思王出报，景大悦，曰：“活我者卿也。”于是黯乃开门，景便疾入，即遣其将分守四门，执黯至前，数其不即迎纳之罪，将斩之，既而抚手大笑，邀与共坐，置酒极欢。黯，韦睿子也。朝廷闻景败，未得实信。或云景与将士俱没，或云景弃军逃去，上下咸以为忧。侍中尚书何敬容诣东宫，太子曰：“淮北近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，不识然否？”敬容对曰：“侯景遂死，深为朝廷之福。”太子失色，问其故。对曰：“景反覆叛臣，终当乱国。”太子不以为然。甲寅，景遣其将于子悦驰赴建康，奏言败状，并自求贬损。优诏不许，景告乏粮，复求资给。帝即以景为南豫州牧，本官如故。更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，镇合肥。

时有光禄大夫萧介，知景必祸国，上表谏曰：

窃闻侯景以河阳败绩，只马归命。陛下不悔前祸，复敕容纳。臣闻凶人之性不移，天下之恶一也。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，终诛董而为贼；牢之反王恭以归晋，还背晋以构妖。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终无驯狎之性，养虎畜狼，必见饥噬之祸。侯景以凶狡之才，荷高欢卵翼之遇，位忝台司，任居方伯。然而高欢坟土未乾，即还反噬，逆力不逮，乃复逃死关西。宇文不容，故复投身于此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，正欲比属国降胡，以讨匈奴，冀获一战之效耳。今既亡师失地，直是境上匹夫，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，臣窃不取也。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晨，岁暮之效，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，弃乡国如脱屣，背君亲如遣芥，岂知远慕圣德，为江淮之纯臣乎！事迹显然，无可致惑。臣朽老疾寝，不应干预朝政，但楚囊将死，有城郢之忠；卫鱼临亡，亦有尸谏之阻。臣虽忝为宗室遗老，敢忘刘向之忠，谨冒死以闻。

---

“楚囊将死”句——楚囊，春秋楚国囊瓦，即令尹子常；郢，楚国都城。楚昭王时，吴国举兵伐楚，子常率楚军抵抗，后吴兵破郢，子常身负重伤将死。

“卫鱼临亡”句——卫鱼，春秋卫国大夫子鱼。子鱼临死时，嘱咐他儿子，不要把他尸体放在正堂上而放在侧室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生前不能为国君进贤而退不肖，心里有愧。卫国国君听到此事，就把子鱼认为贤

帝览表，叹息其忠。朱异忌之，竟不能用。

却说东魏既得悬瓠、项城，悉复旧境，而欲使侯景不安，数以书来求申前好。帝未之许。时贞阳侯渊明被虏在魏，澄以好言谓之曰：“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余年，闻彼礼佛，祝及魏主，并祝先王，此乃梁主美意。不谓一朝失信，致此纷扰。知非梁主本心，当是侯景扇动耳。卿宜密致此意。若梁主不忘旧好，吾亦不敢违先王之意，将诸人并即遣归。侯景家属，亦当同遣。”渊明从之。乃遣其私人夏侯僧辩驰往江南，奉启于帝，称勃海王宽厚长者，若更通好，当听渊明还国。帝得启流涕，集朝臣议之。朱异进曰：“静寇息民，和实为便。彼既愿修前好，陛下不可不许。”傅岐曰：“不然。高澄师徒克捷，国势方强，何事须和？必是设间。故命贞阳遣使，欲令侯景自疑。景意不安，必图祸乱。若许通好，正堕其计中。”群臣闻岐言，皆曰：“事诚有之，不可不虑。”朱异独主宜和，谓东魏必无坏意。帝亦厌用兵，乃从异言，赐渊明显书曰：“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，省启足以慰怀，当别遣行人，重郭邻睦。”

僧辩得诏，星夜还北。一日过寿阳，被景窃访知之，留住摄问，僧辩具以实告。景大恐，乃使王伟作启，陈于帝曰：

高氏心怀鸩毒，怨盈北土，欢身殒越，子澄嗣恶，讨灭待时。所以昧此一胜者，盖天荡澄心，以盈凶毒耳。澄苟腹心无疾，又何急急奉璧求和？岂不以秦兵扼其喉，胡骑追其背，故甘辞奉币，取安大国。臣闻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何惜高澄一竖，以弃亿兆之心，使其假命强梁，以遗后世。非直愚臣扼腕，实亦志士痛心。昔伍相奔吴，楚邦立灭；陈平去项，刘氏用兴。臣虽才劣古人，心同往事，诚知高澄忌贾在狄，恶会居秦，求盟请和，冀除其患。若臣死有益，万殒无辞。唯恐千载，有秽良史。愿纳臣言，则臣幸甚。又致书于朱异，饷金三百两，令阻和议。异受金而不通其启。

二月乙卯，复遣使东魏，吊献武高王之丧。景又启称：“臣与高氏衅隙已深，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，使臣何地自处？乞申后战，宣畅皇威。”上报之曰：“朕与卿大义已定，岂有成而相纳，败而相弃乎？今高氏有使求和，朕亦更思偃武，进退之宜，国有常制。卿但清净自居，无劳虑也。”景疑上意叵测，欲试虚实，乃遣人诈为高澄使者，自邺中至建康，以书呈帝，愿以渊明易景。帝将许之，傅岐曰：“侯景以穷归义，弃之不祥。且百战之余，宁肯束手受缚？”朱异笑道：“景奔败之将，执之一使之力耳，敢有他变！”帝从之，复书言贞阳旦至，侯景夕返。使者归寿阳，以书示景。景曰：“我知吴老公薄心肠，今固然矣。”顾王伟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伟曰：“今坐听亦死，举大事亦死，唯王图之。”于是反计乃决。又景初至寿阳，征求无已，朝廷未尝拒绝。以妻子被羁在北，请娶于王、谢。帝以王、谢门高非偶，可择朱、张已下配之。景恚曰：“会将吴儿女配奴。”又启求锦万匹，为军人作袍。朱异议以青布给之。又以台所给仗，多不能精，启请东冶锻工，营造兵器，敕并给之。先是景反河南，请立元氏一人为主，以从人望。诏以舍人元贞为咸阳王，资以兵力，使还北主魏。会景败而止，元贞遂留景军。至是

---

能的人提拔上去，把不肖的人贬黜。后人把子鱼的做法称为“尸谏”。

刘向——西汉经学家。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。曾任谏大夫、宗正等。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，屡次上书劾奏外戚专权。

“伍相奔吴”句——伍相，春秋时伍子胥，原楚国人。楚平王杀害伍子胥父兄，伍逃吴国，引吴兵灭楚。

“陈平去项”句——陈平，秦末汉初人，原在项羽部下任都尉，后归刘邦，为其出谋献策，立下灭楚大功。

贞知景有异志，累启还朝。景谓曰：“河北事虽不果，江南何虑失之，那不小忍！”贞惧，与韦黯逃归建康，具以事闻。帝闻贞言，亦绝不以景为意。盖朱异以景必不叛，唯忌之者众，故屡言其反，帝有先入之言故也。今且按下一边。

且说临贺王正德，本帝弟靖惠王子。少而粗险，不拘礼节。初帝未有嗣，养之为子。及帝践极，便希储贰。后立昭明太子，封正德为西丰侯。自此怨望，恒怀不轨，睥睨两宫，觊幸灾变。普通六年，逃奔于魏。有司奏削封爵。七年，又自魏逃归。帝方敦亲亲之谊，以宽仁为度，不之罪也。复其封爵，仍除为信武将军，封临贺郡王。正德自是益骄，招聚亡命，阳养死士，储米积货，日为反计。特以孤掌难鸣，只得待时而动。一日，门上报进，有故人徐思玉来见。正德见之，问曰：“卿从河南王在寿阳，何暇至此？”思玉曰：“因有密事相报，乞屏左右言之。”正德邀入密室，促膝与语。思玉曰：“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乱国，祸败之来，计日可待。大王属当储贰，今被废黜，四海业业，孰不归心大王。河南有志匡扶，实心推戴，欲助大王一臂之力，使主梁祀，以副苍生之望。知臣与大王有旧，特遣臣到此，密布腹心。”因呈景书示之。书中亦不过推他为帝，兵至近郊，求为内应等话。正德大喜，谓思玉曰：“仆有心久矣。河南之意，暗与吾同，是天授我也。仆主其内，河南为其外，何忧不济？寄语河南，机事在速，今其时矣。思玉遂与订约而去，归告侯景，景大喜。

时鄱阳王范密启侯景将反，不早剪扑，祸及生民。而帝以边事专委朱异，异以为必无此理，下诏报范曰：“景孤危寄命，譬如婴儿，仰人乳哺，以此事势，安能反乎？”范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，帝不许。异引范使至前，谓之曰：“汝王竟不许朝廷有一客耶？”自是范有启，异皆匿不以上。景又邀羊鸦仁同反，鸦仁执其使以闻。异曰：“景数百叛奴，何能为？”敕以使者付建康狱，俄解遣之。景由是益无所惮。又闻朝廷遣常侍徐陵聘于东魏，乃上言：“高澄狡猾，宁可全信。陛下纳其诡语，求与连和，臣虽不武，宁堪粉骨，投命仇门。乞江西一境，受臣控督，如其不许，即帅甲骑临江，上向闽越，非唯朝廷自耻，亦恐三公旰食。”帝使朱异宣语景曰：“譬如贫家畜十客，五客尚能得意，朕惟一客致有忿言，亦朕之失也。”由是中外皆知有变，而朝廷仍不提防。八月戊戌，景反于寿阳，以诛朱异为名，内外大骇。

先是，傅岐尝谓异曰：“卿任参国钧，荣宠如此，比日所闻，鄙秽狼籍。若使圣主发悟，欲免得乎？”异曰：“外间谤讟，知之久矣。心苟无愧，何恤人言？”岐退谓人曰：“朱彦和殆将死矣。恃谄以求容，肆辨以拒谏，闻难而不惧，知恶而不改。天夺其鉴，不死何待！”帝闻景反，笑曰：“是何能为？我折榘笞之耳。”乃以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，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邵陵王纶持节，督众军以讨景。

景闻台军讨之，颇惧，问策于王伟。伟曰：“邵陵若至，彼众我寡，必为所困。不如弃淮南，决志东向，帅轻骑直掩建康，临贺乱于中，大王攻其外，天下不足定也。兵贵巧速，宜即进路。”景从之，乃留其将王显贵守寿阳，身率步骑径进。阳声趣合肥，而实袭谯州。谯州将董绍先开城降之，执刺史丰城侯泰，进攻历阳。太守庄铁以城降，因说景曰：“国家承平日久，

人不习战，闻大王举兵，内外震惧。宜乘此际，速趋建康，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。若使朝廷徐得为备，内外小安。遣羸兵千人，直据采石，大王虽有精兵百万，不得济矣。”景以为然，乃留其将田英、郭骆守历阳，以铁为先锋，引兵临江。江上镇戍相次启闻，帝始叹曰：“景果反矣。”因问讨景之策于羊侃。侃请以二千兵急据采石，令邵陵王袭取寿阳，使景进不得前，退失巢穴，乌合之众，自然瓦解。朱异宣言于朝，谓景必无渡江之志，遂寝其议。

却说临贺王屯丹阳，闻景兵临江，无船可渡，潜遣大船数十艘，诈称载荻，密以济景。景乃自横江济采石，有马数百匹，兵八千人，遂袭姑孰，执太守交成侯宁。时南津校尉江子一、见景渡江，帅舟师千余人，欲于下流邀之。副将董桃生以家在江北，兵未交，即与其徒先溃走。子一不能留，乃收余众，步还建康。太子见事急，戎服入见帝，禀受方略。帝曰：“此是汝事，何更问为？内外军事，悉以付汝。”太子乃停中书省，指挥军事。以宣城王大器为城内都督，羊侃为军师将军副之，诸王侯各守要地。是日景至板桥，欲观城内虚实，使徐思玉诈逃入城，请问陈事。帝召而问之，将屏左右，舍人高善宝曰：“思玉从贼中来，情伪难测，安可使独在殿上？”朱异侍坐曰：“徐思玉岂刺客耶？”思玉见上，遽出景表，言异等弄权，乞带甲入朝，除君侧之恶。异在旁，惶愧失色。高善宝请诛思玉，帝不许，命舍人贺季、郭宝亮随思玉同往，劳景于板桥。景北面受敕，贺季曰：“今者之举何名？”景曰：“欲为帝也。”王伟趁进曰：“侯王忠于朝廷，为朱异等乱政，除奸臣耳。”景既失辞，遂不放贺季归，独遣宝亮还宫。百姓闻贼至，竞奔入城，公私混乱，无复次第。羊侃区分防拟，皆以宗室间之。军人争入武库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。侃立斩数人方止。

是时梁兴四十七年，境内无事，在位公卿及闾里士大夫罕见甲兵，贼至猝迫，公私骇震。又宿将已尽，余皆后进少年，茫无主意。单有羊侃胆力俱壮，太子深仗之。辛亥，景至朱雀桁南，而朝廷犹未知正德之情，命守宣阳门。使东宫学士庾信，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，守朱雀门，营于桁北。太子命开桁以挫贼锋，正德曰：“百姓见开桁，必大惊骇，可且安物情。”太子从之。俄而贼至，信开桁击之，见贼军皆戴铁面，退隐于门口。方食蔗，有飞箭中门柱，其蔗应弦而落，遂弃军走。正德率众迎景于张侯桥，马上交揖，景军皆着青袍，正德军皆绛袍，既与景合，悉反其袍。于是城中喧言正德反，帝及太子闻之，皆叹息。但未识后事若何，且俟下卷再剖。

## 第二十四卷 羊侃竭忠守建业 韦粲大战死青塘

话说正德既从贼，白下、石头之师皆溃。景皆遣将据守，进兵直至阙下，绕台城三匝，幡旗皆黑，城中恟惧。羊侃诈称邵陵王、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，众心稍安。景百道俱攻，鸣鼓吹角，喧声震地。纵火烧大司马府、东西华诸门，烟焰张天。羊侃使凿门上为窍，下水沃火。太子自奉银鞍，往赏战士。直阁将军朱思亲率壮士数人，逾城洒水，久之方灭。贼人作木驴数百攻城，城上投石碎之。贼更作尖顶木驴来攻，石不能破。侃作雉尾炬，灌以膏蜡掷下，焚之立尽。贼又作登城楼，高十余丈，欲临射城中。侃曰：“车高堑虚，彼来必倒。可卧而观之。”及车动果倒。当是时，景据公车府，正德据左卫府，贼将宋子仙据东宫，范桃棒据同泰寺，分番迭攻。侃随方抗御。贼不能克，乃筑长围以绝内外。

却说正德初意兵至建康，景即立之为帝。而景专事攻城，不相推奉，正德心怀疑虑，谋之左右曰：“侯王许过江后，即奉我为帝。今置不问，必有所不足于我也。我欲结其欢心，若何而可？”左右曰：“闻侯王子身南来，尚无妻室。前日求婚王、谢，未遂其志。王何不以女妻之，使谐伉俪之私，则其好永固，彼必助王为天子矣。”正德曰：“善。”以幼女生得姣好，欲纳之景。其妻怜女幼小，不欲使为景妇。正德曰：“吾方仗侯公取天下，何惜一女！”遂诣景营，谓之曰：“公军中寂寞，仆有息女，性颇温淑，愿以侍公枕席。”景大喜曰：“得王女为妇，当使长共富贵。”乃命设宴于东宫，即日成婚。东宫去城不远，其中动静，城上皆见。一日，忽见宫中悬灯挂彩，贼众皆披红往来，少顷鼓乐喧天，笙歌聒耳，莫测其故。旋有贼骑数十，来至濠边，指城上言曰：“昔侯王欲娶王、谢家女，尚谓门高非偶。今临贺纳女于侯王矣，比王、谢何如？”太子闻之怒，遣人纵火烧东宫，殿台皆尽。景亦怒，纵火烧乘黄廐、上林馆、太府寺，皆成灰灭。戊午朔，景遂奉正德为帝。下诏称普通已来，奸邪乱政，上病不豫，社稷将危。河南王景释位来朝，猥用朕躬，绍兹宝位，可大赦，改元正平。以景为丞相。

朱异闻正德僭号，劝上出兵击之。上问羊侃，侃曰：“不可。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贼，徒挫锐气；若多，则一旦失利，门隘桥小，必大致死亡。”异力劝击之，帝从其言，遂使千余人出战，锋未及交，即退走争桥，赴水死者大半。侃子 为景所获，执至城下以示侃。侃曰：“吾倾宗报国，犹恨不足，岂计一子！幸早杀之。”数日复持来，侃谓 曰：“久以汝为死矣，今犹在耶？”引弓射之。贼以其忠义，亦不之杀，但声言帝已晏驾，城中亦以为然。于是太子请帝巡城，以安众心。百姓闻警蹕声，皆鼓噪流涕，众心粗安。先是江子一之败还也，上责之。子一拜谢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常恐不得其死。今所部皆弃臣去，臣以一夫，安能击贼？若贼遂能至此，臣誓当碎身以赎前罪。不死阙前，当死阙后。”至是子一启太子，愿与弟子四、子五，帅所领百余人，开承明门出战，太子许之。子一直抵贼营，贼伏兵不动。子一呼曰：“贼辈何不速出？”久之，贼骑出阵。子一径前引槊刺贼，连杀数人，从者莫之继，贼解其肩而死。子四、子五相谓曰：“与兄俱出，何面独归？”皆免冠赴贼。子四中稍，洞胸而死。子五伤胫，还至堑边，一恸而绝。太子闻

豫——安适。

警蹕——谓皇帝出入经过的地方严加戒备，断绝行人。警，敬戒；蹕，清道。

其死，伤悼久之。

却说侯景初至建康，谓朝夕可拔，号令严整，士卒不敢侵暴。及城久不克，人心离阻。军中乏食，乃纵兵掠夺民米，及子女金帛。自后米一升直七八万钱，人相食，饿死者十五六。乃更于城之东西两处，起土山，驱迫士民，不限贵贱，皆充力役。疲羸者即杀以填山，号哭动地。城中亦筑土山以拒之。太子、宣城王以下，皆亲负土，执畚鍤。起层楼于山上，高四丈，募敢死士二千人，厚衣袍铠，谓之“僧腾客”，分配二山，昼夜交战不息。会大雨，城内土山崩，贼乘之垂入，苦战不能禁。侃令军士掷火为城，以断其路，徐于内筑城，贼不能进。朱异有奴出降于贼，景即以为仪同三司。奴乘良马，衣锦袍，循行城下，仰见异在城上，呼而谓曰：“汝五十年仕宦，方得中领军。吾始事侯王，已为仪同矣。”于是三日之中，群奴出降者以千数。景皆厚抚以配军。人人感恩，为之致死。景又射书城上，遍谕士民曰：

梁自近岁以来，权幸用事，割剥齐民，以供嗜欲。如曰不然，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，王公第宅，僧尼寺塔，及在位庶僚，姬妾百室，仆从数千，不耕不织，锦衣玉食，不夺百姓，从何得之？仆趋赴阙庭，只诛权奸，非倾社稷。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，吾观王侯诸将志在全身，谁能竭力致死，与吾争胜负哉？长江天险，吾一苇航之。景明气净，自非天人允协，何能如是！幸各三思，自求元吉。

当是时，勤王之诏四出，而各路藩镇皆怀观望，或据强城，按兵不发；或托言粮缺，而发又止；或仅遣偏师入援，大车不接。以故京师被围已久，而外援杳然。先是邵陵王闻变，昼夜兼行，引兵入援。及济大江，中流风起，人马溺者什一二。众请退，不许。遂帅西丰侯大春、新涂公大成、永安侯确、安南侯骏、谯州刺史赵伯超、武州刺史萧弄璋等，合步骑三万，自京口西上。景闻之，遣军迎拒。赵伯超谓纶曰：“若从黄城大路进兵，必与贼遇。不如径趋钟山，突据广莫门，出贼不意，贼围必解矣。”纶从之。卷甲疾趋，夜行失道，迂二十余里，及旦，才达于蒋山。贼不虞兵来，见之大骇，分兵三道攻纶，纶力战却之。会大雪，天寒甚，山巅不能立营，乃引军下山结寨。贼兵陈于覆舟山北，纶兵陈于玄武湖侧，与贼对阵相持。至暮不战，景伏兵于旁，佯退以诱之。安南侯骏见其退，以为贼将走，即率众追逐。景旋军与战，伏兵起，左右夹攻，骏大败而走。赵伯超望见亦退走，诸军皆溃。纶收余兵入天保寺，景纵火烧寺，纶率数骑逸去，士卒践冰雪，往往堕足。景悉收辎重，生擒西丰公大春，及纶将霍俊等而还。明旦，陈所获首虏铠仗及大春等于城下，使言曰：“邵陵王已为乱军所杀。”霍俊独曰：“王小失利，已全军还京口。城中但坚守，援军寻至。”贼以刀殴其背，俊辞色弥厉。遂杀之。于是城中益恐。

时朝野以侯景之祸，共尤朱异，异惭愧发疾死，人皆恨其死晚。而羊侃日夜守御，心劳力瘁，未几亦以疾卒。太子哀恻，如失左右手。于是人益危惧。景闻之喜曰：“羊侃死，吾取城如拾芥矣。”乃复大造攻具，大车高数丈，一车二十轮，运土填堑，进焚台城东南楼，势甚迫。台将吴景献计太子，即于城内构地为楼，火才灭，新楼即立，贼以为神。又贼乘火起，于其下穿城而入。城中觉之，更筑迂城，状如却月以截之，贼不得进。贼更作土山以

---

阙庭——指朝庭。

一苇——小船的代称。

虞——预料。

逼城，城内作地道以取其土，外山崩，压贼且尽。贼计穷，乃徇于众曰：“有能献计取城者，封万户侯。”时有贼将宋疑献计于景曰：“决玄武湖以灌台城，则城立破矣。”景从之，连夜决湖，水尽灌入城中，阙前皆为洪流，百姓皆就高处避水。今且按下慢讲。

且说其时来援者，却有一位忠肝义胆、捐躯殉难的杰士，姓韦，名粲，字长茜，车骑将军睿之孙，徐州刺史放之子也。粲少有父风，好学历志。及壮，身長八尺，容貌魁伟，尝以步兵校尉入为东宫领直，与太子深相爱敬。后迁为衡州刺史，勤于政治。至是征为散骑常侍，还至庐陵。闻台城被围，怒曰：“堂堂天朝，为犬羊所困，要吾辈臣子何用？”因简阅部下，得精兵五千，倍道赴援。至豫章，以兵力尚弱，就内史刘孝仪谋之。孝仪曰：“必如此，当有敕。岂可轻信人言，妄自发兵，愿且少待。”乃置酒留饮。粲怒，以杯抵地，曰：“贼已渡江，便逼宫阙，水陆俱断，何暇有报？假令无敕，岂得自安！目今巨寇滔天，君父在难，凡属臣子，皆当致命。韦粲今日何情饮酒！”即驰出。会江州刺史、当阳公大心遣使邀粲，粲驰往见之，谓大心曰：“上游藩镇，江州去京最近，殿下情计，诚宜在前。但中流任重，当须接应，不可阙镇。今宜且张声势，移镇湓城，赐以一军相随，于事便足。”大心然之，乃遣中兵柳昕率兵二千人，随粲进援。行至南州，忽见一枝人马，步骑约有万余，旂号鲜明，甲兵坚利，浩浩荡荡而来。问之，乃司州刺史柳仲礼军也。闻京师有难，亦来赴救。仲礼与粲，本外兄弟，相见大喜。粲即送粮仗给之，并出私财以赏其战士。是时，鄱阳王遣其世子嗣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、建安太守赵凤举各将兵入援，军于蔡州，以待上流诸军。之高闻粲与仲礼兵至，遂自张公洲遣船渡之。未几，宣猛将军李孝钦、殷州刺史羊鸦仁、南陵太守陈文彻，各率众来会。又湘东世子方等将步骑一万，入援建康。竟陵太守王僧辩将舟师万人，出自汉川，载粮东下。于是援兵大集，共屯新林，商议破贼。粲谓：“将不一心，致败之道。必得一人为主，乃克号令画一。”因共议推仲礼为大都督，以主军政。独裴之高自以年位并尊，耻居其下，议累日不决。粲抗言于众曰：“今者同赴国难，义在除贼。所以推柳司州者，正以久捍边疆，先为侯景所惮。且士马精锐，无出其右。若论位次，柳在粲下；语其年齿，亦少于粲。直以社稷大计，不得复论官职高下。将贵在和，方克协力；若人心不同，大事去矣。裴公朝之旧德，岂应复挟私情以沮大计。粲请为诸君解之。”乃单舸至之高营，切让之曰：“今二营危逼，朝不保夕。臣子当戮力同心，岂可自相矛盾。豫州必欲立异，锋镝便有所归。”之高垂泣致谢，遂推仲礼为大都督，众将一禀指挥。合兵十余万，缘淮立栅。

景见援兵大集，亦树栅北岸以应之。先是景获之高家室，囚于营。至是临水陈兵，将其家室连锁，列于阵前，以鼎镬刀锯随其后。谓曰：“裴公不降，今即烹矣。”之高召善射者，先射其子，再发皆不中。贼仍囚之。俄而景帅步骑万人，于后渚挑战。仲礼欲出击之，韦粲曰：“日晚我劳，未可战也。”仲礼乃坚壁不出。景亦引退。丙辰晦，仲礼将战，夜至韦粲营部分众军。时诸将各有据守，唯青塘无人守把，乃谓粲曰：“青塘当石头中路，贼必争之。此系要地，非兄不可。若疑兵少，当更遣军相助。”粲曰：“自分才弱，恐不足以当此任。然公有命，仆曷敢违！”仲礼乃遣其将刘叔胤助之。丁巳朔，仲礼自新亭徙营大桁，韦粲引兵往青塘，忽大雾，咫尺不相见，军

---

鼎镬——古代的一种酷刑，用鼎镬烹人。鼎镬，古代煮东西的器物。

迷失道。比及青塘，夜已过半。立栅未合，天已大明。侯景望见之，曰：“彼何人斯，而敢于此立寨？急击勿失。”遂亲帅锐卒来攻。粲使军主郑逸逆击之，命刘叔胤以舟师截其后。逸抵死相拒，久之贼来益众，矢下如雨，逸不能支。叔胤见贼盛，畏懦不敢进，逸遂败。景乘胜直入粲营。左右牵粲避贼，粲不动，叱子弟力战，亲自搏击。未几，一门皆为贼杀。军士飞报仲礼，言青塘被围，仲礼方食，投箸而起，被甲握稍，帅麾下百骑驰往救之。与景大战于青塘，所向披靡，斩首数百级，沉淮水死者千余人。景退走，仲礼挺稍刺之，刃将及景。景魂胆俱丧，而贼将支伯仁自后斫仲礼，中其肩。仲礼坠马，贼聚稍刺之，骑将郭山石见主将坠地，奋死往救，力斩贼将数人，贼稍退，乃扶仲礼上马，杀出重围。仲礼伤甚，至军中昏迷不省人事。亲将惠筠为之吮疮断血，得不死。自是景不敢复济南岸，仲礼亦气衰，不复言战矣。后人诗挽韦粲之死云：

吹唇 百万逞凶狂，赴难无人到建康。

耿耿孤忠悬日月，令人千载忆青塘。

却说邵陵王纶自战败之后，奔于朱方，复收散卒，与东扬刺史、临城公大连，新涂公大成，自东道并至，列营于桁南，亦推仲礼为大都督。时贼围甚严，内外水泄不通。台城与援军，信命久绝，或献策于太子，作纸鸢系以长绳，藏敕于内，乘风放去，冀达众军，题云“得鸢送援军，赏银百两”。太子自出太极殿前，乘西北风纵之。贼营望见，群以为怪，射而下之。援军亦募有能入城通信者，许重赏。有鄱阳将李朗应募，请先受鞭，诈为得罪，叛投贼营，从此可以入城。鄱阳鞭而遣之，朗即投贼，贼见其背有伤痕，信而纳之。于是乘间入城，城中方知援兵四集，举城鼓噪。帝以朗为直阁将军，使还报命。朗不敢复过贼营，乃缘钟山之后，夜行昼伏，积日乃达。诸将得敕，争请仲礼进兵。而仲礼自韦粲死后，神情傲狠，陵蔑诸将。邵陵王纶每日执鞭至门，亦移时弗见，由是与仲礼不睦。诸军互相猜阻，莫有战心。

先是，台城之闭也，公卿以食为念，男女贵贱并出负米，得四十万斛。又收钱帛五十万，并聚德阳堂，而不备薪刍鱼盐。至是坏尚书省为薪，撒荐刈以饲马。御厨有干苔数十石，味酸咸，取以分给战士。其后米亦竭，军士或煮铠，或熏鼠、捕雀以为食。屠马于殿省间，杂以人肉，食者必死。而侯景之众亦饥，抄掠无所获。东城有米可支一年，援军断其路，又闻荆州兵将到，景甚患之。王伟曰：“今台城不可猝拔，援军日盛，我军乏食，未可与战。不如伪且求和，以缓其势。因求和之际，运东城米入石头，援军必不得动。然后休士息马，缮修器械，伺其懈怠击之，一举可取也。”景从之，遣其将任约、于子悦至城下，拜表求和，乞归旧镇。太子以城中饥困，请帝许之。帝怒曰：“和不如死！”太子固请曰：“侯景围逼已久，援军坐视不战，宜且许其和，更为后图。”帝迟回久之，乃曰：“汝自斟量，勿令取笑千载。”遂报许之。

景见朝廷受其和，乞割江右四州之地，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，然后济江。傅岐固争曰：“岂有贼举兵围宫阙，而更与之和乎？此特欲却援军耳。戎狄兽心，必不可信。且宣城王嫡嗣之重，国命所系，岂可为质？”太子不得已，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，出质于景。又敕诸军不得复进，下诏曰：“善兵

---

吹唇——吹口哨。

荐刈（cuò，音措）——草垫。

不战，止戈为武。”以景为丞相、豫州牧、河南王如故。己亥，设坛于西华门外，遣仆射王克、吏部萧瑒，与贼将于子悦、任约登坛共盟。又遣太子詹事柳津出西华门，与景相对数十步外，杀牲歃血。盟既毕，城中士民只道景即解围。久之，景了无去志，专修铠仗，托云无船不得即发，且欲遣石城公还台，求宣城王出送。太子虽觉其诈，犹依违从之。乙卯，景又启曰：“适有西岸信至，高澄已据寿阳，臣今无所投足，求借广陵及谯州，俟得寿阳，即奉还朝廷。”又云援军既在南岸，须于京口渡江。太子并许之。庚戌，景又启曰：“永安侯确、直阁赵威方，屡次隔棚见诟，云‘天子自与汝盟，我终当破汝’。乞召二人入城，即当引路。”帝便使尚书张绶召二人入城，赵威方奉命，确固辞不入。邵陵王泣谓确曰：“围城既久，圣上忧危，臣子之情，切于汤火。故欲且盟而遣之，更申后计。成命已决，何得拒违？”时台使周石珍在纶所，确谓之曰：“侯景虽云欲去，而长围不解，意可见也。今召仆入城，何益于事？”石珍曰：“敕旨如此，郎那得辞？”确坚执如故。纶大怒，谓赵伯超曰：“谯州为我斩之，持其首去。”伯超挥刀眄确曰：“伯超识君侯，刀不识也。”确乃流涕入城。

先是帝常蔬食断荤，及城围日久，御厨蔬茹皆绝，乃食鸡子。确入城，上鸡子数百枚。帝手自检点，歔歔哽咽，谓确曰：“绎在荆州，兵力最强，而竟不一至，何也？”确泣而不言。当是时，湘东王绎拥数万众，军于郢州之武城。河东王誉以湘州兵军于青草湖，桂阳王慆以信州兵军于西峡口。皆彼此观望，淹留不进。有萧贲者，骨鯁士也，为荆州参军，以绎不早下，心甚非之，常与绎双六，食子未下，贲曰：“殿下都无下意。”绎知其讥己，甚忿其言。至是得帝敕，云与景盟，便欲旋师。贲谏曰：“景以人臣举兵向阙，今若放兵，未及渡江，童子能斩之矣，必不为也。大王以十万众，未见贼而退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绎益怒，未几因事杀之。

绎既先归，援军皆解严。景乘其际，尽运东城米归石头。既毕，谓王伟曰：“军食已足，计将安出？”伟曰：“王以人臣举兵围守宫阙，逼辱妃主，残秽宗庙，擢王之发，不足数王之罪。今日持此，欲安所容身乎？背盟而捷，自古多矣。愿且留此以观其变。”正德亦曰：“大功垂就，岂可弃去？”景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遂命王伟修启，历数朝廷之非，指帝十失以上之。但未识所指十失云何，且听下卷分解。

---

眄(mi n, 音免)——斜视。

双六——古代一种赌博游戏。也称“双陆”。

擢(zhuó, 音茁)——拔。此句比喻罪恶多得像头发那样，数也数不清。

## 第二十五卷 侯景背誓破台城 诸王敛兵归旧镇

话说侯景军食既足，志在背盟，谋臣王伟力劝之，以为去必不克。于是数帝十失，上启于朝。其略云：

窃惟陛下，踵武前王，光宅江表，躬览万几，劬劳治道。刊正周、孔之遗文，训释真如之秘奥。人君艺业，莫之与京。臣所以踊跃一隅，望南风而叹息也。岂图名与实爽，闻见不同，今为陛下陈之。陛下与高氏通和，岁逾一纪，必将分灾恤患，同休共戚。宁可纳臣一介之使，贪臣汝、颖之地，便绝和好。夫敌国相伐，闻丧则止，匹夫之交，托孤寄命，岂有万乘之君，见利忘义若此者哉？其失一也。臣与高澄既有仇憾，义不同国。陛下授臣以上将，委臣以专征，臣受命不辞，实思报效。而陛下欲分其功，不使臣击河北，遣庸懦之贞阳，任骄贪之胡、赵，裁见旌旗，鸟散鱼溃。绍宗乘胜席卷涡阳，使臣狼狽失据，妻子为戮，斯实陛下负臣之深。其失二也。韦黯之守寿阳，众无一旅，魏兵凶锐，欲饮马长江，非臣退保淮南，势未可测。即而边境获宁，令臣作牧此州，以为蕃捍，方欲励兵秣马，克申后战，陛下反信贞阳谬启，复请通和。臣频谏阻，疑闭不听。反覆若此，童子犹且羞之，况在人君，二三其德。其失三也。夫畏懦逗留，军有常法，所以子玉小败，见诛于楚；王恢失律，受戮于汉。今贞阳以帝之犹子而面缚敌庭，实宜绝其属籍，以衅征鼓。陛下怜其苟存，欲以微臣相易。人君之法，当如是哉？其失四也。悬瓠大藩，古称汝、颖，臣举州内附，羊鸦仁无故弃之，陛下曾无嫌责，使还居北司。鸦仁弃之不为罪，臣得之不为功。其失五也。臣在寿春祇奉朝廷，而鸦仁自知弃州，内怀惭惧，遂启臣欲反。使臣果反，当有形迹，何所征验，诬陷顿尔，陛下曾不辨究，默而信纳。其失六也。赵伯超任居方伯，惟知渔猎百姓，韩山之役，女妓自随，裁闻敌鼓，与妾俱逝。以致只轮莫返，其罪应诛。而纳贿中人，还处州任。伯超无罪，臣功何论；赏罚无章，何以为国？其失七也。臣御下素严，裴之悌助戎在彼，惮臣严制，遂无故遁归，又启臣欲反，陛下不责违命离局，方受其浸润之谮，处臣如此，使何地自安？其失八也。臣归身有道，罄竭忠规，每有陈奏，恒被抑遏。朱异等皆明言求货，非利不行，臣无贿于中，恒被抑折。其失九也。鄱阳之镇合肥，与臣邻接，臣以皇室重臣，每相祇敬。而臣有使命，必加弹射，或声言臣反，陛下不察，任其见侮，臣何以堪于此哉？其失十也。臣是以兴晋阳之甲，乱长江而直济，愿得升赤墀，践文石，口陈枉直，指画臧否，诛君侧之恶臣，清国朝之秕政，则臣幸甚，天下幸甚。

帝览表，且惭且怒。城中以景违盟，举烽鼓噪。复诏援军进兵。

先是闭城之日，男女十余万，擐甲者二万余人。被围既久，人多身肿气急，死者什八九，乘城者不满四千人。率皆疲病，横尸满路，不及瘞埋。国

踵武——武，足迹。喻继承前人事业。

光宅——充满，覆盖。

劬（qú，音渠）劳——劳累。

京——大。

爽——不一致，违背。

二三其德——三心二意，反复无常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：“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。”

“子玉小败”句——子玉，春秋时楚国将领。楚晋城濮之战，子玉领军作战，败，因无楚成王赦令而自杀。

“王恢失律”句——王恢，汉武帝时为大行。汉兵三十万人伏于马邑旁谷，准备打击匈奴，王恢为将屯将军，奉命击匈奴辎重。匈奴发觉，引兵退走，王恢罢兵。武帝怒王恢不出兵，将其下狱，王恢自杀。事见《汉书·龚田灌韩传》。

犹子——称兄弟之子。

赤墀（chí，音持）——指皇宫。因皇宫地涂丹漆，故名。

文石——指宫室。

势危如累卵，而柳仲礼身为都督，唯聚妓妾在营，置酒作乐。诸将日往请战，不许。安南王骏说邵陵曰：“城危如此，而都督不救，其情可知。万一不虞，殿下何颜自立于世？今宜分军为三道，出其不意攻之，可以得志。”纶不能从。柳津遣人谓仲礼曰：“君父在难，不能竭力，百世之后，谓汝心为何？”仲礼亦不以为意。帝尝问津贼势若何，对曰：“陛下有邵陵，臣有仲礼，围何由解？”帝为之泪下。中丞沈浚愤贼背盟，请至景所，责以大义。帝遣之，浚见景，问之曰：“军何不退？”景曰：“今天时方热，军未可动，乞且留京师立效。”浚发愤责之，景怒，拔刀相向。曰：“我斩汝。”浚曰：“负恩亡义，违弃盟誓，固天地所不容。沈浚五十之年，常恐不得死所，何为以死相惧耶？”径去不顾，景以忠直舍之。于是决石阙前水，百道攻城，昼夜不息。

丁卯城陷，贼众皆从城西入。永安侯确力战不能却，乃排闥入见帝云：“城已陷。”帝安卧不动，曰：“犹可一战乎？”对曰：“众散矣。”帝叹曰：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！”因谓确曰：“汝速去语汝父，勿以二宫为念，且慰劳在外诸军。”确泣而退。俄而景入城，先遣王伟入文德殿奉谒。帝命左右褰帘开户，引伟入。伟拜呈景启，帝问景何在，可召来。景遂入见，以甲士五百人自卫。稽顙殿下，典仪引就三公榻。帝神色不变，问曰：“卿在军中，无乃为劳？”景不敢仰视，汗流被面。又问：“卿何州人，而敢至此，妻子犹在北耶？”景皆不能对。任约从旁代对曰：“臣景妻子皆为高氏所屠，惟以一身归陛下。”帝又问：“初渡江有几人？”景曰：“千人。”围台城几人？”曰：“十万。”“今有几人？”曰：“率土之内，莫非己有。”帝俯首不言，景即退。复至永福省见太子，太子亦无惧容，侍卫皆惊散，唯中庶子徐擒、舍人殷不害侍侧。景傲然登阶，擒谓景曰：“侯王当以礼见，何得如此？”景乃拜。太子与言，又不能答。景退，谓其党曰：“吾尝跨鞍对阵，矢刃交下，而意气安缓，了无怖心。今见萧公，使人自慑，岂非天威难犯，吾不可以再见之。”于是悉撤两宫侍卫，纵兵入宫，尽掠乘舆服御宫人以出。使王伟守武德殿，于子悦屯太极殿堂，矫诏大赦。自加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旋命石城公大款，以帝诏解外援军。

柳仲礼召众议之，邵陵王曰：“今日之命，委之将军。”仲礼直视不对。裴之高、王僧辩曰：“将军拥众百万，致宫阙沦没，正当悉力决战，以赎前愆，何用踌躇？”仲礼竟无一言。诸军见其无战意，乃各引兵还镇。柳仲礼及其弟敬礼、羊鸦仁、赵伯超并开营降。仲礼入城，先拜景而后见帝，帝不与言。退见其父津，津恸哭曰：“汝非我子，何劳相见？”是日景烧内积尸，病笃未绝者，亦聚而焚之。庚子，诏征镇牧守各复本任，朝臣皆还旧职。初，临贺王正德与景相约，平城之日，不得全帝与太子。故台城一破，正德即率众挥刀入宫。那知景已使人守定宫门，叱正德曰：“侯王有令，擅入者斩。正德悚然而退。越一日，景令正德去帝号，迁为侍中、大司马，入朝于帝。正德入见，拜且泣，帝曰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正德自后常怀怨恨，未几景杀之。

且说帝为侯景所制，心甚不平，怒气时形于色。一日，景欲以宋子仙为司空，帝曰：“调和阴阳，安用此物？”景又请以其党为便殿主帅，帝不许。

---

褰（qiān，音谦）——提起，撩开。

慑（shè，音涉）——恐惧，害怕。

景不能强，心甚惮之。太子入见，泣且谏曰：“宗庙存亡，皆系景手，愿少忍之。”帝曰：“谁令汝来？若社稷有灵，犹当克复；如其不然，何惜一死而事流涕为！”一日，忽见省中有驱驴马，带弓箭，出入往来者。帝怪之，问左右曰：“往来者是何人？”直阁将周石珍曰：“侯丞相甲士。”帝大怒，叱石珍曰：“是侯景，何谓丞相！”左右皆惧。是后帝有所求，多不遂志，饮食亦为所裁节，忧愤成疾。五月丙辰，帝卧净居殿，口苦，索蜜不得，再呼荷荷而殂。年八十六，庙号高祖。景闻帝崩，秘不发丧，迁殡于昭阳殿，使王伟、陈庆迎太子于永福省，如常入朝。太子呜咽流涕，不敢泄声。殿外文武皆莫之知。辛巳，发高祖丧，升梓宫于太极殿。是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群臣朝贺，改元大宝，是为简文帝。侯景出屯朝堂，分兵守卫。诰敕诏令，皆代为之。帝拱默而已。六月丁亥，立宣城王大器为太子。封皇子大心等七人皆为王。以郭元建为北道行台，总督江北诸军事，镇新秦。

却说景爱永安侯确之勇，常置左右。确曲意承合，使景不疑。时邵陵王纶在郢州，潜遣人呼之，确曰：“景轻佻，一夫力耳。我欲手刃之，尚恨未得其便。卿还语家王，勿以吾为念。”一日，景游钟山，确与偕行。见一飞鸟，景命射之。一发鸟落，又一鸟飞来，确弯弓持满，欲射景，箭将发而弦忽断。景觉其异，因叱曰：“汝何反？”确曰：“我欲杀反者，而天不助我，命也。”景遂杀之。

时东吴皆有兵守，景遣于子悦、侯子鉴等东略吴郡，所将兵甚少。新城戍主戴僧遇有精兵五千人，说太守袁君正曰：“贼今乏食，台中所得，不支一旬。若闭关拒守，立可饿死。愿公勿附于贼。”无如郡人皆恤身家，恐不能胜，而资产被掠，争劝君正迎降。君正于是具牛酒，出郊以迎子悦。子悦执之，而掠夺财物子女，东人大悔恨。沈浚避难东归，与吴兴太守张嵎合谋拒景。时吴兴兵力寡弱，嵎又书生，不娴军旅。或劝嵎效袁君正，以郡迎降。嵎叹曰：“袁氏世济忠贞，不意君正一旦隳之。吾岂不知吴郡既没，吴兴势难久全？但以身许国，有死无二耳。”及子鉴军至，嵎率众与战，败还府，整朝服坐堂上，贼至不动。子鉴执送建康，景嘉其守节，欲活之。嵎曰：“吾参任专城，朝廷倾危，不能匡复，今日速死为幸。”景犹欲存其一子，嵎曰：“我一门已在鬼录，不就尔虏求生。”景怒，尽杀之。并杀沈浚。又贼将宋子仙攻钱塘，戴僧遇降之，遂乘胜至会稽。时会稽胜兵数万，粮仗山积，东人征侯景残虐，咸欲拒之。而刺史南郡王大连朝夕酣饮，不恤士卒，军事悉委司马留异。异隐与贼通，遂以众降。大连被执，送之建康，犹醉不之知。帝闻之，引帷自蔽，掩袂而泣。于是三吴尽没于景。

景志益骄，下令采选吴中淑女，收入府中，有容貌出众者，教之歌舞，以资声色之乐。贼党有言溧阳公主之美者，景即入宫，逼而见之。时溧阳年十四，芳姿弱质，果有沉鱼落雁之容。景一见，不胜惊喜，回顾左右曰：“我初以正德之女为美，今视公主之色，正德女不足数矣。因向溧阳曰：“公主深宫寂寞，此间无可快意，不如随吾回宫，共享荣华，与公主谐老何如？”溧阳羞惭满面，低声应曰：“承大王不弃，妾之愿也。”景大悦，遂备小舆，载之以归。是夕，召集贼臣，大排筵宴，以庆新婚。酒阑之后，与公主携手入房，共效于飞之乐。可怜娇花嫩蕊，狼籍于跛奴之手。帝闻之，封景为附马，景益喜。三月三日，景请帝饗宴于乐游苑，帐饮连日，还宫后，景与公

---

梓宫——指棺材。因用梓木做成，故名。

主共据御床，南面并坐。文武群臣列坐侍宴。越日，又请驾幸西州，帝御素辇，侍卫寥寥；景甲士数千，翼卫左右。帝闻丝竹之音，凄然泣下。酒半酣，景起舞，亦请帝起舞。帝亦为之盘折。宴罢，帝携景手曰：“我念丞相。”景曰：“臣亦念陛下，且臣得尚公主，则与陛下为至亲。陛下苟元异志，臣亦宁有变心？请与陛下设誓可乎？”帝从之，因与帝登重云殿，礼佛为誓云：“自令君臣两无猜贰，共保始终。”盖景欲娱公主意，故与帝盟也。

当是时，江南连年旱蝗，江、扬犹甚。百姓流亡，相与采草根、木叶、菱芡而食，死者蔽野。富贵之家，衣罗绮，怀金玉，俯伏床帷而死。千里绝烟，人迹罕见。白骨成聚，如丘陇焉。而景残酷益甚，立大碓于石头城，有犯法者，辄捣杀之。常戒诸将曰：“破栅平城，当尽杀之，使天下知我威名。”故诸将每战，专以焚掠为事，斩刈人如草芥，以资戏笑。又禁人偶语，犯者刑及外族。为其将帅者，悉称行台。来降附者，悉称开府。其亲寄隆重者，曰左右厢公。勇力兼人者，曰库直都督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湘东王绎，字世诚，高祖第七子也。初高祖梦一眇目僧，执香炉至殿前，口称托生皇宫，径往内走。高祖梦觉，而后宫适报皇子生。名之曰绎。少患眼疾，遂盲一目。高祖忆前所梦，弥加宠爱。及长，好学不倦，博极群书。高祖常问曰：“孙策在江东立业，年有几？”对曰：“十七。”高祖曰：“正是汝年。”遂封湘东王，出为荆州刺史。其在荆州，军书行檄，文章诗赋，点毫立就，常曰：“我韬于文字，愧于武夫。”人以为确论。性好矫饰，多猜忌，有胜己者，必加毁害。忌刘之遴才学，使人鸩之，如此者甚众。妃徐氏，有美色，嗜酒好淫，性又酷妒，见无宠之妾，便交杯接坐。才觉有娠者，即手加刀刃，以王眇一目，每知王将至，必为半面妆以俟，王见则大怒而出。王好读书，卷籍繁多，每不自执卷，令左右更番代执，昼夜无间。以故左右出入无忌，妃择其美者，常与之淫。有季江者，美姿容，尤为妃爱。季江每叹曰：“柏直狗虽老犹能猎，萧溧阳马虽老犹骏，徐娘虽老犹尚多情。”又有贺徽者，年少而貌美，妃尝往普贤寺礼佛，遇之心动，即令寺尼招之入内，遂与之私。意甚嫌，书白角枕为诗，互相赠答。后事露，绎欲杀之，以其生世子方等，不忍，乃尽杀其所私者，而幽之后宫，更作《荡妇秋思赋》以刺之。其词曰：

荡子之别十年，倡妇之居自怜。登楼一望，惟见远树含烟。平原如此，不知道路几千？天与水兮相通，山与云兮共色。山则苍苍入汉，水则涓涓不测。谁复堪见鸟飞，悲鸣只翼？秋月而不清，月何秋而不明。况乃倡楼荡妇，对此伤情。于时露萎庭蕙，霜封阶砌，坐视带长，转看腰细。重以秋水文波，秋云似罗。日黯黯而将暮，风骚骚而渡河。妾怨回文之锦，君悲出塞之歌。相思相望，路远如何？髻飘蓬而渐乱，心怀愁而转叹。愁萦翠眉敛，啼多红粉漫。已矣哉！秋风起兮秋叶飞，春花落兮春日晖。春日迟迟犹可至，客子行行终不归。

世子方等见之，知为其母作也，且惭且惧。

原来方等有俊才，善骑射。台城被围，绎停军郢州，独遣方等帅步骑一万，援建康。每战亲犯矢石，以死节自任。及宫城陷，绎还荆州，方等亦收兵还，甚得众和。湘东始叹其能，又修筑城栅，以备不虞。既成，楼雉相望，周遮七十余里。湘东见之，大悦，然方等以母故，恒郁郁不乐。尝著论以见

---

回文之锦——此处用东晋时，前秦苏蕙因思念其夫窦滔，织《回文璇图诗》以寄典故。

出塞之歌——用王昭君嫁匈奴，写《怨诗》典故。

髻——同“鬓”。

志云：

人生处世，如白驹过隙耳。一壶之酒，足以养性；一簞之食，足以怡形。生在蓬蒿，死葬沟壑。瓦棺石椁，何以异兹。吾尝梦为鱼，因化为鸟。当其梦也，何乐如之。及其觉也，何忧及之。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。举手动触，摇足恐堕，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，则去人间如脱屣耳。

又尝谓所亲曰：“吾岂爱生，但恐死不获所耳。”今且按下慢讲。

且说其时贼据建业，凶势滔天。然方收集三吴，未遑经营江北，故京师虽破，外镇犹强。荆州则湘东王绎，襄阳则岳阳王警，湘州则河东王誉，信州则桂阳王慤，益州则武陵王纪，而鄱阳镇合肥，邵陵据郢州，唯荆州地居形胜，兵力最强，特推为督府，各受节制。而湘东疑忌宗室，每与诸王不睦。先是太清三年，河东王誉移镇湘州，前刺史张缵恃其才望，轻誉少年，迎候有阙。誉怒，颇陵蹙之。缵恐为所害，轻舟夜遁。与湘东有旧，欲因之以杀誉兄弟，乃奔江陵，求昵于绎。恰值桂阳王将还信州，欲谒督府，停军以待。缵因说绎曰：“河东、岳阳，共谋不逞，欲袭荆州。桂阳留此，欲应誉、警。”湘东信之，遂杀慤。诸王由是不服。其后督粮于湘州，誉怒曰：“各自军府，何忽隶人？”使者三返，誉竟不与。绎怒，欲伐之。世子方等请行，绎乃给兵三千，使之往讨。誉出兵拒之，战于麻溪。方等匹马陷阵而死。湘东闻之怒曰：“河东敢杀吾子，此仇必报。”乃命大将鲍泉率骑一万进讨，王僧辩起竟陵之众助之，刻日就道。僧辩因竟陵部下未尽至，欲俟众集然后行，求缓日期。绎疑僧辩观望，按剑厉声曰：“卿惮行拒命，欲同贼耶？今唯有死耳。”因斫僧辩，中其左髀，闷绝倒地。久之方苏，即下于狱。泉在旁震怖不敢言。僧辩母闻之，徒行至宫，流涕入谢，自陈无训，伏地求免。绎意解，赐以良药，故得不死。泉独将兵击湘州，但未识湘州果得胜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白驹过隙——白驹，原指马，后指日影。隙，空隙。形容时间过得很快。

簞（dān，音单）——古代盛饭的圆竹器。

椁（guō，音果）——棺材外面套的大棺材。

## 第二十六卷 陈霸先始兴举义 王僧辩江夏立功

话说鲍泉师至湘州，河东王誉引军迎之，连战皆败，退保长沙。鲍泉围之，誉告急于岳阳王警，警与左右谋曰：“欲解长沙之围，不如去伐江陵。江陵破，则其围自解。”乃留参军蔡大宝守襄阳，自帅精骑二万二千，来伐荆州。绎大惧，遣左右就狱中问计于僧辩。僧辩具陈方略，绎乃赦之，以为城中都督。先是警至江陵，作十三营以攻之。会大雨，平地水深四尺，警军气沮，绎将杜岸请以五百骑袭襄阳，则此围自解。绎许之，岸乃昼夜兼行，去襄阳三十里，城中始觉。蔡大宝奉警母龚太妃登城拒战，城得不破。警闻之，惧根本有失，连夜弃营遁去。江陵始安。

却说鲍泉围长沙，久不克，湘东怒之，以王僧辩代为都督，数泉十罪。泉闻僧辩来，愕然曰：“得王竟陵来助，贼不足平矣。”拂席待之。僧辩入营，背泉而坐曰：“鲍郎，卿有罪，令旨使我锁卿，卿勿以故情见期。”乃宣绎命，锁之床侧。令自作启，以谢淹缓之罪，上呈湘东，湘东怒解，遂释之。誉复求救于邵陵王纶，纶欲救之，而兵粮不足，乃致书于湘东曰：

从来天时地利，不如人和。况乎手足股肱，岂可相害？今社稷危耻，创巨痛深，唯应剖心尝胆，泣血枕戈，其余小忿，或宜容赏。若外难未除，家祸仍构，料古访今，未或不亡。夫征战之理，唯求克胜，至于骨肉之战，愈胜愈酷。捷则非功，败则有丧，劳兵捐义，亏失多矣。侯景之军，所以未窥江外者，良为藩屏盘固，宗室强密。弟若陷洞庭，不戢兵刃，雍州疑迫，何以自安？必引魏军以求形援，如是则家国去矣。唯望解湘州之围，存社稷之计。幸甚！幸甚！

绎得书，全不动念，复书于纶，但陈河东过恶，罪在不赦。且曰：“临湘旦平，暮便返旆。”纶见之，以书投地，慷慨流涕曰：“天下之事，一至于此。湘州若败，吾亡无日矣。”

且说绎既不从纶言，命王僧辩急攻长沙，辛巳克之。遂斩河东王誉，传首江陵。绎反其首而葬之。以僧辩为左卫将军。斯时岳阳闻誉死，恐亦不能自存，乃遣使求援于魏，请为附庸之国。后湘东又遣柳仲礼镇竟陵以图之。岳阳益惧，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寮为质于魏，乞出兵以击仲礼。时魏宇文泰正欲经略江汉，得警来附甚喜，乃命杨忠为都督，击仲礼以援警。忠选骑二千，衔枚夜进，大败仲礼于滹头，获其子弟，尽俘其众。仲礼狼狈遁归。于是义阳、安阳、竟陵三郡守将皆以城降。汉东之地，尽入于魏。忠遂乘胜，进逼江陵。湘东大惧，遣舍人庾恪说忠曰：“警来伐叔，而魏助之，何以使天下归心？如不助警，愿以次子方略为质，乞和大国。”杨忠许之。绎乃与忠盟于石城曰：“魏以石城为封，梁以安陆为界，请同附庸，并送质子，贸迁有无，永敦邻好。”忠乃还。

却说邵陵王大修铠仗，将讨侯景，湘东恶之，使僧辩帅舟师一万，东趋江郢，声言迎纶还荆，授以湘州，其实袭之。军至鹦鹉州，纶以书责僧辩曰：“将军前年杀人之侄，今岁伐人之兄，而不闻一矢一旅加之于贼。以此求荣，恐天下不许。”僧辩送其书于江陵，绎命进军。纶料不能敌，乃集麾下于西园，涕泣言曰：“我本无它，志在灭贼。湘东尝谓与之争帝，遂尔见伐。今日欲守，则粮储交绝；欲战，则取笑天下。不容无事受缚，当于下流避之。”麾下争请出战，纶不从，自仓门登舟北出。僧辩入据郢州，绎以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，王僧辩为领军将军。纶奔汝南，遣使请降于齐，欲图安陆，为西

魏将所杀。时鄱阳王在湓城，见宗室相残，亦以忧死。由是贼未亡，而梁之宗室已死亡过半矣。后人诗讥湘东曰：

君父之仇甘共天，摧残骨肉剧堪怜。

诗书万卷虽能读，忘却风人唐棣篇。

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一代将终，必有一代开基之主，应运而兴。方天监二年，梁业正当隆盛，而代梁有天下者，已生世上。其人姓陈，名霸先，字兴国，小字法生，吴兴长城下若里人。汉太丘长陈实之后，世居颍川，实七世孙达，为长城令，爱其山水，遂家焉。尝谓所亲曰：“此地山川秀丽，当有王者兴，二百年后，我子孙必钟斯运。”越八传，至文赞，遂生霸先。少时倜傥有大志，不事生产。既长，爱兵书，多武艺。身長七尺五寸，日角龙颜，垂手过膝。尝游义兴，馆于许氏，夜梦天开数丈，有朱衣四人，捧日而至，纳之于口，及觉，腹中犹热，霸先因自负。然困于贫贱，虽有冲天之志，无从施展。一日，闲坐在家，听见门前车马声喧，走出视之，乃是新喻侯萧映，为吴兴太守，今日走马到任。映坐舆中，望见霸先形貌非常，心甚异之。因呼左右，问其姓名而去。明日便邀霸先到署，谈论竟日，益叹服，指谓左右曰：“此人胸藏经天纬地之才，济世安民之略，他日所就，正未可量。”及映为广州刺史，遂引霸先为参军，令招集士马，训练武勇，境内贼寇无不推灭。

先是，交州刺史萧谿以残刻失众心，土豪李贲连结数州强勇，同时造反。台军讨之不克，贼将杜天合、杜僧明进寇广州，昼夜苦攻，州中大恐。时霸先在外为游军，率其众卷甲兼行以救之，屡战屡捷。天合中流矢死，贼众大溃。僧明乞降，霸先爱其勇，收为偏将。广州以安，萧映乃详列其功，奏于朝。帝深异焉，授为直阁将军，遣画工图其容貌而观之。霸先益自激励。其年冬，萧映卒，诏以霸先为交州司马，与刺史杨暕南讨李贲。暕见霸先麾下士卒勇敢，器械精利，喜曰：“能克贼者，必陈兴国也”悉以军事委之。时值萧勃为定州刺史，相遇于西江。勃知众惮远行，劝暕勿进。暕意犹豫。霸先谓暕曰：“交人叛乱，罪由宗室诸侯，不恤人民，以致乱靡有极。定州复欲昧利目前，不顾大计，节下奉辞伐罪，故当死生以之。岂可畏惮宗室，轻干国宪。今若违诏不前，何必交州讨贼？问罪之师，即有所指矣。”暕从之，于是勒兵鼓行而进。军至交州，贲众数万，据苏历江口立栅，以拒官军。霸先为前锋，所向摧陷，贲大败，遁入典彻湖。其地已属屈獠界，众军惮之。是夜江水暴起七丈，奔注湖中，霸先乘流先进，从军鼓噪而前。贼众大溃，遂擒李贲斩之。传首京师，以功除振远将军、西江督护。时太清元年也。

明年，侯景寇京师，霸先即欲率兵入援。会广州刺史元景仲阴与贼通，将以广州附贼。霸先知其谋，乃集义兵于南海，驰檄以讨景仲。景仲穷蹙自缢，霸先乃迎萧勃镇广州。又值兰裕等作乱，始兴十郡，皆从之反，勃令霸先讨之，悉擒裕等，勃因以霸先监始兴郡事。霸先乃厚结始兴豪杰，同谋赴难。郡人侯安都、张偲各率千余人来附。霸先皆署为将。及义军将发，萧勃遣使止之曰：“侯景骁勇，天下无敌。前者援军十万，士马精强，然而莫敢当锋，遂令羯贼得志。君以区区一旅，将何所之？况闻岭北王侯，又皆鼎沸，

---

唐棣篇——即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。“常棣”，逸诗作“唐棣”。为贵族统治者宴请兄弟之诗。后诗词中常用常棣比兄弟。

屈獠——古代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佬族的侮辱性称谓。

河东、桂阳，相次屠戮；岳阳、邵陵，亲寻干戈。以君疏外，讵可暗投，未若且住始兴，遥张声势，保太山之安也。”霸先泣谓使者曰：“仆本匹夫，荷国厚恩。往闻侯景渡江，即欲赴援，遭值兰裕作乱，梗我中道。今京都覆没，主上蒙尘，君辱臣死，谁敢爱命？君侯体则皇枝，任重方岳，不能摧锋万里，雪此冤痛。遣仆一军，犹贤乎已，乃更止之乎？仆行计决矣，非词说所能止也。”仍遣使间道往江陵，受湘东节度，星夜进兵。

至大庾岭，忽有一军挡住去路。霸先出马，高声喝道：“何处兵马，敢阻吾勤王之师？”话犹未绝，只见对阵中旗门开处，冲出一将，高声答道：“吾乃南康郡大将蔡路养也。奉萧使君之命，教我把守在此，不许一人一骑放过岭北。你是陈兴国，莫想过去，且还始兴去罢。”霸先大怒道：“谁为我擒此贼？”杜僧明一马冲出，只见路养身边闪出一员小将，年约十二三，手持大捍刀，身骑高头马，迎住僧明便战。枪来刀往，斗至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霸先暗暗喝采，便将鞭梢一指，大众一齐杀上。敌军披靡，一时大溃。路养脱身窜走，小将落后不能去，遂执而讯之，姓萧，名摩诃，乃路养妻侄。侯安都爱其勇，收而养之。于是义军进顿西昌。

且说南康一路，水道最艰。旧有二十四滩，滩多巨石，往来行旅，皆畏其险。霸先军至，滩水暴涨数丈，三百里间，巨石皆没。舟行如驶，一日遂达西昌。天空无云，有龙夭矫水滨，长五丈，五采鲜耀。军人观者数万人，莫不叹异。又军尝夜行，咫尺难辨。独霸先前后，若有神光照之，数十步外，并得相见。亲将赵知礼怪而问之，霸先笑而不答。由是远近闻之，皆归心焉。

今且按下霸先起兵。再讲侯景既集东吴，复思西侵，探得诸王侯同室操戈，互相屠灭，不胜大喜，遂自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，以诏文呈帝。帝惊曰：“将军乃有宇宙之号耶？”然不敢违，即其号授之。景乃命任约将兵三万，进寇西阳、武昌。恰值宁州太守徐文盛募兵数万，请讨侯景。湘东以为秦州刺史，使引兵东下，与任约遇于武昌。约不虞文盛兵至，初不为备。文盛进击，大破之，斩贼将数员，约狼狈走，丧亡不可胜计。明日，文盛进击，又大破之。景闻任约败大怒，遂自帅众西上。携太子大器从军，留王伟居守建康。自石头至新林，战船千艘，舳舻相接。行至中途，任约来谢丧师之罪。景曰：“曩尔贼何畏？汝看我破之。”至西阳，与文盛夹江筑垒。文盛曰：“景自恃无敌，必有轻我心。若不先挫其锋，必为所乘。”于是策励将士，乘其初至攻之。士皆死战，杀其右丞庾狄式和。景大败，退营五十里，集诸将问计。诸将请再战克之。景曰：“彼气方锐，战未可必。吾闻郢州刺史萧方诸，湘东少子，不暗军旅，吾以轻兵袭之，可虏而获也。得江夏，文盛在吾围中，彼且奔走不暇矣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使宋子仙、任约帅轻骑四百，由淮内袭郢州。

却说方诸年十五，以行事鲍泉和弱，常狎侮之，或使伏于床中，骑其背为马。恃徐文盛在近，不复设备，日以蒲酒为乐。丙午，大风疾雨，天色晦冥。有登陴望见贼者，走告鲍泉。泉曰：“徐文盛大军方胜，贼何因得至？当是王珣军人还耳。”盖珣率江夏兵五百，从文盛在外也。既而告者益众，始命闭门。而子仙等已驰入城，霎时杀进府中。方诸犹踞泉腹，以五色彩辫其髯，见子仙至，方诸迎拜。泉匿床下。子仙见有五色彩拖出床外，俯而窥之，乃鲍泉也，有彩辫在髯上。众大笑，遂杀之。江夏已拔，景乘便风，中江举帆，遂越文盛军，入江夏。文盛军闻之，不战而溃，文盛逃归江陵。王珣以家在江夏，降于景。

先是湘东以王僧辩为大都督，帅王琳、杜龛等东击景。军至巴陵，闻郢州已陷，因留戍之。湘东乃遗僧辩书曰：贼既乘胜，必将西下。不劳远击，但守巴丘，以逸待劳，无忧不克。”又谓僚佐曰：“景若水步两道，直指江陵，此上策也，据夏首，积兵粮，中策也，悉力攻巴陵，下策也。巴陵城小而固，僧辩足可委任。景攻城不拔，野无所掠，暑疫时起，食尽兵疲，破之必矣。”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，兵自岳阳往武州，刺史杜崩，兵自武陵往，共助僧辩拒景。

却说景在郢州，停兵三日，留其将丁和守之。使宋子仙将兵一万为前驱，趋巴陵。又遣任约将兵一万，声言直捣江陵。亲率大兵，水步并进。于是缘江城戍，望风皆溃。将次巴丘，僧辩乘城固守。偃旗卧鼓，寂若无人。景遣轻骑至城下，问城内守将为谁，答曰：“王领军。”骑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僧辩使人对曰：“大军但向荆州，此城自当非碍。”骑去，既而执王珣至城下，使说其弟王琳出降。琳曰：“兄受命讨贼，不能死难，曾不内惭，反来诱我。”取弓射之，珣惭而退。景令军士肉薄攻城，百道俱进，城中鼓噪，矢石雨下。贼死甚众，乃退。僧辩又遣轻兵出战，凡十余返，所向皆捷。景怒，亲自披甲乘马，在城下督战。呼声动天地。僧辩缓服乘舆，奏鼓吹巡城。景望之，服其胆勇。

再说湘东闻任约西上，遣萧惠正将兵拒之，惠正谢不能，举胡僧祐自代。僧祐时坐忤旨系狱，绎即出之，拜为武猛将军，引兵前往，戒之曰：“贼若水战，但以大舰临之必克；若欲陆战，自可鼓棹直就巴丘，不须交锋也。”僧祐受命而行。军次湘浦，任约帅锐卒五千，据白堊以待之。僧祐由他路而上，约谓其畏己，率众追之。及于芊口，约呼僧祐曰：“吴儿何不早降，走何所之？”僧祐不应，潜引兵至赤沙亭，会信州刺史陆法和引兵亦至，相见大喜。原来法和有异术，先隐于江陵百里洲，衣食居处，一如苦行沙门，或豫言吉凶多中，人莫能测。方景之围台城也，或问之曰：“事将如何？”法和曰：“凡人取果，宜待熟时，不撩自落。”固问之，法和曰：“亦克亦不克。”及闻约向江陵，请于绎曰：“愿假一旅，生擒此贼。”绎乃遣之，使助僧祐。法和至，遂与僧祐合军。是时任约自恃其强，全不以敌军为意，戒左右曰：“速攻之，勿使逸去。”遂直抵赤亭，法和谓僧祐曰：“今日进战，贼必败走西北，可伏数十骑邀之，其帅可擒也。吾与将军严阵待之，戒令军士勿为遥射，俟贼至栅前，听吾鼓声而起。”僧祐从之。临战，任约鼓噪而至，僧祐、法和伏不动。贼拔栅而入，中军鼓声忽起，于是万众齐奋，争先冲击，贼遂大溃。任约自出掠阵，以率退卒，不能止。见敌军纷纷杀来，只得单骑走西北，果遇伏兵，束手就缚。是役也，贼兵死亡殆尽。收获资粮器械无数。景闻之不敢进，留宋子仙、丁和守郢城，焚营夜遁。任约执至江陵，叩头乞降，愿杀贼立效以赎前愆。绎下之于狱，不遽诛。拜僧辩为征东将军，兼尚书令，胡僧祐等皆进位号，使进复江夏。陆法和请还江陵，既至，谓湘东曰：“侯景自然平矣。蜀寇将至，请往御之。”蜀寇，谓武陵王纪也。乃引兵屯峡口。

却说僧辩进攻郢州，辛酉，克其罗城，斩首千级。贼退据金城，四面起土山攻之，宋子仙穷蹙，乞输郢城，身还建康。僧辩伪许之，给船百艘，以安其意。子仙信之，浮舟将发，僧辩命杜龛帅精勇千人，攀堞而上，鼓噪奄进，以楼船截其去路。子仙且战且走，至白杨浦，大败，遂与丁和同时就擒。僧辩皆斩之。遂顿军寻阳，以为克复之计。

却说景方遁时，战舰前后相失，太子船入枞杨浦，船中腹心皆劝因此入北。太子曰：“自国家丧败，志不图生。主上蒙尘，宁忍远离左右？吾今若去，乃是叛父，非避贼也。”因流泗呜咽，即命前进，遂返建康。

再讲景克京师，常言吴儿怯弱，易以掩取，当须拓定中原，然后为帝，故不急急于篡位。及兵败而归，猛将多死，不复以天下为意，专与溧阳公主日在温柔之乡，曲尽房帏之乐，朝夕欢娱，大废政事，王伟屡以为言景因入宫稍疏。溧阳不乐，怨恨形于颜色。景慰之曰：“近日入宫稍疏者，以王伟有言，暂相屈从，我二人恩爱如故也。”溧阳大怒曰：“王伟离间我夫妇，誓必杀之！”旋有以溧阳之言，报知王伟者。伟恐为所杀，因欲除帝，尽灭梁氏，以间其宠，乃谓景曰：“今兵挫于外，民怀观望，不早登大位，无以一人心。但自古移鼎必先废立，既示我威权，且绝彼民望。景从之，乃使卫尉彭隽，帅甲士二百人入殿，废帝为晋安王。

先是帝即位以来，防卫甚严，外人莫得进见，唯武陵侯諮、舍人殷不害，并以文弱得入卧内。其后武陵以疑见杀，帝自知不久，指所居殿，谓不害曰：“庞涓当死此下。”至是幽于永福省，悉撤内外侍卫，使突骑左右守之。墙垣悉布荆棘，遂下诏禅位于豫章王栋。栋，昭明太子之孙，豫章王欢之子也。时被幽拘，廩饩甚薄，仰蔬茹为食。方与妃张氏锄葵，法驾奄至，栋惊愕不知所为，侍卫逼之，泣而升辇。遂即帝位于太极殿，改元天正。于是宗室王侯，在建康者二十余人，景皆杀之。并杀太子大器。太子神明端凝，于景党未尝屈意，所亲窃问之，太子曰：“贼若于事势未须见杀，我虽陵慢呵叱，终不敢害。若见杀时至，虽一日百拜，亦何所益？”或又曰：“殿下今居困阨，而神貌怡然，不异平日，何也？”太子曰：“我自度死日必在贼前，若诸叔能灭贼，贼必先见杀，然后就死。若其不然，贼亦杀我以取富贵。安能以必死之命，为无益之愁乎？”及被害时，颜色不变，徐曰：“久知此事，嗟其晚耳。”刑者将以衣带绞之，太子曰：“此不能见杀。”命取系帐绳绞之而绝。时郭元建在秦州，闻帝被废，驰还建康，谓景曰：“主上先帝太子，既无愆失，何得废之？”景曰：“王伟劝我云早除民望，吾故从之，以安天下。”元建曰：“吾挟天子令诸侯，犹惧不济，无故废之，乃所以自危，何安之有？”景大悔悟，曰：“今使复位，以栋为太孙可乎？”元建曰：“及今为之，犹愈已也。”但未识简文果得复位否，且听后文再讲。

---

庞涓——战国时魏将。在“马陵之战”中为孙臆率领齐军围困于马陵（今河南范县西南），自刎而死。

廩饩——官府供给的粮食。

## 第二十七卷 侯景分尸怨大恶 武陵争帝失成都

话说景听元建之言，复欲迎帝复位。王伟闻之，遽入谏曰：“废立大事，岂可数改？且立豫章为帝者，岂真奉之耶，不过为大王受禅地耳，奈何自沮大计？”景喜曰：“微子言，几悞吾事。”于是遣使杀南海王大临于吴郡、南郡王大连于姑孰、安陆王大春于会稽、高唐王大壮于京口，以太子妃赐郭元建。元建曰：“岂有皇太子妃乃为人妾乎？”竟不与相见，听使入道。景谓王伟曰：“我今可以为帝乎？”伟请先弑简文以一众心。景曰：“卿快为我了之。”伟乃与彭俊、王修纂进觞于帝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幽忧已久，使臣等来此上寿。”帝笑曰：“已禅帝位，何得复称陛下？此酒恐不尽此乎？”伟曰：“实无他意，陛下勿疑。”于是俊等并赍酒肴，侍坐陪饮，伟弹曲项琵琶佐酒。帝知将见杀，乃尽酣，谓曰：“不图为乐，一至于此。”先是帝梦吞土数升，明日以告殷不害。不害曰：“昔重耳馈块，卒反晋国。陛下所梦，将符是乎？”帝摇首曰：“此梦恐别有应。”至是大醉而寝。俊以土囊覆其面，修纂坐其上而崩，果符吞土之梦。

帝既崩后，加景九锡。己丑，豫章王禅位于景，景即皇帝位于南郊，还登太极殿。其党数万，皆吹唇鼓噪而上。国号曰“汉”，改元太始，封栋为淮阴王，并其二弟锁之密室。王伟请立七庙，景曰：“何谓七庙？”伟曰：“天子祭七世祖考，载其讳于主上。”景曰：“前世吾不复记，唯记我父名。且彼在朔州，那得来此噉饭？”众皆掩口而笑。其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，自外皆王伟造为之。追尊父名为元皇帝。先是景以西州为府，文武无尊卑，皆被引接。及篡帝位，身居禁中，非故旧不得见，由是诸将多怨望。又好独乘小马，弹射飞鸟，王伟每禁止之，不容轻出。景郁郁不乐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何乐为帝？竟与受殡不殊。”今且按下慢表。

却说霸先兵屯西昌，训练士马，以候荆州调遣。及闻侯景弑帝，已夺梁祚，不胜大怒。一面上表湘东，请早正大位，以系人心。一面即请进兵，克复京师。恰好湘东令旨到来，拜霸先为荡寇大将军，着往寻阳，与僧辩合军进讨。霸先受命，即统甲士三万，战舰二千，往寻阳进发。将次湓口，僧辩全军亦至，彼此相见大喜。僧辩曰：“得君来助，贼不足平矣。”停军一日，遂于白茅湾会集诸将，筑坛歃血，共读盟文。霸先流涕慷慨，誓不与此贼俱生，将士皆为感动。是日，僧辩使侯瑱袭南陵、鹊头二戍，克之。贼将侯子鉴奔还淮南。癸酉，军至芜湖，贼将张黑弃城走。景闻之惧，乃遣侯子鉴率兵三万，据姑孰以拒西军，戒子鉴曰：“西人善水战，勿与争锋。往年任约之败，良为此也。若得步骑一战，必获大胜。汝但结营岸上，引船入浦以待之。”子鉴乃舍舟登岸，闭营不出。僧辩与霸先计曰：“贼所以紧守不出者，欲劳我师也。我当示弱以诱之。”遂停军芜湖，十余日不进。贼党果以为怯，大喜，告景曰：“西师畏我之强，不敢直前，势将遁矣。不击且失之。”景乃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。丁丑，僧辩引军东下，直趋姑孰。子鉴乃率步骑，度过西州，于岸上挑战，以战船千艘，泊于水际，候官军上岸，水陆夹击。僧辩乃使霸先以大舰夹泊两岸，身领细船佯退。贼兵望见，以为水军将走，悉众来追。追有里许，僧辩回船奋击，霸先以大舰横截其后。鼓噪大呼，合

---

“重耳馈块”句——重耳，春秋晋文公。《左传·僖公二三年》载，重耳出亡时，向一农人乞食，农人给他土块。后来返回晋国做了国君。

战中江，杀得贼兵大败，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。子鉴仅以身免，收散卒走还建康。官军遂入姑孰。僧辩曰：“贼人破胆矣。急击勿失。”于是不暇解甲，引兵而前，众军继进，历阳诸戍相率迎降。

景闻子鉴败大惧，涕下覆面，引衾而卧，良久方起，叹曰：“误杀乃公。”庚辰，僧辩督诸军至张公洲，乘潮入淮，直至禅灵寺前。侯景乃以大船运石，塞淮口，缘淮作城。自石头至朱雀街，十余里中，楼堞相接，处处以重兵守之。僧辩问霸先曰：“贼力尚强，何计破之？”霸先曰：“前柳仲礼拥数十万兵，隔水而坐，韦粲在青塘竟不度岸。贼登高望之，表里俱尽，故能覆我师徒。今围石头，必须引兵先度北岸，入其腹中，方克有济。诸将若不能当锋，霸先请先往立栅。”僧辩大喜，曰：“微兄言，几失制贼之术。”是夜，霸先帅轻步三千，先度北岸筑栅，众军依次连筑八城，直出石头西北。景恐西州路绝，亦帅侯子鉴等，于石头东北连筑五城，以遏大路。景登石头城，遥望官军，大言曰：“一把子人，何足打杀。”望见霸先栅，密谓左右曰：“此军上有紫气，不易胜也。”

丁亥，景帅精卒二万，铁骑八百余匹，陈于西州之西。霸先谓僧辩曰：“吾闻善用兵者，如常山之蛇，使救首救尾，彼此相应。今我众贼寡，宜分其兵势，以强制弱。何故聚锋锐于一处，令贼致死于我？”乃命诸将分路置兵。景见王僧志一军，众最寡弱，引兵先冲其阵。僧志小缩，霸先引弩手二千，横绝其后，每发一矢，辄贯其胸，景兵乃退。继又帅敢死士八百，弃稍执刀，冲霸先阵，阵不动。王琳、杜龢等以铁骑乘之，景殊死战，僧辩以大军继进，贼遂大溃。诸军乘胜逐北，霸先进破石头城，遂入据之。景至阙下，闻追兵已至西明门，不敢入台，召王伟至前，怒色责之曰：“尔令我为帝，今日误我。”伟不敢对。景遂策马欲走，伟执鞚谏曰：“自古岂有叛走天子耶？宫中卫士犹足一战，弃此将欲安之？”景曰：“我昔败贺拔胜，破葛荣，扬名河、朔，度江平台城，降柳仲礼如反掌。今日天亡我也。”先是景所乘白马，矫健异常，每战将胜，辄踞蹠嘶鸣，意气骏逸；其有奔衄，必低头不前。及石头之败，精神沮丧，至是卧不肯动。景使左右拜请，或加捶策，终不肯进。景乃易马，与腹心房世贵等，率百余骑东走，其党王传、侯子鉴等，皆仓皇遁去。

城内无主，王克率台中旧臣，迎僧辩于道。僧辩劳克曰：“卿良苦，朝夕拜手贼廷。”克惭不能对。又问：“玺绶何在？”良久曰：“赵平原持去。”僧辩曰：“王氏百世卿族，可惜一朝而坠。”遂入台城，迎简文梓宫，升朝堂，帅百官哭踊如礼。先是僧辩之发江陵也，启湘东王曰：“平贼之后，倘嗣君尚在，未审何以为礼？”王曰：“六门之内，自极兵威。”僧辩曰：“讨贼之谋，臣当其任。成济之事，请别使人。”王乃密谕将军朱买臣，使为之所。及景败，简文及太子已殂，唯豫章王栋兄弟尚锁密室。至是相扶而出，逢杜弼于道，为去其锁。二弟曰：“今日始免横死矣。”栋曰：“倚伏难知，吾犹有惧。”路遇朱买臣，呼之就船共饮。饮未竟，船忽坏，并沉于水。闻者悲之。

话分两头。侯景奔至晋陵，田迁引兵迎之，遂驱掠居民，东趋吴郡。时谢答仁据富阳，赵伯超据钱塘，知其败，皆叛之。景至嘉兴，闻其叛，不敢

---

奔衄（n）——行军打仗中的挫折。

捶（chuí，音锤）——鞭打。

进，乃退入于吴。僧辩命侯瑱率精骑五千追景，及于松江，景犹有船二百艘，众数千人。瑱进击，大败之，擒贼将彭俊、田迁、房世贵等。瑱素恨彭俊，生剖其腹，抽其肠。俊犹未死，手自取肠，斩其首乃绝。景帅数十人单舸走，将入海，向蒙山。有羊侃之子羊鹞，景纳其妹为小妻，以鹞为库直都督，随景东走。乃结同舟王元礼、谢葳蕤等，密图之，众并许诺。乘景昼寝舱中，密嘱舟师回船到京口。景觉大惊，问曰：“何故至此？”鹞曰：“欲送汝头入建康耳。”遂拔刀砍之，景倒船中，宛转未死。众并以长稍刺杀之，恐尸易烂，乃以五斗盐纳景腹中，送其尸于建康。

先是，景未败时，有僧通道人者，心志若狂，饮酒食肉，不异凡人，言人吉凶多中，景甚信之。一日，景召使侍宴，僧通取肉拌盐以进，问景曰：“好否？”景曰：“太咸。”僧通曰：“不咸即烂，何以供人食？”当时莫解其所谓，至景死乃验。尸至建康，僧辩暨诸将皆贺，斩其首，遣羊鹞送之江陵；截一手，使谢葳蕤送于齐。暴尸于市，士民争取食之，并骨皆尽。其遗下妃属，并斩于市，溧阳公主亦与焉。

时郭元建尚据南兖州，遣使乞降于僧辩。僧辩遣霸先向广陵，受其降。会侯子鉴逃至广陵，谓元建曰：“我曹、梁之深仇，何颜复见其主？不若投北，可保爵位。”元建从之，遂以城降齐。霸先至，闻元建复叛，齐将辛述已据广陵，遂引军还。行至半途，军士绑缚一人解至军前，云是王伟，见其躲匿草间，故执之。盖伟自建业逃后，诸郡皆已反正，无地容身，正欲越境投北，恰值霸先军来，恐被擒获，故匿草间，不意为军人所执。霸先囚送建康，僧辩坐而见之。左右喝令下拜，伟曰：“各为人臣，奚拜为？”僧辩曰：“卿为贼相，败不能死，而求活草间，可耻孰甚？”伟曰：“废兴命也，使侯王早从伟言，明公岂有今日？”僧辩命书贼臣王伟于背，遍徇六门以辱之。伟曰：“昨行八十里，足力疲极，愿借一驴代步。”僧辩曰：“汝头方行万里，何八十里哉？”尚书左丞虞隲尝为伟所辱，乃唾其面，伟曰：“君不读书，不足与语。隲曰：“汝读书，乃为作贼地耶？”时赵伯超、谢答仁亦降，僧辩囚之，与王伟并送江陵。

丁巳，湘东王下令解严，梟侯景之首于市，煮而漆之，以付武库；下王伟等于狱。伟在狱尚望生全，作诗赠王左右要人，以求援手。其诗曰：

赵壹能为赋，邹阳解献书。何惜西江水，不救辙中鱼。

又上五百字诗于王，王爱其才，将舍之。朝士多恶其人，乃言于王曰：“前日伟作檄文，其书更佳。”王构而视之，内有云：“项羽重瞳，尚有乌江之败；湘东一目，宁为赤县所归。”王大怒，立即狱中取出，钉其舌于柱，剜腹肉而杀之。乙酉，尽诛逆臣吕季略、周石珍等于市。赵伯超赐死于狱。以谢答仁不失礼于简文，特宥之。于是公卿藩镇皆上表劝进。十一月丙子，湘东即帝位于江陵，改元承圣，是为元帝。乙卯，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，

---

赵壹能为赋——赵壹，东汉辞赋家。其《刺世疾邪赋》对当时豪强贵族专横肆虐，表示了极度的愤慨，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腐败。

邹阳解献书——邹阳，西汉文学家，曾被谗下狱，狱中写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，申诉冤屈。后释放为梁王上客。

辙中鱼——车辙中的鱼，比喻穷困失所。典出《庄子·外物》。

重瞳——称目中有二瞳子。

赤县——赤县神州的略称，指中国。

王子方智为晋安王，方略为始安王。方等之子庄为永嘉王。论平贼功，大封功臣，以僧辩为司徒，封永宁公，镇建康；霸先为征虏将军，封长城县侯，镇京口。其余进爵有差。

却说湘东虽即大位，颇怀忧惧，尝谓群臣曰：“国家自遭景乱，州郡半失。长江以外，皆入于齐。荆州之界，北尽武宁，西拒硖石，余郡皆为周有。岭南一路，又萧勃据之。诏令所行，不过千里。民户著籍者，不盈三万。今欲自强，何者宜先？”侍郎周弘正请还旧京，以一人之心。帝从之，乃下诏迁都建康。时大臣胡僧祐、黄罗汉、宗懔等，多荆州人，不乐东行，进谏曰：“建业王气已尽，与虏只隔一江，若有不虞，虽悔无及。且古老相传云，荆州洲数满百，当出天子。今枝江生洲，百数已满。陛下龙飞，是其应也。何用他迁？”帝令与朝臣议之。周弘正曰：“今百姓未见舆驾入都，谓是列国诸王，无以慰四海之望。愿陛下速还建康，勿惑人言。”宗懔曰：“弘正东人也，志愿东下，恐非良计。”弘正面折之曰：“东人劝东，谓非良计。君等西人欲西，岂是长策？”上笑而止，明日又议于后堂，会者五百人。上问之曰：“吾欲还京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众莫敢先对。上曰：“劝我去者左袒，劝吾留者右袒。”一时左者过半。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：“金陵旧都，山陵所在。荆镇边疆，非王者之宅。愿陛下勿疑，以致后悔。臣家在荆州，岂不愿陛下留此？但恐是臣富贵，非陛下富贵耳。”帝乃使术士杜景豪卜之，对曰：“留此不吉，但陛下欲去不果。”退而谓人曰：“此兆为鬼贼所留也。”帝亦以建康雕残，江陵全盛，不乐东下，卒从僧祐等议。

一日，帝正视朝，忽报益州刺史、武陵王纪僭称帝号，举兵大下，欲夺江陵。帝闻之大惧。你道武陵王纪为何而反？纪字世询，高祖少子，最承宠爱。始命为益州刺史，以路远固辞。高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唯蜀地可免，故以处汝，汝其勉之。”纪歔而去。性勤敏，颇有武略。在蜀十七年，南开宁州、越隼，西通资陵、吐谷浑，内修耕桑盐铁之政，外通商贾远方之利。财用饶多，器甲盈积。当台城被围，直兵参军徐怵劝其发兵入援，纪不应。及闻武帝凶问，遂有自帝之心。或报湘东王兴师进讨，呼其小字曰：“七官文士，焉能匡济？”左右谏之曰：“他日主天下者，非殿下而谁！”纪大喜。一日，内殿柏木柱绕节生花，其茎四十有六，靡丽可爱，状如芙蕖。遍召诸将视之，皆云主有大吉。纪遂以为受命之符，乃于承圣元年四月，即皇帝位。立子圆照为皇太子，圆正等皆为王。以永丰侯勔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。徐怵苦口固谏，纪大怒，其后诬以谋反，执之至殿，谓曰：“尔罪当诛，以卿旧情，当使诸子无恙。”怵对曰：“生儿悉如殿下，留之何益？”纪乃尽诛之，梟首于市。永丰侯勔叹曰：“王事不成矣。善人，国之纪也，今先杀之，不亡何待！”纪既僭号，未即举兵入犯。时太子圆照镇巴东，启纪云，侯景未平，荆镇已为贼破，宜急进兵。纪信之，遂留永丰侯勔及其子圆肃守成都，亲率大众，由外水东下，触泸蔽川，军容甚盛。将至巴东，知侯景已平，颇自悔，召圆照责之。照曰：“景贼虽除，江陵未服。陛下既称尊号，岂可复居人下？”纪以为然，遂进兵。

陆法和豫知蜀兵必来，筑二城于硖石，两岸运石填江，以铁锁断之。纪不得前，乃遣其将侯叡引众七千，攻绝铁锁。法和不能拒，遣使告急。时任约在狱待决，帝赦而出之，以为司马，使助法和拒纪，谓之曰：“汝罪不容

---

左袒——脱左袖，露出左臂。

诛，我不杀汝者，本为今日。”因撤禁兵配之，又使将军刘綦与之俱。帝尝与纪书云：“地拟孙、刘，各安疆境；情深鲁、卫，书信恒通。”纪不答。至是又复与书云：

甚苦吾弟，季月烦暑，流金铄石，聚蚊成雷，以兹玉体，辛苦行阵，乃眷西顾，我忧如何。自獯丑凭陵，侯景叛换，吾年为一日之长，属有平乱之功，膺此乐推，事归当璧。弟还西蜀，专制一方，我不禁也；如曰不然，于此投笔。友于兄弟，分形共气。兄肥弟瘦，无复相见之期；让枣推梨，永罢欢愉之日。上林静拱，闻四鸟之哀鸣；宣室披图，嗟万始之长逝。心乎爱矣，书不尽言。

纪亦不报。

先是，帝患蜀兵难御，遣使求援于西魏曰：“子纠，亲也，请君讨之。”时西魏宇文泰，本有图蜀之心，喜曰：“取蜀制梁，在兹一举矣。”乃命大将尉迟回统领精卒二万、骑万匹，自散关进兵伐蜀，直攻剑阁。守将杨乾运闻魏师至，叹曰：“木朽不雕，世衰难佐。国家巨寇初平，不思同心协力，保国安民，而兄弟寻戈，此自亡之道也。我奚以御魏哉？”遂开关降。回乃长驱直前，进袭成都。时成都见兵不满万人，仓库空竭。永丰侯出战，大败入城，回遣人招之，遂与宜都王圆肃帅文武诣军门降。成都遂失。

却说纪在军中，以黄金一斤为饼，饼百为筐，银五倍之，锦彩称是。每战，悬示将士，而不以为赏。其将陈智祖请散之以募勇士，弗听，由是士卒解体。及闻魏寇深入，成都孤危，欲前则根本将倾，欲退恐东军乘之，忧懣不知所为。乃遣其子江安侯圆正诣荆州求和，请依前旨还蜀。帝知其将败，不许，下圆正于狱。密敕王琳截其后，任约攻其前，于是前后夹攻，拔其三垒，两岸十四城俱降。纪不获退，只得顺流东下，将士稍稍逃亡，将军樊猛追之，众大溃。纪以数舰自保，猛围而守之。帝闻纪败，密敕猛曰：“生还不成功也。”猛乃引兵直犯纪舟。纪在舟中绕床而行，见猛登舟，以金一囊付之，曰：“用此雇卿，送我一见七官。”猛曰：“天子何由可见？杀足下，金将安之？”遂斩纪及其幻子圆满。陆法和收太子圆照送江陵，帝绝纪属籍，赐姓饕餮氏。圆正闻败，号哭不绝声。及见圆照入狱，责之曰：“兄何乱人骨肉，使痛酷若此？”圆照唯云计误。帝命并绝其食，至啮臂相啖，十三日而死。远近闻而悲之。斯时蜀患既除，境内咸服，江陵可谓安枕。但未识从此以后，果得相安无事否，且俟下文再述。

---

流金铄石——极言天气炎热，金石也被销熔。

獯(xūn, 音熏)丑凭陵——獯丑，指我国北方少数民族，此特指北魏。凭陵，侵犯，侵袭。

兄肥弟瘦——传说东汉赵孝之弟赵礼被匪盗掳去，赵孝赶去，说“兄肥弟瘦”，愿意代替弟弟。后常用之表示兄弟情谊深厚。

让枣推梨——比喻兄弟友爱。让枣，出南朝王泰让枣典故；推梨，山东汉孔融让梨典故。

## 第二十八卷 魏连萧警取江陵 齐纳渊明图建业

话说岳阳王警闻武陵被杀，诸子皆饿死狱中，叹曰：“高祖子孙尽矣，唯我尚在，彼岂能容我乎？”因乞援于魏，而身自入朝，告丞相泰曰：“荆州所恃，不过僧辩、霸先，今镇守南方，精兵猛将皆隶其麾下，国内空虚。且绎自僭号以来，性更猜忌，专行杀戮，人心不附。大国若遣一旅之众，直指江陵，仆率襄阳步骑会之，则反掌可克。大国可以拓土开疆，仆亦得纾己难，唯公鉴之。”泰犹未许，乃遣使聘梁，以覘虚实。会齐亦有使至，帝接魏使不及齐使，且请据旧图，定疆境，辞颇不逊。使归告泰，泰曰：“古人有言，天之所弃，谁能兴之？其萧绎之谓乎！”乃遣常山公于谨、中山公宇文护、大将军杨忠，将兵五万入寇。临发，泰问谨曰：“为萧绎之计若何？”谨曰：“耀兵汉沔，席卷渡江，直据丹阳，上策也。移郭内民居，退保子城，峻其陴堞，以待援军，中策也。若难于移动，据守罗郭，下策也。”泰曰：“揣绎定出何策？”谨曰：“下策。”泰曰：“何故？”谨曰：“萧氏保据江东，绵历数纪，属中原多故，未遑外略。又以我有齐氏之患，必力不能分。且绎懦而无谋，多疑少断，愚民难与虑始，皆恋邑居。所以知其定出下策。”泰曰：“善。”

却说武宁太守宗均闻魏师动，飞报入朝。帝召群臣议之。胡僧祐、黄罗汉皆曰：“三国通好，未有嫌隙，必无此理。”乃复遣侍中王琛使魏。琛至石楚，未见魏军，驰书报黄罗汉曰：“吾至石楚，境上帖然，前言皆儿戏耳。”散骑郎庾季才言于帝曰：“去年八月丙申，月犯中星；今月丙戌，赤气干北斗。心为大王，丙主楚分，臣恐建子之月，有大兵入江陵。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，整旆还都，以避其患。假令魏虜侵蹙，止失荆、湘，在于社稷，犹得无虑。无贪目前之安，而上违天意也。”帝素晓天文，亦知楚地有灾，叹曰：“祸福在天，避之何益？”丙寅，忽报魏军至樊邓，岳阳王率师助之。帝始大惧，命内外戒严，征王僧辩为大都督、荆州刺史，又征王琳于广州，使引兵入援。

先是，琳本兵家子，其姊妹皆入王宫。琳少侍帝左右，有勇略，帝以为将。能倾身下士，所得赏赐，不以入家。麾下万人，多江、淮群盗。从王僧辩平侯景，功居第一。帝使镇湘州，既而疑其部众强盛，又得众心，欲使居远，乃迁为广州刺史。琳私谓主书李膺曰：“琳小人也，蒙官家拔擢至此。今天下未定，迁琳岭南，如有不虞，安得琳力？窃揆官意，不过疑琳。琳分望有限，岂与官家争为帝乎？卿日在帝侧，何不一言于上，以琳为雍州刺史，镇武宁。琳自放兵作田，为国御捍。”膺然其言而弗敢启。至是帝闻魏师将至，乃征琳为湘州刺史。

陆法和朝夕登郢州城楼，望北而叹，乃引兵入汉口，将赴江陵。帝以郢州重地，不可无兵守把，乃使人止之曰：“此处自能破贼，但镇郢州，不须动也。”法和还州，堽其城门，着衰经，坐苇席终日，乃脱之。十一月甲

陴堞（pídíe，音皮蝶）——陴，城垛子；堞，城墙上如齿状的矮墙。指城墙。

中星——二十八宿按一定轨道运转，顺次每月在天中的星称中星。

建子之月——十一月的代称。

堽（è，音恶）——用白土涂饰。

衰经（dié，音迭）——指丧服。

戍，帝大阅于津阳门外，步骑交集，行阵方列，忽大风暴雨从北而来，旗幡皆折，军士不能存立。遂乘轻辇还宫，群臣皆冒雨各散。是夜，帝登凤凰阁，徙倚叹息曰：“客星入翼轸，今必败矣。”连呼“奈何”者三。嫔御皆泣。癸未，魏军济汉，宇文护帅精骑五千，先据江津以断东路，进拔武宁，执太守宗均。是日，帝自乘马出城，行栅插木，周围六十余里，以胡僧祐都督城东诸军事，尚书张绾为之副；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，侍郎元景亮为之副。王公以下，各有所守。命太子巡行城楼，令居人助运木石。其时魏军去江陵四十里，将到栅下。帝集群臣方议出兵，忽报栅内失火，急令救之，已延烧数千余家，焚城楼二十五所。帝乃自巡城上，临所焚楼处望之，但见魏师济江，千帆翔集，乘风直进，舟行如驶，叹曰：“长江天险，彼稳渡中流若此耶？”四顾歔歔。是夜遂止宫外，宿民家，裂帛为书，趣王僧辩曰：“吾忍死待公，可以至矣。”于谨进兵城下，筑长围守之，由是中外信命始绝。胡僧祐请出荡长围，帝许之，乃引精骑三千，开门出击。于谨伏兵营内，俟其至，弓弩并发，军不得进。杨忠从旁横击之，大败走还。帝益惧，集群臣于长沙寺问计。朱买臣按剑进曰：“今日惟斩宗懔、黄罗汉，可以谢天下。”帝曰：“曩实吾意，宗、黄何罪？”二人退入众中。

却说王琳闻诏，昼夜进军，行至长沙，前有敌兵阻路，乃遣长史裴政从间道赴江陵报信。政至百里洲，为魏人所获。岳阳王呼而谓之曰：“我武皇帝之孙也，不可为尔君乎？若从我计，贵及子孙；如曰不然，腰领分矣。”政诡曰：“唯命。”警锁之至城下，使谓曰：“王僧辩闻荆州被围，已自为帝。王琳孤弱，不复能至，城中人无与俱死。”政不从，反告城上曰：“援兵大至，各思自勉。吾以间使被执，情愿碎身报国，不敢附逆。”监者击其口，政曰：“吾头可断，吾口不可改。”警命杀之，参军蔡大业趋前曰：“此民望也，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。”乃释之。

时征兵四方，皆未至。魏人百道攻城，飞矢雨集。城中负户而汲，蒙楯而行。胡僧祐亲当矢石，昼夜督战，鼓励将士。众咸致死，所向摧殄，城不至破。俄而僧祐中流矢死，内外大骇。魏乘人心恐惧，悉众急攻，遂破东门而入。帝率太子群臣退保金城，叹曰：“今欲救死，不得不屈膝于魏矣。”乃使汝南王大封、晋熙王大圆诣魏军，请于于谨曰：“大国若念旧好，肯延梁氏一线，情愿称臣纳贡，长为附庸之邦。望敛军威，勿迫人于险。”于谨不许，二王大哭而返。时东南虽破，城北诸将犹致死苦战，日暝闻城陷，乃弃甲散。帝入东阁竹殿，舍人高善宝侍侧，命取古今图书十四万卷，焚之于前，将自赴火，善宝抱止之。乃以宝剑击柱曰：“文武之道，今夜尽矣。”谢答仁、朱买臣进曰：“城中兵众犹强；乘间突围而出，贼必惊。因而薄之，可度江就任约。”帝素不便走马，曰：“事必无成，祇增辱耳。”答仁请自护以行，谓必得脱。王褒私语帝曰：“答仁，侯景之党，岂足可信？成彼之勋，不如降也。”答仁又请守子城，收兵可得五千人。帝然之，即授城中大都督，既而召王褒谋之，褒又以为不可。答仁屡请不许，大恸欧血而去。

于谨扎营于子城口，素太子为质。帝使王褒送之，褒至周营，匍匐乞怜。谨子以褒善书，给之纸笔，褒书于后曰：“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。”识者鄙之。

---

翼轸(zh n, 音诊)——翼星与轸星, 各为二十八宿之一。

欧——同“呕”。

斯是，外围益急，群臣相继出降。帝左右渐散，遂去羽仪法物，白马素衣出东门，抽剑击阖曰：“萧世诚一至此乎？”魏军见帝出，相率奔至马前，牵其辔以行。至白马寺北，夺其所乘骏马，以驽马代之。遣长壮军人，手扼其背以行。逢于谨于道，军人牵使帝拜，不胜屈辱。俄而岳阳王至，使铁骑拥之入营，囚于乌幔之下，面数之曰：“桂阳无辜见杀，河东阖门受诛。武陵既败，暂首舟中，诸子啖臂，饿死狱底。汝心何忍，而戕贼诸王若此？向者人为汝食，今亦为人噬耶？”命左右食以草具，以困辱之。至夕，于谨遣人使帝为书，召王僧辩。帝不可，使者逼之曰：“王至今日，岂得自由？”帝曰：“我既不自由，僧辩亦不由我。”或问何意焚书，帝曰：“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不焚何待？”警既囚帝，请于谨曰：“绎杀人多矣，愿绝其命，以慰冤魂。”谨即使警监刑，遂以土囊陨之，殓以蒲席，束以白茅，葬之于津阳门外。并杀太子元良，及始安王大略、桂阳王大成等。盖帝性残忍，且惩高祖宽纵之弊，故为政尚严。城方围时，狱中尚有死囚数千，有司释之，以充战士。帝不许，悉令梃杀之，事未成而城陷，故其死也，人莫之惜。后人 有诗讥之曰：

摧残骨肉疾如仇，半壁江山要独收。

剩有岳阳心未服，统兵百万下荆州。

且说魏既诛帝，尽俘王公以下，悉收府库珍宝、宫妃彩女，送之长安。群臣降者，亦归关中授职。乃立警为梁主，取其雍州旧封，资以荆州之地，延袤三百里，居江陵东城。魏将王悦将兵居西城，外示助警备御，内实防之。又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，分赏三军，驱归长安。小弱者皆杀之。得免者三百余家，而人马所践，及冻死者什之二三。由是荆人不胜其毒，而皆归咎于警。先是警将尹德毅说警曰：“魏虏贪婪，肆其残忍，杀掠士民，不可胜纪。江东之人，涂炭至此，咸谓殿下为之。殿下既杀人父兄，孤人子弟，人尽仇也，谁与为国？今魏之精锐尽萃于此，若殿下为设享会，请于谨等为欢，预伏壮士，因而毙之，分命诸将，掩其营垒，大歼群丑，俾无遗类。收江陵百姓，抚而安之，文武群僚，随材铨授。魏人懾息，未敢送死，王僧辩之徒，折简可致。然后朝服济江，入践皇极，晷刻之间，大功可立。古人云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愿陛下恢宏远略，勿怀匹夫之行。”警曰：“此策固善，然魏人待我厚，未可背德。若如卿计，人将不食我余！”既而合城长幼被虏，又失襄阳，警乃叹曰：“悔不用尹德毅之言。”魏师既还，警乃即皇帝位于江陵，改元大定。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尊其母龚氏为皇太后，立子岿为皇太子。赏刑制度，并同王者。唯上表于魏则称臣，奉其正朔。至于官爵，仍依梁氏之旧。以蔡大宝为侍中仆射，王搆为五兵尚书。大宝严整有智，雅达政事，文辞瞻远，梁主推心任之，以为谋主，比之诸葛武侯。搆亦亚之。故能外睦强邻，内抚遗庶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僧辩初闻江陵被围，乃命霸先移镇扬州，使侯瑱、程灵先等为前军，杜僧明、吴明彻等为后军，亲自入援。未至而荆州陷，欲救无及。及闻元帝凶问，退守姑孰，以书寄霸先曰：

国家新破，故主云亡，朝无六尺之孤，野乏半年之积。人心渐散，宗社将倾，不有所奉，何以立国？意唯于宗室中，选立贤明以主梁祀，庶三吴旧业藉以相延，万里长江不至失守。然立君谅有同心，临事尚期协力，愿展分阃之才，以济同舟之急。

霸先见书，痛哭报僧辩云：

身为人臣，不能救主于危，万死奚赎。足下既怀殉国之忠，仆何敢昧捐躯之报？兴灭继绝，在斯时矣。定倾扶危，是所望焉。今孝元令子，尚有晋安，父死子继，允协天人。倘足下奉以为主，则社稷幸甚。

时晋安王方智为江州刺史，于是僧辩从霸先之言，率群臣连名上表，迎归建康，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三。以僧辩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霸先为征西大将军，镇京口如故。当是时，齐乘梁乱，侵伐频乘，大江以外，遍地烽烟。僧辩霸先御内靖外，不遑朝夕。一日，忽报齐清河王岳进兵临江，郢州刺史陆法和以州降之，因随岳归邗，独留齐将慕容俨戍郢州。僧辩曰：“郢与江州为唇齿，失郢是无江矣。”因遣侯瑱率兵攻之，俨坚守不下。

且说贞阳侯渊明，留齐有年，求归不得。今闻江南大乱，朝无其主，借此可为归计。乃乘间请于齐主曰：“岳阳附魏，魏得据有荆、襄。今建康孤危，必至尽为魏有。陛下何不放臣归国，以主梁祀。世为附庸，奉齐正朔。则梁之卿士，皆为陛下陪臣；梁之山河，皆为陛下属国。又有存亡继绝之名，而坐收天下之半。臣若留此，不过亡国一俘，于齐何益？”齐主召群臣谋之，皆以为便，乃使上党王涣将兵一万，送渊明归国。涣请益兵，齐主曰：“汝何怯也？”涣曰：“是行也，不大集兵力以慑之，僧辩之徒未可说而下也。”乃发兵五万配之，进临江口，征鼓之声震惊百里，使殿中尚书邢子才驰传诣建康，与僧辩书曰：

嗣主冲藐，未堪负荷。彼贞阳侯武帝犹子，长沙后代，以年以望，堪保金陵。故置为梁主，纳于尔国，卿宜部分舟舰，迎接新主，并心一力，善建良图。倘或不然，大兵百万已次江口，星驰电发，立至建康，主臣同烬，玉石俱焚。成败在即，惟卿自择。

僧辩不从。下令戒严，饬内外诸郡，各集兵马以拒齐师。贞阳亦与僧辩书，求请迎纳。僧辩复书拒之曰：

嗣主体自宸极，受于文祖，如明公不忘故国，缓服入朝，同奖王室，伊、吕之任，匪公而谁？倘意在自帝，不敢闻命。

齐以僧辩不服，长驱进兵，破谯郡，攻东关，所向无前。将军裴之横率兵御之，大战于关下。之横阵亡，全军皆覆。归者争言齐师之盛，前后莫测多少，刻日将至阙下。僧辩大惧，自量力不能拒，乃出屯姑孰，决意改图，遣使奉启于渊明，定君臣之礼。继遣尚书周弘正至齐军奉迎，乞以晋安王为太子。渊明许之，敕取卫士三千，僧辩只给散卒千人，备龙舟法驾迎之。渊明乃与齐师盟于江北，誓为藩臣，不敢背德。盟毕，自采石济江，于是梁舆南渡，齐师北返。僧辩拥楫中流，尚恐齐藏祸心，不敢径就西岸。齐侍中裴英起护送渊明入朝，会僧辩于江宁，谓曰：“今而后非敌国而一家矣。”僧辩劳之。癸卯，渊明入建康，望朱雀门而哭。道迎者以哭对。丙午，即皇帝位，以晋安王为皇太子，王僧辩为大司马，陈霸先为侍中。诏解郢州之围，送慕容俨归国。齐亦以城在江外难守，割以还梁。自是举朝相庆，独霸先不悦。

先是霸先与僧辩共灭侯景，情好甚笃。僧辩居石头城，霸先在京口，彼此推心相待。及僧辩欲纳渊明，霸先遣使苦争之，往返数次，僧辩不从。霸先私谓所亲曰：“武帝子孙甚多，唯孝元能复仇雪耻，其子何罪，而忽废之？吾与王公并受托孤之任，而王公一旦改图，外依戎狄，援立非次，其志欲何

为乎？”乃密有相图之意。具袍数千领，及锦彩金银，为赏赐之具。事未发，有告齐师大举入寇者，僧辩遣其记室江旰来告霸先，使为之备。霸先因留江旰于京口，托言举兵御齐，实袭僧辩。谋既定，召部将侯安都、周文育、徐度、杜稜告之。稜有难色，霸先惧泄其谋，以手巾绞稜，闷绝于地，因闭之别室。部分将士，分赐金帛。以侄昙朗镇京口，使徐度、侯安都帅水军趋石头。临发，霸先控马未进，安都怒且惧，追骂霸先曰：“今日作贼，事势已成，生死决于须臾，在后欲何所望？若败俱死，后其得免砍头耶？霸先曰：“安都嗔我。”乃急进。

安都至石头城北，弃舟登岸，城墙北接冈阜，不甚危峻，地皆荒僻，无兵防守。安都被甲，带长兵，军人捧之，投于女垣内。众随而入，不数步，即僧辩署后。墙亦卑，一跃而进，逢人即杀之，遂及僧辩卧室。霸先亦自南门入。僧辩方起视事，外白有兵，问曰：“兵何来？”语未竟，兵自内出。僧辩离座遽走，出遇其子顓，呼曰：“霸先反矣！”僧辩遑迫，遂与顓帅左右数十人，苦战于听事前。斯时外兵益集，左右死伤略尽，力不敌，走登南门楼，拜请乞哀。霸先曰：“速下就缚，不然我焚楼矣。”军士将纵火，僧辩父子遂下。霸先执之，谓曰：“我有何辜，公欲与齐师赐讨？且身为大将，何无备若此？”僧辩曰：“委公北门，何为无备？且汝欲杀我，乃谓我欲杀汝耶？”是夜，锁其父子于别室，皆缢杀之。乃列僧辩罪状，布告中外，且曰：“斧钺所加，唯僧辩一门。其余亲党，一无所问。”贞阳遂逊帝位，出就外邸。百僚奉晋安复位，大赦改元，以渊明为司徒，封建安公，加霸先尚书令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大权一归霸先。人谓霸先之杀僧辩，全为国事起见，不知致二人参商者，尚有一段隐情在内，说也话长，且听下文分讲。

---

女垣——即女墙。城墙上呈凹凸的小墙。

## 第二十九卷 慕狡童红霞失节 扫余寇兴国称尊

话说霸先袭杀僧辩，其隙从何而起？先是霸先有女，名红霞。其母张氏，霸先妾也。梦折桃花而生，故以红霞为名。年及笄，美而慧，不特容颜出众，亦且诗画兼优。自江陵之陷，霸先子弟之在荆州者，尽入于魏，而红霞常依膝下。母又早亡，霸先特爱怜之，恣其情性，不甚拘束，故常风流自喜。是时霸先与僧辩结廉、蔣之谊。僧辩有子名颢，饶丰姿，善骑射，霸先遂以女许焉。会僧辩有母丧，未成婚。一日，颢至京口，以子婿礼来见。红霞方问省堂上，从屏后窥之，见其体态不群，风流可爱，自以为得人，不觉春心撩乱。归房之后，感想形于梦寐，私语其婢巧奴曰：“天下美男子，有胜于王郎者乎？”巧奴笑曰：“王郎美矣。小姐特未见东阁公子身边随侍的陈子高耳，其美胜于王郎数倍。如并见之，当使王郎无色。”红霞曰：“那人何在？”巧奴曰：“其人即在府中，朝夕侍公子左右，公子亦爱如珍宝。”红霞曰：“汝得令我一见乎？”巧奴曰：“见之甚易，俟其随公子在堂，小姐亦从屏后窥之可耳。”一日，探得公子在堂，即往窥之，果然容颜姣好，远胜王郎，遂移思慕之心，全注子高身上。

看官，你道子高因何在府？先是子高世居会稽山阴，家甚贫，业织屨为生。侯景乱，人民漂散，子高从父流寓都下。年十六，尚总角，容貌昉丽，纤妍洁白，如美妇人。螭首膏发，自然蛾眉，见者靡不啧啧称羨。即遇乱卒，挥白刃相加，见其姿态，噤不忍下，得免死者数矣。及侯景平，干戈稍息，人民各归故土，子高父已死，亦思还乡。一日，走往江口，觅船寄载，路遇一相者，熟视之曰：“观子气色，精光内露，富贵在即矣。”子高曰：“贫苦若此，得免饿死幸矣，何富贵之敢望？”相者曰：“子记吾言，前途自有好处也。”子高笑而置之。行至江口，见有巨船廿号，旗幡招飏，排列江岸。询之，乃是霸先侄，名茜，字子华，素具文武才，以将军出镇吴兴，停舟于此。子高不敢求载，呆立视之。时茜在舟中，独坐无聊，走向舱口外望，忽见一美少年提一行囊，立在船侧，虽衣衫蓝缕，而颜色美丽，光彩奕奕。大惊曰：“不意涂泥中有此美璧。”盖茜素有龙阳之癖，一遇子高，越看越爱，不禁神魂飘荡。便令人呼之上船，子高进舱叩见，退立于旁。近视之，更觉其美，便问曰：“若欲何往？”子高曰：“欲归山阴，在此求载。”茜曰：“汝归山阴，量汝亦无出头之日，若欲富贵，盍从我去？”子高忽忆相士之言，连忙跪下谢曰：“如蒙将军不弃，愿充执鞭之役。”茜大喜，便令后舱香汤沐浴，衣以锦绣，使之侍侧。是夜，遂共枕席。茜颇伟于器，子高初尝此味，相就之际，不胜痛楚。啮被以忍，被尽裂。茜怜之，欲止，曰：“得无创巨汝太过耶。”子高曰：“身既属公，则我身即公身也。死且不辞，创何害焉。”茜益爱之，事毕，拥抱而睡，日中不起。盖子高肤理色泽，柔靡

---

及笄(j, 音击)——笄，盘头发用的簪子。以簪结发如成人，表示成人。古代女子一般十五岁许婚，结发上簪。

总角——男女未成年时结发成两角。

昉(yì, 音义)丽——美丽。

螭(qín, 音秦)首——螭，蝉的一种。螭额形方广，故以螭首形容美人的额。

龙阳之癖——指喜欢男色。

都曼，而性又柔顺，善体主意，曲得其欢，故茜得之，如获至宝。自此以后，恒执佩身刀，侍立左右，片刻不离。茜素性急，在吴兴时，每有所怒，目若虺虎，焰焰欲啖人，一顾子高，其怒立解。麾下稟事者必俟子高在侧，可以无触公怒。茜常为诗赠之曰：

昔闻周小史，今歌明下童。

玉麈手不别，羊东市若空。

谁愁两雄并，金貂应让依。

因教以武艺，兼习诗书。子高从此亦工骑射，颇通文义。

一夜茜乐甚，私语子高曰：“人言吾有帝王相，审尔当册汝为后，但恐同姓致嫌耳。”子高曰：“古有女主，当亦有男后。明公果垂异恩，奴亦何辞作吴孟子耶！”因请改姓为韩，茜大笑。年渐长，子高之具亦伟，茜尝抚而笑曰：“他日若遇娘子军，当使汝作前锋冲坚陷阵，所当者破，亦足壮我先声也。”子高答曰：“政虑粉阵绕孙、吴，非奴铁缠稍翼之使前，王大将军不免落坑堑耳。”其善酬接如此。茜又梦骑马登高山之上，路危欲堕，子高从后推之，始得升，由是益宠任之。

至是，茜解吴兴之任，佐霸先镇京口，同居一府。子高亦住府中，故红霞见而悦之，谓巧奴曰：“汝固有眼，不意近在一家，而几失之也。”自此朝思暮想，恹恹生起病来。巧奴会其意，乃曰：“小姐近日精神消减，得毋为那人乎？”红霞曰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实想他。你有何计策唤他进来，一遂吾怀，吾当重重赏你。”巧奴摇首曰：“奴亦有心久矣，但那人与公子时刻不离，无从近之，奈何？”红霞闻之，默默不乐，因作一诗寄意云：

错认王郎是子都，墙东更有霍家奴。

只怜咫尺重门隔，暮雨潇潇暗自吁。

一日，红霞正在房中纳闷，忽见巧奴笑嘻嘻走进道：“小姐喜事到了。”红霞曰：“何喜？”巧奴道：“今日大将军出征，带领公子同往。子高因有微恙，不便鞍马，独留书室。我已打听明白，到晚小婢以小姐之命唤他，那怕他不即进来。岂非平日相思，可以一旦消释？”红霞大喜，巴不得立时相会。就嘱巧奴点灯后，先把手门人打发开了，即到东园，悄悄领他进来。巧奴欣喜领命。

却说子高随公子在府，所居名曰东阁，乃是内园深处，与小姐所住内室仅隔一条夹巷。公子爱其地幽雅，故独与子高居此。其余从者，日间进来伺候，夜间俱宿外厅，将子高当作绝代丽人，而以东阁为藏娇之所。奈值军事紧迫，子高病体初愈，不能随往，故留他看守东阁，且可静心调养。当日子高独处无聊，到夜更觉寂寞，坐至更初，正欲闭户就寝，忽见一年轻女子悄步入室。子高忙问道：“姐姐到此何干？”女微笑道：“吾奉小姐之命，特来唤你进去。”子高愕然道：“仆何人斯，而敢私入内室耶？”巧奴再三催之，坚不敢往。巧奴无奈，只得进内回复红霞，言其惧罪不进之故。红霞此时，已等得不耐烦，闻其不来，心愈着急，一腔春意那里按捺得住，也顾不得千金身价，只得带了巧奴，自往招之。时已更深，月明如昼，府中上下俱

---

柔靡都曼——妩媚艳丽。

虺（xi o，音肖）虎——咆哮的虎。

子都——古代美男子名。《诗经·郑风·山有扶苏》：“不见子都，乃见狂且。”

霍家奴——汉霍光家奴。汉乐府诗《羽林郎》：“昔有霍家奴，姓冯名子都。”

已熟睡，唯子高被巧奴一番缠扰，坐卧不宁，门尚半启。忽见巧奴复来，低语道：“小姐自来唤你了，快去接见。”子高大惊，连忙趋出，果见小姐立在门首，便道：“何物小子，敢劳小姐降临。”红霞以手招道：“来，奴自有话问你。”回身便走。巧奴便催他进内，子高惧违小姐之命，只得带上双扉，亦随后而入。幸喜一条长弄，曲曲折折，直至内宅门首，守门乃一老仆，已受红霞嘱咐，早早去睡，并无一人撞见，心下稍安。及进宅门，小姐已归绣阁，巧奴候在庭中，便引子高直至内房。诸婢知趣，各自躲开，单留小姐独倚妆台。子高见了小姐，忙即跪下。红霞便以手扶起道：“不必行此大礼。但奴慕郎已久，渴欲一会。郎何作难若此？”子高曰：“非不欲也，直不敢耳。”红霞曰：“我为父爱，府中人莫敢犯我，子毋畏焉。”巧奴在旁道：“夜深了，良辰有几，请安睡罢。”斯时女固春心荡漾，男亦欲火如焚，遂共解衣上床。要晓得红霞情窦虽开，尚属含葩处女，怎禁得子高之具已与主人相仿，娇枝嫩蕊，岂堪承受，只因红霞贪欢过甚，虽苦亦乐。又亏子高曲意温存，渐入佳境，使之尽忘艰楚。直至五鼓，云收雨散，方拥抱而寝，沉沉睡去。巧奴见天色将明，忙催子高起身。二人只得披衣而起，送至堂前，重订后会而别。从此朝出暮入，巧奴亦谐私好，红霞越发情浓，所有珠玉珍宝，价值万计，悉以与之。又尝书一诗于白团扇，画比翼鸟于上，以遗子高。诗曰：

人道团扇如圆月，依道圆月不长圆。

愿得炎州无霜色，出入欢袖千百年。

子高亦答以诗云：

团扇复团扇，宛转随身便。

珍重手中擎，如见佳人面。

久之，事渐泄，合府皆知。唯事关闺阁，又系主人爱女，谁敢泄漏？故霸先全然不觉。其后子高恃宠，凌其同伴，同伴怨之，欲发其事而虑主人庇之，反致罪责，乃窃其所赠团扇，逃至建康，以呈王颀，且告之故。颀大忿恨，诉其父僧辩。僧辩怒，托以他故，绝陈女婚。霸先亦怒，谓僧辩无故绝婚，必有相图之意，因此外和内忌，常怀异志。至是僧辩纳渊明为帝，又拂其意，遂发兵袭僧辩，并其子颀杀之。后茜出镇长城，子高随往，不得与女相见。女日夜相念，郁郁而死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说僧辩既死，其亲戚党羽之为州郡者，皆不附霸先。于是杜龛据吴兴叛，韦载据义兴叛，王僧智据吴郡叛，徐嗣徽及弟嗣先皆以州降齐，欲为僧辩报仇。霸先闻诸郡不服，谓其侄茜曰：“汝往长城，速收兵以备杜龛，吾使周文育进攻义兴。”茜奉命，昼夜驰往，才至长城，收兵得数百人。杜龛将周泰将精兵五千奄至，将士皆失色，茜言笑自若，部分益明，众心乃定。泰攻之，不克而退。

却说文育进攻义兴，义兴县多霸先旧兵，善用弩。韦载收得数十人，系以长锁，命所亲监之，使射文育军。约曰：“十发不两中者死。”故每发辄毙一人，文育军遂却。韦载因于城外，据水立栅。霸先闻文育军不利，乃留侯安都宿卫台省，亲自出兵讨之。那知徐嗣徽打听霸先东出，密结豫州刺史任约，将精兵八千，乘虚袭建康，且约齐师为援。是日，入据石头。游骑至阙下，安都闭城门，藏旗帜，示之以弱，下令城中曰：“登陴瞰贼者斩。”

---

炎州——屈原《远游》：“嘉南州之炎德兮，丽桂树之冬荣。”后因泛指南海之州。

及夕，城中寂然，外兵莫测所为，不敢遽攻。安都乃夜为战备，明旦，帅甲士三百，开东掖门出战，大破之。嗣徽等奔还石头，不敢复逼台城。

却说霸先至义兴，进攻韦载，拔其水栅。载惧乞降，霸先厚抚之，引置左右，与之谋议。忽报嗣徽、任约率兵内犯，石头已失，大惊，乃留文育讨杜龛，救长城；裴忌攻王僧智，收吴郡；自引亲军，卷甲还都。才至建康，恰值齐将柳达摩赴嗣徽之约，率兵一万，运米三万石、马千匹于石头，兵势甚盛。霸先问计于韦载，载曰：“齐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，略地东境，则时势去矣。今可急于淮南，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，分兵绝彼之粮运，使进无所资，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。”霸先从之，乃于大航之南筑侯景故垒，使杜稜守之。先是嗣徽入犯，留其家于秦郡。安都覘其无备，袭破之，俘数百人；收其家，得琵琶及鹰，遣使送之曰：“昨至弟处得此，今以奉还。”嗣徽大惧。当是时，柳达摩渡淮置阵，霸先督兵疾战，纵火烧其栅。齐兵大败，争舟相挤，溺死者以千数。明日再战，又大破之，尽收其军资器械。齐师不敢出，亦退守石头。霸先四面进击，绝其水道，城中水一升值绢一匹。达摩惧，遣使求和于霸先，且求质子。时京师虚弱，粮运不继，朝臣皆欲与和，请以霸先从子昙郎为质。霸先曰：“今在位诸贤欲息肩于齐，若违众议，谓孤爱昙郎，不恤国家。念决遣昙郎，弃之寇庭。但齐人无信，谓我微弱，必即背盟。齐寇若来，诸君须为孤力斗也。”乃以昙郎为质，与齐人盟于城外，将士恣其南北。齐师乃退，嗣徽、任约亦皆奔齐。

话分两头。裴忌受命攻王僧智，率其所部精兵，倍道兼行，自钱塘直趋吴郡。夜至城下，鼓噪薄之，呼声震天地。僧智以为大军至，惧不敌，轻舟奔吴兴，既而奔齐。忌入据之，霸先即以忌为吴郡太守。陈茜在长城收兵得八千人，与文育合军进攻杜龛。龛勇而无谋，嗜酒常醉，其将周泰隐与茜通，屡战皆败。泰因说之使降。龛将从之，其妻王氏曰：“霸先仇隙如此，降必不免，何可屈己？”因出私财赏募，得壮士数百，出击茜军，大破之。龛喜，饮酒过醉。是夜，周泰开门，引敌入城。兵至府中，龛尚醉卧未觉。茜遣人负出于项王寺前，斩之，尽灭其家。由是东土之不服者皆平。

再讲齐师既归，降将徐嗣徽等日夜劝齐伐梁，谓江南一举可取。齐主从之，乃遣仪同萧轨、库狄优连与任约、徐嗣徽，合兵十万，大举入寇，昼夜兼进，直据芜湖。霸先得报，谓诸将曰：“何如？吾固知齐兵之必至也。”乃遣侯安都率领诸将，共据梁山御之。齐人诈言，欲召建安公渊明归北，当即退师。霸先欲具舟送之，会渊明疽发背卒，不果。于是齐兵发芜湖，庚寅，入丹阳县；丙申，至秣陵故治，建康大震。霸先乃遣文育将兵屯方山，徐度顿马牧，杜稜顿大航南，为犄角之势以拒之。齐人跨淮立桥，引渡兵马，夜围方山。而嗣徽则据青墩之险，大列战舰，以断文育归路，兵势严密。至明，文育鼓噪而发，反攻嗣徽，所向披靡，直出阵后。嗣徽有偏将鲍砰，力敌万夫，勇冠一军，独以小舰殿后。文育乘舟舳舻与战，相去数丈，踊身一跃，跳上砰船，手起刀落，将砰斩落水中，连杀数人，牵其船而还。嗣徽之众大骇。

癸卯，齐兵进及倪塘，游骑直至台城，上下危惧。霸先因作背城之战，亲自出拒。恰好文育军亦至，士气乃壮。将战，大风从敌阵来，霸先曰：“兵不逆风。”文育曰：“事急矣，焉用古法？”抽槊上马先进，众军从之，风亦寻转，杀伤数百人，齐兵乃却。俄而齐师至幕府山，锋甚锐。霸先不出，潜使别将钱明，领精卒三千，乘夜渡江，邀击齐人粮运，尽获其船米，齐军

由此乏食。任约谓嗣徽曰：“此时尚可一战，若相持不决，粮尽兵散，何以自全？”嗣徽曰：“然。”乃引齐军踰钟山，至玄武湖，进据北郊坛，以逼建康。霸先移兵坛北，与齐人相对。是夜大雨震电，暴风拔木，平地水深丈余。齐军昼夜坐立泥中，足指皆烂，悬鬲以爨。而台中地高，水易退，道路皆燥，官军每得更番相易。然四方壅隔，粮运不至，建康户口流散，征求无所，人尽忧之。天少霁，霸先将战，向市人调食，仅得麦饭，分给军士，士皆饥疲。恰好陈茜以米三千斛、鸭千头，从间道送至建康。霸先大喜，乃命炊米煮鸭，人人以荷叶裹饭，分以鸭肉数脔，未明蓐食，比晓出战。侯安都谓萧摩诃曰：“卿骁勇有名，千闻不如一见。”摩诃对曰：“今日令公见之。”及两兵方合，安都挺枪跃马，冲入敌阵，手杀数人。忽马蹶坠地，齐人围之，奋枪乱刺。摩诃望见，单骑大呼，直冲齐军，刀举处，齐将纷纷落马。杀开一条血路，夺得敌马以与安都，安都乃免。霸先望见曰：“事急矣。”遂与吴明彻等聚兵合击，各殊死斗。周文育又从白下引兵横出其后，首尾并举，齐师大溃，斩获万余，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。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，斩之。乘势追袭，虏得齐将萧轨等将帅四十六人。其军士得窜至江者，缚荻筏以济，中江而溺，流尸至京口，鬻水 岸。唯任约、王僧愔得免。是役也，梁大胜齐，齐丧师十万，逃归者不及什之二三。建康危而复安，军士以赏俘换酒，一人裁得一醉。庚申，斩萧轨等于市，齐人闻之亦杀陈昙郎。

是时，外寇既靖，疆土粗安。乃进霸先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陈公，加黄钺殊礼，赞拜不名。于是大小臣工皆知梁祚将终，霸先革命在即，而相率劝进。太府卿何、新州刺史华志，各上玉玺一枚，皆言草土中有红光透出，掘而得之。主有圣明治世，谨奉以献。霸先受之。又大夫王彭，称于今月五日平旦，见龙迹自大社至象阙，亘三四里，为霸先贺。司天官奏庆云呈于东方，慧星见于西北，主有除旧更新之象。又钟山甘霖大降，嘉禾一穗六歧。群臣争劝霸先受禅，以副天人之望。于是进爵为王，增封二十郡，自置陈国以下官属。冕用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。

永定元年十月戊辰，敬帝下诏禅位于陈。是日，陈主使将军沈恪勒兵入殿，卫送梁帝如别宫。沈恪排闥见王，叩头谢曰：“恪经事萧氏，今日不忍见此，分受死耳，决不奉命。”王嘉其意，不复逼，更以他人代之。乙亥，王即帝位于南郊。先是氛雾满天，昼夜晦冥，至于是日，景气清晏，识者知有天意焉。礼毕还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受百官朝贺，改元，大赦。奉敬帝为江阴王，降太后为太妃，皇后为妃。辛巳，立七庙，追尊皇考曰景皇帝，皇妣董氏曰安皇后。立夫人章氏为皇后，以太子昌留魏，故不立太子。先是侯景之平也，火焚太极殿。敬帝时，议欲建之，独阙一柱，遍索山谷间不得。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，长四丈五尺，流泊江口。朝臣皆以为天降神本，助宏王基，上表称贺，遂取以建殿。尺寸不爽。殿成，诏以皇侄茜为临川王，大封百僚，梁之旧臣，莫不受命。那知四方皆服新朝，一人独怀旧主，闻陈篡位，仗义兴兵，誓必为梁报仇。帝闻之，叹曰：“吾固知其不服也。”你道此人是谁？且听下文分讲。

---

悬鬲（lì，音利）以爨（cuàn，音窜）——鬲，炊具。支起炊具烧火做饭。  
歧——分支。

### 第三十卷 废伯宗安成篡位 擒王琳明彻立功

话说梁社既亡，旧臣皆服新朝，孰敢起而相抗？单有湘州刺史王琳，素怀忠义，不以盛衰改节。先是江陵陷，元帝被害，琳率众发哀，三军缟素。屯兵长沙，传檄州郡，为进取之计。敬帝既立，琳复推戴建康，不敢有二。及霸先诛僧辩，握大权，隐有受禅之志，心甚不平。继闻敬帝禅位于陈，不胜大怒，乃求援于齐，请纳永嘉王庄，以主梁祀。齐乃送庄还江南，琳便奉庄即帝位，改元天启。庄以琳为丞相，建牙勒众，大治舟舰，欲攻建康。帝闻其反，乃假侯安都为西道都督、周文育为南道都督，将舟师二万，会于武昌以击之。谓二将曰：“王琳蓄志已久，练兵有年，其下多骁勇之士，此未可以轻敌也。”二人素轻王琳，以为此残梁遗寇，平之易若反掌，绝不为意。又两军并行，不相统摄，部下交争，各无斗志。行至武昌，琳将樊猛惧不能敌，退守郢州。安都意益骄，遂进兵围之。裨将周铁虎谓不宜顿兵坚城之下，当先破王琳，则郢城自服。安都不可，及闻王琳大军将至，乃释郢城之围，进军瑱口以拒之。

当是时，琳军东岸，安都等结营西岸，相持数日。琳与诸将计曰：“彼军骄甚，必不以我为虞，可袭而取也。”乃以老弱守营，夜引精兵，从下流潜渡，抄出东军之后，乘军士熟睡时候，一声号炮，奋勇杀入。东军果不设备，乃至惊醒，大营已破。军士皆抱头鼠窜而逃，逃不及者尽做刀下之鬼。安都、文育等虽勇，怎奈四面尽是梁兵围裹上来，左右亲将死伤略尽，欲逃无路，以故安都、文育及裨将周铁虎等皆被擒获。及明，王琳归营，请将皆贺。乃引见陈俘，谓安都等曰：“汝等皆号无敌，今乃为吾擒乎？”安都等不语。独铁虎词气不屈，琳杀之，而囚安都、文育，贯以长锁，系之坐侧。遂乘胜势，袭据江州。帝闻报大骇，乃遣司空侯瑱及领军徐度，帅舟师三万进讨。帝亲幸石头送之。

却说琳至湘口，水涸不得进。一夜春水暴涨，舟舰得通，乃引合肥、巢湖之众，触舳相次而下，军势甚盛。瑱进军虎槛洲，与琳隔洲而泊。明日合战，琳军少挫，退保西岸。及夕，东北风大起，吹其舟舰并坏，没于沙中，风浪大，不得还浦。天明风静，琳入浦治船。瑱亦引军退入芜湖。时候安都、周文育乘监守稍懈，带锁逃归。侯瑱接见，大喜曰：“公等得脱，皆天意也，破贼必矣。”遂奏闻于帝。帝虽怒其败，而甚喜其归，仍令随军效力。先是王琳乞师于齐，齐遣大将刘伯球将兵一万，助琳水战。慕容子会将铁骑二千，屯芜湖西岸，为之声势。丙申，将战，侯瑱下令军士晨炊蓐食以待之。时西南风急，琳自谓得天助，引兵直趋建康。瑱俟其舟尽过，乃徐出芜湖，蹑其后，西南风反为瑱用。琳命军士掷火炬以烧陈船，皆反烧其船，军阵大乱。瑱乃以小船蒙牛皮冲其舰，舰皆坏。琳由是大败。军士溺死者什二三，余皆弃船登岸走。而齐兵之在西岸者，亦慌乱起来，自相蹂践，并陷于芦荻泥淖中。陈师逼之，束手就缚。遂擒齐将伯球、慕容子会，斩获万计。琳见众军瓦解，大势难支，只得冒阵急走。至湓城，犹欲收合离散，以图再举。奈众无附者，遂奉永嘉王，及妻妾左右数十人奔齐。其将樊猛等皆率部曲来降。由是郢、湘尽平，江北无警，梁之旧境无不归服于陈。虽有远方倔强之徒，或降或叛，帝皆羁靡之，不忍劳师远讨，过用民力。即位三年，四境粗安。

当是时，南朝鼎迁于陈，西魏亦禅位宇文氏，改国号为周。而陈太子昌尚羁关中，帝乃遣使通好，且求太子昌归国，周人许而不遣，心常不乐。未

几帝不豫，遣尚书王通以疾告太庙及郊社，其后疾益甚，庚午，崩于璇玑殿，时年五十七。遗诏以临川王茜入承大统。于是群臣向王劝进，王谦让弗敢当。太后又以太子昌尚在周邦，未肯下诏立君。众莫能决。安都慷慨言曰：“今四方未定，何暇及远，临川王先帝犹子，有大功于天下，须共立之。今日之事，后应者斩。”便按剑上殿，启太后出玺，手解临川王发，推就丧次，俯伏举哀。哀毕，升殿即位，是为文帝。甲寅，迁殡于太极殿西阶，群臣上谥曰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高祖智以绥物，武以宁乱，英谋独运，人皆莫及。加以俭素自率，常膳不过数品，私飧曲宴，皆用瓦器。肴核庶羞，裁令充足。后房衣不重彩，饰无金翠。及乎践祚，弥厉恭俭，以故隆功茂德，光有天下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文帝即位以来，兢兢业业，治己用人，一遵高祖之旧。尊王后为皇太后，以司空侯瞱为太尉，侯安都为司空，徐度为侍中，杜稜为领军将军。立妃沈氏为皇后，子伯宗为皇太子。大业已定，把一个太子昌竟置不问。斯时昌羁于北，闻高祖崩，临川即位，以为夺了他基业，不胜愤怒，于是哀恳周人，求归南土。时周朝宇文护当国，因念陈已有君，留之无益，落得做人情，遂遣南归。昌至安陆，将济江，先遣人致书于帝，责其不待己至，擅登大位，辞多不逊。帝视书不悦，然若拒而不纳，臣下必有异论。乃召安都入内廷，从容谓曰：“太子将至，须别求一藩，吾归老焉。”安都曰：“自古岂有被代天子乎？臣愚不敢奉诏。”请自往迎之，向帝密语数言而别。遂以昌为骠骑将军，封衡阳王。诏中书舍人，缘道迎候。安都见太子敬礼备至，请即登舟济江，太子从之。那知船中侍从皆其腹心，行至中流，执而沉之于水，以溺死闻。朝廷为之发丧。后人诗悲之云：

犹子巍巍握帝符，前星失曜一身孤。

早知今日沉江底，何不长安作匹夫。

衡阳既死，帝心暗喜。时帝有母弟项，尚留在周，帝思之，遣使关中通好，赂以黔中地及鲁山郡，求放项还。周乃遣上士杜杲送项南归，并其妃柳氏，及子叔宝皆还建康。先是项在长安，军主李总与项有旧，每同游处。一日项被酒，张灯而寐。总入其室，见一大龙卧于床上，便惊呼而走。项觉，问何所惊，总曰：“子必大贵，异日无忘吾言。”及归，与帝相对泣。即封安成王，恩赏有加。帝谓周使杜杲曰：“家弟今蒙礼遣，实周朝之惠。然鲁山不返，亦恐未能及此。”杲对曰：“安成长安一布衣耳，而陈之介弟也，其价岂止一城而已哉？本朝敦睦九族，恕己及物，上遵太祖遗旨，下思继好之义，是以遣之南归。今乃云以寻常之士，易骨肉之亲，非使臣所敢闻也。”帝甚渐，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

且说侯安都既害衡阳，进爵清远公，威名甚重，群臣莫出其右，自以功安社稷，日益骄矜。部下将帅，多不遵法度，有司检问，则奔归安都，安都庇之。凡上表启，语多不逊。及侍宴酒酣，或箕踞座上，倾倚席间，不复尽人臣之礼。一日，陪乐游苑楔饮，醉谓帝曰：“陛下今日何如作临川王时？”帝不应。安都再三言之，帝曰：“此虽天命，抑亦明公之力。”宴讫，又启御前供张，赐借一用，将载妻妾来此欢会。帝虽许之，而心甚不平。明日，安都坐御座，宾客居群臣位，称觞上寿。帝闻之益怒，渐夺其权，于是群臣争言安都之短，劝帝除之。又有言其谋叛者，召入省中，赐死。初，安都与杜僧明、周文育皆助高祖成大业，尝为寿于高祖前，各称功伐。高祖曰：“卿等皆良将也，而并有所短。杜公志大而识暗，狎下而骄上，矜其功不收其拙。

周侯交不择人，而推心过差，居危履险，猜防不设。侯郎傲诞而无厌，轻佻而肆志。并非全身之道。”卒皆如其言，人咸服高祖之明见云。此是余话，不必细讲。

却说天康元年之四月，帝不豫，台阁众事，并令尚书仆射到仲举、五兵尚书孔奂、中书舍人刘师知共决之。疾笃，忧太子伯宗柔弱，不能守立，谓项曰：“吾欲遵泰伯之事，汝能无负我托否？”项拜伏于地，涕泣固辞。帝又谓诸臣曰：“今三方鼎峙，四海事重，宜须长君。朕欲近则晋成，远隆殷法，卿等宜遵此意。”孔奂流涕对曰：“陛下御膳违和，痊愈非久。皇太子春秋鼎盛，圣德日跻。安成王介弟之尊，足为周旦，若有废立之心，臣等宁死，不敢闻诏。”帝曰：“古之遗直，复见于卿。”乃以奂为太子詹事。

癸酉，上殂。群臣奉太子即位，是为废帝。以安成王为骠骑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安成遂帅卫士三百人居尚书省，以防非常。师知、仲举虽居禁中，共决政事，而大权总归安成。刑赏黜陟，全不与众人参怀。师知由是忌之，谓仲举曰：“安成不出，少主恐无自安之理。”仲举亦以为然。乃密结右丞王暹、舍人殷不佞、右卫将军陈子高，相为党援。原来子高自文帝继统，以旧宠历任要职，拜为右卫将军，统领军府，在诸将中士马最盛。因感旧君之恩，欲为新主报效，故与仲举相结，共谋出项于外。然众尚犹豫，未敢即发。独殷不佞以为机不可缓，一日不告众人，驰诣省中，矫敕谓项曰：“今四方无事，王可且还东府，经理州务。项闻之愕然，命驾将发，记室毛喜入见项曰：“陈有天下日浅，国祸继臻，中外危惧。太后深惟至计，令王入省，共康庶绩。今日之言，必非太后之意。宗社之重，愿王三思。须更闻奏，无使奸人得肆其谋。今出外即受制于人，譬如曹爽，愿作富家翁，其可得耶？”项即遣喜与吴明彻筹之。明彻曰：“嗣君谅暗，万机多阙。殿下亲实周召，当辅安宗社，愿留中勿疑。”项乃称疾，召刘师知至府，留之与语，使毛喜入言于太后。太后曰：“今伯宗幼弱，政事并委二郎。此非我意。”因召帝问之，帝曰：“此自师知等所为，朕不知也。”喜出报项，项乃囚师知于室，亲自入朝，面奏二宫，极陈师知之罪。帝曰：“此等人，任叔父治之。”项出，即以师知付廷尉，夜于狱中赐死。收王暹、殷不佞并付狱。不佞少有孝行，项雅重之，故仅免官而诛王暹，余人皆置不问。一日，毛喜请简人马配子高，并赐器甲。项惊曰：“子高谋反，方欲收执，何为授以人马器甲？”喜曰：“山陵始毕，边寇尚多。子高受委前朝，权力正盛，若收之，恐不时授首，或为国患。宜推心安慰，使不自疑，伺间图之，一壮士之力耳。”项深然之。

再讲仲举自师知死后，心益不安，乃使其子郁乘小舆，蒙妇衣，来子高家，谋诛安成。往返数次，踪迹渐露。项欲诱二人入朝而杀之，因托言议立皇太子，悉召文武，共集尚书省。二人随众入，乃使壮士执之，付狱赐死。先是前一夜，子高梦见红霞以手招之曰：“郎今可以共往矣。”一觉，恶其不祥。俄而闻召，谓家人曰：“此行吉凶难保也。”及入，果赐死。

再说子高既诛，其党皆惧。湘州刺史华皎亦子高党，惧祸及己，以湘州叛归后梁，又乞师北周，勾连两国之兵，来犯建康，军势甚盛。项欲讨之而恐不克，因问计于吴明彻。明彻曰：“王自秉国以来，未尝立大功。皎虽外结强援，军心不一，势易摧败。王自引大兵击之，荡定可必。如是则大功立，民心之戴王益坚矣。”项然其言，乃亲引大军三万御之。庚辰，战于沌口，大破华皎，周、梁之师亦溃。皎奔关中，湘州遂平。奏凯后，群臣争表安成

之功，进位太傅，加殊礼。于是安成之权愈重，国中但知有安成，不知有帝矣。帝弟始兴王伯茂。心怀不平，屡肆恶言。项恶之，乃黜为温麻侯，置诸别馆，使人邀于道杀之，诈言为盗所杀，大索国中三日。帝闻之怒，遂不与安成相见。于是近臣毛喜等劝项早正大位，以一人之心。项从之。甲寅，乃以太皇太后令，诬帝与师知、华皎通谋，上违太后，下害宗贤，无人君之度，且曰：“文皇知子之鉴，事等帝尧，传弟之怀，又符太伯。今可还申曩志，崇立贤君。”遂废帝为临海王，以安成王入篡大统。正月甲午，群臣上玺绶，安成即皇帝位，是为宣帝。改元太建，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，皇太后为文皇后。立妃柳氏为皇后，世子叔宝为皇太子。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。群臣悉以本位，供职如故。帝幼有智量。及长，美容仪，身長八尺三寸，手垂过膝，与文帝友爱甚笃。以地处嫌逼，遂篡天位，有负文帝。然少历艰难，深悉民隐，故践祚之后，勤劳庶政，不动干戈，江南之民遂得少安。

话分两头。王琳自奔齐之后，齐王命出合肥，招募侗楚，更图进取。既而以琳为扬州刺史、大行台，镇寿阳，屡次上表，乞师南侵。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，且请与陈和亲。齐主从之，乃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，且归南康愍王昙郎之丧。琳遂与潜有隙，更相表奏。齐主召琳赴邺，以潜力扬州刺史代之。由是二国聘问往来，信使不绝者数载。然是时，齐政日坏，国势渐衰，后主信任权幸，屏黜忠良。周人乘齐之乱，日肆凭陵，汾、晋之间，几无宁日。消息传入建康，陈主大喜，以为江、淮旧境，乘此可复，乃集群臣于内殿，商议伐齐。群臣各有异同，独吴明彻决策请行。帝曰：“此事朕意已决。但元帅至重，诸卿以为孰可？”众议以淳于量历有大功，位望隆重，共署推之。左仆射徐陵独曰：“吴明彻家在淮左，悉彼风俗，将略人才，当今亦无过者。臣以为元帅之任，非明彻不可。”尚书裴忌曰：“臣同徐仆射。”陵应声曰：“非但明彻良帅，裴忌亦良副也。”帝从之，乃拜明彻为元帅，裴忌监军事，统众十万伐齐。先取秦郡、历阳两路，刻日并发。

齐人闻陈师来侵，共议出兵御之。仪同王肱曰：“官军比屡失利，人情骚动，若复出顿江、淮，恐北狄西寇乘弊而来，则世事去矣。莫若遣使江南，暂图和好。然后薄赋省徭，息民养士，使朝廷协睦，遐迩归心。天下皆当肃清，岂直陈氏而已？”齐主不从，遣大将尉破胡率兵救秦州，长孙洪略出兵救历阳。侍中赵彦深私问计于秘书监源文宗曰：“弟往为秦、泾刺史，悉江、淮间情事，今陈师入寇，何术以御之？”文宗曰：“朝廷精兵，必不肯多付诸将，数千以下，适足为吴人之饵。尉破胡人品卑下，公之所知。败绩之事，匪朝伊夕，何能制胜却敌，保有淮北耶？如文宗计者，不过专委王琳，招募江淮义勇三四万人，风俗相通，能得死力。兼令旧将，将兵屯于淮北，足以固守。且琳之于项，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。窃谓此计之上者，若不推赤心于琳，更遣余人掣肘，复成速祸，弥不可为。”彦深叹曰：“弟此策诚足制胜千里。但争之十日，已不见从，时事至此，安可尽言？”因相顾流涕。

且说破胡将次秦州，去陈军不远，选长大有勇力者为前锋，号苍头，身披犀甲，手执大刀，其锋甚锐。又有西域胡多力善射，弦无虚发，敌军尤惮之。将战，吴明彻谓萧摩诃曰：“若殪此胡，则彼军夺气，君才不减关、张矣。”摩诃曰：“愿示其状，当为公取之。”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，使指示之。自酌酒以饮摩诃曰：“饮明彻手中酒者，当令勇气百倍，所向无前。”

---

太伯——周代吴国的始祖，周太王长子。太王欲立幼子季历，太伯与弟仲雍同避江南，成为当地君长。

摩诃饮毕，驰马冲齐阵，大呼曰：“有勇者速来一决！”西域胡挺身出阵，十余步，彀弓方发，摩诃遥掷铍钋，大呼曰：“着！”正中其额，应手而仆。齐阵中大力者十余人出战，摩诃挥刀皆斩之，易若拉朽，齐人无不胆落。于是明彻乘敌之惧，纵兵大战，齐兵大败，尉破胡走，遂克秦州。

先是，破胡之出师也，齐使王琳与之俱。琳谓破胡曰：“吴兵轻锐，宜以长策制之，慎勿轻斗。”破胡不从而败，琳单骑仅免，奔还彭城。又陈将黄法 𡇗，与长孙洪略大战于历阳城下，临阵斩之，遂克历阳。由是两路皆捷，大军所至，势如破竹。不数旬，已获二十余郡。齐将非降即逃，单有王琳败下，尚领残兵数千，退保寿阳外郭。明彻乘夜攻之，琳且战且守，飞章告急。齐乃复遣大将皮景和率师十万来救。那知景和本非将才，一闻敌强，更怀惧怯，去寿阳三十里，顿军不进，仅虚张声势以畏敌。陈将皆惧曰：“坚城未拔，大援在近，将若之何？”明彻曰：“兵贵神速，而彼结营不进，自挫其锋，吾知其不敢战明矣，何畏！急攻寿阳，拔之可也。”于是躬擐 甲冑，四面疾攻。景和果不敢救，引兵退，遂克寿阳，生擒王琳，琳体貌闲雅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有强记才。军府佐吏千数，一见皆能识其姓名，轻财爱士，得将卒心。虽流寓在邺，齐人皆重其忠义。及被擒，旧时麾下将卒多在明彻军中，见之皆歔歔，不能仰视，争为请命，及致资给。明彻恐其为变，斩之于寿阳东二十里。哭者声如雷。有一叟以酒脯来祭，哭尽哀，收其血而去。田夫野老，知与不知，闻者莫不流涕。后人 有诗悲之曰：

故国江山已化尘，孤臣阉外尚捐身。

寿阳野老收遗血，哭杀当时麾下人。

捷闻，帝大喜，置酒举杯，嘱徐陵曰：“赏卿知人。”陵避席曰：“定策圣衷，非臣力也。”乃以明彻为车骑大将军，都督豫、合六州诸军事。遣谒者萧淳风就寿阳，册命筑坛于城南，高数丈，士卒二十万，皆戎装，环立坛下。旗分五色，兵列八方，明彻登坛拜受，三军皆呼万岁，声震山谷。观者如堵，人皆荣之。其余有功将士，皆进爵。以寿阳复为豫州，以黄城为司州，江、淮旧境悉复。但未识齐人复来争否，且俟下文再讲。

---

擐 (huàn, 音患) ——穿。

### 第三十一卷 张丽华善承宠爱 陈后主恣意风流

话说齐主闻寿阳陷，颇以为忧。其嬖臣穆提婆曰：“本是彼物，从其取去。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，犹可作一龟兹国。更可怜人生如寄，惟当行乐，何用愁为？”左右嬖幸共赞和之。齐主大喜，因置边事于度外。陈人悉复其故疆，而齐不复争。先是王琳传首建康，诏悬其首于市，人莫敢顾。其故吏朱瑒上书于仆射徐陵曰：

窃以典午将灭，徐广为晋家遗老；当涂已谢，马孚称魏室忠臣。梁故建宁公琳，当离乱之辰，总方伯之任，天厌梁德，尚思匡继。徒蕴包胥之志，终遭苌弘之管，至使身没九泉，头行千里。伏惟圣恩博厚，明诏爰发，赦王经之哭，许田横之葬。不使寿春城下，唯传报葛之人；沧洲岛上，独有悲田之客。

陵得书，为之请于帝，乃诏琳首还其亲属。瑒奉其首，葬之于八公山侧。义故会葬者数千人，皆痛哭拜奠。寻有寿阳义士茅智胜等五人，密送其柩于邺。赠曰“忠武王”，给辚车葬之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宣帝广选嫔御，后宫多内宠，生四十二男。长太子柳皇后生，次始兴王叔陵，又次长沙王叔坚，及下诸王，皆众妃所出。叔陵少机辨，狗声名，为帝钟爱，然性强梁不羁，恃宠使气，王公大臣多畏之。年十六，出为江州刺史。严刻驭下，部民畏惧。历任湘、衡、桂、武四州，诸州镇闻其至，皆股栗震恐。而叔陵日益暴横，征求役使，无有纪极。又夜间不卧，烧烛达晓，召宾客嬖人，争说民间细事，以相戏谑。自旦至午，方始寝寐。其曹局文案，非奉呼唤，不得上呈。潇、湘以南词人文士，皆逼为左右侍从，其中脱有逃窜，辄杀其家属妻子。民家妻女，微有色貌者，皆逼而纳之府中。州县莫敢上言，以故帝弗之知。俄而召入，命治东府事务，兼察台省。凡执事之司，承意顺旨者，即讽上用之，厚加爵位，微致违忤，必抵以大罪，重者致死。又好饰虚名，每入朝，常于车中马上，执卷读书，高声长诵，扬扬自若。归至室内，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。又好游冢墓间，见有莹表为当世知名者，辄令左右发掘，取其石志古器，并骸骨肘胫，持为玩弄之物。郭外有梅岭，晋世王公贵人多葬其间。叔陵生母彭妃死，启请梅岭葬之。乃发谢太傅安石墓，弃去其柩，以葬母棺。初丧之日，伪为哀毁，自称斋戒，将刺臂上血，为母写《涅槃经》。未及十日，庖厨击鲜，日进甘膳。私召左右妻女，与之宣淫，其行事类如此。

又有新安王者，名伯固，文帝子，性嗜酒，用度无节，所得俸禄，每不足于用，酣醉时，常乞丐于诸王。帝闻而怜之，特加赏赐，后出为徐州刺史。在州不理政事，日出田猎，或乘眠舆至于草间，辄呼百姓妇女同游，动至旬

---

龟兹（qi cí 音丘瓷）国——汉代西域国名，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一带。

典午——“司马”的隐语。

苌弘之管（sh ng，音省）——苌弘，春秋周敬王大夫，为周王所杀，既死，流血成石，或言流血成碧。管，原为眼疾，引申为过失。

王经之哭——王经，三国魏曹髦朝时尚书。司马昭杀曹髦，王经也被诛，临死时见其母也被捕，于是大哭，说是他连累了母亲。

狗（xiàn，音迅）——同“徇”，显露。

沐猴——即猕猴。

日，所捕獐鹿等物，相与同享。帝知其不法，召至京，将废弃之。而伯固善嘲谑，工谄媚，与叔陵相亲狎，以故得帝欢，每宴集，必引之侍饮。又伯固性好射雉，叔陵好发古墓，出游野外，必与偕行。一日，两人对饮，既酣，叔陵谓曰：“主上若崩，吾不能为太子下矣。”伯固曰：“殿下雄才大略，岂太子所及？他日主天下者，非殿下而谁？吾虽不敏，当为殿下助一臂之力。”彼此大笑。于是情好大洽，遂谋不轨。伯固侍禁中，每有密语，必报叔陵。

是时，诸王皆畏叔陵，单有长沙王叔坚每与相抗，不肯下之。先是叔坚母，本吴中酒家女，宣帝微时，尝饮其肆，遂与之通。及贵，召拜淑仪，生叔坚。叔坚性杰黠，有勇力，善骑射，帝亦爱之。尝与叔陵争宠，彼此相忌。每朝会鹵簿，不肯为先后，必分道而趋。左右或争道而斗，至有死者。帝于二子皆所钟爱，故稍加责让，仍置酒和解之。由是二人益无顾忌。一日，帝方视朝，忽报周已灭齐，大惧，谓群臣曰：“周人得志于东，必复辟地于南，如此江、淮必受其害。吾欲遣使于周，以修旧好，兼觐其动静。诸臣以为谁可使者？”众推袁宪，帝乃命宪入关。宪至周，周亦厚相接待，既成礼。遂还建康，复命于帝曰：“周虽灭齐，其势可畏。然自周武死后，天元继统，国政日乱，内外皆归心丞相杨坚。臣料天元死后，坚必篡周。内务未遑，何暇外图？只恐坚既得志，必有并吞江南之意。他日之忧，正劳圣虑也。”帝曰：“坚亦何能遽代周家？”遂不以为意。未几隋果代周。帝闻之惧，而谓宪曰：“卿料事如神，他日之忧，正不可以不防。”宪曰：“陛下能念及此，兢兢业业，隋亦无如我何也！”于是饬边事，修武备，以为自强之计。时大建十三年也。

明年春，帝有疾，诏太子及始兴王叔陵、长沙王叔坚并入侍疾。叔陵见帝疾将危，阴怀异志，命典药吏曰：“切药刀甚钝，可砺之。”盖旧制诸王入宫，不许带寸刃，故叔陵欲砺锉药刀以行逆也。甲寅，帝崩，仓猝之际，合宫惊慌，而叔陵命左右于外取剑。左右弗悟其旨，取朝服所佩木剑以进，叔陵顿足大怒。叔坚在侧见之，知其有变，乃密伺所为。俄而太子哀哭俯伏，叔坚偶如厕，叔陵猝起，于旁抽锉药刀斫太子，中项，太子闷绝于地。柳后大呼救之，叔陵又斫后数下。乳媪吴氏自后掣其肘，太子浴血而起，叔陵持太子衣，太子奋身得脱。叔坚行至殿廊，闻内有喊声，急即奔入，见叔陵行凶，遂从后搯之，夺去其刃，牵之就柱，以其摺袖缚之。时吴媪已扶太子避贼。叔坚求太子所在，欲受生杀之命。叔陵乘间奋力挣缚，缚解脱走，突出云龙门，驰车还东府，使左右断青溪道，放东城囚以充战士，又遣人往新林，追其所部兵。躬自被甲，戴白布帽，登城西门，招募百姓，散金帛以赏士卒，遍召诸王将帅，莫有至者。独新安王伯固单马赴之，助其指挥。聚兵千人，据城自守。

时众军并出防江，台内空虚，人心惊乱。叔坚忙召萧摩诃入内，使受敕讨叔陵。摩诃受命出宫，即帅马步数百，直趋东府。叔陵惶恐，遣人送鼓吹与摩诃，谓之曰：“事捷，必以公为台鼎。”摩诃诱之曰：“须王心膂自来，方敢从命。”叔陵乃遣所亲戴温、谭麒麟来见摩诃，摩诃执以送台，斩其首以徇东城。叔陵叹曰：“事不成矣。”遂入内，呼其妻妾十人，尽沉于井，身率步骑数百，开城走。欲趋新林，而后乘舟奔隋，行至白杨路，为台军所

邀。伯固奔避入巷，叔陵驰骑拔刃追之，呼曰：“尔欲求免耶？我先杀汝。”伯固不得已复还。部下多弃甲溃去。摩诃刺叔陵仆地，其将陈仲华就斩其首。伯固亦为乱兵所杀。自寅至巳，其乱乃定。叔陵诸子皆赐死。时太子创甚，卧承香殿，太后居柏梁殿，百司众务，皆决于叔坚。丁巳，太子创愈，群臣奉玺绶，即位于太极殿。改元至德，太赦天下，是为后主。以长沙王为司空、骠骑大将军；萧摩诃为车骑大将军，封绥远公。叔陵家金帛累巨万，悉赐二人。

且说长沙王既定内乱，自以有救护大功，骄纵日甚，群臣忌之。都官尚书孔范、中书舍人施文庆皆有宠于帝，而恶叔坚所为，日夜求其短，构之于帝。帝遂疏之，以江总为吏部尚书，夺其权。叔坚既失恩，心不自安，乃为厌媚，醮日月以求福。或上书告其事，验之有实，帝乃囚叔坚于内省。将杀之，令内侍宣敕数其罪，叔坚对曰：“臣之本心，非有他故，但欲求亲于主上耳。令既犯天宪，罪固当死，但臣死地下，必见叔陵，愿宣明诏，责之于九泉之下。”帝感其言，遂赦之，免官归第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陈自武帝开国，纲纪粗备，天下渐安。继以文宣承统，勤劳庶政，节己爱人，府库充足，民食有余，故大建之末，江南号称富庶。后主即位，蒙业而安，天下欣欣望治。然性耽诗酒，专喜声色。始初尚有二、三大臣辅以正道，军国之务稍为留心。继则佞幸日进，谗言盈耳，内宠外嬖，共为蛊惑，而君志日荒矣。再表后宫有一美女，姓张名丽华，本兵家之女，父兄以织席为业，后主为太子时，被选入宫，拔为东宫侍婢。时后主已得龚、孔二妃，花容月貌，皆称绝色，并承宠爱，而于孔妃尤笃。尝谓妃曰：“古称王嫱、西子之美，自吾视之，卿美当不弱耳。”及丽华入宫，年才十岁，为孔妃给使，后主未之见也。一日，与孔妃小饮，丽华捧卮以进。后主一见大惊，端视良久，谓妃曰：“此国色也。卿何藏此佳丽，而不令我见？”孔妃曰：“妾谓殿下此时见之，犹嫌其早。”后主问何故，对曰：“其年尚幼，恐微葩嫩蕊，不足以受殿下采折耳。”后主微笑。心虽爱之，怜其幼弱，不忍强与交欢。因作小词以寄情，其词曰：

海棠初试胭脂嫩，翠珮葳蕤，弱态难支。不许金风用力吹。新妆时样慵梳掠，淡淡蛾眉，云鬓双垂，欲护兰芽不自持。

#### 《罗敷媚》

后主做完是词，以金花笺书付丽华，丽华叩谢。孔妃相顾而笑曰：“殿下何多情也？”原来丽华年虽幼小，天性聪明，吹弹歌舞，一见便会，诗歌歌赋，寓目即晓。又善伺人颜色，虽孔妃亦甚爱之。年交十三，出落得轻盈婀娜，进止闲雅，容色益丽。每一盼睐，光彩照映左右。后主虽未临幸，常抱置膝上，抚摩其体。此时丽华芳心已动，云情雨意，盈盈欲露，引得后主益发动情，那能再缓佳期。一夜风景融和，月明如水，酒阑之后，遂挽之同寝。丽华初承雨露，娇啼宛转，不胜羞涩，而后主曲尽温存，方堪承受。直至灵犀一透，彼此欢乐无限。明日起身，后主满心喜悦，遂作一词以示丽华。其词曰：

明月映珠帘，依约小阑干侧。昨夜芙蓉帐底，占几分春色。憨痴未谙雨云情，娇羞更无力。为问温柔滋味，有谁能消得？

厌媚——即“厌魅”。用迷信的方法，祈祷鬼神或诅咒。

葳蕤(wēiruí，音威瑞 阳平)——草名，一名丽草，又称女草。

丽华亦依韵和之，词曰：

喜气上眉梢，斗转月轮初侧。雨露恩浓天上，愧好花颜色。柳条枝弱不堪攀，春风借微力。

绣帐夜阑情绪，许姮娥 知得。

词后书“恭贺御制元韵”。后主看了此词，欢喜不已，赞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清词丽句，乃能如此，结句带着孔娘娘，尤见灵心四映，真才女也。”从此两情胶漆，如鱼得水，宠幸更出龚、孔之上。

未几宣帝崩，后主即位，拜为贵妃。当叔陵作逆时，后主受伤，卧承香殿中养病。诸妃皆不得侍，独丽华侍左右，进汤药，衣不解带者数夜。及愈，益爱幸之。又内宫庭院虽广，而武帝以来，皆尚简朴。后主嫌其居处不华，未足为藏娇之所，乃于临光殿前，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。高数十丈，并数十间，穷土木之奇，极人工之巧。凡窗牖墙壁栏槛之类，皆以沉檀木为之，饰以金玉，间以珠翠。外施珠帘，内设宝床宝帐。服玩珍奇，器物瑰丽，皆近古未有。阁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植以奇树，杂以名花，每微风暂至，香闻数里。朝日初照、光映后庭。月明之夜，恍如仙界。后主自居临春阁，张贵妃居结绮阁，龚、孔二贵嫔居望仙阁。并复道往来，又有王、李二美人，张、薛二淑媛，袁昭仪、何婕妤、江修容等七人。并以才色见幸，得游其上。丽华尝于阁上靓妆，或临轩独坐，或倚栏遥望，见者皆疑姮娥出世，仙子临凡，俨在缥缈峰头，令人可望不可即。

于是外廷臣工，率以迎合为事。有尚书江总，字总持，博学多文，尤工五言七言。溺于浮靡。后主宠之，日与游宴，多作艳诗。好事者抄传讽玩，争相效尤，诗体一新。又有山阴人孔范，字法言，容止都雅，文章赡丽，亦为后主亲爱。后主恶闻过失，范必曲为文饰，称扬赞美。又与孔贵妃结为兄妹。宠遇优渥，言听计从，公卿多畏之。尝语后主曰：“外间诸将起自行伍，匹夫敌耳。深谋远虑，非其所知。”自是将帅微有过失，即夺其兵。分配文吏。边备之弛，皆范为之。时朝廷有狎客十人，江总为首，孔范次之。王璩、施文庆、沈客卿等，又次之。皆得出入禁中，侍宴内庭。

一日，后主退朝之暇，正与诸臣饮酒赋诗，内侍呈上短章一道，乃贵妃丽华所奏。其略云：

妾闻阴阳无二理，男女本同揆。朝廷之上，不乏文人；闺阁之中，岂无才女？大家 续《汉》，成一代之良史；苏氏回文，倡千秋之绝调。斯固巾帼增辉，须眉短气者也。自古有之，今岂无偶？然空闺自蔽，美玉韞于椟中；绣户深藏，骊珠埋于涧底。胸罗锦绣，未著芳声；笔聚云烟，难邀明鉴。蛾眉为之痛心，脂粉因之减价。伏惟陛下，睿思焕发，圣藻缤纷。俾旁求之典，兼及红裙；征辟之加，不遗绿鬓。庶三千粉黛，争抒风雅之才；与八百衣冠，共佐文明之治。后主览表大悦，遍示诸臣，皆劝宜允所请。于是发诏四方，采选淑女，

---

姮娥——即嫦娥，神话传说中的月中仙子。

大家（g，音姑）——东汉班昭。为史学家班彪之女、班固之妹。班固著《汉书》未成而卒，班昭续之。嫁曹世叔，早寡。后受召入宫当教师，号曰大家，世称班大家。

苏氏回文——苏氏，东晋前秦苏蕙。其夫窦滔以罪徙流沙，苏蕙思念丈夫，织锦为《回文璇图》诗以寄。

美玉韞（yùn，音运）于椟（dú，音读）中——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匱而藏诸？求善贾而沽诸？”韞，藏；匱，同“椟”，匣子。

骊珠——宝珠。传说出骊龙颌下。

衣冠——指士大夫，官绅。

不论士庶贵贱，凡有才色可观者，皆要报名送进。州郡争迎上意，各各遵行。不上数月，选得女子数千，送至都下，齐集午门。后主遂与张、孔二妃并坐内殿，一一引见。先试其才，徐别其貌。有才色兼备者十余人，赐为女学士。才有余而色不及者，命为女校书，供笔墨之职。色甚都而才不足者，命充内府，习歌舞之事。真个艳冶满前，笙箫聒耳。每遇宴饮，使诸妃嫔及女学士，与狎客杂坐联吟，互相赠答。采其尤艳丽者，被以新声，命宫女千余人习而歌之。其曲有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等。内有云“璧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”，最称绝唱。大略皆美诸妃之容色。君臣酣歌，自夕达旦，以此为常。把军国政事，皆置不闻。百司启奏，并因宦者蔡蛻儿、李善度以进，后主置丽华于膝上共决之。李、蔡所不能记者，丽华并为条疏，无所遗脱。因参访外事，人间有一言一事，丽华必先知之。由是益加宠异，冠绝后庭。宦官近习内外连结，卖官鬻狱，货赂公行，大臣执政，皆从风谄附，以故上下解体，国事日坏。

时有中书舍人傅縡才使气，嬖幸多怨之，日进谗言，后主怒，收縡下狱。縡乃于狱中上书曰：

臣闻君人者恭事上帝，子爱下民，省嗜欲，远谄佞，未明求衣，日旰忘食，是以泽被区夏，庆流子孙。陛下顷来，酒色过度，不虔郊庙大神，专事淫昏之鬼，小人在侧，宦侍弄权，恶忠直若仇仇，视小民如草芥。后宫曳绮绣，厩马余菽粟，而百姓饥寒，流离蔽野，神怒民怨，众叛亲离。若不改弦易辙，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。

书奏，后主大怒。顷之，意稍解。遣使谓之曰：“我欲赦卿，卿能改过否？”对曰：“臣心如面，臣面可改，则臣心亦可改。”使者复命。后主益怒，遂赐死狱中。从此直臣钳口，弼士噤声，君志益侈，民生日蹙。

消息传入长安，正值隋文开皇之年，本有削平四海之志，于是隋之群臣争劝其主伐陈，以救江南百姓。隋主曰：“吾为民父母，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？”乃下诏数后主二十大罪，散写诏书二十万纸，遍谕江外。或谓兵行宜密，隋主曰：“若彼惧而改过，朕又何求？否则显行天罚可也，奚事诡计为！”于是大治战舰，陈师誓众，命皇子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，总管韩擒虎、贺若弼等，率兵分道四出。凡总管九十，兵五十余万，皆受晋王节度。以左仆射高颉为晋王元帅长史，军中事咸取决焉。其兵东接沧海，西距巴蜀，旌旗舟楫，横亘数千里，无不奋勇争先，尽欲灭此朝食。正是：全军压境山河震，大敌临江神鬼惊。未识陈国若何御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卷 陈氏荒淫弃天险 隋兵鼓勇下江南

话说隋文帝大举伐陈，将次临江，沿边州郡飞报入朝。上下泄泄，咸不以为意。独仆射袁宪请出兵御之，且谓后主曰：“京口、采石，俱是要地。各须锐兵三千，并出金翅三百艘，缘江上下以为防备。”后主曰：“此是常事，边城将帅足以当之。若出人船，必致惊扰，徒乱人心。”不听。及隋军深入，州郡相继告急，后主从容谓侍臣曰：“齐兵三来，周师再至，无不摧败而去，彼何为者耶！”孔范进曰：“长江天堑，古以为限，隔断南北，今日隋军岂能飞渡耶？边将欲作功劳，妄言事急。臣每患官卑，虏若渡江，臣定作太尉公矣。”或妄传北军在道，马多死。范曰：“可惜，此是我马，何为而死？”后主大笑，深以为然，奏伎纵酒，赋诗如故。

先是，萧摩诃丧偶，续娶夫人任氏，年甚少。尝以命妇入朝，与丽华说得投机，结为姊妹。任氏生得容颜俏丽，体态轻盈，兼能吟诗作赋，自矜才色，颇慕风流。嫁得摩诃，富贵亦已称心，微嫌摩诃是一武夫，闺房中惜玉怜香之事全不在行，故心常不足。入宫见后主与丽华好似并蒂莲、比翼鸟，无刻不亲，何等恩爱绸缪，不胜欣羨。故见了后主，往往眉目送情，大有毛遂自荐之意。况后主是一好色之主，艳丽当前，正搔着心孔痒处，焉肯轻轻放过？只因任氏是大臣之妻，碍着君臣面上，未便妄动。又相见时，妃嫔满前，即欲与他苟合，苦于无从下手，故此未获如愿。一日，正当后主临朝，丽华召夫人入内，留在结绮阁宴饮。你一盞，我一杯，殷勤相劝。丽华不觉酣醉，倚在绣榻之上，沉沉睡着。夫人见丽华醉了，乘着酒兴，欲往望仙阁与孔贵妃闲谈片时，遂悄悄从复道走去。那知事有凑巧，恰值后主亦独自走来，夫人回避不及，忙即俯伏在旁。后主笑嘻嘻走近身边，以手相扶道：“夫人既与我贵妃结为姊妹，便是小姨了，何必行此大礼？”夫人才立起身，后主便挽定玉手，携入密室，拉之并坐，曰：“慕卿已久，今日可副朕怀。”夫人垂首含羞，轻轻俏语道：“只恐此事不可。”然见了风流天子态度温存，早已心动。于是后主拥抱求欢，夫人亦含笑相就，绝不作难，翻云覆雨，笑语盈盈，以为巫山之遇，不过如此。宫人见者，皆远远避开，任其二人淫荡。良久事毕，遂各整衣而起。宫人进来，捧上金盆洗手。二人洗罢，同往结绮阁来。斯时夫人鬓乱钗斜，娇羞满面。丽华接见，忙上前称贺道：“此是陛下合享风流之福，故得遇姊。姊能曲体帝意，便是绣阁功臣了，何嫌之有？”乃为夫人重点新妆，阁中再开筵宴。当夜丽华留住夫人，使后主重赴阳台之梦。较之初次，更觉情浓。明日，夫人辞出，后主欲留，恐惹物议，因作小词一阕，以订后会。其词曰：

雕阑掩映，花枝低亚，玉立亭亭如画。巫山十二碧峰头，喜片刻雨沾云惹。相逢似梦，相知如旧，一点柔情非假。风流况味两心同，愿无忘今夜。

《鹊桥仙》

夫人亦答小词一首，以纪恩幸。其词曰：

满苑娇花人似醉，芳草情多，也是紫苔砌。多谢春风能做美，一番浓露和烟翠。一霎匆匆

---

金翅——指战舰。

巫山之遇——战国宋玉《高唐赋》载楚襄王游云梦之台，遇巫山之女与之交欢故事。

阳台之梦——即前“巫山之遇”。巫女曰：“妾在巫山之阳，高丘之阻，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。”

罗帐里，聚出无心，散却偏容易。窗外柳丝阑上倚，依依似把柔情系。

《蝶恋花》

丽华见了，不胜叹赏曰：“陛下天纵之才，姊姊闺中之秀，然皆深于情者也。”盖丽华有一种好处，枕席之事，全不妒忌。引荐宫中美色，常若不及，后宫多德之。故夫人于后主有私，不唯不妒，愈加亲热。自此夫人常召入宫，留宿过夜。在摩诃面前，只言被丽华留住，不肯放归。摩诃是直性人，始初信以为实，也不十分查问。其后风声渐露，知与后主有奸，不胜大怒，因叹道：“我为国家苦争恶战，干下无数功劳，才得打成天下。今嗣主不顾纲常名分，奸污我妻子，玷辱我门风，教我何颜立于朝廷！”因此把忠君为国的心肠，遂冷了一半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隋兵既起，贺若弼自北道争先，韩擒虎自南边开路，军马渡江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沿江守将，望风尽走。俄而若弼进据钟山，顿兵白土冈，擒虎帅步骑二万，屯于新林，内外大恐。时建康甲士，尚有十余万人。后主素懦弱，不达军事，台内处分，一委施文庆。文庆务为壅蔽，诸将凡有启请，率皆不行。先是贺若弼之攻京口也，袁宪请出兵迎击，后主不许。及弼至钟山，宪又曰：“弼悬军深入，营堑未坚，出兵掩袭，可以必克。”又不许。及闻隋兵百万尽行压境，后主始惧，乃召摩诃、任忠等于内殿，商议军事。摩诃不语，忠曰：“兵法客贵速战，主贵持重，今国家足食足兵，宜固守台城，缘淮立栅。北军虽来，勿与交战，分兵断江路，无令彼信得通。给臣精兵一万，金翅艘三百，乘江而下，径掩六合。彼大军必谓渡江将士已被俘获，自然挫气。淮南土人皆与臣有旧，今闻臣往，必皆景从。臣复扬声欲往徐州，断彼归路，则诸军不击自去。待春水既涨，上江守将周罗喉等必沿流赴援，此良策也。”后主不能从。

明日，歔然曰：“兵久不决，令人腹烦。可呼萧郎出兵一击。”孔范从旁赞之，且曰：“歼尽丑虏，当为陛下勒石燕然。任忠叩头苦请勿战，不从。谓摩诃曰：“卿可为我一决。”摩诃曰：“从来行阵，为国为身，今日之事，兼为妻子。”后主大喜，乃使鲁广达陈于白土冈，居诸军之南，任忠次之，孔范又次之，摩诃一军最在北。诸军相去，南北亘二十里，首尾进退，各不相知。贺若弼将轻骑登山，遥望众军，因即驰下，帅甲士八千，勒阵待之。摩诃以后主通其妻，全无战意。唯鲁广达与弼相当，摧坚陷阵，所向披靡，杀死隋将士三百余人。隋师退走，弼见追兵至，辄纵烟以自隐。陈人既胜，将士各将所得首级，走献陈主求赏。弼知其骄惰，乃引兵趋孔范，范兵暂交即退。诸军顾之皆乱。隋兵乘之，遂大溃，死者五千人。摩诃既不退，又不战，遂被擒于阵。弼命斩之，摩诃颜色自若，乃释而礼之，摩诃遂降。任忠驰马入台，见后主曰：“兵已败矣，臣实无所用力，奈何？”后主与之金两滕，使募人出战。忠曰：“陛下唯具舟楫，就上流诸军，臣当以死奉卫。”言罢即出。后主信之，乃令宫人束装以待。那知任忠已怀叛志，驰至石子冈，正遇韩擒虎军来，便下马迎降。擒虎大喜，遂相与并进，直入朱雀门。台军欲拒，忠挥之曰：“老夫尚降，诸军何事相抗？”众闻之皆散走。于是城内文武百官并遁。

斯时，后主身旁不见一人，唯袁宪侍侧，因谓之曰：“朕从来待卿，不

---

勒石燕然——燕然，山名。东汉窦宪破北单于，登燕然山，勒石纪功而还。事见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。  
滕（téng，音藤）——同“滕”，布袋。

胜余人。今人皆弃我去，唯卿独留，不遇岁寒，焉知松柏？非唯朕无德，亦是江东衣冠道尽。”言罢，遽欲避匿。宪正色曰：“北兵之入，必无所犯。大事如此，去将安之？臣愿陛下正衣冠，御正殿，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。”后主不从，下榻急走，曰：“锋刃之下，未可儿戏，朕自有计。”从宫嫔十余人，奔至后堂景阳殿，将投于井。袁宪自后见之，以身蔽井，后主与争，久之得入。

宪恸哭而去。时隋兵入宫，执内侍问曰：“尔主何在？”内侍指井曰：“在是。”窥之正黑，呼之不应，欲下石，乃闻叫声。以绳引之，怪其太重，及出，乃与张贵妃、孔贵妃同束而上。众大笑。

先是，沈皇后性端静，寡嗜欲，后主遇之甚薄。张贵妃宠倾后宫，后澹然退处，未尝有所忌怨。及隋兵入，居处如常。太子深年十五，闭阁而坐，独舍人孔伯鱼侍侧。军士叩阁而入，太子安坐，劳之曰：“戎旅在途，得无劳乎？”军士咸致敬焉。

话分两头。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，鲁广达犹督余兵苦战不息，复杀隋军数百人。会日暮，乃解甲，面台再拜恸哭，谓众曰：“我身不能救国，负罪深矣。”士卒皆涕泣歔歔，遂就擒。弼夜烧北掖门入，闻擒虎已执叔宝，呼视之，叔宝惶惧，流汗股慄，向弼再拜。弼谓之曰：“小国之君，当大国之臣，拜乃礼也。入朝不失作归命侯，无劳恐惧。”乃幽之德教殿，以兵守之。

却说晋王广素慕丽华之美，私嘱高颀曰：“公入建康，必留丽华，勿害其命。”颀至，召丽华来见，曰：“美固美矣，但太公蒙面以斩妲己，我岂可留以误人？”乃斩之于青溪。晋王闻之，怅然失望，曰：“昔人云：‘无德不报。’我有以报高公矣。”于是晋王整旅入建康，以施文庆受委不忠，曲为谄佞，以蔽人主耳目；沈客卿重赋厚敛，以悦其上；与太市令杨慧郎、刑法监徐析、都令史暨慧，指为五佞，并斩于石阙下，以谢三吴之人。使记室裴矩收图籍，封府库，资财一无所取。陈人贤之。

且说当初陈高祖杀了王僧辩一家，只道王氏已绝，那知僧辩尚有一子遗下，名颀。当合家被难时，颀尚在襁褓，亏得乳母挈之以逃，流离北土。及壮，仕隋为仪同三司，隋师伐陈，从军南来。及陈亡，欲报父仇，乃结壮士数十人，饮以酒而谓之曰：“吾家与霸先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愿藉诸君之力，发其墓，毁其尸，以舒夙恨。有罪我自当之。虽死不悔。”众皆许诺，乃夜往，发陈祖陵，开其棺，尸尚不腐。跪而斩之，焚骨取灰，投水而饮之。曰：“今而后可以报吾父于地下矣。”天明自缚，叩首于军门，请正擅命之罪。晋王重其义，承制赦之。闻者，莫不感叹。

再说水军都督周罗 守江夏，与秦王俊相持逾月，隋兵不得进。又荆州刺史陈慧纪，与南康内史吕忠肃，据巫峡，于北岸凿石，缀铁锁三条，横绝中流，以遏隋船。杨素奋兵击之，四十余战，杀死隋兵五千余人，素不能克。及建康平，晋王广以后主手书，招上江诸将。罗 乃与诸将大临三日，放兵降隋。慧纪、忠肃亦解甲投诚。杨素乃得下至汉口，与秦王俊会。将次湘州，有兵守城，不得进。素遣别将庞晖进兵攻之，举城欲降，湘州刺史、岳阳王叔慎年十八，置酒会文武僚吏，酒酣，拍案叹曰：“君臣之义，尽于此乎？”长史谢基伏而流涕，司马侯正理奋袂起曰：“主辱臣死，诸君独非大陈之臣乎？今国家有难，实致命之秋也。纵其无成，犹见臣节。青门之辱，有死不能。今日之机，不可犹豫。后应者斩！”众咸许诺，乃具牛马币帛，诈降于庞晖，诱之入城。叔慎伏甲门口，晖至，斩之以徇。于是建牙勒兵，招合士

众，数日之中，得兵五千人。衡阳太守范通、武州刺史郗居业，皆举兵助之。素闻暉死，率大军继进。叔慎与战大败，遂被擒。秦王俊斩之于汉口，其党羽皆死。

又岭南未有所附，数郡士民共奉高凉郡太夫人洗氏为主，号“圣母”，保境拒守。晋王遣柱国韦洸安抚岭外，至南康不得进，乃以叔宝书遗夫人，谕以国亡，使之归隋。夫人集首领数千人，向北恸哭，谓其孙冯魂曰：“昔武帝起兵吴兴，我决其必成大事，故使汝以兵助之，后果代有梁业。我家累受其恩，曾几何时，子孙不能守，把锦绣江山，尽付他人之手，曷胜浩叹。我以一隅之地，何敢与天下相抗。”乃遣使迎洸。洸至广州，晓谕岭南诸州，无不归顺。于是陈国皆平。得州三十，郡一百，县四百。三月己巳，送叔宝与其王公百司，并诣长安，陈氏遂亡。后人有长歌一篇，记其荒亡之迹云：

南朝天子爱豪奢，芙蓉为国颜作霞。不临朝右明光殿，只恋宫中桃李花。自矜文藻超凡俗，咳吐随风散珠玉。批风抹月兴无涯，品燕评莺意不足。风流性格夸作家，终朝相对人如花。新词艳句推江总，浅笑轻颦斗丽华。朱楼翠殿飘香远，舞榭歌台云雨满。蓬莱瀛海艳神仙，结绮临春起池馆。朱甍画栋接青霄，云作窗棂虹作桥。龟网罟罟金落索，龙纹屏障玉镂雕。珊瑚座映琉璃榻，绣带珠帘银蒜押。氍毹海上锦云来，翡翠瓶中琼树插。锦筵罗列山海珍，猩唇龙脯堆纷纭。玛瑙盘倾霞灿烂，珍珠红滴香氤氲。纷纷仙乐奏新声，君王欢笑侧耳听。只道升平难际会，冰轮莫负今宵明。昭仪妙句矜无比，学士清词杂宫徵。脂香粉腻惹朝衫，巧笑低吟喜娇美。通宵褻狎两不嫌，但称丽句谐穠纤。声娇语脆醉人魄，音入肺腑如胶粘。谱得新声中音律，后庭玉树真奇绝。莺喉慢啭神欲飞，荡志惊魂意欢悦。朝歌暮乐无已时，君臣放浪疑狂痴。只知裙底情无限，那惜眉头火莫支。一朝兵马邻封起，百万旌旗焕罗绮。文章告急如不闻，犹说妖娆贵妃美。陈情袁宪拼白头，痛哭欲解危城忧。邪臣妄议恃天险，长江万里轻戈矛。君臣大笑仍欢乐，饮酒征歌相戏谑。不知天上下将军，御座孤身无倚着。袁宪忠言总不知，临危犹是恋宫妃。三人入井计何拙，千古胭脂辱并嗤。王气金陵且消歇，晋王好色心偏热。谁知宫里貌如花，化作营中剑铓血。荒淫破国忆陈隋，瞬息兴亡致足悲。虎踞龙蟠佳胜地，年年惟见鸱鸢飞。

先是，武帝受禅之后，梦有神人自天而下，手执玉策金字，北面授帝曰：“陈氏五帝，三十二年。”屈指兴亡，适符其数。又后主在东宫时，有鸟一足，集于殿庭，以嘴画地成文曰：

独足上高台，盛草变为灰。欲知我家处，朱门当水开。

后有解之者曰：“独足”指后主亡国时，独行无众。“盛草”言荒秽之状，隋承火运，草遇火，则变为灰矣。及后主至长安，同其家属馆于都水台，门适临水，故始句言“上高台”，结言“当水开”也。其言皆验。

却说后主至京，朝见隋帝，帝赦其罪，给赐甚厚。数得引见，班同三品，每预宴，恐致伤心，为不奏吴音。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：“既无秩位，每预朝集，愿得一官号。”帝曰：“叔宝全无心肝。”监者又言叔宝常醉，罕有醒时。帝问饮酒几何，对曰：“与其子弟日饮一石。”帝大惊，使节其饮。既而曰：“任其性可耳，若节其酒，教他何以过日？”又诏陈氏子弟在京城

---

批风抹月——犹吟诵风月的意思。

罟罟（gǔ sǔ，音伏思）——指屏风。

银蒜——帘押。

氍毹（qú shū，音渠书）——毛织的地毯。

冰轮——指月亮。

者，分置边郡，给田业，使为生。岁时赐衣服以安全之。其降臣江总、袁宪、萧摩诃、任忠俱拜仪同三司。帝嘉袁宪雅操，下诏以为“江东称首”，谓群臣曰：“平陈之初，我悔不杀任变奴。受人荣禄，兼当重寄，不能横尸徇国，乃云无所用力。与弘演纳肝，何其远乎？”又晋王之戮陈五佞也，未知孔范、王瑳、王仪、沈攸之之罪，故得免。及至长安，事并露，帝乃暴其罪恶，投之边裔，以谢吴越之人。见周罗 慰谕之，许以富贵。罗 垂泣对曰：“臣荷陈氏厚遇，本朝沦亡，无节可纪。得免于死，陛下之赐也，何富贵之敢望？”贺若弼谓罗 曰：“闻公郢汉起兵，即知扬州可得。王师利涉，果如所料。”罗 曰：“若得与公周旋，胜负亦未可定也。”顷之拜仪同三司，有裨将羊翔，早降于隋，伐陈之役，为隋乡导，位至上开府仪同，班在上。韩擒虎于朝堂戏 曰：“不知机变，乃立在羊翔之下，毋乃愧乎？” 曰：“仆在江南，久承令问，谓公天下节士，今日所言，殊乖所望。”擒虎有愧色。

先是常侍韦鼎聘于周，遇帝而异之，谓帝曰：“公当大贵，贵则天下一家。岁一周天，老夫当委质于公。”帝谦谢不敢当。及至德之日，鼎在江南，尽卖其田宅。或问其故，鼎曰：“江东王气尽于此矣。吾异日当归葬长安耳。”至是陈平，帝召鼎为上仪同三司。

叔宝尝从帝登邗山侍饮，赋诗曰：

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

太平无以报，愿上东封书。

因表请封禅，帝优诏答之。他日复侍宴，及出，帝目之曰：“比败岂不由酒，以作诗之功，何如思安时事？朕闻贺若弼渡京口，其下密启告急，叔宝饮酒不省。高颉至日，犹见启在枕下，尚未开封。此诚可笑，盖天亡之也。”叔宝卒于仁寿四年之十一月，时年五十二。赠长城县公。盖自南北分裂，晋元帝建都金陵，号曰东晋，传十一主，共一百零四年。刘宋受禅，凡八主，共六十年。萧齐代兴，凡七主，共二十四年。梁武继统，凡四主，共五十六年。陈氏代梁，凡五主，共三十三年。统计南朝年代，共二百七十七年。金陵王气始尽，隋家并而有之，天下遂成一统云。诗曰：

渠大英雄作帝王，威加海内气飞扬。

三秦 才睹衣冠旧，何太匆匆归建康。

南宋

一木难支大厦倾，愍孙血染石头城。

褚王并是天家戚，舅氏江山付道成。

南齐

保有江东四十秋，疆圉无恙若金瓯。

只缘梁祚应当尽，天使昭明不白头。

南梁

当代人豪数霸先，文宣继统亦称贤。

《后庭》一曲风流甚，断送东南半壁天。

南陈

陈后主不理国政，惟以风流为事，诸臣正直者少，谄佞者多，所以纲纪败坏，不可收拾。及敌兵压境，不听袁宪忠言，尚悦佞人献谀，不亡何待？

---

班——指官职，官序。

三秦——今陕西一带，本为秦国旧地，项羽灭秦以后，分为雍、塞、翟三国，故称为三秦。

乃至与张、孔同入于井，可羞之甚。其得保首领以没，幸矣。皇后、太子，尚能不失大体，可敬，可敬。袁宪虽亦降隋，乃忠于陈，竭尽心力，至不得已而降之，亦可原矣。结处统括全部，分画年代，条理井然。不似时手做到后来，全无收煞，只图了事者可比。此作手之书，超迈流俗，有目者自能辨之。

## 北史演义

### 第一卷 魏宣武听谗害贤 高领军固宠献女

粤自炎汉之末，天下三分：曹操夸有中原，孙权雄据江东，先主偏安西蜀，鼎峙者数十年。司马氏兴，篡魏、灭蜀、吞吴，四海一统。晋武帝崩，惠帝继立，庸懦昏愚，贾后乱政，诸王日寻干戈，遂成五胡之乱。刘渊称汉，李特号蜀。刘曜继汉而称前赵，石勒灭曜而称后赵。前秦则苻氏，后秦则姚氏，西秦则乞伏国仁。燕则前有慕容廆，后有慕容垂，西为慕容冲，南为慕容德。其后冯跋据昌黎，又称北燕。凉亦分四：前凉张轨，后凉吕光，南凉秃发乌孤，西凉李暠，北凉沮渠蒙逊。而赫连勃勃据朔方，国号大夏。晋之子孙在北者屠灭殆尽。唯琅琊王睿系宣帝曾孙，相传其母夏侯妃通小吏牛金而生。当日见中原大乱，遂同西阳王蒙等渡江南来，众遂奉之为君。延西晋之统，而弃中州于不问，一任五胡云扰，互相吞噬。于时拓拔珪兴于代北，改代称魏。乘燕慕容氏衰，南取并州，东举幽、冀，国日以大。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帝位，建都平城，是为道武皇帝。道武殂，明元帝立。明元殂，太子肃立，是为太武帝。其时诸邦皆灭，唯北凉、北燕、夏三国尚存。太武悉平之，除却东南半壁，中土皆为魏有。太武殂，延及文成、献文，国家无事。孝文即位，宽仁慈爱，精勤庶务，以平城地寒，迁都洛阳，改称元氏。性好读书，善属文，诏策皆自为之。好贤乐善，百姓皆安，天下大治。魏世称为极盛。使承其后者克肖其德，则魏业之隆，再传之千世万世，何至一传而后奸雄并起，遂成高氏、宇文氏篡夺之祸哉！贾子曰：“天下，大器也。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。”语云：“物必先腐也，而后虫生之。”自古败亡之祸，未有不自朝廷无道始也。

话说魏自孝文帝崩，太子恪立，是为宣武帝。帝年十六，不能亲决庶务，委政左右近臣。最用事者，国丈于烈、皇舅高肇。肇又尚帝姑高平公主，与于烈并为领军，手握重兵，权重一时，群臣侧目，虽诸王亦皆畏之。时有咸阳王元禧，系献文帝子，与于烈不睦，见帝宠信他，屡加显职，而身为帝叔反遭疏忌，深怀怨望，府中蓄养丁壮，招纳四方术数之士。与御前直寝符承祖、薛魏孙，黄门侍郎李伯尚，直阁将军尹龙武结为死党，耑待朝廷有衅，从中举事。一日，帝将驾幸北邙，六军从行。禧谓承祖、魏孙曰：“主上出幸，京师虚弱。汝等为侍驾臣，朝夕在侧，图帝甚易。吾起于内，汝应于外，大事可立成。富贵共之。”二人应诺而去。次日，遂集其党数十人，在城西宅内同议起兵。尹龙武曰：“主上虽出，高肇、于烈留守，必有严备，府中兵士何足以济？贸然为之，恐无成而受祸，王宜缓之。”伯尚亦以为不可。于是众皆疑惧，其谋遂寝。

再说帝在邙山，因天气酷热，乃止于山之浮屠阴处，摆设卧具，假寐帐中。直寝薛魏孙、符承祖先预逆谋，而咸阳疑惧中止却未知之。魏孙见帝睡熟，将利刃藏于衣底，便欲行刺。走至帐下。见帝容貌如神，未敢下手。承祖从后牵其衣曰：“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癞，汝何利乎？”魏孙持刀而退。帝

殂（cú，音粗（阳平））——死亡。

贾子——西汉贾谊。

浮屠——此指佛塔。

开眼见二人密语，形状闪烁，忙即起身。时于烈之子于登亦司直寝，适至阶下，帝遂呼令执之。随驾者俱到，搜出利刃，将二人背剪。帝亲拷问，二人料难瞒隐，大呼曰：“非臣敢反，乃咸阳王教臣如此耳！”帝大惊，遂囚二人于幕下。忽御前军士奏报，拿获一人刘小苟，系咸阳亲卒，来告咸阳反状。帝讯之得实，恐京师有变，深为疑惧。于登奏曰：“臣父为领军，必无所虑。”帝乃遣登飞马入京观之。登至京，其父于烈已下令严备。使登回奏曰：“臣虽朽迈，心力犹足。禧等猖狂，不足为虑。愿帝徐还，以安人心。帝闻奏大悦，谓登曰：“朕嘉卿忠款，赐卿以忠为名。”于是于登改名于忠。帝遂连夜起驾，五更即抵皇城。入宫后，即着于烈父子领兵去捉咸阳。

且说咸阳王谋叛不成，心不自安，尚不知事已败露，与两个爱姬申屠夫人、张玉妹宿于洪池别馆。夜半左右来报，有千万马嘶之声从洪池西北而来。王大惊，知事泄，急上马走。二姬及心腹二三十人亦狼狈上马，相从而逃。行未数里，两姬在后，已被捉去。从人皆散，单存尹龙武一人。因向龙武道：“今投何处去好？”龙武道：“不如投梁。”盖其时南朝已易四代，正值梁武开基，故龙武劝其南奔。咸阳不应，龙武道：“我生死从王，今追兵已近，奈何？”行至柏坞岭，于烈父子追及，遂与尹龙武一同被执，解至洛阳。帝命囚之华林都亭，使军士守之。时热甚，帝敕断其水浆，咸阳渴闷垂死，侍中崔光见而怜之，进以酪浆升余，王始苏。

却说咸阳兄弟七人：长孝文、次咸阳、三赵郡王、四广陵王、五高阳王、六彭城王、七北海王。昆弟中唯彭城王勰最贤。当日闻咸阳反事，不胜悲悼，因在帝前与诸王大臣共议咸阳之罪，劝帝斥为庶人，幽之内省，尽其天年。帝未决。于烈、高肇共奏道：“咸阳无父无君，死罪难赦。”帝从之，乃命归旧邸，并其妃李氏同日赐死；幽其子女，党叛者皆斩；籍没财产，以赐高、于两家；选其歌姬舞女，充入内廷。有旧宫人感咸阳之恩，作歌悲之。其歌曰：

可怜咸阳主，奈何作事误。金床玉几不能眠，夜宿霜与露。洛水湛湛弥长岸，行人那得渡。

其歌流至江表，北人之在南者闻之，无不洒泪。

再说彭城友爱异常，当日不能救咸阳之死，心甚惨戚。后又闻其长子元通逃往河内太守陆琇家，琇不念旧恩，杀之，封首入朝，心益悲痛。故不遇朝谒，终日在府闷坐。一日，有天使来召，入朝见帝。帝赐坐，启口道：“有一事劳卿，卿为朕玉成之。朕大婚三载，尚无子嗣。今闻已故皇舅高偃有女秀娥，年十六。前日高平公主来朝，称说其女才色兼备，德貌无双。朕欲纳之，烦卿去宣朕意。”彭城知事出高肇，欲图椒房之戚以固其宠，便奏道：“此系文昭皇后侄女，于陛下为表姊妹，不宜充作妃嫔。”帝曰：“此却何害。朕欲遣卿去者，观其色果何如耳。”彭城不敢违，先至肇家，宣达帝意。然后与肇同至偃府，肇令秀娥出见，果然天姿国色。暗想：“此女入宫，必得帝宠。但眼俊眉丰，恐无淑德。况肇非良善，现已恃宠弄权，将来又得内援，必更横行无忌，贻祸国家。”因即起身相别，回奏道：“此女虽有颜色，但轻盈而无肌骨，恐非受福之人。”帝闻奏，遂置不问。肇知之，深怨彭城。一日，帝坐便殿，直寝于忠侍。帝偶言：“高偃女有美色，彭城言其福薄不可入宫，朕甚惜之。”忠亦与彭城不睦，因言：“彭城误我主矣，此女美丽如仙，岂无异福？”帝遂决意纳之，使命有司具礼迎入。帝见秀娥芳华淑质，

---

椒房——后妃住的宫殿用椒和泥涂壁，温暖有香气，取多子之义，后用为后妃的代称。

光采动人，后宫罕有其匹，不胜惊喜。是日，即册为贵嫔，宠冠六宫。于是疑彭城为欺己，益加恩高氏。

且说魏自孝文以来，崇尚佛教，大兴寺院，王侯贵家女子有入道修行者。武安伯胡国珍之妹在胡统寺为尼，号曰静华真净禅师，以家门贵显住持山门。国珍夫人皇甫氏久无生育，于太和十三载忽然怀孕，生下一女，红光紫气照耀一室，国珍奇之。有卜人赵明者，密令卜之。赵云：“此女大贵，异日当为天下母，但恐不获善终。”国珍大喜，名之曰仙真。此即武灵胡太后也。后夫人又生一女，名曰琼真。夫人早卒，二女皆幼。净师哀其无母，携仙真入寺抚养。仙真渐长，性质聪明，妙通文墨，圣经佛典一览便晓，容色更极美丽。净修初欲收之为徒，恐其不了。年十六，送归国珍。时帝以皇嗣不生，引僧道于朔望日在式乾殿广修善事，召集诸王、驸马、宰辅大臣，讲求佛典。又斋僧众于广阳门以求太子。后亦延召女僧，于后宫诵佛求福。国珍妹净师亦入讲经。于后见其精通佛典，甚加敬重。每入宫辄二三月不出，朝夕谈论，情意投合。一日，后语净师曰：“师在外见有良家女子才色兼备者乎？”净师道：“有。”后问：“谁家之女？”净师道：“尼兄国珍之女。年十七，名仙真，才貌德性，世无其偶。”后曰：“汝能引来一见乎？”净师道：“娘娘欲见此女，尼即带他来见。但宫禁深严，出入恐于未便。”后曰：“汝奉我命有何干碍？”净师应诺而去。遂到胡国珍家，传述于后之命欲见仙真，着他带领入宫。国珍道：“女孩儿家从未识朝廷礼数，如何见得帝后？”净师道：“侄女自幼聪慧，入宫见驾断不至于失礼。况有我在，可以无忧。”因向仙真道：“后命难违，定当从姑入见。汝心惧否？”仙真曰：“后犹母也。以女见母，何惧之有？”国珍、净师闻之皆喜。次日五更起身，遂同净师入宫。宫门上见是净师，往来惯熟，便即放入。净师先至后前奏知，然后带领仙真跪在金阶，行朝拜之礼，口呼娘娘千岁。于后便命平身，召上赐坐。细看仙真，态度端凝，容颜美丽。启口之间不但声音清楚，亦且应对如流，心中大喜。仙真初入大内，不敢久留，便即告退。后以明珠一粒赐之。仙真拜谢。内侍送出宫门，自有家人迎接回府。净师亦欲辞出，于后道：“师且莫归，我尚有话与你说。”未识于后所言何事，且听下回细讲。

## 第二卷 于皇后暗中被弑 彭城王死后含冤

再说于后留住净师不放，净师只得住下，启问有何旨意。于后道：“我因皇嗣未生，欲采良家之女，以充嫔御。今见汝兄之女才貌若此，正堪作嫔王家。我当奏知官家，纳之后宫。汝意以为可否？”净师道：“此女蒙娘娘不弃，便是莫大之恩了。但臣兄素爱此女，臣尼不能作主，须与臣兄言之。”于后道：“汝兄胡国珍亦朝廷大臣，自当待其心肯，方可相召。卿今速回，与尔兄言之。”净师奉了于后之命，即到国珍家来。斯时仙真方归，正在堂中告诉于后相待之厚。忽报净师至，父女接见，两下坐定。净师道：“方才正宫有命，以嫔嫗未备，欲选淑女，甚爱仙真德性温柔，仪容俊雅，欲奏知天子，纳于后宫。特命我来作合，未识兄意允否？”国珍道：“后虽宽仁，而高妃正当宠幸。我女入宫，恐终见弃，是误他终身了。窃以为不可。”净师道：“兄不忆卜者言乎？进宫以后若生太子，贵不可言矣。”因回顾仙真道：“汝意云何？”仙真道：“身为女子，恨不能置身通显，光耀门闾。入宫倘有遭际，亦可荣及父母，此儿之愿也。”国珍见女已允，不好推却。净师入宫复命。

明日，即有天使聘召，国珍只得送女进宫。帝见仙真虽不及高妃之美，而容颜亦复不群，因即拜为充华。后见之，愈加欢喜，拨给宫女十二名，赐居紫华宫。充华自念帝眷若此，朝夕便得承幸。那知正值高妃得宠之时，帝无心别恋，在宫数月，不得见帝一面。于后不悦曰：“帝若无情此女，吾误之矣。”一日，充华来朝，后命之曰：“今日圣驾必来吾所，吾邀帝同至汝宫。汝速回去，设宴以候。”充华领命。未几，帝与后果至，充华接驾。帝赐坐于旁，后谓充华曰：“今日驾来，汝不可不作主人。”充华设宴上来，帝与后上坐，身自陪饮。也是充华福至心灵，顾问之际，语语合意，帝大悦。后曰：“闻汝善箫，试吹一曲佐酒。”充华承命，便取出玉箫吹弄。果然声情婉转，余韵绕梁。帝心益喜，留连至晚，不觉沉醉。后命宫女扶帝入寝，谓充华曰：“今夕承恩，小心侍驾。”言毕起身而去。是夜，充华方沾雨露。至次日，帝始知在充华宫中，追思昨日之事，笑曰：“后真世间贤妇也。”自此充华常得恩幸。六宫闻之，皆颂于后之德，愿其早生太子。未几，后果怀孕，弥月之后，遂生一子。帝大喜。群臣入贺。下诏蠲免粮税，尽赦轻重罪犯，虽谋逆子孙亦蒙释放。于是元禧之子元翼等亦蒙赦出。彭城哀其孤苦，收养在家。

元翼年已十七，痛遭家变，泣告彭城道：“父死五年，尚埋浅土，愿叔父怜之，如得奏知天子，许以改葬，虽死无憾。”彭城念其孝心，带领元翼入朝，将改葬咸阳之意乞恩于帝。帝怒曰：“逆臣之子得蒙赦宥，已邀宽典，何得更为渎奏！”深责彭城。元翼归，见帝怒未息，惧有后祸，遂同元昌、元晔乘间南奔，梁武纳之，封其职如父。边臣以闻，高肇因言于帝曰：“元翼之叛，彭城实纵之。”帝于是不悦彭城。肇又因于后生子，帝宠日隆；高妃无出，惧后宠衰，密使人授计于妃，令其害后母子。

一日，正遇于后诞辰，众妃嫔皆朝贺，后皆赐宴。帝与后上坐，余以次列坐。宴罢，高妃奏帝道：“妾感娘娘大恩，愧无以寿。明日妾有小酌，欲

---

官家——指皇帝。

蠲(juān, 音捐)免——免除赋税、徭役。

屈陛下与娘娘驾临迎仙宫，以尽一日之欢，望陛下鉴纳。”帝谓后曰：“不可负妃诚意，朕与卿须领其情。”后依帝言，高妃拜谢。明日，帝与后共宴于高妃所。宴后归宫，后胸中若有宿物，忽忽不乐。三日后，对帝泣道：“妾近有疾痛，患莫能救，恐将长别陛下。愿陛下抚视太子，使得长大，妾万幸矣。”言讫遂崩，年止十九岁。帝甚悲痛，合宫皆哭。众尽疑高妃所害，而不敢言。高妃既害后，微闻宫中人言籍籍，因念太子日后若知，必怨高氏，贻祸不小。适太子有小疾，因密与肇谋，贿嘱御医王显下药害之，太子遂亡。众人共知高氏所为，而帝亦不究。盖自高妃擅宠于内，高肇用事于外，虽于烈父子亦不敢与抗也。

肇尤忌宗室诸王，每在帝前百端离间。北海王元祥为人放荡不节，然无大过。与肇不和，肇谮之于帝，言其党结私人，意在谋反。帝信之，收付大理寺，废为庶人。肇密使人杀之。京兆王元愉，孝文第三子，帝之弟也，性气暴急，却爱文学，招延名士，朝野称之。亦为高肇所忌，进谗于帝曰：“元愉近见陛下丧了王子，喜动颜色，谓以次当授天位。近日大散财帛，招合羽党，恐非社稷之福。”又言因瑶姬事常常怨望朝廷。先是元愉正妃于氏，即于后妹。及愉为徐州都督，纳杨氏女，名瑶姬，容貌昳丽，歌舞绝伦，宠之专房，遂疏正妃。妃怨之，还朝诉之于后，且言瑶姬有子，将来必至夺嫡，恐为所制。后怒，立召瑶姬，责其轻慢主母，恃宠无礼之罪。命将所生子归于正妃抚养，姬不从。后大怒，乃剪其发，幽之后宫普陀寺数月，然后放归。帝因后言，亦屡责元愉。元愉深以为怨。故肇言及之，帝闻不能无疑，即下敕收勘。诸王宾客，惟京兆王门下居多，帝怒，斩其最宠者三人，余皆流徙外郡。召王入内廷，杖之五十，出为冀州刺史。左右亲王皆不敢救，唯彭城王泣谏曰：“元愉年纪尚幼，留之京中可加教训。若委以外任，谗间易行。一旦奸人构成其罪，恐陛下不能全手足之爱。”帝曰：“王法无亲。此事叔不要管，朕有一事欲与叔议。”遂命百官尽退，独留诸王赐坐。帝曰：“朕自于后弃世，中宫久虚。今欲册立高妃为后，诸王以为可否？”彭城谏道：“私门贵盛，非国家之福。妃叔高肇身为皇舅，又尚主为驸马，尊荣极矣。居心不公，屡惑圣聪。若复立其侄女为后，于高氏又增一戚，器小易盈，必不利于王家。愿陛下别选名门以正坤位。帝勃然色变，复问诸王。诸王知帝意已定，皆唯唯。盖高妃承宠，帝已私许为后，故彭城之言不入。正始五年七月甲午日，帝临大朝，颁诏天下，册立高妃为皇后。群臣上表称贺。肇因彭城有谏阻之言，益怀怨怒，思有以中之。

再说京兆王元愉自以无罪被黜，心怀怨恨。又闻高肇数在帝前谗间骨肉，不胜忿激，遂据冀州反。引司马李遵同谋，诈称得清河王密启，云高肇弑逆，天子已崩，四海无主。为坛于信都之南，即皇帝位，改元延平。引兵向阙，以讨弑君之贼。长史杨灵、法曹崔伯骥不从，杀之。邻郡闻其反，飞马入京奏报。帝闻大惊，谓高肇道：“汝言信不诬矣。”遂命都督李平发兵讨之。先是彭城王曾保举其母舅潘僧固为长乐郡太守。郡属冀州。元愉反，逼之从军。肇便欲借此以为彭城罪，因奏道：“元愉之反，彭城王实使之。现今其舅潘僧固在元愉军中为谋主。彭城将为内应，须先除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帝未遽信，谓：“彭城叔先帝尝称其忠，决不至此。”肇见其言不行，暗想欲害彭城，必得其私人首告，帝方不疑。乃密诱其手下中郎将魏偃向、防阁将军

高祖珍，引入密室，谓之曰：“汝知尔王反乎？与元愉通谋，令舅僧固助逆，帝已知之矣。”二人道：“我大王素忠于国，必无此事。”高肇曰：“汝等罪同反逆，死在目前，尚有何辩！”二人大惧，伏地求救。肇乃曰：“若欲保全性命，当在中书门下首告彭城反状。不惟免死，且蒙重赏。”二人惧而从之。明日，肇到中书省，二人果来首告。便将首词呈进，奏道：“彭城善结人心，非咸阳可比。今反状已著，若不除之，恐祸生旦夕。昔成王诛管蔡，亦此意也。”帝尚犹豫，肇又道：“陛下若不忍显加诛戮，托以赐宴，召入宫内杀之。”帝然其言，乃命设宴麒麟殿中，遍召王叔王弟同来赴宴。

是日，彭城正妃李氏正当临产，天使来召，固辞不去。帝不许，连遣二十余使，相属于道。彭城心疑：“何相召之急若此？莫非帝心有变，将不利于我？”遂进别夫人李氏道：“帝命难辞。看来此行凶多吉少，只怕无复相见之日。”言之泪下。夫人道：“只因吾王谏阻立后，结怨高氏，妾心常怀忧惧。今日此去倘被暗算，奈何？”正忧虑间，忽报天使又至，彭城遂出外堂。方欲登车，内使又报夫人生下一子，请王入视。彭城重复进房，细看新生之儿，相貌端好，叹道：“儿虽好，恐我不及见儿成立。”随取笔写“子攸”两字，命名而出。此子即魏孝庄帝也。于是入朝。帝问：“叔来何迟？”彭城奏道：“臣妻生子，故迟帝召。”帝不语，但命诸王入席，因言：“今日须当畅饮，以副朕怀。”众皆遵旨饮宴。至夜，诸王皆醉。笙歌间作，灯烛辉煌，已是二更时分。华筵狼籍，乐声将歇，皆谢恩求退。帝传旨诸王都不消回府，即在宫中各就安处。帝便起驾入宫。二侍者引彭城入中常寺省，床帟衾枕无一不备。王虽有酒，却尚未醉，倚床独坐。良久，有内侍禀道：“时已二鼓，大王该安寝了。”彭城宽去袍带，方欲就寝，忽见左护卫元珍领武士数十，手执利刃，持药酒而入。彭城不觉失色，忙问何事。元珍道：“有诏赐王死。”彭城曰：“我得何罪？”元珍道：“帝以王遣潘僧固私通元愉，通同谋反。有王亲臣魏偃向、高祖珍首告，故赐王死。”王曰：“愿请一见至尊，与告者面质，虽死无怨。”元珍道：“至尊那可得见。”彭城叹道：“此非帝心，必出自高肇意。”武士见其迟疑，逼之立饮药酒。又不能即死，武士持刀刺杀之。时年三十三岁。明日有旨，彭城昨夜饮酒过多，薨于禁中。乃以锦褥裹尸，送之归府。朝臣皆为流涕。妃李氏抚尸哭曰：“高肇何仇，害我贤王？”士民闻之，莫不歔歔叹息。帝知人心哀怨，欲掩杀叔之名，诏百官临丧，厚加祭赠，谥曰武宣。以长子嗣为彭城王，拜李氏为彭城国太妃，以慰其心。自此诸王贵戚莫不丧气，而政权尽归高肇矣。但未识元愉之反作何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卷 改旧制胡妃免死 立新君高肇遭刑

且说京兆王元愉反于冀州，起兵三月，邻郡不附。招集乌合之众，屡次丧败。仅据信都一城，将士尽怀离志。忽报朝廷差都督李平领大兵数万来剿，人人丧胆，谁敢迎敌。大兵一到，把四门围住，架起火炮，日夜攻打。李平见他势已穷蹙，便招他投顺，庶可免死。此时元愉内无良将，外无救兵，看看城破在即，追悔无及，只得纳款军门，以凭朝廷处置。李平兵不血刃，遂拔冀州。捷报到京，帝大喜，诏李平班师，解元愉入京。帝聚集朝臣，议元愉之罪。高肇奏道：“逆愉之罪过于元禧，当以禧罪罪之。”帝不忍曰：“朕念先皇爱愉之情，当免其死。”众臣称善。唯肇不悦，退归府中，便遣手下勇士高龙，吩咐道：“汝星夜迎去，一至军中，速将元愉杀死。”嘱李平莫泄，只言怨愤身亡，主上必不见责。高龙领命，飞马而去。行至野王县界，迎着大军，将高肇害王之意，与李平说了。李平曰：“恐非天子之意。”高龙笑道：“彭城尚遭他害，何况元愉。将军违了高公，功劳都付流水矣。”李平从之。高龙入帐见王，王问：“何人？”龙曰：“臣乃高令公府中人也。奉主命，以御酒一瓶，请王自裁。”王泣下道：“我志灭高肇，今为肇杀。将见先帝于地下，必不令高贼善终也。”遂饮药而死，年二十二。李平以病死上闻。帝不省，命以庶人礼葬之。元愉有一子一女：子曰宝炬，后为西魏文帝；女即明月公主。皆绝属籍。瑶姬因为伪后，降敕赐死。左仆射崔光奏其有孕在身，不可加诛，发入冷宫监禁。后胡后生太子，始赦出。帝以李平有功，升授工部尚书。高肇忌之，乃遣其将帅流言平在冀州盗没王府宝物，诈增首级冒功，多不法事。帝怒，斥平为民。是岁大赦，改元永平元年。

再说胡充华入宫已及三载，于后在时承幸数次。自高后职掌朝阳，阻绝帝意，妃嫔承恩者绝少。充华之宫帝亦三月不到。一日，宫娥忽报驾临，忙起迎接，见帝便衣小帽，只随内侍二人，悄然而至。帝携充华手曰：“卿为于后所荐，朕忆于后，便即想卿。奈今皇后颇怀嫉妒，绝不似前后宽宏，故今宵私行见卿。卿亦勿泄于后也。”充华拜谢。是夜，宿充华之宫，五更即去。时值八月中秋，嫔妃世妇皆往正宫朝贺。朝罢，众妃先散，充华独后。时月光皎洁，碧空如洗。充华贪看月色，缓缓而归。行至一所，内有高亭画阁，隐隐闻女子笑声。命宫人入视，出云诸夫人在亭上焚香拜祝。充华走至亭外，潜听其语。皆云：愿生诸王公主，不愿生太子。充华上亭与诸妃相见，曰：“贤姊们在此焚香祝天，肯带携小妹一祝否？”众妃笑曰：“此是帝意，命我等拜祝上苍，以广皇嗣。你来得正好，莫负帝意。”充华笑曰：“如此说来，帝意欲得太子也。而贤姊们何以愿生诸王公主乎？”众妃曰：“你尚不知朝廷法度。旧制太子立，必杀其母，以防后日乱政之渐。我等不愿生太子者，实欲自全性命也。”充华曰：“不然，我之祝异于是。”遂跪下祝曰：“愿得生子为太子，身虽死无憾。”众妃皆笑其愚。以后帝每临幸，充华果怀六甲。诸夫人闻之，皆来劝曰：“近闻后亦怀孕。汝何不私去其胎，以待正宫降生太子，然后再图生育未迟。不然子虽生，命难保也。”充华曰：“皇后有德，必生太子。吾近来夜梦不吉，必生女也。诸夫人勿为吾忧。”数月，王后生女，封为建德公主。至永平七月初四日，宫人报充华将产，帝恐宫中有弊，命充华移居宣光殿。是夜，遂生肃宗孝明皇帝，名元诩。生时红光满

室，异香透鼻。帝大喜，步入视之曰：“此真后代帝主也。”严斥宫人乳保小心保护，养之别宫。自王后以下嫔妃人等，不得私入看视，即充华亦不许见面。册充华为贵嫔。六宫皆贺，惟有高后不乐。一日，亲至宣光殿，谓胡妃曰：“汝知太子长成乎？”妃曰：“妾自三日后不复相见，今不知也。”后曰：“吾欲视之，同汝一往。”妃曰：“帝有命，不敢去。”后见其不去，亦不往。未几，太子年四岁，帝幸胡妃，宫妃侍宴，帝半酣，谓妃曰：“我将立东宫，汝知之乎？”妃曰：“妾非今日知之，生太子时已知之矣。”帝曰：“朕所以迟立东宫者，为不忍杀汝也。奈势不可缓何，当与汝长别矣。”妃曰：“太子国之本也。愿陛下速立太子，以固国本。岂可惜妾一人之命，而使储位久虚。”帝见其慷慨无难色，惻然久之，叹曰：“汝既真心为国，我亦何忍杀汝。”妃叩首拜谢。于是遂立元诩为太子，大赦天下，改旧制，赦胡妃之死。

然魏自彭城枉死，高肇代居太师之职，连岁大旱，民多饿死。肇擅杀囚徒，恣行不顾。帝弟清河王元怱意甚不平。一日，侍宴帝前，清河谓肇曰：“昔王莽头秃卒倾汉室，今君身曲恐终成乱阶。”肇不答，群臣皆愕。帝亦不以为意。其时有梁国降将李苗奏帝道：“西蜀一方，梁无兵将守把，乘虚可取。”帝大喜，因与高肇定取蜀之计。发兵二万，以高肇为征蜀大元帅，统领诸将而去。那知高肇领兵去后，帝忽不豫，病未数月，崩于式乾殿，年三十三岁。遗诏立太子，高阳、清河二王，太师高肇辅政，乃延昌四年正月初六日也。时高肇未归，国事皆决于二王。商议扶立新君，中尉王显欲请娘娘懿旨，方召太子，左仆射崔光进步言曰：“天子崩，太子立，国之制也，何待皇后主张？”二王以为然，遂同崔光亲到东宫，叫内侍侯纲传言宿卫，请太子起驾，到式乾殿临丧。二王欲待天明召集文武，然后即位。崔光曰：“不可。天子年幼，宜即正位以安众心，不须待天明也。”二王从之，乃引太子登显阳殿。崔光摄太尉而进冠袍，侍中元昭跪上玺绶，奉太子升御座即帝位。谥帝曰宣武，尊高后为太后。诸王及大小臣寮皆北面称贺。山呼已毕，天子离下龙亭，换了孝服，至灵所举哀。诸臣陪哭。五更钟响，满朝文武齐到，知天子已崩，新君登位，皆先朝拜新君，后行丧礼。是日，后及嫔妃皆来赴哀，新帝就于丧所，拜见太后。后见新君已立，暗想：“彼尚未识所生，不如杀却胡妃，日后自然以吾为母。”便遣内侍刘腾，授以快刀一把，曰：“汝到宣光殿将胡妃诛死，回有重赏。”刘腾领旨，飞奔宣光殿来。胡后赴哀才回，忽见中宫内侍刘腾手执利刃，来至宫中曰：“娘娘有旨，先帝殉葬无人，欲取夫人之命。”胡妃大惊曰：“你来杀我，不过为高后出力，独不思天子是我所生。你杀天子之母，日后君王知道，只怕你灭门不久。”刘腾听了，默然半晌，忙跪下道：“此实奉主差遣，非干小臣之事。但小臣去了，娘娘别遣人来，夫人祸终不免，奈何？”胡妃道：“你能救我无事，后必重赏。”刘腾道：“夫人且紧闭宫门，休轻出入，待小臣且去商之。”遂寻着内使侯纲，说知其故。纲曰：“吾与汝去见领军于忠，可以救之。”遂往见于忠，告之以故。忠曰：“皇后势倾宫掖，当与崔太傅计之。”往见崔光，言高后欲杀胡后，将何以救。光曰：“宫中不可居，领军可领禁军三十骑，入宣光殿，护送东宫，则后不能害矣。”于忠如其计，妃遂避入东宫。刘腾

---

“王莽头秃”句——王莽，西汉末时权相，公元9年篡夺汉室。史书称其头秃发少。

山呼——臣民对皇帝举行颂祝仪式，叩头高呼“万岁”三次，叫山呼。

回禀高后，只言寻觅不见。高后道：“彼岂预知奴意而先躲避耶？且俟太师回朝再商便了。”

话说二王奉遗诏辅政，恐怕高肇回朝仍复当国，则权势不敌，必被其害，不若先去之，乃假皇后手敕：“天子幼冲，门下万几之事，悉听二王处分。”因问光去肇之策。崔光曰：“召他回来，削去兵权，勒归私第可矣。”乃以哀诏付肇，命即班师，肇至绵竹，蜀地已下数十城。忽接诏旨，知天子已崩，太子即位，大惊，恸哭良久。留偏将守绵竹，班师回朝。二王闻肇将至，欲就杀之，乃伏武士邢豹等二十余人于大行殿东序，摩利刃以待。肇至中城，高平公主使人迎之。肇曰：“吾未赴哀。”尚不回府，改服麻衣，至梓宫前伏地举哀。哀毕起身，忽见内侍数人云：“二王有请。”遂引入中常寺省。肇失惊道：“我何至此？”邢豹道：“此彭城王死处也。彭城王在地下等太师对证，请从此死。”肇曰：“汝小人何敢杀我。”邢豹喝令武士动手，遂将二丈白绫套肇颈上，立时绞死，回报二王。二王道：“今再泄彭城之怨矣。”以小车一乘，命豹载归其尸。高平公主见之大哭，谓邢豹曰：“二王杀之何太急？”邢豹曰：“当日杀彭城亦太急。”公主默然。

是日，高太后闻肇已回，只道赴哀之后必来进谒，至晚不见入宫，便召守门内侍问曰：“太师曾谒梓宫否？”内侍答道：“已谒。”又问：“今何在？”内侍道：“想在朝堂议事未了。”后因自忖道：“帝虽晏驾，大权仍归肇手，诸王断不敢有异议。等他进见时，设一良图，扶我临朝，便可任所欲为，不怕胡妃异日夺吾权去。”高后正在妄想，秉烛以待肇至。那知起更以后杳不见到，坐在宫中等得不耐烦，吩咐内侍道：“快到朝堂，宣召太师进宫相见。”内侍去不多时，慌急奔回，告后曰：“娘娘不好了！太师谒过梓宫，已入中常寺省赐死矣。”后曰：“谁杀之？”曰：“诸王杀之。”后惊骇欲绝，大怒曰：“我为帝母，宫中惟我独尊。肇即有罪，亦应禀命行诛。乃先帝骨肉未寒，诸王擅杀大臣，目中宁复有我耶？必到梓宫前哭诉先帝，究问诸王肇有何罪，而竟置之死地，看他有何理说。”忙即带了宫女数人，也不及乘辇，愤愤走出宫来。斯时内侍刘腾正在宫外，见高后欲到前殿，向前跪下道：“娘娘且请回宫，听奴婢一言。”后于是止步问之。但未识刘腾所言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幼冲——年幼。

梓宫——指棺材。帝后棺材用梓木做成，故称。

#### 第四卷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

话说太后怒高肇之死，欲临前殿与诸王争论，内侍刘腾跪止道：“娘娘息怒，听奴婢一言。窃闻诸王所以杀太师者，特为彭城报仇。彭城前日无罪而死，故太师今日亦无罪而见杀。诸王以此为罪，娘娘何说之辞？且太师一死，大权已失，娘娘虽为太后，诸王宁肯俯首听命？娘娘此时唯有高居深宫，勿与外事，庶可长保福祿也。”高后听了刘腾之言，悚然叹道：“只知威权长在，那晓竟有此日。”于是含泪回宫。次日，忽报胡太妃来谒。盖胡妃自高肇死后，诸王迎归旧宫，尊为太妃，故来朝见太后。后见之，惊问曰：“数日何在？”太妃再拜曰：“妾前赴哀归去，忽见先帝谓妾曰：‘早归东宫，此间不可居也。’妾惧，故避祸耳。”太后默然。太妃带笑而去，去后暗嘱诸妃嫔御，皆以危言怵之，谓住在宫中必为妃所害，性命不保。高后亦知结怨已深，常怕胡妃报复，闻众人之言，心益自危。又想：“诸王大臣皆与高氏作对，将来祸生不测，决无好处。不如及早寻一退步，以保余年。”因思：“先帝所造瑶光寺极其壮丽，幽房曲院不异王宫。在寺者皆贵官女子、王侯妃妾，可以安身。”乃传谕内外，欲往瑶光寺落发为尼，择日出宫。六宫泣送，太后亦悲哀不已，惟胡太妃不出。诸王群臣遂各上表，尊太妃为太后，居崇训宫。天子率百官朝贺。

时于忠有保护太后之功，遂恃宠用事，谗害正人，百官侧目。欲杀高阳王，以夺其权，崔光苦止之。高阳惧，称疾求退，忠遂出之归第。

时群臣忧天子年幼，耳目易蔽，以太后有才识，咸请太后临朝听政。后大喜，遂升前殿，朝见百官。封其父母亲族，赏赐巨万。太后天性聪明，多才多智，亲览万几，手披笔断，事皆中理。一日，坐崇训宫，诸王大臣皆侍。问及时政得失，曰：“有不便者，诸卿当一一言之，毋有所隐。”任城、清河二王奏道：“娘娘听政以来，事无不当，万民悦服。唯领军于忠内托大功，招权纳贿，恐伤圣化。”时于忠亦在殿，跪伏求辩。后即命退，出为山东冀州刺史。又诏高阳复位供职，曰：“于忠谗汝，今无妨也。”满朝文武无不钦服。先是太后幼时，有术者言其极贵，但不获善终。今富贵已极，前言已验。每以后言为疑，欲大修佛事以禳之。魏自宣武奉佛，庙寺遍于都中。太后临朝，倍崇佛法。造永宁寺，建九级浮图。殿如太殿，门似端门。铸金像一尊，长一丈六尺，又如人长者十尊。珠像三尊，长一丈二尺。僧房千间，饰以金玉，光耀夺目。浮图高九十丈。超度僧尼十万余人。自佛法入中国，未有如此之盛。工费浩繁，国用日虚。于是百官停俸，军士减粮，以助佛事。廷臣贪污，纪纲渐坏，不及初政清明矣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单说当初晋代有一玄菟太守，姓高名阴，本勃海蓼城人。阴子名庆，因晋乱投于慕容燕氏。庆生寿，寿生湖，皆仕于燕。及魏灭燕，湖降魏，为右将军。湖有四子，皆仕于朝。湖卒，次子高谧官为治书御史，坐事落职，黜为怀朔镇戍卒。谧至怀朔，定居于白道村。有三子：长曰优，年十八，娶妻山氏。次曰树，娶妻韩氏。幼曰徽，年七岁。一日，谧谓长子曰：“今国法严重，我虽迁谪于此，然罪臣之家，恐终不免于祸。今付汝金，以贩马为名，领妇出雁门居住。数年之后，或遇大赦，乃可归家也。”优依父命，携其妻子以去。谧自长子去后，居常忽忽不乐。又初至北地，水土不服，三年遂以病卒。树丧父后，浮荡过日，家业渐废。其弟徽志度雄伟，及长，见家道飘零，不欲婚娶。游东定城，以才艺自给，或一二年不归。树有女云莲，年十

四，有容色。一日，同侍女游于后园。园有荷亭，可以外望。云莲倚窗而立，见一翩翩年少骑马而来，忙即避进，已被少年看见。你道少年何人？姓尉名景，字士真，恒州人氏。其父名尉长者，积祖富厚。景年十八，未娶，性不喜读书，工骑射。其时射猎于白道村南，经过高氏之园，见女子甚有容色，心甚慕之。差人察听，云系高侍御家，侍御已故，此女乃其次子高树所生。景回家告知父母，遣媒求娶为妇，树许之，云莲遂归尉氏。以后高树家道日衰，只得将田园产业变卖存活。村中皆笑其无能，而屋上常有赤光紫气腾绕其上。一夜，村中见其家内火光烛天，疑为失火，共往救之，而树妻韩氏房中产下一子，众以为异。树乃大喜，因名之曰欢，字贺六浑。北齐高祖献武帝也。欢生二月，母韩氏病卒。其姊云莲哀其幼而失恃，禀父携归养之。树自妻子亡后，益觉无聊。后乃续娶怀朔镇民赵文干之妹为室。赵氏勤于作家，得免冻馁。后生一女，名云姬。

且说贺六浑依身尉家，日渐长大。魁伟有度，容貌端严，眉目如画。居常食不立进，言不妄发。尉景夫妇爱之如子。七岁教之从学，十岁教以武艺。膂力过人，精通骑射，遂习鲜卑之俗。年十五云莲欲为聘妇。有与六浑同学者名韩轨，其妹曰俊英，甚有颜色。云莲遣媒求之，韩母谓媒曰：“吾闻高郎贫甚，依尉家存活。其父浮荡废家，其子亦必不能成器。吾女岂可嫁之。”韩轨私向母道：“母言差矣。吾观朔州富家子弟，皆不及贺六浑。此子必有食禄之日，奈何弃之？”母竟不许。媒至尉家，以韩母谢绝之言告知云莲。云莲怒道：“如何轻量吾弟若此？”遂以告欢。欢亦怒道：“大丈夫何患无妻，姊勿以为忧也。但吾在此被人轻薄，今欲别姊归家，图一出头日子。”云莲闻其要归，不觉流泪道：“汝虽聪俊，其如年尚幼何？”六浑亦下泪道：“姊犹母也，何忍轻别。但吾意已决，不能再留矣。”时尉景已为怀朔镇队主，到家见妻子有泪容，问知其故，曰：“吾抚养六浑十五年矣。今欲归去，吾亦不便强留。但年纪尚小，不能如鲜卑人杀人战斗为事。”妻曰：“此子失于慈养，日后当使经营家业，何以战斗为？”景叹曰：“汝妇人不识道理。男儿生天地间，当杀贼立功，以取富贵，奈何区区求小利乎！”言罢，以弓箭宝剑赠之。六浑再拜而受。遂亲送六浑归家。树见之大喜，谓士真曰：“累汝多矣。”置酒相待而别。赵氏见之亦喜，爱如己出。一日，高徽从京师回，见六浑气度轩昂，大喜。相聚数月，恩义甚厚。闻朝廷以武选取人，徽欲与侄俱往。六浑以父年五十，又官司征流人甚急，不敢行。徽乃独往，其年中武举，授职羽林统骑。树闻报，合家欢喜。六浑自此游猎为生，益习骑射。

再说代郡平城本系魏之旧都，朝廷宫阙、王侯贵戚之家皆在其内。时山蛮反乱，云、朔二州常被攻掠。朔州官吏悉发流人当军，以卫平城。六浑年已二十，代父往平城应役。先是平城有富户娄提，家财百万，僮仆千余，性慷慨，好周急人。士大夫多称之。太武皇帝时以功封真定侯。长子袭爵，次子随驾洛阳。幼子曰内干，亦得武职。别居于白道村南，雕梁画栋，花木园亭，拟于公侯。正室奚氏生女曰惠君，归段荣为妻。继娶杨氏生女曰昭君，男曰娄昭。又妾王氏生男名娄显，妾李氏生女曰爱君。昭君相貌端严，幼有异识，内干夫妇尤爱之。一日，欲探其兄真定侯，挈其眷属到平城来，僮仆车马无数。正值蛮寇作乱，镇将段长把守门禁甚严。内干至，日已晚，不得入。真定侯闻知，亲自上城与镇将说了，遂开关放入。内干与夫人子女只得一齐登城，与真定侯、镇将相见。因车骑尚未尽入，故在城上少坐。斯时六浑当军，执刀侍立镇将之侧。昭君顾见，不觉吃惊，自忖道：“此子身若山

立，眼如曙星，鼻直口方，头上隐隐有白光笼罩，乃大贵之相。奴若嫁了此人，不枉为女一世。”然身为女子，怎好问其名性。少顷定侯起身，内干眷属一同归府。当夜设宴管待。定侯见昭君容貌超群，谓内干曰：“侄女容貌若此，须择佳婿，非王侯贵戚、富家子弟，不可轻许。”昭君此时正欲识英雄于贫贱之中，闻之默然不悦。款留数日，内干一家复归白道村。

昭君回来，一心常念执刀军士，苦无踪迹可访，怅望之怀时形颜面。后有来议亲者，内干欲成，则昭君忧闷不食。父母知其不愿，置之。如此数次，莫测其意。侍婢兰春性伶俐，见昭君愁怀不放，私语昭君道：“小姐有何心事，郁郁若此？今日无人在此，何不对小婢一说，以分主忧。”昭君见问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岂不知女子终身不可自主。但所归非人，一生埋没，故誓嫁一豪杰之士方称吾怀。前到平城，汝不见一执刀军士乎？此真今之豪杰也。吾欲以身归之，但未识其姓名居止，故心常不乐。汝能为吾访其下落，便可分吾忧矣。”兰春笑道：“小婢亦曾见之。若果姻缘，自然访得着，小姐何必忧心。”却暗思：“此子吾曾见之，容貌虽好，难道富家子弟倒不及他，小姐如何想要嫁他？且军士甚多，何从访处？”一日，偶至外厢，听见众人纷纷说道：“蛮寇平了，守城军士都已回家。”兰春道：“此处亦有当军的么？”众人道：“怎么没有？西邻高树之子贺六浑才去当军而回。”兰春暗想道：“小姐看中者莫非就是此人？我去一看便知。”遂悄悄走至高家。赵氏见之，便问：“小娘子何来？”兰春道：“吾是娄家使女。闻你家大官人解役而回，来问蛮寇平定消息。”六浑正在房中走出，兰春一见，果是此人。观其相貌不凡，假问数语便辞而去。其妹云姬送出。兰春曰：“你兄有嫂否？”曰：“未娶。”问：“年几何？”曰：“二十岁。”兰春回来，忙报于昭君道：“那人吾已访着，乃是西邻之子，姓高名欢，又名贺六浑。相貌果然不凡，但家贫如洗，恐不便与小姐为耦。”昭君闻之，喜曰：“吾事济矣。”乃命兰春通意六浑，教他央媒求娶。兰春道：“这却不可。小姐深闺秀质，保身如玉。若使小婢寄柬传书，一旦事露，不但小姐芳名有玷，小婢亦死无葬身之地。愿小姐三思。”昭君道：“吾岂私图苟合者，只恐此身埋没于庸才之手，故欲嫁之，以伸己志。你若不遵我命，则误吾终身矣。”兰春恐拂小姐意，乃应诺。少顷，杨氏院君到房，谓昭君曰：“今有怀朔将段长，前在平城曾见汝面，今托媒到来，为其长子段宁求婚。此子年方十七，才貌佳俊。汝爹有意许之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昭君不答。问之再三，终不一语。

忽一日惠君归，又言平城刘库仁富拟王侯，为其次子求婚于妹。内干夫妇曰：“豪门求婚者甚多，观汝妹之意终不欲就，汝为吾细问之。”惠君进房见妹，细叩其不欲对婚之故。昭君曰：“小妹年幼，不欲远离父母耳。”惠君信以为然。惠君走出，昭君私语兰春道：“事急矣，汝速为我图之。”兰春奉命，潜身走至高家。正值六浑独立堂上，见兰春至，问有何事到此。兰春轻语道：“吾小姐有话致意郎君，敢求借一步说话。”六浑退步而入，兰春随至僻所，细将昭君之意告之。六浑曰：“贫富相悬，难于启口。致意你主，六浑不能从命。”兰春归，以六浑之言告知昭君。昭君道：“无妨，彼为贫，故不敢求婚。我以私财赠之如何？”遂取赤金十锭、珠宝一包，命兰春送去。时外堂正值宴会，家中忙乱，兰春乘便来至高家，走入书房，见欢独坐，将金宝放于桌上，曰：“此物为君纳聘之资。”言毕即去。六浑又惊又疑，恐怕人见，只得收藏箱中。盖六浑与昭君虽在平城略见其容貌，初无爱慕之意，今见昭君属意于己，心上委决不下。又念：“前缘分定，亦未

可知。待禀知父母，央媒求合便了。”但未识两下良缘毕竟成与不成，且听下回细说。

## 第五卷 怒求婚兰春受责 暗行刺张仆亡身

话说贺六浑乃是一代人杰，素负经济之才，常怀风云之志。当此年富力强，方图功名显达，岂肯志在室家。然龙潜蠖伏，辱在泥涂，茫茫四海，无一知己。昭君一弱女子能识之风尘之中，一见愿以身事，其知己之感为何如。况赠以金宝，使之纳聘，尤见钟情，岂能漠然置之。但儿女私情，难以告知父母，故此迟疑。隔了数日，昭君不见高家求亲，又差兰春走来催促。其时六浑不在家中，却遇见其父高树。树问：“何事至此？”兰春道：“欲寻你家大官人说话。”树颇疑心，便道：“小儿有事，往朔州去了，三日后方归，有话不妨便说。”兰春暗料求婚之事，六浑定已告知其父，因遂以来意告之。树闻之大惊，含糊应道：“待他回来，我与他说。”兰春别去。树辗转不乐。一日，六浑归家，其父责之曰：“我与汝虽家道艰难，亦是仕宦后裔。汝奈何不守本分，妄行无忌。且娄氏富贵显赫，汝欲踵桑间陌上之风，诱其兰室千金之女，一朝事败，性命不保。独不念父母年老，靠汝一身成立，何不自爱若此。”六浑俟父怒少解，徐诉平城相见，遣婢赠金，令儿求婚之故。父曰：“此事断不可为。即求亲必不能成。后有婢来，当还其原物，以言绝之，方免无事。”六浑不敢再说，闷闷而退。

再说内干夫妇以昭君年纪渐大，数日来为之求婚益急。昭君乃托幼妹爱君之母李氏，启于二亲道：“儿非爱家中财产，不欲适人，实因年幼，不忍早离膝下。再过三年，任父母作主。”内干夫妇闻之，喜道：“此女果然孝爱过人。”那知其心在于欢也。又过几时，恐婢传达不明，亲自修书，以金钗两股一同封固，命兰春送去。兰春见欢，致书即退。欢得书，心益切切，语其继母赵氏道：“娄氏女私事，母亲已知。但其拳拳于儿若此，儿欲遣媒一求以遂其意。望母为父言之。”赵氏告于高树，树曰：“求之何益，徒为旁人讪笑。”赵氏道：“求之不许，则非吾家无情，便可还其金宝，以绝之矣。”树以为然。有善说媒者王妈，赵氏邀至家，谓之曰：“妈妈曾识东邻娄氏之女昭君小姐否？”王妈道：“这是老婆子主顾，素来认得。娘子问他为何？”赵氏道：“我儿六浑年二十一岁，未有妻室。闻昭君小姐年已十七，尚未许人。欲央妈妈作伐，求为六浑之妇。事成重谢，不可推托。”王妈大笑道：“二娘想错了。他家昭君小姐，多少豪门贵室央媒求婚，尚且不许，何况你家。娘子莫怪，老身不敢去说。”赵氏道：“我贫他富，本不敢启齿。但闻人说，娄家择婿，不论贫富，专取人才，看得中意的，贫亦不嫌。故央妈妈去说一声看，说得成亦未可知。倘若不成，决不抱怨于你。”王妈道：“既如此，吾且去走一遭。”说罢，便往娄家来。当日，内干夫妇正在西厅商议昭君婚事。门公引王妈来见，内干便命他坐了，问道：“你今到此，莫非为吾家小姐说亲么？”王妈道：“正是。”内干问：“那一家仕宦？”王妈一时惶恐，欲说又止。内干道：“凡属亲事，求不求由他，允不允由我，何妨直说。”王妈道：“既如此，老身斗胆说了。这一家乃西邻高御史之孙，二官人高树之子，名欢字贺六浑，年二十一岁。闻说府上招婿只要人才，贫富不计，再三央我来说，求娶昭君小姐为妇。未知相公、院君意下若何？”

---

经济——经国济民，治理国家。

桑间陌上——即“桑间濮上”。桑间在濮水之上，古卫国的地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集会，声色生焉。”后用以指男女幽会。

内干大怒道：“你岂因吾择婿艰难来奚落我么？我家小姐深闺秀质，何至下嫁穷军！”言毕，拂衣走开。杨氏亦埋怨王妈道：“汝在吾家往来有年，何出言不伦若此。以后这等亲事，切莫来说。”王妈只得告退，回复高家，不唯不允，反触其怒。自是六浑求亲之事遂绝。

再说内干走至后堂，向昭君道：“西邻高家贫穷若此，今日央媒求婚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吾故叱而绝之。都是你不肯就婚，今日致受此辱。以后切勿逆我之命。”昭君不语。内干微窥女意，见他说起高家，绝不嗔怪；说及回绝来人，反有不悦之色，心下大疑。出谓其妻曰：“吾想高氏与我家门第相悬，何敢贸然求亲。且传言吾家不论贫富，专取人才，此言从何而来？莫非女儿别有隐情，有甚传消息之事么？诸婢中兰春是他心腹，须唤来细问。”便即唤出兰春，喝令跪下，问道：“高家敢来求亲，莫非你这贱人有甚隐情在内么？如不直说，活活打死！”从来虚心事做不得的。兰春到高家数次，常怀疑虑，今被内干劈头一问，浑如天打一般，面孔失色。内干见了愈疑，取一木棍便打。兰春急了，只得招道：“此非干小婢之事，乃是小姐主意，教我去通消息的。”内干喝道：“你通消息便怎么？”兰春因述小姐前往平城看见六浑，决其相貌不凡，后必大贵，故欲以身嫁之，遣我传信于他速来求婚。内干大怒，连打数下道：“今日且打死这贱人，以泄我气。”杨氏劝住道：“此是女儿失智，谅非兰春引诱。且去责问女儿，看他何说。”内干住手，同杨氏走入昭君房来。兰春带哭也随进来。昭君见了，不觉失色。内干怒问道：“你干得好事！我且问你，高氏子有何好处，你欲嫁他？”昭君暗想，此事已露，料难瞒隐，不如直告父母，或肯回心从我，便跪下道：“儿素守闺训，焉敢越礼而行。但有衷情欲达，望爹娘恕儿之罪，遂儿之愿。儿虽女子，志在显扬。常恐所配非人，下与草木同腐。思得嫁一豪杰之主，建功立业，名垂后代，儿身不至泯没。前见高氏子，实一未发达的英雄。现在蛟龙失水，他日勋名莫及。若嫁此人，终身有托。故舍经从权，遣婢通信。实出女儿之意，非干兰春之事。”内干听了，大喝道：“胡说！”杨氏道：“女子在家从父，劝你莫生妄想。今日恕你一次，后勿复然。”说罢，夫妇含怒而去。其弟娄昭闻知，亦来劝其姊曰：“吾姊何故不图富贵，欲嫁六浑？”昭君道：“眼前富贵那里靠得住。六浑具非常之相，顶有白光，将来必掌大权，威制天下。吾欲嫁之者为终身计，亦为门户计也。若舍此人，誓不别嫁！”昭见姊意坚执，遂走出劝其父道：“吾观六浑相貌实非凡品。吾姊识之风尘之中，亦是巨眼。今六浑所乏者不过财产，不如以姊嫁之，厚给财产，亦足助成其志。父意以为可否？”内干道：“吾家公侯世第，招他为婿，定为人笑，断乎不可。”娄昭不敢复言。

然内干欲夺女志，计无所出。家有张姓奴，多力善谋。因以昭君之事告之，作何算计，能使回心。张奴道：“小姐以六浑后日必贵，故欲嫁之。若除却六浑，便绝小姐之心了。”内干道：“若何除之？”张仆道：“杀之可也。”内干道：“杀人非细事，如何使得。”张仆道：“奴有一计。主人请他到家，假言子弟们要习弓箭，求其指示，留在西园过宿。小人于半夜时潜往杀之，诈云为盗所杀。其父有言，只索酬以金银，便足了事。难道小姐还要嫁他不成？”内干从其计。便遣人去请六浑。六浑见请，未识何意。其父高树道：“邻右家来请，去亦何妨。”六浑遂到娄家。内干请到厅上相见，两人坐定。内干启口道：“素闻郎君善于弓箭，家有小奴数人，欲求郎君指教一二，故屈驾至此。”六浑逊谢不能，内干意甚殷勤，置酒相待。饮毕，

使小奴十数人同六浑进西园演射。至夜，就在西园中一座亭子上铺设卧具，留他过宿。六浑遂不复辞，住下数日。内干便问张奴道：“你计可行么？”张奴道：“只在今夜，保为主人杀之。但须宝剑一口，以便动手。”内干即取壁上所挂之剑付之。

其夜正值八月中旬，月明如昼。六浑用过夜膳，独坐亭上，自觉无聊，对月浩叹。坐了一回，听更楼已打二鼓，不觉倦将上来，解衣就寝。此时人声寂寂，夜色朦朦。张奴早已潜入西园，躲在假山背后，执剑以待。窥见六浑已经就睡，走至亭下，见门未闭上，内有火光透出，微闻床上酣睡之声。张奴想道：“此人该死，所以酣睡。”挨门而入，执剑走至床前，揭帐一看，不觉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“哎哟”一声，弃剑于地，往外飞走。你道为何？见帐中不是六浑，只见大赤蛇一条，通身如火，头若巴斗，眼似铜铃，蟠踞床上，所以大喊而逃。六浑被他惊醒，忙即起身，见一人飞步逃去，床前遗下雪亮利剑一口，遂即拾剑在手，追出亭子来。那人因吓慌了，绊了石子，跌倒在地。遂被六浑拿住，喝问道：“你系何人，敢来杀我？”张奴跪下道：“我是娄府家奴，奉主命来杀郎君。其如郎君不见，见一大赤蛇在床，故不敢犯。”六浑道：“我与你主何仇，而欲害我？”张奴道：“只因小姐欲嫁郎君，劝他不回，故欲杀君以绝其念。”六浑听到此际，怒气勃生，随手一剑，将张奴斩了。还至亭上，执剑危坐，以待天明。

是夜，内干心怀疑惧，寝不能寐。天明不见张奴回报，忙遣小奴到园打听。小奴走到亭边。只见血淋淋一人杀死在地。吓得呆了。又见六浑满面杀气坐在亭上，转身就跑，被六浑喝住。问道：“你家主人何在？”小奴道：“在西厅。”六浑道：“你引我去。”小奴引六浑到厅。内干见之，情知事泄，不觉失色。六浑忿忿向前道：“我高欢一介武夫，不知礼义。君世食天禄，家传诗礼，如何自恃豪富，私欲杀人？且欢叨居邻右，平素不通往来者，实以贫富不同，贵贱悬殊之故。即前日求婚，并非欢意，亦因令爱欲图百岁之好，通以婢言，重以亲书，再三致嘱，欢乃不得已而从之。媒婆到府，君家发怒，欢已绝望矣。令爱别选高门，于我何涉？乃必杀一无辜之人，以绝令爱之意，是何道理？恶奴我已手戮。大丈夫死生有命，岂阴谋暗算所能害，唯君裁之。”六浑情辞慷慨，意气激昂，英爽逼人。内干自知理亏，只得含糊逊谢道：“此皆恶奴所为，我实不知。今既杀之，已足泄君之忿。愿赠君甘金，以谢吾过。”六浑笑道：“吾高欢岂贪汝金者，此剑当留之于吾，以志昨宵之事。”说罢，仗剑而去。归至家，只言内干赠吾以剑，余俱不说。内干在家暗将张奴尸首葬过，但嘱家人勿泄，把此事丢开。

却说昭君闻知，益加愁闷，私语兰春道：“姻好不成，反成仇怨。他日此人得志，必为门户之祸，奈何？”自此饮食俱减，形容憔悴。杨氏忧之，谓其夫曰：“昭君郁郁若此，必有性命之忧。与其死之，毋宁嫁之。”内干道：“你且莫慌，我已定了一计，管教他回心转意便了。”便向杨氏耳边说了几句，杨氏点头称好。但未识其计若何，且听下回细说。

## 第六卷 谐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恠上蒸

话说内干因昭君欲嫁六浑，屡次劝之，执意不改，杨氏又痛惜女儿，恐其忧郁成疾，因想女儿家最贪财宝，不若以利动之。商议已定。其时正值春光明媚，天气融和。夫妇同在那西厅，摆列长几数只，几上多设金银珠翠、首饰异宝、绫罗锦绣、珍奇玩器等物，英英夺目，闪闪耀人。乃召昭君出厅，谓之曰：“汝肯从亲择配，当以此相赠。”昭君目不一视。又谓之曰：“汝若不从父命欲归高氏，当一物不与，子身而往，汝心愿否？”昭君点头曰：“愿。”内干大怒道：“既如此，由你去。但日后莫怨父母无情。”昭君不语归房。内干将金宝一齐收起，便唤前日王妈到来，教他通知高家，聘物一些不要，竟来迎娶便了。王妈道：“这又奇了。前日嫌老身多说，今日却先自许。可见姻缘原是天定的。”欣然来至高家，先在高树夫妇前称喜，备说内干之言。亲事不劳而成，夫妇大喜。即择了聘娶日子，打点娶媳。六浑悉听父母主张。昭君临行，内干不与分毫，只有兰春随往，当日成亲。两人相见，分明是一对豪杰聚首，更觉情投意合。昭君入门后，亲操井臼，克遵妇道，不以富贵骄人，见者无不称其贤孝。

一日，六浑出其前日所赠，谓昭君曰：“此卿所赠者，事若不成，决当还卿，至今分毫未动。”昭君曰：“今君身居卑贱，当以此财为结纳贤豪之用，以图进步。”六浑从之，遂货马廿匹，以结怀朔诸将，升为队主。杨氏嫁女后，怜其贫苦，日夜哭泣。内干曰：“昭君我女也，何忧贫贱。恨其不听我言，暂时受些苦楚。”娄昭亦劝其父道：“姊身已属六浑，何必嫌其贫贱。且六浑终非久居人下者，愿以财产给之。”内干乃遣人去请六浑，欢不至。复命娄昭亲往请之，欢亦不至。于是内干夫妇亲至其家，接女归宁。六浑始拜见妻之父母，遂同昭君偕来。内干见其房屋破败，出钱数千贯，为之改造门闾。又拨给田产、奴婢、牛羊、犬马等物。自此六浑亦为富室，交游日广。欢尝至平城投文，镇将段长子段宁见之，笑曰：“此娄女所嫁者耶？奚胜区区。”盖段亦曾求婚于娄氏，娄氏不就，故以为言。归而述诸父，父曰：“六浑志识深沉，器度非凡，岂汝所能及。”一日六浑来，尊之上坐，召宁出拜，曰：“儿子庸懦，君有济世之才。吾老矣，敢以此儿为托。”欢谢不敢当。宁自此敬礼六浑。六浑归，昭君语之曰：“吾前夜梦见明月入怀，主何凶吉？”欢曰：“此吉兆也。”后产一女，名端娥，即永熙帝后也。未几，镇将以欢才武，又转之为函使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胡太后临朝以来，乾纲独揽，臣工无不畏服，尊荣已极，志气渐盈。以天子年幼，摄行祭礼，改令为敕，令群臣称陛下。又魏自太武以来累世强盛，东夷西越贡献不绝，府库充盈。太后尝幸绢藏，命王公大臣从行者百余人尽力取之，少者不减百余匹。尚书令李崇、章武王融负绢过重，颠仆于地，李崇伤腰，章武折足。太后恶其贪，令内侍夺之。空手而出，人以为笑。侍中崔况止取二匹，太后问：“所取何少？”答曰：“臣止两手，只持两匹。”众皆愧焉。又差内侍宋云、僧惠生往西域取经，临行之日，太后自钱于永宁寺。百官皆集，赐金银百斤、名马廿匹。中尉元匡奏侍中侯纲掠杀羽林军士，请治罪。太后以其旧恩不问，纲益骄横。又奏冀州刺史于忠前在朝擅杀尚书裴植、郭祚，请就冀州戮之。太后亦以旧恩不问。未几，召忠入朝，录尚书

事，封灵寿县公。及卒，追赠甚厚。太后父秦国公没，葬以殊礼，追号曰太上秦国公。谏议大夫张普惠以太上非臣下所得称，力争于朝。太后使人宣令于普惠曰：“封大上，孝子之心。卿所争，忠臣之义。已有成议，勿夺朕怀。”普惠遂不敢言。孝明帝年九岁未尝视朝，群臣罕见其面。普惠有疏，每欲面陈之而不可得。一日，帝临前殿，群臣朝参礼毕。方欲退朝，普惠出班奏曰：“臣有短章，冒渎天听。”其略曰：

慎帝业之不易，饬君道之无亏。减禄削俸，近供无事之僧；崇饰元虚，远邀未然之报。皆非所以利天下而安社稷也。臣谓修朝夕之因，求祇劫之果，未若亲郊庙之典，行朔望之礼。撤僧寺不急之务，复百官已缺之秩。收万国之欢心，以事太后，则孝弟通乎神明，德教光乎四海。节用爱人，臣民俱赖。

其言皆深中时病。帝览之而可其奏，遂怀疏入见太后。太后口虽以为然，然念此儿才一临朝，便有朝臣向他哓哓，日后必夺吾权。乃下诏曰：“天子年幼，不堪任劳，俟加元服，设朝未迟。”自是帝益罕视朝矣。

神龟元年九月，太史奏天文有变，应在二宫。太后惧，欲以高太后当之，乃遣内寺杀之瑶光寺中，以尼礼葬之，命百官不许服丧。群臣皆言宜崇其礼，太后不听。时武号森列，羽林军横行都市。征西将军张彝上封事，求削铨格，排抑武职之人，不得预于清选。武人皆怀愤怒，立榜通衢，大书张彝父子之恶，约期某日会集羽林虎贲之众，屠灭其家。张彝父子全不为意。至期，共有三千人众聚集尚书省外，大声辱骂，声言要杀张家父子，以泄众怒。官吏大惊，不敢禁止，把省门紧闭。于是众势益张，拥入张彝府中，焚其第舍，曳彝堂下，捶辱交加。其子民部郎中张始均初见凶势难犯，逾垣逃走，闻父被执，走还众所，拜请父命。众就殴击，投之火中，活活烧死。次子张仲瑀，重伤走免，凶徒始散。张彝仅有余息，越宿而死。远近震骇。太后以天子侍卫之卒，惧有变乱，不敢穷诛。止收为首者八人斩之，其余不复治罪。越三日，复大赦以安之，令武职依旧入选。其时高欢在京，闻之叹曰：“宿卫羽林相率焚大臣之第，朝廷惧而不问，为政如此，时事可知。天下之乱不久矣！”

你道高欢何以在京？欢自熙平二年转为函使，凡有表章函封上达帝都，皆函使之职。神龟元年，欢奉使入京，进过表章，不能即时批发，在京中等候。魏制：凡各镇函使未经发回者，给与贵官大臣家为使。六浑派在尚书令史麻祥门下。祥自恃贵显，待下甚严。一日，祥坐堂上，命欢侍立在旁，问其一路风景山川形势何处最好，欢一一对答。闲谈良久，祥甚喜，因令人取肉一盘、酒一壶，赐与高欢。祥虽命食，料欢不敢便坐。奈欢素性不肯立食，竟即坐下。祥大怒，以为慢己，叱令跪于阶下，命左右杖之。欢自杖后，郁郁不乐。一日，闷坐无聊，走出街上，观看禁城景象，见一军将坐在马上，前呼后拥，喝道而来，威仪甚肃。细观其人，好似叔父高徽。尚恐面貌相同，不敢叫应。那将军停鞭回顾，便向高欢叫道：“你莫非吾侄贺六浑么？为何在此？”欢于是上前拜于马下。要知欢到京时，徽正出使在外。欢不知其已有家室，尚未去望。今日相遇，如出意外。至家，各述别后情事，皆大喜。

---

饬（chì，音赤）——整顿，使整齐。

元虚——即玄虚，虚无之意。

祇劫之果——即佛教所称来世之果报。

哓哓（xiāo，音消）——进言。

铨格——提拔与限制。

徽曰：“尔娶娄家女，足慰兄嫂之心。吾娶康氏妇，已生一子，取名归彦。以路远尚未通知兄嫂也。”领入后堂相见，设酒共饮。至晚，欢辞去。徽曰：“你欲何往？”欢曰：“身在麻祥家给使，此人性恶，不去恐被责。”徽道：“无妨，我以书去回他便了。”欢自此担搁徽家，不觉月余。一日，忽闻军士擅杀大臣，不禁浩叹。又欢在京尝梦身登天上，脚踏众星而行，醒来私心自喜。见时事如此，隐有澄清天下之志。

再说胡太后年齿已长，容颜如少，颇事妆饰，数出游幸。一日，驾幸永清寺，侍中元顺当车而谏曰：“《礼》，妇人未没，自称未亡人，首去珠玉，衣不文采。陛下母临天下，年已长矣，修饰过甚，何以仪刑后世？”太后惭，左右皆战栗。及还宫。召顺责之曰：“前年卿贬外郡，吾千里相征，乃众中见辱耶？”顺曰：“陛下不畏天下之笑，而耻臣之一言乎？”太后默然而受，游幸稍衰。清河王元怱官太傅、侍中，贤而多才，美丰姿，风流俊雅，冠绝一时。太后每顾而爱之，苦于宫禁深严，内外悬绝，无由与之接体，而私幸之意未尝一日去怀。时值中秋，召集诸王赐宴宫中。清河王坐近太后之侧，容貌秀丽。太后顾之愈觉可爱。宴罢，乃诈称官家之意，召王入宫闲话。于是诸王皆退，清河独留，只得随了太后入宫。走至宣光殿前，王失惊曰：“至尊在南宫，何故至此？”太后曰：“天子随处皆住，不独在南宫也。”王信之。随至崇训后殿，太后下车，召王上殿曰：“天子不在此，是朕欲与王聚谈清夜，消遣情怀，故召王至此。且有一言，朕倚卿如左右手，欲与王结为兄妹，以期终始无负。”王闻言大惊，伏地顿首曰：“臣与陛下有臣主之分，兼叔嫂之嫌，岂宜结为兄妹。臣死不敢奉诏。”太后道：“卿且起，兄妹不结亦可。今有玉带一条、御袍一领、温凉盏一只，皆先帝服用之物。吾爱卿才器不凡，取以相酬，卿勿再负吾意。”清河见说，益添疑惧，苦辞不受。只见宫娥设宴上来，太后命王对坐。王谢不敢。太后南面，清河西面，坐下共饮。言谈语笑，太后全以眉目送情。饮至更深，犹复流连不歇。王苦辞欲出，太后不许。赐宿翠华宫中，命美女二人侍王共寝。王复顿首辞。太后曰：“是朕赐与王者。王明日出宫即带家去，何必坚却。”王不得已受命，遂入翠华宫来。宫中铺设华丽，珍奇玩器无不备列。宫人曰：“此太后将以赐王者。”王大不乐，和衣独寝，令二美人秉烛达旦。太后闻之曰：“此人果是铁石心肠。”然口虽叹服，心中割舍不下，留住清河不放出宫。是夜更余，王方就枕，只见太后随了四个宫女悄悄走入，对王道：“卿知朕相爱之意否？良缘宜就，无拂朕怀。”清河心慌意迫，伏地叩头曰：“臣该万死，愿陛下自爱。”太后亲手相扶道：“我与卿略君臣之分，叙夫妇之情何如？”那知太后越扶，清河越不肯起，竟如死的一般伏着不动。太后见了这般模样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默然走出。宫娥报王道：“太后回宫了，王起来安寝罢。闻太后明日放王出宫了。”清河闻言大喜。但未知太后此去果能忘情于王否，且听下回细说。

## 第七卷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

话说清河王被留在宫，太后欲幸之，当夜逼迫不从。太后去后，闻宫娥有明日放归之言，心下稍安。及到明日至于下午，不闻放出之命，只见宫女走来报道：“大王祸事到了。昨夜触娘娘之怒，娘娘有旨，今夜如再不从，当如彭城故事，赐死宫中。”清河大惧，默然半晌，叹道：“与其违命而死，不如从命而生罢。”宫女见王已允，忙即奏知。太后大喜，是夜遂与王成枕席之欢。王出，羞见诸官，托疾不朝者三日。然王素好文学，礼贤敬士，一心为国，政有不便者，必为太后言之。自承幸后，益见信于太后，言无不从。奸人皆深忌之。

有侍中领军元叉，太后妹夫，为人奸恶异常，恃宠骄横。清河每裁之以法，叉由是有怨。中常侍刘腾恃有保护之功，累迁大职。请奏其弟为郡守，清河却奏不纳，腾亦怨之。二人相与谋曰：“清河有太后之宠，非诬其谋反不可去。然必如高肇之害彭城，得其私人首告帝方信。”时有朝官宋维，浮薄无行，在王府中为通直郎。元叉密结其心，以害王之谋告之，许以事成共图富贵。宋维许之，乃首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为清河心腹，欲扶立王子为帝，日夜谋逆。封其状以闻。元叉乘太后不在奏之。帝览奏大惊，入见太后，为言清河王反。太后道：“清河恐无此事，其中必有隐情。须召集诸臣，细问真假。”于是帝与太后共临前殿。朝中大臣皆知其冤，力为辩雪。又按验并无实迹，乃诏清河归府，官职如故。太后以宋维诬王，怒欲斩之。元叉曰：“若斩宋维，恐后真有反者，人不敢告矣。”太后乃免其死。

元叉见清河无事，谓刘腾曰：“古人有言，斩草要除根，缚虎难宽纵。既与清河结此大仇，今日我不害他，日后他必害我，奈何？”刘腾曰：“我有一计，足以除之。”叉问：“何计？”腾曰：“有黄门内侍胡定，是帝御食者，最为帝所亲信，亦与我相好。苟以千金结之，使于帝前进言清河欲谋为帝，教他御食内下毒害帝，事成许以重报，帝必信矣。帝信则清河必死。”叉曰：“太后不从奈何？”腾曰：“先以微言离间其母子，劝帝独出视朝，幽太后于北宫，断其出入。那时朝权尽属尔我，虽有百清河，除之不难。”叉大喜。遂以千金送于胡定，教他依计行事。定许诺。一日，帝在南宫，定作慌急状报于帝道：“人言清河反，小臣不信，今果反矣。”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定曰：“臣不敢说。”帝因问之，定曰：“今早清河有命，教臣在御食内暗下毒药，以害帝命。事成许臣富贵，岂非反乎？臣虽说了，愿帝毋泄。”帝大怒，欲启太后治之。定曰：“不可。太后方以清河为忠，焉肯治其反罪。不若召元叉、刘腾议之。”帝召二人至，告以胡定之言。二人曰：“是帝大福，天令胡定泄其谋。不然，陛下何以得免。前日清河反状是实，只因太后曲意保全，酿成其恶。陛下欲保圣躬无事，宜独临前殿断决，无复委政太后。正清河之罪，明示国法，则诸王不敢生异心矣。”时帝年十一，以二人言为然，乃曰：“朕欲视朝久矣，卿等善为图之。”二人得计。是夜，不复出宫，就宿中常寺省。一交五更，刘腾带领心腹内侍锁闭永巷，先断太后临朝之路。叉入南宫，奉帝出御显阳殿。天黎明，诸臣齐集。清河王进朝，遇叉于含章殿后。叉厉声喝住，不许王入。王曰：“元叉反耶？”叉曰：“又不反，正欲缚反者耳。”命武士执王衣袂，拥入含章殿东省，以兵防之。上殿奏道：“元悻已经拿下，请降明旨治罪。”刘腾遂传旨下来道：“清河王元悻欲谋弑逆，暗使主食胡定下毒。今悻已伏罪，姑念先帝亲弟，不忍显诛，

从轻赐死。”诸王大臣相显惊骇，见太后不出，帝独临朝，明知朝局有变，皆惧又、腾之势，不敢有言。是时太后方欲出朝，宫女报道：“阁门已闭，内外不通。闻说帝为清河谋反已升金殿，不用娘娘临朝了。”太后闻之，大惊失色，暗想必是刘腾、元叉之计。然大权已失，只索付之无奈。腾、叉既杀清河，乃诈作太后诏，自称有病，还政于帝。腾自执管钥，锁闭北宫。出入必禀其命，虽帝亦不得见太后之面。太后服膳俱废，乃叹曰：“古语云，养虎反噬，吾之谓矣。”朝野闻清河之死，识与不识皆为流涕。夷人为之斲面者数百人。盖清河忠国爱民，人尽知其贤。唯翠华宫内见幸太后一节，为王遗憾耳。后人 有诗惜之曰：

墙茨 何堪玉有瑕，亲贤一旦委泥沙。

早知今日身难免，何不当时死翠华。

话说魏朝宗室中有中山王元英，曾立大功于国，生三子：元熙、元略、元纂，皆以忠孝为心。熙袭父爵为相州刺史，略与纂在京为官，与清河素相友爱。熙闻清河冤死，为之服孝举哀，议欲起兵报仇。元叉闻此消息，也不告诉天子，便差左丞卢同提兵前往灭之。其弟元略、元纂惧及于祸，皆弃官而逃。元纂逃往相州，与兄同死。元略先避难于司马始宾家，后避难于栗法光家。有西河太守刁奴与略善，送之奔梁。梁武纳之，封为中山王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元叉杀了元熙、元纂，独元略未获，下令十家为甲，到处搜捉。凡涉疑似者，皆遭诛戮。连累无辜，不可胜数。又纳美人潘氏于宫，帝宠幸之，日夜为乐，政事一无所理。又使中常侍贾粲代帝执笔，凡有诏命皆出其手，人莫辨其真伪。虽亲如高阳、臣如崔光，皆不敢相抗。纪纲大坏，遂启六镇之乱。你道那六镇？一曰怀朔，二曰武川，三曰沃野，四曰高平，五曰寻远，六曰桑乾，皆统辖数郡人民，悉受镇将节制。前尚书令李崇行北边，其长史魏兰根说崇曰：“昔缘边初置诸镇，地广人稀，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，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。中年以来，有司号为府户，役同厮养，官婚班齿，致失清流。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，顾瞻彼此，理当愤怨。宜改镇立州，分置郡县。凡是府户，悉免为民，入仕次叙，一准其旧。文武兼用，恩威并施。此计若行，国家庶无北顾之忧。”崇为奏闻，事寝不报。及元、刘二人秉政，贪爱财宝，与夺任情。官以资进，政以贿成，甚至郡县小吏不得公选，牧守令长率皆贪污。刻剥下民脂膏，以赂权贵。百姓困穷，人人思乱，故六镇之民反者相继。正光四年，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先反，其后胡琛反于高平，莫折太提反于秦州，若乞伏莫干反于秀容，于菩提反于凉州，杜洛周反于上谷，鲜于修礼反于定州之左城，葛荣称帝，丑奴改元。朝廷虽遣临淮王彧、将军李权仁领兵去讨，尚书李崇、广安王深相继进兵，而盗贼愈炽。

今先说拔陵在沃野镇聚集人马，杀了镇将，抢州夺县，四方云集响应，兵日以强。改元真王，自称天子，引兵南侵。一日，升帐召集诸将，下令曰：“吾闻怀朔、武川两处，人民富盛，钱粮广有。今遣将军卫可孤领兵二万，去攻武川；将军孔雀领兵二万，去攻怀朔。”二将领命，各自奋勇而去。那时怀朔镇将段长已死，杨钧代统其职，知拔陵造反，必来侵夺，欲求智勇之将，保护城池。闻说尖山地方有一人，双姓贺拔，名度。有子三人：长名允，

斲（lì，音离）面——用刀割脸。古代匈奴回鹘等民族风俗，遇大忧大丧，就用刀割脸，表示悲伤。

墙茨——比喻合门淫乱。典出《诗经·邶风·墙有茨》：“墙有茨，不可扫也；中冓之乱，不可道也。”

字可泥；次名胜，字破胡；三名岳，字嵩英。父子四人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次子破胡武艺尤高，勇过贲、育。乃请贺家父子到镇，留在帅府，商议军事。授度以统军之职，三子皆为将军。孔雀兵到，便遣出战。破胡一马当先，杀得孔雀大败，抽兵回去。那知孔雀败去，卫可孤领兵二万杀来。那可孤是一能征惯战之将，手下将士人人勇猛，个个精强，不比前次贼兵。连战几次，势大难敌。把城门围住，日夜攻打。幸亏贺家父子协力固守，不至遽破。杨钧乃集诸将商议曰：“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兵，何以解目下之危？近闻朝廷差临淮王为将，领兵十万来平反贼。但只在别处征剿，不来此处救援。吾欲遣将求救，求其速来，未识谁敢前往？”贺拔胜挺身而出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钧大喜曰：“将军此去，必请得兵来。”便取文书付之。破胡结束停当，待到黄昏时候，放开城门，匹马单枪一直冲去。惊动阵内贼兵，拦路喝道：“谁敢冲我营寨！”破胡也不回言，手提火尖枪，一个来一个死，杀得尸横马首，万人辟易。无如贼兵纷纷，一似浮萍浪草，才拨开时，便又裹将上来。火把齐明，如同白昼。可孤在马上喝道：“来将何人，速通名姓！”破胡道：“我名贺拔胜，欲往云中。当我者死，避我者生。”可孤见他杀得利害，亲自提刀来战。那知破胡越战越勇，虽可孤本事高强，争奈敌他不住，战了数合，也败将下来。破胡乘其败下，不复恋战，冲出核心，拍马便走。晓夜赶行，直至云中，迎着临淮大军，便到辕门投进文书。临淮看了忙传进去，细问贼兵形势。破胡参见后，一一对答。临淮道：“我奉命讨拔陵，未与一战。待我破其贼帅，此围自解，未便舍此救彼。”破胡见临淮不肯发兵，便叩首禀道：“怀朔被围已久，陷在旦夕。大王按兵不救，怀朔有失，武川并危。两镇俱失，则贼之锐气百倍，胜势在彼，焉能征灭？王不若发兵先救怀朔，贼兵一败，武川亦全。韩陵之众，皆望风奔逃矣。”临淮道：“将军言是，我便发兵。”破胡道：“大王既肯往救，小将先回，报知主帅，准备接应。”王许之，赐以酒食。破胡食毕，辞别便行。

却说可孤心服破胡之勇，对诸将道：“吾得此人为将，天下不足平矣。今后再与相遇，须协力擒之。”那知破胡回来，仍旧一人一骑，将近怀朔，望见贼兵围住城池，枪刀密密，剑戟层层，如铁桶一般。见者无不寒心。破胡全然不惧，拍马杀入，高声喊道：“我贺拔胜今日回城，敢来当我者，即死我枪上。”卫可孤闻知，传集将士，一齐围裹上来，喊杀之声，震天动地，比前番更甚。破胡使动神枪，左冲右突，好似毒龙翻海，猛虎出林。一回儿杀了无数军士，伤了几员上将。可孤见他勇猛，暗想道：“此人只可计取，难以力擒，久与他战，必至多伤将卒。”便招回军士，让他自去。破胡奔至城下，贺统军正在城上，开门放入。父子相见，略叙数语，同至帅府，把临淮已允，大兵即到报与杨钧。钧大喜，设酒慰劳，对破胡道：“将军英雄无敌，此功已是不小。但武川被围有日，未识存亡。欲烦将军去探消息，将军能复行否？”破胡道：“我去不难。但贼势浩大，此处保守匪易，我行不放心耳。”统军道：“有我们在，汝勿忧。”于是待至黄昏，破胡仍旧开门冲出。贼兵知是破胡，不来拦阻，任他径去。

却说可孤知破胡又去，绝早升帐，便唤其子卫可清，悄悄吩咐道：“你去如此如此，则贺家父子皆可收服。”可清领命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---

贲、育——孟贲、夏育，古代二勇士。

辟易——逃避，避开。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  
未识此去果能收服贺家父子否，且俟下回再讲。

---

金乌——相传日中有三足乌，后以金乌称日。

## 第八卷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

话说卫可清领了父亲密计，便至城下，单要统军出战，再叫军士辱骂以激之。统军大怒，挺身出战。战了数合，可清佯败而走。统军不舍，追有里许，伏兵齐起，将绊马索曳翻马脚，统军被擒。众兵将他绑了，推至城下，据其二子道：“来降免死，不来即斩你父。”贺拔允弟兄见了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飞马出城，高叫道：“勿伤吾父，愿相从也。”众兵把统军拥入军中。贺拔允兄弟直至营前，下马求见。可孤父子忙到帐外相迎。斯时统军已释缚上坐，见二子至，挥泪道：“势已如此，只得在此投顺，但负了杨将军耳。”可孤大喜，一面款留父子在军，一面便去攻城。城中连失三将，慌乱起来。半夜城破，人民被杀，杨钧一门尽死。可孤破了怀朔，便请统军写书，以招破胡。统军许之。

那知破胡将近武川，前一日其城已破。正是烽烟交迫时候，破胡慌了，带转马头，忙即奔回。正行之间，望见前面一队兵来，上书“贺拔统军”旗号，心下疑道：“我父亲为何在此？”勒马问之。只见一少年将军出马拱手道：“统军不在这里。我是卫可清，奉主命来请将军。有统军手书在此。”便叫军士呈过。破胡看了，果是父亲手笔，叹道：“父兄既在彼处，我复何往。”遂下马与可清相见，并马而回，来见可孤。可孤下座，握其手曰：“他日富贵，愿与将军共之。”破胡拜谢。少顷，来见统军，兄与弟皆在帐中。相见后，各自叹息，只得权时住下，再图机会。

其时临淮王不知两处已失，领兵前来。行近朔州，遇着拔陵兵马，被他杀得大败，依旧退回云中。安北将军李叔仁领兵五万，亦来救援，屯兵于白道谷口，拔陵乘夜袭之，亦大败而退。朝廷知临淮、叔仁军败，皆削其官爵，命李崇为北讨大都督，镇恒、朔以御强寇。抚军将军崔暹皆受其节制。崇欲停军固守，且莫与贼交锋，伺其便而击之。暹不遵崇令，引兵先出。正遇贼帅卫可孤，邀截大战，杀得官军死者死，逃者逃，崔暹单骑奔还，折了十万人马。可孤使人飞报拔陵，陵大喜。乘胜而前，又催各道贼兵并力来攻李崇。崇力战却之，遂相持于云中。崔暹兵败，李崇奏知。帝方不悦，又有雍州刺史元志上奏：“莫折念生与弟天生反于秦州，攻破高平镇，杀了镇将赫连略，官兵莫敌。”帝益惧，因念：“母后临朝，天下未尝有事，今反乱想继，无人为朕分忧。”屡欲往见太后，苦为刘腾所制。那知腾恶满身死，左右防卫渐疏。又亦不甚经意，时时出游于外，留连不返。帝后母子复得相见。

正光五年，帝年十四，颇悔从前所为得罪太后。时值中秋节近，率诸王贵臣等十余人，朝太后于嘉福殿。时元叉不在。太后设宴留饮，酒过数巡，太后对帝及群臣曰：“我自还政后被幽于此，子母不听往来，虽生犹死，何用我为？我当出家修道于嵩山，闲居寺中，以了终身。”因自卸发，欲将金剪剪去。帝及群臣皆叩头流涕，殷勤苦请。太后声色愈厉，必欲出家。帝乃使群臣皆退，独留嘉福殿，与太后共语。太后细诉从前被幽之辱，思念之苦。太后泣，帝亦悲不自止。是夜，遂宿太后宫中，明日亦不出宫，与太后坐谈至夜。太后曰：“今夕中秋佳节，可召皇后、潘妃到来，共赏良宵。”帝曰：“儿与太后相疏已久，遇此良夕，当侍太后细谈衷曲，不必召彼来也。”太后见帝意诚，乃于月下密语帝曰：“自元叉专政，朝纲大坏，以致人心愁怨，盗贼四起。今若不早除之，天下必至大乱，社稷将危。帝何尚不知悟耶？”帝闻大惊，乃告于太后曰：“儿近来亦不甚喜他。因其能顺联心，稍效勤劳，

故不忍弃之。前日私将先王宫女窃回，朕笑其愚，置之不问。近内侍张景嵩亦告我曰元叉将不利于我，我尚未信。太后在内，何由知之？”太后曰：“满朝文武皆知其奸，何独吾知。正恐帝不相信，故皆缄口不言耳。”帝退，于是深匿形迹，待叉如故。

一日，对叉流涕，言：“太后有忿恚语，欲出家修道。不听其去，必忧郁成疾。朕欲任其往来前殿，以慰其心。”叉殊不以为疑，劝帝任其所欲。后于是数御显阳殿，二宫无复禁碍。叉尝举元法僧为徐州刺史，法僧反，叉深自愧悔，于帝前自明无他。太后谓之曰：“元郎若忠于朝廷，何不解去领军，以余官辅政？”叉乃求解领军，帝从之。然叉虽解兵权，犹总任内外，殊无惧意。宦官张景嵩怨叉，言于帝之宠妃潘贵嫔曰：“叉欲害嫔。”嫔泣诉于帝曰：“叉非独害妾，又将不利于陛下。”帝信之。因叉出宿，解叉侍中。明旦，又将入宫，门者不纳，叉始惧。六年夏四月辛卯，太后复临朝听政，下诏追削刘腾官爵，发墓散骨，籍没家资，尽杀其养子。除叉名为民。其党侯纲、贾粲等皆出之于外，寻追杀之，籍没其家。惟叉以妹夫故，尚未行诛。一日，叉妻侍太后侧，侍郎元顺指之曰：“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，不正元叉之罪？”太后默然。未几，有告元叉及弟元瓜通同逆反者，乃并赐死于家。朝野相庆，皆云大奸已去，太平可致。即陷在贼中者，亦思忠义自效，脱身返正矣。

话说武川镇有一人，双姓宇文，名肱。其妻王氏生三子，复怀孕。将产之前，梦抱腹中小儿系绳升天，将至天门，为绳短而止。及生子时，云气满房，如羽葆飞盖之状罩于身上。肱大喜曰：“此子他日必贵。”名之曰泰，字黑獭，即周朝开基主也。自卫可孤破了怀朔，又取了武川，两镇人民皆被掳掠，壮者悉点为军。于是宇文父子五人皆为可孤军士。其第三子洛生年十九，武艺绝伦。四子黑獭年十六，胆略过人，身長八尺，发垂至地，面有紫光，人望而异之。然困龙蟠伏，不得不屈在人下。一日，可孤在营中设宴，享其将士，至晚皆散。宇文洛生巡行各营，见一壮士执刀倚于营门之外，对天长叹，叹罢挥泪。洛生异之，因向前问其姓名。那壮士见洛生神情亦异，乃吐实告曰：“我即贺统军之子贺拔胜是也。本怀朔尖山人。不幸我父被掳，兄与弟皆降，不得已屈身在此。有怀乡恋国之心，恨无冲天羽翼，俯首事贼，因此感伤。君乃何人，而来问我？”洛生闻言大喜，乃谓胜曰：“我是武川镇宇文肱之子。不幸家属被掳，委曲图存，只得为贼军士，心实不甘。将军若有报国之心，小子岂无复仇之志。我二人同心并力，杀可孤如反掌耳。”胜大喜，遂相密订，各去通知父兄，暗中纠合本乡豪杰，临期同发。

一日，卫可清欲往尖山打猎，可孤许之，乃曰：“须贺将军及二郎同去。”父子欣然听命。当日并皆上马，统军又命宇文肱、宇文洛生为马军，带了弓箭随后。共马步三百，一齐前往。到了尖山，命三百军士屯在山下。可清只带随身军士数人，同贺家父子及肱与洛生上山采猎。忽可清马前跑过一鹿，可清连发三箭皆不能中，因谓胜曰：“将军为我射之，一箭而中，当以黄金十两为赏。”胜拈弓在手，一箭正中鹿背。可清赞道：“将军真神箭也。”胜微笑道：“此何足奇。我再射一物与你看看。”可清道：“射何物？”胜拽开弓，喝道：“射你！”可清未及回答，早已一箭穿心，跌在马下。众大惊。四人动手，尽杀其亲卒数人，一齐飞马下山。宇文肱提了可清首级，

---

羽葆——古代以鸟羽毛为装饰的仪仗。

高叫军士道：“卫可清已被贺将军诛死。有不从者，以此为例。”众皆慑伏，不敢动。遂命洛生先往城中，知会本乡义旅以为内应。统军与宇文肱押后，破胡为先锋，杀入城来。时可孤正坐军中，忽有军士报道：“小将军在尖山被杀。”可孤大惊而起，方欲号召诸将，却被破胡一骑冲入营中，大喝道：“逆贼看枪！”拦心一刺，顿时毕命。手下军士素惧破胡威名，谁敢相抗，也有跪下投拜的，也有奔归拔陵的，十万贼兵一时溃散。贺统军入城，一面安抚人民、招集士卒，一面备文申报。因向胜道：“此事须申报云州刺史费穆，令其转奏朝廷。但拔陵人马处处皆有，路上恐防有失。必得汝去，我始放心。”破胡领命，备好文书，随即起身。果见贼兵满道，然闻贺拔胜之名，皆不敢拦阻。不一日到了云州，以申文投进，见了费穆，备诉情由。穆大喜道：“此皆将军父子之功也。待我奏知朝廷，自有恩命。”留宴三日，大相敬爱，谓胜曰：“云州苦无良将，故不敢与贼交锋。如得将军助我，何惧拔陵。且武川、怀朔尚有变患，亦可缓急相救。欲屈将军在此，为朝廷出力，幸勿拒我。”胜见其言有理，又情意难却，遂留云中。

却说拔陵闻可孤父子被杀，心中大怒，乃亲提二十万众杀到武川，洗荡一方，为可孤报仇。统军闻之，与诸将计曰：“拔陵领二十万人马前来报仇。城中兵卒不满八千，半皆疲乏，何以御之？”宇文肱曰：“今当分兵屯于城外，为犄角之势。先截其来路，使贼兵不能临城，可免坐困。”统军从其计，遂命宇文父子引兵二千，屯于城西；二子允与岳引兵二千，屯于城东；自领余众在城把守。调遣方毕，报贼兵已近。贺拔岳引军五百，先来截杀，与叛将交战，不上数合，贼兵败走入山。岳即追下，又遇一将状貌狰狞，接住交战，良久未分胜败。那知拔陵兵马分头而进，一路去战贺拔允，一路去战宇文肱，自将轻骑掩袭武川之城。两路之战胜负未分，而武川已陷，贺统军被乱箭射死。其时贺拔岳未知城破，尽显平生本事，提鞭打死贼将，方得脱身。只见贼兵大队已过尖山，如潮如海尽奔武川，心中大惊，恐怕武川有失，父亲性命不保，飞马同城。听见前面喊杀声高，冲入阵内，正值可泥困在垓心，忙高叫道：“哥哥且莫恋战，快去城中保护要紧。”二人并力杀条血路便走，奔至城下，见一执枪军士已把统军之头悬示城上，二人肝肠尽裂。可泥忙发一箭，军士应弦而倒，连头滚下城来。二人捧头大哭。然亲军已散，四面皆是贼兵，倘有疏失，一门尽死贼手。不如保全性命，以图报复。于是将头埋于城下，拍马向南而逃。其时宇文肱亦在城西与贼相持，见贼兵破城而入，贺统军死于乱军之手，两个儿子乱中失散，不知去向，看来势大难敌，徒死无益，只得带了残兵千余，望西而遁。

却说拔陵知贺拔允弟兄捧其父头而逃，去尚不远，遂命骁将赫连信、卫道安，带领三千劲卒赶上擒之。二人奉命而去。未识贺拔兄弟能逃得脱否，且听下回再续。

## 第九卷 骋骑射沃野遇仙 迫危亡牛山避寇

话说贺拔允、贺拔岳弟兄二人因失了武川，拍马逃去，在路相议道：“今番虽留性命，但干戈扰扰，何处可以容身？”允曰：“现在广阳王镇守恒州，去此不远，不如投奔他去。”正行之间，听见后面喊声大起。岳曰：“定有追兵赶来。兄请先行，弟自在后拒之。”允曰：“虽有追兵，何足为惧。”言毕，山坡下冲出二将喝道：“我赫连信、卫道安在此，你二人快快下马受缚，免我动手。”岳大怒道：“吾贺三郎也！谁敢阻我？”赫连信挺枪便刺，岳以鞭架开，趁势一鞭，赫连信脑袋皆破，倒于马下。卫道安方欲上前助战，被贺拔允手起一刀，斩为两段。众兵见主将尽死，惊惧欲走。二人手起刀落，杀伤无数，然后住手，缓辔而去。不一日来到恒州，见了广阳王，哭诉情由。广阳大相敬重，留在军中，各授偏将之职。其时胜在云中，忽闻父亲被杀，哥哥皆逃，呼天抢地，痛哭不已，恨不得即时报仇。费穆慰之曰：“老将军为国身亡，自当奏知朝廷，以旌其功。将军正当善保此躯，报效君亲。”胜强忍哀痛，安心住下。今皆按下不表。

再说贺六浑在京中遇见叔父高徽，担搁两月，事毕回家，合家相见大喜。其时拔陵未反，乡土犹宁，六浑已有隐忧，广结四方豪杰，不惜罄囊费产。唯昭君知其意，余人不识也。内干尝谓欢曰：“汝虽好客，何挥财如土若此？”欢曰：“向在京师，见朝纲颠倒，君弱臣强，宿卫擅杀大臣，而朝廷不敢问。大乱至矣，财帛岂可守耶？与其留供盗贼之用，不若用结豪杰之心，缓急可以得助。”内干然之，因出资财以助其费。于是六浑门前常多车辙马迹。云中司马子如、秀容刘贵、中山贾显智、咸阳孙腾、怀朔尉景、广宁蔡俊，皆一时豪杰，与六浑深相结纳，往来无间。其后高树夫妇相继而卒，六浑营葬于山南。有弟永宝尚幼，欢抚之如子。平城库狄干家资巨富，身授平虏将军之职。慕六浑名，知其有妹云姬，求娶为妇，以结好于欢。既而昭君生一子，名曰高澄，字子惠。欢自葬亲后益不事家业，招集豪士以射生采猎为事。娄昭学习武艺，亦朝夕为伴。

一日，刘贵到来，从者手中擎一白鹰，毛羽如雪。六浑见之，谓贵曰：“此鹰可爱，从何得来？”贵曰：“有一外路人带来，吾以五百贯买之。明日，我们同到沃野地方打猎，以观此鹰搏击之能。”六浑欣然，便邀尉景、蔡俊、贾显智、司马子如黎明齐集，共往沃野。次日，轻弓短箭，一齐骑马而去。那知一到沃野，过了多少山冈，并无禽兽。六浑道：“素闻沃野野兽最多，如何今日没有一个？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南边窜出一兔，身如火块，眼似流星。六浑就发一箭，弓弦响处，赤兔忽然不见。拍马赶去，却见那箭射在树上，拔之不出。正惊异间，又见赤兔在前乱跑。及搭箭在手，兔又不见。才收了箭，兔又在前。六浑怒道：“此兔莫非妖怪，敢如此戏我。”刘贵便将白鹰放起，来搏赤兔。鹰随兔往，终搏不着。六人紧紧相随，约过三四里路，来至一处。后面一带山冈，靠山几间茅屋。屋外几株合抱大树，前有石涧，水声潺潺。六浑谓众曰：“此处大有林泉景致。”停马细看，忽见白鹰起在前面，赤兔正在其下。茅屋中撵出一只卷毛黄犬，一口将赤兔咬死。白鹰下来，亦被黄犬一口咬死。六浑大怒，搭箭在手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黄犬应弦而倒。众人皆道：“虽杀黄犬，可惜坏了白鹰，去罢。”

回马正行，耳边忽如雷震一声，大喝道：“谁敢无礼，杀我黄犬！”回头一看，有两个大汉，身長一丈有余，眼如铜铃，面似蓝靛，赶来拿人。六

浑正待迎敌，被他一手拖住，轻轻提下鞍鞵，横拖倒拽而去。一个又来拿人，众人见力大难敌，拍马而走。走得远了，勒马商议道：“六浑被他拿住，还当转去解救才好。”于是回马复来。那知两个大汉已将六浑绑在树上，喝道：“你杀我犬，也须杀你，以偿犬命。”六浑极口分说，只是不理。一个走进屋里，取出刚刀一把，举手要杀。斯时六浑命在呼吸。众人望见凶势，个个吓得魂胆俱丧。忽见屋内走出一个年老妇人，萧萧白发，手持拄杖，连声呼道：“我儿勿伤大家，快快放了。”二人听了，急忙将刀割断绳索，放了六浑，就请六浑屋内去坐。六浑随入，见虽是茅舍，亦甚宽洁。老妇向前称谢道：“我二子空有两眼，不识大家。误相触犯，乞恕其罪。”六浑谢道：“不敢。”但见老妇双目俱盲，口口称他大家，未识何意。

却说五人望见白发妇人救了六浑进去，同至草屋前，下马而入。老妇亦命二子接进留坐，曰：“此皆贵人也。今日蓬门何幸，大家及贵人偕来，但家贫无以待客。”呼二子道：“尚有村酒数斗、庄羊一腔，可烹以佐酒。”二子应诺而去。六人谢了，便问道：“婆婆，令郎俱有非常之勇，何为埋没山中？”婆婆道：“老身两目不明，全靠二子打猎为业，住此久矣。”六浑道：“婆婆目不能视，何以知吾等前程？”婆婆道：“吾善相术，一闻人言，便知贵贱。”于是六人皆起请相。婆婆用手扞摸，相六浑曰：“此大家也，贵不可言。”相尉景位至三公。相司马子如富贵最久。相刘贵、蔡俊皆将相封侯。惟相贾显智心地不端，为人反复，虽有高官厚禄，恐不得善终。然五人虽贵，指挥总出大家也。相毕，恰好搬出酒肉。六人正在饥渴时候，一齐坐下，饱吃一回。然后起身谢了，便即告别，上马而行。行有里许，六浑道：“此妇大贤，日后倘有好处，当报此一饭之德。惜未问其姓名，当转去问之。”六人并马而回，及到旧处，茅屋全无，那有一个人影，惟有大树数株依然在望。六人大惊道：“原来三个俱非凡人，乃是神仙化来指示吾等的。”刘贵道：“若应其言，我们固有好处。高兄日后定有帝王之分，岂非大幸。”盖当时称天子曰大家，故贵以为六浑贺。一路说说笑笑，行至沃野镇。是夜，同宿刘贵家。明日，各自回去。

六浑回到家中，因对昭君诉说昨日之事。昭君且惊且喜道：“据老妇言，君必大贵。但当保身有为，不可乘危蹈险，以致不测之忧。”六浑点头称是。从此欢益自负，远近闻其事者，益倾心六浑，待之有加。正光五年，昭君又生一女，名曰端爱，即魏静帝后也。先时高澄生时，昭君梦见云中白龙一条分为两断，虑其后虽贵，立业不终。及生端爱时，梦见明月坠于杯中，吸之立尽，知其后亦必贵。三朝后，亲友作贺饮酒。饮罢，共往白道南山采猎。

却说其时正值拔陵攻破武川，因杀了他大将卫可孤，泄怒于一方，令众将各领人马四处抄掠，杀害百姓。又差大将韩楼统兵十万，自五原而来，去与广阳交战，打从白道村经过，村中搅得粉碎，房屋被烧，人民死者死，逃者逃。内千百万财产，顿时化为乌有。六浑同了娄昭等数人正在南山打围，离家约有三十里，忽见火光冲起，黑烟连云。六浑大惊，知有贼兵到了，急与众友庄兵五六十人飞奔回村，果见贼人纵兵大掠，杀人放火，喊杀之声如沸。六浑对众人道：“此处已有贼兵阻住。你看重重叠叠，约有十万人马，如何过去？我们须要齐心并力，有进无退，杀入村中，或救得各家性命。不然，徒死无益也。”众皆领命。六浑当先，娄昭押后，一齐舍命冲入。贼众见是数十乡兵，不以为意，便来挡住去路。六浑舞动神枪，连伤贼兵数十，众皆辟易。于是众人随了六浑杀出核心。及到村中，但见烟火迷目，屋宇无

存，各家眷属都不知何往。六浑失色，娄昭马上大哭。二人正在凄惶，只见一人飞马前来，高叫道：“二位官人勿在此担搁了，两家人口都逃在南山树林中，专望二位官人前去救护。”其人乃娄家内丁，颇有胆勇，故此寻来通信。

二人闻知大喜，率领众人即奔往南山。那知贼兵旌旗满路，山前山后已结满营寨。六浑谓昭曰：“两家眷属男女俱在水火之中，今夜或可救之，明日皆被掳矣。”忙同娄昭奋勇而前，大叫：“来军放我上山，各不相犯。”贼兵见其骁勇，且日色已昏，恐损士卒，不与争锋，乃分开一路，放他过去。二人引了庄兵，寻路上山，直至山顶之上，见无数逃难人民都避在树林中。见了六浑皆高叫道：“高大官人来，可救我等性命矣。”六浑寻见家属，人人都在，单失散了高澄一人。昭君不胜悲切，六浑嗟叹几声，可惜此子丧于贼手。因语娄昭道：“失去只索罢了。现在两家人口在此，总非安身之所。须当保护下山，方有生路。”娄昭见夜黑难行，犹豫不决。忽喊声大起，满山一片火光，树木皆焚。二人即忙上马。百姓强壮者及庄兵人等各执枪刀，六浑亲自约束，分为数队，在前领路，杀下山来。贼兵抵敌不往，并得逃脱。招呼众人速往牛豆山去。此山在南山之北，地僻而险。山上有菩提寺，寺极广大，可以容众，故六浑领众往避。至寺，僧皆逃窜，众遂屯聚寺中。当夜惊魂未定，过了一宵，不见贼兵到来，人心始安，共庆更生。唯有昭君不知高澄下落，思欲遣人寻觅，犹恐贼兵阻路。后有上山来者报说，贼兵虽去，村中焚掠几尽，老幼无存，房屋皆为白地，眼见高澄性命定然不保了。昭君闻之，悲哭不已。只见一个喜鹊飞向檐前，对了她喳喳的乱噪。昭君止了眼泪，便对鹊祝道：“鹊儿，你莫非知我儿子下落尚未丧命，特来报信么？如果未死，你须飞下地来，向我长噪三声。”那鹊果然飞下，长噪三声，向南飞去。昭君道：“鹊儿向南飞去，此儿必在南方。”忙即唤人往南寻觅。但未识高澄果在南路，可以寻得着否，且俟下回再看。

## 第十卷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

话说六浑失去高澄，正在寺门外指点去路寻觅，忽有数十骑人马上山。前面是段荣，后面有人抱着小厮，坐在马上，却象高澄模样，得得而来。连忙接荣入寺，高澄亦随后进来，俱各大喜。六浑忙问荣道：“此子昨夜已失，君从何处救得？”段荣道：“拔陵在武川、怀朔等处屯扎兵马。武威相去不远，因此在家备御，不敢远出。昨早知贼将韩楼领兵十万，去与广阳交战，打从五原而往。我知此间必遭兵火，慌带家人三十骑前来看视。今早到得村中，果见尸横遍地，房屋皆毁。未卜两家凶吉，细细打听，才晓得逃在此间，故寻踪而来。行至中途，忽见老鸦向我乱鸣。取箭射之，鸦带箭飞入穴中。使人下穴探取，见一小儿卧于其内，抱出视之，乃君之子也。”欢因问高澄，何以卧在穴内。澄曰：“起初乳媪抱我逃走，赶众人不上，落在后面，被贼兵冲来，我与乳媪同落水内。忽见一夜叉模样将我提起，放在穴内。眼前但见一鸦在上飞鸣。今早有人抱我出穴，乃是段姨夫，始得同他到来。”六浑忙向段荣称谢。昭君见了儿子，如获至宝，益发感激不尽。段荣复向内于夫妇问慰一番。是夜，同宿寺内。明日，尉士真亦来探望，谓欢曰：“今幸家口无恙，但资产荡尽，将来何以谋生？”六浑道：“为此忧闷。”娄昭道：“不妨。此时家业虽废，尚有别业在平城等处。收拾各山牛羊驴马，搬往平城，督率庄丁人等再行耕种，亦可度日。六浑夫妇可无忧也。”段荣曰：“非计也。荣少习天文星纬之术，夜观天象，北方之乱未已，此间尚有兵火之灾，十年后方定。树家立产尚非其时。且平城之间遇乱尤甚，非所宜居。”娄昭道：“然则若何而可？”士真道：“大丈夫上不能为朝廷剪除暴乱，亦当退自为谋保全父母妻子。莫若各家聚集庄兵，招来乡勇，就在此菩提寺结垒立寨，依山守险。我亦同来居住。凑合粮储，以为守御之备。且俟北土稍宁，成家未迟。”段荣道：“此论最妙。我看武威兵气亦重，不可安居。家中尚有蓄积，竟连家小一齐运来，同住便了。”六浑、娄昭皆大喜。相约已定，两家便即搬来。一面安顿家小，一面将菩提寺改作营寨，修整军器，造立旗幡。四方避难者负粮挈眷而来，不可胜数。自后贼兵过往者闻六浑之名，俱不敢相犯。娄昭仍督庄兵耕种田禾，以为山寨之用。正是：虎伏深山藏牙爪，龙潜大海待风云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讲广阳王起兵来征拔陵，闻贼兵从五原来敌，聚众将议曰：“我兵不弱于贼，特无一骁勇之将与之争锋，故不能胜。今军中谁堪作先锋者，举一人以对。”众将道：“军中实无勇将。近闻贺拔允之弟贺拔胜在云州刺史费穆麾下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天下无敌。若召以为将，足破拔陵之胆，战无不胜矣。”广阳从之，乃写书与费穆，要请破胡到军。穆不敢违，遂送破胡来见广阳。广阳见其仪表不凡，英雄无比，便封先锋之职，授以精卒三千，谓胜曰：“将军此去杀贼立功，千金赏、万户侯，不足道也。”胜亦感激，誓以灭贼自效，遂领兵前往。行未廿里，正遇拔陵前队，约有五千人马。胜勒马高叫曰：“破胡在此，谁敢出战？”贼将见是破胡，吓得魂胆俱碎，畏缩不前。破胡连喝数声，不敢答应。直冲过来，贼兵望后便退。乘势赶杀，直至拔陵军前，勒马讨战。拔陵闻知大惊，语诸将道：“今日破胡乘胜而来，谁去迎敌？”帐前走过孔雀之弟孔鸾、拔陵之弟拔兵，启口道：“我二人愿同出阵，斩破胡之首。”拔陵道：“此人未易轻敌，各要小心。”二人答应，出马，跑至阵前，与破胡交锋。战未数合，被破胡一枪一个，俱死马下。拔

陵大惧。诸将畏胜之勇，都不敢出战。遂引兵退三十里下寨，与韩楼大军相为犄角之势。广阳王知前锋已胜，亦引大军至五原山扎住。破胡数往挑战，拔陵只是坚守不出。于是两军相持不下。那知拔陵兵威稍挫，而莫折念生反于秦州，兵势大盛。一日，命其弟天生道：“我今兵多将广，分兵十万于汝，去攻岐州。岐州一破，便提兵进逼雍州，以破萧宝寅之兵。我自在后接应。”天生遂引兵而往。

却说萧宝寅乃是南齐明帝之子。梁武篡位，杀其兄弟九人。宝寅脱身降魏，孝文帝时封为齐王，尚南阳公主，甚加宠待。今因南道行台元修义染得风疾，不能征讨，故命宝寅代统其兵，以讨莫折念生。不几日，天生兵临岐州，岐州刺史裴芬与都督元志闭城拒守。被围一月，城破，裴芬、元志皆被杀。遂乘胜势进军雍州之界。宝寅闻之，慌即起兵相迎，见贼势浩大，颇怀忧惧。忽有探子来报，西路上一枝军马约有五万，打着官军旗号飞奔而来。使人问之，却是东岐州刺史崔延伯，奉天子之命，封为征西将军、西道都督，起本州人马来讨天生。延伯素骁勇，力敌万夫。宝寅大喜，请过相会。一路进发，行至马嵬。莫折天生扎营黑水之西，军容甚盛。宝寅问延伯破敌之策，延伯曰：“明晨先为公探贼勇怯，然后图之。”乃选精兵数千，西渡黑水，整阵向天生营。宝寅军于水东，遥为接应。延伯抵天生营下，扬威胁之，徐引兵还。天生见延伯众少，开营争逐。其众多于延伯数倍，蹙延伯于水次。宝寅望之失色。延伯自为后殿，不与之战，使其众先渡，部伍严整，天生兵不敢击，须臾渡毕。天生之众亦引还。宝寅喜曰：“崔君之勇，关、张不如。”延伯曰：“此贼非老夫敌也。明公但安坐，观老夫破之。”明日，延伯勒兵而出，宝寅之军继后，天生悉众逆战。延伯身先士卒，陷其前锋，斩贼将数员，将士乘锐竞进，大破其兵，俘斩十余万人。天生率残兵遁逃。官军追奔至小陇，收得器械粮储不可胜计。岐、雍及陇东之地皆复。只因宝寅不能戡下，将士稽留采掠。天生得脱，复整余众，塞陇道之口，以拒官军。宝寅、延伯既破莫折念生，以为雍、岐以西不足忧，遂停军不进。

一日，接到泾州将军卢祖迁文书。因反寇胡琛据了高平，自称高平王，聚集人马数十万，手下勇将百员，扰乱幽、夏二州，势极猖獗。今又遣大将万俟丑奴、宿勒明达领兵十万，来犯泾州。祖迁不能敌，以此求救于宝寅、延伯。二人遂引兵会祖迁于安定，甲卒十二万，铁马八千，军势大振。丑奴军于安定西北七里，时以轻骑挑战。大兵未交辄委走。延伯自恃其勇，且新立大功，以为敌人畏己，欲即击之。先是军中别造大盾，内为锁柱，使壮士负之而趋，谓之排城。置辎重于中，战士在外。自安定西北整众而前，以为操必胜之势。那知贼计百出，当两军相遇正欲交锋，忽有贼兵数百骑手持文书，诈称献上降簿，以求缓师。宝寅、延伯方共开视，宿勒明达引兵自东北至，万俟丑奴引兵自西南至，官军腹背受敌。延伯拍马奋击，奔驰逐北，径抵其营。无如贼皆轻骑，往来如飞，官军杂以步卒，战久疲乏，被贼乘间冲入排城，阵势大乱。延伯左冲右突，虽杀死贼兵无数，而士卒死伤亦近二万，于是大败。宝寅见延伯败退，军心已恐，忙即收众，退保安定。延伯自耻其败，欲与再战。宝寅劝其养锋息锐，徐观时势，以图进取。延伯以为怯，连夜缮甲治兵，招募骁勇，复自安定西进兵，去贼七里结营。明晨不告宝寅，

---

蹙——逼迫。

戡（jí，音集）——约束，制止。

独出袭贼，大破其垒，贼众披靡，平其数栅。既而军士乘胜采掠，离其步伍。贼见官兵散乱，复还击之。魏兵大败，延伯中流矢而卒。宝寅闻知往救，已无及矣。时大寇未平，复失骁将，远近忧恐。而宝寅自延伯死后，丧卒数万，贼势愈甚，深恐朝廷见责，心怀忧虑。

时麾下有一人，姓郑名俨，河南开封府人。生得丰神清朗，仪容秀美，向在京中为太后父司徒胡国珍参军。因随国珍得入后宫，太后悦其美，曾私幸之。宫禁严密，人未之知也。及太后见幽，不得进见。宝寅西征，俨遂从军而去，亦授参军之职。在雍州已及一载。一日赦书至，知太后重复临朝，私心大喜，欲进京而苦无由。今见宝寅有忧惧之色，因告之曰：“太后复政，明公尚未进表恭贺，恐太后不悦于明公也。”宝寅失色道：“君言是也。军旅匆忙，未暇计此。今当表贺，但谁可往者？”俨曰：“明公如必无人，仆愿奉命以往。且尚有一说，明公出师以来，虽有前功，难掩后败。仆在太后前表扬明公之功，以见败非其罪，则朝廷益加宠任，可以无忧见责矣。”宝寅大喜曰：“得君如此，我复何忧。”因遂修好贺表，命俨充作贺使。郑俨别了宝寅，星夜赶行。因念太后旧情未断，日后定获重用，不胜欣喜。及至京师，将贺表呈进。太后见有郑俨之名，忙即召见。俨至金阶，朝拜毕，太后曰：“久欲召卿，未识卿在何所。今得见卿，足慰朕心。”俨伏地流涕曰：“臣料此生不获再见陛下，今日得睹圣容，如拨云见日，不胜庆幸之至。”太后曰：“朕身边正乏良辅，卿当留侍朕躬，不必西行矣。”俨拜谢。太后淫情久旷，今旧人见面，满怀春意，按纳不下，那顾朝廷之体，遂托以欲知贼中形势，留入后宫。是夜，俨宿宫中，与太后重叙旧情。宫中皆贺。明日升殿，即拜俨为谏议大夫、中书舍人，兼领尝食典御。昼夜留在禁中，不放出外。即休沐还家，尝遣宦者随之。俨见妻子唯言家事，不敢私交一语。自此宠冠群臣，一时奸佞之徒争先趋附。

时有中书舍人徐纥，为人巧媚，专奉权要。初事清河王，王死又阿谀元叉。叉败，太后以清河故复召为中书。及郑俨用事，纥知俨有内宠，益倾身承接，奉迎唯谨。俨亦以纥有术智，任为谋主。共相表里，势倾内外，时人号为“徐郑俨”。不数月，官至中书令、车骑将军。纥亦升至给事黄门侍郎、中书舍人，总摄中书门下事。军国诏令，皆出其手。纥素有文学，又能终日办事，刻无休息不以为劳。或有急诏，则令数吏执笔，或行或卧，指使口授，造次俱成，不失事理。故能迎合取容，以窃一时之柄，然无经国大体。见人则诈为恭谨，而内实叵测。又有尚书李崇之子李神轨，神采清美，官为黄门侍郎。亦私幸于太后，宠亚郑俨。又有黄门给事袁翻，亦为太后信任。徐、郑、袁、李四人互相党援，蒙蔽朝廷。六镇残破，边将有告急表章，俨恐伤太后之心，匿奏不报。外臣有从北来者，皆嘱其隐匿败亡，不许言实。于是群臣争言贼衰，不久自平。太后日事淫乐，不以六镇为意。正是：

朝中已把山河弃，阃外徒劳战伐深。

但未识后来变故如何，且听下回细说。

## 第十一卷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

话说胡太后宠信郑俨、徐纥居中用事，百僚畏惮，莫敢谁何。朝政日坏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却说魏初有两秀容城，皆在并州之北，俱有居民数万。北秀容酋帅双姓尔朱，名羽健。再传为尔朱代勒。代勒为人猛勇，御下又极宽和。一日，游猎山中，部下之人射一猛虎，误中其臂。代勒拔其箭还之，曰：“此汝误中我臂也。”并不加罪。由是军民无不感悦。官至肆州刺史，封梁国公，年九十余而卒。子名新兴，代父职。坐拥成业，雄镇北土。畜牧尤蕃，牛羊骡马千百成群，各以毛色相别，弥漫山谷，不可胜数。朝廷有事出师，新兴每以牛马刍粮来献。孝文以为忠，进位将军，敕为秀容镇第一酋长。宫室崇大，俨如王侯之居。府库充积，富可敌国。麾下猛将如云，壮士如雨。生子荣，字天宝，聪明俊伟，才气过人，又多力善射。少时随父入朝，武帝见而爱之，以中山王元英之妹妻之，即北乡公主也。其后新兴年老，表请传爵于荣，明帝许之。荣袭父爵。新兴死，魏又除荣游击将军。荣每到春秋二时，率领眷属往高山大泽之处射猎为乐，故其姊妹妻女皆善骑射。有子三人，长菩提，次义罗，三文殊，年皆幼。女二：长曰娟娟，次曰琼娟。娟娟年十四，容颜绝世，有倾城倾国之貌。伶俐多能，性刚烈如其父。后为肃宗嫔，敬宗立，荣复纳之为后，终归高氏，为献武帝妃也。当是时，荣见朝政日乱，六镇皆反，而手下士马精强，粮储广有，隐有拨乱救民、化家为国之志。又宗族强盛，弟兄叔侄皆有勇略。从弟名世隆。族弟二人：一名度律，一名仲远。兄子二人：一名兆，字万仁；一名天光。此五人者才智兼备，武艺超群，各镇都畏之，号曰“尔朱五虎”。而五虎之中兆尤勇猛，荣爱之如子。一日，荣召五人谓曰：“四方兵起，名都大郡皆为贼据。朝廷出师累年，败亡相继，贼势益甚。我恐此间亦不得安，我欲散财发粟以招四方智勇，剪除凶暴，上为朝廷出力，下为地方保障。汝等以为何如？”众皆曰：“主公之见是也。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此不世之勋，有何不可。”荣大喜，即于秀容城上竖起招贤旗一面，上书“广招贤智，共济时艰”。于是四方才勇之士，相率来投。

时南秀容于乞真杀了太仆卿陆延，据城造反。荣遣尔朱兆引兵三千擒之，斩于城下，将首级封进京师。明帝大喜，封荣博陵郡公，长子菩提世袭，赐金三十斤、彩缎百匹以荣宠之。又桑乾镇斛律洛阳、费也头二人作乱，荣亦起兵破之于河西，斩其首级入朝。以功进封安北将军，都督恒、朔二州军事。荣自是英名四布，兵威益振，豪杰归心。六浑之友刘贵、司马子如、贾显智、尉景、窦泰等皆奔秀容，投在麾下效力。荣一一收纳，随才任使。敕勒人斛律金有武干，行兵能用匈奴之法，望尘知马步多少，嗅地知敌兵远近。初在怀朔镇杨钧手下为将，钧死归拔陵。见拔陵作事无成，脱身归于尔朱氏，荣以为别将。六浑妹夫库狄干见北方大乱，欲携家避入京师。云州刺史费穆知其才勇，劫至云州，共守城池。其时北境州县皆没于贼，惟云州一城独存，四面阻绝，粮尽矢穷，外救不至。穆知不能守，遂与库狄干弃城南奔，投于尔朱荣。荣送费穆归朝，留狄干为别将，甚加礼待。

---

蕃（fán，音烦）——繁盛。

不世——世上所罕见、稀有。

一日，天光领二将来见，谓荣曰：“此尖山贺拔允、贺拔岳也。”荣喜，急起握二人手曰：“将军兄弟英雄盖世，想慕久矣，何幸今日得遇。但闻足下在恒州把守，未识何以至此。”允曰：“允自武川失守，父被贼害，与弟岳投奔恒州，为元仆射收录。弟胜在广阳王麾下为将，广阳奉召入京，胜亦来恒州相投，弟兄遂得相聚。不料广阳去后，众皆怨望，推鲜于修礼为主，聚众廿万，拥兵来寇。元仆射使允等出战。那知城中外连内应，城遂破。元仆射奔往冀州，允弟兄三人在乱军中相失。今胜不知何往，我二人投北而行。行了两日，无处容身，因在山前叹息。忽逢明公之侄天光，说及明公好贤礼士，劝予来归，故倾心至此。如蒙收录，当效驰驱。”荣曰：“将军此来，天作之合也。但未识令弟何往，吾当遣人觅之，使汝手足同在一处。”因皆置为将军。

荣欲观二人武艺，一日拣选人马，带允、岳同往射猎。过肆州城下，肆州刺史尉庆宾忌荣之强，闭城不出迎接。荣怒曰：“竖子敢尔慢人。”以兵袭之，破关而入，执庆宾将杀之。忽报营门外有一少年将军，自称贺拔胜，要见主公。荣曰：“破胡来耶？”即召入。破胡进至中军，低首下拜。荣扶起笑道：“尔来何晚也？令兄令弟皆在此，专望将军到来同聚。”破胡道：“胜自恒州战败，兄弟失散，奔往肆州，蒙尉刺史以礼相待。今闻尉公冒犯虎威，行将就诛，特来求宽其死。幸明公恕之。异日胜事明公，亦不敢忘德。”荣道：“今见将军，如鱼得水，不胜大幸，何争杀此一人。”命即放之，破胡拜谢。允与岳上帐相见，悲喜交集。荣即解下腰间狮蛮带赐之，署为副将。执庆宾还秀容署。尔朱羽生为肆州刺史，荣是时目中已无魏矣。

孝昌二年八月，贼帅元洪业斩鲜于修礼，请降于魏。贼党葛荣又杀洪业，自立为主，军势浩大，进攻瀛州。章武王元融拒之，为荣所杀。时河间王深复奉太后命，领兵讨贼，闻元融死，不敢进。朝廷逼之使战，亦为荣杀。尔朱闻之，益轻朝廷，尝谓刘贵曰：“今天下扰扰，世无定局。吾欲得一智勇无双之士，如当年韩信之流，与之共定天下，今有其人乎？”贵曰：“吾观天下豪杰多矣，如怀朔贺六浑者，其才足以当之。”荣曰：“吾亦颇闻其名，今何在？”贵曰：“六浑困守风尘，现在避处牛豆山中，以待时清。明公举而用之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荣曰：“汝速为我招之。”贵承命修书一通，遣人送往牛豆山。书中深致尔朱企慕之意，劝其速来。六浑得书，谓尉士真曰：“如今群雄奋起，反复无常。吾侪投人，事亦不易。不如权住此间，徐观形势，以图机会。君以为何如？”士真曰：“尔朱虽强，未识为人若何。且闻命遽往，恐为所轻。”六浑曰：“君言正合吾意。”遂不去。

时孙腾在阳曲川被寇，家业尽丧，亦来牛豆山与六浑同住。一日，六浑与尉景、段荣下山探听消息，至晚方回。才到牛豆山下，忽见一人飞马而至，高叫：“来者壮士莫非贺六浑么？”六浑道：“只我便是。”那人道：“吾主在后，等待多时，请公过去相见。”六浑道：“你主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主姓杜，名洛周，柔元镇人。今见天子无道，万民愁苦，聚兵十万在上谷城中，欲图霸王之业，以救生灵之命。仰慕壮士文武双全，才勇出众，是当今第一豪杰，欲屈到幕下，同心举义。故自来请，先令小将致意。我乃贺拔文兴，杜洛周妻弟也。”六浑曰：“你主错了。吾因智勇不足，避难居此，有何德能而敢为兴王之佐？”话犹未了，忽大炮一声，拥出无数人马，塞住山口，旌旗密布，剑戟如林。一人红袍绣甲，在马上欠身道：“我杜洛周素仰威名，特来奉请同往上谷，共聚大义，富贵与君同之。如蒙慨允，即此便

行。倘有见弃之心，恐刀剑无情，惊及一家。”六浑见此形势，知不可拒，私语士真、子茂曰：“吾脱一身甚易，奈妻子何？”乃下马再拜，尉景、段荣从之。洛周大喜，下马答拜曰：“君必与夫人子女同往，方得放心，省得身心两地也。”于是洛周上马，送三人至菩提寺门外道：“吾只在此等候，君进内速整行装，便即起身。”六浑入内，告知众人。内干夫妇大惊曰：“君等皆去，吾在此作何倚靠？”昭君曰：“洛周反寇，君去奈何？”欢曰：“吾非不知，但欲保一家性命，权且从他，以解目前之厄。快去收拾行囊。”又谓娄昭曰：“如今人力已少，倘有外寇凭陵，何以抵敌？君于此处亦不可居，且往平城可也。”于是除内干一家不去，余皆起身同行。昭君妹妹拜别父母，各流涕分手。

洛周自得六浑等数人，兵士云集，军马日广，遂于上谷城筑坛为天子，改元真王，署置百官。以六浑为将军，统领人马一万，进兵来夺幽州。幽州刺史常景上表奏闻。魏以常景为行台尚书，与幽州都督元潭共讨洛周。景即起兵五万，将卢龙一带关塞之处皆拨军守把。元潭引兵三万，军于居庸关以备之。洛周又引兵来取安州，常景遣将崔仲哲邀之于军都关。仲哲素不能战，一战大败，为洛周所杀。居庸关守兵闻之，一夜尽溃。元潭逃归幽州。洛周自以为无敌，志益骄傲。军无纪律，日事抄掠。用兵经年，一无所就，仍退回上谷。识者知其无成。唯六浑御军有法，赏罚必信，因此得军士心，人望咸归。洛周忌之，密与贺拔文兴谋曰：“军心尽向六浑，恐日后有元洪业之事。我不能为鲜于修礼坐受其害，不如杀之，以杜后患。”文兴曰：“若杀六浑，尉景、段荣等亦不可留。”遂定计于中秋夜，借赏月为名，宴于深山之中，四面伏兵，擒而杀之。有一小校平日与段荣相好，密将此事报之。荣闻报大惊。时已四鼓，恐军中惊觉，不敢往告六浑。明晨上帐参谒，诸将皆到，不见六浑。洛周道：“六浑何以不至？”有人禀道：“六浑昨夕饮酒过醉，不能起身，故失参见之期。”洛周曰：“今宵中秋佳节不可虚度，晚间设宴于山峰高处，与诸君同玩良宵。六浑不可不至。”荣曰：“六浑虽是中酒，晚间自愈。主公先行，待小将促之，使来以赴主公之约。”洛周应允。段荣随到六浑家，密报其事。六浑大惊。时尉景同居。嘱咐昭君、云莲一同收拾行李，密约蔡、孙两家同逃。等至下午，听知洛周出城，各将家眷载在车上，悄悄而行。尉景当先，蔡俊、孙腾押后。六浑、段荣假作赴宴，行至中途，谓众将曰：“我有一小事未了，当同子茂回去。君等先行，我随后赶上也。”道罢，飞马回转，保着家眷急走。洛周至晚不见六浑等来，又差人召之。往来数里，已近黄昏，回报道：“六浑等众都已走了。”洛周大怒，谓文兴曰：“六浑去尚未远，汝引三千轻骑擒来见我，休使逃脱一人。”文兴领命，忙即带了兵众飞奔而来。正是：

蛟龙尚未翔云表，鸿鹄犹然困网中。

未识六浑此番能逃得脱否，且待下回细说。

## 第十二卷 剪劣马英雄得路 庇幸臣宫阙成仇

话说六浑当日脱身而行，料洛周必不干休，定有追兵到来，谓众人曰：“若追兵到来，既要厮杀，又要照顾家眷，势难两顾。不如孙、蔡两兄保着车仗人口先走，我与士真、子茂在此杀退追兵，随即赶上。”尉景道：“此计甚妥。”于是家眷先行，三人勒马以待。时近更余，果见后面火把齐明，喊声大振。贺拔文兴追至，大叫：“六浑休走，我主待你不薄，奈何背主而逃？此非好男子所为。”六浑答道：“你是贺拔文兴，正要与你说明。我们住在牛豆山，原无意相从。你说洛周慷慨英雄，真心待人，故俯首相从。原来是一无知小子，妒贤嫉能。我等相随一载，虽无大功，亦无大罪，奈何设宴山中，图害我等性命？汝速回去，将吾言回复洛周，并非吾等不别而行也。”文兴无言回答。又见三人挺枪相待，自料敌他不过，只得收转人马回去。

六浑出得上谷岭，天已大明。后面又有喊声，疑追兵复至，谓众人曰：“洛周兵力精强，我们寡不敌众，急急向前，不可回马与战。”昭君与端娥、端爱、高澄乘一牛车。澄方六岁，数堕车下。欢怒其羈迟，欲弯弓射之。昭君大惊，高叫段荣曰：“段将军速救我儿！”段荣飞身下马，抱起高澄，归于马上，加鞭急走。行了一日，天色又晚，荒野中并无旅店，投一野寺权住。时天气初寒，风雨暴至。众人皆仓皇就路，衣衫单薄，不免饥寒。昭君亲燃马矢，作饼与六浑充饥。次日起行，六浑欲南奔葛荣。将近瀛州，闻葛荣强暴甚于洛周，谓众人曰：“一误岂容再误。”尉景曰：“前路茫茫，今将曷归？”段荣曰：“吾闻北秀容尔朱天宝兵力强盛，大招贤士，若往投之，断无不纳。”六浑曰：“吾从洛周一年，今往投之，倘以反贼视我，加我以罪，我将何逃？”蔡俊曰：“有刘贵、司马子如数人在彼，必能为我先容，可无忧也。”于是六浑与五人同入并州，先借旅寓安顿家小，然后段荣去寻刘贵。

却说贵在秀容最为荣所信任，一日从城外归来，忽见一人在马上呼曰：“刘君别来无恙？”视之，乃段子茂也。即忙下马相见，问道：“子茂何来？阔别二年，常怀想念。未识六浑及众友近况若何？”子茂道：“六浑、尉景等俱在此了，专望兄去相叙。”因把前事细诉一遍。刘贵大喜，遂并马入城来见六浑。六浑见了刘贵，握手相慰，便将投尔朱之故细细说了，要他引进。刘贵道：“尔朱慕名久矣。今日一见，必获重用，无忧不得志也。”司马子如、库狄干、贾显智、侯景、窦泰闻得六浑到了，陆续来望，相见皆大喜。刘贵道：“诸君在此叙旧，我先见讨虏，诉知六浑来意，明日便好进见。”众皆称善。刘贵起身，忙到府门。值荣在城外桃林寨着兵，便往桃林寨求见。荣召入，贵在帐前拜贺曰：“主公大业将成，又有高贤来助了。”荣问：“何人？”答道：“高贺六浑并有亲友数人同来相投。”荣闻六浑至，大喜问：“在何处？”答道：“在旅店中，明日来参。”荣曰：“我慕其人久矣，速来一会。”便令小校备马，同刘贵去接。六浑不敢迟延，忙来进谒。荣令别将迎之入帐，六浑见荣再拜，荣欠身请起，赐坐帐下。荣初闻刘贵之言，以六浑为人中之杰，气象异常。今见其精神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殊失所望。问劳数句，不甚深言，欢即辞退。刘贵暗忖道：“天宝平日闻名起慕，今日相见何反淡然？”因留六浑到家，排酒洗尘。忽报讨虏有命，六浑有甚亲友，皆令明日来见。贵应诺。是夜，六浑宿于刘贵家，贵私语六浑曰：“君才能盖世，奈与洛周同反，今唯在此立功，以盖前愆，勿生退志。”六浑以为然。次日，贵出全付衣服与六浑更换。令人请尉景、段荣、蔡儁、孙腾同至家中，

齐入帅府。荣皆礼待，署为将军。六浑虽在军中，未获重用。

一日，上帐参谒，荣往厩中看马，诸将随侍。见一马甚猛，四面皆以铁栏围之。六浑曰：“此马何故防卫甚严？”荣曰：“此马号为毒龙，莫能御他。往往蹄啮伤人，人不敢近。”欢细视之曰：“良马也。胸项间有旋毛一丛，故此作孽。若剪而去之，必足为明公用也。”荣曰：“吾数使人剪之，毛不能去，反为所害。故弃而置之，锁缚厩中。”六浑曰：“欢请为明公剪之。”荣曰：“奈何以一马而杀壮士。”欢固请。荣许之，就把胡床坐下，诸将两旁侍立。命六浑往厩中牵马。毒龙一见栏开，双蹄并起，挣断铁索，奔出厩外，腾蹕跳跃，势甚猛烈。六浑当前拦住，喝道：“你虽畜类，亦有性灵。既受豢养，自当任人驾驭，何得蹄啮杀人？我为你改恶为良，异日立功边上，方显尔能。”毒龙听了，顿时收威敛迹，伏地低头。六浑贴近马身，不加羁绊，剪去旋毛。众人皆为危惧，六浑神色自若，以旋毛献上。荣大喜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毒龙杀人多矣，卿乃独能制之。”欢曰：“御恶人亦犹是矣。”荣奇其言，便道：“此马即以赐卿，卿为我试之。”六浑腾身上马，那马放开四足，风驰电掣，团团走了几遍。六浑见有旗杆木竖在百步外，忙取随身弓箭，连发三矢皆中木上。众皆喝采。荣亦大喜，起身归帐，屏去左右，独留六浑，赐坐帐下，以时事访之。六浑告荣曰：“闻公有马十二谷，皆以色别为群，不知明公蓄此何用。”荣曰：“试言汝意若何？”欢曰：“今天子暗弱，太后淫乱，嬖孽专权，宵小乱政，朝纲不振极矣。以明公之雄武，乘时奋发，讨郑俨、徐纥之罪，以清君侧，天下孰不俯首畏服，惟命是听？如是则大功立致，霸业可成。此贺六浑志也。明公岂有意乎？”荣曰：“卿言正合我意。”两下情投意合，倾心吐胆，谈至更深，六浑始退。次日，尔朱荣移兵屯于晋阳，诸将皆从。六浑家眷住上党坊内，尉、段、蔡三家皆就傍居住。六浑从军晋阳。

当是时，洛周侵掠蓟南，势益猖獗；念生夺了岐州，官兵累败；葛荣据了信都，都督裴衍被杀。其后杜粲杀了莫折念生，占了秦州；葛荣并了洛周之众，兵势益大，横行河北。萧宝寅出师累年，靡费不资，屡次丧败，惧朝廷见责，内不自安，定计欲反。行台郎中苏湛哭而止之曰：“王本以穷鸟投入，朝廷假王羽翼，荣宠至此。属国步多艰之日，不竭忠报德，乃欲乘人间隙，遽行守关问鼎之事。魏国虽衰，天命未改。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，但见其败，未见其成，王若行此，我恐荆棘必生于斋阁也。”宝寅不纳，遂反，自称齐帝，改元隆绪。正平薛凤贤、薛修义亦聚众河东，分据盐池，攻围蒲坂，东西联结以应宝寅。远近大震。尔朱荣谋于欢曰：“关西皆反，我欲发兵讨贼，何者最先？”欢曰：“平外贼易，除内贼难。公但养精蓄锐，先除朝内之贼，则外贼可指挥而定也。”荣以为是。于是日伺朝廷之隙，按兵以待。

再说孝明帝即位十二载，年已十八，朝政一无所预。太后私幸郑俨诸人，虑帝年长知其所为不谨，于宫中多树耳目，务为壅蔽。凡帝亲爱者，恐其传言泄漏，百计去之。时有密多道人善能胡语，帝宠之。又有鸿胪少卿谷会治、通直散骑谷士恢，皆帝所宠信，朝夕侍于禁中。太后忌之。孝昌二年二月，

---

胡床——古代从少数民族地区传进来的、类似后来沙发又可折叠的椅子。

宵小——奸佞、邪恶之徒。

问鼎——指图谋篡夺政权。

帝奉太后宴于御园。谷士恢侍侧，太后曰：“谷卿聪明多才，必知吏事，令为晋州刺史何如？”士恢心怀帝宠，不愿出外，良久不答。太后再言之，帝曰：“士恢年少，难当方面之任，母后勿遣。”次日，太后坐便殿，召士恢曰：“我命卿为晋州刺史，如何违我？”士恢曰：“容臣入别至尊。”太后不许，士恢再四恳告。郑俨在旁奏曰：“此等小臣敢违陛下之旨，不斩之无以警后。”太后即命斩之。帝在宫中不知士恢已死，命内侍召之。内侍回奏云：“士恢已被太后斩讫。”帝失色，惊问：“士恢何罪？”内侍言：“太后欲以为晋州刺史，士恢不从，中书郑俨奏斩之。”帝怒，称疾不出。太后使宫女来问，帝不答。太后亲至显阳殿，问帝何疾。帝曰：“我怒谷士恢，受朕深恩，今往晋州，不来一辞。我欲封剑斩之，取其首级来视！”太后闻帝言，已知左右奏知，谓帝曰：“谷士恢一介小臣，敢违我命，抗言犯上，吾故斩之。实未至晋州也。”帝曰：“士恢死乎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帝曰：“得见其首乎？”太后命左右取首进之，帝见首痛哭流涕曰：“此郑俨杀汝耳，吾当报之。”太后大惊曰：“帝误矣，我自杀之，于俨何涉？帝为万乘主，岂少此等人入侍左右而为此感伤？”帝恐伤太后之意，命以厚礼葬之。

俨知帝怒及己，又奏太后道：“士恢虽死，密多道人、谷会治尚在帝侧。二人仇我更深，必除之为妥。”太后曰：“易耳。”命俨暗招刺客，杀密多于城南大巷。帝怒，严旨搜捉贼人，限在必得，已心疑太后所为。未几，又报谷绍达被太后赐死。帝怒甚，忿忿走入紫华宫，谓卢妃曰：“朕以太后之故，郑俨、徐纥内宫不禁往来。今朕所宠信者，太后必欲置之死地，未识何意。”卢妃奏曰：“陛下深居九重，朝权皆归国母，陛下所宠焉能得保性命？”帝曰：“吾杀徐、郑以报之何如？”妃曰：“徐、郑朝夕在宫，太后所宠，陛下焉得杀之？”帝曰：“太后与郑有私乎？”妃曰：“妾不敢说，愿陛下留心察之。且陛下还宜加意自防，勿为奸人所算。”帝闻之，益闷闷不乐。是夜，宿紫华宫中。次日傍晚，帝密敕北宫宦侍，夜来不许锁断嘉福殿门。一更后，随了数个宫人，行至嘉福殿后麟和阁下，闻阁上有笑语声，帝问：“何人在阁？”宫人悄悄奏道：“太后与尚书郑俨宿于阁上。”帝知太后不谨是实，长叹一声，忙即回步退出。明日，宫人奏知太后，言帝昨宵至此，太后之事俱已知之，长叹而去。太后大惊曰：“谁为是儿言之，私来窥我？”郑俨失色，跪于太后前曰：“事露，帝不能奈何陛下，臣今死矣。”太后曰：“毋恐，有我在，断不令卿遭诛也。”俨拜谢曰：“若得陛下作主，臣等方敢常侍左右。”因斩司宫者数人，以其失于防守，纵帝得入也。帝闻之益怒。自此母子遂成嫌隙，两宫不相往来。但未识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细述。

### 第十三卷 赐铁券欲图边帅 生公主假作储君

话说并州刺史元天穆，本魏室宗亲，因太后专政，徐、郑用事，心常不服，见尔朱士马精强，欲借其力以倾朝廷，深相结纳。荣亦喜其与己，焚香刺血结为兄弟，誓生死不相背负。事无大小，皆与商议。一日，荣同帐下诸将来至并州，与天穆议事。天穆设宴留饮。酒至半酣，问荣曰：“弟来欲议何事？”荣屏去左右，惟贺拔岳在坐。荣曰：“今天子愚弱，太后淫乱，奸佞弄权，忠臣屏迹。我欲举兵入洛，内除诸奸佞，外削群贼，兄以为何如？”穆与岳皆曰：“讨虏之意，实合群望，当早行之。”荣曰：“事果可行，吾即表奏朝廷，以讨贼为言，庶几师出有名。”天穆力赞其成。荣就写表一道，发使进京。太后见奏，疑荣有异志，乃付有司商议。群臣皆以荣兵强盛，不宜允其所请。太后乃下诏止之，其略云：

今念生泉戮，宝寅败逃，丑奴请降，关、陇已定。费穆大破群蛮，绛、蜀渐平。又北海王显率众二万，出镇相州。卿宜高枕秀容，兵不须出。

荣得诏大笑曰：“天下乱形已成，朝廷反说太平无事，吾岂可因诏而止。”乃请天穆到府，遍召诸将共议。众皆曰：“朝廷不准发兵，是有疑我之心，此事岂可遂已。”于是荣复上书，其略云：

今贼势虽衰，官军屡败，人情危惧，恐实难用，若不更思方略，无以万全。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瓌荷国厚恩，未应忘报，宜早发兵，东趣下口，以摄贼人之背。北海之军严加警备，以当其前。臣麾下兵将虽少，愿尽力命。自井陘以北，滏口以西，分据险要，攻其肘腋。葛荣虽并洛周之众，恩威未著，人类差异，形势可分。若允臣所请，大功可立。臣整率师旅以待，唯陛下鉴之。

一面进表，一面兴师。署高欢为都督，统领十万人马，镇守桃林寨，日夕操练，以待征调。自领马步兵三十万，结营井陘之上，旌旗映日，杀气连云。附近州县莫测其意，人人疑虑，个个惊心。

表到京中，举朝大骇。太后见其不肯罢兵，恐有变乱，召廷臣问策。中书舍人徐纥出班奏曰：“臣有一策，可制尔朱之命。”后问：“何策？”纥曰：“尔朱荣世据秀容，畜牧蕃息，兵势强盛，皆因能用人也。今其手下将士，或反贼余党，或罪臣子孙，惧祸亡命，皆被尔朱荣收纳，授以军职，赐之财帛。众人怀恩感激，无不尽心协力，故所向克捷，威振山西。臣意莫若先离其党，私行圣旨，许以高官厚禄，锡以金书铁券，密令暗图尔朱，则其党必贪朝廷之赏，群起而诛之矣。”太后大喜，如计而行。时有尔朱荣从弟世隆，在京为直阁将军，探得朝廷阴谋，密将此事报知天宝。天宝大怒，乃召集诸将谓曰：“今朝廷有密旨到来，命汝等图我，以取富贵。汝等若贪朝廷官爵，请从此别。若愿随我者，当留麾下。慎勿心怀两意，暗生反侧也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某等遭时不遇，穷困风尘。得遇明公拔之粪土之中，置之将士之列。执鞭坠镫，生死愿随。朝廷富贵，非所敢望也。”荣大喜道：“卿等若不相负，朝廷赐来官爵，当尽留之。等我日后得志，照其所书之爵相授。”众皆拜谢而退。

且说太后听了徐纥之计，以为事必有成，不以尔朱为意，淫乱如故。时有武都人杨白花，少有勇力，容貌雄伟，太后逼而幸之。白花惧祸及，南奔梁。太后追思之，不能已，为作《杨白花歌》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，声甚凄惋。歌曰：

阳春二三月，杨柳齐作花。春风一夜入闺闼，杨花飘荡落南家。含情出户脚无力，拾得杨

花泪沾臆。秋去春来双燕子，愿衔杨花入窠里。

一日，郑俨进宫闻其歌，知太后思念白花而作，曰：“陛下何多情也？”太后曰：“情之所钟，不能自己。吾念白花，犹念卿也。”俨曰：“臣蒙太后宠爱，奈帝屡欲杀臣，白花所以惧祸而逃也。”太后曰：“近闻潘充华怀孕将产，若生太子，吾将幽帝南宫，立太子为帝，谁敢违我？”俨曰：“倘生公主奈何？”太后曰：“即生公主，吾吩咐监生人等诈言太子，竟瞒了天子大臣，吾计亦可得行。”俨曰：“太后之见，果智逾良、平。”二人计议已定，探得潘妃产期已近，太后亲临绛阳宫，帝与潘妃接见。太后告帝曰：“我闻儿女出胎之时，不要父母相见，恐有妨克。官家与妃年少，恐未知之，故吾来告帝。于数日内，宜往别宫游幸，吾在此看视。”帝以太后言为诚，从之。太后私嘱其下曰：“妃生育时，若生太子，固不必言；倘生公主，亦必诈言太子，报知于帝，使帝心欣喜。有罪我自赦之。”众皆听命。未几，潘妃生下一女，报帝生太子。帝大喜，即乘步舆至绛阳宫。太后迎而贺之，帝亦为太后贺。帝欲见儿，太后曰：“不可。太子新生，待三日后，方可见面。”帝乃出御前殿，颁诏改元武泰，大赦天下，百僚称贺。

却说卢妃宫中有一宫女慧娘，系西番国贡来之女，年十四，心性慧巧，两耳通灵，能知合宫大小事，告卢妃曰：“潘妃所生，乃女子也。”妃曰：“汝妄言，不畏死乎？”慧娘曰：“此皆太后、郑俨之计。所以假称为男者，将不利于帝。妾不言，负夫人。夫人不言，负帝矣。如言不实，愿敢斩首阶前。”妃大惊。至晚，帝宿宫中，卢妃将慧娘之言告帝，帝立智慧娘问之。慧娘如前言以对，帝命收入永巷，谓卢妃曰：“明日朕往验之，倘其言虚，杀之以绝乱传。”次日，帝至潘妃宫见太后，曰：“朕欲观太子浴。”太后沉吟久之，曰：“太子已浴过矣。”帝疑之，因问：“太子何在？”太后曰：“在龙床上睡熟。”帝起，请太后同去一看，揭帐视之，目细口小，绝不似男子模样。帝曰：“此莫非女乎？何绝无男子相也？”不悦而出。太后知帝已识破，不好再瞒，设宴绛阳宫，召帝及胡后同饮。酒半，屏退左右，谓帝曰：“帝年十九，尚无子嗣，吾故假言生男，以悦帝心，其实女也。”胡后闻之大惊。帝忿然作色曰：“朕因母后言诞生太子，故颁大赦之诏，受廷臣之贺。今言是女，教朕有何面目居臣民之上？”拔剑而起。太后惊问曰：“帝欲何为？”帝曰：“今杀此女以泄吾忿。”太后变色，不别而还北宫。胡后向帝再拜，曰：“此虽女子，亦是陛下骨肉。奈何杀此无罪之儿，以触太后之怒？”帝收剑，顿足大恨。是夜，帝宿别殿，转辗不寐，思想：“慧娘之言句句是实，必杀徐、郑，庶杜后患。但受制太后，不敢轻动，如何设法除之？”见窗外月光如昼，起身步出阶来。忽闻碧沼池边窃窃言语，遣内监问之，回奏云：“是巡宫大使与直阁将军尔朱世隆讲话。”帝召世隆至，世隆倒身下拜。帝问：“卿为直阁几年矣？”曰：“三年。”又问：“秀容尔朱荣系卿何人？”对曰：“臣之从兄。”又问：“为人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臣见荣智勇兼备，忠义是矢。惟有赤心为国，上报天朝，越在外臣，常以不得亲近至尊为恨。”帝曰：“卿兄若此，是社稷之臣也。朕欲召入辅政可乎？”世隆再拜曰：“此臣兄之愿也。”言毕退出。帝闻世隆言，暗想：“欲去徐、郑，碍于太后。尔朱荣兵威足以制之，不若密召向阙，以胁太后，以讨二臣之罪，吾患除矣。”次日，乃召世隆言之，授以密诏一道，令其内瞒太后，

外避百官，暗暗遣人赍往。世隆大喜受命。

再说尔朱天宝扎兵井陘界口，日日扬威耀武。忽有天子密诏到来，召他引兵入都，诛除奸党。世隆亦有书至，不胜大喜。元天穆知之，亦来告曰：“以弟之威，除徐、郑之徒，如拉枯枝，乃百世之功，机不可失。”荣于是即令使者回奏曰：“臣欲扫清朝野久矣。今接帝旨，敢不星夜赴阙，制奸臣之命，报陛下之德。”使者已去，遂与天穆商议，须得一智勇之将，使为先锋先进。天穆曰：“贺六浑可当此任。”荣从之。署六浑为先锋，付精兵三万。以尉景、段荣、刘贵、贾显智、蔡俊、孙腾六将副之。六浑将行，谓妻昭君曰：“吾有军事，当即起程，不及复顾家矣。”昭君曰：“大丈夫公而忘私，努力王事可也，奚以家为？”六浑曰：“闻汝言令人意豁。”遂行。天宝亦告其妻北乡公主曰：“吾将入靖内乱，明日行矣。”公主曰：“吾夫威名太盛，致朝廷疑惧。诏书到来，未识真假。莫若遣将先发，将军暂缓数日，以观人情向背。”荣于是停军不进。

且说帝自发诏后，无一人知，使者回奏尔朱荣得诏大喜，不违时刻起兵，闻之颇生疑虑。长乐王子攸与帝素相爱，因召入凉风堂，密告之故。子攸大惊曰：“陛下误矣！尔朱荣数世强盛，威镇北边。其人残暴不仁，屡有飞扬之志。今若召之入内，是开门揖盗。徐、郑虽除，为祸更甚。汉代董卓之事可鉴也。”帝大悟，曰：“此举匆匆，悔不与卿商议。今惟发诏止之耳。”子攸道：“如此幸甚。”乃复遣使谕荣曰：“郑、徐之徒少削威权，卿且安守。待朕诛之，然后召卿入朝，以清外寇。”荣得诏大惊曰：“此非帝意，必有人阻之者。然吾有此诏，且勿遽发。”斯时，六浑之军已过上党，闻有诏亦止。那知事虽秘密，而两次降诏，已露风声。徐、郑二人一闻此事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入告太后曰：“帝怨臣等以及太后，密召尔朱荣诛戮臣等。臣等固不惜一死，但恐太后性命亦不能保，奈何？”太后怒曰：“是儿欲夺吾权，结外兵为援。今先废黜，幽之南宫便了。”二人曰：“非计也。帝以无罪见废，朝臣不服，尔朱转得借口兴师矣。臣等却有一计，陛下如能行之，方保无事。”太后曰：“计将安出？卿且说来。”二人说出此计，管教：大逆顺成同反掌，至尊一死等鸿毛。且听下回细述。

## 第十四卷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

话说这徐、郑二奸献计太后，太后忙问何计，俨曰：“陛下欲免大祸，除非暗行鸩毒，害了主上，以公主为太子，扶立为帝。那时权在陛下，内可杜群臣之口，外可止尔朱之兵。待人心已安，然后别选宗室，以正大位。不唯免祸，而且多福。陛下以为何如？”太后不语，既而曰：“帝既不复顾母，吾亦焉能顾子。”二人见太后已允，密密退出。

且说武泰元年二月，帝御显阳后殿，卢妃侍寝。帝饮酒甚美。睡至夜半，口渴呼汤，饮汤后胸忽烦闷，觉有异，问宫人曰：“顷所饮何酒？”宫人曰：“是太后送来进帝饮者，命勿泄，故不敢言。”帝知中毒，惋恨良久，后不能语，至五更而崩，在位十三年，一十九岁。卢妃大哭曰：“太后自杀其子，明日必归罪于我。”遂自缢。宫人飞报太后，太后佯为哀痛，明日升殿，谕廷臣曰：“昨夜帝饮酒过多，五更崩于显阳后殿。”群臣相顾失色。高阳王出班哭奏曰：“帝年少，初无疾病，何由遽尔晏驾？宫中定有奸人作逆，乞查侍寝何人，尚食何人，以究帝崩之由，庶大逆可除。”太后曰：“昨夜卢妃侍寝，已惧罪自缢，无从究问矣。”高阳王默然。群臣皆疑帝之暴崩，必出徐、郑之谋，惟有饮恨而已，谁敢出声。旋于潘妃宫中，抱出假太子，立为新君。百官先行朝贺，然后发丧，文武莫敢违者。越三日，太后见人心已安，复下诏曰：“潘妃所生，实是公主。因天子新崩，假言太子，以安物望。今有已故临洮王宝晖之子元钊，高祖皇帝嫡孙，宜承宝祚。”于是即日迎入，登位于太极殿，是为幼帝，年始二岁。太后欲久专国政，贪其幼而立之。大赦天下，百官文武加二级，宿卫加三级。诏到并州，尔朱荣大惊，谓天穆曰：“主上年少，无疾遽崩，内中必有弑逆情弊。且帝年十九，天下犹称为幼主。今奉未能言语的小儿以临御天下，天下其谁服之？吾欲帅铁骑赴哀山陵，剪诛奸佞，更立长君，何如？”天穆曰：“弟能若此，伊、霍复见于今矣。”乃抗表称：

大行皇帝背弃万方，海内咸称鸩毒致祸。岂有天子不豫，初不召医，贵戚大臣皆不侍侧，安得不使远近怪愕？又以皇女为嗣，虚行赦宥，上欺天地，下惑朝野。已乃选君子孩提之中，使奸竖专朝，隳乱纲纪。何异掩目捕雀，塞耳撞钟？今群盗沸腾，邻敌窥伺，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安天下，不亦难乎？愿听臣赴阙，参预大议，问侍臣帝崩之由，访警卫不知之状，以徐、郑之徒付之有司，雪普天之耻，谢率土之怨。然后更择宗亲，以承宝祚。发表后，下令诸将，以贺拔胜将前军，贺拔岳副之，尔朱天光将左军，司马子如将右军，尔朱兆为副元帅，奚泰为帐前都督，贺拔允为参谋，斛律金为护军，尔朱重远押后，自主中军。统精兵五万，择日起行。命先锋六浑引兵先进。

六浑兵过困龙冈，忽报京中尔朱世隆至，欢接见世隆，谓曰：“吾奉太后命来见天宝，将军且暂停军马。俟吾见过天宝，再议进止。”欢许诺。世隆来见尔朱荣，荣问：“何以至此？”世隆曰：“太后见兄表章大惧，召弟入宫，谆谆慰问。命弟到来劝兄勿动干戈，若肯安守边隅，重封高爵，永享富贵。弟只得受命而来。”荣曰：“此皆太后饰说，吾岂肯受其笼络，你亦不必进京了。”世隆道：“弟不复命，太后必疑，反令多为之备，非计之得

宝祚（zuò 音坐）——指帝位。

伊、霍——上古的伊尹、西汉的霍光，俱为辅命大臣。

率土——境域之内。

也。不若弟去复命，以好言慰之，令彼不疑。兄乘其懈，便可直达京师。”荣曰：“你既要回，吾尚有一事相托。前日元天穆劝我废黜纳主，别立宗人。有长乐王子攸，其父武宣王有勋社稷，可册立为帝。你道其人若何？”世隆曰：“若说此人，相貌不凡，果有人君之度，立之最宜。”荣曰：“此人果可，汝到京中，将吾推戴之意，暗暗通知长乐。吾兵到河内，即来奉迎。你亦早为脱身之计，勿误我事。”世隆领命，临行，谓荣曰：“请弟计之行日，已到京师，然后发兵。”荣许之。于是世隆星夜至京，复命于太后曰：“臣荣闻命已止兵矣，愿太后勿忧。”太后大喜，赐金帛劳之。世隆拜退，密探子攸在府，便来进谒。子攸接进，见礼毕，便问：“卿往北边，能止晋阳之兵否？”世隆请屏左右，私语王曰：“臣兄为先帝复仇，大兵必到。但其私诚欲奉大王为帝，以主社稷，令臣先来启知。”王曰：“吾无德，不可以为君也。”世隆再三劝进，王乃应允。

先是侍中元顺一夕梦见黑云一团，从西北角直冲东南，日月俱破，星象皆暗。俄而云散，有日出于西南，光甚明。有人言曰：“此长乐日也。”忽见鸾旗黄盖，皆是天子仪仗，去迎长乐王为帝。驾从阊阖门而入，升太极殿，百官呼万岁。身在中书省，步行廊下，见大槐树一株。脱去衣冠，坐于树下而觉。明日，遇济阴王元暉业，将梦一一告之，忧其不祥。暉业曰：“长乐是彭城子，莫非此人为帝乎？然彭城有功德于天下，若其子为帝，亦积善之报，兄何以为不祥也？”顺曰：“黑云，气之恶者，北方之色，必有北敌来乱京师。日者，君象。月者，后象。众星者，百官之象。今皆破暗，必有弑害二宫，残杀百僚之事。可惜长乐为帝，年亦不久。日出西南，已属未时，至酉时而没，只有三个时辰。多则三年，亦必有变。吾坐槐树之下，‘槐’字木傍鬼身，并又解去冠冕，能无死乎？大约死后乃得三公赠也。”说罢惨然。后来其言皆应。

再说太后得世隆回报，心无疑虑，宠任徐、郑如故。忽有宫人启奏：“卢妃在日，有宫娥慧娘年甚幼，能知未来事。前日假生太子，报知于帝者即是此女。帝怒其妄，幽之永巷。今言太后大祸临头，若宽其禁，彼能解救。”太后遂召之。慧娘至太后前，全无畏惧。太后问曰：“前潘妃生女，你从何知其非男？”慧娘曰：“妾得仙授，宫中事何一不知？太后欲行废黜，徐、郑唆成弑逆，瞒得众人，瞒不得我。但恐衅从内起，祸自外来，六宫粉黛尽为刀下之魂，八百军州都入他人之手。”太后听了，大怒道：“无知泼贱，敢以妖言吓人！”吩咐拿下斩首。慧娘笑道：“只怕你要杀我不能，人要杀你反易。”说罢，化为白鸟，冲天飞去。衣裳首饰尽卸阶下。要知妖由人兴，太后祸期已近，故有此怪诞之事。太后呆了半晌，两旁宫女惊得魂胆俱消。忽有黄门表章呈进，称奏尔朱之兵已过太行山，直阁尔朱世隆昨夜全家逃去。太后知事急，忙召王公大臣，俱入北宫商议。诸王皆恨太后淫逆，莫肯设策。独徐纥大言曰：“尔朱荣称兵向阙，文武宿卫足以制之。但守险要，以逸待劳。彼悬军千里，士马疲弊，破之必矣。愿陛下勿以为忧。”太后信之，遂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，领兵五万至河北拒之；别将郑季明、郑先护领兵屯守河桥，武卫将军费穆屯兵小平津。

却说荣自离了并州，大军浩浩荡荡一路进发，沿路州郡皆具斗酒相犒，无一敢拒。过了上党，六浑迎着，会兵一处，星夜前来。真是兵不留行，势如破竹。将近河内，忽有探子报来：“河阳城内，朝廷差大将李神轨领兵把守。”尔朱荣传令扎住人马，对诸将道：“谁为我去擒此贼来？”贺拔胜应

声而出，请以五百骑往擒之。荣大喜，即命胜往。是时神轨屯兵河内，日日惧荣兵之来，手下将士全无斗心。一闻破胡兵到，知其骁勇难敌，慌忙引兵渡河，退据内城。荣闻之大笑曰：“此等人何足污我刀刃？”忽报世隆到来，荣备问京中情事，世隆一一告诉，言其必败。荣遂遣亲军王信，改换衣服潜入洛阳，迎长乐王子攸及彭城王元绍、霸成公子正弟兄三人同来河内。长乐谋于彭城曰：“尔朱兵到，玉石俱焚，吾等生死未卜，不如权且从之。但当速去，迟则恐有间阻。”遂乘五更时候改易服色，同了王信悄悄逃出京城，不由正路，从高渚渡河。荣闻王来，率领将士皆至河边迎接，诸将及众军皆呼万岁。荣遂结帐为行宫，奉王即位于河阳，是为敬宗皇帝。荣与众将皆帐前朝贺。帝遂下诏，封兄元绍为无上王，弟子正为始平王。以尔朱荣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、尚书令，封太原王。其余将士并皆进爵有差。

帝素有贤名，远近闻知为帝，人心悦服。郑先护谓季明曰：“新君已立，太后终亡。吾侪为谁守此？不如先行投顺，以免同逆之诛。”二人遂迎拜马首，请帝入城。神轨闻北中不守，率众遁还。费穆与荣有旧，亦弃军来降。荣见之大喜，不令见帝，留为帐中心腹。徐纥知大势已去，矫诏夜开殿门，取了骅骝厩御马十匹，东奔兖州。郑俨不别太后，亦逃还乡里。太后初闻长乐兄弟三人逃去，已疑宗室诸王有变；后闻长乐即位，郑先护等投降，大惊。忽报李神轨回，太后召入问之，乃知费穆亦降，益惧。忙召郑俨、徐纥，欲与商议，回报二人已逃。太后谓神轨曰：“诸事皆二人为之，今反弃我而去，何昧良乃尔。”神轨亦默然而退。其后连召大臣，无一至者。又闻新君有命，文武百官着往河桥迎接，众皆遵旨。尚宝卿来索玉玺，銮衣卫整備法驾。太后见时势大变，乃入后殿，召孝明帝妃嫔，自胡后以下共三百余人，尽出家瑶光寺，痛哭出宫。送幼主归旧府，太后亦自入寺为尼。未几，荣遣将军朱端以一千铁骑来执太后、幼主。端入京，问留守官曰：“太后、幼主何在？”留守曰：“太后避往瑶光寺，幼主送还旧邸。”端到寺，入见太后。太后大惊，问曰：“卿系何人？”端曰：“太原王将士奉旨来迎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卿且退，吾当自往。”端不许，军士皆拔刃相向。太后失色，只得上马起行。端又执了幼主，齐至河桥见荣。荣命入帐相见。太后见荣，多所陈说。荣曰：“无多言。”喝令左右执至河边，并幼主共沉之河。可怜一代国母，如此结果。正应术士之言，尊无二上，不得善终。后人诗吊之曰：

昔日捐躯全为子，一朝杀子又何为？

黄河不尽东流恨，高后泉台应笑之。

荣既沉太后，费穆密说荣曰：“大王士马不出十万，长驱向洛，既无战胜之威，群情素不厌服。以京师之众，百官之盛，知公虚实，必有轻侮之心。若不大行诛杀，更树亲党，恐大王还北之日，未度太行而内变作矣。”荣心然之。忽报慕容绍宗自晋阳来见，荣喜曰：“绍宗来，吾又添一助矣。”因谓之曰：“洛中人士繁盛，骄侈成俗，不加蔓剪，终难制驭。吾欲因百官出迎，悉诛之何如？”绍宗曰：“不可。太后荒淫失道，嬖幸弄权，淆乱四海。大王兴义兵以清朝廷，此桓、文之业，伊、霍之举，天下无不悦服。今无故歼夷多士，不分忠佞，恐大失天下之望，非良计也。”那知天宝性本残忍，闻费穆言，顿起杀心。绍宗虽极口止之，荣终不听，乃请帝循河，西至陶渚，

---

行宫——帝王出行临时驻扎在外的宫室。

桓、文——春秋时期齐桓公、晋文公，俱为当时霸主。

别设行宫居之。无上、始平二王随侍。荣密令心腹骁将郭罗刹、叱列刹鬼持刀立于帝侧，诈为防卫，俟外变一起，即杀无上、始平。

斯时百官皆至，求见新君。荣悉引之行宫西北河阴之野，曰：“帝欲在此祭天，百官宜下马以待。”众皆下马。荣乃引胡骑四面围之，责众官曰：“昔日肃宗年幼，太后临朝，全赖汝等匡辅。任刘腾之弄权，纵元叉之害政。及至徐、郑用事，浊乱宫廷，四方兵起，九重被弑，曾无一人以身殉国，报君父之仇，伸大义于天下。职为公卿，实皆贪污无耻之徒。今天子贤圣，不用汝等匡弼也。”言讫，以手一挥，胡骑四面纵兵，百官之头如砍瓜切菜。自丞相高阳王以下，朝臣共二千余人，尽皆杀死。只见愁云惨惨，怨气重重。肝脑涂裂，皆锦衣玉食之俦；血肉飞扬，尽凤子龙孙之属。衣冠之祸，莫此为烈。但未识帝在行宫能保性命否，且听下回细剖。

---

俦（chóu，音愁）——辈。

## 第十五卷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葛荣

话说河阴之役，百官皆遭杀戮。后有朝士续到者五百余人，闻之魂飞魄散，皆惊慌欲避，觅路逃生，无如四面铁骑奉了天宝之命，重重叠叠围住不放。真如鸟投罗网，鱼入网中，命在顷刻。只见前有一将高叫道：“新君即位，全是太原王大功，今王在上，还不下拜！”众官听了，人人拜伏在地。又高叫道：“魏家气数已尽，太原王合为人主。汝五百人中，有能为禅文者免死。若不能，尽杀无遗。”众臣莫敢出声。荣大怒曰：“竖子欺我乎？”言未了，只见一人起身告曰：“某为大王作禅文。”荣问：“你是何官？”对曰：“臣乃治书御史赵元则也。”荣令送入营中，吩咐道：“好为之。”又使人高唱：“元氏灭，朱氏兴。”六军齐呼万岁，声振山谷。荣大喜，便遣数十亲卒拔刀直向行宫，杀帝左右。时帝居帐中，正怀忧虑，忽闻喊声渐近，与无上、始平二王走出帐外看视。郭罗刹见兵众已到，忙将天子抱入营帐。无上王未及转身，叱烈杀鬼手起一刀，头已落地。始平忙欲退避，亦被叱烈杀死。帝见两兄被杀，看来自己性命亦不能保，暗暗流涕。荣遂迁帝于河桥，置之幕下，率诸将还营。赵元则禅文已成，荣见之大喜，乃解放文武五百余人。未几，帝使人谕旨于荣曰：

帝王迭兴，盛衰无常。吾家社稷垂及一百余年，不幸胡后失德，先帝升遐，四方瓦解。将军奋袂而起，所向无前，此乃天意，非人力也。我本相投，志在全生，岂敢妄希天位？将军相逼，以至于此。若天命有归，将军宜及时正号，若推而不居，思欲存魏社稷，亦当更择亲贤，我当流避裔土，何帝之有？

荣得诏大喜。时高欢在旁，劝其乘此称帝。荣遍问诸将，诸将多同欢言，独司马子如以为不可。贺拔岳亦谏曰：“大王前举义兵，志除奸逆。大勋未立，遽有此谋，正可速祸，未见其福。”荣疑未决，乃自铸金为像，凡四铸不成。参军刘灵助善卜筮，断事多中。荣素信之，令卜为帝。灵助卜曰：“不吉，大王虽有福德，今未可也。若强为之，上逆天心，下失民望，殃祸连延。便得为帝，恐亦不久。”荣曰：“吾既不可，立天穆何如？”灵助曰：“天穆亦无此福德。臣夜观天象，惟长乐王有天命耳。奉之为主，必获厚福。”荣不答，入帐独坐，觉精神恍惚，情绪昏迷，不自支持。良久忽悟，深自愧悔，曰：“过误，过误！惟当以死报朝廷耳。”出为诸将言之。贺拔岳请杀高欢，以谢天下。窦泰、侯渊曰：“欢虽愚疏，言不思难，今四方多事，须借武勇，杀之恐失将士心。”荣曰：“是吾过也，欢本无罪。”遂不问。

时交四鼓，荣命迎帝还营，身率诸将下马步行。帝在河桥，正忧愤无措，忽有人报太原王前来迎。帝心下大惊，未测何意。只见诸将已集帐前，灯火齐明。贺拔岳牵过御骑，请帝上乘。帝问：“我去何为？”岳曰：“帝勿忧，太原王已自悔过矣。”未数步，荣叩首马前，伏地请罪。帝命扶起，共入大营。帝坐，诸将皆下拜。荣亦下拜，自陈过误，愿以死谢。次日，奉驾入京，登太极殿。下诏大赦，改元建义。从太原王将士，普加五级。在京朝臣，文加二级，武加三级。百姓免租役三年。时百官荡尽，存者皆窜匿不出，惟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下。洛中士民草草，人怀异虑。或云荣欲纵兵大掠，

升遐——称帝王之死。

裔土——荒远的边地。

或云欲迁都晋阳。富者弃宅，贫者襁负，率皆逃窜，十分不存一二。直卫空虚，官守旷废。荣妻北乡公主，南安王元贞女、景穆帝女孙、义阳王元略之姑，谓荣曰：“欲谒南安家庙，见义阳一面。”荣曰：“王已遇害矣。”公主恚曰：“何为杀之？”荣曰：“时势不得不尔，死者岂独义阳一人？今将请于帝，追赠以荣之。”乃上书云：

大兵交际，诸王朝贵横死者众，臣今分躯，不足塞咎。乞追赠亡者，微申私责。请追赠无上王为无上皇帝，其子韶袭封彭城王。其余死于河阴者，诸王赠三司，三品赠令仆，五品赠刺史，七品以下赠郡镇。无后者听继，即授封爵。

又遣使者循城劳问，诏从之，于是朝臣稍出，人心稍安。

先是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，不敢入洛城，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。荣狐疑未决，武卫将军泛礼固谏乃止。后荣复欲北迁，帝不能违。尚书元谔争之，荣怒曰：“何关你事，而固执乃尔？且河阴之役，君应知之。”谔曰：“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，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谔？谔，国之宗室，位居常伯，生既无益，死复何损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，亦无所惧！”荣大怒，欲抵谔罪，世隆固谏乃止。见者莫不震惊，谔颜色自若。后数日，帝与荣登高，见宫阙壮丽，列树成行，乃叹曰：“臣昨愚暗，有北迁之意。今见皇居之盛，熟思元尚书言，深不可夺也。”由是迁都之议遂罢。未几，荣奏并州刺史元天穆立功边隅，封上党王，入朝辅政。尔朱世隆为侍中尚书，尔朱兆为骠骑将军，汾州刺史天光为肆州刺史，仲远为徐州刺史，使子弟各据一方。其余将士，贺拔弟兄、刘贵、司马子如、奚泰、侯渊、侯景、尉景、段荣、库狄干、孙腾、蔡俊等二百余人，或居内职，或授外任，皆有禄位。高欢封同鞬伯。缘山东盗起，命即领兵往讨，欢谢恩而去。

是日，诸将到太原王府拜谢，荣设宴款待。又报朝廷旨到，荣迎接开读，乃封其长子菩提为世子，次子义罗为深郡王，三子文殊为平昌郡公，四子文畅为昌乐郡公，荣大喜。送天使去了，重复入席欢饮。忽思四子皆贵，只有长女娟娟，虽曾为肃宗嫔，终身未了。知帝尚无正宫，不若纳之为后以贵之。因谕意诸将，刘贵、司马子如起对曰：“大王若有此意，臣等启奏主上，成此良姻。”荣喜诺。明日，二人启奏帝曰：“陛下坤位尚虚，立后宜急。今有太原王荣长女，才貌兼全，德容素著，可以上配至尊。”帝以肃宗嫔御有碍于理，犹豫不决。黄门侍郎祖莹曰：“昔晋文公在秦，怀嬴入侍。事有反经合义者，陛下独何疑焉？”帝遂从之，择日迎立为后。荣心大悦。一日，见帝于明光殿，重谢河桥之事，誓言无复贰心，帝亦为荣誓言无疑。荣喜，因求酒饮，熟醉而寐。帝欲拔剑手刃之，左右苦谏。帝乃止，命将步车载入中常侍省。荣至半夜方醒，知身在禁中，颇怀疑惧，达旦不眠。自此不复禁中宿矣。荣次女琼娟亦有秀色，嫁与陈留王元宽为妃。宽，帝之兄子也。荣久有归志，又闻葛荣横行河北，将归讨之。适天穆已至洛阳，乃加天穆侍中、录尚书事，兼领军将军。以行台郎中桑乾、朱端为黄门侍郎，兼中书舍人。朝廷要害，悉用其心腹为之，遂整旅而归。将行，帝设宴于邙山之阳，百官皆集。后亦亲自相送，赐金帛甚厚。帝自荣去后，少解忧怀。一日，廷臣奏称：“逆臣徐纥逃奔幽州，遇盗，全家被杀。郑俨逃还乡里，与兄郑仲明同

---

襁负——指携儿背女。

“昔晋文公在秦”句——春秋时，晋国公子重耳（即后来的晋文公）逃难到秦，秦国君派其侍妾怀嬴等去侍候他。事见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。

谋起兵，亦被部下所杀，函首以闻。李神轨、袁翻等久已遭诛。”由是灵后之逆党殆尽。帝命颁示天下。

再说葛荣引兵围邺，众号百万，游兵已过汲郡。帝加尔朱荣上柱国、大将军，命讨之。荣遂召肆州刺史天光留镇晋阳，曰：“我身不得至处，非汝无以称我心。”自率精骑七千，马皆有副，倍道兼行。东出滏口，以侯景为前驱。葛荣为盗日久，兵强且多。尔朱兵不满万，众寡非敌，议者谓无取胜之理。葛荣闻之，喜见于色，令其众曰：“不必与战，诸人但办长绳缚取之耳。”荣乃潜军山谷为奇兵，分督将佐以上三人为三处，各有数百骑，令所在扬尘鼓噪，使贼不测多少。又以人马逼战，刀不如棒，乃令军士各赍短棒一根，置于马侧。至战时，虑废腾逐，不听斩级，以棒棒之而已。分命壮勇所向冲突，号令严明，众力齐奋。身自陷阵，出于贼后，表里合击，贼不能支，立时溃败。遂擒葛荣，余众悉降。荣恐贼徒虽降，一时难御，若即分隶诸将，虑其疑惧，或更结聚，乃下令新降军士各从所乐，亲属相随任所居止。于是群情大喜，数十万众一朝散尽。待出百里之外，乃始分道押领，随便安置。擢其渠帅，量才授任，新附者咸安。时人服其处分机速。以槛车送葛荣赴洛，由是冀定。沧、瀛、殷五州皆平。

次日，军士擒获贼将宇文洛生、宇文泰，解至军前。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荣手下为将？盖自武川杀了卫可孤，其后城破脱逃，父子四人投在北道都督杨津军中为将。鲜于修礼反，其父肱与兄颢战死于唐河，洛生与泰后从葛荣。葛荣败，惧以贼党见诛，故逃而被获。荣皆命斩之。洛生已斩，次及于泰。泰见荣上坐，大呼曰：“大王用人之际，何为斩壮士？吾等从贼，非本志也。大王赦八十万众而不赦吾兄弟二人，刑赦不均。”荣奇其言，命赦之，带归晋阳，留在麾下为将。未几，署为统军。葛荣解之京师，帝亲御闾阖门受俘，斩于东市。封天宝为大丞相、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，以长乐等七郡为太原王之国，四子进爵为王，今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魏有北海王元颢，与帝为从兄弟，避尔朱之暴，逃奔梁邦，梁武封为魏王。后闻长乐即位，尔朱北归，遂启奏梁王，借兵数万，灭尔朱之众，复元魏之旧，世世称臣于梁，为国屏藩。梁武见魏室日乱，本有进取之心，乃许之。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领精兵一万，送颢还北。庆之是梁朝第一名将，智力兼全。奉了旨意，点起兵马，遂与元颢拜辞梁主，杀过江来。前面地方即魏铨城县，一鼓下之，权在城中扎住人马，号令四方。边将飞报朝廷，举朝大惊。其时恰值北海县邢杲造反，自称天统汉王，聚兵十万，攻掠州郡。元天穆将自往讨，忽闻元颢入寇，集文武议之。众皆曰：“杲众强盛，宜以为先。”行台尚书薛琚曰：“邢杲兵将虽多，鼠窃狗偷，非有远志。颢，帝室近亲，来称义举，其势难测，宜先拒之。”天穆以诸将多欲击杲，又以颢兵孤弱，不足为虑，欲先定齐地，还师击颢，遂不从薛琚之言，引兵而东。那知：

强寇未能倾社稷，孤军反足夺山河。

且听下回细说。

## 第十六卷 魏元颢长驱入洛 尔朱荣救驾还京

话说天穆大军既引而东，元颢之兵正好乘虚杀入，自铨城进拔荥阳，直至大梁城下。大梁守将丘大千有众七万，分筑九城相拒。庆之自旦至申，攻拔三垒。大千惧，开门乞降。颢遂入城，与诸将议曰：“吾欲正尊号，然后引兵向阙，庶人心不贰。”诸将皆劝成之，乃登坛燔燎，即帝位于睢阳城南，改元孝基。以陈庆之为卫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引兵而西，进攻荥阳。时守荥阳者，都督杨昱。颢遣人说之使降，昱不从。元天穆闻报大惊，与骠骑将军吐没儿将大军三十万，星夜来救。梁之士卒皆恐。庆之解鞍秣马，谕将士曰：“吾至此以来，屠城略地，实为不少。君等杀人父兄，掠人子女，亦无算矣。天穆之众，皆是仇讎。我辈众才七千，虏众三十余万，今日之事，惟有必死，乃可得生耳。今虏骑众多，不可与之野战。当及其兵未到齐，急取其城而据之。诸君勿怀狐疑，自取屠脍。”乃鼓之使登，将士相率蚁附而上，遂拔荥阳。执杨昱诸将三百余人，伏颢帐前。请曰：“陛下渡江以来，无遗镞之费，昨下荥阳，一朝杀伤五百余人。愿斩杨昱，以快众意。”颢曰：“昱，忠臣也。彼各为其主，奈何杀之？此外唯卿等所取。”于是斩昱将佐三十七人，皆剖其心而食之。俄而，天穆等引兵围城，庆之帅骑三千，背城力战，大破之。天穆、吐没儿皆走。遂乘胜势，进击虎牢，守关将尔朱世隆亦走。颢军据了虎牢关，一路无阻，游兵直指洛阳。时六军皆出，禁旅虚弱，帝大惧欲逃，未知所之。或有劝往长安者，中书高道穆曰：“关中荒残，何可复往？元颢士众不多，乘虚深入，由将帅不得其人，故尔至此。陛下若亲帅宿卫，高募重赏，背城一战，臣等竭其死力，破颢孤军必矣。或恐胜负难期，则车驾不若渡河。征大将军天穆、大丞相荣，各使引兵来会，犄角进讨，旬月之内，必见成功。此万全之策也。”帝从之。夜至河内郡北，命高道穆于灯下作诏书数十纸，布告远近，于是四方始知帝驾所在。颢知帝已遁去，长驱来前。临淮王彧、安丰王延明率百僚，封府库，备法驾迎颢。颢入洛阳宫，改元建武，大赦。以陈庆之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，增邑万户。颢将侯暄守睢阳，为后援。行台崔孝芬率兵攻之，城破斩暄。元天穆率众四万，攻拔大梁。又遣费穆将兵二万，攻虎牢。庆之还兵救之，天穆闻其至，惧欲北渡。郎中温子升曰：“主上以虎牢失守，致此狼狈。元颢新入，人情未安，今往击之，无不克者。大王平定京邑，奉迎大驾，此桓、文之举也。舍此北渡，窃为大王惜之。”天穆不能用，引兵渡河。费穆攻虎牢将拔，闻天穆北渡，惧无后继，遂降于庆之。进击大梁，大梁亦下。盖庆之以数千之众，自发铨县至洛阳，凡取三十二城，大小四十七战，所向皆克。魏军闻其兵至，皆亡魂丧胆；小儿闻庆之名，亦惊惧不敢出声。费穆至京，颢引入，责以河阴之事而裔斩之。人情大快。

先是敬宗之出也，仓皇北走，惟尔朱后随往，其余侍卫后宫皆安堵如故，颢一旦得之。自河以南，州郡多附，遂自谓天授，遽有骄怠之心。宿昔宾客近习咸见宠待，于扰政事。日夜纵酒，不恤军国。所从南来军士陵暴市里，朝野失望。朝士高子儒自洛阳逃至行在，帝问洛中事，子儒曰：“颢败在旦夕，不足忧也。”尔朱荣闻帝北出，即起兵南来，见帝于长子，劝帝南还，自为前驱。旬日之间，兵众大集，资粮器仗相继而至。聚兵河上，为克复京

城之计。庆之闻荣南下，谓颢曰：“今远来至此，未服者尚多，倘知我虚实，连兵四合，何以御之？宜启天子，更请精兵，庶不忧荣兵之至。”那晓得颢既得志，密与临淮、安丰二王共谋叛梁，特以事难未平，须借庆之兵力，故外同内异，言多猜忌。闻庆之言，皆曰：“庆之兵不满万，已自难制，若更增其众，岂肯复为人用？大权一去，动息由人，魏之宗室于斯堕矣。”颢乃不用庆之计。庆之亦觉其异，密为之备。军副马佛念谓庆之曰：“将军威行河、洛，声震中原，功高势重，为魏所疑。一旦变生不测，可无虑乎？不若乘其无备，杀颢据洛，此千载一时也。”庆之曰：“始助之而卒杀之，不义，吾不为也。”

庆之与荣相持于河上。三日十三战，杀伤甚众，荣不能渡。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，与荣通，求破桥立效，荣引兵赴之。及桥破，荣接应不及，颢悉杀之，荣大失望。又以颢军缘河固守，北境无船可渡，议欲还北，更图后举。黄门侍郎杨侃曰：“大王发并州之日，已知夏州义士之谋而来乎？抑欲广施经略，匡复帝室而来乎？古之用兵者，疮愈更战。况今未有所损，岂可以一事不谐而大谋顿废。今四方颢颢，视公此举，若未有所成，遽复引归，民情失望，各怀去就，胜负所在，未可知也。不若征发木材，多为桴筏，间以舟楫，缘河布列，数百里中皆为渡势，首尾既远，使颢不知所防。一旦得渡，必立大功。”高道穆亦曰：“今乘輿飘荡，主忧臣辱。大王拥百万之众，辅天子而令诸侯。若分兵造筏，所在散渡，指掌可克。奈何舍之北归，使颢得营聚，征兵天下？此所谓养虺成蛇，悔无及矣。”荣尚未决，忽军士报称：“有一河边居民杨攸求见。”荣唤入，问欲何言。攸曰：“仆家族久居马渚河边，世授伏波将军之职。今闻元颢引梁军入寇，主上北巡，诸城失守。大王起兵匡复，大兵至此，无船可渡，只有造筏以济。仆有小舟数十艘，愿献军前，以为大王前驱。”荣大喜曰：“卿来，天助我也。”即命攸为向导，遂点贺拔胜、尔朱兆二将，编木为筏，领军一万，从马渚河乘夜暗渡。将士一登彼岸，呼声振地，个个奋勇争先。其时庆之守北中城，颢同安丰王延明、其子元冠受分守南岸。忽有兵至，四面杀入，黑夜中不测敌兵多少，军士先自乱窜。元冠受火急提刀上马，正遇贺拔胜，一枪刺死。尔朱兆杀入中军，欲捉元颢，颢与延明已从帐后逃去。杀到天明，守河兵散亡略尽。庆之在北中城晓得北兵偷渡，颢大败而逃，独力难支，只得收兵南走。荣闻二将告捷，便引大队人马尽渡黄河，分兵追赶。庆之七千兵士死亡过半，可怜一个南朝大将，忙忙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又值嵩高水涨，片甲不存，自料不能走脱，乃削去须发，诈为沙门，逃归梁国。梁王念其前功，并不治罪，封为右卫将军、永兴侯。

且说颢已逃去，都督杨津入宿殿中，洒扫宫阙，引领禁兵，直至邙山迎驾。荣引众将亦至，面奏战胜之事，请帝归朝。驾入京城，以人多疑惧，大赦安之。封荣为天柱大将军，兆为车骑大将军，其余将士皆论功加赏有差。而颢自轘辕南出，至临颖，从骑分散。临颖军士江丰斩之，封其首以闻。元延明奔梁。临淮王颍复归于帝，帝不问。于是下诏解严。一日，接得边庭文书，报称韩楼余逆侵扰幽、蓟，丑奴称帝，以宝寅为太傅，进攻岐州。荣见帝曰：“臣请归北，以讨余贼。仍留天穆、世隆在京辅政。又铜鞮伯高欢在

---

颢颢（yóng，音囡）——肃敬、仰慕的样子。

虺（huī，音悔）——小蛇。

山东二年，捉伪王七人，又斩邢果于济南，功大宜赏，合加仪同三司之职，授为晋州刺史。”帝皆依奏。次日，荣即起程，帝亲送之郊，文武百官皆集。

荣归晋阳，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于蓟，配卒甚少，骑止七百。或以为言，荣曰：“侯渊临机设变，是其所长。若总大众，未必能用。今以此众击此贼，必能取之。”渊行，广张军声，多设供具，亲帅数百骑深入楼境。去蓟百余里，值贼将陈周领马步万余，渊潜伏以乘其背，大破之，虏其卒五千余人，寻还其马仗，纵令入城。左右皆以为不可，渊曰：“此兵机也，如此乃可克耳。”渊度其已至，遂率骑夜进。昧旦，叩其城门。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，遂走。追兵擒之，幽州平。荣以渊为平州刺史。

贺拔岳奉命讨丑奴，谓其兄胜曰：“丑奴，勍敌也。今攻之不胜，固有罪，胜之，谗嫉将生。必得尔朱一人为帅而佐之。”胜为之言于荣。荣大悦，以尔朱天光为元帅，以岳与代郡侯莫陈悦为左右大都督副之。天光初行，惟配军士千人，马亦不敷。时赤水蜀贼断路，军至漳关，天光不敢进。岳曰：“蜀贼鼠窃，公何惧焉？若遇大敌，将何以战？”天光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一以相委。”岳遂进兵击贼于渭北，身自陷阵，贼众披靡，大破之。获马二千余匹，简其壮健以充军士。天光尚以兵少，淹留未进。荣闻之怒，遣参军刘贵乘驿至军，责天光，杖之一百，以军士二千人助之。丑奴闻官军至，自围岐州，遣大将尉迟菩萨以兵拒于渭北。岳以轻骑数十，自渭南与菩萨隔水而语，称扬国威。菩萨令省事传语。岳怒曰：“吾与菩萨语，尔何人也？”射杀之。明日，复引百余骑隔水与贼语，稍引而东，至水浅可涉之处，岳即驰马东出。贼以为走，乃弃步兵，轻骑渡水追岳。岳先设伏于横冈，贼至伏发，岳还兵击之，贼败走。乃下令：“贼众下马者勿杀。”贼悉投马，俄获三千人。遂擒菩萨，降步卒万余，并收其辎重。丑奴闻之，北走安定，置栅于平亭。岳乃停军牧马，宣言天时将热，未可行师，俟秋凉再进。获丑奴觜候者，纵遣之。丑奴闻候者言，信以为实，散众耕于细川。使其将侯元进领兵五千，据险立栅，其余千人已下为栅者甚众。岳知其势，密分敕诸军即日俱发，攻元进大栅，拔之。所得俘囚一皆纵遣，诸栅闻之皆降。昼夜径进，直抵安平城下。丑奴弃城走，岳轻骑追之。及平凉，贼未成列，副将侯莫陈悦单骑冲入贼中，于马上生擒丑奴，因大呼曰：“得丑奴矣！”众皆辟易，无敢当者。后骑益集，遂大破之。官军进逼高平，城中执萧宝寅以降，于是三秦皆复，关中悉平。二逆解至京师，宝寅赐死，斩丑奴于东市。论平贼功，加天光侍中、仪同三司，以贺拔岳为泾州刺史，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、步兵校尉。宇文泰从岳入关，以功迁征西将军，行原州事。时关、陇雕弊，宇文泰抚以恩信，民皆感悦，曰：“早遇宇文使君，吾辈岂从乱乎？”此宇文氏得关中之本也。

再说高欢平定山东，忽得圣旨，职升仪同，迁为晋州刺史，大喜，忙别了同寅文武，赶回并州。一日，到了晋阳，天色已晚，就往上党坊来。昭君接见，向前称贺道：“前为军将，今作朝臣，妾亦与有荣施。”欢大悦。斯时高澄年八岁，女端娥年十三，幼女亦渐长成。昭君抱出高洋来见，欢笑曰：“吾出门时，汝尚怀于母腹，今亦二岁矣。”设酒共饮，各诉离情。昭君指着高洋道：“此儿甚奇。在腹时，吾一夜坐在黑暗中，忽满房如月之明，巨细皆见。儿女共视，则云白光从我身出。又将产之夕，梦见一龙，头挂天，

---

勍（qíng，音情）——强。

尾垂地，张牙舞爪，势状惊人。生下来胸旁俱有鳞形，看来必是非常之物。”欢戒勿泄。明日，进见尔朱荣，参拜毕，首贺反正之功，次谢荐己之惠。荣大喜，谓欢曰：“君往晋州，善自为之。国家以晋阳为根本，晋阳以晋州为屏障，治内御外，须小心在意。”欢俯首听命，乃启曰：“六浑蒙大王委托，敢不竭力。然必辅佐有人，斯克不负厥职。请以孙腾为晋州长史，段荣为主簿，尉景、匡狄干、窦泰为副将，愿大王赐此数人同往。”荣皆许之，欢复拜谢。既退，拜望亲友，皆设宴相留。忙了数日，正要打点起程，忽刘贵奉荣之命来告曰：“大王闻君有女端娥，与世子菩提年貌相当，欲娶为妇，特命下官前来作伐。”欢曰：“王何以知我有女？”贵曰：“王府有一相士张文理，为王所信。前从上党坊过，偶见令爱，相貌非常，额前紫气已现，不出三年定为帝后，故大王闻而求娶。”欢曰：“此乃荒诞之谈，大王何为信之？若说对亲，齐大非偶，何敢承命？况小女貌陋德薄，岂堪上配世子？愿兄好言谢之。”刘贵见他不允，便即别去。欢进与昭君言之，昭君曰：“尔朱作事凶暴，恐难长保富贵，我亦不欲将女归之。”欢曰：“但恐此事刘贵未必能了，我将自往见之。”便即上马往太原府来。但未识此段姻事能回绝尔朱否，且听下回再述。

## 第十七卷 赵嫔无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泄群谋

话说六浑不欲对婚，又恐刘贵不善回复，亲自上马来见天柱。其时刘贵尚未出府，六浑稟见，荣即召入，谓六浑曰：“吾子岂不堪为君婿耶？奈何拒我之命？”六浑曰：“非敢拒也，窃念大王勋名盖世，四海一人。世子将承大业，非帝室名媛、皇家淑女，不足为配。六浑之女出自寒微，何敢攀鳞附凤？”荣闻言大喜道：“卿既不欲，我亦不强。”遂与刘贵赐坐共谈。又谓欢曰：“晋州重地，卿宜速往，亦不必再来见我了。”欢拜谢而出。贵退，语欢道：“非君自来，几触其怒。”

次日，同了尉景等五人一齐起行，合府文武俱来饯送。斯时仆从如云，车马拥道。昭君坐在车中，前呼后拥，回忆逃奔并州时，气象大不相同，好不快意。将近晋州，官吏军民皆出郊远接。盖魏时刺史之任最重，兵马钱粮皆属掌管，生杀由己，俨如一路诸侯。六浑到任以后，惠爱子民，抚恤军士，刑政肃清，晋州百姓人人感悦。一日，昭君语欢曰：“吾在此安乐，未识父母在家安否？欲到平城探望一次。”欢道：“不必，吾遣子茂去迎接一家到此便了。”遂令子茂前去，未及一月，娄家夫妇俱已接到。父女相见，俱各大喜。内干曰：“高郎有志竟成，果不负吾女。”欢曰：“男儿不能建非常之业，尚居人下，何足挂齿。”说罢大笑。于是署娄昭为都督，以爱君嫁羹泰为妻，内干夫妇大悦。

话说晋州有一居民，姓穆，名思美。生一女名金娥，年十七，容色美丽。有邻人子李文兴欲娶之，思美不从，文兴画成此女形象，献于汾州刺史尔朱兆。兆悦其色，文兴为硬媒，遣人抢女而去。思美惶急，来到刺史辕门喊救。六浑唤进，问其备细，即命段荣领轻骑二十追往，拿住文兴，夺女以归，竟将文兴问罪，断女还家。思美虽已伸冤，犹惧尔朱兆不肯干休，再来劫夺，便央孙腾转达，情愿献于六浑为妾。六浑以问昭君，昭君曰：“此女君已断还，而复自娶，恐招物议，并非妾有妒心也。”六浑道：“自他心愿，娶之何害？况前见此女实有倾城之色，吾不忍拒之。”遂乃择日纳之后房。尔朱兆闻之大怒。一日，来到晋阳，荣正在赐宴。兆亦共饮，言于荣曰：“高晋州夺取部民之女为妾，恐干政体。”荣曰：“此细事，不足为六浑累也。”酒半酣，从容问诸将曰：“一日无我，谁可主军？”众皆称兆。荣曰：“兆虽勇于战斗，所将不过三千骑，多则乱矣。堪代我者，惟贺六浑耳。”因戒兆曰：“尔非其匹，日后终当为伊穿鼻。”兆愈不悦。

荣性好猎，不问寒暑，列围而进，士卒必步伐齐壹，虽遇险阻，不得违避，一鹿逸出，必数人坐死。有一卒见虎而走，荣怒曰：“汝畏死耶！”即斩之。自是每猎，士卒如登战场。尝见虎在空谷中，令十余人空手搏之，毋得损坏皮毛，死者数人，卒擒得之，以此为乐。尝召天穆于朝，问以朝中动静。留数日，共猎于南山。天穆谏曰：“大王勋业已盛，四方无事，惟宜修政养民，顺时搜狩，何必盛夏驰逐，感伤和气。”荣攘袂大言曰：“灵后不纲，扫除其乱，推奉天子，乃人臣常节。葛荣之徒，本皆奴才，乘时作乱，譬如奴走，擒获即已。顷来受国大恩，未能混一海内，何得遽言勋业？如闻朝士犹多宽纵，今秋欲与兄戒勒士马，交猎嵩高，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，不从命者斩之。乃出鲁阳，历三荆，悉拥生蛮北填六镇。回军之际，扫平汾胡。更练精兵，分出江、淮，萧衍若降，赐以万户侯；如其不降，以数千轻骑，渡江缚取以来。然后与兄奉天子巡四方，乃可称勋耳。今不频猎，兵士懈怠，

安可复用哉？”天穆再拜曰：“非鄙怀所及。”

荣欲密树党援，易河南州牧、郡守，悉用北人为之。天穆归，附奏以闻。帝览奏，疑之，谓天穆曰：“河南牧守皆克称职，况北人不暗南事，恐未可易。”天穆不悦曰：“天柱有大功于陛下，为国宰相，即请遍代天下之官，恐陛下亦不得违。如何启用数人，遂不许也？”帝正色而言曰：“天柱若不为人臣，虽朕亦可代。如其犹存臣节，无代天下百官之理。”天穆语塞而退。荣见奏不允，大怒曰：“天子由谁得立，今乃不用我言耶？”先是散骑常侍高乾邕好任侠，其弟三人：次仲密，次敖曹，次季武，皆才勇。而敖曹尤武艺绝伦，人称之为楚霸王，皆与帝有旧。河阴之乱，乾乃聚兵于河、济之间，频破尔朱军。帝使人招之，遂同入朝。帝封乾邕为黄门侍郎，敖曹为散骑常侍。荣知之，奏帝曰：“此等皆曾叛乱，不宜立于朝廷。”帝不得已，并解其职，放还乡里，由是帝怀不平。

尔朱后容颜绝代，初入宫，与帝甚相欢悦，而性烈如火，又极嫉妒，六宫嫔御皆阻绝临幸，虽王府旧人，亦不得见帝一面。时三月中旬，帝见春色甚好，带了内侍数人，步入御园游玩，在千秋亭上凭栏观鱼。有宫人进前曰：“紫华宫赵贵人见驾。”帝令入，妃再拜。帝问曰：“卿何知朕在此而来？”妃曰：“妾不知陛下在此，偶尔至园，闻帝在亭，特来朝见。”帝赐坐，与言昔日事，命宫人置酒共酌。盖妃本旧侍，帝素宠爱，以后故，阻绝旧情，故见面依依不舍。又谓妃曰：“朕不到卿宫几年矣？”对曰：“二年。”帝曰：“朕虽至尊，动息不能自主，致令抛弃卿家。”说罢愀然。少间，赵妃拜退，帝亦回宫。那知后已密知此事，设宴对饮，见帝默默不乐，后曰：“今日谁恼圣怀，对酒不饮？”帝曰：“懒于饮耳，无所恼也。”后曰：“陛下休瞞，千秋亭上赵妃以言语触犯，故帝不乐。明日妾为帝治之。”帝惊曰：“赵妃系朕旧人，与之略谈数语，有何触犯，劳卿责治？”后道：“擅出宫门，一罪也。私来见驾，二罪也。妾主中宫自有法度，陛下何得以私爱而庇有罪之人？”帝见其言词不顺，拂衣而起，后安坐不动。帝心愈恚，遂不顾而去。次日，后御九华殿会集诸妃、贵人，下令曰：“紫华宫赵贵人自恃旧宠，骄纵不法，擅入御园，私预帝宴，大干宫禁。”遂执赵妃于阶下，命即勒死，埋尸苑内。诸妃见了，大惊失色，暗暗垂泪回宫。帝闻妃死，不胜伤感，然畏尔朱权势，只得容忍。因念世隆是他叔父，或可劝谕，乃使入告于后。世隆拜见，赐坐殿上。后问：“何事至内？”世隆曰：“臣有一言上达。娘娘主持内政，执法过严，帝心不安，故命臣进见，愿宏宽仁之度，毋拂圣怀。”后大怒道：“天子由我家得立，乃心爱他人而反致怨于我，何忘恩若此？但恨我父当日何薄天子不为而偏立之？”世隆曰：“天柱若自为帝，臣亦得封王矣。”世隆遂出，复命于帝曰：“臣奉陛下之旨劝谕一番，后自此改矣。”那晓尔朱后因帝不悦，凶悍愈甚，全无天子目中。

帝是时外制于荣，内迫于后，日夜怏怏，不以万乘为乐。唯幸寇盗未息，欲使与荣相持。及关、陇既定，告捷之日乃不甚喜，谓临淮王彧曰：“即今天下，便是无贼。”彧见帝色不悦，曰：“臣恐贼平之后，正劳圣虑。”帝恐余人觉之，因言曰：“抚宁荒乱，真是不易。”时城阳王徽、侍中李彧在旁，皆觉帝意，因日毁荣于帝，劝帝除之。帝亦惩河阴之难，恐终难保，由是密有图荣之意。荣又奏称：“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，臣恶其言，已斥遣罢退。”盖荣望得殊礼，故言之以讽朝廷。帝称叹其忠心，益恶之。乃召心腹旧臣侍中杨侃、李彧、右仆射元罗、城阳王徽、胶东侯李侃晞、济阴王晖业、

尚书高道穆等入宫，密议其事。杨侃曰：“臣有三策，乞陛下自裁。”帝问：“何策？”侃曰：“密勒人马，将在京逆党尽行诛绝。发兵拒守太行山，绝其进犯之路，如有兵来，与之死战。诏发四方之兵，勤王救驾，或可扫除凶逆，侥幸成功。此上策也。”帝曰：“敌之非易。中策若何？”侃曰：“前日荣请入朝，视皇后 嫪 嫪。密伏壮士宫中，赚之入内，刺杀之。即大赦，以安其党，其间或可获全。此中策也。”帝问：“下策若何？”侃曰：“任其所为，且图目下之安。此下策也。”帝曰：“卿之中策乃朕上策，众卿以为然否？”济阴王暉业曰：“荣若来，必有严备，恐不可图。”议至日晚，茫无定见。帝命且退。众官出，至太极殿北，忽见红灯拥道，人从纷纷，遣人探视，乃尔朱世隆坐在殿西廊下。众皆大惊，欲避不得。世隆已遣人来请相见，众臣不敢退阻，遂来西廊向世隆施礼。世隆问曰：“殿下众官在宫议何朝政，至此方出？”城阳王曰：“天子闲暇无事，召我等闲谈消遣。又因天柱不受九锡，欲赐以殊礼。言论良久，不觉至晚。”世隆冷笑曰：“帝欲赐天柱九锡，自应先与我语。诸公与帝商议一日，此中自有别情。但祸福自召，莫谓天柱之刀不利也。”说罢，起身便行。众官闻之，皆失色而散。

你道世隆为何等候在此？盖早上探得诸臣入内与帝私议，必有图害之意，故等待出来先行喝破，以挫诸臣之气。当夜归府，便即写书到晋阳，备说城阳、杨侃等数人终日在宫，密谋图害我家，大王若入朝必须预为之备。荣得书大笑道：“世隆胆怯，彼何人斯，而敢图我耶？”其时天穆回并州，荣以书示之。天穆曰：“长乐为帝以来勤于为政，万几皆自主张，欲使大权复归帝室。城阳王等结党树援，为帝腹心，欲不利于大王，不可不信。”荣曰：“城阳王等皆庸奴，何敢作难？倘帝心有变，目今皇后怀孕，若生太子，我至京废黜天子，立外甥为君。若非太子，陈留王亦我女婿也，便扶他为帝。兄意以为何如？”天穆曰：“以大王之雄武，何事不可成功？且俟入朝，相机而动。仆虽不敏，愿效一臂之力。”荣大喜。次日，复以书示北乡公主。北乡大惊曰：“王不可不虑。昔日河阴之役，京中百官皆不自保，怀恨实深，安得不生暗算？皇后深居宫中，外事不知。世隆探听得实，故来告也。妾为王计，不若且居晋阳，徐看朝廷动静。外有万仁、仲远、天光雄兵廿万，各据一方，内有世隆、司马子如、朱元龙秉理朝政，为王腹心之佐。王虽居外，遥执朝权，可以高枕无忧，何用入朝，致防不测？”荣曰：“天下事非尔妇人所知，我岂郁郁久居此者？”于是不听北乡之言，召集诸将，安排人马，带了妃眷、世子、王府寮属，亲拥铁骑五千，起身到京。正是先声所至，人鬼皆惊。那知大恶既盈，显报将至。管教：

掀天事业俄成梦，盖世威权化作灰。

且待下回分割。

## 第十八卷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

话说尔朱荣离了晋阳，一路暗想：“朝中文武虽皆畏服，未识其心真假。”因遍写书信投递百官：“同我者留，异我者去，莫待大军到京之后致有同异。”众官得书，知他入朝必有大变，尽怀疑惧，胆怯者辞官先去。中书舍人温子升献书于帝，帝初冀其不来，及见书知其必至，忧形于色。武卫将军奚毅为人刚直，当建义之初，往来通命，帝待之甚厚，犹以荣所亲信，未敢与之言情。毅一日见帝独坐，奏曰：“臣闻尔朱荣入朝将有变易，陛下知之乎？”帝佯曰：“不知。”毅曰：“荣有无君之心，臣虽隶其麾下，不肯助之为逆。若或有变，臣宁为陛下而死，不能事之也。”帝曰：“朕保天柱必无异心，亦不忘卿忠款。”毅退，召城阳诸臣，谓之曰：“天柱将至，何以待之？”众臣皆劝因其入而杀之。帝问汉末杀董卓事，温子升具陈本末。帝曰：“王允若即赦凉州人，必不至决裂如此。”沉思良久，谓子升曰：“此事死犹须为，况未必死。吾宁为高贵公而死，不愿为常道公而生。”诸臣见帝意已决，皆言杀荣与天穆，苟赦其党，亦不至乱。

是时，京师人心惶惧，喧言荣入朝必有篡弑之事，又言帝必杀荣，道路籍籍，荣在途不知也。九月朔，荣至洛阳，停军城外，帝遣众官出迎。次日入朝，见帝于太极殿，赐宴内廷，世子菩提亦入见帝，宴罢出宫，还归相府。众官皆来参谒。世隆、司马子如辈进内拜见北乡公主。明日，荣复入朝，帝又赐宴，欲即杀之，以天穆尚未召到，故迟而不发。荣举止轻脱，每入朝见，别无所为，唯戏上下于马。于西林园宴射，常请皇后出观，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。每见天子射中，辄自起舞，将相卿士悉皆盘旋，乃至妃主亦不免随之举袂。及酒酣耳热，匡坐唱歌。日暮罢归，与左右连手蹋地，唱回波乐而出。刀槊弓矢不离于手，每有嗔嫌即行击射，左右恒有死忧。路见沙弥重骑一马，荣令以头相触，力穷不能复动，使人执其头以相撞，死而后已。狂暴之性比前更甚。常语帝曰：“人言陛下欲图我。”帝曰：“外人亦言王欲害我，岂可信之？”于是荣不自疑，每入，从者不过数十人，又皆不持兵杖。先是长星出中台，扫大角。荣问之，太史令对曰：“除旧布新之象。”荣以为己瑞，大悦。其麾下将士皆陵侮朝臣，李显和曰：“天柱至，那无九锡，安须王自索也。亦是天子不见机！”郭罗察曰：“今年真可作禅文，何但九锡！”褚光曰：“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，何虑天柱不应之。”世隆自为匿名书，榜于门云：“天子与城阳王等定计，欲害天柱。”取以呈荣，劝其速发。荣曰：“何匆匆，帝无能为也。俟天穆至，邀帝出猎嵩山，挟之北迁，大事定矣。”使侍郎朱瑞密从中书省，索求太和年间迁都故事。奚毅知之，密启于帝。

九月戊子，天穆至洛阳。帝出迎之，荣与天穆从入大内，至西林园赴宴。酒至半酣，荣奏曰：“近来朝臣皆不习武，今天下未宁，武备尤重。陛下宜

高贵公——即曹魏时高贵乡公曹髦，不愿当司马氏傀儡，为司马昭所杀。

常道公——即曹魏时元帝曹奂。原为安次县常道乡公，称帝后实为司马昭傀儡，被废后为陈留王。

匡坐——正坐。

回波乐——乐府商调曲。四句六言，开头均有“回波尔时”四字，故名。

长星、中台，大角——均为星名。

太和年间迁都故事——指魏孝文帝太和十七（公元493）年，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迁都洛阳之事。

引五百骑，出猎嵩山，简练将士。”帝闻其言不觉失惊，乃曰：“近日精神未健，且缓数日行之。”宴毕，二人辞出。帝谓同谋诸臣曰：“事急矣，迟则恐无及也。”乃谋伏李侃晞等及壮士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廊，俟其入杀之。王道习曰：“尔朱世隆、司马子如、朱元龙此三人者，皆荣所委任，具知天下虚实，亦不可留。”杨侃曰：“若世隆不存，仲远、天光岂有来理？宜赦之。”徽曰：“荣腰间尝有刀，或能狼戾伤人，临事愿陛下起避之。”安排已定，专候荣入。次日，荣与天穆并入，坐食未讫，即起而去。侃等从东阶上殿，见二人已至中庭，遂不敢发。明日壬辰，帝忌日；癸巳，荣忌日，皆不朝。甲午，荣暂入，即诣陈留王家，饮酒大醉，遂言病发，连日不入。帝谋颇泄，预谋者皆惧。城阳王言于帝曰：“以生太子为辞，彼必入贺，因此毙之。”帝曰：“后孕九月，可言生儿乎？”徽曰：“妇人不及期而产者甚多，彼必不疑。”帝从之，宣言皇子生。诸人先于殿东埋伏，遣徽驰骑至荣第告之。荣方与天穆博，徽进曰：“皇太子生，帝令吾来报知。”荣犹不起。徽以手脱荣之帽，盘旋欢舞，兼殿内文武传声趣之，荣遂止博，与天穆并马入朝。帝闻荣到，面色顿异，左右曰：“陛下色变。”帝连索酒饮之。子升在殿作赦文已成，执以出行，至朝门，正遇荣自外至。问：“是何文书？”子升颜不改色，曰：“赦。”荣不取视，遂入见帝。帝在东廊下西向坐，荣与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。城阳王入，始一拜，荣忽举首见光禄少卿鲁安、典御李侃晞等抽刀从东户入，觉有异，即起趋御坐。帝先横刀膝下，遂迎而手刃之，荣仆地。天穆欲走，安等持刀乱斫，同时皆死。世子菩提、骑将尔朱阳观及从者三十余人尽斩之。帝视荣手板上有数牒启，皆左右去留人名，非其腹心皆在去数，因曰：“竖子若过今日，不可复制。”于是内外喜噪，百官入贺。帝登闾阖门，下诏大赦，欢庆之声遍于洛阳。遣武卫将军奚毅、前幽州刺史崔渊将兵镇守北中城。是夜，尔朱世隆奉北乡公主，帅荣部曲，焚西阳门出，屯兵河阴。

先是卫将军贺拔胜与荣党田怡等闻变，奔赴荣第。时宫门未加严备，怡等议即杀入大内，为天柱报仇。胜止之曰：“天子既行大事，必当有备。吾等众少，何可轻动？但得出城，更为他计。”怡乃止。及世隆走，胜遂不从。朱瑞虽为荣所委任，而善处朝廷之间，帝亦善遇之，故中路逃还。荣素厚司马子如，荣死，自宫突出至荣第，弃家不顾，随荣妻子出城。世隆即欲北还，子如曰：“兵不厌诈，今天下汹汹，惟强是视。当此之际，不可以弱示人。若亟北走，恐将士离心，变生肘腋。不若分兵守河桥，回军向京，出其不意，或可成功。假使不得所欲，走亦未迟，亦足示有余力。使天下畏吾之强，不敢畔散。”世隆从之，收合余众来攻北中城。奚毅知有兵到，忙领人马出城迎敌。那知京兵脆弱，怎敌世隆之兵，兵刃方接，三军败走。毅亲身搏战，见兵众散乱，心已慌怯，被田怡一刀斩于马下。崔渊拍马欲逃，亦被乱军杀死。世隆乘胜遂据北中城，令将军田怡护从府眷，屯兵城内；身率诸将屯兵城外，遥对洛阳，为进击之势。朝廷大惧。前华阳太守段育与世隆有旧，遣慰谕之。世隆怒其言直，斩首以徇。十月癸巳朔，尔朱度律将骑一千，皆衣白衣，旗号如雪，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。帝升大夏门以望之。外兵遥望城上围绕龙凤旗旌，知是驾至，乃齐呼：“万岁枉杀功臣！”帝遣主书牛法尚谓

---

畔——同“叛”。

徇（xùn，音讯）——同“殉”，埋葬。

之曰：“非朕忘恩负义，实为社稷大计。太原王立功不终，阴图篡逆，王法无亲，已正刑书。罪止荣身，余皆不问。卿等若降，官爵如故。”度律对曰：“臣等从太原王入朝，忽致冤酷，今不忍空归，愿得太原王尸，生死无恨。”因涕泣，哀不自胜。群皆恸哭，声振城邑。帝亦为之怆然，又遣侍中朱瑞赍铁券赐世隆。世隆曰：“太原王功格天地，赤心为国，东平葛荣，南退梁军，西灭丑奴，北剪韩楼，功不在韩、彭之下。长乐不顾信誓，枉加屠害。今日两行铁字，何可深信？我不杀汝，归语长乐，吾为太原王报仇，终无降理。”瑞不敢再言，归白于帝。帝乃出库中金帛，悬赏于城西门外，广募敢死之士，以讨世隆，一日得万人。以车骑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帅之，与度律战于郊外。无如兵未素练，日有杀伤，不能取胜。而度律亦以所将兵少，敛兵暂退。

且说尔朱后连日不见帝驾入宫，夜来又梦见太原王浴血而立，心恶其不祥，因问宫使曰：“天子近来议事在那一殿？”答曰：“在明光殿。”后曰：“为我去请驾来。”宫使领命而去，还报曰：“帝不在宫，与众官上城去看河桥军马了。”后大惊疑，暗忖道：“莫非吾父生逆，致有军马临城？”遂召司殿内臣问之，内臣不敢隐瞒，将太原王被害、世隆兵屯河桥报仇情事，一一奏知。后闻之神魂飞散，放声大哭。宫女扶睡龙床，饮食不进者三日。内侍奏知，帝入宫揭帐，坐于后侧，谓之曰：“尔父将行弑逆，朕迫于救死，不得不尔。卿念父女之情，亦当重夫妇之义。”劝谕再三，后涕泣不语。帝嘱宫人小心奉侍，遂起身出宫。是夜，皇子生，下诏大赦。帝复入宫看视，后已起坐，因问：“河桥军马曾退否？”帝曰：“未退。”后曰：“妾欲致书于母，劝其退军。”帝曰：“卿若劝得兵退，足见卿忠心为我。”后即写书，曲致申好之意。帝大喜，便遣后亲近内侍将书送去。先到世隆军前，世隆拆书一看，大怒道：“此非后笔，乃诈为之耳。”将来人逐出营门，内侍抱头鼠窜而归。帝知世隆不肯罢兵，会集群臣共议却敌之策。众皆惶惧，不知所出。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曰：“今小贼唐突如此，朝廷有不测之危，正是忠臣义士效节之日。臣虽不武，请以一旅之师为陛下径断河桥。”城阳王高道穆皆以为善。苗乃募敢死之士五百人，安排火船在前，战船在后。一更时分，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，约远河桥数里，将火船一齐点着，风吹火焰，烟透九霄，河流迅急，倏忽而至，河桥两旁皆已烧着。尔朱氏兵在南岸者望见火光烛天，河桥被烧，争桥北渡。俄而桥绝，溺死者甚众。苗将三百余人泊于小渚，以待南军接应。久之，全不见有援军到来。世隆兵至，见官军孤弱无援，尽力击之，杀伤殆尽。李苗亦身被数创，仰天大呼，赴水而死。世隆见河桥已断，亦不敢久留，连夜收兵北遁。次日，帝闻苗死，甚加伤惋，赠封河阳侯，谥曰忠烈。犹幸世隆兵退，心下稍安，乃诏源子恭将兵一万，出西道镇太行丹谷，筑垒以防之。司空杨津奏曰：“今天宝已死，世隆虽退，然其党尚多，万仁据有汾、并，仲远雄镇徐州，皆兵强将勇。天光独占关西五路，侯莫陈悦、贺拔岳之徒辅之。一朝有变，入犯最近，尤可寒心，宜各加官爵以慰之。”朱元龙进曰：“关西一路，臣愿赍敕前往，慰谕天光，就招泾、渭二州刺史使之归顺，管教陛下无忧。”帝大喜，就命元龙赍了敕书，即日登途而去。未识天光肯受命否，且听下回细说。

## 第十九卷 战丹谷阵亡伯凤 缩黄河天破洛阳

话说孝庄帝惧尔朱余党反乱，赦罪加爵，先遣朱元龙安抚关西。又闻世隆至建州，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。世隆攻拔之，屠杀城中人民无遗，惟希质走免。乃召杨昱将募士八千，出东道讨之。先是高敖曹放归田里，复行抄掠，荣诱而执之，拘于晋阳。及入朝，带之来京，禁于驼牛署。荣死，帝引见，劳勉之。高乾闻帝诛荣，亦自东冀州驰赴洛阳。帝以乾为河北大使，敖曹为直阁将军，使归招集乡曲，纠合义勇，为表里形援。帝亲送之河桥，举酒指水曰：“卿兄弟冀部豪杰，能令士卒致死。日后京城有变，可为朕河上一扬尘也。”乾垂泪受诏，敖曹拔剑起舞，激昂慷慨，誓以死报。帝壮之，二臣辞去。

帝还朝，入见后，时太子生十八日。后体已健，与帝并坐于御榻之上。帝问曰：“尔家叔侄弟兄谁强谁弱？”后曰：“世隆、天光辈皆庸才，惟万仁雄武难制，又刚暴好杀，若有变动，东师诸将皆非其敌。不惟陛下不免，恐妾亦难保，窃为陛下忧之。”帝叹曰：“人事如此，未识天意若何？朕闻卿素晓天象，今夜同往一观可乎？”后应曰：“可。”宫中有高台一座，以备观星望气之用。于是夜宴过后，待至三更时分，帝与后同登台上。万里无云，星月皎洁。后指谓帝曰：“此文昌星也，色甚暗，主大臣有灾。此中台星也，其光乱，主朝纲不静。紫微星，帝座也，光尚明而位已失，奈何？”帝少时亦曾习学天文，略识星象，细视之，果然。又见东方一星，豪光烁烁，紫气腾腾，其上有云成龙虎状。后大惊曰：“此天子气也！不知谁应之。”看罢，长叹一声。帝亦知之，曰：“我不久矣！”相与歔歔泣下。明日，帝召司天太史问之，言与后合，心益不乐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朱元龙过了潼关，行至泾州，其时天光、侯莫陈悦皆在泾州与贺拔岳商议进退。闻元龙至，邀接入城相见。天光谓之曰：“汝事天柱不终，改事帝室，来此何干？”元龙因述朝廷赦宥之恩、招徕之意，“欲其免生疑惧，臣附王家”。天光闻之，大怒曰：“汝忘天柱大德，乃以利口诱我耶？”欲拔剑斩之。贺拔岳急起，止之曰：“将军勿性急，元龙乃君家故人，有话细商。”天光会意，遂复坐下。岳曰：“天子既加恩我等，自当拱手归顺。今夜就修文表，烦兄转达便了。”因留元龙私署住下。天光退而问计，岳曰：“吾闻汾州万仁已据晋阳，必引兵问阙。俟朝廷北御万仁，吾等暗袭京师，便可得志。若杀元龙，彼必严备西路，未可长驱入洛也。吾阳为臣服，按兵不动，以弛朝廷之备。”天光、陈悦皆称善，于是厚待元龙。其实岳之意，不欲天光起兵，假言止之也。

再说尔朱兆闻荣死，自汾州率轻骑三千，进据晋阳，以为根本。闻北乡公主及世隆军至长子城，飞骑来见，询问天柱被害之由，切齿怒曰：“彼既酷害天柱，宁得复为之臣？不如另立新君以令天下，然后举兵复仇。但元氏子孙不知何人可立？”世隆曰：“并州行事、太原太守长广王暉，可奉以为帝。”乃回并州，共推暉即皇帝位。改元建明，立尔朱氏为后，即兆长女也。大赦。兆与世隆俱进爵为王。于是建立义旗，传檄属郡，整率六师，为直取洛阳之计。又欲征发晋州人马，虑欢不从，乃以新主命，封欢为平阳郡公，赐帛千段，召其同来举兵。欢不欲往，遣长史孙腾诣晋阳，致书于兆曰：

欢承太原王厚恩，待我以国土，与我以富贵，虽粉身碎骨，不足以报。辄闻大变，痛心疾首，欲兴师问罪，自惭力弱。足下风驰电掣，举兵犯难，雪不共之仇，伸家门之怨，欲以欢为前驱，肝脑涂地亦何敢辞？特山寇未平，今方攻讨，不可委去，致有后忧。寇平之后，定当亲率三军，隔河为犄角之势。

万仁见书不悦，谓孙腾曰：“远语高晋州，吾得吉梦。梦与吾先人登高丘，丘旁之地耕之已熟，独余马兰草。先人命吾拔之，随手而尽。以此观之，往无不克。今晋州不能自来，当遣一将来助，庶见同盟之义。”腾还报。欢曰：“兆狂愚如是，敢为悖逆，吾势不得久事尔朱矣。如不遣将相从，彼必觉吾有异。”谓尉士真曰：“必得君去，方免兆疑。”士真领命，即日起行，来到晋阳，见兆曰：“晋州不暇随征，特命仆居麾下，稍效奔走。”兆大悦曰：“士真来，吾无忧矣。”

于是万仁自领精骑五千为先锋，北乡公主同了世隆权主中军，度律彦伯为后队，催起人马，即日进发。行至丹谷，有都督崔伯凤领兵守把，兆攻之，关上矢石交下，不能前进。兆令军士辱骂以激之，伯凤怒，亲自出战。方排开阵势，兆大喊一声，单骑冲入，将伯凤一枪刺死，兵众乱窜。遂乘势杀进谷口，守兵尽逃。源子恭闻谷口已失，亦率众退走。兆于是倍道兼行，一日夜行七百里，直至黄河渡口。先是半月前，渡口有一居民梦人谓之曰：“尔朱兵马将到，命汝为灋波津令，缩黄河之水，以利其济。”梦觉，逢人言之，人皆以为妄。不三日，其人遂死。兆至河口，正因洪流阻住，无计可施。忽有一白衣人来至军前，高叫道：“大兵欲渡，须随我去。”兆召而问之，其人曰：“灋波津河流极浅，徒步可涉。我为引路，以济大军。”兆奇其言，便引众随至津边。其人一跃入水，俄而云雾四塞，狂风大起，良久风息，水势大退。令人试之，水不及马腹。兆大喜曰：“此天助我也。”策马竟渡，大众尽济。忽焉狂风又起，黄沙蔽地，大雾遮天，日黑如夜。兵至洛阳，城中全不及觉，遂入城，兵围大内，擂鼓呐喊。天忽开朗，宿卫人始知敌至，仓猝之际，枪不及持，箭不得发。见杀伤数人，遂皆散走。

时帝在宣政殿，正忧丹谷失守，与群臣商议拒敌之策，欲自帅军讨之。华阳王鸷曰：“黄河阻隔，兆安得渡？帝不必轻出。”忽闻外面喊声如沸，遣侍者出视，无一回报。帝知有变，自带内侍数人，步出云龙门观望，见城阳策马从御街过，连呼数声不应，回头一看而去。急欲退步，贼骑已至，执帝送至永宁寺，锁于楼上。帝失头巾寒甚，就人求之，人莫之与。兆入宫纵兵大掠，搜获临淮王彧、范阳王海、青州刺史李延宾等数人，皆斩之。进至后宫，后闭门拒之。兆出坐殿上，用天子金鼓，设刻漏于庭。命尔朱智虎入见皇后，假言欲立太子为帝。智虎进内，扣宫求见，述兆之言。后信之，命乳保抱出太子，至显阳殿见兆。时太子生二月矣。兆怒目视之，即将太子扑杀阶下，并乳保杀之。是夜宿于宫中，污辱嫔御、妃主。

次日，下令百官不许一名不到，如违立斩。于是文武皆集，俯首惟命。兆素恶城阳王，知已逃去，着各处严捉。城阳走至南山，茫无所投，想起洛阳令寇祖仁，一门三刺史皆己所引拔，定念旧恩，必能庇我于难。遂往投之。尚有黄金百斤、马五十匹，祖仁利其财，外虽容纳，私谓子弟曰：“闻尔朱兆购募城阳王，得之者封千户侯，今日富贵至矣。”乃假言怖之云：“风声已露，官捕将至，王不如逃于他所，以待事平。”城阳惧，单骑而走。祖仁

使人邀于路杀之，送首于兆。兆亦不加功赏。一夜梦徽谓己曰：“我有黄金二百斤、马百匹在祖仁家，卿可取之。”兆既觉，以所梦为实，即掩捕祖仁，征其金、马。祖仁只道被人首告，望风款服，实供得金百斤、马五十匹。兆疑其故意匿半，依梦征之，严刑拷问。祖仁惧死，将家中旧有金三十斤，尽以输兆。兆犹不信，发怒，执祖仁悬首高树，以大石坠足，捶之至死。又抄掠其家资，并其子弟杀之，方罢。

未几，世隆及北乡公主至，意兆必远接，而兆自恃功高，竟不出迎。世隆不悦，入城安营于教场地面，乃与度律彦伯、司马子如、刘贵等一齐入朝。兆见世隆，全不加礼，责之曰：“叔父在朝耳目应广，如何今天柱受祸？”按剑瞋目，声色俱厉。世隆逊辞拜谢，然后得已，由是深恨之。尔朱后亦怨万仁行凶，闻其母已到京中，乘辇出宫私自来见，对了北乡大哭，诉兆无礼扑杀皇子，乞恩于母，欲保全帝命。北乡曰：“今日万仁必来见我，看他言意若何。”俄而兆至。北乡先称其功克光前人之业，兆大悦，知后在此，请见。后出，兆再拜。见后忧愁满面，因曰：“后何戚戚？帝杀天柱，我本欲杀帝，特看后面，只杀其子，幽之永宁寺中。”北乡曰：“太子已死，不必言矣。但汝妹年少，况你叔父所钟爱者。今天子生死权在侄儿，切莫加害，使完夫妇之好。”兆曰：“彼既负恩于前，我岂可留祸于后？后方年少，及时另招佳婿，不失终身富贵，于帝复何恋焉？”后变色曰：“忝为帝后而再图他适，此玷辱家门之事，宁死不为！”后又请于兆，欲见帝一面。兆命副将二人同随行。宫女送后入永宁寺中，帝见后，失惊曰：“此何时而卿来见我耶？”泪随言下。后抱帝大哭，曰：“妾今日忍死以待陛下耳。”帝曰：“我不得生矣。卿才勇过人，非寻常之女，异日或能一洗吾冤耳。”后且拜且泣曰：“妾终不负陛下。”言未久，兆已使人催迫。后不得已，辞帝下楼，泣下沾襟，左右无不洒泪。

北乡公主知后已回宫，欲要进宫看望，又恐万仁夺去军马，更何倚赖，只得住守营中。忽报仲远、天光来见，忙即请入。你道二人何以至京？盖前此天柱死，仲远反于徐州。敬宗命郑先护为主将，贺拔胜为副将以讨之。先护疑胜党与尔朱，屏之营外，故屡战不利。及洛阳已失，先护奔梁，胜遂降于仲远，于是仲远入洛。天光从岳之计，按兵不出。后闻兆已入京，故轻骑来见，同到营中参谒北乡。北乡见后，亦令劝兆勿杀天子。二人曰：“事势如此，恐言之无益。”二人辞退。未几，各还旧任。兆屡欲杀帝。一日，得高欢书，为陈祸福，不宜害天子受恶名。兆不悦，谓司马子如曰：“贺六浑何反作此言语？”子如曰：“六浑征天柱之难，欲大王行宽仁以结人心耳。”因亦劝兆宜从六浑之言。兆曰：“汝勿言，吾思之。”但未识兆果不害帝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卷 救帝驾逢妖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

话说司马子如前本党于尔朱，弃家从行。及回洛，见妻子无恙，深感朝廷宽宥之恩，顿改初志，欲救天子于难，故与兆言如此。一日，尉景来，置宴后堂，密与商之。景曰：“我来时，曾受六浑嘱咐，教我随机应变，有事来报。今君有救帝之心，不如密报晋州，令以兵来，我与尔为内应，以救圣驾。”子如曰：“吾观万仁不久将还并州，俟其去，然后可图。世隆辈无能为也。”景然之。

且说河西有一贼帅，名纥豆陵步蕃，手下精兵廿万，战将千员，其妻洞真夫人又有妖术，甚是利害。前敬宗在位，曾下诏征之，使袭秀容。及兆入洛，步蕃南下，兵势甚盛。故兆不暇久留，欲还晋阳御之，将朝中事托付子如。副将张明义与子如不睦，谗于兆曰：“子如之心不可测也。前者尉景在子如家中谈论大王过恶，至夜方散，不知谋议何事。”兆闻大怒，即召尉景问之。景性刚直，出语不逊。兆怒，仗剑下阶，欲斩之，景亦拔剑相迎。慕容绍宗急起止之，曰：“大王勿怒。”喝退士真。士真出，飞马而去。绍宗私语兆曰：“尉景，六浑至亲。今大王方仗六浑为助，奈何斩其亲将？若杀之，是离六浑之心，而生一敌也。”兆悟，乃召子如问之。子如曰：“士真背后并无伤犯大王一语。”兆曰：“此将军张明义言之，几误吾事。”因亦不追尉景，景奔归晋州。兆欲行，以世隆镇守洛阳，而先迁帝驾归北。时永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。帝与侍卫等五百余人，铁骑三千，半夜起发。号令严密，人无知者。次日，朝臣方知帝去，有泣下者。欢在晋州，门吏忽报尉景至，急起接见，问：“何以仓猝归来？”景备述“兆欲害帝，与之争论，将加刃于我，故单骑奔归”。欢曰：“兆已起疑，必先迁驾，然后起行。”因吩咐段韶、娄昭二将曰：“此地有恒山，地险而僻。帝驾北行，必从此过。汝二人点三千人马，伏于山下。驾至，要而截之，奉帝以归。”二将领命而去。那知此去，不惟救驾不成，反生出一件奇奇怪怪的事来。也是魏运将终，天使六浑又得一闺中良将。

再说娄昭、段韶领了三千军士，行至恒山脚下，扎着营盘。娄昭道：“此处山路崎岖，人烟绝少，恐有寇盗出没，须要小心防备。”段韶曰：“天寒地冻，兵士行路辛苦，尤不可贪睡失事。”于是坐在帐中设酒对酌，旁侍亲卒数人。一更以后，忽闻外面狂风大起，吹倒寨门，帐中灯烛尽灭，黑气罩地，咫尺莫辨。风定之后，灯烛渐明，帐中诸色俱在，单单不见了段、娄二人。副将、头目俱声诧异，点起火把，远近追寻，杳然不见。闹到天明，只得遣人飞报晋州。

欢闻之大骇，忙点轻骑三百，带了数将，亲自前来，到得大寨，天色已晚。随命诸将各守营内，独领三百军兵，进至恒山谷口安营。当夜独坐帐中，三百军人皆执刀侍立帐外。起更以后，果然狂风又作，黑雾迷天，左右灯火皆暗，独高公桌上火焰不灭。欢凝神静坐，只见一獠牙青面之怪在帐口欲进不进，拽满弓弦，一箭射去，大喝道：“着！”那怪中箭而逃，欢即追出。俄而，灯火齐明，众皆无恙。欢乃知段、娄当夜果为妖精摄去，谓众曰：“鬼怪属阴，故夜间敢于横行。且俟明日进兵搜灭，以救二将。”于是坐守至晓，随即起兵前往。约走数里，全不见人。忽飞沙卷地而起，众皆迷目。又乱石如雨点打下，不能前进。独六浑马上沙石不能近身，只得弃了众军，一骑向前。又行数里，天气开朗，见一座庙宇建在山冈之上，规模壮丽，甚是显赫。

行至庙前，门上悬一大额，额书：“恒山大王之庙。”下马走入殿内，坐着一尊神道，仪从整肃，炉中香烟袅袅。回头一看，娄昭、段韶俨立在旁，容貌服饰不异生平，四体皆化为石，大骇道：“是何妖邪弄人若此？但如何解救？”庙中又寂无人影，即欲一问，亦不可得。一时大怒，遂拾取黄泥一块，在粉墙上大书：

魏晋州刺史高，谕恒山王知悉：有部将二员，被汝摄来，变为石人。三日之内，将二人送还，万事全休。如若不从，定当拆汝庙，毁汝像，决不轻恕！勿贻后悔。

写罢，出庙上马。听见隔林有伐木之声，寻声而至，见一樵夫，呼而问之曰：“庙中是何神道？谁人供奉在此？”樵夫曰：“是山主之庙。此山有百里广大，居民无数，皆伏大王管辖。大王在日，法术高强，能呼风唤雨，走石飞沙，人在百里之外，能凭空摄来，故人人畏服。去年亡过，遗下一女，号桐花公主，掌管山中事业，为此建庙在此。凡有过客，须入庙焚香祭献，方得安静过去。如有触犯，被大王摄至庙中，变为石人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高公道：“我正为此问你。我有部将二人被他摄来，化为石人，未知如何可以解救？”樵夫曰：“若要解救，须求女王。女王法术与大王一般。”高公曰：“女王何在？你去对他说，我是晋州刺史，叫他速来见我。”樵夫大笑道：“女王一山之尊，就是皇帝也召他不动，何况一个刺史。”说罢，奔入林中去了。

六浑又气又恼，欲去求他，心上不甘；欲竟出去，此事作何处置？又乘风沙进来，走过几个冈岭，认不出旧路。看看日色将午，腹中又饥，只得觅路下山。才转一湾，忽金鼓震地，山凹内拥出一队人马。枪刀密布，剑戟如麻，引出红旗一面，大书“桐花女帅”。青鬃马上坐着一位女子，锦袍绣甲，手执双刀，生得轻盈体态，容貌如花，高叫道：“甚么晋州刺史，敢来这里送死！”高公道：“只我便是。”女王道：“你莫非朔州贺六浑么？”高公道：“既知我名，何不下马投拜？”女王笑道：“我便肯了，只怕手中两把刀不肯。”高公便喝道：“胡说！”女王也不回言，舞刀直前，高公挺枪而迎。众将皆来助战，女王喝退，与欢战了数合，回马便走。高公追去，只见女王身边取出红绳三尺，望空一抛，顿时黄云陡起，云中一条火龙张牙舞爪，飞下拿人。六浑见了惊得神魂失据，口中大喊一声，似有一道豪光迸起，火龙落地，云影全无。女王见火龙拿他不住，便道：“将军果是英雄。但有一言，天色已晚，将军人马俱困，欲屈到小寨权住一宵，明日送还二将，将军能无惧否？”六浑暗想：“欲与力敌，孤掌难鸣，不如到他寨中以好言谕之。”便应道：“我何惧哉！”

女王收转兵马，六浑挺身随行。又行数里，望见寨门，气象甚是严整。女王已下马拱候，高公亦下马。上前施礼，请至堂上，分宾坐定。茶罢，吩咐摆酒，对坐共酌。高公见他礼意殷勤，举止温柔，启口道：“敢问女王，何以独处荒山？”女王道：“妾祖胡承德，宣武朝曾立功勋，授武卫将军之职。为奸人谋害，挈家逃入恒山。此山素有强寇，被吾祖收服，遂为一山之主。吾祖去世，吾父胡士达继之，曾遇异人传授奇术，能驱使鬼神，变易人物。妾亦得其传授。不幸上年父死，只留妾身一人，只得据守故业。手下有兵三千，一半耕田，一半打柴，诸山各有月米进奉。吾父临终时曾言：‘当代英雄惟贺六浑一人，异日相遇汝可归附，以了终身。’方才冒犯，聊以相试。今见将军名不虚传，不忝厚颜，愿以身事。”高公道：“观汝气度，原非寻常女子。若不改邪归正，徒然埋没一生。但我已有妻室，何屈你居下。”

果肯归顺朝廷，待我与你另觅良缘，庶为善策。”桐花道：“妾虽女子，亦知父母为重。况平生志气，誓非英雄不嫁。君若不弃，虽为侧室亦所心愿。”六浑初时毫无允意，今见桐花语语出自真诚，颇生怜念。况美色在前能不心动？遂允诺不辞。当夜即备花烛，忙排香案。寨中自有女乐，于是管弦齐作，箫鼓喧阗。交拜之后，送入房内，遂成夫妇之好。桐花年方十八，犹然处子，欢益大悦。次日起身，六浑请救段、姜二将。桐花曰：“君莫慌，妾已使人去请矣。”未几，二人至，见六浑同一美貌女子并坐堂上，茫然不解。六浑指桐花曰：“汝二人性命全亏女将救活。”遂与言结亲一事。二人进前拜贺，桐花忙即摆酒压惊。六浑又谓桐花曰：“诸将在山下等候已久，我先同二将回营，然后再来接汝。”桐花曰：“已是一家人，何不去召诸将同来聚会，然后一齐收拾起身？”六浑从之，遂遣喽罗数名，随了段韶去请。

其时窦泰、彭乐、孙腾等，等了一昼夜不见主帅回营，带了兵卒一齐赶上山来。只见三百军士整整的守在谷口，问他山中消息，说屡次进兵都被沙石打退。窦泰道：“此时主帅在内，安危未卜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顾，那里怕得沙石。”众人听了，大家鼓勇而进。行了数里，见有数十骑跑来，段韶亦在马上。众军道：“段将军有了。”韶见诸将，亦勒马相候。窦泰问道：“主帅何在？”段韶道：“亏得主帅寻着女将，方能救得性命。如今已与主帅结为夫妇，特请公等到寨饮酒。”众人皆喜，遂同到大寨，直进堂中与六浑相见，坐下细谈委曲。俄而，桐花出见，众人看了暗暗称异。只道山野之女，那知风流齐整，不让闺阁名姝。皆上前施礼。少顷，排上宴来，众人依次坐定，桐花另设一席相陪。旁边女乐齐奏，欢呼畅饮。酒至半酣，众人问姜昭若何变为石人。昭曰：“被摄时茫然不觉，直至有人来请，如梦方醒。”众人又问桐花：“是何法术？”桐花笑曰：“此术小用之驱妖除怪，大用之移天换日，驾雾腾云。至于变人为石，不过如蛮中小技术换艇 豆易睛之事，无足异者。然逆天而行，亦足以亡身，故我一心归正也。”说罢，众人大笑。宴至更深，各自安寝。明日，桐花谓欢曰：“昨夜梦父来告，庙中壁上被君写下数句，将受阴责，求君洗去，可以免罪。”六浑道：“既为一家，我亦当入庙焚香，洗去字迹便了。”又谓桐花曰：“汝寨中所蓄女子太多，皆被你父别处摄来，留下数人足矣，余俱赍发银两，送还其父母。”桐花点头称善。又遍召山中兵卒，谓之曰：“愿从者编入队伍，不愿从者赏银十两，悉由自便。”众皆叩首愿从。于是检点仓廩 府库、一应什物器皿，载归晋州。临行，又将大寨拆毁，免使后人盘踞。六浑此番获一内助，兼得无数兵马钱粮，人人皆喜。回到庙中，焚香再拜，刮去壁上字迹。只见案上供着一箭，六浑取看，乃是前夜所射之箭，曰：“此盖交还吾也。”命收之。桐花因知高公后必大贵，故其言神钦鬼伏如此，私心益喜。

回至大营，探听帝驾远近，报言已经过去。白白里举动了一番，只得收兵回去，未至晋州，段韶、姜昭先归报知。昭君闻之，虽喜二将得还，知有妖妇同归，心怀疑惧。及六浑至，先来见曰：“君娶他人犹可，如何娶此兴妖作怪之妇？令其与奴同居，异日彼为刀锯，我为鱼肉，必致我命难保。君如娶之，愿甘退避。”六浑听了大惊。但未识两下相见作何相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---

艇（tǐng，音挺）——此处指鱼。

仓廩（áo，音敖）——收藏粮食的仓库。

## 第二十一卷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

话说娄昭君因六浑娶了桐花女，虑为己害，心甚不乐。六浑曰：“汝勿忧，彼虽山寇之女，心地却良善，人亦温柔俊雅。况有我在，岂不能制一妇人？”俄而桐花至，夫妇在堂相见。昭君见桐花容颜美丽，和气迎人，绝无凶暴之相，心下稍安。桐花见昭君面如满月，体态端严，知是正室夫人，忙即跪下拜见。昭君亦下跪答礼道：“女王是一方之尊，妾何敢当此大礼？”桐花道：“向在山中为王，今日进府便是府中人了。夫人乃一家之主，得蒙收录已为万幸，敢不下拜。”拜罢，逊坐，昭君道：“妾不敢有僭。”桐花曰：“夫人若此谦抑，是外我也。”六浑谓昭君曰：“序齿还是你长，竟以姊妹相称便了。”二人遂遵六浑之命。又令长幼眷属尽行相见，排宴后堂，合家欢聚。桐花自进门后，小心事主，与昭君甚是相得。尤爱高澄，澄亦以母称之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帝至晋阳，幽于三级佛寺。万仁归，防守甚严。时建明帝在并州，兆往见曰：“今步蕃南侵，臣将讨之。陛下在此，虑有惊恐，请迁驾于长子城。俟贼乱平定，然后择日还朝。”建明不敢违，即日迁去，城远晋阳五十里。一日，秀容告急，报说：“步蕃以救驾为名，夺去沿边四郡。现今兵临城下，日夜攻打，秀容危如累卵。”兆谓诸将曰：“秀容吾根本地，今被步蕃围困，须速救之。但彼以救驾为名，人心易惑。必先除了孝庄，使彼无名可托。”慕容绍宗力谏，以为不可。兆不听，遣人缢敬宗于三级佛寺。并陈留王杀之，其妃亦尔朱荣女，大骂兆，兆亦逼令自杀。

次日，起兵十万，亲御步蕃，兵至秀容。步蕃知兆来，退军十里，排开阵势，发书讨战。万仁带领兵将，奋勇而来。步蕃私语洞真夫人曰：“吾先与战，佯为败走。汝伏兵于旁，从而截击，作法破之。使他片甲不留，则秀容唾手可得。”夫妇计议已定，步蕃出阵高叫道：“欺君之贼，速来受死！”万仁大怒，拍马舞枪，直奔步蕃。步蕃举刀相迎。战了数合，步蕃本事本不及万仁，看看败下阵来。万仁赶去，众将齐上。河西兵尽皆退走。追至数里，约近南山，忽然狂风大起，沙雾四塞，天昏地暗，彼此不能相见。四面喊杀之声，如有千百万人马涌出。石块如雨，当之者头破脑裂。兵士各顾性命，四路逃窜。万仁心慌，亦望后飞马而走。将至秀容，天色渐朗。只见一员女将领了数万人马，拦路截住，大喝道：“我洞真夫人在此，败将休走！”万仁此时仅有残兵百余，又怕妖法利害，焉敢恋战，夺路而走，急急逃入城内。其余跟随军士，被蛮兵杀得罄尽。十万兵马，存者不及三分之一。外边攻打又急，算来孤城难守，随即弃城而逃。步蕃得了城池，领军追赶。万仁且战且走，连败十三次，方到晋阳，闭城拒守。乃召诸将，问计曰：“寇强难犯，若何御之？”参军高荣祖曰：“步蕃兵势甚大，兼有妖妇之助，以大王之雄武尚且失利，何况帐下诸将？唯有高晋州智勇兼备，手下良将又多，大王须召之，并力而战，则敌可破矣。”兆曰：“六浑与吾有嫌，召之恐不肯来。”众将曰：“六浑素受天柱厚恩，必不以小嫌弃大义。”

兆乃修书一封，遣使者二人星夜往晋州求救。欢得书，问诸将曰：“步蕃兵逼晋阳，兆来求救，当救之否？”尉景曰：“兆乃国贼，今败于步蕃，

僭（jiàn，音见）——超越本分。

序齿——论年岁。

正宜视其灭亡，何用救之？”众将皆以为然。欢微笑道：“诸君但欲泄目前之忿，不顾后日之患。步蕃负固久矣，被他夺去并州，抚而有之，兵势益大，将来必为中国之患，是生一劲敌也。不如乘此争战方始，与兆并力灭之，可免后忧。兆乃匹夫之勇，除之甚易，不足虑也。”众皆叹服。于是使人先去回报，援兵即至，以安兆意。遂点窦泰、彭乐、尉景、段韶等，将精兵三千，往山西进发。又进谓桐花曰：“闻蛮妇妖术利害，欲带卿去，以破其术。”桐花欣然受命，领一千军为后队。欢又下令：“兵行须缓，日不过三十里，或随路登玩，或停军饮酒。”诸将疑之，都督贺拔过儿曰：“诸公识主帅之意乎？万仁为步蕃所困，此时犹能支持。故缓行以弊之，直待危急之甚，进兵相救，其感恩方深。”众疑始释。欢闻之曰：“过儿知吾心也。”万仁得报，坚守城池，专等高家人马到来。日久不见军至，心甚焦闷。蛮兵在城下日夜辱骂，那里耐得。此时兵众稍集，便又开兵出战。那知洞真作起妖法，又杀得大败亏输，伤了勇将数员。乃遣使络绎告急于欢，欢辞以连日天雨，山路难行，加以汾河无桥，兵不得渡。兆得报，心甚惶急。又见步蕃兵势日增，危城破在旦夕，只得弃了晋阳，望汾河进发。探得高军已渡汾水，心中始安。迎着高军，遂与相见。兆诉以危急之状，欢曰：“大王勿忧。步蕃虽强，六浑至此，保为大王一鼓擒之。”遂进兵，兆军随后。

步蕃得了晋阳，自道无敌，命洞真镇守秀容，自领大军来捉万仁。一日，闻晋州兵马来救，大军不满五千，两军相遇，心甚轻之，下令军中曰：“今日进兵，莫放一骑得还。”欢率诸将亲至阵前观看，喜曰：“兵虽众，军阵不整，易破也。”因命彭乐讨战，须先斩将以挫其锋。彭乐一骑飞出，高叫道：“我彭乐也。有勇者来，无勇者退。”步蕃命一勇将出敌，战不数合，被斩于马下。彭乐呼呼大笑。恼了蛮将二员，双马齐出，夹攻彭乐。乐奋起神威，一刀一个，尽皆杀死。欢见对阵都有惧色，鞭梢一指，诸将枪刀齐举，冲突过来。贼兵迎住混战。彭乐乘势直奔中军。步蕃敌住，战了数合，不能招架，虚掩一刀而走。欢见步蕃欲走，忙发一箭，正中面门，步蕃翻身落马，遂擒之。高声呼曰：“步蕃已擒，余众止杀。”贼兵一闻主帅被擒，顿时溃散。大兵从后掩杀。正是：尸横遍野，流血成川。城中守兵闻败，亦相率而逃。遂复晋阳。欢与兆并马入城，大犒三军。兆谓欢曰：“晋阳已复，秀容一路尚被贼据。欲屈公前往，扫除妖孽。”欢曰：“不必吾往，吾有女将桐花足以平之。”兆大喜，便请出军。欢命桐花将后军改作前队，付以健将四员，去捉妖妇。桐花领命而往。

时洞真夫人守在秀容，忽报前军已败，夫主被擒，不胜愤怒，正欲进兵报仇，高家兵马已到。忙即设阵相迎，见对过阵上却是一美貌女子，身披绣甲，手执双刀，坐在马上，左右排列数将。洞真道：“女将何名？”桐花应曰：“吾乃高晋州麾下女将桐花是也。你敢是步蕃之妇洞真么？”洞真欺他柔弱，便道：“今日你我相遇，不用他人助战，单是二人各显本事何如？”桐花笑答道：“使得。”彼此纵马向前，一个举刀便砍，一个使剑相迎。剑来刀往，约有三十回合。洞真战桐花不下，便道：“且住，停一回再战。”桐花道：“由你。”只见他回至阵前，口中念念有词。桐花知他作法，便亦默念真言。那知狂风起而即止，沙石全不走动。洞真见法不灵，愈加愤怒，拍马向前曰：“来，来，来，我与你再战。”桐花不慌不忙，便与交兵。战到酣处，回马便走。洞真方欲来赶，桐花取出红绳一条，望空抛起。忽见火龙一条，身長三丈，向洞真身上扑来。洞真心慌便走，已被火龙缠住，跌下

马来。众将齐上，把挠勾拖住，贼兵无主，一时大溃，遂乘势夺转秀容城。余众或降或逃。所失城池，尽行恢复，遣使并州告捷。万仁大喜，诸将入贺。

不一日，桐花回军，解到洞真夫人。欢命取出步蕃，一齐斩首。兆斯时疆土复完，深感六浑之力。桐花请于欢曰：“妖寇已平，吾欲先归。”不见万仁而去。次日，万仁设宴，酬劳诸将，并请桐花相见。欢辞已去，兆遣人追送珍宝以劳之。兆感欢甚密，语欢曰：“我昔日与君交情本厚，今又救我于危难之中，足见爱我良深。但将来各处一方，恐被他人离间，欲与君结为兄弟，共立盟誓，患难相扶，君意何如？”欢曰：“此六浑之愿也。”遂共订盟，相得益欢。一日，兆与欢共猎南山，见饥民满道。晚而归饮，酒至半酣，欢因言：“民穷宜恤，愿王少留意。”兆曰：“正有一事，欲与弟商。向来六镇之人，各立一人为主，后被葛荣吞并。天桂杀荣，乃借其军，共有四十余万，流入并、肆二州。因荒乱不能存活，大小反了二十六次。我已诛杀过半，尚谋乱不已。亡去为盗者，不可胜数。吾弟高见，若何治之？”欢曰：“此等反乱，皆由无人管领所致。大王宜选腹心之佐，统领其众，使不失所。若有谋畔，罪归主将，则自然服矣。”兆曰：“弟言甚是，但无人可胜其任。”贺拔允曰：“大王手下诸将，统了数千人马尚不能整顿，况二十万之众，岂易言治？臣意能当此任者，非六浑不可。”欢恐兆疑，大怒曰：“天柱在时，奴辈伏处有如鹰犬。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，允何得妄言？可斩也！”兆曰：“吾意亦然，弟当为我统之。”欢阳为逊谢。兆付箭一枝，曰：“全以相委，以此为信。”宴罢欢出，恐兆酒醒反悔，宣言于众曰：“受委统州镇兵，可集汾东，听受号令。”还营，建牙旗于阳曲川，分列部分。六镇之兵素恶万仁残暴，乐欢宽仁，一闻此令，无不毕至。居无何，欢又使刘贵请于兆曰：“并、肆频岁荒旱，降户掘田鼠而食，面无穀色，徒污境内。请令就食山东，待温饱之后，更受处分。”兆从其议。慕容绍宗进谏曰：“闻大王以三州六镇之兵尽受六浑节制，大事去矣。今天下汹汹，四方纷扰，人怀异望。六浑雄才盖世，遽以二十万众付之，譬如蛟龙借以云雨，后不可制，王必悔之。”兆曰：“无害，有香火重誓在，六浑必不负我。”绍宗曰：“亲兄弟尚不可信，况香火兄弟耶？”时兆兄弟叔侄皆相疑忌，故绍宗以此动之。兆不语，绍宗遂退。而兆之左右平日皆受欢金，因称：“绍宗与欢有隙，故尔谗害。晋州闻之，得毋携贰其心乎？”兆怒曰：“吾与六浑盟言未干，绍宗何得便来离间？不治其罪，六浑之心不安。”遂收绍宗囚之。遣人通知六浑，催其速发。六浑乃集六镇之人，各给口粮、路费，陆续起发，半月兵行始尽。然后别了万仁，一路唱凯歌而回。

斯时欢以三千人破了步蕃四十万之众，威振山西，人人悦服，沿途之民皆顶香相送。行至滏口，忽见一枝人马，旌旗浩浩，剑戟森森，望北而来。相遇之际，各问来历，乃是北乡公主同了尔朱皇后回到晋阳去的。欢命停军一旁，让他过去。军兵过完，却有一群马匹，形体高大，矫健异常，约有三百余骑，在后赶着走。欢思军中正少战骑，北乡女流何用此马，便唤彭乐、段荣二将赶向北乡告借，如不许，则夺之以归。二将知北乡必不肯借。也不去通知，竟杀散管马军士，掠取以返。北乡闻之，大怒道：“高欢吾家旧人，何敢强夺吾马？”欲回军追讨，奈军无良将，恐敌他不过，于是遣人飞报万仁，教他领兵前来，问罪于欢。但未识北乡何以回北，六浑夺马之后又生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细述。

## 第二十二卷 立广陵建明让位 杀白鹞高乾起兵

先是北乡公主在京，终日营中闷坐，因念孝庄北去，皇后独处宫中，全无依靠，将来建明入都，更不得自主，不如同归晋阳，母女相依，后乃从之而来。那知路遇高家军马，被他夺去马匹，即报知万仁。万仁怒道：“六浑去未多时，如何便生反念？”乃释绍宗之囚，召而问之。绍宗曰：“彼未出吾境中，犹是掌握中物。大王速点人马，紧紧追上，擒之以归，方免后患。”万仁听了，忙点铁骑三千，出了并州，星夜赶来。赶到漳河津边，六浑才渡浮桥过去。万仁亦欲上桥。说也奇怪，顿时河流涌下，洪波冲起，浮桥尽坏。忙即退下数十步，把马勒住，高叫：“六浑且停人马，尚有话说。”欢见兆来，知为马故，便走至岸边，隔水问曰：“大王何以至此？”兆指欢曰：“我以尔为腹心，如何全无信义，擅夺我家之马？”六浑下拜道：“欢之借马非有他故，为备山东盗耳。王信公主之言，亲自追来，欢不辞渡水而死。但恐此众便叛，反贻大王忧耳。”兆闻欢言，大悦曰：“我固知尔决不相负。乍闻公主诉汝无礼，不得不怒，故来问汝。”此时河流已退，兆乃轻马渡水，与欢共坐幕下，陈谢并无疑意，拔刀授欢，引颈使欢砍之。欢大哭曰：“自天柱之薨，六浑更何所仰？但愿大家千万岁，以伸力用耳。今为旁人构间，大家何忍复出此言？”盖大家者天子之称。欢欲愚之，故以此相称耳。兆益信欢为诚，投刀于地，复斩白马，与欢为誓。索酒酣饮至醉，就宿营中。欢闻帐外行动声，走出，见尉景执刀而来。欢拉至后帐，问欲何为。景曰：“万仁在此，是欲授首于我也。杀之为敬宗报仇，为万民除害。及今不杀，更复何待？吾已伏壮士于帐外。”说罢欲走。欢啮臂止之曰：“汝莫乱为，今杀之，其党必奔归聚结。吾兵饥马瘦，不可与敌。若英雄乘之而起，则为害滋甚。不如且置之，兆虽骁勇，凶悍无谋，可玩之股掌之上，异日除之何难？”景乃止。旦日，兆归营，复来召欢，设宴以待。欢将上马往，孙腾牵欢衣曰：“兆心叵测，公奈何以天下仰赖之身，试之不测之渊？”欢笑而止。兆见欢不来，复大怒，隔水肆骂，欢不顾而去。时兆有心腹将念贤，管领降户家属，别为一营，随欢东行，凌虐降户。欢伪与亲善，解其佩刀观玩，乘间杀之。镇兵感悦，益愿附从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万仁驰归晋阳，北乡及后已归旧府。兆来见，说起孝庄已经缢死，并陈留王夫妇亦赐自尽。母女变色，然权在他手，只好暗暗深恨而已。兆见疆土已宁，择日送建明帝入洛，发书世隆，令率百官邙山迎驾。那知天光在洛已与世隆密议，以建明为元英之弟，帝室疏属，又无人望，恐人心不服，欲更立亲近，以为社稷之主。有广陵王恭者，元羽之子，好学有器度，正光中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以元叉擅权，托暗病居龙华佛寺。敬宗时有逸于帝者，言王蓄异志，阳为暗病。恭惧，逃于洛山，执之至京系治，久之以无状获免。行台郎中薛孝通与王有旧，说天光曰：“广陵王高祖犹子，夙有令望，沉晦不言，多历年所。若奉以为主，必天人允协。”天光言之世隆，世隆以为然。唯度律属意南阳王宝炬，乃曰：“广陵口不能言，何以治天下？”世隆等亦疑其实暗，因使尔朱彦伯潜往敦谕，且胁之。王曰：“天何言哉？”世隆等闻之，皆大喜，遂定迎立之议。建明帝至邙山，世隆先为之作禅文，使泰山太守窦瑗执鞭独入行宫，启建明曰：“天人之望皆属广陵，愿陛下行尧舜之

---

犹子——指兄弟的儿子。

事。”袖中取出禅文示之。建明惧不敢违，遂自署。窦瑗回报，群臣上尊号于广陵，广陵奉表三让，然后即位。大赦，改元普泰，是为节闵帝。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，叙敬宗枉杀太原王荣之状，帝曰：“永安手剪强臣，非为失德。直以天未厌乱，故逢成济之祸耳。”因顾左右，取笔自作赦文，直言：朕以寡德，运属乐推，思与亿兆同兹大庆。肆眚之科，一依常式。帝闭口八年，至是乃言，中外欣然，以为明主，望致太平。次日，诏以三皇称皇，五帝称帝，三代称王，盖递为冲挹。自秦以来，竞称皇帝，予今但称帝，亦已褻矣。加世隆仪同三司，赠尔朱荣相国、晋王，加九锡。世隆使百官议荣配飨。司直刘季明曰：“人臣配飨于君，必与君一心一德，生为良辅，死得共食庙中。今太原王荣若配世宗，于时无功；若配孝明，亲害其母；若配庄帝，为臣不终。以此论之，无所可配。”世隆怒曰：“汝应死！”季明曰：“下官既为议首，依礼而言，若有不合，剪戮唯命。”世隆见其言直，亦不之罪。不得已，以荣配高祖庙廷。又为荣立庙于首阳山，因周公之庙而为之，以荣功可比周公也。庙成，具太牢往祭，百官俱集。俄而，云雾四合，雷雨大作，火焚其庙，泥像皆为齏粉，世隆败兴而回。诏到并州，兆以不与废立之谋，怒不受诏，欲发兵讨世隆。世隆惧，遣尔朱彦伯往谕再三。兵虽罢，怒世隆不已。先是敬宗命将军史忸龙、杨文义，领兵守太行岭。万仁南向，二人帅众先降。至是欲封二人为千户侯。帝曰：“忸龙、文义于王有功，于国无勋。”竟不许。仲远镇滑台，用其下为西兖州刺史，先用后奏。诏答曰：“已能近补，何劳远闻。”人皆服帝之明敏。然是时天光专制关右，兆奄有并、汾，仲远擅命徐、兖。世隆居中用事，贪淫无忌，生杀自专，事无大小不先白，有司不敢行，天子徒拥虚位。又欲收军士之心，泛加阶级，皆为将军，无复员限。自是勋赏之官大致猥滥，人不复贵。仲远在外，贪虐尤甚，所部富室大族多诬以谋反，籍没其妇女、财物，投男子于河，如是者不可胜数。东南州郡，自牧守下至士民畏如豺狼。由是四方之人皆恶尔朱氏，而冀其速亡矣。

再说幽州行台刘灵助，自谓方术足以动人，推算尔朱氏将衰，乃起兵自称燕王，声言为敬宗复仇，且妄述图讖云：“刘氏当王。”由是幽、瀛、沧、冀之民多从之，进取博陵、安国二城。兆使大都督侯渊讨之。又兆以高乾兄弟有雄才，现居冀州，灵助反，亦防其作乱，遣监军孙白鹞至信都，托言调发民马，民户须自送纳，欲俟高乾弟兄送马而执之。乾闻白鹞来，谓诸弟曰：“万仁无端调发民马，令民户自送，其意未必不为吾弟兄而然。”敖曹曰：“刘灵助反于幽州，祸乱四起。吾弟兄何不招集乡勇，举兵应之。”乾曰：“然，但必得此人合谋，方能成事。”敖曹问：“何人？”乾曰：“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避尔朱之势，弃职家居。为人慷慨好施，甚得众心。其父封翼素以忠义自矢。吾当自往说之。”乾至隆之家，隆之接入，直至内堂逊坐。两下说起国家多故，互相嗟叹。隆之曰：“敬宗被弑，万仁益横，君岂忘帝河

---

乐推——王朝更替之时，帝王常用乐推之辞，表示得到众人拥戴。

肆眚（shì ng，音省）——宽赦有罪之人。

冲挹——谦虚自抑。

太牢——古代祭时猪、牛、羊三牲称太牢。

齏（jī，音鸡）粉——细碎的粉。

图讖（chèn，音趁）——汉代宣扬符命占验的书。

桥相送时乎？”乾见说，悲不自胜，因曰：“吾素怀复仇之念，惜无同志相助。此来特与君谋，欲同集义勇，袭据信都，以为进取之计。君能有意乎？”隆之曰：“吾有父在，须先禀命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屏风背后走出封翼，向高乾曰：“吾有此心久矣。足下果能为国复仇，莫患吾父子不从，虽赴汤蹈火，亦不辞也。”相与订定日期，各去打点行事。隆之家素豪富，僮仆不下数百，门下多武勇之士，起事甚易。乾与敖曹素有旧旅，一呼毕集。至期，敖曹先率数十骑突入，把持城门，余众尽入。封隆之从中亦起。冀州兵将素畏敖曹骁勇，莫敢来敌。杀入府署，执下刺史元疑，白鹞闻乱欲逃，擒而杀之，一城慑伏。乾等欲推封翼行州事，翼曰：“和集乡里，我不如皮。”乃奉隆之行州事。为敬宗举哀，将士皆缟素，升坛誓众，移檄州郡，共讨尔朱氏。刘灵助闻冀州举义，遣使来招。乾将结为外援，劝隆之受其节度。忽报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将兵五千，来袭信都。敖曹不暇擐甲，领十余骑进击。乾恐有失，遣五百人往救。未及赶上，敖曹已交兵，杀其勇将数员，羽生败走。盖敖曹马稍绝世，所向无前，故能以十余骑退五千兵也。由是敖曹之勇著于四方。今且按下。

再说高欢自离漳河，往山东进发。兵至壶关，关口有大王山一座，地势阻绝，中有一寺极大。宣武时，有术士言：“寺中应有天子宿其处六十日。”魏主闻之，命毁其寺，不许人入山居住。后有朔州贼兵令贵据此山为巢穴，招集兵马，掠取四方，兵精粮足，官军莫敢讨。欢兵至，此时正忧粮乏，欲取其资，以济军用。引兵攻之，贼众拒守甚严，不得进。乃以弱卒诱之，交兵辄走，贼乘胜追下。伏精骑于旁，截而击之，遂擒令贵，余众皆降。尽收其钱帛粮米。令贵有妹灵仙美而勇，欢纳之为妾。屯兵山中六十日。及闻高乾据冀州，乃引兵东出，声言欲讨信都。信都人皆惧曰：“欢若来，非尔朱羽生可比。新破步蕃，兵威正盛，何以御之？”高乾谓隆之道：“高晋州雄略冠世，其志不居人下。且尔朱无道，弑君虐民，正是英雄立功之会。今日之来，必有深谋，吾当轻马迎之，密参意旨，无庸惧也。”乃将十余骑迎欢，潜谒欢于滏口。欢见乾至，大悦，握手问曰：“公山东豪俊，今来何以教欢？”乾曰：“尔朱酷逆，痛结人神，凡曰有知，莫不思奋。明公威德素著，天下倾心。若兵以义立，则倔强之徒不足为公敌矣。鄙州虽小，户口不减十万，谷秸之税，足济军资。愿公熟思其计。”乾意气激昂，言辞慷慨，欢恨相见之晚，遂与同帐而寝。次日，乾拜别，谓欢曰：“愿公速来为主，吾与封隆之封府库以待。”欢谢曰：“诺。”乾回报隆之，人心始安。

先是河南太守赵郡李显甫喜豪侠，集族姓数千家于殷州西山，有五六十里之地。显甫卒，子元忠继之。家素富，多出贷求利，元忠悉焚契免责，乡人甚敬之。时盗贼蜂起，路梗不能行。有经过赵郡者，投元忠求援。元忠遣奴为导，曰：“若逢贼，但道李元忠名氏，贼自退避。”行旅皆赖以无恐。及葛荣反，元忠率乡党作垒以自保。坐在榭树下，前后斩违命者三百人，众率遵其约束。贼至，辄击却之。葛荣既平，朝廷以元忠能保护一方，就拜南赵郡太守。好酒，落拓不羁，故无政绩。及尔朱兆杀敬宗，元忠弃官归，谋举兵讨之。会欢东出，元忠谓其党曰：“吾将迎之。”众曰：“欢平日党于尔朱，今来欲复冀州，迎之何为？”元忠大笑曰：“此非诸君所知也。吾将

---

擐（huàn，音患）——穿。

稍（shuò，音朔）——古代矛之类的兵器。

与欢共灭尔朱。闻吾至，欢必倒屣以迎也。”于是乘露车，载素箏、浊酒以往。但未识元忠遇欢作何言论，且俟下回再讲。

## 第二十三卷 假遣军六镇愿反 播流言万仁失援

话说李元忠迎着欢军，便向辕门请谒。欢以元忠素有好饮之名，疑为酒客，未即接见。元忠下车独坐，酌酒擘脯，旁若无人，谓门者曰：“素闻公延揽隗杰，今国士到门，不吐哺辍洗以迎，其人可知。还吾刺，勿通也。”门者以告，欢遽见之，引入帐中，设酒相酌。觞再行，元忠取素箏鼓之，悲歌慷慨，歌阕，谓欢曰：“天下形势可见，明公犹事尔朱耶？”欢曰：“富贵皆因彼所致，安敢不尽节？”元忠曰：“非英雄也。高乾岂兄弟已来否？”时乾已见欢，欢给之曰：“从叔辈粗，何肯来？”盖乾与欢同姓，故称从叔。元忠曰：“虽粗，并解事。”欢曰：“赵郡醉矣。”使人扶出。元忠不肯起，孙腾进曰：“天遣此君来，不可违也。”欢乃复留与语。元忠慷慨流涕，欢亦悲不自胜。元忠因进策曰：“殷州小，无粮仗，不足以济大事。若向冀州，高乾岂兄弟必为明公主人，殷州便以相委。冀、殷既合，沧、瀛、幽、定自然帖服。唯刘诞性黠，或当乖拒，然非明公之敌。时哉！时哉！不可失也。”欢急握其手而谢之曰：“君如有意，欢之大幸也，敢不如命？”元忠密约而去。

欢至山东，约勒士卒，民间丝毫无犯。时麦方熟，欢过其地，恐马伤麦，亲率士卒牵马步行，百姓大悦。远近闻之，皆曰：“高晋州将兵整肃。”民得安堵，益归心焉。军乏粮，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，诞不与。有车营租米万石，欢命军士取之，诞不能拒。进至信都，封隆之、高乾等开门纳之，奉以为主。时敖曹在外掠地，闻乾与隆之以冀州相让，心大不服，曰：“大丈夫何事畏人？吾兄懦怯乃尔。”遗妇人服以辱之。欢曰：“彼未知吾心也。”欲遣人谕之未得。时欢子高澄年十岁，随军中，谓父曰：“儿请招之。”欢许之，左右曰：“公子年幼，敖曹粗勇，去恐有失。”欢曰：“敖曹虽粗，未必敢害吾子。澄虽幼，颇聪明晓事。且不遣澄去，不足以结其心也。”遂命十余骑随往。澄见敖曹，以子孙礼下之。敖曹曰：“公子来此何意？”澄曰：“敢问君家举义，为君乎？为身乎？”敖曹曰：“吾志灭尔朱，以复君仇也。”澄曰：“若然，公子志即吾父之志也。何不同心并力以靖国家，而分彼此为？吾闻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令兄能识之，而公反笑以为怯，何也？吾父今日不命他人来，而遣吾来者，欲申明己意耳。愿公熟思之。”敖曹见公子聪明才辩，气度从容，不觉为之心折，曰：“敬闻命矣。愿从公子同归。”便并马而回。欢大喜，谓敖曹曰：“吾方与子共济大事，子乌得自外。”敖曹再拜，曰：“顷见公子，已知公心，敢不尽力？”欢爱其勇，署之为都督，宠任逾于旧人。尔朱兆闻欢已得冀州，兵势日盛，恐后难制，密奏帝加以重爵，召之入京，而后图之。帝乃发诏，封欢为渤海王，征其入朝。欢受王爵，不就征。

再说侯渊进讨灵助至固城，渊畏其众，欲引兵西入，据关拒险以待其变。副将叱列延庆曰：“灵助庸人，假妖术以惑众。大兵一临，彼皆恃其符魔，岂肯戮力致死，与吾争胜负哉？不如出营城外，诈言西归，灵助闻之，必自

---

吐哺辍洗——把吃到嘴里的饭吐出来；刚要沐浴又停止。表示对来客的礼貌与隆重欢迎。典出《韩诗外传》周公旦礼贤下士故事。

（móu，音谋）麦——大麦。

符魔——犹言符咒。

弛纵，然后潜军击之，往则擒成矣。”渊从之，出顿城西，声言欲还。次日，简精骑一千，夜发，直破其垒。灵助败走，斩之。初灵助起兵，自占胜负曰：“三月之末，我必入定州。尔朱氏不久当灭。”及灵助首函入定州，果以是月之末。捷闻，加兆天柱大将军。兆辞天柱之号，曰：“此叔父所终之官，我不敢受。”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，世袭并州刺史，兆乃悦。兆狂暴益甚，将士俱有离心。镇南将军斛律金东奔于欢，劝欢起兵以讨尔朱。欢素知其智勇，引为腹心。有尔朱都获兆疏属，为兆别将，忧兆残暴，灭亡不久，率千骑出井陘，托言巡视流民，东附于欢。欢见人心归附，乃召孙腾、蒯昭、段荣、尉景于密室中，谓之曰：“今四方喁喁，皆望吾举义，以除尔朱之虐，为百姓更生，吾不可以负天下之望。然镇户暂得安居，必先有以耸动其心，方可举事，卿等知之。”众皆会意而退。乃诈为万仁书，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，使人轺门投递，宣布于众，众皆忧惧。又诈为并州兵符，征发迁户讨步落稽，限即日起发。欢发万人将遣，孙腾、尉景为请宽留五日。至期，又将发。孙、尉二人复请再宽五日。又五日，欢令于众曰：“此行再难缓矣。”亲送之郊，雪涕执别。众皆号恸，声震郊野。欢乃谕之曰：“与尔俱为失乡客，义同一家。本期终始相聚，不意在上征发乃尔！今直西向已当死，后军期又当死，配国人又当死，吾何忍见尔等之无辜而死也？”众皆叩头求救，欢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众曰：“唯有反耳！”欢曰：“反乃急计，然当推一人为主。谁可主者？”众皆曰：“唯大王可为我主。”欢曰：“尔等皆我乡里，久后难制，不见葛荣乎？虽有百万之众，曾无法度，终自败灭。今以吾为主，当与前异，毋得凌汉人、犯军令，生死任吾则可。不然，不能为取笑天下。”众皆跪地，顿颡曰：“生死惟大王命。”乃椎牛飨士，建义于信都，然亦未敢显言叛尔朱也。未几，李元忠起兵逼殷州。尔朱羽生闭城拒守。欢阳为之援，令高乾帅众救之，暗使人授意元忠。乾至，元忠败走。乃轻骑入见羽生，相与指画军事。羽生信之，出城劳军，因擒杀之。元忠进据其城，乾持羽生首谒欢，欢拊膺曰：“今日反决矣！”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，镇广阿。欢于是移檄州郡，抗表罪状尔朱。其略曰：

外拥强兵，虐政遍行四海；内持大柄，凶威上逼九重。豺狼结队，弑君之罪已彰；虺蜴成群，篡国之形渐兆。一门济恶，六合痛心。不加斧钺之诛，难期社稷之安。今臣兵以义举，谋由众定。旌旗所指，逆贼咸除；军旅来前，奸党尽灭。上固天位于苞桑，下救万民于水火。云云。

世隆见之，大惊失色，乃匿其表不上。

且说魏司空杨津，家世孝友，缙麻同爨。门内七郡太守，三十二州刺史，津弟兄四人，皆位居三公。孝庄帝诛荣，杨侃预其谋。尔朱兆入洛，侃惧祸，逃还乡里，居华阴旧宅。津与兄顺留洛阳。天光守雍州，忌之，杀侃，尽灭其族。致书世隆，世隆遂诬杨氏谋反，遣兵围其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闻者无不痛恨。津之愔，字遵彦，年十八，好学多才，时适在外。及归，城门已闭，投宿亲戚家，得免于难。次日闻变，星夜逃走。念当世英雄，唯贺六浑可倚

---

顿颡（s ng，音噪）——额。

九重——皇帝居住地有九重城阙，故以九重称皇帝。

苞桑——指根基牢固。

缙（s，音思）麻同爨（cuàn，音窜）——缙麻，古丧服名，服三个月，遇丧，凡疏远亲属等都服缙麻；爨，烧火做饭。此句意思是说，杨家累世都居住在一起，未曾分家。

以报仇，遂来冀州。正遇欢出，叩首马前，哭诉家难。欢方起义，正欲收揽人望，知恚为名家子，遂留入府中。恚进讨尔朱之策，皆合欢意，甚敬待之。

尔朱兆闻羽生死，大怒，自将步骑二万，出井陘口，来攻殷州。元忠畏之，弃城奔信都。兆遂进据殷州，而未敢遽与欢战，求济于仲远、度律。初，二人闻欢起兵，皆笑曰：“此子寻死耳，一鼓可以擒之。”得兆书，相会进兵。欢知兆到，谓众将曰：“今日不得不与战矣。”孙腾以朝廷隔绝，劝欢另立新君，以申号令，庶将士心坚。欢从之，遂立渤海太守元朗为帝，改元中兴。封欢为侍中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高乾为侍中，敖曹为骠骑大将军，孙腾为尚书左仆射，封隆之为吏部尚书。余皆进爵有差。立澄为渤海王世子。一日，忽报仲远、度律共有十万人马来助万仁。又报世隆遣将军斛斯椿、贺拔破胡、贾显智领兵三万前来，兵势甚盛，欢乃纵反间之计。宣布流言以疑之。言世隆与度律、仲远谋欲杀兆，又言兆与欢暗中通谋，欲杀度律等。当是时，兆军屯于广河山前，仲远、度律营于阳平县北，相去数里。闻流言，各生疑惧，徘徊不进。度律曰：“万仁已与六浑相恶，岂复一心？但我疑可释，而彼疑不解，奈何？”仲远因遣贺拔胜、斛斯椿往释其疑，劝谕再三。兆疑稍解，乃领轻骑三百，与二人同至仲远营。仲远、度律接入帐中坐方定，未及交言，万仁颜色顿异，手舞马鞭，长啸凝望。忽疑仲远等有变，即起趋出，上马而去。仲远复使椿与胜追之，万仁执二人以归，仲远、度律大惧，各引兵回。万仁归营欲斩破胡，乃数其罪曰：“尔杀卫可孤，罪一。天柱亡而不与世隆同来，罪二。反为朝廷出力东征仲远，罪三。吾欲杀汝久矣。”喝令推出斩之。胜曰：“可孤为国大患，吾父子诛之，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乎？天柱之死，以君诛臣，胜宁负王家不负朝廷，不以为忠而反以为罪乎？今日被执，生死唯命。但大敌在前，王家骨肉成仇，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也。胜不惧死，只恐大王失算耳。”兆见其言有理，乃舍之。二人归，见诸军皆去，遂亦还洛。

欢闻之大喜，遂进兵与万仁对垒。将战，欢谕诸将曰：“今日之战，胜则进而有成，败则退亦难保。两路虽退，万仁兵众且强，未易破也，众将勉之。”段韶曰：“大王勿忧。所谓众者，得天下之心。所谓强者，得人之死力。尔朱氏上弑天子，中屠公卿，下害百姓。大王以顺讨逆，如汤沃雪，何众强之有？”欢曰：“未识天意若何？”韶曰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万仁自矜其勇，失将士心，智者不为用谋，勇者不为用力，人心已去，天意可知，又何疑焉？”三军闻之，胆气益壮。欢使韶领千骑，先犯其锋。韶便一马当先，直冲过去。正遇敌将达奚承贵，两下交锋，段韶手快，一枪刺死承贵。众兵呐喊，齐赶入阵，奋力乱杀。兆在后军知前队有失，忙催人马赶上，见一少年将甚是勇猛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何物小子，在此横行？”段韶也不回言，提枪便刺。万仁大怒，随手架开，舞动神枪，连刺几下。段韶不能抵敌，回马便走。万仁喝道：“败将休走！”拍马赶上。只见一枝兵横冲过来，当先一将乃是窦泰，接住万仁便战。韶亦回马夹攻。万仁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岂惧二将。斯时欢率大军齐进，呼声动地，两下纷纷混战。库狄干见二将战万仁不下，亦来助战。六镇人平日受万仁凌虐，深恨切齿，今日相遇，巴不得杀个罄尽。故人人戮力，个个致死。欢军士无一以当百，兆兵大败。万仁见大众已溃，心慌意乱，只得夺路而走。三将不舍，追至十里外方歇。万仁逃脱，收集残兵，不及三分之一，山东不敢久停，急急逃归晋阳。欢俘甲士五千，收资粮器械无数。诸将入贺，欢曰：“万仁虽未授首，亦足破其胆矣。”

然兵以利用，今当乘此锐气，进取相州，以张形势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唯大王命。”盖相州即邺城，帝王建都之地，故欢急欲取之。但未识此行成败若何，且听下回再述。

## 第二十四卷 据邺城四方响应 平洛邑百尔归诚

话说高王兵至邺都，刺史刘诞因前借粮不与，畏惧不敢降，督率兵士闭门拒守。高王引兵攻之，连日不下，遂于城下暗掘地道，承之以木，道成焚木，城遂陷。刘诞不得已，乞降，用之为军中末将。巡骑拿获逃官一人，名麻祥，解至军中。盖祥时为汤阴县令，闻高王至，惧报昔日之辱，挈妻子逃去，遂被获。见王，叩头请罪。王曰：“汝前辱我，罪应诛，然汝头何足污吾刃。”纵之去。汾州行事刘贵平素归心，闻王在邺建义，弃了汾州，率兵一万前来相助。王大喜。青州大都督崔灵珍、行事耿翔皆遣归附。自是投诚者不绝。一日，有一少年将军，自称王之从弟高岳，叩辕求见。王命引入帐下，叩其所由，乃王伯父高优之子，向出雁门居住，所以不相往来。今闻王建义起兵，千里求投。岳身长七尺，容貌堂堂，武勇绝伦。王器爱之，留入内衙，令澄拜见其叔。

邺城游京之曾为朔州刺史，有女名瑞娘，容颜绝世，名播四方。王未达时间其美，慕之，大有光武思阴丽华之意，今闻女尚待聘，欲娶之。恐游不允，乃命封隆之、窦泰二将为媒，以铁骑二千临其门，京之大恐。先一夜，瑞娘梦见白龙一条从空下降，爪其身入云中，大惊而醒。述诸父母，皆以为异。是日，封、窦二将奉高王命来求其女。京之知势不可拒，又感女梦，遂拜而受命，王遂娶之。瑞娘颜色既美，性又聪明，由是恩宠无比。待京之以上宾之礼。三日后，亲到游氏家拜见其父母。先是王为尔朱将，停军上党。清明日与刘贵、段荣引领军校五十骑，往深山射猎。天晚迷途，投宿于王士贵家。士贵见王有异相，又其睡处赤光满屋，知后必大贵。有女千花，年十八，有容色，愿以嫁王。王却之，士贵坚留成亲。刘贵、段荣亦劝成之，遂合卺焉。以军旅忙迫，三夜辄别，其后不相闻问者数年。至是士贵送女来，已生子四岁矣。王迎入府中，始复相聚。士贵亦留之邺城。今皆按下不表。

再说中兴二年正月，王命刘贵迎中兴帝入邺，赠永安帝为武怀皇帝，添设文武百官。王以杨愔为行台右丞，文檄教令，皆出其手，日加信任。世隆闻欢别立天子，进据邺都，欲往讨之，念非万仁协力，不能破高氏之兵。虑其猜忌不来，因卑词厚礼，多送金宝结之。又请节闵帝纳其次女金婉为后，诏于六月下聘。兆大悦，遂与世隆相睦，许即兴师，同灭高氏。斛斯椿私语贺拔胜曰：“天下怨毒尔朱甚于仇寇，异日必为高氏所灭。吾与将军助之，必同受祸。不如改计图之，庶有以自全。”胜曰：“天光与兆各据一方，欲尽去之甚难，去之不尽，必为后患。”椿曰：“勿忧，吾说世隆，使并召来。六浑智虑深沉，用兵不测，必能聚而歼之。”胜以为然，乃同见世隆，曰：“万仁新败于欢，恐不足恃，必得天光并力，庶几有济。”世隆从之，乃以书召天光曰：“高欢在山东作乱，扶立元朗为帝，兵称义举，欲灭吾家。万仁失利于前，必得吾侄致胜于后。同会并州，克期进讨。”天光得书，不欲勤师劳众，回书于世隆曰：“高欢一竖子耳，手下又无雄兵猛将，叔与万仁破之有余，何必侄也？”辞不赴。世隆患之。斛斯椿请往劝谕，乃至关中说天光曰：“欢与王家势不两立，并州恃勇轻敌，倘再败衄，大势瓦解，高氏

---

阴丽华——汉光武帝刘秀皇后。刘秀年轻时曾言：“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得阴丽华。”

合卺(j n, 音紧)——旧时夫妇成婚的一种仪式。

败衄(n, 音女(去声))——战败。

兴，尔朱氏灭矣。此大王门户事，岂可坐视不救？”天光问计于贺拔岳，岳曰：“王家跨据三方，士马强盛。高氏初起，岂能相抗？但能骨肉同心，事无不捷。若互相猜疑，家祸不免，焉能制人？如下官所见，莫若且镇关中，先安根本。遣一上将，合势进讨。胜有以进，退有以守，庶万全无失。”天光不从，引兵东下。

闰三月壬寅，天光自长安，万仁自晋阳，度律自洛邑，仲远自东郡，皆会于邺城下。众号三十万，夹洹水而军。节闵帝以长孙稚为大行台，总督之。癸丑，高农今尚书封隆之守邺，引兵出顿紫陌，大都督敖曹将乡里部曲三千人以从。欢曰：“高都督所将皆汉兵，恐不足集事，欲割鲜卑兵一千相杂配之。”敖曹曰：“吾所将兵练习已久，前后格斗不减鲜卑劲旅。今若杂之，情不相洽，胜则争功，败则推罪。不烦更配也。”庚申，尔朱兆帅轻骑三千，夜袭邺城，攻西门，不克而退。壬戌，欢将战，马不满二千，步兵不满三万，恐众寡不敌，乃于韩陵地方结为圆阵，连系车牛于后，以塞归路，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兆望见欢，遥责欢以叛己。欢曰：“本所以戮力者，共辅帝室也，今天子何在？”兆曰：“永安枉害天柱，我报仇耳。”欢曰：“我昔初闻天柱讣，汝即疾据并州自大，岂得言不反耶？且以君杀臣，何报之有？今日义绝矣。”遂战。欢自将中军，敖曹将左军，高岳将右军。兆领十余骑，直奔中军。欢左右将皆出掠阵，亲自迎战，不能敌，遂败走。兆军乘之，中军失利。岳以五百骑冲其前，别将斛律金收散卒蹙其后，敖曹以三千骑自栗园出，横击之，分其军为二。岳与敖曹双战万仁，万仁退走。斛律金之子明月，年十二，手执画戟，拦住万仁不放。万仁欺他年幼，以枪挑之。那知明月力大无穷，架开枪还戟便刺，甚是骁勇。高王以兵冲天光营，天光败。仲远、度律军亦溃。于是诸将齐攻万仁，万仁杀条血路而逃。奔溃之势若江翻潮落，声振百里。王立阵前，驱兵赶杀。见有一骑飞至马前，叩首乞降，乃贺拔胜也。王喜，下马握手劳之，乃鸣金收军。俄而，诸将齐至，皆血染征袍。王曰：“观诸将之袍，可以知勇矣。顷有一小将力敌万仁者何人？”斛律金曰：“是吾子斛律光，不在军数，私自来战。”王曰：“真虎子也。”召而劳之。兆败归，对慕容绍宗抚膺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即欲轻骑西走，绍宗反旗鸣角，收散卒，成军而去。于是兆还晋阳，仲远奔东都，度律劝天光且归洛阳。

斛斯椿见三路兵败，贺拔胜已降于欢，心益自危，谓都督贾显度、贾显智曰：“尔朱亡在旦夕，吾等尚为之用。欢若至京，罪吾等以逆党，将何以辩？今不先执尔朱氏，吾属死无类矣。”乃夜于桑下共相盟约，倍道先还。世隆自度律去后，不见报捷，日夜忧疑。一日，昼寝于中堂，其妻偶出，忽见一人持其首去，大声惊喊。世隆亦大呼而起，曰：“还吾头来！”盖世隆梦中亦见一人斩其首去，谓其妻曰：“吾祸不久矣。”及闻败，夫妇相对而泣。尔朱彦伯欲自将兵守河桥，世隆不从，乃使外兵参军杨叔渊驰赴北中城，简阅败众，以次纳之。椿等夜至，门已闭，大呼求入。叔渊立城上谓椿曰：“吾奉大王命来此镇守，东来败兵不许胡乱收纳，须俟明日简阅，然后放入。”椿乃诡说叔渊曰：“天光部下皆是西人，闻欲大掠洛邑，迁驾长安。宜先纳我，以为之备。”叔渊信之，开门放入。椿手斩叔渊，引兵据河桥，尽杀尔朱氏之党。度律、天光闻椿叛，欲进攻之，会大雨昼夜不止，士马疲顿，弓矢胶解不可用，遂西走，至灊波津，兵尽散，为人所擒。椿使行台长孙稚诣洛阳奏状，别使贾显智、张欢帅轻骑一千，掩袭世隆。斯时京中因大雨连日，

不知外信。二人至，遂围世隆之第，执之内寝，囚其全家。长孙稚于神虎门启陈：“高欢义功既振，请诛尔朱一族。”时彦伯在禁直，节闵帝使人报之，彦伯狼狈出，出遇兵被执，与世隆俱斩于闾阖门外。送首于欢，度律、天光一并解去。帝使中书舍人卢辩劳欢于邺。欢使之见中兴帝，辩曰：“吾奉诏劳王，不闻又有天子。中兴正位洛阳，吾当见之，今则未可也。”言辞侃侃，欢不能夺，乃听使还。前此，天光东下，欲与侯莫陈悦俱东，留其弟尔朱显智镇守关中。贺拔岳知天光必败，欲留悦，共图显智，以应高王。计未得，宇文泰谓岳曰：“今天光尚近，悦未敢贰心，以此告之，恐其惊疑。然悦虽为主将，不能制物，若先说其众，必人有留心。悦进失尔朱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，乘此说悦，事无不遂。”岳大喜，即令泰入悦军说之。悦止不行，及天光败，岳遂与悦共袭长安。泰帅轻骑为前驱，显智弃城走，追至华阴，擒而杀之。高王得报，以岳为关西大行台，岳即以泰为行台左丞，事无巨细皆委之。

再说尔朱仲远败，不敢归徐州，南奔梁。帐下都督乔宁、张子期中道弃之，诣邺城降。高王责之曰：“汝事仲远，擅其营利，盟契百重，许同死生。仲远徐州作逆，汝为戎首。今仲远南走，汝复叛之。事天子则不忠，事仲远则无信。犬马尚识饲之者，汝曾犬马之不若。”遂斩之。世隆有弟尔朱弼，为青州刺史，见世隆死，门户败，恐下叛之，累次与左右割臂为盟。帐下亲将冯绍隆说以割臂未足为诚，宜割心前之血以盟大众。弼从之。大集部下，披胸欲割，绍隆因刺杀之，送首高王。自是万仁、仲远虽未伏诛，而尔朱宗族已尽矣。四月辛巳，高王命尉景守邺，率诸将引兵向洛，奉中兴帝至邙山。先使仆射魏兰根慰谕洛邑，且观节闵帝之为人。盖欢以中兴帝元朗宗派疏远，欲复奉节闵，故令兰根观之。兰根回报以帝神采高明，恐后难制。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棱亦力劝高王废之。于是召集百官，问所宜立。太仆纂母隼盛称节闵帝贤明，宜主社稷。欢尚未决，棱作色曰：“若说贤明，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。广陵既为逆党所立，何得犹为天子？若从隼言，王师何名义举？”欢遂遣棱先往，幽节闵于从训佛寺。斛斯椿谓贺拔胜曰：“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耳。若不先制人，将为人所制。高欢初至，图之不难。”胜曰：“彼方有功，于时害之不祥。数夜在军中与欢同宿，备序往昔之怀，兼荷兄意甚厚，何可自生反复？”椿乃止。欢入洛，以汝南王悦为高祖之子，欲立之，闻其狂暴无常，乃已。时诸王皆惧祸逃匿，有平阳王修者，于宗室中近而贤，欢欲立之，但匿于田舍，莫知其处，乃使斛斯椿求之。椿知散骑侍郎王思政与王亲匿，问以王所在。思政曰：“须知来意。”椿曰：“欲立为天子耳。”思政乃言其处，与椿往见之。时王独坐一室，凭几看书。忽见王思政进来，未及交言，低头下拜，斛斯椿随人，亦下拜。王扶起道：“二卿何故如此？”思政陈欢迎立之意，王闻之色变，谓思政曰：“得毋卖我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曰：“敢保之乎？”曰：“变态百端，何可保也？”王心疑惧，不遽诺。椿曰：“王勿疑，臣先回，少顷便来迎驾也。”遂驰马而去。但未识椿回报后，高王果来迎否，且听下回分割。

## 第二十五卷 立新君誓图拨乱 遇旧后私逼成婚

话说斛斯椿见平阳王于田舍，驰报高王。高王大喜，便遣娄昭将四百骑迎之。王至，欢迎入毡帐，自陈诚款，泣下沾襟。平阳让以寡德，不堪承立。欢再拜，王亦拜。欢出，备服御，进汤沐，达夜严警。明旦，群臣执鞭以朝，使斛斯椿奉表劝进。椿入帷门，罄折延首而不敢前。王令思政取表视之，曰：“今不得不称朕矣。”欢于是代中兴帝作诏策禅位焉。四月戊子，王即位于洛阳城东郭，是为孝武皇帝，年二十三岁。用代都旧制，以黑毡蒙七人，欢居其一。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，入御太极殿，群臣朝贺，升闾阖门，大赦，改元太昌。以高欢为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，世袭定州刺史。百官进爵有差。加高澄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自置开府以下官属。澄入谢，帝悦其俊美韶秀，赐宫锦三百匹、白玉带二条、黄金百斤、珍珠无数。盖知澄为欢所爱也，故厚赐之。一日，王思政、孙腾侍侧，帝曰：“高王勋在社稷，其劳大矣，恨无官可以酬之。朕闻其有女待字，意欲纳之为后，重以婚姻之好，二卿以为何如？”又顾孙腾曰：“卿系王之旧人，可与思政同往，一致朕意。”二臣奉命往见高王，致帝求婚之意。欢辞曰：“吾女年幼貌陋，不可以上配至尊。如欲申以姻好，帝有妹华山公主，与吾弟高琛年相若，可以尚主。烦二公转达于帝，未识可否？”二人辞去，复命于帝。帝曰：“其弟高琛固可尚主，朕即选为驸马。至高王之女，朕虚中宫以待。二卿还当为朕曲成。”腾曰：“欢妻娄氏助欢成业，其女娄所钟爱。乞帝加恩于娄，娄氏允则欢亦允矣。”帝曰：“高王妻妾有几？”腾曰：“一妻五妾。”因各举其姓氏以对。帝欲悦欢，遍赐封号。娄妃封渤海王正夫人。王千花封渤海左夫人，穆金娥封渤海右夫人，胡桐花封恒山夫人，岳灵仙封遂安夫人，游瑞娥封仪国夫人。恩旨颁下，高王大喜，入朝谢恩，曰：“臣无大功，陛下念臣，恩及妻孥。臣铭心刻骨，虑无以报陛下万一，但臣尚有衷情上渎，臣少失怙恃，蒙姊云莲抚养，得以成立。即领军尉景之妻，乞陛下加封一号，以报其德。”帝依奏，封景妻为常山郡君。欢谢恩而退。先是，王有叔高徽，为河州刺史，身故，遗一子归彦，与母流落河州。王迎之入京，归彦尚幼，命高岳抚之。邺城人高隆之有才能，王以为弟，引为侍中，入侍天子。王初起兵，世隆知司马子如与王有旧，出为南岐州刺史，王入洛，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，朝夕左右参知军国。又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，岳畏欢，欲单马入朝。右丞薛孝通说岳曰：“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，诚亦难敌。然诸将或素居其上，或与之等夷，虽屈首从之，势非获已，今或在京师，或据州镇，高王除之，则失人望；留之，则为腹心之病。且万仁虽复败走，犹在并州，高王方内抚群雄，外抗劲敌，安能去其巢穴与公争关中之地乎？况关中豪杰皆属心于公，愿效智力。公以华山为城，黄河为堑，进可以兼山东，退可以封函谷，奈何束手受制于人哉？”言未毕，岳执孝通手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乃逊辞为启，而不就征。欢览岳表，谓其使者曰：“寄语贺拔公，关西事一以相委，无贻朝廷忧也。”

是时高王以兆在并州，思欲北征，乃留段荣父子、娄昭、孙腾、高乾、高隆之等于京师，其余将士皆以自随。入朝辞帝，帝设法驾亲送之乾脯山，群臣皆集。王再拜，帝降座扶之，握手而别。军至邺，送仲远、度律至京，

罄（qìng，音庆）折——罄同“磬”，乐器名，弯形状，屈躬如罄，表示恭敬。

斩之。澄请守邺。王分军一半付之，又虑其幼，命高岳为副。遂往晋州进发，沿途文武无不夹道迎送。将至晋州，官吏军民皆远远相接。斯时晋州官署已改为王府，仪仗已半朝銮驾，万民争迎，诸亲眷属无不啧啧称羨。王至府，先与娄妃相见，而后金娥、桐花以及子女皆来下拜。少顷，游氏、岳氏、王氏诸夫人至，彼此相见毕，高王谓娄妃曰：“相别二载，幸各无恙。今蒙帝恩，卿等皆赐封号。今当吉日，理合开读受封。”众夫人皆大喜，忙排香案谢恩。是夜，王宿娄妃房中，笑谓妃曰：“以卿意量宽宏，故在外又娶三妾。”妃曰：“愿王功业日隆，多娶奚害？”王谢之。次日，拜见内干夫妇、姊氏云莲，惟有彼此欣喜，各相庆贺。今且按下表。

再说孝武既登大位，惟恐高王拂意，委心相托，言无不听。高隆之恃王势狎傲公卿，南阳王宝炬殴之曰：“镇兵何敢乃尔？”帝以欢故，出宝炬为膘骑将军，勒归私第。壬辰，帝鸩节闵帝于门下外省，仍诏百司会丧，葬用殊礼。复杀安定王朗、东海王暉，以其曾称尊号也。诏遣太尉长孙稚到晋州，迎高琛来京尚主。琛字永宝，少失母，抚于娄妃。今将结婚帝室，入辞娄妃，妃谓之曰：“小郎有此大福，非偶然也。但勿恃家门之势傲上慢下，斯保福之道。”琛再拜受命，时年十六也。秋七月庚子，高王发晋州、邺城两处人马，北取晋阳，召高澄随军，命段荣守邺。又带恒山夫人同往，以其曾征步蕃，熟于山川形势也。壬寅，王引兵入滏口，大都督库狄干入并、陞。庚戌，帝使高隆之帅步骑十万会王于太原，屯军于武乡。斯时谋臣如雨，猛将如云，军威甚盛。尔朱兆闻之大惧。又并州兵士经过两次大败，无不望风生畏，谁敢迎敌？兆欲战不能，欲守不可，于是大掠晋阳，带了家眷北走秀容，连北乡公主、孝庄后也不顾了。及北乡晓得，高兵已临城下，只得领亲军三千，狼狈而逃。城中无主，百姓大开城门，执香跪接。高王入城，安抚军民已毕，知北乡去尚未远，随命恒山夫人领兵追往。桐花追赶一昼夜，已及北乡后队，约有一千马步，却是孝庄后押后。孝庄后武艺原不弱桐花，无如军士慌乱，心中已怯，与桐花交战数合，回马而走。桐花赶上，生擒过来。并荣妾张氏、荣幼子文殊，尽掳以归。单有北乡公王逃往秀容，此且不表。

且说这高王据有晋阳，以地势雄壮，东阻太行常山，西阨蒙山，南拥霍太山高壁岭，北控东陞、西陞两关，有金城之固，真乃福基之地。乃取白马寺基，创建渤海王府。规模制度务极壮丽，发人夫三万，不分星夜建造，刻日限竣。使高澄屯兵城外，自居尔朱旧府，暂作行署。一日，桐花回军，报说掳得尔朱至亲三口，俘甲士五百余人，孝庄后于马上擒之。王大喜，排宴堂中，为桐花赏功。两人对酌，酒半，桐花说起尔朱后年少青春，容颜绝世。可惜国破家亡，被擒于干戈之际，做了帝后一场，如此结局，真人生之大不幸也。欢闻后美，不觉心动，问曰：“后何在？”桐花曰：“软禁在营。”欢曰：“明日召来，吾有以处之。”桐花道：“处之若何？”王曰：“此虽天柱之女，陷于逆党，实系孝庄之后，理合宽宥，使之不失富贵可耳。”桐花道：“正宜如此。”宴罢同寝。明日，欢独坐一室，召后及张氏至。后于庭中，欢遥望之，果然天资国色，盖世无双，遂下座迎之。后见欢掩袂流涕。欢再拜，后不得已亦下拜。欢曰：“后不幸而遭国变，以至如此。此兆之过，非后过也。营中不便居住，此处本后家旧府，可居之。”命即送入内堂，一应服御器皿，着令皆如其旧。旧时宫人亦令入内服侍。张氏及后只道高王相待之厚尚在天柱面上，并不为异。桐花闻之，来谏欢曰：“妾闻大王留后在府，窃以为不可。后居内堂，王居外堂，妾处东厅，虽屋宇深远互相隔别，

而同居一府，恐涉瓜田李下之嫌。何不使之另居他处，以礼待之，则王之义声振于天下。”王笑而不应。桐花觉其意，问曰：“王将纳之乎？”欢亦不应。桐花曰：“大王建义，为永安复仇，故天下响应。若纳其妻，非所以示天下也。且天下岂乏美女子，而犯此不义为？”欢曰：“汝勿多言，同安一室可耳。”桐花知王意不可回，叹曰：“早知美色感人，悔不当时放之使去，吾累王矣。”王笑而出。

明日，王召张夫人出，谓之曰：“你家犯灭门之罪，汝与文殊俱当死。”张氏伏地求饶，王曰：“吾有一事托汝，若得玉成，不唯免死，而可富贵。汝能之乎？”张氏问：“何事？”王曰：“后年少终身未了，如肯从吾，当以金屋贮之，礼待逾于正妃。尔子文殊亦必复其世爵，以继天柱之后。否则，尔朱绝矣。”张氏唯唯承命，但曰：“此事王勿性急，后性烈如火，须以缓言劝之，一时未必即从也。”王曰：“汝善为之，异日必有以报。”张氏退而进内。后见张氏面有惊色，曰：“欢召汝去何意？”张氏泣曰：“尔朱绝续，全在于后矣。”后问：“云何？”张氏因述欢言：“后从之，可保富贵；不从，则全家诛绝。”后闻此言，怒气填胸，即欲拔剑自刎。张氏止之曰：“后为一身计，独不为宗门计乎？后死，文殊诛，天柱无后矣。后何不留着性命，为尔朱延一线之传也？”后放声大哭，坚欲为永安守节。高王探得事尚不谐，复召张氏谓之曰：“后不尝为肃宗嫔乎？肃宗崩，后事永安而不死，今何独誓死不从也？”张氏复言之，后默然。张又云：“欢言待后逾于正妃，则后亦不屈人下也。”张见后有允意，遂报知高王。欢大喜，乃悄步而入。后与张俱坐堂中，见王至，不及避，遂逊王坐。欢自称下官，屈意迎之。少顷，设宴对饮，两情渐谐，是夜遂成夫妇之好。明日，桐花进贺。后见之有惭色，桐花曰：“昔为敌国，今为一家，何幸如之？”王大笑。盖桐花性极灵巧，能随机应变，故王素宠之。

未几，新府成，王自临视。周围约有数里，制度宏敞，赛过帝阙。内有正殿、后殿，东西两殿堂，则紫云、芙蓉、仪凤、仪政、德阳等名。园有东西两座，楼台亭榭随处皆是，间以水木花石，无不曲尽高深。后院妃妾所居，深房邃室，皆画栋雕梁，朱门金壁，不下五百余间。见者以为神仙之府不过如此。高王大悦，厚赏监造人员。乃命尉景、孙腾将三千轻骑，到晋州迎取眷属，同到晋阳居住。又命在山东等处选买女子三百名，以充府中役使。百官庆贺新宫，日日开筵欢饮。一日，报有诏到，正使赵郡王、副使华山王、内使元士鼎，王迎入府中。开读圣旨，乃赐高王锦绣千匹、黄金千两、牙床一座、流苏帐二顶、宫娥二十名。王谢恩毕，乃与天使见礼，留入书房叙话。二王曰：“我等此来，为帝欲立正宫，必求王女，正位朝阳。且有别旨，王若不允，终身不立国母。望王善承帝意。”王曰：“帝命焉敢不遵。但欲屈留二王在此，容俟议定复命。”二王许之。于是送至公署安歇。二王别后，王取流苏宝帐一顶送入后堂，即带领二十名宫女来见尔朱后。宫女叩首侍立，偷眼往上一看，乃是尔朱娘娘，何为在此？后见宫女有曾经服侍过者，追思往事，不觉愀然。王曰：“此帐与宫娥皆今上所赐，特以赠卿，卿何转生不乐？”因命左右歌舞，后曰：“清淡可耳。”王自是迷恋后色，往往数日不出，即天子求婚一事，亦不提起。正所谓：

儿女多情欢爱重，君臣大义等闲轻。

以后情事，且待下回再说。

## 第二十六卷 运神谋进兵元旦 追穷寇逼死深山

话说高王迷恋美色，把军国大事皆置不问。又将尔朱旧府添设楼台、殿阁，以为游乐之所。因号新府曰北府；旧府曰西府，独让尔朱后居住。一日，娄妃诸眷已近晋阳，文武官员皆郊外迎接。桐花闻知，亦要去接娄妃，正好迁住新府。王谓之曰：“此处事情，你且瞒过娄妃。我已吩咐左右近侍，不许说知。如有泄漏，咎总在你。”桐花含笑而应。又进谓后曰：“今日妃眷都到，我往北府看视一番，卿在此勿伤寂寞。”后曰：“王自去，但我与你妻总要不相闻问，免我羞惭。”王曰：“卿勿忧，各自为尊便了。”王来北府，娄妃车从已到。相见大喜，诸夫人及儿女一一拜见。府中铺设齐备，娄妃居于正宫，诸夫人各居一院。将山东采选的三百名女子皆宫样妆束，拨给各宫伺候。服御、器皿无不工巧华丽。娄妃曰：“妾等今日受此荣华，皆叨大王之福。”高王笑曰：“报卿俊眼能识人耳。”妃亦笑。至晚，排宴后堂，合家聚庆，灯烛辉煌，管弦齐奏，不让天家富贵。酒半，王顾端娥谓娄妃曰：“天子屡次求婚，情难再却，我欲许之，未识卿意若何？”娄妃曰：“昔孕此女，梦月入怀。月本后象，今天子欲纳此女为后，此亦前定之数，妾何敢违？”王大悦。筵毕，王宿正宫，诸夫人各归别院。明日，赵郡、华山二王来贺，说起帝命，欢不复辞。二王大喜，便欲进京复旨。此且不表。

且说天下事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高王纳了尔朱后，不许一人泄漏其事，那知只瞒得北府眷属，外人却都晓得。二王在晋阳担搁数日，早有人报他知道，故一到京中，喧传此事。复命对，言欢已肯纳女，帝大悦，即遣李元忠纳币于晋阳。元忠本欢旧人，今充大婚使，欢敬待有加。尝与之宴，酒酣论及旧事，元忠曰：“昔日建义，轰轰大乐，比来寂寥，无人相问。”欢抚掌笑曰：“此人逼我起兵。”元忠戏曰：“若不与侍中，当更求建义处。”欢曰：“建义不虑无人，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。”元忠曰：“止畏此翁难遇，所以不去。”因捋欢须大笑。欢悉其意，深重之。斯时天子娶妇，高王嫁女，富贵赫奕，不待言表。端娥临行，牵衣恸哭，举家为之下泪，王亦挥泪不已，惟高澄在旁窃笑。王次日召澄问之，曰：“端娥入宫，终身不得归宁。尔独无姊弟情，而笑于旁乎？”澄曰：“女子得为帝后，富贵极矣，有何不足，而为之戚戚？儿以天下可忧事正多，父不之忧而乃忧此儿，所以笑也。”高王曰：“你且说可忧者何事？”澄曰：“尔朱兆尚在秀容，分兵守隘，出入寇掠，及今不除，酿成遗患。父王屡次出兵，旋又中止，未识何意。”王曰：“尔何知，此兵机也。”澄悟曰：“然则岁终可袭而取也。”王曰：“汝勿言。”澄拜而退。高王自嫁女后，在娄妃前托言军事匆忙，要往营中料理，遂往西府安歇。命尉景为并州刺史，管理万民，匡狄干权管三军。自与尔朱后行坐不离，欢乐宴饮。诸将知之，皆不敢言。时至残冬，告后曰：“吾为国事将东出数日，暂别卿去。”后不敢留。便从数骑来至军营，召集众将听令。又召世子高澄，私语之曰：“吾今夜起兵，去捉万仁。新春诸事，你当代吾为主。西府中元旦亦要贺节。库内有玉如意一只、金凤炉一座，你送去为贺礼，待之一如亲母，倘傲慢失礼，回必重责。但要瞒了你母及众夫人，你归只说吾军行要紧，不暇回府了。”高澄受命，直至大军起行，然后回府。细想父王吩咐，不知西府所宠何人，教我如此。因想恒山夫人曾在西府居住，

必知其详。于是将行军之事禀过娄妃，悄步走入桐花宫来，向桐花道：“敢问姨母，西府居者何人？”桐花佯曰：“不知。”世子道：“父王命我元旦贺节，礼敬如嫡。故必问明，然后好去。”桐花曰：“大王嘱我勿泄，故不敢言。既命你去，我先说你知。居西府者，乃尔朱荣之女，孝庄王后也。前日逃往秀容，被我擒回，大王纳之，宠幸非常。但你虽知之，不可泄漏于人，致触父怒。”世子连称不敢而退。

再说高王起军，虑大队行缓，命窦泰先将轻骑三千往前进发。泰一日夜行三百里，直抵秀容城下。兆是时因高王屡次起兵旋复中止，防守渐懈。况值岁首，隔夜除夕，军将皆欢呼畅饮，高家军来，全无消息。城门方启，泰兵一拥便入，把兆府前后围住。万仁正在中堂，观左右手搏为乐，忽报高兵杀进，已把府门围住，惊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急召诸将，诸将皆已逃窜。其妻李氏闻外面金鼓喧天，忙出问信。万仁一见，大哭道：“高兵已到，大事休矣。但不可留下妻女，再为人辱。”拔剑斩之。欲杀其女金婉，尚在内阁未出，不及寻觅。只得结束停当，带领亲军数骑，杀出府门。窦泰向前拦住，万仁不敢恋战，杀条血路，拍马而走。窦泰赶至城边，已被逃去。少顷，高王军到，闻兆已走，命窦泰留后，安抚城中。惟北乡府中，任其出入，不必设兵严禁。自率大军来赶万仁。忽遇高山挡住，不知万仁所向，便屯军山下，遣彭乐、斛律金二将各带百骑入山搜捉。山路崎岖，追寻半日，不见踪迹。忽见一壮士身衣豹皮，手执三股叉，高叫曰：“你们要捉尔朱兆乎？我领你去。”二将大喜，随之而往。要晓得万仁逃入深山，心慌意乱，走到一绝径所在，前无去路，随身军士止存得张亮、陈山提两人，因谓二人曰：“汝等以死相从，愧无以报，斩吾首去，可图富贵。”二人不忍，兆乃杀其所乘白马，自缢于树。那壮士在隔岭望见，故来报信。彭乐等兵至，遂斩其首，并执张、陈二人以归。高王见其首，不禁恻然，命收其尸葬之。并释张亮、陈山提罪。二将因言壮士报信之功，王问：“其人何在？”对曰：“在辕门外。”王召入。其人下拜，王细认之曰：“汝莫非太安韩伯军乎？”其人曰：“臣实韩轨也。”伏地不起。盖轨少时与王同学。轨有妹俊英，王曾求之为室，其母嫌王贫，不许，自此遂绝往来。王命之起，坐而问之曰：“卿吾故人，何流落在此？”轨曰：“自王别后，即遭拔陵之乱，家业荡尽，后为葛荣掳去。荣败，陷入逆党，应死。臣乘间逃脱，在此打猎为生。”王语以前事，轨惶惧谢罪，因曰：“前者闻王建义，本欲相投，因负前罪，故不敢进谒。”王曰：“今汝母妹何在？”轨曰：“臣逃后，天柱将臣母妹没为官婢，现在拘于秀容织纆宫中。求王放出，使臣得骨肉相聚，则恩德无量矣。”王即发命，召他母女到营。赐轨冠裳，留住营中。盖王将晓谕边夷，故尚停军于此。次日韩轨母妹召到，入帐叩见。王见其母头白齿落，老态可怜；俊英膏沐不施，丰韵犹存。轨随后亦入。皆命之坐，问其母曰：“你女何以不嫁贵人而憔悴若此？”韩母羞惭无地，乃谢曰：“前日有眼不识，悔已无及。今女尚未嫁，愿充箕箒之役，服事大王，以赎前愆。”王曰：“向不肯与我为妻，今乃肯与我为妾乎？”轨亦跪地求允，王笑而许之。是夜，遂纳俊英于营中。

不一日，王返秀容，慕容绍宗叩辕求见。王召入，起而迎之曰：“我念

---

箕箒之役——洒扫、收拾家务的工作。代指妻子。

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错误，过失。

将军久矣，何以今日才来？”绍宗曰：“北乡公主尚在，不可弃之而去。”王曰：“卿可谓忠于所事者矣。”因问：“北乡公主安否？卿为吾致语北乡，后及公子文殊皆安乐。倘肯迁到晋阳，与后同居，则大好。即不然，富贵如故，可无忧也。”绍宗退，来见北乡，以欢言告之。北乡大疑。俄而，报有高王使者在外，遂召之入。问使者曰：“后在并州时居于何所？”使者曰：“王建西府居之，荣华逾于前日。”北乡知后已失节，勃然变色，遂令使退，进内放声大哭曰：“后竟若是，我何面目再立人世？”遂自缢。绍宗为之殓殓。高王闻之，亲临祭奠，召绍宗谓之曰：“卿今而后可以一心事我矣，当令官爵如故。”绍宗拜谢。王出令，所有籍没万仁家产，载往晋阳，其家口赏给诸将为奴婢。当面查点，只见一女子体态娇柔，形容出众，悲不自胜，因问曰：“尔系万仁何人？”女对曰：“妾名金婉，万仁女也。”王命置之。其余照簿发遣。是夜，王命金婉陪饮，又纳之为妾，即后所称小尔朱夫人是也。王将班师，命韩轨为都督，镇守秀容。于是三军齐发，下令兵将不许传说北乡自缢之事，违者有罪，恐后闻之而生怨也。军到晋阳，正值元旦，王入北府，命文武各散，进与娄妃相见。诸夫人闻之，都来拜贺。众方就坐，俄有两乘香车至殿下，两边侍女十余人，众妃见之皆愕然。见秀幔中走出两位美女，侍女拥之，从西阶上，入殿下拜。娄妃问王：“何人？”王曰：“此年长者韩轨之妹，前日不肯与吾为妻，故令今日与我为妾。此年幼者万仁之女，本已没为官婢，吾怜其娇好，故纳之。卿勿以为怪也。”娄妃笑曰：“此皆吾王好色所致，妾何怪焉？”便令各居一院，拨给承值宫女各二十名。当夜大开筵宴，共赏元宵。王饮三爵，起谓妃曰：“我有军务未了，不能在此宴赏。”说罢便出，盖王急欲往西府也。

且说尔朱后独居西府，正伤寥寂，半月来不知高王在于何所，转辗不乐，独自倚栏，看月长叹。宫女忽报王至，忙移莲步下阶相迎。王一见之，恍似嫦娥下降，喜逐颜生，便携手上阶，并坐而语之曰：“吾因军旅羁身，累卿寂寞。”后问：“半月何往？”王权辞以对，因问：“岁首元旦，世子曾否来贺节。”后曰：“来贺。世子聪明俊秀，谦下有礼，可称佳儿。”王曰：“此儿颇识事机，能称吾心，故命之来见耳。”宫娥排宴上来，看月对酌，王自弹琵琶，以娱后意。左右宫女争相欢笑为乐。饮至更深，撤宴归寝。次日，报有建州刺史韩贤，遣人贡献蛟龙锦三百匹。发而视之，工织奇妙，五采相间，皆是金龙玉蛟出没于五色祥云之间，盘旋屈曲，光彩夺目。每匹长五丈，阔七尺。王曰：“蛟龙锦，中国亦有，不能如此奇妙。”因问使者：“锦从何来？”答曰：“此锦番商贡来，每匹百金，吾主以为奇货，故买之来献。”王大悦，厚赏使者。以锦赐与尔朱后，为幔天帐一顶，坐卧其中为乐。自是高王深居西府，虽近臣亦罕见其面矣。此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孝武纳后以来，在高王面上，深加敬爱，后亦安之。而帝有从妹二人，一号明月公主，一号云阳公主，皆以色美为帝宠爱，留在宫中不嫁，而明月尤宠。高后闻之不悦，常欲谏阻，未敢出口。一日，内侍有言高王娶庄后事者，帝闻大愠，谓后曰：“近闻卿父娶庄后为妃，未识信否。若果如此，大乱君臣之义矣。”后微笑曰：“君臣之义不可紊，兄妹之间独可乱乎？陛下宠幸明月、云阳，外庭皆知，何以示天下后世？吾父果尔，正所谓有是君有是臣也。”帝闻之甚惭，由是与后外相相爱，而内怀不睦。君臣嫌隙，亦从此生矣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卷 乙弗氏感成奇梦 宇文泰获配良缘

话说高王纳了尔朱后，帝虽闻而恶之，然并无相图之意。朝臣中惟斛斯椿心怀反覆，平素喜与术士剑客往来，好行机诈。高王初入洛阳，椿已虑其权重欲图害之，赖贺拔胜言之而止。及欢杀乔宁、张子期，心益不安。因与南阳王宝炬、武卫将军元毗、侍郎王思政等结为一党，密于帝前言欢之短，劝帝除之。舍人元士弼亦言诏到并州，欢坐而听读，骄傲无礼。帝于是常怀不平。欲除之而计无所出。一日，忽接欢表，言尔朱兆已正杀君之罪，灭及全家，而太原王荣曾有大功于国，不应无后，其所遗幼子文殊年渐成人，理合赐之袭爵，以酬其勋。帝览奏大骇，欲许之，则封叛臣之子为王，心所不甘；欲不许，则虑触欢怒，致生不测。乃密召斛斯椿，以表示之。椿曰：“陛下不可不许。欢之推恩于尔朱者，以纳庄后之故，在他面上用情，志在必得，不如许之以慰其心。然欢所为如是，未始非天朝之幸也。”帝曰：“何幸之有？”椿曰：“以欢之雄才大略而励精图治，经营大业，其势难制。近闻其自纳庄后为妾，日夕居于尔朱兆旧府，只图欢乐。诸将罕见其面，旧时姬妾亦置不问。以尉景为冀州刺史，委以政事，自己全不关心。又以北地已平，关西通好，以为天下无事，因此志骄气盈，惟酒色是娱。现在乘其昏惰之时，正好设计除之。欢若一除，其长子高澄年仅十二，余皆孩提，虽有谋臣勇将，蛇无头而不行，皆可以利诱也。如是则大权复归帝室，天下皆稽首归服矣。”帝曰：“除之若何为计？”椿曰：“陛下禁旅单弱，先当广招武勇，添置阁内都督部曲、值殿之将，每员以下增置数百人。又诸州行台管辖一方，皆欢私人之为，本以正讨反乱，故建其职。今托言天下已平，悉罢其兵，则欢势孤矣。关西贺拔岳士马精强，虽阳与欢合，未必心服。今遣辩士说之，使顺朝廷。其兄贺拔胜英雄无比，心地忠烈，现为侍中，可使都督三荆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以为外援。及早行之，便足以制欢矣。”帝曰：“司空高乾，朕亦欲用之。”你道帝何以欲用高乾？先是乾在信都遭父丧，以军兴不暇终服。及帝即位，表请解职行丧，诏解侍中，惟不解司空之职。乾虽求退，不谓帝遽见许，既解侍中，朝政多不关豫，居常快快。帝既贰于欢，冀乾为己用，尝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，谓之曰：“司空奕世忠良，今日复建殊勋。朕与卿义则君臣，情同兄弟，宜共立盟约，以敦情契。”殷勤逼之。乾对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何敢有贰？”帝复申前说，乾唯唯。且事出仓猝，不谓帝有异图，遂不固辞。与帝焚香订盟，誓终始不相负，因是帝欲用之。椿曰：“乾若为陛下用，其弟敖曹勇冠三军，雄武无敌，亦可结之，为陛下用矣。”帝大喜，由是朝政军谋，帝专与椿决之，群臣皆不得与。得与闻者，惟南阳王、王思政数人。然南阳虽与其谋，恐事无成，心甚忧之。

一日朝退，独坐阁中，其妃乙弗氏贤而色美，为王所爱敬，无事时，每与谈论世事。妃是日见王默默不乐，问其故。王曰：“我忧高欢当国，将来祸必及我。”妃曰：“王承帝宠甚厚，何畏于欢？”王曰：“天子是他扶立，国政军权皆他掌握。一旦有变，天子且不保，其社稷何有于我？我所以忧也。”妃曰：“此非王一人事，且宽怀过去。”因问欢之宗祖是何等样人。王曰：“我初不知。前日我同高道穆入景明寺闲玩，时欢随尔朱荣入都，与司马子如亦来寺中游玩，在左廊下相遇，欢与子如并肩而行。吾见其容貌特异，声

音宏亮，目视久之。道穆谓予曰：“殿下识此人否？”我曰：“不识。”道穆曰：“此人姓高，名欢，字贺六浑，渤海人也。其上祖名隐，出仕于晋。隐子庆，为燕吏部尚书。庆子泰，为燕都尹。燕亡，泰之子湖，以燕郡太守引兵降于本朝。吾世宗皇帝封为右将军。湖有四子，次子名訢，官为侍御史，犯法坐罪，削职为民，谪徙于怀朔镇。訢与吾家为同姓，与吾父、吾叔叔兄弟行。其去怀朔时，以祖宗神像寄与吾父，曰：“门户衰败，未识流落何所，恐有遗失，幸弟为我留之。且言我父：为将常行仁义，未尝妄戮一人，我虽如此，或子孙尚有成人者，可以此示之。于是遂去，其后不相闻问。我父尝以此谕我兄弟。吾曾看其先像，此子容貌，宛似高湖，但少须耳，乃湖之曾孙也。”我曰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不以像还之？此子神姿秀异，所谓成人者，即其人欤？”道穆乃进前相见，遂入讲室。欢与子如、道穆及我同入共坐。道穆遂请姓氏，欢言之。再请其祖宗名号，欢又言之。道穆因以其祖犯法寄像之言，一一告之。欢整衣而起，向道穆再拜。道穆答拜。欢起，敛手拜曰：“我祖不幸犯法流徙，以公父贤明，寄留先像。今欢幸遇明公，得悉原委。愿请遗像以归，亦公之德也。”因俯首洒泪。道穆曰：“正以君是贤子孙，故欲奉还先像。将军不弃，可往寒家奉还。”欢固辞不肯。乃约次日仍于寺中取像，遂各别去。次日，道穆将遗像入寺，拉吾同往。欢设酒以待，见像展拜曰：“我衣冠族也，而沉沦至此。”因悲不自胜，洒泪如雨。见者皆为惨戚。是日虽置酒，略饮数杯而罢。去后，道穆深叹其孝，异日必成伟器。我自此方知其家世也。”妃曰：“若如此，欢亦名家子也。且为人孝敬，安知其不为魏之纯臣也。”王曰：“汝言儿戏耳。欢有奇才异相，安肯安分守己，久居人下？”妃又问欢之异相若何。王曰：“欢身長八尺，体貌如神，龙行虎步。双眉浓秀，目有精光，长头高额，齿白如玉，肌肤细润，十指如初出笋尖一般。声如裂帛，又能终日不言，通宵不寐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人莫能测其意。性既沉重，识又宏远，实天地异人也。乱阶一作，天命有归。欢若据有天位，我家宗社绝矣。”妃曰：“此王之过虑，欢能终守臣节亦未可知。”王曰：“智者见于未萌，何况已著。近闻一节事，已见欢之无君矣。”妃曰：“何事？”王曰：“欢素好色，姬妾无数。正妃娄氏宽厚贤明，即今上皇后之母。有一姬名桐花，能行妖法，颜色娇美，身体纤弱若不胜衣，而能冲围陷阵，所向披靡，战必大捷，今上封为恒山夫人。从征尔朱兆，庄后逃归秀容，被他擒得，欢竟纳之为妾，宠爱异常。故尔朱文殊亦得袭封王爵。欢以帝后为妾，岂复知上下之分乎？”妃不觉失惊曰：“此事必非虚闻。妾昔与诸王妃入宫见孝庄皇后，其容色光艳，绝世无双，娇颜丽质，虽洛浦神女、嫦娥仙子无以过之。今孝庄崩，后又年少，被欢得之，美色动心，后焉得不失节？但欢有此事，大亏臣节，后事不可量矣。”王曰：“所忧正在乎此。朝廷虽为之备，吾恐事属无成，反速其祸耳。”妃亦为之不乐。

至晚，宴罢而寝。乙弗氏睡去，遂得一梦。梦见天子引兵出西阳门，俄而变为龙，鳞甲虽具，爪角不长，气象甚弱，乘紫云冉冉西去。护从人员一无所见，独南阳王跣足登云，亦化为龙，皆从西去，身亦不觉随之而行。须臾见北方一人，形貌非常，心以为高欢也。仗剑立于大树之顶，威容甚猛。视其树，高有七十余丈。又一人身披金甲，手持白刃，亦在树上，大声呼曰：“大家高欢！”言未绝，欢足生青云，化为一条黄龙，长六十余丈，夭矫于

青云中。风雨骤至，金鳞耀目，火眼睁光，牙爪攫拿，翻覆有势，云雾已遮半天，南阳回避而行。望见西北上又有黑云一片，从地而起。一人仗剑立于云上，仪表非凡，衣服皆黑，发垂垂披于两肩，长与身等，气势甚盛。与南阳相遇，即化为白龙，鳞甲爪牙如玉，其黑云亦遮半天。王虽为龙，大有畏缩之状。仰视红日无光，烟雾迷漫，網緼不散。未几，有彩云一朵从西而来，中有仙花两朵，其大如盘。南阳乘云而去，衔得一朵，擎于爪中。妃心恶之，遂与王相失。随后又见黄龙乘云赶上，亦衔一朵而往。妃不见王，身所无依，甚是恐怖，低首视之，乃身在万仞高山之上，危险难行，不禁失足，惊出一身冷汗而醒。时正五鼓，南阳起身入朝，妃亦起来梳洗。细思梦中景象，国家必有大变，王即无恙，此身恐不得保，呆坐房中，郁郁不乐。少顷王归，以梦告之。王闻默然，既而谓妃曰：“若应此梦，魏室江山必致倾覆。龙者，君象也。欢为黄龙，主有天下。况其父名高树，正应神人所言。白龙庚辛色，只怕西方别有真人为帝。我化为龙，或亦有人君之分，然奄奄不振，亦必受制于强臣之手。徒拥虚名。至衔花一事，主我有重婚之兆。但我与卿结发情深，断无弃卿别娶之理。况高欢亦取一花，理不可解。因取花笺一幅，将梦中所见一一记之，付妃藏好，留为异日之验。后来王为西魏主，蠕蠕国有两公主，一嫁于王，一嫁于欢，而乙弗后遂废死，此梦始验也。正说间，报侍郎王思政来，接入密室相语。思政曰：“今奉帝诏，往说贺拔岳，特来告别。”王嘱之曰：“机不可泄，愿君慎之。”思政曰：“吾改作贾客，潜入关西，相机行事便了。”王曰：“如此最好。”遂别去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贺拔岳镇守关西，军政无缺，四民乐业。岳以行台左丞宇文泰为腹心。泰有文武才，志度深沉，特为岳所器重，言无不听，计无不从。泰年二十有四，尚无正室，身边只有李姬一人，欲待其生子，然后册正。姬生一女，因生时云气满室，取名云祥，即后西魏废帝后也。一日，贺拔岳出长安游猎，驻军华阳城外。众将皆随，泰亦同往。泰见军中无事，私语部下头目三人，易服为游客，入华阳游玩。走过几处街方，忽见挂一算命卜卦招牌，便同三人走入店中，向术者拱手道：“乞将贱庚一排。”术者写下八字，推算一回，便起身道：“此处不便说话，请贵人里面坐谈。”四人走进，术者向泰作揖道：“不知贵人下降，有失迎迓。”泰笑道：“小子是经商的人，何敢当贵人之称？”术者道：“休要瞒我，尊命极贵。目下虽有爵位，未足为奇。一遇风云，飞升云表，必为万民之尊。现在喜气重重，来春定生贵子。”泰又笑道：“我尚未娶室，焉得来年生子？”那术者一闻未娶之言，拍手喜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今日遇着了。”泰骇极，问故。术者道：“老汉是成都府人，云游无定。所以担搁在此者，只为受人之托，必成就其事方去。”泰问：“何事？”术者道：“此间有一长者，姓姚，名文信。积代名家，富而好礼，世居盘陀村。女名金花小姐，年方十八，才貌无双。前日推算其命，贵不可言，定当母仪天下，非寻常人可配。长者欲得贵婿，故留我在此算卜，看有可以配合者，为之作伐。无如所算之命皆非其耦，今贵人之命正是天生一对。既云未娶，老汉愿为执柯，敢求名姓，好去通知。”泰大喜，便以名姓告之，订于明日来讨回音。泰出门嘱三人勿泄。那术者自泰去后，即到姚文信家，

---

網緼(y ny n, 音因晕)——同“氤氲”，烟雾迷茫的样子。

四民——四时指士、农、工、商。

执柯——指作媒。

言有八字在此，是一极贵之婿，不可错过。其夜，金花小姐梦一金龙据腹，正在堂中告知父母，恰好术者到来为媒。文信大以为瑞，一诺无辞。术者报泰，泰即纳聘。贺拔岳知之，劝其即娶。遂停军三日，城内备下公署，共结花烛。合卺之后，泰见金花色美而慧，心下甚喜。于是拜别文信夫妇，共归长安。到家之后，宾朋毕贺，张乐设饮，忙了数日。一日，门上持帖来禀云：“有一人商旅打扮，从洛阳来，要见主人。”泰见帖上名字乃是王思政，心下大骇，吩咐开门，亲自出外接进。施礼坐定，便问道：“侍郎，天子贵臣，何以微服下顾？”思政曰：“偶访亲友至此，特来奉候。”泰曰：“莫非见我元帅乎？”思政曰：“贺拔公也要进候。深慕左丞才智不凡，识权达变，先来一谈。”泰知其意，便请入密室相语。但未识所语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卷 思政开诚感贺拔 虚无作法病高王

话说宇文泰屏去左右，将王思政邀入密室，问其来意。思政曰：“我今至此，特为国事起见。”泰曰：“自渤海王当国，寇乱已平，天下安治，国家尚有何事烦公远出？”思政曰：“左丞以渤海王为何如人？”泰曰：“高王灭尔朱，扶帝室，大魏之功臣也。”思政曰：“吾亦意其如此。孰知灭一尔朱，复生一尔朱。今欢身居并州，遥执朝权，形势之地皆其私人所据，天子孤立于上，国势日危。近欢又纳孝庄后为妾，败常乱纪，于斯为极，宁肯终守臣节哉？帝素知行台与左丞忠义自矢，士马足以敌欢，故特遣我来密相盟约，为异日长城之靠，所以敢布腹心。”泰曰：“高欢之心路人皆知，吾元帅岂肯与之同逆。直以势大难敌，故阳为结好耳。请即同往，与贺拔公议之。”思政大喜，便与泰同来见岳。岳知思政至，忙即请入，下阶相迎。坐定，略叙寒温，思政便以告泰之言告岳，出帝密诏付之。岳再拜而受，因曰：“国步将危，正人臣捐躯效节之日，况有帝命乎？岳敬闻命，不敢有二。”留入后堂，设宴相待。宴罢，思政不敢久留，起身辞去。岳曰：“归奏天子，欢若有变，岳必尽死以报。倘有见闻，当使宇文左丞到京面陈。”思政既结好关西，星夜赶回京师，奏知孝武。孝武曰：“贺拔岳谅无他意。但恐欢终难制，奈何？”斛斯椿曰：“陛下勿忧，臣更有一计，足以除欢。”帝问：“何计？”椿密语帝曰：“有嵩山道士黄平信、潘有璋善行符魔之法，与臣往来亲善，臣尝试其法有验。据云能摄人生魂，用伏尸术，埋而压之，其人必死。只要本人生年月日，贴肉衣服，法无不灵。臣欲害欢，已托其行事。欢之年月日时已有，所少者贴肉衣服耳。又有一术士李虚无，自言能往并州盗之。臣俱留在家中，法物一备，便可动手。可安坐而制其命也。”帝曰：“此法若灵，胜于用兵数倍矣。卿善为之，勿使作事无成，徒人笑。”椿受命而退。

且说高乾与帝立盟之后，绝不知帝有他意，后见帝增加部曲，心甚疑之，私谓所亲曰：“主上不亲勋贤，而招集群小，数遣近臣往来关西，与贺拔岳计议。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外示疏忌，实欲树党。祸难将作，必及于我。”乃密启欢。先是封隆之、孙腾皆有书报高王，言朝廷听任匪人，暗招刺客，潜入晋阳，欲害大王，宜谨防之。欢得书大怒，曰：“帝即忌我，其奈我何？惟刺客当防之耳。”于是日与尔朱后深居内室，侍侧者皆女子，外官非亲信不得常见。三五日一出，经理庶务，四方有要紧文书，皆侍女传递。十日一宴众官，亦不出府，自正厅至寝室共门十有八重，每门设监守官二员，查视出入。其堂内门户，皆妇女关守，莫敢乱行。旧时宴会，非至二更不散，自后日一沉西便即终席。最亲爱者惟孝庄后一人，刺客事亦惟后知之，余无知者。至是又是乾启，心益大怒，乃召乾至并州，面论时事。乾见高王，悉陈朝廷所为，不久定有变动，因劝王受禅，以弭其祸。王急以袖掩其口曰：“司空勿妄言。吾今以司空复为侍中，门下之事皆以相委。”言讫，即令记室作启，奏请乾为侍中。又谓乾曰：“明日是花朝节，当与司空宴于北城府中。”传令百官，明日皆集相府伺候。乾乃拜辞而出。次日，司马子如来见，便与子如偕往北府。正行之次，见一蓬头道人手持团扇，上写善观气色，预识吉凶。高王头踏到来，全不退避。军人拿住，送到马前，道人叩首道：“不知

---

花朝节——我国古代的节日，在农历二月十二日，又叫“百花生日”。

王到，误犯虎威，伏乞释罪。”高王吩咐放去，道人立起身来，只把高王细看。一到北府，众官分班迎接。王入西园，宴已摆设。王坐南面，乾与百官依次坐下。笙歌迭奏，女伶乐妓纷纷进酒。斯时娄妃亦同众夫人在景春园中百娇亭上饮酒赏花，听得乐声嘹亮，问宫人：“何处奏乐？”宫人禀道：“大王在西园宴客。”娄妃暗忖：“高王一月不见，宴罢之后，自然进宫。”便同诸夫人各归内阁。那知高王一心只在西府，阶前方报未时，便即起身，谓高乾曰：“司空早转朝去，今当复为侍中，诸事留心。明日我来饯送。”乾拜谢，王即去。娄妃闻之不悦。子如送王归府，行至中途，复见蓬头道人立在街旁，注视高王。子如心疑，遂命从人带道人归府，问他何以两次冲道。这人曰：“贫道深通相术，今观大王气色，主在今夜即有急病缠身，欲为大王寻一解救之术，故在旁偷视。”子如曰：“你不可乱说，言若不验，定加重责。”吩咐左右将他锁在书房，不许放去。

且说高王回到西府，时已傍晚，便与尔朱后在春风亭上开筵对饮，宫女轮流斟酒，花香人美，十分快意，不觉沉醉。将近二更，月明如昼，思欲下阶闲步。袖拂金杯于地，亲自俯拾。忽一股黑气从地而起，直冲王面，回避不及，觉气冷如冰。后见王色异，慌问：“何故？”王不应，遂与后联坐。再命进酒，连饮数杯，身渐不快，携后手同归寢室。坐方定，垂首大吐，乃就榻以寝，后侍坐榻旁。三更时候，大声呼痛，后急问之，谓后曰：“我太阳如斧劈，痛不可忍。”言未绝，又曰：“我右肋左膝亦发奇痛，未识何故。”后即命宫女执烛，亲自看之。王体素白，是时三处皆青。后惊曰：“乍痛乍青，症甚奇异，当召医者入视。”王曰：“且待天明。”后曰：“王旧日曾有是症否？”王忍痛言曰：“吾自幼多疾，饮食少进，不能受劳。至十岁即能饮酒，赖尉氏姊调护，不至沉醉过伤。年二十始无病，然三十之内体尚瘦弱，不得丰厚。虽居高位，精神未能全美。一到晋阳，肌丰神壮，体日以强，虽应务纷繁，终夕不倦。自此五六年来，疾病全无，故敢恣情酒色，朝夕自娱。旧有值宿医官，吾以无病故，皆令去之。今于半夜出召医者，人必惊疑，故待天明不安，然后去召。”后见王愁眉蹙额，似有不胜痛楚之状，心甚惶急，巴不得天就明亮。一到五鼓，忙即传谕出宫，宣召医官二人。医者入视，诊过脉息，再看痛处，茫无治法。出外拟方，私语侍者曰：“今按大王之脉，别无甚病，三处奇痛莫识所由。恐遇妖魅之物，以致此祸。当启妃主，问明大王，再商所以治之。”内侍曰：“昨夜在后花园饮酒，皆宫女承应，归寝大吐，我问宫女方知。妃主之前不敢禀也。”看官，你道高王此症何来？缘道人即李虚无，欲识高王形像，故两次详视，当街不避，被子如锁在书斋。宿至二鼓，人皆熟寝，乃悄然而起，点灯焚香，念诵秘咒，将黄绢画成高王形像，以法针三只，刺其太阳、右肋、左膝三处，咒毕，藏于鞋履之中，凝神以坐。此处作法，高王三处就痛起来。医者那里识得，虽拟一方，服之其痛不止。

却说司马子如绝早起身就往西府，一来谢酒，二来要验道人之言真假。斯时百官俱集，忽有内侍传令出来，大王昨夜中酒，不能劳动，着刺史尉景饯高司空入京，百官免见。子如心疑，留身入内，问门使曰：“王在里面有何动静？”门使云：“五更即传医官进去诊视大王，未识何病。医官云：‘大王脉象无甚大疾，但太阳、肋、膝三处青肿，奇痛异常，疑为邪气所侵。得

术士解救才可，恐非药石所能效。’”子如听了，暗想道人之言有验，遂令内侍请见。王召入，直至床前，见王有忍痛状，因问曰：“王疾从何而起？”王以后园饮酒，黑气相触告之。子如曰：“昨日送王回府，见那蓬头道人屡次顾王，我带归问之，据云观大王气色主在半夜发疾，我疑其谎，故禁之在室。今言黑气相犯，或有妖孽作祟，何不召之来治？”高王点头，子如遂出召之。未几，道人至，同入内宫。王努力坐起。道人见王再拜，请视痛处。王示之，道人曰：“此无他故，盖中鬼毒也。请以神针，针其患处。”王不许，曰：“吾痛尚不能忍，况又加针乎？且太阳、胁、膝等处，皆非可针之地。汝可别以良法治之。”道人曰：“法虽有，但能暂止其痛，而疾不能除。”王命试之，道人讨净水一杯，画符念咒，以水喷于三处，痛果顿减，便命留之外阁。子如告退。其夜道人独宿阁中，将过半夜，复行邪法。高王痛又大作，倍加于前。后大惊，着令内侍问之，道人曰：“此大王不许用针，故复发耳。”后又令内侍问曰：“除用针而外，可有解救之术否？”道人答曰：“王必不肯用针，尚有一术，但须明夜为之。”内侍问：“何术？”道人曰：“须得大王贴身衣服数件，在东南方捡一僻静之处，待贫道作法，则鬼毒可解，大王便得安宁。”内侍进述于后。后见王闭目忍痛，不去告知，便唤宫女将王换下贴身衣服数件，放一匣内，付与内侍。便命明日与道人同往，捡一僻处，在内作法，不许放去。内侍领命，将衣服交与道人，道人大喜。次日，谓内侍曰：“我旅店正在东南方，与汝同去。”至店，内侍紧紧守定。是日，子如到府问候，知疾复作，大为忧疑。后亦时刻不安。那道人到夜托言作法，云：“外人不可窥伺。”令内侍宿在外边，闭户独处。半夜时候，将高王衣服藏起，取破衣数件放在匣内，书符数道，封固匣口。乃将高王所画形像拔去三针，取像焚之。天明，出谓内侍曰：“我法已施，大王自然安矣。”与内侍同到府中，交还衣服。果然王到三更其疾若失，痛患尽除，起身谓后曰：“此病速来速去，甚为可怪。”后乃以道人作法解救告之，王曰：“若是有验，道人之功不小。吾今日且出理政务，以解内外之惑。”梳洗方毕，内侍捧匣以进，言道人叮嘱，此匣不可轻开，开则恐疾复发。王命谨而藏之，因问：“道人何在？”内侍曰：“在外。”王命厚赏之，送往清霄宫居住。清霄宫者，晋阳第一道观也。道人辞曰：“我为解大王之厄而来，非贪赏也。吾事已毕，便渡江去矣。”内侍挽之不住，进报王，王益重之。

时段韶从京师回，到府求见。王命召入，细问朝事。韶言：“帝以斛斯椿为心腹，出贺拔胜为荆州，遣王思政到关西，皆为王故。其深谋密计，不能尽知。臣因定省久虚，上表回来。”王叹曰：“我不负帝，帝今负我。古人云‘功高震主者身危’，正我之谓矣。”又谓段韶曰：“汝在此受职，不必再往京师了。”段韶受命而退。次日，接得肆州文书，报有阿至罗引兵十万，来攻肆州，所过残破，乞发兵救援。诸将皆言宜救。王曰：“朝廷自有良谋，何烦我去征讨？”兵不发。饿而，朝廷亦有诏至，催王发兵，王故迟之。司马子如谏曰：“肆州与晋阳连界，肆州危，晋阳亦不得安。”王曰：“我岂不知，特恨朝廷急则用我，缓则忌我耳。至罗虽强，闻吾兵发，其心必怯，遣使谕以威福，可以不战而屈也。”乃发书于至罗，劝其归顺。至罗亲见使者，曰：“高王有命，我不敢抗。”引兵退归旧境，此话不表。

且说李虚无已回洛阳，备诉骗取衣服之事。斛斯椿及有璋、平信皆大喜，

共入密室，推算年命，其年高王正三十八岁。平信曰：“欢今年别无大悔，三月春残，主有小悔，可以助成吾术。过此则皆吉星临命，不可复制矣。”遂缚一草人，穿其衣服，又画一人形，压在草人身上，共埋地下。日夕书符作法，招其魂魄，相戒：“不可乱动，到三月十五子时三刻其命自绝。此伏尸之术，未有能免者。”正是：

擎天手段难逃死，盖世英雄即日休。

未识高王性命若何，且听下回细述。

## 第二十九卷 妖术暗侵凶少吉 神灵阿护死还生

话说高王因触黑气致疾，疑系尔朱旧第万仁在内为祟，择地东城另建新府。日夜督造，限在速成。然精神日减，寒热时作。隔三四日出理军情一次，不胜劳倦。医官时时进药，百无一效。一日，新府成，王自临视，庭院深沉，楼台重叠，金碧辉煌，各极土木之巧。择于三月初三，同尔朱后迁进。题其寝宫曰：“广寒仙府”，珠帘绣户，仿佛瑶台曲室兰房，迥非人境。百官入贺，皆令免见。至晚，与后并坐对饮，笑谓后曰：“卿是阿娇，此处可当金屋否？”后微笑。又曰：“前日得病，以府第不安，因急过此，想得安静矣。”言未绝，王忽目闭口噤，鼻血如注，身坐不稳，渐下座来。后及左右皆大惊，急起扶之，已昏迷不省人事。后正无计，见神气将绝，且泣且呼。乃依时俗解救暴死之法，命宫女取外祠纸钱焚于庭下，取酒酬地，须臾鼻血少止。俄而口开，后遂取姜汤灌之。良久乃苏，瞪目视后，但不能出声。后即扶之入寝。约有两个时辰，王忽长吁，泣谓后曰：“我几不复见卿。”后问：“王何若此？令人惊绝。”王曰：“我正与卿讲话，眼前只见一人，身長丈余，头裹黄巾，手执文书一纸，告我曰：‘主司有请。’我问：‘主司何人？你敢擅入。’方欲叱之，此人进步将我咽喉捻住，两目黑暗，不知南北。耳中闻卿唤我之声，开口不得。魂摇摇渐觉离身，忽有火光从顶门出，喉间才得气转，开目见卿。至今喉痛、眼疼，遍体无力，看来吾命不久矣。”后闻言泪下，勉强安慰曰：“大王神气虚弱，故见神见鬼。宜报知世子，召医下药，调理元气，自然平复。”王点头。

天明，即召世子。世子闻召，即到新府拜见，又拜见庄后。王谓世子曰：“我二月中得病，淹留至今，昨夜更加沉重。你母在北府尚未知道，你归言之。”说罢，便令出宫。世子退立中堂，请见尔朱娘娘。娘娘移步出来，世子曰：“父王所犯何病？儿实不知，求娘娘细言其故。”后乃以前日若何发病，若何得安，昨夜若何昏迷，一一告之。世子听罢，大惊失色曰：“父病深矣，当急医治。诸事全赖娘娘调护。儿且归报吾母，再来问候。”道罢告退。世子归见娄妃曰：“今日去见父王，卧病在床，十分沉重。”娄妃惊问：“何病？”世子备述后园饮酒，黑气相触，顿发奇痛。因疑尔朱兆作祟，迁居新府，不意昨夜鼻血如注，昏迷过去，半夜方醒，病势较前加重。娄妃闻知大惊，因问曰：“新府陪侍何人，乃尔留连忘返？”世子曰：“此事父王不许泄漏，故不敢告知。今日为母言之，新府美人乃是尔朱皇后。”娄妃曰：“后何以在此？”世子曰：“后被恒山夫人擒归，父王悦其色美，遂尔收纳，朝夕不离。”娄妃曰：“臣纳君妻，事干名义，汝父奈何为此？汝今夜当在阁门外寝宿，病势轻重当告我知。”世子再拜而退。娄妃嗟叹不已。少顷，诸夫人闻王疾，皆来问信。娄妃以实告之，无不惊忧。妃乃谓桐花曰：“大王纳尔朱后，汝何以瞒我？”桐花曰：“大王有命，不许告知。但罪实在妾，若不擒之以归，何至为王所纳。”众夫人曰：“此女容貌若何？”桐花曰：“若说容貌，果然天姿国色。我见犹怜，大王焉得不爱？”忽有使至曰：“大王疾病少可，已进汤药。”众心稍安。妃欲自往问病，先遣宫使启请。王命勿往，妃不悦。

要知高王并非疾病，特为妖术所制。一到黄昏，遂发昏迷，口鼻流血，遥见羽仪仗仗停在翠屏轩侧，黄巾人等拥满床前，邀请同往，魂飘飘欲去。亏有两个力士似天丁模样，一个手持宝剑，一个手擎金瓜，侍立床前卫护，

黄巾不敢近身。至四鼓方醒，夜夜如此，故肌肉消瘦，自惧不保。一日，召世子吩咐曰：“吾吉凶难料，但军务不可废弛。你传我命，叫襄泰引兵三千，去巡恒、肆二州，即偃伏至罗；彭乐引兵五千，移屯平阳；段韶权领镇城都督，领骁步五千，守御并州；韩轨镇守秀容，就令兼督东京关外诸军事；子如可参府事；张亮可令入直。其余头目诸将，各依旧日施行。明日，替我各庙行香，祭告家庙。”世子一一领命，才出阁门，忽报大王仍复昏迷，口鼻流血。世子大惊，忙问医官：“父王究何病症？”对曰：“臣等昨日诊王之脉，外冷内热。今日诊之，又外热内寒，此系祟脉，必有妖魅作祟，所以日轻夜重。”世子闻之，甚加忧虑。明日，王病小可，恐众心不安，强乘步舆，出坐听政。堂上设金床绣帐，旁列执事宫女十二人，皆典外内文书笺表之类。王既升堂，乃召合府大小文武官员参谒。谒罢，略谕数语，尽皆命退，独召天文官，问之曰：“卿观天象有何变异？”天文官对曰：“天象亦无大异，但台辅星不明，邪气蒙蔽，主上有不测之灾。”王曰：“此气起于何时？”对曰：“三月初三夜间已犯此气，近日或明或暗，未尝有定。疑下有伏尸鬼为祸，故大王不得安也。”王曰：“何为伏尸鬼？”对曰：“天上月孛、计都两星为灾，此所谓伏尸也。今大王所犯，必有怨王者在暗中作魇魅之术，以乱气相迷，使王精神日损。幸命中尚有吉耀相临，可无妨也。”

至酉时，王复升舆入内，因想：“内外左右莫敢作怨，止有恒山夫人素通妖术，未纳庄后时恩爱无间，今把他冷落，或生怨望，暗中害我，亦未可知。须召他到来，以夫妇之情动之，自然改心救我。”踌躇已定。其夜病发如故，明日往召桐花。桐花谓娄妃曰：“大王召妾，未识何意？”妃曰：“妹多才智，妹去我亦放心，宜即速往。”桐花至新府，王正高卧，庄后侍坐床前。桐花入，与后见过，便揭帐一看，见王形容憔悴，不觉泪下。王携其手，谓之曰：“卿来，娄妃知否？”桐花曰：“是妃命我来，未识大王何以消瘦至此？”王曰：“我病无他，据覘象者言，有人怨我，暗里行魇魅之术，使病日增。至昏迷时，有黄巾人等前来相逼。卿素有灵术，欲卿作法驱之，以解吾厄。不然，恐成长别也。”桐花曰：“妾等全靠大王一人，苟急难有救，虽粉骨碎身，亦所不辞，妾何敢违命？但恐非妾之术所能制耳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高王见其意诚，亦泣，因言：“前日道人救解，要我贴肉衣服三件，用为法物，方得痛止。”桐花问：“道人何在？”王曰：“已去。”桐花道：“大王莫非被他误了？既已解救，何又病根缠绵？且要王衣服，大有可疑。”王曰：“衣服已经交还，现在封固匣中，戒勿妄动，动则病发。”桐花曰：“既如此说，匣既未开，为何病发？妾意道人决非好人，必有欲害王者使来盗王衣服，以为魇魅之计。”王悟，遂命取匣开之，果破衣数件，并非王服。王与后皆大惊。王谓桐花曰：“非卿多智，不能破其奸也。为之奈何？”桐花曰：“妾请试之。”遂入密室，仗剑念咒，取净水一杯，埋于寝门之前。是夜，王方昏迷，逾时即醒，谓桐花曰：“顷睡去，见寝门前成一大河，无数黄巾隔河而望，不能过来，因此遂醒。此皆卿之功也。”

且说潘有璋在京日夜作法，不见高王魂魄摄到，乃召神使问之。神使道：“高王床前有九真宫游击二将军，奉九真之命，差来卫护，不容近前。又有一妇人在彼作法，寝宫前有大河阻路，因此不能摄其魂魄。”于是有璋复加

---

月孛（bèi，音贝）、计都——两星宿名。

秘咒，禁绝床前二曜，使不得救护。又书符数道，焚化炉中，使黄巾力士前无阻路。吩咐道：“刻期已到，速将生魂拘至，不得有违。”力士奉命而去。果然妖术利害，高王那夜血涌如泉，昏迷欲死。后及桐花守至半夜，渐渐气息将绝，惊惶无计，相对泣下。忙召世子进来，世子见王危急，悲痛欲绝，只得跪在庭前，对天祷告。时三月十五子时也。良久，口中渐有气出，血亦止，两眼微开微闭，渐能言语，见世子在前，谓曰：“我几不返人世矣。顷我冥目昏沉之际，见黄巾复来，各仗一剑飞渡大河。床前向有二将挡住，至此不见，遂被黄巾相逼，不得自主，只得随之而去。其行如飞，我亦自料必死。行至半途，忽有一队人从到来，马上坐一贵人，冠服俨如王者，当前喝住，赶散黄巾。牵过一骑，教我乘坐，送我归来，言：‘我是晋王，庙在城西，闻王有难，特来救护。明日有人在我西廊下，其事便见分晓。自后黄巾不敢来扰矣。’行至寝宫门口，把我一推，我便醒转。明日，你早去庙中行香，即带子如同往，细加察访。”众皆大喜。又谓世子道：“汝母处可令知之，以安其心。”世子道：“儿见父王危急已遣人去报。今幸得安，又遣人去矣。”时娄妃在北府，初闻王信，与众夫人相对哭泣，及后使至，言王可保无事，心下稍安。

世子坐至天明，召子如至，诉以王言，便同乘马到庙，只带亲随数人。道士接进，先向殿上焚香，参谒神像，世子跪下祷谢。拜毕起身，道士进茶，便同子如步入西廊。只见一人急急走避，子如视其人颇觉面善，忽然想着：“乃是斛斯椿家人张苟儿，为何在此？必有缘故。”即唤众人拿住，将他带到府中。世子不解，子如曰：“少顷便知。”遂同往子如府中密室坐定。带进鞫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来此何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石方，到此买马。因有同伴二人住在庙中，故到庙相寻。”子如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对曰：“不认得。”子如笑道：“你不识我，我却识你。你是斛斯椿家人张苟儿，何得瞒我。”那人听了失色，叩头道：“小人实是斛斯家人，因奉主命到此，下书于东陔关张信甫。”子如道：“皆是谎语。你是侍中亲信家人，差你到此，必有别故。快快招出，免你一死。”世子喝令左右：“拔刀侍候，倘有支吾，即行斩首！”苟儿坚口不承。子如吩咐锁禁，遣人到庙，押同庙主，拿他伴当二人。未几拿到。不令与苟儿相见，在内厅排列刀斧，将他绑缚跪下，喝道：“你们是斛斯椿家人，你主人情事张苟儿已经招承。你二人也细细供来，倘有一言不符，立时死在刀下。”那二人吓得面如土色，算来苟儿已供，难以抵赖，遂将斛斯椿留道人在家魇魅高王情事一一供出。然后带上苟儿问曰：“你家主暗行魇魅之术，欲害高王，我已尽知。你还敢隐否？”喝叫：“用刑！”苟儿见事已败露，受刑无益，只得吐实。世子问：“妖道何名？”苟儿说：“一名黄平信，一名潘有璋，一即来盗衣服之李虚无也。”又问：“所行何法？”苟儿曰：“闻说是伏尸之法，将王衣服穿在草人身上，埋压地下，云在三月十五子时王必命绝，故差小人来此打听。此皆主人之命，事不由己，伏乞饶死。”世子听罢，大怒道：“含沙射影，小人伎俩！堂堂天朝而暗行毒害，宁不愧死！”子如曰：“若非大王有福，险遭毒手。”遂命将三人监下。世子急归新府，走进寝门，遇见桐花问：“王安否？”桐花

---

曜——此处指日、月二神。

含沙射影——传说有一种叫蜃的动物，在水里含沙喷射人的影子，使人生病。后用“含沙射影”比喻攻击或陷害人。

曰：“大安。”遂同至帐前见王。遂将到庙拿获荀儿、审出朝廷暗行魇魅情事一一告知。王叹曰：“我何负朝廷，而必置我于死地？我今不得不自为计矣。”吩咐将荀儿等好行监守，勿令其死，以为异日对证。世子出，门吏进报恒州术士高荣祖、山东术士李业兴至。盖王病重时召来禳解者也。世子见之，细述其故。二人曰：“此二妖道，吾等皆识之。平信法力有限；有璋善持符咒伏尸之术，实足害人性命。今幸法已破，除却此术，余法皆可禳解，不足虑也。”世子大喜，启知高王，将二人留住府中。王自此气体平复，精神渐强，事无大小皆专行之，不复稟命于帝矣。但未识平信、有璋在斛斯椿家再行何术，且听下卷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卷 宇文定计敌高王 侯莫变心害贺拔

话说斛斯椿自行魇魅之后，屡遣人到并州打听高王消息，闻王有病不能出理军政，深信法术有灵，暗暗奏帝，不胜欣喜。道士有璋尤日夕作法，摄其三魂六魄，等待三月十五功满，高王一定身亡。那知时刻已到，杳无动静，有璋惶急，谓椿曰：“此人福命非常，暗中已得救护，事不济矣。”椿大惊失色曰：“此人不死，吾辈终无葬身之地。为之奈何？”次日，帝召问，椿以实奏。帝不悦曰：“为之无益，徒成画饼。倘为所知，益增仇恨矣。”椿曰：“此事甚秘，欢何从知？但其耳目甚广，恐在京勋贵有泄漏者。”帝曰：“司空高乾前与朕立盟不负，今复贰心于欢，泄漏机密。欢奏之为侍中，朕不许。又求为徐州刺史，其意叵测。朕欲诛之何如？”椿曰：“乾与欢乃同起事之人，往来常密，其泄漏朝廷机密无疑。今亦发其私盟事，告之于欢，则欢亦必疑有贰心，乾乃可诛矣。”帝从其计，乃下诏于欢曰：“高乾尝与朕盟，数言王短。今在王前，复作何说？王可直奏，以执离间之口。”高王见诏，以乾与帝盟，亦恶之。即取乾前后数启，遣使封上。帝乃召乾至殿，对欢使责之。乾曰：“陛下自立异图，乃谓臣为反复。人主加罪，其可辞乎？”遂赐死。帝又密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其弟敖曹。敖曹闻其兄死，知祸必及己，先伏壮士于路，执绍业，得敕书于袍领，遂将十余骑奔晋阳。王闻乾死，深悔负之，见敖曹，抱其首哭曰：“天子枉杀司空，令我心恻。”悲不自胜。敖曹兄仲密为光州刺史。帝敕青州刺史断其归路，仲密亦间行奔晋阳。王皆任之为将。王病愈，犹未至北府与娄妃相见。一日，桐花先归，妃见之，问王起居。桐花曰：“大王容颜如旧，当即来也。”俄而王至，执妃手，深谢不安。众夫人及儿女皆来拜贺。王曰：“幸邀天佑，复得与卿等相见。然天下事尚未可知，我断不学尔朱天宝，受其屠割也。”妃曰：“天下谅无他变，王静守并州，且图安乐可耳。”是夜，王宿娄妃宫，私语妃曰：“吾纳孝庄后，谅卿已知，卿度量宽宏，定不怨我。但彼此各不相见，究非常理。今后怀孕将产，如得生男，欲屈卿往贺，彼此便可会面，未识卿意允否？”妃曰：“木已成舟，见之何害？临期妾自来贺也。”王大喜，作揖谢之。隔数日，后果生子，名湊，字子深，王第五子也。三朝，娄妃备礼往贺，与孝庄后相见，平叙宾主之礼而还。自此两府往来无间。今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关西贺拔岳受帝密诏，共图晋阳，然惧高王之强，怀疑不安，乃与宇文泰议之。泰曰：“近闻高王有病，不能理政，未识信否。公当通使晋阳，一探消息，审其强弱何如，然后可以为计。”岳乃遣行台郎冯景诣并州。王闻岳使至大喜，曰：“贺拔公讵忆我耶？”乃即召景入见。景至殿下再拜，呈上岳书。王览毕，召上赐坐，谓之曰：“孤蒙行台不弃，烦卿至此。但破胡出镇荆州，何无一使相通？行台处曾有使至乎？”景曰：“无之。”遂命设宴外庭。宴罢，送归驿舍安歇。三日后，景辞归。王复召至殿上，与景歃血，约岳为兄弟。景归，言欢礼意殷勤，欲申盟好，相期行台甚厚，究未识其真假。宇文泰曰：“欢奸诈有余，未可遽信。”泰请自往观之。岳曰：“左丞去可得其真心，但使者亟往，恐动其疑，奈何？”泰曰：“欢纳尔朱后为妾，近闻生子，内外百官皆贺。今备礼仪数事，托言往贺，彼不疑矣。”岳曰：“善。”乃以泰充贺使而遣之。泰至晋阳，投馆驿安歇。明日，叩辕求见，将贺启礼仪先行呈进。王接启，知来使是宇文泰，即传进见。泰至阶下再拜，王见其相貌非常，眼光如曙，召上问曰：“君即宇文黑獭耶？虽未谋

面，闻名久矣。”命坐，赐茶。泰曰：“前使回，贺拔行台知王有添子之喜，遣泰前来拜贺。薄具土宜，乞王赐纳。”王曰：“此何足贺，劳卿跋涉，足感行台之念，我不忘耳。”遂命设宴堂上，亲自陪饮。暗忖：“黑獭形貌决非凡物，不若留之晋阳，庶免后患。”酒半酣，谓之曰：“卿北人也，宗族坟墓皆在于此，卿事贺拔公，何不事我？卿能屈志于此，定以高官相授。”泰下席再拜曰：“大王重念小臣，曷敢违命。但臣奉行台之命而来，若贪富贵留此不返，则失事人之道。臣失事人之道，王亦何取于臣？愿还关西，复命后来事大王，俾臣去就有礼。”王见其言直，遂许之。宴罢，泰拜退，不回馆驿，带了从人，飞马出城逃去。王次日复欲执而留之，报言已去。差轻骑往追，泰已逃进关中。不及而返，王深悔之。泰回长安，复命贺拔岳曰：“高欢状貌举止，决不终守臣节，其所以未篡者，正惮公家兄弟耳。侯莫陈悦之徒非所忌也，公但潜为之备，图之不难。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，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有胜兵三千余人，灵州刺史曹泥、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各拥部众，未有所属。公若移军近陇，扼其要害，震之以威，怀之以惠，可收其士马，以资吾军。西辑氐羌，北抚沙塞，还军长安，匡辅魏室，此桓、文之功也。”岳闻其言大悦，复遣泰诣洛阳见帝，密陈其状。帝大悦，加泰武卫将军，使回报岳，许以便宜行事。八月，帝以岳为都督雍、华等二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又割心前之血，遣使者赍以赐之。岳受诏，遂引兵西屯平凉，以牧马为名。斛拔弥俄突、纥豆陵伊利以及费也头、万俟受洛干、铁勒、斛律沙门等，皆附于岳。秦、南秦、河、渭四州刺史同会平凉，受岳节度。唯灵州曹泥素附晋阳，不从岳命。岳自是威名大振，兵势日强。又以夏州为边要重地，必得良刺史以镇之。非其人不可任，众皆举泰。岳曰：“宇文左丞吾左右手，何可离也。”沉吟累日，无一能胜此任者，不得已，卒表用之。

且说高王闻岳屯兵平凉，招抚边郡诸部落，乃使长史侯景往招纥豆陵伊利，使归顺晋阳。伊利新受关西之命，不从。景还报，王大怒，乃引兵三万，亲率诸将袭之。伊利拒战于河西，大败。生擒伊利以归，遂迁其部落于河东。帝闻，让之曰：“伊利不侵不叛，为国纯臣，讵有一介行人先请之乎？”王奏曰：“伊利外顺天朝，内实包藏祸心。及今不除，必为后患，臣所以不待上告而伐之也。专命之罪，臣何敢辞？”又欲探帝旨意，托言天下已定，表辞王爵，解军权。帝亦知其诈，不允所请，下诏慰谕。又请所封食邑十万户分授诸将佐，以酬建义讨贼之勋。帝乃从之，减其国邑十万户。

再说贺拔岳闻知伊利被擒大怒，谓诸将曰：“伊利新降于我，欢竟灭之，是使我不得有归附之徒也。今曹泥附彼，我亦起兵灭之，以报伊利之役何如？”众不欲行。乃使都督赵贵往夏州，与宇文泰谋之。泰曰：“曹泥孤城阻远，未足为忧。侯莫陈悦贪而无信，宜先图之。”贵归，以泰之言告岳。岳曰：“陈悦新受帝旨，许我同心为国，岂有他意？若不灭曹泥，是使人皆惧欢而不畏我，何以威众？”遂起师，召悦会于高平，共讨曹泥。

先是高王患贺拔岳、侯莫陈悦之强，右丞翟嵩曰：“嵩乞凭三寸之舌间之，使其自相屠灭。”王大喜，遣其潜入关西。嵩至渭州，假作江湖相士，赂门者求见陈悦。悦见嵩一表非俗，应答如流，深敬异之，遂留府内，与之日夕谈论，甚相得。因问嵩游历四方，所识贵人有几，而极贵者为谁。嵩曰：“吾相人多矣，莫如高晋阳是一代伟人，非目前王侯辈所及。且相不徒在形

貌间也，其人深沉有度，求贤若渴，有功必赏，故能纠合智勇，芟除寇乱。以尔朱百万之众取之如拉朽，所谓‘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’，此其人也。”悦闻心动，因曰：“吾欲结好高王久矣，虑其不信我也。”嵩曰：“将军果有意结好，吾为将军先容何如？”悦曰：“君与高王有旧乎？”嵩曰：“不惟有旧，吾实王之右丞翟嵩也。王慕公英名，故特遣我到此密订盟好。”悦大惊，起身致敬曰：“不识右丞光降，连日多罪。如高王果有念我之心，敢不执鞭以从？”嵩又言高王许多好处，悦求附恐后。一日，忽报长安有文书至。悦视之，乃召其会兵高平，进讨灵州，暗想：“吾欲附欢，而讨其所附不可。然违岳命，则先触恶于岳，又不可。”因与嵩商之。嵩问悦曰：“制人之与受制于人孰善？”悦曰：“制人善。”又曰：“独据一方与分据一方孰善？”悦曰：“独据善。”嵩曰：“然则公可以无疑矣。为公之计，公承岳召，即引兵赴之，使岳不疑。然后乘其间而图之，诛其帅，抚其众，内据关中之固，外得晋阳之助，称雄一时，天下畏服，何至鳃鳃然受制于岳哉？”悦曰：“公言诚是，吾计决矣。”乃引兵三万进与岳会。岳不知其有异，闻其至大喜，坦怀待之，数与宴语。长史雷绍谏岳曰：“悦意叵测，宜谨防之。”岳不以为然，使悦将兵居前。行至河曲，悦诱岳入营商论军事。坐未久，悦阳称腹痛而起，其婿元洪景猝起不意，拔刀斩岳。岳左右惶愕，皆散走。悦遣人谕之曰：“我别受旨，止取一人，诸君勿怖。”众疑出自帝意，皆不敢动。而悦既斩岳，以为大事已定，不即抚纳其众。一面遣嵩归报高王，一面引军入陇，屯兵水洛城。于是岳众散还平凉。岳将赵贵诣悦请岳尸，悦许之，贵乃葬之高冈。岳死时年二十八。悦军中皆相贺，行台郎中薛愷私谓所亲曰：“主帅才略素寡，辄害良将，吾属今为人虏矣，何贺之有？”

当是时岳众未有所属，诸将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长，推使总诸军事。洛素无威略，不能齐众，乃自请避位，另推贤者为主。赵贵曰：“宇文夏州英略冠世，远近归心，赏罚严明，士卒用命。若迎而奉之，大事济矣。”诸将或欲南召贺拔胜，或欲东告魏朝，犹豫未决。都督杜朔周曰：“远水不能救近火。今日之事，非宇文夏州无能济者。赵将军议是也。吾请轻骑告哀，且迎之来。”众乃从之。朔周驰至夏州，以岳死告泰，泰对众大恸曰：“此必晋阳有使，与悦通谋，以害元帅。若不杀悦报仇，非丈夫也。”朔周请其速行，泰乃与将佐宾客共议去留。前太中大夫韩褒曰：“此天授也，又何疑乎？侯莫陈悦井底蛙耳，使君往，必擒之。”众以为悦在水洛，去平凉不远，倘若已有贺拔之众，图之实难，愿且留以观变。泰曰：“悦既害元帅，自应乘势直据平凉，而退屯水洛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夫难得易失者时也，若不早赴，众心将离。”时有都督弥姐元进阴谋应悦，泰知其谋，与帐下亲将蔡祐谋执之。祐曰：“弥姐元进会当反噬，不如杀之。”泰乃阳召弥姐元进及诸将入计事，坐定，泰曰：“陇贼逆乱，害我元帅，当与诸人戮力讨之。诸人似有不同者，何也？”言未毕，祐被甲持刀直入，瞋目谓诸将曰：“朝谋夕异，何以为人？今日必断奸人首！”举坐皆叩头曰：“愿有所择。”祐乃叱弥姐元进下，斩之，并诛其党。因与诸将同盟讨悦。泰谓祐曰：“吾今以尔为子，尔其以我为父乎？”祐字承先，高平人，勇冠三军，素有胆略，助泰成事者也。泰发夏州，令杜朔周引兵一千，先据弹箜峡。时民间惶惧，逃散者多，

---

芟 (shàn, 音山) 除——除去。

鳃鳃 (xī, 音洗) ——忧惧的样子。

军士争欲掠之。朔周曰：“宇文公方伐罪吊民，奈何助贼为虐？”约束军士，秋毫无犯。于是远近悦附，兵行无阻。但未识泰到平凉，若何进讨陈悦，且听下卷再说。

### 第三十一卷 黑獭兴师灭陈悦 六浑演武服娄昭

话说高王闻贺拔岳死，军中无主，以为得计，便遣长史侯景领轻骑五百，前往平凉抚其余众，不许迟误。景受命，星夜赶行。行至安定郡，正与宇文军相遇。泰方午食，闻士卒报道：“高王长史侯景引兵往平凉招抚。”泰食不及毕，吐哺上马，出与景会，厉声谓曰：“贺拔公虽死，宇文泰尚在，君来何为？”景闻言失色，徐对曰：“我犹箭耳，唯人所射。”遂不敢前，引军而还。泰见景退，急往平凉进发。至则易素服，拜岳灵前，放声大哭，泪流满面。三军之士无不悲哀。乃进诸将而谓之曰：“陈悦敢害元帅者，晋阳实使之。诸君既推我为主，须用我命。一大仇宜报，一王命宜遵。不灭陈悦，无以伸主帅之恨；不拒晋阳，无以恤国家之难。诸将有不附国而附欢者，听使去。毋得心怀疑贰，以干大戮。”诸将皆拜伏曰：“唯将军命。”泰于是权摄军事，号令严肃，众心始有所属。朔周回军见泰，泰知其严谕军士，不许掠民，大喜，握手劳之。朔周本姓赫连，因令复其旧姓，命之曰达。侯景回报高王，王复使景与代郡张华原、太安王基往平凉劳泰。泰不受，欲劫留之，谓三人曰：“留则共享富贵，不留命尽今日。”华原曰：“明公欲胁使者以死亡，此非华原等所惧也。”泰乃遣之。三人还，言于欢曰：“黑獭雄杰，异日必为王患。请及其未定举兵灭之，庶无西顾之忧。”欢曰：“卿不见贺拔、侯莫乎？吾当以计拱手取之。”时孝武帝闻岳死，大惊，谓斛斯椿曰：“岳忠心为国，朕方倚以敌欢，今为贼臣所害，朕失一助矣。”椿曰：“岳死军无主，悉召其兵将入京，以为禁卫，亦足壮吾国威。侯莫陈悦亦召赴洛，以弥后患。”帝从之，乃遣武卫将军元毗，慰劳岳军及侯莫陈悦之众，并召还京。毗至平凉，泰率诸将来见。毗宣帝旨，泰曰：“吾等得为天子禁旅，甚善。但陈悦既附于欢，害我元帅，恐其不受帝命。公且留此，遣使以帝命召之，看其去留若何。”毗从之，以诏往，悦果不应召，泰谓毗曰：“悦不奉诏，恃有欢也。吾军若去，关西非国有矣。此不可以不虑。”毗深然之。泰乃因毗归，附表以闻。其略云：

臣岳忽罹 非命，都督寇洛等令臣权掌军事，奉诏召岳军入京。今高欢之众已至河东，侯莫陈悦犹在水洛。士卒多是西人，顾恋乡邑，若逼令赴阙，悦蹙其后，欢邀其前，恐败国殄民，所损更甚。乞少赐停缓，徐事诱导，渐就东引，庶几免祸于目前，而得图报于异日。

帝览表从之，即以泰为大都督，统领贺拔之军。

先是贺拔岳以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。大都督岳死，虎奔荆州，说贺拔胜，使收岳众，胜不从。后闻宇文泰代岳统众，乃自荆州还赴之。至阆乡为人所获，送洛阳。帝方谋取关中，得虎甚喜，拜卫将军，厚赐之，使就泰。遂与泰共谋讨悦。泰方起兵，先以书责悦曰：

贺拔公有大功于朝廷，身受一方之寄。君名微行薄，贺拔公荐君为陇右行台，恩至渥矣。又高氏专权，君与贺拔公同受密旨，屡结盟约，而君党附国贼，共危宗庙。口血未干，匕首已发。负恩反噬，人人切齿。今吾与君皆受诏还阙，今日进退惟君是视。君若下陇东迈，吾亦自北道同归。若首鼠两端，吾则整率三军，指日相见。

时有原州刺史史归素为岳所亲任，河曲之变反为悦守。悦遣其党王伯和、

罹（lí，音离）——遭受困难或不幸。

渥（wò，音握）——优厚。

首鼠两端——犹豫不决、欲进又退的样子。

成次安引兵二千助之，镇守原州。泰恶之，乃遣都督陈崇帅轻骑袭之。崇乘夜将十骑直抵城下，伏余众近路，约曰：“俟吾进城则鼓噪以前。”归见骑少，全不为备。崇即入据城门。会高平令李贤及弟远、穆在城中为内应，于是中外鼓噪，伏兵悉起。史归败走，擒之。并执次安、伯和二将。解至平凉。泰遂令崇行州事。泰至原州，众军毕集。悦闻之大惧，问计于众将。南秦州刺史李弼谓悦曰：“贺拔公无罪而公害之，又不抚纳其众。今宇文夏州率师以来，声言为主报仇，人怀怒心，其势不可敌也。为公计，宜解兵谢之，以求其退。不然必及于祸。”悦不从。是时泰引兵上陇，军令严明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大悦，归附益众。军出木狭关，雪深数尺，众将欲止。泰曰：“兵乘雪进，此正兵法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一举可灭之时也，奈何失此机会？”于是倍道兼行。悦闻之，退保略阳，留万人守水洛。及泰至，其兵即降。泰据水洛，遣轻骑数百趋略阳。悦又退保上邽，召李弼拒泰。弼知悦必败，阴使人诣泰，请为内应，泰大喜。悦方恐孤城难守，走保山险。弼诳其下曰：“侯莫陈公欲还秦州，汝辈何不束装？”弼妻，悦之姨也，众咸信之，争取上邽。弼先据城门以安集之，遂举城降泰。泰即以弼为原州刺史。其夜悦出军将战，军自惊溃。又悦素猜忌，既败，不听左右近己，与其二弟及子，并谋杀岳者七八人弃军进走。数日之间盘桓往来，不知所趋。左右劝向灵州曹泥，悦从之。自乘驴，令左右皆步从，欲自山中趋灵州。泰使其将贺拔颖追之。悦过山岭，行六七里，望见追骑将近，遂缢死于荒郭。追兵至，斩其首以献于泰。泰入上邽，设岳位，以悦首哭而祭之。三军悲喜。引薛慳为记室参军，收悦府库，财物山积。泰秋毫不取，皆以赏士卒。左右窃一银瓮以归，泰知而罪之，取以剖赐将士，由是归附者益坚。

时幽州刺史孙定儿党于悦，有众数万，据州不下。泰遣都督刘亮袭之。定儿以大军去州尚远，不为备。亮先竖一纛于近城高岭，自将二百骑驰入城。定儿方置酒宴客，猝见亮至，众皆骇愕，不知所为。亮麾兵斩定儿，遥指城外纛，命二骑曰：“出召大军。”城中皆慑服，不敢动。泰闻捷，即命亮行幽州事。先是故氏王杨绍先降于魏，至是逃归武兴，袭执凉州刺史李叔仁，夏称王。于是氏、羌、吐谷浑所在蜂起。自南岐以至瓜膳，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。泰乃令李弼镇原州，拔也恶蚝镇南秦州，可朱浑元还镇渭州，赵贵行秦州事。征取幽、泾、东秦、南岐四州之粟，以给军。杨绍先惧，遂降于泰，送妻子为质，边土皆宁。高王闻泰已定秦陇，遣使甘言厚礼以结之。泰不受，封其书，使亲将张轨献于帝。斛斯椿问轨曰：“高欢逆谋，行路皆知。人情所恃，唯在西方。未知宇文何如？”贺拔轨曰：“宇文公文足经国，武能定乱，诚国家柱石之臣。”椿曰：“诚如君言，大可恃也。”帝使轨归，命泰发二千骑镇东雍州，其大军稍引而东，助为声援。又加泰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行台、略阳县公，承制封拜。泰乃随才器使，拜诸将为诸州刺史，各守要地。有前岐州刺史卢待伯不受代，泰遣轻骑袭而擒之。长史于谨言于泰曰：“明公据关中险固之地，将士骁勇，土地膏腴。今天子在洛，迫于群凶。若陈明公之恳诚，算时事之利害，请都关右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奉王命以讨暴乱，此桓、文之业，千载一时也。”泰善之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帝有妹平阳公主，年及笄，才貌兼美。帝敕选朝臣中有才望姿仪者，

---

纛（dào，音盗）——古代军队里大旗。

招为驸马。时侍中封隆之、仆射孙腾皆丧妻，争欲尚主。帝问王思政二人谁可？思政曰：“若选驸马，孙腾不如隆之。”帝曰：“二臣皆欢心腹，朕自有处。”乃召二臣宴于御园，令公主从楼上观之。宴罢，二臣退。帝问公主曰：“二臣孰愈？”公主不答。再问，答曰：“封隆之可。”帝遂选隆之为驸马，择日下降，腾怒隆之不让己。谓斛斯椿曰：“隆之尝私启高王，言公在朝必构祸难。”椿闻大怒，即以奏帝，帝亦怒。隆之闻之惧，连夜逃归晋阳。会腾带仗入省，擅杀御史，惧罪亦逃。其时高王勋戚皆就外职，唯领军娄昭在朝。昭见形势孤立，亦辞疾归。帝以斛斯椿兼领军。由是图欢之志益亟。

却说昭归晋阳，王问何以遽归，昭以朝局有变，惧涉于祸，故以病辞。王曰：“汝且安之。”当是时王正广选美色，专图佚乐，全不以国事为意。昭窃怪之。你道高王何以如此？先是王在东府，伺候于听政堂者，宫女一百二十名，十二名一班，每日一换。不值班时仍归于尔朱后宫。有宫女荀翠容，年十四，美而慧，为诸侍女之首。王颇爱之。一日王体不适，宿于听政之后院。半夜呼汤饮，诸侍女皆熟睡，唯翠容立于床侧，以汤进。王问：“余人何在？”曰：“已睡。”王复寤。明日责诸侍女，而赐翠容黄金钏一副。侍女皆怨翠容，言与王有私。后闻之大怒，剪去其发，欲置之死。王命送之北府，后益怒。当夜王归寝，后闭门不纳。王怒后，遂归北府，广求天下女色，思有以胜后之美者。有青州刺史朱元贵献一美人曰杜真娘，王纳之。晋阳赵氏有二女皆美色，长名兰娆，次名兰秀，王亦纳之。又闻龙门薛修文有女琼英，山东芦氏有女凤华，皆称绝色，聘娶以归。然色虽美，究不及后。尝访之陈山提，山提曰：“臣目中只有一女，名董仲容，颍川人。除东府美人外，罕有其匹。”王大喜，遂命山提往聘。以故娄昭闻之不悦，乃乘间谏王曰：“今君心有变，祸难方兴，大王乃一代英雄，何不务远图而耽于声色为？”王曰：“人生贵适志耳，外何求焉？”昭默然。王见其色不恠，笑曰：“子知吾姬妾之盛矣，盍亦观吾宫室之美乎？”遂携手同入宫来。

要知高王的府第，本晋阳白马寺基，又除四面民宅，以扩其址，因此宫院深沉。娄妃居正府，府有殿九间，廊宇二十四间，寝宫五间，左右四轩。后有迎春阁，阁外即花园，阁左右宫娥房五十余间，寝宫前有天街，街前宝廷堂是会亲戚之所。左有雕楼七间，右有画堂九间。楼左五十余步即锁云轩，小尔朱夫人所居。堂右五十余步即凤仪院，乃达奚夫人所居，是王征伊利时见其美而娶者。从柏林堂而入，又有偃月堂。堂后分二巷，巷内回廊复道，皆众夫人所居。王夫人居左巷之首，次则恒山夫人，次则岳夫人之栖鸾院，再次乃韩夫人清凝阁也。每一处则隔一座花园。右巷居首则穆夫人，次则游夫人之天香院。其余别馆不可胜计，皆新娶美人居之。库藏仓廩一百余所，府中宫娥六百余人，珍宝罗绮皆如山积。娄昭随了高王游览一遍。诸夫人有相见者，有不相见者。在在珠围翠绕，夺目移情。至晚留宴于娄妃宫中，开怀畅饮，王不觉沉醉。昭辞归，暗忖道：“有如此乐境，怪不得他专事游乐了。”

时交五鼓，忽闻命召。来使云：“大王已至西郊教场演兵，诸将皆集，特召领军同去一观。”昭大惊，忙乘马赶去。只见旌旗密布，兵马云屯。高王坐将台，诸将侍立，如负严霜，屏息听命。少顷，白旗一麾，诸将各施技

勇。人如猛虎，马如游龙。箭及二百步外，莫不中的。诸将演毕，三军排开阵势，如临大敌，步伐进退不失尺寸。虽孙吴用兵，无以逾此，昭见之竦然。少顷王回府，问昭曰：“吾久不视师矣。汝今观之，比朝廷禁旅何如？”昭曰：“禁旅那得及此。”王曰：“不独此军然也，吾四境之兵无一不然。”昭乃拜伏。王又曰：“吾岂与朝廷较强弱哉？吾之耽于娱乐者，欲使上不我忌，庶各相安于无事。奈何上之逼我太甚乎？”昭再拜，曰：“大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”看官，要晓得怀与安实败名，高王是何等人而肯出此。即其儿女情长，莫非英雄作用。昭为心腹之戚，故微露其意。但未识晋阳之用果能不动否，且听下卷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卷 魏孝武计灭晋阳 高渤海兵临京洛

话说高王当日原非志在篡魏，即扶立孝武，大权在握亦不过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，其心已足。斛斯椿心怀反覆，惧祸及己，日夕劝帝除之，遂成祸阶。一日，椿语帝曰：“建州刺史韩贤、济州刺史蔡俊皆欢党羽，各据要害之地，宜先去之。”帝乃改置都督，革除建州刺史缺以去贤。又使御史举俊罪，罢其职，以汝阳王叔昭代之。欢闻俊罢，上言：“蔡俊勋重，不可废黜。若以汝阳有德，当受大藩，臣弟高琛猥任定州，妄叨禄位，宜以汝阳代之，使避贤路。”帝不听。欢大怒，乃命俊据济州，勿受朝命。又华山王鸞在徐州，欢令大都督邸珍夺其管钥逐之。中外皆知欢必反矣。五月丙子，帝增置勋府将六百人，又增骑官将二百人。尽发河南诸州兵数十万，悉赴京师，大阅于洛阳城外。南临洛水，北际邙山，军容甚盛。帝与斛斯椿戎服观之。辛未戒严，云欲伐梁。又虑欢觉其伪，赐欢密诏，言“宇文黑獭、贺拔破胡各据形势之地，颇蓄异心，故假称南伐，潜为之备。王亦宜共形援”。欢得诏，大笑曰：“朝廷为掩耳盗铃之计，吾岂受其愚乎？”乃即上表，以为“荆、雍既有逆谋，臣今潜勒兵马三万，自河东渡”。遣恒州刺史庾狄干等将兵四万，自来违津渡；领军将军娄昭等将兵五万，以讨荆州；冀州刺史尉景等将山东兵七万、突骑五万，以讨江左。皆勒所部，伏听处分。帝出表示群臣，皆曰：“欢兵一动，必直抵洛阳。其意叵测，宜急止之。”帝于是大惧。

且说高王自得诏后，以帝为椿党蒙蔽，异日定有北伐之举。不如先发制人，引兵入朝，除君侧之恶，奉迎大驾，迁都邺城，方可上下相安。筹画已定，乃发精骑三千，镇守建州。又发兵三千，去助蔡俊守济。再遣娄昭引三万人马，镇守河东一路，以防帝驾西行。又遣将把住白沟河，将一应地方粮储皆运入邺，不许载往京师。乃上表言：

臣为嬖佞所间，陛下一旦见疑。臣若敢负陛下，使身受天殃，子孙殄绝。陛下若垂信赤心，使干戈不动，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黜。

斛斯椿见欢表，阳请退位。帝不许，曰：“欢言何可信也。”乃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阳湖，汝阳王暹守石济，又以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。

显智至济，见城门紧闭，先使人到城下，高叫道：“朝廷有旨到来，速即开门。”俊使人城上答云：“奉高王之命，不许开门纳人，有甚圣旨便当晓谕。”使云：“朝廷遣贾仪同来代行济州事，如何违旨？”城上答道：“奉高王之命，不得受代。甚么贾仪同，教他早早去罢。”使人回报显智，显智只得回京，以俊拒命奏帝。帝大怒，知由欢使，乃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。其略云：

朕前持心血，远示于王，深计彼此共相体恤，而不良之徒坐生间二。近者孙腾仓猝来北，闻者疑有异谋，故遣御史中尉慕容俊具申朕怀。今得王启，言词恳恻，反复思之，犹有未解。以朕眇身遇王，不劳尺刃，坐为天子，所谓生我者父母，贵我者高王。今若无故背王，自相攻讨，则使身及子孙，还如王誓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。近虑宇文为乱，贺拔应之，故戒严誓师，欲与王相为声援。宇文今日使者相望，观其所为，更无异迹。贺拔在南，开拓边境，为国立功，念无可责。王欲分讨，何以为辞？东南不宾，为日已久，先朝以来，置之度外。今天下减半，不宜穷兵黩武。朕以暗昧，不知佞人为谁？可具列姓名，令朕知之。顷高乾之死，岂朕独意，王乃对其弟敖曹言朕枉杀之，人之耳目何可轻易？闻庾狄干语王云：本欲取懦弱者为王，何事

立此长君，使其不可驾驭。今但作十五日行，自可废之，更立余者。如此议论，皆王间勋人言之，岂出佞人之口。去年封隆之叛，今年孙腾逃去，不罪不送，谁不怪王？王若事君尽诚，何不斩送二首，以伸国法？王虽启云西去，而四道俱进。或欲南渡洛阳，或欲东临江左，言者犹应自怪，闻者宁能不疑？王若守诚不贰，晏然居北，在此虽有百万之众，终无相图之意。王若举旗南指，问鼎轻重，纵无匹马只轮，犹欲奋空拳而死。朕本寡德，王已立之，百姓无知，咸谓实可。或为他人所图，则彰朕之恶，假使还为王杀，幽辱齏粉，了无遗恨。何者？王之立朕以德建，以义举，一朝背德害义，便是过有所归。本望君臣一体，若合符契，不图今日分疏至此。古人云：越人射我，笑而道之；我兄射我，泣而随之。朕与王情如兄弟，所以投笔抚膺，不禁歔歔欲绝。

帝诏去后，欢不受命。京师粮粟不至，军食无出。帝甚忧之，乃复降敕于欢。其略云：

王若压伏人情，杜绝物议，惟有罢河东之兵，彻建兴之戍，送相州之粟，追济州之军，使蔡俊受代，邸珍出徐，止戈散马，守境息民，则谗人之口舌不行，宵小之交构不作。王可高枕太原，朕亦垂拱京洛矣。王若马首向南，朕虽不武，为宗庙社稷之计，不能束手受制。决在于王，非朕能定。其是非逆顺，天下后世必有能辨之者。为山止篲，相与惜之。

帝虽屡降明诏，欢不应如故。王思政言于帝曰：“观高欢之意，非口舌所能喻，兵必南来。洛阳非用武之地，难与争锋，不如迁驾长安，以关中为根本。地险而势阻，资粮富足，兵革有余。况宇文泰乃心王室，智力又足敌欢，可恃以无恐。再整师旅，克复旧京，殄除凶逆。欢虽强，可坐而诛也。”帝虽然之，而犹恋旧都，怀疑不决。

时广宁太守任祥在洛，帝厚抚之，命兼尚书左仆射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祥故欢党，弃官走，渡河据郡待欢。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其去留，遂下制书，数欢咎恶。又遣使荆州，召贺拔胜赴行在所。胜接帝诏，问计于太保掾卢柔。柔曰：“高欢悖逆，公席卷赴都，与决胜负，死生以之，上策也。北阻鲁阳，南并旧楚，东连兖、豫，西引关中，带甲百万，观衅而动，中策也。举三荆之地，庇身于梁，功名皆去，下策也。”胜笑而不应。一日，帝坐朝，黄门奏关西行台宇文泰，遣帐下都督杨荐入朝，面陈忠愆。帝大喜，召荐殿下列问之。荐曰：“泰本卷甲赴京，特以欢兵西指，深恐关中有失，故兵发中止。遣臣来者，恭请圣驾入关，以图后举。如合上旨，躬率将士出关候迎。”帝曰：“行台既忠于朝廷，朕亦何辞跋涉。”时平阳公主驸马都尉宇文测在侧，亦劝帝西幸。帝即命测与荐同往，谓之曰：“去语行台，朕至长安，当以冯翊长宫主妻之。速遣骑士前来迎我。”测受命而出。于是中外咸知帝将西去，王侯贵戚无不忧危。测至家，语平阳公主曰：“帝将西幸，命我先见宇文。此后未识有相见日否。”公主曰：“何不相携同去，免使室家离散？”测曰：“帝命严迫，何能同往？”夫妇相对泣下。只见阶前走过一人，跪下道：“驸马勿忧，倘有祸乱，小人情愿保护公主西归。”公主问测曰：“此人有何才干，能保护吾家？”测曰：“此人姓张名吉，为人忠直，勇敢当先。三年前曾犯死罪，吾救之，故愿为我仆。作事大有胆略。得其保护，公主可以无忧。”但恐家中人不服，因以亲佩宝剑一口赐之，吩咐众仆曰：“若遇危难，凡事皆由吉主。”吉同众仆皆叩头受命。遂别公主而去。

先是帝广征州郡兵，东郡太守裴侠帅所部诣洛阳。思政问之曰：“今权臣擅命，王室日卑，奈何？”侠曰：“闻天子为西幸之谋，诚有之乎？”思

政曰：“有之。君以为可否？”侠曰：“未见其可也。宇文泰为三军所推，居河山百二之地。所谓已操戈矛，宁肯受人以柄。虽欲投之，恐无异避汤而入火也。”思政曰：“然则若何而可？”侠曰：“图欢有立至之忧，西巡有将来之虑。且至关右，徐思其宜。”思政然之，乃进侠于帝，授左中郎将。当是时欢虽四道进兵，大军未发。乃召其弟高琛于定州，以长史崔暹佐之，镇守并州。亲自勒兵南出，告其众曰：“孤以尔朱擅命，建大义于海内，奉戴主上，诚贯幽明。横为斛斯椿谗构，以忠为逆。今者南行，诛椿而已。明日五鼓，尔将士俱集辕门听令。”当夜，入宫语娄妃曰：“孤将入除君侧之恶，起行在即，来与卿别。”妃大惊曰：“大王身居王爵，儿受显职，弟为驸马，女为皇后，尊荣极矣，何复作此举动？”盖王作事深密，朝廷事娄妃全未知之，故不乐王行。王曰：“我能容人，人不容我。须得入朝整顿一番。”妃曰：“帝与后若何处之？”王曰：“迁驾邺城，仍扶为帝。彼虽以尔朱比我，我决不学万仁所为。”妃恐有妨于后，终不恚。少顷，诸夫人闻王出兵，皆来拜送。王命宫内事悉听妃主处分，又谓妃曰：“东府因他性刚，我不去辞别。五儿周岁，你须同诸夫人往贺，莫冷落他。”妃应诺。是夜，王宿营中，带高澄同往。五更勒兵齐出，马步一十三万，将帅三千余人。以敖曹为先锋，刘贵、封隆之为左右翼，彭乐、窦泰辅之，高隆之押后。其余能征惯战之将，皆聚于中军，临时调用。军声所至，无不望风畏惧。

其时宇文测亦至长安，召泰迎驾。泰接旨后，便点上将王贤，领人马一万，据住华州，以防晋阳兵至。遣都督骆超引兵一千，直抵洛阳接驾。又遣杨荐同了宇文测引兵一千，前出潼关，沿途候接。自领大军屯于弘农，以为声援。乃历数高欢之罪，移檄四方。其略曰：

高欢出自舆皂，罕闻礼义。一介鹰犬，效力戎行。觊冒恩私，遂阶荣宠。不能竭诚尽节，专挟奸回，乃劝尔朱荣行滋篡逆。及荣以专政伏诛，世隆以凶党外叛，欢乘其间，暂立建明，以慰天下，亦可勋垂不朽。孰意假推普泰，欲窃威权，称兵河北。以讨尔朱为名，黜陟自由，迹同谋逆。幸而人望未改，天命有归，魏祚方隆，群情翼戴。欢因阻兵安忍，镇守边隅。然广布腹心，跨州连郡，禁闼侍从，悉伊亲党。而旧将名贤，正臣直士，横生疮痍，动挂网罗。故武卫将军伊琳、直阁将军鲜于康仁，忠良素著，天子爪牙，欢皆收而戮之，曾无闻奏。孙腾、任祥，欢之心膂，并使入居枢近，知欢逆谋将发，相继逃归。欢益加重待，亦无陈白。故关西大都督贺拔岳，勋德隆重，兴亡攸寄，欢忌其功，乃与侯莫陈悦等私相图害，以致大军星陨。幕府受律专征，便即讨戮。欢知逆状已露，惧罪见责，遂遣蔡俊拒代，窦泰佐之。又使侯景等阻绝粮粟，以弱王室。恶难屈指，罪等滔天。其州镇郡县，率土黎民，或为乡邑冠冕，或为勋戚世裔，并宜同心翼戴，共效勤王之举，毋贻从逆之诛。封赏之科，已有别格。檄到须知。

高王见檄大笑道：“彼欲以言语耸动天下乎？此何足为吾害？”乃令军士倍道进发，限在七月十三俱集黄河渡口，以便进取，毋失时刻。正是：

暗鸣山岳尽崩颓，叱咤风云皆变色。

闻者寒心，见者丧胆。但未识朝廷若何相拒，且听后文再说。

---

舆皂——地位低微之人。

觊（tián，音田）冒——惭愧冒昧。

疮痍（wū，音伟）——创伤、瘢痕。比喻疾苦。

### 第三十三卷 逼京洛六浑逐主 奔长安黑獭迎君

话说孝武帝闻欢引兵向阙，亲勒十万人马，带领文官武将屯于河桥。以斛斯椿为前驱，屯于邙山之北。椿言于帝曰：“臣闻高欢之兵三日夜行一千余里，人马必乏。椿请率精兵一万渡河击之，掩其劳敝，可以得志。”帝然其计。黄门侍郎杨宽与椿不睦，说帝曰：“高欢恃其兵强，遂至以臣伐君，何所不至。今假兵于椿，恐生他变。椿若渡河，万一有功，是灭一高欢，生一高欢矣。”帝遂敕椿停行。椿叹曰：“今荧惑入南斗，上信左右间构之言，不用吾计，岂天道乎？”盖《五行志》云：“荧惑入斗，天子不安其位。”又俗谣云：“荧惑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。”故椿言及此。其时宇文泰闻之，亦谓左右曰：“高欢兵行太速，此兵家所忌。当乘便击之，方可取胜。而主上以万乘之重，不能渡河决战，方缘津据守。且长河万里，捍御为难。若一处得渡，侧大事去矣。”无如孝武当日，专以拒守为计，乃使斛斯椿、颍川王斌之共领一万人马，镇守虎牢；长孙子彦领兵一万，镇陕；贾显智、斛斯元寿引兵一万，镇滑台；汝阳王元暹领兵一万，镇石济。高王兵过常山，知四万，镇滑台；汝阳王元暹领兵一万，镇石济。高王兵过常山，知四面城池皆有兵守，遣上将韩贤以五千骑攻石济，窦泰引兵五千攻滑台，而自率所部直前。那滑台守将贾显智本系高王旧人，素有归降之意，闻泰至，谓元寿曰：“窦泰勇将也，不可与战。”元寿信之，遂闭城不出。显智阴遣人纳降于泰，许为内应。有军师元玄觉其意，乃私言于元寿曰：“贾将军恐有他图，宜备之。”元寿乃使元玄见帝，请益兵。帝遣大都督侯几绍引兵赴之。窦泰知有兵来，引军直抵城下，几绍出战，显智继之，元寿守城。战方合，显智在后呼曰：“军败矣。”遂退走，前军亦乱。几绍不能禁止，被泰掩杀过来一戟刺死。元寿闻之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弃城而走。显智遂接泰军入城，报知高王，高王大喜。时有北中郎将田怡亦遣使约降于欢，愿为内应，请速进兵。事露被诛。帝见人心内变，于是益惧。欢至野王城，离河十里停车不进，遣使奏帝，自明非有叛志，特欲面申诚款，以明心迹，乞上勿疑。帝不答。颍川王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合，弃椿还，言于帝云：“滑台、石济皆不守，欢军已至。”帝大惧。丁未，遣使召椿还。遂帅南阳王宝炬、清河王亶、广阳王湛以五千骑宿于瀍西。沙门惠臻负玉玺，持千牛刀以从。众知帝将西出，其夜逃亡者过半。亶、湛二王亦逃归。帝遣人至宫中单迎公主数人，仓皇就道，从者绝少。武卫将军独孤信单骑追帝。帝见之，叹曰：“将军辞父母、捐妻子而来，方知世乱出忠臣，非虚言也。”

高王行至河津，知帝已西去，遂吩咐段韶飞马过河，安抚大小三军，各守营寨。大军忙即渡河，河桥军士未逃者皆迎拜马首。是夜，王宿河桥寨中，见一应表奏文书皆堆积案上，灯下翻阅，见有度支尚书杨机奏云：“高欢久失臣节，必无善意。宇文泰兵马精强，潼关险阻，不若西幸为上。”不胜大怒。时高隆之素与吏部尚书崔孝芬、驸马都尉郑严祖有怨，欲乘间害之，入帐见高王倚床默坐，面有怒色，乃曰：“今天子西幸，实非本意，皆出数贼臣之谋。”王曰：“果如卿言。尚书杨机素号老臣，朝堂宿望，我甚重之。乃阅其表，暴我过恶，劝帝西出，岂不可恨。”隆之曰：“不独杨机然也，即吏部崔孝芬、驸马郑严祖亦每于帝前举大王之过，起西幸之谋，皆罪不容

荧惑入南斗——荧、惑、南斗，俱为星名。

诛者。”王曰：“俟至京当尽诛之。”次日，王入洛阳，朝官跪道相接，百姓皆执香以迎。以永宁寺壮丽，作行署居之。乃遣领军段韶等率轻骑追帝，请驾东还。命世子高澄入宫见后。后见澄大恸，欲见王。澄曰：“父王有命，将亲自西迎帝归。帝归后，方来相见。”后益悲，澄以好言慰之而出。八月甲寅，高王于永宁寺正殿召集文武百官，责之曰：“为臣奉主，职在匡救危乱。若既不能谏争于平日，又不能随扈于临时，缓则耽宠争荣，急则仓皇逃窜，臣节安在？”众莫能对。尚书左仆射辛雄曰：“主上与近习图事，雄等不得与闻。若即追随，恐迹同逆党；留待大王，又以不从见责。雄等进退无所逃罪。”王曰：“卿等备位大臣，当以身报国。群佞用事，卿等并无一言谏争，使国家之事一至于此，罪欲何归？”乃收雄及仪同三司叱列延庆、吏部崔孝芬、尚书刘廞、杨机、常侍元士弼，皆杀之。命执驸马郑严祖，数日前全家已逃。乃下令，朝臣西去者，不论王侯贵戚，悉收其家属拘于瑶光佛寺，还者放免。若有劝得帝回者，重加官爵，授以不次之赏。唯斛斯椿妻黄氏、幼子斛斯演，发下天牢收禁。一日，拿到嵩山妖道潘有璋、黄平信、李虚无，王亲自严讯，审出实情，遂往斛斯椿宅搜取魇魅等物。直至深密之处名偃月堂，供奉九天使者，旁列黄巾数十，皆如病时所睹。问有璋伏尸埋于何处，有璋指出地方，遂令掘起。见有一三四岁小儿，身首异处。一草人穿王衣服，一百二十支节，皆用麻绳绑缚。身边有剑一口，剑锋上皆有血腥。王见之大怒，命即焚之。术士李业兴曰：“不可造次，须将草人支节逐一解散，焚之方妥。小儿尸必用棺木成殓，安葬入土，冤魂方解。”王命如言以行。有璋三人凌迟处死。监中吊出斛斯演一并斩首，妻囚子戮，皆椿自取之也。

且说孝武西行，事起仓卒，刍粮未备。又长孙子彦不能守陕，弃城而走，高兵日逼，势甚危急。于是星夜往龙门进发，糗浆乏绝，三二日间从官唯饮涧水。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麦饭壶浆献帝。帝悦，许复一村十年。至稠桑，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，从官始解饥渴。俄而斛斯椿至，稍有粮食，用以济军。然不见宇文泰来接，心甚疑惧。循河西行，人烟萧索，绝非东洛气象，因谓左右曰：“此水东流，而朕西上。若得复见洛阳，亲谒陵庙，卿等功也。”左右皆流涕，帝亦悲不自胜。泰闻帝至，忙备仪卫迎帝。先遣赵贵、史宁来请帝安，然后亲率诸将谒见于东阳驿。叩头驾前，免冠流涕曰：“臣不能武遏寇虐，使乘舆播迁，臣之罪也。”帝慰之曰：“公之忠节著于遐迩，朕以寡德，负乘致寇。今日相见，深用厚颜，方以社稷委公，公其勉之。”将士皆呼万岁。泰迎奉帝入长安，权以雍州廨舍为宫。帝即授泰为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兼尚书令。别置二尚书分掌机事，以行台尚书毛遐、周惠达为之。二人悉心竭力，积粮储，治器械，简士马，朝廷赖之。帝欲结泰欢心，以冯翊长公主妻之，拜驸马都尉。维时军国草创，从官皆无住处。初闻高王拘其家属，归者得免，逃回者过半。留者皆无妻小，权借民居以处。独宇文测一家，全亏张吉拥护平阳公主西来，夫妻重聚。人皆重张吉之义，而羡测之得人。

再说高王因朝中无主，权推清和王亶为大司马，掌理朝纲，自率大军追迎帝驾。正欲起行，忽尔体中不适，暂居永宁寺中静养。一夜睡去，梦一美女从左阶下冉冉而来，仪容绰约，光彩照人。虽尔朱后号称绝色，其美更甚。

登阶而拜曰：“妾南岳地仙也，与王有夙世缘。奉上帝命，侍王衾枕。”王大喜，引之起。女又曰：“天机有数，此时未可造次。会合之期，当在弘农地方。”言讫，飘然而去。王惊醒，达旦不寐，袍上尚有龙涎香气。目以巫山之梦，不过如此。因想大军西行，必从弘农经过，到彼有遇，亦未可知。不一日到了弘农，先遣仆射元子思往潼关追驾，大军暂歇城中。忽有游骑拿获郑驸马一家，前来报功。王命收禁后营，回京发落。你道驸马严祖何以被获？盖严祖世为国戚，永熙朝又尚新宁公主，富贵无比。公主单生一女，名大车，号曰娥，年十四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父母爱如珍宝，已许字广平王元赞。当高王入洛时，严祖惧祸，又念与王无仇不至害我，故暂避河东，俟事平回京。后闻高王要治他罪，只得离了河东，逃往长安。那知被高家游骑捉住，此时囚在营中，插翅难飞了。一日，高王闻报元子思叛去，已降于泰，不胜大怒，便命世子留守军营，亲自将兵来攻潼关。守将毛鸿宾出战，擒之，遂破潼关，进屯华阴。龙门都督薛崇礼以城降。长安大惧。

再说世子自王去后，日夜巡视各营。一夕月色微明，与段韶闲步营外，行至后幕，忽闻呜咽之声。世子问曰：“何人在彼啼哭？”左右对曰：“是郑驸马家眷。”世子即命开幕而入，见严祖曰：“驸马何苦若此？”严祖泣而不言。遥见灯光之下，有一女子拥罗巾而泣，窈窕娉婷。进步视之，女子敛巾而起，娇容艳色，目所未睹。世子一见，顿觉神魂飘荡，目不转睛者久之，问段韶曰：“此女何人？”韶曰：“郑驸马之女也，子岂惊为神女乎？”世子微笑曰：“恐神女不及。”因向严祖道：“驸马勿忧，俟我父王回军后，余当稟请释放，官还旧职。”严祖再拜而谢。自是世子日夕探望，佳肴美酒络绎送进，时露贴恋之情，满拟日久情熟，好事必谐。詎意高王以世子年幼，恐有疏失，屡使人至军查视。使人回报曰：“世子在营别无他事，唯郑驸马一家大行宽纵。”王闻之，怒曰：“孺子何知？敢纵反贼！”即日遣使收郑氏家属赴京投狱，待后取决。世子大惊，然惧父威严，欲留其女而不敢启，怏怏而已。

再说贺拔胜闻帝西去，使长史元颖守荆州，自帅所部西赴关中。至浙阳，闻欢已屯华阴，欲还。左丞崔谦曰：“今帝室颠覆，主上蒙尘，公宜倍道兼行，朝于行在。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戮力，倡举大义，天下孰不望风响应？今舍此而退，恐人人解体，一失事机，后悔何及？”胜不能用，遂还。高王退屯河东，使行台长史薛瑜守潼关，大都督匡狄温守封陵。发民夫一万，筑城于蒲津西岸，限十日告竣。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，使守之。以高敖曹行豫州事。王自发晋阳，至是凡四十启，帝皆不报，王乃东还。遣行台侯景引兵袭荆州，荆州民邓诞等执元颖以应景。又东荆州刺史冯景昭，帝在洛时曾遣都督赵刚召之入援。兵不攻发，帝已入关。景昭集府中文武议所从违。司马冯道和请据州以待北方处分，刚曰：“宜勒兵急赴行在。”景昭不对。刚抽刀投地曰：“公若欲为忠臣，请斩道和；如欲从贼，可速杀我。”景昭悟，即率众赴关。会侯景引兵逼穰城，东荆州民杨祖欢起兵应之，以其众邀景昭于路。景昭战败，刚没蛮中。由是三荆之地皆属高王。

且说破胡还至半途，闻荆州已失，大惊曰：“荆州吾根本地，今若失之，妻子皆为虏矣。”遂率军马星夜赶回。景知胜兵将至，虑其骁勇难敌，遣人求援于敖曹。敖曹曰：“大王使吾镇守豫州，正为今日。胜之勇非景能敌，

吾当力战破之。”遂许发师。但未识两虎相斗胜负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卷 娶国色适谐前梦 迁帝都重立新基

话说贺拔胜兵至荆州，离城不远，侯景引兵出御，相遇于鲁阳山下。胜问：“来将何人？”景出马曰：“是我。”胜曰：“你是我故人，何为夺我城池？”景曰：“此皆大魏土地，你取得，我也取得。今荆州既为我有，劝你莫想罢。”胜闻言大怒，拍马直取侯景。景迎战数合，那里敌得胜之神勇，众将齐上，破胡枪挑数将，三军皆惧，一齐望后退走。胜挥兵直进，势如破竹，追下数里。忽见西北角上尘土遮天，金鼓振地，拥出一队人马，乃是豫州高敖曹引兵五千来救荆州。胜见有援师，暂即退下。景见敖曹曰：“若非将军来救，几至失手。”敖曹曰：“君勿忧，明日看吾破之。”当夜各归大营。天色微明，胜便讨战。敖曹出马，谓胜曰：“我二人皆号善战，尔知吾勇，我知尔强。今日各赌本事，不许一人一骑帮扶。我输了还你荆州，你输了从此去罢。”胜点头道：“好！”各挥军士退后。双枪并举，两骑相先，一往一来，浑如两道白光滚来滚去。清晨战至下午，不知几千回合。二人愈斗愈健，越战越勇，两边军士都看得呆了，直到天黑犹不住手。侯景便叫鸣金，那边亦鸣金收兵。胜回营饱餐一顿，想起一家性命都在人手，不斩敖曹焉能夺得城池，救得眷属，吩咐军士点起火把，出营高叫道：“敖曹！你敢与吾夜斗么？”敖曹闻知，亦令军士点起火把，挺枪直出，喝道：“来来来，退避者不算好汉。”于是重又战起，火光之下各逞神威。正如棋逢敌手，你不让强，我不服弱。直至天明，二人恋战如故。侯景见破胡士卒皆荆州人，因生一计，令其父兄亲戚四面招呼，军心一动，遂皆散走。胜方酣战，见大势已溃，只得回马而走。敖曹拽满雕弓，一箭射来中胜右臂，遂负箭而逃。敖曹亦收兵归去。胜败下三十余里，无一骑相从。俄而将士稍集，只存残兵五六百人。胜愤极，欲拔剑自刎。左丞崔谦止之曰：“将军不可轻生。今西归无路，不如暂投南朝，再图后举。”胜从之，遂奔梁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单讲高王回至洛阳时，清和王出入已称警蹕，以天子自居。王丑之，欲立其世子善见为帝，却未明言。有僧道荣孝武所信重，遣令奉表于帝曰：

陛下若远赐一制，许还京洛，臣当帅勒文武，式清宫禁。若返正无日，则七庙不可无主，

万国须有所归，臣宁负陛下，不负社稷。

以故立帝之议未发。越一日，内史侍郎冯子昂偕西行文武十余人逃回洛阳，高王大喜，乃亲王瑶光寺点放其家属。子昂有女名严娘，年十九，貌美非常。曾嫁任城王为妃，王死孀居，归母家，今同拘寺中。王见之心动，次日，即着高隆之为媒往聘。子昂不敢违，遂纳于王。封为安德夫人，甚加宠幸。冯夫人又言：“同拘于寺者有城阳王妃李氏，侍中李昱之妹，冰肌玉骨，雾鬓云鬟，可称绝色。城阳为尔朱兆所害，妃孀居已久，今年二十有一，王何不释而纳之？”王曰：“果尔，当使与卿为伴。”次日，即遣内侍王信忠至寺，特召侍中李昱之妹至府问事，以小车载之而来。王见李氏淡妆素服，绰约轻盈，飘飘若仙，仿佛与前梦所见相似。与之言，历数苦情，愁容戚态，愈觉动人，不胜大喜。是夜遂纳之，封为宏化夫人。凡李氏亲族皆得免放，宠爱更逾于冯氏矣。

一日，王与李夫人昼寝，司马子如有事欲启，同世子来见。内侍言与李

警蹕（bì，音必）——帝王出行时的仪仗。

七庙——指朝廷。

夫人同睡，二人不敢入。子如谓世子曰：“子亦畏大王耶？”世子曰：“非畏也，惧惊同梦耳。”至晚王犹未起。二人不敢归，伺候至晓。天明王起，内侍稟司马尚书及世子在外求见。王召入，子如方欲言，忽宦官进报曰：“今耆老百官已集午门，候王议事。”王遂起，谓子如曰：“汝且从我入朝，此时不必有所言也。”于是王至朝堂，告于众曰：“永熙弃国而去，不赐一音。今欲于诸王中另立一人，以主社稷。谁其可者？”众皆曰：“惟大王命。”王又曰：“孝明以来，立帝不顺。孝庄以叔继侄，永熙以兄继弟。伦序失正，国家所以衰乱。今当按次而立。唯清和世子善见以序以贤，允协人望。”因向清和曰：“立王不如立王之子。”众莫敢违，大议遂定。清和回府，又羞又恼，心不自安，帅轻骑南走。高王闻之，亲自引兵赶往。追至于河中府及之，谓清和曰：“天下焉有天子父而逃于外者？”与之并马而返，直送至府。王登堂索饮，清和设宴，呼世子出拜，王答拜。宴罢，又召其妃胡氏并长女琼姝出拜，谓王曰：“吾家性命全在大王。”王遂与立誓，言必终始相保。又见琼姝端严美丽，王问：“几岁？”曰：“十三。”王谓清和曰：“王女与吾子澄年貌相当，结为秦晋之好何如？”清和大喜曰：“若得世子为婿，吾之幸也。”王遂解下玉带一条为聘，清和亦取出紫金冠一顶为酬，极欢而别。丙寅，王率百官具仪卫迎清和世子善见为帝，即位于城东北。大赦，改元天平。时年十一，为魏孝静帝。欢实贪其幼而立之也。于是魏判为二，河以西曰西魏，河以东曰东魏。

再说郑驸马一家收禁在狱，世子高澄屡欲到监探望，畏王不敢。严祖忧惧无计，因想咸阳王坦是公主叔父，与我至亲，或肯援手。修书送去，求他解救。咸阳见书，次日至晚微服入狱，见严祖夫妇，相对下泪。咸阳曰：“我因君在狱，日夜打算相救，苦于计无所出。司马子如等，我曾恳求数次，皆不肯为援，将若之何？”夫妇闻而愈悲。只见其女大车亦从旁哭泣。咸阳一想，便向公主道：“要救一家性命，须在此女身上。”公主问：“何故？”咸阳道：“高王为人，人莫能测，唯美色可以动之。近日长史冯子昂女、侍郎李昱之妹，欢皆因其色美纳之后房。两家亲族，无不释免。吾观甥女容颜绝世，若使纳之，彼心必喜，可保无事矣。”公主曰：“大车年幼，况已许配广平王赞，如何使得？”咸阳曰：“我岂不知，但广平西去料无返日，且全家性命与一女荣辱孰重？若舍此计，难免刑戮，将来甥女更不知若何飘落矣。”夫妇闻言大哭，女亦泪下如雨。咸阳又曰：“哭他何益。尔朱后以帝后之尊，尚为之妾，何况你女。”公主曰：“既如此说，只要救得全家，任凭叔父主张便了。”咸阳见公主已允，严祖自然听从，遂相别而出归。至家已交二鼓，细想此计虽好，但高王前若何启口说合？辗转不寐。天明起身，走至堂上，见壁上挂《神女图》一幅，乃江南张僧繇所画，精妙绝伦，乃命内侍收下。午牌后，带了此画来见高王，高王召入留坐。略叙寒温，咸阳命内侍送上画来，便道：“此幅《神女图》是江东张僧繇笔，吾见画得好，特送大王把玩。”王曰：“僧繇画可通神，吾亦闻其名久矣。”展卷视之，果然仙容若活。高王触起前梦，因谓咸阳道：“世间女子有若神子之美者乎？”咸阳道：“更有美于此者，特大王不知耳。”高王忙问：“何在？”咸阳道：“驸马郑严祖之女，美实过之。”高王曰：“严祖弘农被获，现禁天牢，吾方诛之，难道他女有若斯之美？”咸阳道：“此女乃新宁公主所生，年十四，名娥，至其容貌之美，盖世无双。大王舍此不求，是空有好色之名了。”王曰：“果尔，吾当赦其全家。”咸阳辞出。王阴令画工到监，先图其貌来视。

俄而画工绘像以献。王一见，与梦中所遇南岳地仙容貌无异，惊喜欲狂，忙即下令到狱，放出郑氏一家，房产资财，悉行给还。斯时郑严祖依然富贵如故了。次日，即央咸阳为媒聘娶之。公主虽痛女年幼，不忍割舍，然权在人手，不敢不从，唯有含泪相送而已。高王娶了郑娥，真如天仙下降，不敢以妾礼相待，尝谓娥曰：“睹卿画上芳容，已足令人神醉。今日得亲玉体，能不使我魂消？”娥亦婉转柔顺，王愈爱之，封为楚国夫人。唯世子闻王纳了郑娥，如有所失。王见其忽忽不乐，疑为思母，因命之曰：“汝离母已久，可先归晋阳。吾将迁驾邺城，俟定都事毕，然后归耳。”世子受命而去。

一日，忽报西魏宇文泰引兵攻潼关，守将薛瑜阵亡，关已失守。诸将咸请救之，王曰：“吾方迁都，未暇发兵，且渠亦不敢深入。进讨之期，且俟后日。”乃下令曰：“洛阳建都已久，王气将尽。且西逼西魏，南近梁境，非据守之地。今将迁邺，文武军民俱限三日起发。”乃以赵郡王谌为大司马，咸阳王坦为太尉，高盛为司徒，高敖曹为司空，司马子如、高隆之、高岳、孙腾共知朝政。先日护驾迁邺，自己留后处分。丙子，东魏帝发洛阳，六宫从行。军民四十万户狼狽就道。时阙马，尚书丞郎已上非陪从者，尽令乘驴。改司州为洛州，以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，镇洛阳。庚寅，帝至邺。越三日，高王亦至。时宫阙未就，帝居北城相州之廨。王乃命拆洛阳旧宫木料以济之，限日速成。又以新迁之民资产未立，不无嗟怨，出粟一百三十万以赈之，民始宁居。王部分已定，遂辞帝归晋阳。当时有童谣云：

可怜青雀子，飞来邺城里。

羽翮垂欲成，化作鸚鵡子。

此谣永熙年间已有，是时盛传邺下。盖青雀子者，谓孝静帝清和王子也；鸚鵡子者，后来高洋代帝年号神武之验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再说世子归去，只将洛下变迁事情诉知娄妃，王之连纳三美未尝言及。王归，娄妃接见问：“女后若何？”王曰：“永熙西去，后已迁邺。有吾在，人莫敢慢也。”俄而，报三位夫人至。妃问：“何人？”王一一告之。时众夫人皆来参拜，俱不乐。王命升堂拜见娄妃，又命与众夫人相见。众见冯、李二夫人貌虽美，不以为异。及见郑娥皆大惊，疑非人世中人。娄妃亦笑道：“大王得此美丽，莫怪不复念旧也。”王曰：“亦赖卿不妒耳。”当夜，共宴于娄妃宫中。宴罢，各送一院居住。独飞仙院层楼画阁尤胜他处，命楚国夫人居之。盖院在德阳堂后，与王听政之所相近，朝暮尤便出入也。一日，王在娄妃宫见诸夫人皆在座，忽然想起尔朱后独居东府相隔已久，欲往见之，恐其尚记前恨，乃私语桐花曰：“吾欲往东府，烦卿先行，叫他莫再拒我。”桐花笑曰：“大王自不去耳，彼何尝拒大王也。”桐花遂往。斯时尔朱后正切幽怀，见桐花至，喜曰：“夫人尚念我乎？”桐花曰：“不唯我念后，王亦念后也。”后曰：“彼方贪恋新欢，焉肯复念旧人。”桐花曰：“王不来者，虑后见怪耳。今日相聚，勿记前嫌也。”后闻，又喜又恨。未几王至，后乃和颜接之。王见后形容消减，顿生怜惜。时高攸已过周岁，抱出相见。王大喜，遂命设宴，三人共饮。至晚，桐花辞去，王遂留宿后宫，欢好如初。

且说世子高澄年虽幼，颇有恋色之意。高王觉知，谓娄妃曰：“澄儿情窦已开，吾前在洛阳已聘定清和王女为室，今冬与之结婚可乎？”妃曰：“妾亦有此意。”王遂命造世子府，务极华丽。一面修表以闻，一面启知清和王，将吉日送去。清和喜诺。临期世子到邺亲迎，帝与清和皆厚赐之。内外百官无不毕贺。迎至晋阳，在北府正殿成亲。拜见高王夫妇，然后送归新府。斯

时世子年少尚主，加以郎才女貌，正是富贵无双，荣华莫比。人生得意之遭，莫逾于此。那知人心不足，内中又弄出事来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卷 送密函还诗见拒 私宫婢借径图成

说这郑娥之母新宁公主，乃清和王从妹。娥与琼姝为姑舅姊妹，幼年最相亲密。今闻公主嫁来，不胜欣喜，告于高王，欲往见之。王欲不许，又不忍拂其意，但云：“且缓。”娥见王不许，恳于娄妃。妃乃为王言之，王曰：“我不令去者，盖有故也。儿方新婚，要他夫妇谐和。楚国之美，足令脂粉无颜，新妇远不及他。澄见楚国之美，必嫌妻貌不佳，是间其欢心也。我故不放他往。”妃曰：“王太多心，儿焉敢若此。”王遂许之。郑娥知王已允，大喜。次日起身，十分妆束，带领宫娥十人，上了香车，左右侍从，簇拥而行。有人报知世子，世子大喜曰：“楚国来耶？”忙整衣相接。娥至堂前下车，女官二人引道与世子相见。遥闻环佩之声，乃是公主出接，一群宫女拥着而来。彼此相见大喜。礼毕，携手进入内宫，二人并坐。宫女献茶，世子亦来坐于其次。郑夫人年幼娇羞，进宫两月有余，见人未尝言语。至见公主，乃是旧游女伴，不胜欣悦。以世子在座，欲言不言者数次。世子觉，起身走出。夫人乃谓公主曰：“愚姊一别贤妹，不觉半载有余。忆想我与妹共乘木兰舟游太液池，令侍儿采莲唱歌，正在洛阳上苑之中，不图相见乃在此处也。”公主曰：“人事变迁，不堪回首。今日姊来恍如天降，真令人喜出望外。”夫人又曰：“自别父母，无日不念家乡，使人梦魂颠倒。未识吾父母安否？”公主曰：“皇姑前日来见，幸喜精神如旧，所念念不忘者惟贤姊一人。命妹寄言，勉进饮食，善保玉体。”于是两人促膝密语，欢笑不已。世子密从屏后窃听。声音啾啾，愈觉可爱。忙催宫女送进新果及佳肴美酒，夫人不饮。只见宫女报道：“午时已及，请夫人回宫。”郑娥起身告辞。公主不敢留，便道：“后日参谒公姑，来与贤姊聚话便了。”亲自送至宫门。世子已在香车旁等候，见夫人出，谢曰：“今日蒙夫人下降，仓猝简慢，幸夫人勿怪。”郑娥道声：“不敢。”登车而去。世子见他去了，只管呆想。要晓得弘农相遇时，郑娥正在忧愁困苦之际，其天然秀色已爱不能舍，况今在欢悦场中妆束一新，此回相见，何异嫦娥下降。回视公主，真有仙凡之别。故虽宴尔新婚，世子一念一心只在郑娥身上。打听高王或往军营，或往东府，时时往来飞仙院外，冀得一遇。

一日，郑夫人在宫无事，忽有宫女报道：“今岁冬暖，宫墙外梅花盛开，高下如雪，微风一过，香气熏人。”娥素性爱梅，闻之大喜，遂引宫女五六人步出飞仙院外。那知梅花开处去此尚远，因问：“梅花何在？”宫女指道：“就在前面翠薇亭外。夫人要看，须到亭上观望。”娥见宫院深沉，绝无人迹，信步走至亭上。果见四面皆梅，花光如玉，不觉大悦。忽闻画角之声起自林中，嘹亮可听，因问：“何人花下吹角？”有婢庆云者，为知院宫女，性颇伶俐，走出一望，回言：“世子在花下吹角。”娥道：“既是世子，莫去惊动，悄悄看一回罢。”那知世子花下早已窥见亭上有人，料必郑娥看梅，遂放下画角上亭相见。郑娥见过，忙欲退避。世子觉其欲避，便道：“请夫人自在观梅。”走下亭去了。郑娥命庆云问道：“方才所吹画角是何宫调，声甚激越。”世子道：“是《落梅》腔也。若夫人爱听，再吹一曲何如？”于是世子复坐树旁石上，吹弄画角，夫人凭栏而听，觉其声如怨如慕，忽触思乡之念，呆立不动。俄而，大王来到，世子仓皇走出。王见世子曰：“尔不在宫中，来此何干？”世子曰：“儿闻梅花盛开，特来一看。”王叱之退。郑娥见王来，移步相接。王曰：“卿何在此？”对曰：“妾闻此处梅花遍放，

故走来一玩。适世子在梅下吹角，暂立听之。”王见其直言无讳，转不为异，便携手同归院中，谓之曰：“我宫律甚严，诸夫人无事皆不许出宫，卿何擅自出外闲步？”娥闻之有惧色。王又慰之曰：“卿年幼未知，我不怪卿。卿勿惧，后莫若此耳。”娥应曰：“诺。”从此娥无故不出，世子亦不敢来窥矣。

且说石州有一豪户刘蠡升，乃伪汉刘元海之后。骁勇绝伦，民夷畏之。离州百里有一云阳谷，谷内周围四百里，蠡升据之。招兵买马，日益强盛。手下精兵数万，勇将百员。孝昌末建国曰汉，称天子，置百官、多妃，一如天家之制。石州一路，皆被扰害。尔朱荣、尔朱兆进兵征讨，俱为所败，奈何他不得。近又得番僧二人，能行妖术，教演弟子二三百人，专事兴妖作孽。女曰九华公主，美而勇，亦授番僧之术，能剪纸为马，撒豆成兵。窥见魏分为二，中原扰乱，遂引兵来夺石州。官兵不能抵敌，于是刺史杨天祐飞章告急。高王接得文书，乃于德阳堂召集诸将议曰：“蠡升强暴已久，非吾自行，恐不能收服。”诸将咸请出师。于是点选精骑三万，猛将二十员，即日起发。入宫谓娄妃曰：“刘蠡升反，吾自往讨之。有一事托卿，卿勿负我。”妃问：“何事？”屏去左右，私语妃曰：“楚国年幼，卿当以儿女畜之，加意保护。但此女性好游嬉，当戒其静守宫中，勿纵出外。澄儿屡在飞仙院外闲行，吾屡次见之，其意叵测。卿主宫事，尤宜防微杜渐，勿使弄出事来，追悔无及。”妃笑曰：“楚国吾亦爱之，何用王嘱？澄儿颇晓礼义，何敢妄行？吾自留心防之便了，大王不必挂念。”王曰：“得卿如此，吾复何忧。”又至飞仙院中叮咛一番，然后至军，命世子曰：“并州事尔自主之，倘有疏失，责在于尔。”世子再拜受命。王遂起兵星夜前往。按下不表。

再说世子自王出军后，深惑郑娥之色，邪心又起，每欲潜致殷勤，又恐泄漏，甚至废寝忘餐，幽怀如结。一日，在瑞芝堂与私奴冯文洛谈论外事，忽见飞仙院宫女李庆云升阶再拜。世子问：“何事至此？”庆云曰：“奉夫人之命，送金樱于公主，兼问近安。”世子大喜，遂同庆云入宫，应云拜见公主，致了主人之命。公主亦问：“夫人安否？”闲话一回，便即辞出。只见世子亦出宫来，手持一书，封固甚密，付之曰：“公主有书送与夫人，你可带去。”庆云接书便去，回至飞仙院，把书呈上道：“此公主送于夫人者。”郑娥见封面上写：楚国夫人手启。开函一看，乃是四句五言诗。诗曰：

金闺久无主，罗袂欲生尘。

愿作吹箫伴，同为骑凤人。

娥看罢大怒，问曰：“此书谁与你的？”庆云曰：“小婢出宫时，世子言是公主书，教我带归的。”郑娥曰：“世子视我为何人，擅敢吟诗戏弄。我去诉知内主，看他何颜！”庆云跪下道：“夫人且息怒，小婢有一言相告。若诉知内主，不过将世子责备一番，但合宫皆晓，议论蜂起，反若夫人无私有线了。不若还其书，绝其意，消磨于无事的好。”郑娥被庆云相劝，把怒气按下，便道：“你将书去交于公主之手，说世子若再如此，决不干休！”庆云领命，复到世子府来，将书密呈公主，备说夫人见书大怒，命即送还。公主看了，果是世子亲笔，大惊失色，对庆云道：“你去对夫人说，此事看奴薄面，切勿声张。”庆云去了。世子到晚入宫，公主道：“楚国夫人最为大

---

“愿作吹箫伴”二句——此用春秋时箫史与弄玉典故。箫史能吹箫，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也好吹箫，秦穆公就把弄玉嫁给箫史。后来二人各骑龙乘风，升天而去。事见《列仙传》。

王宠爱，世子送书与他，何胆大乃尔，独不畏王知耶？”世子抢书，就火上焚之，曰：“今生不得此女，有如此书。”公主骇然，再欲有言，世子已出宫去矣。

一日，郑娥在娄妃处夜宴而回，时已更深，行近院门，月明如水，四面无人。忽见世子独立阶下，向娥曰：“请夫人少留片刻，我有一言欲达。”郑娥变色曰：“世子前日无礼，我将诉于内主，隐忍而罢。今夜尚有何言？妾非路柳墙花，任人轻薄。世子亦有父子之义，岂可不自知过！”世子道：“我自弘农相见，已致殷勤，夫人面上并非寡情，何拒我若此？”夫人道：“高情虽有，大义难犯。”说罢便走。世子拦住去路，依依不舍。宫人皆惧，夫人发急下泪道：“君若无礼，我当撞死阶前，以绝君意。”世子始惧，谢罪而去。娥至宫下泪不已，庆云再三劝慰，又嘱宫人莫泄，娥始寝。次日灯节，世子命造巧样新灯千百盏，送入娄妃宫中，结灯山一座。妃设宴于宝庆堂，召诸夫人赏灯。唯郑夫人不至，遣宫女庆云回说身有微疾，不能赴宴。娄妃道：“既体中欠安，不必劳动他。明日我自来望。”庆云退立阶下，徘徊观望，半晌不去。世子遣宫女问之曰：“你留此，不畏夫人责乎？”庆云曰：“夫人性极善，不我责也。”时渐更阑，华筵已散。庆云回至翠薇轩，门户寂寂。忽闻廊下有人言曰：“庆云何独行至此？”庆云大惊，看时乃世子也。庆云曰：“从内府回来。”世子戏之曰：“今阁门已闭，何以得入，不如从我去罢。”携其臂，至重林堂轩下，是高王安息之所，与之共寝。遂以郑夫人事托之，庆云笑诺。又付金珠一包，曰：“诸侍女亦当结其欢心，使无阻碍。”庆云又诺。至晓遂别。庆云入宫，郑娥尚未起身，呼至床前问之。庆云曰：“内主娘娘赐我看灯，故不及归。”娥遂置之。午后娄妃自来望，郑娥接见。妃问曰：“夫人何疾不快？”娥不答。再问，娥曰：“妾欲得二郡主来此同居，则疾尽释矣。未识娘娘允否？”妃曰：“汝忧寂寞耶？我命他来伴你便了。”遂命宫女以步辇迎接。

二郡主者，王之次女端爱，即后孝静帝后。年十二，伶俐明决，与郑娥最相得。故娥欲其来，以为拒绝世子之计。俄而端爱至。妃言：“夫人思汝，要汝来伴。”端爱大喜，命移妆具过来。妃去，端爱遂留，娥忧疑尽释。庆云急报世子曰：“事不谐矣。夫人请二郡主相陪，同床共塌。小婢有力难用，奈何？”世子大惊，遂至飞仙院请见郡主。郡主接见，郑娥托故不见。世子私语郡主曰：“妹何在此？你年幼不知宫禁，诸夫人谁不寂寞，妹能一一相伴乎？父王归，恐见责也。”端爱曰：“我奉母命居此，无畏也。”世子出。郡主隔帘望之，见其在宫门口与庆云窃窃私语，心甚疑之。入房，娥问：“世子来未识何意？”端爱以世子言告之。娥惊曰：“我恳郡主来，正畏世子耳。前以私书相戏，继又拦住无礼。本欲诉知内主，反恐见怪，故隐忍不发。今奈何欲令郡主舍我而去乎？”端爱曰：“我疑庆云必与有私，夫人当告知母妃，以重责之，庶彼有惧心。”郑娥曰：“我与郡主同往言之。”爱应诺，二人并辇而行。见娄妃，妃命共坐围炉以逼寒气，又命进膳。谈话良久，夫人起告曰：“妾有一事欲诉，乞娘娘屏去左右。”妃令左右各退，独郡主在侧。妃问：“何言？”娥乃泣诉世子事，妾妃大惊曰：“大王真神人也！世子果然不良，日后必遭大祸。”乃谓夫人曰：“我失教诲，致令畜生无礼于卿。卿放心，我自责之，以后自然不敢。大王归，切勿令知也。”娥拜谢，遂与端爱同退。

娄妃即召世子，责之曰：“汝不畏死耶？楚国你父所爱，何得以无礼相

犯？若令父知，性命难保，我不能救也。”世子跪下，连称不敢。妃复戒饬再三，乃叱之使退。世子回府，闷闷不已，问计于宫官冯文洛、田敬容。盖二人有巧思，多才干，皆世子心腹，故私与商之。文洛曰：“楚国执意不从，劝世子绝念的好。”敬容曰：“世子如欲图成，臣举一人相助，定有妙用。”世子忙问：“何人？”敬容徐徐说出。管教：

坚心冰洁终含垢，恣意风流卒受殃。

且俟下卷细说。

### 第三十六卷 施邪术蛊惑夫人 审私情加刑世子

话说世子欲就私情，问计于田敬容。敬容不合说出一人，世子忙问：“何人？”敬容曰：“臣闻通直郎李业兴善为魇魅之术，男女苟合，能使仇讎化为亲爱，贞洁变而悦从。去年司马尚书得一美妇，是吴人被掳到此。尚书纳之府中屡欲犯之，其妇以死相拒。业兴为之施符一道，妇遂顺从，大相欢爱。若得其术，世子事不怕不成矣。”世子曰：“业兴得宠于王，恐不肯为我用也。”敬容道：“业兴近得人金，偷改文书，出人死罪。以此胁之，不怕他不为我用。”世子遂召业兴入见，据坐怒色责之曰：“大王何等待你，你擅敢得人金，出人罪。吾方检点文书，知尔作弊。若禀知大王，只怕难免一死。”业兴大惧，伏地哀告曰：“世子若饶我罪，定当衔环报德。”世子道：“既要我饶，我有一事托你，你肯依我么？”业兴曰：“世子有事，敢不竭力？”世子遂携手入密室中，谓之曰：“闻卿素有灵术，能成人好事。我有一心爱人，近之不得，烦卿为我图之。”业兴曰：“图之甚易。但必得其姓名居止，然后可以行法。”世子沉吟曰：“既要尔行事，不得不与尔说。我所心爱者，乃楚国夫人郑娥也。”业兴闻之，惧不敢答。世子曰：“今日言出我口，入于尔耳。事在必成，否则杀尔以灭口。”业兴怕死，便道：“世子休慌，但须近其入处，于密室行法，三日后有验。”世子曰：“飞仙院外深密处甚多，卿可安心居之。但院中尚有二郡主在内同宿，奈何？”业兴曰：“无妨，包管三日后郡主自去。”世子大喜，遂引之入宫，暗中行术。

且说郑娥自高王去后，甘心独守，虽世子屡次勾挑，毫无动念。自业兴行术后，顿起怀春之意。良宵漏永，又有一世子往来于中，转辗不寐。郡主连夜睡去，梦一狰狞猛虎前来扑噬，才得惊醒，略一合眼，猛虎复来相扰，惧不敢寐，起身谓夫人曰：“兄被母责，决不敢再行无礼。奴欲还宫，数日再来。”夫人也不坚留，竟听其去。世子闻知术有效验，大喜，乃招庆云于僻处问之曰：“近日夫人光景若何？”庆云曰：“夫人连日恹恹困倦，若有所思。”世子喜极，遂告之故，因曰：“吾计已成。今夜入宫，夫人必不拒我。但嘱咐诸婢临时各退，你独在门口相候，勿负吾托。”庆云受命而去。是夜月色微明，世子托故宿于外轩。人静后，潜至飞仙院叩门。庆云即忙启入。问：“夫人睡否？”庆云曰：“睡已半晌。”遂引世子入房，报云：“大王回来。”娥闻王回大喜，忙披衣而起，只见世子立在床前，惊曰：“君来何为？”连呼侍女不应。世子笑颜相向曰：“我慕夫人而来，今夜生死当在一处。”便挨身坐下。斯时夫人神迷意乱，如在梦中，见世子眉目如画，肌肤若雪，仪容秀丽，态度风流，不觉动情。于是世子就之，娥遂不复坚拒，而共赴阳台之梦矣。漏交五下，庆云报道：“天将晓，世子起身罢。”二人并起。娥谓世子曰：“妾以陋质，过蒙大王宠爱，满拟洁身以报大德，怜君一点深情，遂至失身非义。幸君慎之，万勿泄漏。”世子曰：“感卿不弃，密相往来，无虑人知也。”遂起身珍重而别。自后郑娥不复来请郡主，而世子竟得朝夕出入。后人诗讥之曰：

占得人间第一芳，游蜂堂下已偷香。

---

衔环——传说汉代杨宝小时候救了一只受伤的小鸟，后小鸟叼了两块玉（环）来报答他。后即以衔环作为报恩典故。

阳台之梦——即宋玉《高唐赋》中，楚王与巫山神女于阳台欢合故事。

广寒宫里伦常乱，此日飞仙乱更狂。

广寒指尔朱后事，飞仙指郑娥也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高王兵到石州，时已冬底。正值刘蠡升手下大将刘涉同番僧二人领兵攻打石州。番僧播弄妖法，或黑雾迷天，或黄沙括地，守城者皆惧。高王兵到，贼将退下十余里，以备征战。高王扎营城外，谓众将曰：“我军方至，贼即退下，有惧我心。今后出战只许败，不许胜，吾自有处。”次日，段韶领兵出马，刘涉敌住。战了数合，韶诈败而回。贼军掩杀过来，兵众尽逃。又差刘贵接战，正遇番僧二人，左右夹攻，贵亦败走。三日连战七阵，高兵皆败，于是尽收军马入城。寨中遗下军粮皆被抢去。贼兵笑以为怯。除夜，贼将开怀畅饮，又恃有妖法利害，全不防备。王至二鼓，乃下令贺拔仁、刘贵引兵抄出贼后，截其归路。亲自带领勇将十员、轻骑一万，前去劫寨。及到贼营，正值半夜，贼兵尽在醉梦之中。官军齐声呐喊，四面杀入，浑如砍瓜切菜，个个束手受死。刘涉在中军帐中听见兵至，忙欲起敌，兵已杀到帐外，只得从帐后杂在乱军中逃命。番僧等醉不能起，皆被杀死。及至天明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逃去者又被刘贵、贺拔仁引兵截杀，斩首无数。刘涉被擒，解至军前，王命斩之。

于是乘胜而前，大兵直抵云阳谷下。把守谷口者，乃蠡升弟刘信明及大将万安，闻前军尽没，高兵已至，慌急报知蠡升，求请添兵。一面坚守关口，以防攻入。蠡升闻报大惊，谓其女九华曰：“谷口若破，吾都城亦不可保。汝素通法术，可去协力守护。”九华引兵来至谷口，谓众将曰：“吾兵新败，不可与战。”命军士各抬乱石，堆积关前，以便临敌施用。盖谷口壁立万仞，只有一路可上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人莫敌所在。高兵初至，乘其锐气，鼓勇而登。九华作起法来，一阵狂风吹得乱石如雨点打下，逢着的头破脑裂，人人受伤，不能进步，只得退至山下。王欲诱之出战，贼将坚守不出。屡次进兵，反伤无数军士。教人四面寻路，皆高峰峻岭，无别径可入。又降下一天大雪，弥满山谷。相守半月，计无所出。忽一夕风雪飘扬，春寒殊甚。王独寝帐中，清怀落寞，遥闻更漏之声，归心顿起。三更睡去，梦一美人倚帐而立，吟诗曰：

君去期花时，花时君不至。

檐前双飞燕，动妾相思泪。

细视之，乃郑夫人也。王喜不自胜，问曰：“卿从何来，乃至于此？”美人不答，又吟诗曰：

秋风一夜至，零落后庭花。

莫作经时别，风流有宋家。

王起就之，恍然惊醒，大以为异，转辗思之，达旦不寐。次日召众将，谓之曰：“今天寒地冻，风雪不止，久留于此，徒劳军士。我欲暂且班师，待三月之后再图进取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命贺拔仁、康德二将领兵数千，屯于石州要处，遂回晋阳。

世子闻王班师，带领府中文武出郊远迎，娄妃率领诸夫人、大小儿女在宫相接。王入宫一一见过，命众皆坐，便将杀退贼兵、全军大胜备说一遍。妃与诸夫人皆贺。俄而诸夫人退，王独与娄妃语曰：“宫中无事否？”妃曰：“无事。”又问：“飞仙院无甚事否？”妃曰：“无甚事。”王曰：“我不放心者，以其年幼耳。”妃曰：“妾承王托，早晚留意。元宵之夜，郑夫人因抱微恙，不能赴宴。次日妾自往看之，不过以王不在宫，自伤孤寂，欲请

端爱作伴，妾即许之。端爱与之同床共宿，情若姊妹，起居遂安。”王闻妃言大喜。至晚，王至飞仙院，问娥别后之事，言与妃同。因念梦中诗句与听，娥曰：“此大王心不忘妾故耳。”王由是宠爱益甚。一日午后，王听政回来，行至玩芳亭，见奇葩异卉开放一庭，因召郑夫人同玩。夫人闻召，即带宫女徐步而来。世子在凝远楼上望见郑娥绕栏而行，飘若神仙，不知何往，便下楼拦住曰：“夫人何往？”娥曰：“赴大王之召。”世子曰：“夫人能少留片刻乎？”娥曰：“不可。”世子乃前执其手，夫人洒脱急走。王已在前，世子望外急避。王谓娥曰：“世子与尔何语？”娥曰：“妾不顾而走，未识何语。”王虽不疑郑娥，而甚怒世子。

有宫女穆容娥者，娥之从嫁婢也，素与庆云不睦。一日，在后阁与婢赵良霄下棋，夫人至，坐而不避。夫人怒，命知院庆云责之。容娥曰：“我虽无礼，不敢与人私通。”庆云怒，遂痛责之。容娥抱恨切齿，因思欲报此仇，不如将他勾引世子事诉知大王，教他死在目前。暗暗做就首状，潜至德阳堂，见王坐观文书，便上阶首告。王取视之。状云：

飞仙院宫女穆容娥为首明事：今年正月初六日，夫人遣知院李庆云往世子府送金樱于公主，世子遂与之通，代送私书于夫人，夫人欲禀内主，庆云劝住。元宵夜与世子同宿于重林堂轩下，一夜不归。自后每引世子调戏夫人，遂成私合。婢欲进谏，苦被禁止。夫人失节，罪在庆云。

党恶者良霄、定红。有谢玉瑞、孟秀昭为证。婢恐日后事露累及无辜，先行首告。唯大王鉴之。王看罢大怒，问穆容娥道：“汝言皆实否？倘有一字虚诬，立即处死。”穆容娥道：“如虚，愿甘治罪。”便叫内侍召出良霄四人等。四人至，王分别勘问。先问孟秀昭，秀昭曰：“正月初六日世子以私书相送，夫人怒，命庆云还之。后在飞仙院门口，世子拦住夫人不放，夫人欲撞死阶前，世子方去。夫人怕世子擅入院中，请二郡主来陪伴。后庆云以世子命，将金珠分给诸婢，婢等惧不敢违。二月初八日，郡主归去。初十夜，世子来叩门，说：‘大王回来。’庆云开门，引世子到夫人卧房。夫人连呼侍女，庆云禁止婢等不许答应。世子遂宿于宫中，至晓方去。”再问良霄、定红、谢玉瑞，所供皆同。王怒曰：“庆云可杀！”即召之来。庆云知事已败露，只得尽吐实情，但云：“穆容娥无礼，夫人命我责之，故怀恨出首。”高王吩咐左右，尽行剥去衣服，赤体受杖。庆云打荆条一百，良霄等打荆条五十，穆容娥亦打二十。个个血流满地，苦楚不堪。打罢，皆上刑具，收入冷监。

然后走入飞仙院来。郑娥见宫女召去，尚不知所由来，只见高王怒容满面，上坐喝道：“我待你不薄，我去后，擅敢与逆子私通。你且从实说来，一言隐瞒，教你立死！”郑娥又惊又羞，呆立半晌，乃诉出世子相逼之状，且曰：“吾身边人皆与他一心，教我如何拒得？”王曰：“何以不禀内主？”娥曰：“吾同二郡主当面哭诉，娘娘不为奴作主，奈何？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高王听见诉过妾妃，妾妃不管，因想：“我出门时，何等托付，竟置漠然，使娥孤立无援，陷于奸计，致我受逆子之辱。”不胜大怒。又见娥悲啼婉转，反生怜惜，乃曰：“逆子难饶，我不罪你便了。”立起走出，忙召世子。世子不知事露，挺身入见。王见之，怒气顿加，喝令跪下，以穆容娥之状示之。世子一看，惊得面如土色，哑口无言。王亦不复再问，令左右牵下，去其衣冠，痛杖一百，囚之内监，欲置之死。斯时世子打得皮开肉烂，满身血染，死去数次。田敬容以汤灌之方醒。泣谓敬容曰：“我囚于此，未识内主娘娘知否？”敬容曰：“大王吩咐，不许一人传说，内宫谁敢去报？”世子道：“你去传与公主，叫他速求内主救我。”敬容便去，报知公主。公主大惊，

忙即来见娄妃。那知世子事娄妃尚未知之，闻公主来，忙即召入，见其忧愁满面，因问曰：“公主何事不乐？”公主便将世子私通楚国、穆容娥首告、大王加责世子说了一遍，泣告道：“娘娘须念母子之情，救他一命。”娄妃大惊失色道：“我曾再四叮咛，彼依然不改。今深触父怒，如何解救？由他自作自受罢。”盖娄妃曾受王托，郑娥又来诉过，不能全他名节，知王必移怒于己，说也无益，故推辞不管。公主含泪回宫，以内主之言报知世子。世子见父母恩义俱绝，即偷得残生，必遭废弃，伤心一回，便起身悬梁自缢。正是：一生事业由今尽，数夜风流把命倾。未识有人救他还魂否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七卷 改口词曲全骨肉 佯进退平定妖氛

话说世子怨愤自缢，恰值田敬容进来撞见，慌即解救，世子得以复苏。敬容跪劝道：“世子负不世之才，宜留此身以有为，奈何遽欲自尽？”世子不语。俄而，冯文洛至，谓世子曰：“臣在外打听得司马尚书近回晋阳，得彼一言王心可转，世子何不以书求之？”世子遂修书一封，密令送去。其书曰：

知名故人恕不复具。近以事近彝伦，有乖风化，致触严亲之怒，罪在不赦之条。身被羈囚，命悬汤火，血流枕席，死等鸿毛。痛援手之无人，欲求生而少路。忽闻君返，如遇春回，唯望施转圜之智，上启王心，效纳牖之忠，下全予命。苟使父子如初，敢不生死衔结。冒禁通书，幸不我弃。

子如接书看罢，对来使道：“你回去教世子安心，我尚未见大王，见时自有道理。切不可泄漏机关。”

其时子如方回，亦早略闻消息。因欲救世子，不敢久延，次日绝早便来见王。王知子如回来，即召至德阳堂共坐细谈。子如略将朝事述了一遍，起身告曰：“久不见内主娘娘，求入宫一见。”盖子如以乡闾之旧，每次自京回来，皆得进见娄妃也。王曰：“汝勿往见。世子不堪承业，行将废之，其母恶得无罪？”子如佯为不解，惊问曰：“大王何为出此言也？”王乃告之故。子如曰：“大王误矣。郑夫人有倾国之色，世子有过人之资。内主是大王结发之妇，又有大恩于王，以家财助王立业，患难相随，困苦历尽，情义何可忘也？且娄领军为腹心之佐，大功屡建，岂可与妃参商？况此等暗昧之端，未定真假。王奈何以一宫婢之言，而欲弃此三人也？臣窃以大王妃嫔满前，郑夫人独邀宠幸，或有忌之者造言兴谤未亦可知。世子恃王亲子，在宫出入自由，不避嫌疑，理或有之，此事断无有也。宫婢们畏威惧刑，逞口妄供，何足为信？大王凭一时之怒，而失善后之图，窃为大王不取。”高王被子如一番言语，其怒稍解，渐有悔心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卿为我勘问之。”

子如领命，随到监所，据案而坐。吊出宫女六人，跪于阶下。又召出世子，世子向子如再拜。子如道：“奉敕追勘，世子莫怪。”子如见世子形容憔悴，满目忧愁，起携其手曰：“男儿胆气宜壮，何畏威自怯若此？”命坐一旁。先叫穆容娥，喝道：“你诬陷夫人，大王已经察出，罪该斩首。今亦不用你供。”喝叫左右将他绑起，推在一旁候死。乃叫谢玉瑞、孟秀昭、良霄、定红一齐跪上，喝道：“穆容娥诬陷之罪，即刻正法。你等生死亦在一言，倘不诉出穆容娥诬陷实情，仍旧扶同污蔑上人，一并处斩。”四人大惊，叩头曰：“唯公相之命。”子如授以纸笔，令各自书供。良霄举笔先成。供云：

妾以蒲柳之姿，追随风阁，趋承之职，朝夕鸾帟。夫人贞淑，大众皆知；宫禁森严，寸心常凛。何乃利口恶奴，以小愤而构成大祸，致令贱妾被牵连而陷入奇冤。是以含恨无穷，有口莫辩。今蒙提问，敢吐实情。所告皆属子虚，前供尽由饰说。幸垂明察，下鉴蚁忱。

三人所供，亦与良霄无异。子如看罢大喜，乃叫李庆云，喝道：“夫人被诬，

---

彝伦——天地之常道。

转圜——调解挽回。

纳牖——开导人为善。

参（shēn，音深）商——二星名。参在西，商在东，此出彼没，永不相见。比喻双方隔绝。

你该力辩，何得直认不辞？你死不足惜，其如夫人、世子何？速速书供，免汝一死。”庆云便即写供呈上。供云：

贱妾初无令德，幼乏芳姿，得邀王选，入为护帐之姬；更辱主恩，拜受知院之职。但知畏法奉公，宁敢肆情纵欲。况我夫人以姮娥而守月，岂同神女去行云。何乃奸诈之徒捏造谎言，横生奇祸，玷夫人之清德，累世子之芳名。直以力弱难争，一时屈认；苦于有冤莫诉，万死奚辞。今承庭讯，得睹云开。乞赐青天之照察，得超垂死之残生。

子如览毕，便道：“众供已定，倘大王再问，不得更有他说。”众女皆叩首领命。子如吩咐左右，将穆容娥牵去，先令自尽，立等回报。俄而左右来报：“穆容娥已死。”子如下笔判道：

穆容娥惧罪自缢，诬陷显然。良霄等众口相同，真情可据。云开雾散，宫禁本自肃清，射影含沙，谤迹皆由捏造。一人既死，无烦斧钺之加，余众无辜，旦释囹圄之禁。

判毕，取了诸宫女口词来见高王。高王看了，大喜道：“我知此事非公不能了也。”便命内侍召请娄妃出见。妃见召，未识何意，惊疑不安，却又不敢不来。乘辇至德阳堂下，王见妃至和颜相接，妃心稍安。子如亦上前拜见。坐方定，世子亦召到阶下，升堂再拜，悲不自胜，泪落如雨。妃见之歔歔。王亦恻然，指子如曰：“全我父子者，尚书之功也。”世子拜谢。王赐黄金千两，以酬其功。是夕，留子如共饮，极欢而散。其后庆云、良霄等皆以他事赐死。王于是待娄妃如旧，而爱郑娥有加。

一日，接得石州文书，报称蠡升复出肆掠，其女九华妖法难破，请王发兵击之。王遂下令亲征，入谓桐花曰：“刘蠡升恃妖法为乱，必得卿往，方能破其法。”桐花应命。乃命世子随行。兵至石州，贺拔仁、任祥来见。王问：“贼势如何？”仁曰：“贼将唯万安骁勇，其余皆非劲敌。但每战方合，便天昏地暗，飞沙迷目，咫尺难辨，故官兵屡退。此皆妖女九华所致。擒得此女，破蠡升不难矣。”王曰：“彼若坚守谷口，攻之匪易。彼既引兵出战，擒之不难。”次日，命桐花守住大寨，嘱曰：“俟其兵至，尔以法破之。”命诸将各领兵五百，乘便击贼：“一遇妖法起时，勿与争锋，四散奔走，各择便地埋伏。俟其退回，处处截杀，必擒住九华方止。”又命段韶、任祥拥护世子，引兵一千去打头阵，诱之追下。众将皆依计而行。斯时九华闻高王又到，与诸将议曰：“前日吾军败没者，以彼黑夜劫营，法不及施耳。今后交战，吾但作法胜之。彼若败走，尔等尽力追杀，教他片甲不回，方报前仇。”贼将皆曰：“仗公主之力。”议方定，军士报高将营前挑战。九华遂与众将同出，立马旗门之下，见来将中有一少年将军，美貌风流，头戴紫金冠，身穿红绣甲，手执画戟，坐白马上，分明潘安再世，宋玉复生。九华暗想：“擒得此子回来，与奴作配，岂非一生大幸。”于是不发一令，只管呆看。段韶见对阵不动，大叫道：“来将听者，你敢不用妖法，与我斗力么？”九华倒吃了一惊，遂令万安出马。战未数合，忽黑气罩地，沙石乱飞，空中如有千百万人马杀下。段韶、任祥保着世子便走。九华见了，便驱动神兵，亲自赶来。高兵遇着，四散奔开。九华一心要拿世子，别枝兵让他自去，单追着世子，紧紧不放。看看追近高寨，只见一员女将挡住，少年将躲在他背后，狂风顿息，天气开朗，空中神兵皆变为纸人纸马，纷纷坠下，九华大惊，忙欲再念真言。女将喝道：“你法已破，还不下马受缚。”九华惶急，望后便逃。

---

姮（héng，音恒）娥——即嫦娥。

囹圄（língyǔ，音玲雨）——古代称监狱。

四面伏兵纷纷涌出，围得铁桶相似，喊道：“降者免死。”贼兵一半杀死，一半跪地投降。后队兵将来援，又被刘贵、贺拔仁截住杀退。九华插翅难飞，早被桐花赶上，擒下鞍鞵，绑缚定了。王大喜，把九华囚于后营，长驱直进。蠡升闻女被擒，魂胆俱丧，自料不能相抗，只得遣将请和。王许之。又请还其女，然后出降。王对使者召九华至帐，指世子曰：“蠡升若降，吾将以世子配之，今未能还也。”使者回报，蠡升信以为实，遂不设备。是夜王引兵袭破谷口，大军齐进，围其都城。其将刘信明、万安见官兵势大，惧同夷灭，斩蠡升之首以降。王入城，斩二人。掳得伪王公将相文武四百余人，库中珍宝无数，迁其人民三万余户，安插内地，班师以归。九华年幼貌美，桐花请赦其罪，王亦以蠡升乞降在先，命世子纳之。遂献俘于朝，帝以高王功大，赐殊礼，假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诸将进爵有差。王辞殊礼，命下再三，卒不受。请追赠恒山王胡士达，以酬桐花之功。帝允奏，谥恒山王为武王。建立新庙。庙成，王同桐花亲往祭之。今且按下东魏事不表。

再说孝武帝迁都长安，大权皆泰掌握，生杀黜陟帝不得与。虽有天子之名，徒拥虚位。然泰方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故外面犹尽臣礼，上下相安。一日，丞相泰同广陵王元欣入宫奏事，直至内院。时帝正与平原公主在宫笑语，遂召二臣入宫。泰奏事毕，见帝侧一美人，色甚妖艳，出问广陵王曰：“侍帝侧者是帝之妃耶？谁氏女也？”广陵王曰：“此女乃南阳同母之妹，名曰明月，封为平原公主，为帝所宠。入关时，六宫皆弃，相随而来者唯此女耳。”泰讶曰：“然则帝之从妹也，如何纳之为妃？”广陵曰：“此实败伦之事，奈帝不悟何？”泰遂邀广陵同归，曰：“大王少坐，吾已去请南阳诸王，到此共商。”停一回，诸王皆至，坐定。泰曰：“今屈诸王到此，有一事相告。”诸王曰：“丞相有何见谕？”泰曰：“臣等奉戴一人，要使纪纲肃于上，信义彰于世，天下方服。孔子所谓‘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’也。况今高欢据有山东，日夜窥伺。正当讨其不臣，而可自陷非义乎？今天子宠爱平原公主，以妹作妃，大乱人伦之道，何以摄四方而复旧都？吾意欲正君心之失，必先除其所惑之人，王等以为然否？”诸王闻之，尽皆失色。南阳曰：“此女系吾亲妹，秽乱宫闈，罪实当诛。但事出于至尊，今若除之，恐丞相有乖于臣礼，奈何？”泰曰：“杀之上正帝心，下洗王耻。若留之宫中，帝必不改前辙，以致纲常扫地，大事无成。皆臣下不能匡正之失也，罪何可辞？”诸王不得已，皆曰：“唯丞相命。”泰曰：“公等意见皆同，吾自有计除之。明日同会南阳府中。”皆应诺而去。南阳归言之乙弗妃，妃曰：“泰言虽当，但无君之心已露。只恐避一欢，又遇一欢，奈何？”南阳曰：“吾亦虑此。”相对叹息。次日饭罢，报泰与广陵至。俄而诸王俱至。南阳还疑入朝同谏，揖泰曰：“今日帝前全仗丞相力争。”泰曰：“无庸。平原主亦将到也。”南阳曰：“彼安得来？”泰曰：“今早吾已遣人入宫，托言王犯危疾，欲一见之，帝已命之来矣。”

未几，果报公主到来。乙弗妃接进内堂，平原问妃曰：“吾兄何疾？”妃曰：“无甚疾，不过欲与皇姑一言耳。”南阳入，平原又问：“兄何言？”王不答，但见之下泪，乙弗妃亦掩袂避去。平原大疑。又见泰与诸王同入坐下，必益骇。泰怒目而视曰：“你本金枝玉叶，为帝从妹，如何不惜廉耻，陷君不义，你知罪么？”平原惧而泣曰：“奴诚有罪，但父母早丧，幼育宫中，孝明、孝庄俱未见面。今上即位，逼侍衾枕，事不由己。唯丞相鉴之。”泰曰：“事关伦纪，罪何可免？今日特请一死，以绝君心。”回顾左右曰：

“何不动手！”两个武士即雄纠纠走上，平原惊倒在地。武士执住手臂，即将白绫套在颈上，顿时缢死。诸王莫敢出声。后人诗悼之曰：

冰肌玉骨本无瑕，一沐君恩万事差。

死等鸿毛轻更甚，悔教生在帝王家。

泰见平原已死，谓诸王曰：“不如此不能禁止君之邪心，王等莫怪也。”众皆唯唯。泰命于夜间载其尸入宫，遂别南阳而去。只因有此一番，庙廷从此参商起，主相犹如水火分，请于下文再讲。

### 第三十八卷 黑獭忍心甘弑主 道元决志不同邦

话说孝武自平原去后，至夜不见回宫，正欲遣使去召，忽内侍报道：“公主已经身故，现在载尸还宫。”帝大惊失色，曰：“尸何在？”内侍曰：“已入寝宫。”帝急入，走向尸旁一看，果见玉貌如生，香魂已断，放声大哭，慌问随去内侍：“公主因何而死？”内侍备述丞相、诸王相逼之状，以致命绝。帝闻之怒气填胸，曰：“此皆南阳欺朕，骗去逼死，誓必杀之。”次日视朝，文武皆集。帝见南阳，拍案大骂道：“你诈病欺君，杀死亲妹，不忠不仁，留你何用！”喝令收禁南牢治罪，值殿武士便把南阳拿下。宇文泰出班奏道：“陛下莫罪南阳，此皆臣之过也。平原秽乱宫闱，大干法纪。若不除之，有累帝德不浅。”帝曰：“即欲治罪，何不奏闻？”泰曰：“臣等知平原越分承恩，陛下必不能割爱全义，故擅行处死，以绝陛下之意。专命之罪，乞陛下鉴之。”帝默然，拂袖而起，乘辇退朝。泰即传谕南牢，放出南阳，任职如故。盖斯时政在宇文，在廷文武宁违帝旨，不敢逆泰，虽帝亦无如之何。回到宫中，唯有切齿含怒。或弯弓射空，或拔剑砍柱，正所谓鸟啼花落，触处伤心。泰知帝怒不解，密置腹心于宫中，察帝动静，纤悉必报。一夜，帝见月光如水，追念平原，惨然下泪。因自吟曰：

明月依然在，佳人难再求。

香魂游浅土，玉骨葬荒丘。

把剑仇难复，吞声怨未休。

枉为天子贵，一妇不能留。

便有人抄他诗句，报知宇文泰。泰大惧，暗想：“我不害他，他必害我，岂可复奉为帝。”密与心腹商议废立之计。侍中于谨曰：“高欢负逐君之丑，天下非之。今若复行废立，恐丞相犯弑主之名，奈何？”泰曰：“今祸难方兴，争战未已。欲御外患，必除内忧。吾以赤心奉之，彼反以我为仇。异日疆场有事，变从中起，则大事去矣。不若除此无道，另立贤明，庶国家长久之计。”谨曰：“帝心诚不可保，但既奉之，而又害之，恐为欢所笑耳。”泰曰：“笑者小事，今骑虎之势，正不得不尔。”因定计于长安城东，请帝游猎，暗行弑逆。泰遂入朝奏帝，帝许之。

适有天文官启帝云：“臣夜观乾象，帝星不明。又客星侵帝座，黑气直入紫微垣，主陛下明日有不测之忧，慎勿出宫。”帝惊曰：“丞相请朕出猎，奈何天象有此变异？”因降旨于泰曰：“朕躬偶抱微疾，不能行幸。”泰复请曰：“圣躬不安，乞明日君臣共宴于华林园，以遣帝怀。”帝许之。次日，泰于华林园摆设华筵，会集百官，恭迎帝驾临御，提炉引导，曲尽臣礼。筵前管弦齐奏，歌舞喧阗，山珍海味，无不毕陈。百官轮流上酒，帝不觉沉醉。泰又跪献金卮，俯伏上寿。帝又饮之。宴罢，帝起回宫，文武皆退，乃召天文官问曰：“今日已过，保无事否？”天文官奏曰：“须过亥时，圣躬万福。”帝命之退，遂就寝。至半夜，腹痛如裂，知中毒，大呼曰：“斛斯椿误我！斛斯椿误我！”不数声，遂崩。时正亥刻，年二十五岁。宫官忙报知宇文泰。泰尚未寝，即带腹心左右，先自入朝，问内侍曰：“帝临崩有何言？”内侍曰：“帝呼斛斯椿误我数声而绝。”泰于是约束御林军士，把守各处宫门，然后传召百官。天将明，百官皆至，闻帝崩，皆惊愕失色。然权归宇文，无一人敢出声者。泰命殓帝尸，俟新天子立始行丧礼。后人诗悼之曰：

一失江山不自持，避汤就火亦奚为。

不堪洛下沧桑变，又见长安似弈棋。

泰命群臣议所当立，众举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，年虽幼，以序以贤，允协人望。泰疑未定。时独坐室中，侍中濮阳王元顺来见，泰迎入室中，问：“王何言？”顺垂泪曰：“下官为立君之事而来。”泰曰：“王意中谁可者？”顺泣曰：“高欢逼逐先帝，立幼主以专权。明公宜反其所为。广平幼冲，不足为帝。愿公立长君以安社稷。”泰曰：“王言是也。吾欲奉太宰南阳宝炬为帝，王意以为可否？”顺曰：“南阳素有仁义之风。奉以为帝，天人允服，足见公之赤心为国也。”泰即传谕百官，众皆悦服。乃备法驾，具冠冕，率文武耆老，皆至王府劝进。南阳辞不敢当，众皆伏地嵩呼。三让三请，王乃登车，即位于城西坛上，临大殿受朝。改元大统，颁诏大赦，追赠父京兆王为文景皇帝，母杨氏为文景皇后，立妃乙弗氏为皇后，长子元钦为太子。进丞相泰为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封安定王。泰固辞王爵，乃封安定公。以尚书斛斯椿为太保，广平王赞为司徒。文武名官皆进爵有差。殡孝武于草堂佛寺，丧礼俱简。谏议大夫宋珠悲哀特甚，数日水浆不入口，呕血数升。泰以名儒，不之罪也。

其时有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，本怀朔人，初与侯莫陈悦连兵相应，后悦为泰所杀，道元据州不从。泰攻之不能下，遂与连和，命守渭州。及孝武西迁，魏分为二，道元之母与兄皆在山东邺城，不能接归。又少在怀朔，与欢亲善，故家室在东，欢亦常抚恤之。道元每切思亲之念，特以孝武旧君，不忍背负，留关西不返。一旦，新君诏至，知孝武已崩，深为骇异。遣使长安，访得帝崩之由：因与泰不合，遂为所害。大怒，告众将曰：“吾所以弃家离母而留此者，以欢犯逐君之罪，泰有奉主之功故耳。今泰擅行弑逆，其恶更甚于欢，岂可与之同事。吾今引兵车行，诸将愿去者随吾以去，不愿去者请归长安，吾不禁也。”众将皆曰：“公不欲与逆臣为伍，某等亦生死从公。”要晓得可朱浑道元是关西虎将，素号万人敌。又抚下以恩，与同甘苦，能令士卒致死，用兵如神，泰亦畏之。故欲东行，士无异志。道元又曰：“吾有书先达晋阳，谁堪使者？”阶下走上一将，年方二十，凛凛身材，骁勇无比，便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乃道元之弟天元也。道元大喜道：“弟既肯行，便领书去。但路上须要小心，不可有失。”天元领了兄命，带了家将十余人，飞马而去。行至乌兰关，关将不肯放行。盖其时灵州不服，泰遣李弼、赵贵二将正欲往征，关口谨防奸细出入，如无泰命，不许放出一人一骑。天元候至更深，便于关前四处暗暗放起火来。风烈火猛，沿烧甚炽。关上望见火势，开关救火。天元引十数骑，从闹中夺路而走。把关军士拦挡，天元连杀数十人，逃出关口，径往灵州飞奔而去。不一日到了灵州，备说投东之故。曹泥大喜，便差人护送前往。

再说把关将当夜擒得天元从者一人，审出情由，飞报长安。泰大惊，谓诸将曰：“可朱浑道元勇冠三军，若令东去，关西又生一劲敌矣。必乘其未去，擒之以归，方免后忧。诸将中谁可往者？”众举侯莫陈崇可使。盖崇勇而善战，所向无敌，曾单骑擒丑奴于阵上，是泰麾下第一员健将，故众举之。泰遂授以精骑五千，往渭州截其去路。泰又思陈崇虽勇，恐不足以制之。又传谕李弼、赵贵大军勿往灵州，且于乌兰关截杀道元之军，勿使走脱。

且说陈崇兵至渭州，道元因急欲往东，已离渭州进发，闻有兵来，道元谓诸将道：“且住，吾当先破其军而去。”因回军以待。陈崇追及，大声喝道：“可朱浑道元，朝廷待你不薄，何故去投外邦？今日天兵已到，快快下

马受缚，免汝一死。”道元出马道：“你是侯莫陈崇？堂堂汉子，何乃为逆臣效力？”陈崇喝道：“你乃反贼，谁是逆臣？”道元道：“吾为永熙之故，受其爵命。今永熙何在？你不念旧君之冤，忝颜事仇，是亦逆贼。还要摇唇鼓舌，宁不愧死。”陈崇听了，怒气直冲，把枪直刺过来。道元便与交锋。战有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道元架住枪道：“我去了，谁耐烦与你战斗。”回马便走。陈崇只认他力怯，乘势赶上。那知道元暗藏飞锤在手，乘他追下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一锤打去，正中陈崇前心，翻身落马，军士急忙救起，已经鲜血直喷，不省人事。副将见主帅身危，只得收兵。道元赶上，喝道：“你们听者，归语宇文泰，今暂且饶地，少不得有一日杀到长安，正他弑君之罪。”说罢，全军起行，谁敢拦阻。一日到了乌兰关，李弼、赵贵奉了宇文泰之命，早已引兵把住。遂驱兵大战，怎当得道元将勇兵强，人人致死，弼与贵不能抵敌，让他破关而出。道元行至灵州，曹泥接见，大喜。停军一日，便即进发，一路无话。将近云州地面，军士乏粮，众心未免慌乱。只见一枝人马，旌旗耀日，扎在云州界上。问之，乃并州大将贺拔仁军也，众心始安。盖自天元到北，高王知道元来附，不胜大喜。一面命天元亲往山东迎母，一面便命贺拔仁引兵二千，赍送资粮来接。探得道元将到，故停军在此。道元便与贺拔仁相见。仁曰：“大王知将军远来，资粮必竭，故先运军粮在此迎候。”道元道：“高王真神人也。”两军合队而行，到了并州。王已遣人来接，道元入见。王握手相慰曰：“喜故人远临如获天赐，屈卿来此，勿忧不得志也。”道元拜谢。即日封为车骑大将军。

先是孝武弃世，东魏尚未晓得，自道元书来，方知帝崩。王乃遣使至邺，奏请旧君之丧若何服制。帝令群臣议之。有太学博士潘崇和奏曰：“君遇臣不以礼则无服。是以商汤之民不哭桀，周武之民不服纣，礼宜无服。”有国子博士卫既隆、李同轨并奏曰：“高王及众臣可以无服。独高后与永熙离绝未彰，断无妻不服夫之理。宜在宫中设位举哀，改服守孝。”帝是之。于是臣寮皆不服丧，高后独行丧礼。一日，高王至东府，意甚不悦。庄后问之。曰：“孝武崩，妾妃痛女守寡，常鬱鬱。故我亦为之不快。”继而叹曰：“误他夫妻者，斛斯椿一人也。”后曰：“何与斛斯椿事？王逼我失节，至使王女为后不终，他日未必不学我也。”王默然。其后孝武后旋卒，而王次女孝静后卒嫁杨遵彦，果如其言。此是后话，今且慢表。

再说时值端午佳节，王与郑夫人同宴于翠薇亭。王醉，贪其地凉爽，就与夫人共宿亭上。宫人皆秉烛坐于帘外。将近三更，一宫人睡去。梦见空中有车马仪仗冉冉而至。忽有纱灯两对，隐隐前照。一美人身穿紫衣，手执金牌一面，上写：宣召南岳真仙云司夫人郑大车。径入寝室。俄而见紫衣人手挽夫人飘然升云而去，大惊而醒。至晓，王已起身。夫人安卧不动，呼之亦不应。王疑之，忙召宫人来视，昏默如故。王曰：“夫人如此，病乎，睡乎？”众莫对。宫人因述夜间之梦，王大惊曰：“如此，则夫人之魂仙去矣。”命守视勿动。次日，依然不醒。忙召妾妃来视，妃揭帐视之，红颜如故，抚其四肢，温软如玉，但口中仅有微息，似续似断。谓王曰：“夫人病势甚急，可召医官视之。”王曰：“医官已召来视过，皆不能识。但云此离魂之症，非药石所能效。为之奈何？”妃曰：“何不出榜招贤？有能医得此症者，许以重赏。或有良医来救，亦未可知。”王从之。那知即有应命而来者，皆不能治。延至七日，夫人依然若死。王日夜忧疑，寝食俱废。一夕偶步廊下，忽闻内侍们窃窃私语曰：“大王要救夫人，何不召问世子？”王喝曰：“汝

等在此何言？”内侍跪禀曰：“夫人之魂已归仙室。前夜世子曾经梦见，惧王怒，故不敢告。王若召世子来问，便知其详。”王即命召世子。但未识世子若何言说，果能救得夫人否，且听下卷细说。

### 第三十九卷 梦游仙玉女传音 入辅政廷臣畏法

话说世子偶抱微疾，在府静养。郑夫人不醒已三四日，世子不知也。一夜世子外斋独宿，忽闻窗外叩户声，起而视之，见红光缭绕，香气氤氲，一女子穿杏黄衫，轻裾长袖，进前曰：“奉仙主命来召世子。”世子恍惚之中不知召者何人。女挽衣以行，全不是宫中路径。天气有似三春，奇花异卉开遍路旁。俄至一所，祥云霭霭，瑞气纷纷，经过朱门碧户，上有金字牌曰：“云龙洞府。”门半启，不入。登一山皆奇岩峭壁。有瀑布一条，从山顶飞下，水声潺潺。山侧有洞门紧闭，门上金书“南岳洞天”四字。女子叩门，有青衣女童开门出问。女子曰：“高世子已召到。”女童入报，请世子进内相见。世子走进，但见红芳满树，碧草鲜妍，阶下仙禽飞舞，一美人端坐堂上。世子升阶再拜，美人命侍女扶起。叙宾主之礼，分左右而坐。谓世子曰：“妾尘姓胡氏，号云翘夫人，主此洞天。有妹云司夫人，尘心未断，与君父有夙世姻缘。奉天曹命，降生郑氏为女，年十四，得侍王宫。吾恐其失迷本性，故召来一见。不意君父大生忧疑，欲令世子归而告之。”又一美人从内走出，视之，乃郑夫人也。密语世子曰：“妾居处甚乐，然不忍贻大王忧，欲归又不能自主。世子归，寄语大王，接妾回去。”世子曰：“仙凡相隔，若何来迎？”夫人曰：“清霄观中有一老道姓徐，亦此处仙官也。求他表奏天庭，妾即回矣。”世子领命，又告云翘夫人曰：“仙主知尘世吉凶，未识吾前程若何，乞赐指迷。”云翘曰：“天机难泄，君能守正而行，便不至自误终身。”乃以云笺一幅，写上四句赠之。其词曰：

明月团团，功成水澜。时来遇玉，事去逢兰。

其后世子娶玉仪公主，居别室，为兰京所杀，其言乃验。当时世子茫然不解。云翘仍命黄衫女子送回。行至中途，有一石桥跨在水面。世子见桥下金鱼游跃，凭栏而看。黄衫女曰：“此处非可久留。”把手一推，跌在水中，大惊而觉，乃是一梦。

天晓起身，便问内侍道：“飞仙院郑夫人有甚事否？”内侍曰：“闻夫人昏迷不醒已有数日，现在大王出榜求医。”世子知所梦非虚，进告公主。公主曰：“何不报知大王？”世子曰：“事涉嫌疑，不敢启齿。”那知左右窃听者互相传说，连北府宫人亦皆晓得，故当夜内侍为王言之。王召世子来问。世子备述梦中所见，因曰：“必得清霄观中徐道，方能救得夫人还魂。未识果有其人否？”王命访之，观中果有一道人姓徐，来此不及一月，遂迎之入府。王见其丰神潇洒，大有仙气，深敬礼之。因求解救之术，徐道士曰：“王必虔修表章一道，结坛礼拜。待贫道行法，上达天听便了。”王如言而行。当夜道士拜伏坛中，王与世子皆在旁坐守。至晓不见起来，即而视之，只有衣冠在地，道士已不知去向。众皆骇异。忽报郑夫人已经醒转。王闻信急来看视，见夫人精神如旧，身已起坐，握手问故。夫人曰：“前夜与王宿此，见有紫衣女子手执金牌，来召奴去。奴随之往，至南岳洞府，被云翘夫人留住。奴欲归不得。唯世子身有仙骨，可到洞天，故召来寄信于王。今天庭有旨放奴，奴得再返人世。此时更觉身轻骨健，不比前日。”王大喜，遂同归飞仙院中。府中传为奇事。世子辞出。娄妃及众夫人皆来相贺，桐花谓郑娥曰：“夫人居飞仙院中，果不负飞仙之名。但今后切莫飞去，贻大王忧也。”众皆笑。由是宫中群呼娥为仙夫人，王益宠之。太平二年，秋八月，娄妃怀孕将产，梦见一龙蟠屈膝下，觉后生男。为高王第六子，名演，字延

安，即后北齐孝昭皇帝也。

且说高王因四境无事，思欲西征，祭祀凤陵。命司马李仪作檄，布告远近。文不称意。或荐行台郎孙搴，博学能文，命搴另作。天色已晚，搴于灯下援笔立就，其文甚美。王大悦，即授为丞相府主簿，专掌文笔。越数日，高王率将军库狄干等，领兵一万，袭西魏夏州。身不火食，四日至城。缚枪为梯，夜入其城，生擒刺史斛拔弥俄突，赦而用之。留都督张琼将兵镇守。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。师至半途，灵州曹泥遣使告急，报称西魏李弼、赵贵引兵来攻灵州，决水灌城，城旁皆成巨河，城不没者四版，势甚危急。高王回军救之，犹恐不及，于是星夜遣使，以书求援于至罗国。令其速发人马，绕出西军之后，乘便击之，以解灵州之围。至罗国得书，果引兵袭破西魏军，获其甲马五千，西魏兵乃退。高王兵至，围已解。曹泥迎拜马首。王以灵州在西魏境内，不能久守，谓泥曰：“汝毋留此坐受其困也。”乃拔其遗户归北，别授曹泥官爵。其婿刘丰生有雄才，王爱之，授为南洛州刺史。朝廷以王平夏州功，封其次子高洋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、太原邵公，食邑三千户。洋年七岁，已授显爵。王以杨愔为太原公司马，继又迁为大行台右丞。盖洋尚处宫内，不能出外理政，故又使之侍高澄也。

时澄年十七，阴有宰世之志，闻朝中诸贵用事，贿赂公行，法度不肃，请于王曰：“儿愿入邺辅政，以治臣寮之不法者。”王曰：“小子何知，敢主朝政。岂不闻未能操刀而割，必伤其手乎？”世子不悦而退。孙搴告王曰：“臣闻世子欲入邺辅政，王何以不许？京师诸贵恃王勋旧，横行无忌，以致人民嗟怨。不有以慑服而整饬之，国势日坏，恐为敌人所乘。世子天才自高，不可以年幼疑之。若使入朝，委以重权，上辅幼主，下肃百僚，大王无虑鞭长不及，群臣无不拱手听命，则内外同心，根本自固。王何舍此万全之计而不为也？”高王遂从其请。乃奏帝以高澄为尚书令，加领军左右京畿四面大都督，入辅朝政。世子得诏大喜，即日拜辞父母，带领宫眷，来京授职。在廷诸臣虽闻世子器识不凡，犹以年少轻之。及视事，尚书省积案如山。世子目不停览，手不停披，决当皆允。未及数日，其事悉了。又引并州别驾崔暹为吏部左丞，凡有参劾，不避权贵，世子亲任之。用法严峻，由是内外震肃，百官皆惧。虽子如、孙腾亦畏之矣。高王又以阿至罗有救灵州之功，遣使赍金帛送之，兼令起兵逼西魏秦州。秦州刺史万俟普性勇决有武力。其子万俟洛慷慨多气节，身長八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闻至罗兵将至，谓父曰：“永熙之崩，实宇文之罪。观其为人，不及高王也。吾父子何可为之戮力？不如东归，必获重用。”普从之，遂率部将三百人弃城东归。高王大喜曰：“万俟父子，关西虎将，今来，断秦一臂矣。”封普为西河郡公，洛为建昌郡公。

且说孙搴荐世子入朝后，父子俱宠，加为散骑常侍。一日，子如来晋阳，搴及高季式同饮于其家。搴醉甚，卒于席上。子如惶惧，报于高王。王亲临视之，谓子如曰：“卿杀我孙主簿，须还我一人。”子如荐魏收可用，王令代搴职。收才华虽美，行止浮薄。王黜之。高季式入见，王问：“司徒曾言一士，有才而谨密者是谁？”司徒者，高敖曹也。对曰：“莫非记室陈元康乎？”王曰：“是也。吾闻其暗中能作书，真佳士也。”遂召而用之。盖元康博学多能，通达古今。时军国多事，元康问无不知。王带之出行，在马上有所号令多至十余条，元康屈指数之，尽能记忆。性又严谨，终日不出一语。王甚爱之，曰：“如此人何可多得。”封为安平子。又丞相功曹赵彦深，亦以文学见幸。彦深少孤力学，为子如代笔。高王行文到邺，急要文吏一人。

子如以彦深应召，大称王意，与元康同掌机密，并受异宠。时人呼为“陈、赵”焉。是时高王留意人才，广选文学之士，列之朝班。一日，传谕世子曰：“吾欲西讨黑獭，必先通好梁邦。南方多人物，非宏通博雅者，不足以胜此任。朝臣谁可使者？”世子因举散骑常侍李谐、吏部侍郎卢元明才通今古，学贯天人，可使致聘。王遂命二人聘于梁。

梁帝素博学，善辩论。及召二人语，丰神秀爽，应对如流。既而辞出，梁帝目送之，谓左右曰：“卿辈常言北土无人物，此等从何处来？”由是深相敬重，亦遣使还报。那知因此一番，却动了数臣疑惧。先是贺拔胜荆州失守，与卢柔、史宁相率奔梁。其后独孤信、杨忠在荆州亦被侯景所破，来降于梁。数人皆有北归之意，而恐梁见疑，不敢发。及见梁与东魏通好，各怀忧惧，因涕泣于梁主之前，求北归。梁主义而许之。遂带旧时兵将渡过江来。斯时侯景镇守河南，闻报，便选轻骑三千，扼其去路。胜等不敢敌，微服从小路徒步进关。及到长安，泰接见大喜，同入见帝。胜见孝武崩，又换了一代帝主，不胜伤感。时斛斯椿已死，正缺三公之位。帝即以贺拔胜为太师，封史宁为将军。泰以卢柔有文学，引入相府，为从事中郎。独孤信、杨忠引为帐下都督。

是年关中干旱，田禾尽死，人相食。高王闻之曰：“此天亡泰也，吾取之必矣。”于是调集人马，择日起征，分兵三路进攻。敕司徒高敖曹引精骑三万，趋上洛。敕大都督窦泰引兵三万，趋潼关。自率大军趋蒲坂。造三浮桥，欲以济河。当是时，关西大震，人心惶惧，皆以强弱不敌为忧。泰军于广阳，谓诸将曰：“高欢犄吾三面，作浮桥以示必渡。此欲羁留吾军，使窦泰西入耳。欢自起军以来，窦泰常为前锋。其下皆精兵锐卒，屡胜而骄，士志必怠。今以轻兵袭之必克，克则欢不战自走。若留兵在此，与之相持，胜负未可知也。”诸将皆曰：“贼在近不击，舍而袭远，脱有蹉跌，后悔何及？不如分兵御之为上。”泰曰：“不然。前欢再攻潼关，吾军不出灞上一步。今大举而来，谓吾亦只自守，有轻我之心。乘此袭之，何患不克？欢虽作浮桥，未能径渡。不过五日，吾取窦泰必矣。”左丞苏绰、参军达奚武皆赞成之。庚戌，泰还长安。诸将犹以为疑。泰乃隐其计，以问族子直事郎中宇文深。深曰：“窦泰欢之骁将，今大军攻蒲坂，则欢拒守而泰救之。吾表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如选轻锐，潜出小关。窦泰躁急，必来决战。欢持重，未即来救。吾急击之，泰可擒也。擒泰则欢势自沮。回师击之，可获大胜。”泰喜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乃声言欲保陇右。辛亥，入朝见帝，帝问：“敌势若何？”泰曰：“陛下勿扰，保为陛下破之。”帝曰：“却敌安邦，全赖丞相神算。”泰拜退，遂潜军东出。癸丑，至小关，过马牧泽，与窦泰军遇。正是：

兵行险处谋先定，师到奇时勇莫当。

未识此番交战果能败得东兵，擒得窦泰否，且俟下卷再讲。

#### 第四十卷 潼关道世宁捐躯 锁云轩金婉失节

话说窦泰，字世宁，官拜大都督行台，雄武多智。妻即娄妃之妹，为王勋戚重臣。故讨西之役，委以专征一面。先是未起兵时，邺中有谣云：“窦行台，去不来。”市中小儿咸唱之。又起兵前一夜，三更时候，有朱衣冠帻数人，入台云收窦中尉。宿值者皆惊起，忽然不见，人咸异之，知其此去必败。而世宁意气正盛，方以生擒黑獭，平定长安自负。西趋潼关，只道宇文大军方拒高王，此处必不自来，长驱深入，可以无虞。那知泰已潜出小关，结阵以待。世宁不虞泰至，仓猝出战。两军相合，未分胜负。忽后面喊声大振，冲出无数人马，杀入后队，勇不可当。前后夹攻，兵众乱窜，或走或降，一时尽散。世宁见大势已去，只得杀条血路，拍马而走。登一小山高处，招呼军士，无一应者。俄而四面围住，尽是黑衣黑甲，声声喊捉窦泰。泰回顾左右，竟无一人，仰天叹曰：“吾起兵以来，未尝遭此大败，今日何颜复见高王。”遂拔剑自刎。西魏兵见泰已死，斩其首以去。要晓得泰在前军佯与为敌，暗令窦炽、窦毅二将率领精骑，从山后抄出，袭破后军，故东兵大败。又前过马牧泽，见西南上有黄紫气抱于日旁，从未至西方散。占候吏蒋升曰：“此喜气也。大军得喜气下临，乃窦泰授首之兆。”果如其言。泰送首长安。遂引大兵回广阳，与欢相敌。高王初闻窦泰被攻，以浮桥未完，不能往救。继闻窦泰自杀，一军皆没，即拆浮桥而退。都督薛孤进殿后，西军来追，且战且行，一日砍折十五刀，敌乃退，军无所失。高王还晋阳，痛泰阵亡，奏赠泰大司马、太尉、尚书事，谥曰忠贞，以其子孝敬嗣父爵。

再说敖曹一军由商山而进，连破西师，所向无敌。进攻上洛，城中守将泉企防御甚严，十余日不能下。时有上洛豪民杜窟暗结泉岳、泉猛、泉略弟兄三人，谋以城应东魏。事败，企收泉岳弟兄斩之，杜窟逾城走，投敖曹，请进师。敖曹用之为向导，还攻城。城上矢石如雨，敖曹连中三箭，洞胸穿骨，落马殒绝。良久复苏，血污满体，乃卸下甲冑，割征袍裹疮，上马复进，力杀数人。诸将皆感激，奋勇而登，城遂陷。执刺史泉企，企谓敖曹曰：“吾力屈，非心服也。”时敖曹疮甚，虑不能生，叹曰：“恨不见季式作刺史。”诸将密以闻，王即授季式为济州刺史，因谕之曰：“窦泰军没，人必摇动，卿宜速归。”敖曹乃以杜窟行洛州事，全军而还。

却说泉企有二子：长元礼，次仲遵，皆有智勇。企被执时，二子皆逃脱。大军去后，二人阴结死士，袭杀杜窟，复以城归西魏。泰封元礼世袭洛州刺史。于是东西各守旧境，暂皆罢兵，民得稍息。

看官也要晓得，欢与泰才智相等，其行事又各不同。泰性节俭，不纳歌姬舞女，不治府第园囿，省民财，惜民力，故西人感德，能转弱为强。欢则恣意声色，离宫别馆到处建造，然能驾驭英豪，善识机宜，远在千里之外烛照如神，故群臣效命，天下畏服。虽穷极奢靡，而国用不匮。尝于太原西南四十里外，建避暑宫一所，极林泉之胜。每逢夏月，同姬妾居之。又太原北有燕山，山上一大池，方一里，其水明澈澄清，俗谓之“天池”。夏日荷花最盛，高王造舟池内，载姬妾以游。曾于水中得一奇石，隐起成文，有四字曰：“六王山川”。王异之，携归，遍以示群臣，人多不解。行台郎中杨休之曰：“此石乃大王之瑞也。”王问：“何瑞？”休之曰：“六者，大王之讳。王者，当王天下。河、洛、伊为三川，泾、渭、洛亦曰三川，主大王膺受天命，奄有关洛。岂非大王之瑞乎？”王曰：“世人无事，常言我反，况

闻此乎？慎勿妄言也。”时尉景在座，告王曰：“王不忆在信都时，僧灵远之言乎？其决尔朱氏败亡日月，一一不爽。又言齐当兴，东海出天子。王封渤海，应在齐地。天意如此，何患大业不成。”王曰：“士真尔亦不知我心耶？吾岂贪天位而忘臣节者。今后切勿作此议论，致被人疑。”二人不敢言而退。时有行台郎中杜弼，以在位者多贪污，罕廉洁，言于高王，请按治之。王曰：“卿言良是，但国家自孝明以来贪墨成风，百官习弊已久，治岂易言。况督军战将家属半在关西，宇文泰常招诱之，人情去留尚未可定。江东又有梁主萧老翁，专尚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统所在。今若厘正纪纲，不少假借，恐战士尽投宇文，士子多奔萧衍，何以为国？”斥其言不用。而弼性迂执，妒恶尤甚。一日，又告于王曰：“王欲除外贼，当先除内贼。”王问：“内贼为谁？”曰：“满朝勋贵是也。”王不答，乃传甲士三千，分两行排列，自辕门起，直至堂阶，成一夹道。甲仗鲜明，剑戟锋利，弓尽上弦，刀尽出鞘，如临大敌。乃谓弼曰：“汝从此走入，并不相犯，无恐也。”弼如命以行，但见四面都是刀枪，两旁无非锋镝，吓得魂胆俱碎。走至堂阶，冷汗如雨，身体战栗，见王犹面如死灰。王笑曰：“箭上弦不射，刀出鞘不砍，尔尚恐惧若此。今诸勋贵冲锋陷阵，大小百有余战，伤痕遍体，从万死一生中挣得功名。今享一日荣贵而遽责其贪鄙，弃大功而苛细过，人孰为我用乎？”弼乃服。故高王号令军民，每先安抚其心。其语鲜卑人曰：“汉民是汝奴，夫为汝耕，妇为汝织，输纳粟帛，令汝温饱，汝为何凌之？”其语汉人曰：“鲜卑是汝客，得汝一斛粟、一匹绢，为汝击贼，令汝安宁，汝为何疾之？”由是军民感悦。时鲜卑皆轻汉人，惟惧高敖曹。敖曹自上洛还，王以为军司大都督，统七十六部，宠遇日盛。但性粗豪，傲上不恭。一日来谒，值王昼寝，门者不敢报。敖曹怒，弯弓射之，门者惊散。左右奔告王，皆言敖曹反。王笑曰：“岂有敖曹反耶？”忙即召入，慰而谢之。如驯猛兽然，不加束缚，自受节制。王在军中对诸将言皆鲜卑语，对敖曹则汉语，以故敖曹常切感激，誓以死报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高王弟高琛，字永宝，尚华山公主，为驸马都督。生一子，名须拔。永宝早失父母，娄妃抚养长大，故事嫂如母，常出入后宫。静帝即位，封南赵郡公。富贵无比，家蓄姬妾数人，正是朝欢暮乐时候。那知美色易溺，又生出一件事来。先是王在避暑宫，命永宝在府检校文书，与二世子高洋作伴，故永宝宿于德阳堂轩内。一日进见娄妃，坐谈半晌，退与高洋、高浚行至宝庆堂，相为蹴鞠之戏。俄而高洋去了，浚挽永宝手行至堂左。旁有雕楼七间，楼上下皆丹青图画，金碧辉煌。走过楼廊三五十步，见一宫院，朱帘翠幕，楼台缥缈，有双环侍女二人立于帘外。永宝问：“此院何人所居？”浚曰：“此锁云轩，小朱夫人之宫也。”永宝知是朱金婉所居，便欲退出。浚拖住不放，谓侍女曰：“去报夫人晓得，叔叔驸马在此，快送些茶果出来。”侍女进去一回，果送出冰桃雪藕，请二人解渴。金婉亦走在帘内观望，见永宝年少风流，一表非俗，口虽不言，心中暗生羡慕。恰好一阵风过，把帘幕吹开。高浚见夫人在内，便走进作揖，招呼永宝道：“夫人在此，叔叔进来相见。”永宝闻呼，便亦走进施礼。那知不见犹可，一见金婉千般娇媚，万种风流，顿时神迷意乱，口称夫人不绝，加意亲热。金婉见他殷勤，便请入内堂，宽坐留茶，频以目视永宝，颇觉情动。高浚孩子心性，只贪顽耍，那管

两下长短。少顷辞出，永宝回至外堂，转辗思量，夜不能寐。次日午后，吩咐侍者：“二世子倘若问我，说我暂时回府去了。”遂不带一人，悄悄走入内府，经过雕楼，喜无一人撞见，直至锁云轩门口。女侍看见，忙报夫人。夫人未及回答，永宝已入宫来。夫人只得起身迎接，忙问：“驸马到此何干？”永宝曰：“昨日承赐香茗，特来拜谢。”金婉惊曰：“大王不在宫中，昨君到此，本不敢邀坐留茶，以有二世子同来，

故冒禁相见。今君独行至此，宫中耳目众多，恐涉瓜李之嫌，致招物议。请君速返，毋为我累。”永宝曰：“夫人果是天上神女，难道不容俗子一步芳尘么？”金婉见其言词婉昵，深寓相爱之意，便道：“承君不弃，只好缘结来生，今生休想。”连催回步，永宝只得快快走出。才下阶，见守门宫娥飞步进来报道：“巫山府胡夫人、凝远楼穆夫人皆来探望，行将到也。”金婉大惊，向永宝道：“君出，定被他们撞见，恐惹人疑，不如权躲一边。俟他们去后，然后再行。”永宝闻言，便转身往后去躲。金婉接入两位夫人，逊坐献茶。闲谈一回，巴不得二人就去。因天气炎热，要等晚凉回宫，坐着不动。直至红日沉西，方起身作别。金婉见二人去了，就请驸马出院。永宝急急走出。宫娥道：“门吏专候二位夫人辇出，便已下锁，驸马不能出去了。”永宝重复退回。金婉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永宝道：“今夜进退两难，只好借宫中一席之地，权宿一宵。明日早行，谅无妨碍。未识夫人肯赐曲全否？”金婉见他哀恳，也是无可奈何，只得整备夜膳，对坐共酌。始初尚怀顾忌，三杯入腹，渐渐亲热起来。此以语言勾挑，彼以眉目送情。坐至更深，不觉春心荡漾，遂同枕席。天将明，永宝潜身而出，暗思：“事虽从愿，怎得常相聚会。”因阅宫府全图，锁云轩墙外即是东游园，园中假山一座正靠墙边。若从背后掘一地道，便可直通里边，出入可以自由。打算已定，便向高洋道：“此地炎热，东园幽寂凉爽，吾欲借宿数日，不知可否？”高洋道：“叔父去住便了，何言借也？”永宝因即移居园内，命心腹内侍从墙外掘进，暗暗通知金婉。金婉大喜，亦命宫女在内帮助。地道遂成。从此朝出暮入，全无人觉。如是者已非一日。

先是高王闻世子在朝颇事淫乐，欲召他归来，考其朝政得失。忽报柔然入寇，高王亲自引兵御之，遂召世子归，镇守晋阳。世子与永宝从幼相依，情最莫逆。一日将晚，欲与相见，寻之不获，有内侍张保财曰：“顷见驸马不带一人，走入东园去了。”世子亦步入园来，问园吏道：“驸马在内否？”园吏曰：“在内。”及至园中，不见永宝。遂坐亭中，命保财寻觅。保财满园寻遍，毫无踪迹，走至假山背后，见一地洞，深有六尺，洞口泥土光滑，似有人出入其间。回报世子，世子亲自往看，果有一洞，命保财入内探视。回说：“内经十数步，通入墙内，洞口亦有树木遮蔽。遥望之，楼阁重重，回廊曲槛，绣幕朱帘，俨如图画。隐约有一美女与驸马共坐亭上笑语。”世子听罢大惊，暗想：“墙内已是宫府，与锁云轩逼近，难道叔父与朱夫人有私么？”吩咐保财：“汝今夜宿在园中伺候消息，明日禀我知道。”遂自回府。一等天晓，复往园中，问保财道：“驸马曾出来否？”曰：“尚未。”世子等了一回道：“驸马此时定将出矣，你说我候在千秋亭上，有密事要商，速来相见。”正是：

私情虽密终须破，好事多磨切莫为。

未识世子等候亭上作何言说，且听后文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一卷 结外援西魏废后 弃群策东邺亡师

话说保财奉世子命，候在洞口。一会永宝出来，见了保财，大惊失色。保财道：“驸马莫慌，世子坐等在亭子上，请驸马相见。”永宝只得走进亭来，世子接见道：“叔非韩寿，奈何偷香？”永宝跪下道：“此事愿世子庇我，莫诉兄知。”世子扶起道：“此事我何敢泄？但日久必败，倘被父王晓得，祸必不免。前日侄因一念不谨，几丧性命。叔何不以我为鉴？及早改之，犹可无事。”永宝唯唯，遂同至德阳堂。世子说了一番，只道永宝以后自然悔改，从此绝不提起。

一日，忽报柔然败去，高王奏凯而回。大军将到晋阳，遂同府中文武，郊外迎接。王归，犒赏三军已罢，回至娄妃宫中夜宴。是夜，宿于飞仙院。次日，即往东府，三日不出。有一夜回府，本欲往娄妃宫去，行至宝庆堂，见雕楼下月色甚明，忽思朱金婉处久已冷落，趁此良夜与他相聚一宵。走至锁云轩，见院门深闭，令人叩门。那知其夕永宝正在里边，与金婉饮酒取乐，忽闻王来，彼此失色。永宝急走内阁躲避。夫人下阶相迎。夜宴之具不及收拾。王谓夫人曰：“卿在此独饮乎？”夫人曰：“因贪月色好，故在此小饮。”口虽答应，颇露惊慌之色，王心甚疑。遂解衣共寝，夫人不发一言，全不似旧日相叙光景。王心疑益甚，复起望月。夫人亦绝无一语，乃走出房外。微闻墙边有人窃窃私语，遂从帘内望之，月光如昼，见数宫人送一少年出去。一人道：“驸马今夜只好在园中担搁。”又一人道：“驸马休慌，世子在飞仙院亦曾如此。”王知是永宝，心中大怒，且不声张，命值夜宫女开门径出。至雕楼下，有人言语，呼之，乃内侍王信忠，急命锁了锁云轩外门，便至柏林堂，倚床独坐。金婉见王已去，又报外门封锁，知事情败露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宫娥们亦皆忧惧。王坐至天明，召园吏问：“昨夜何人在园？”答道：“驸马。”王问：“此时在否？”答道：“已去。”王喝道：“你们职司守园，如何纵人出入？”园吏道：“因是驸马，且大王亲弟，故不敢拒。”王曰：“几时留宿起的？”园吏曰：“往来时日皆有簿记。”王命取来，俄而呈上一簿，乃驸马留宿园中日月及世子寻见地道根由，备写在上。王知园吏无罪，遂叱令退。忙召永宝，永宝虽怀惊惧，不敢不到。世子不知永宝事发，亦随之入。王见之大怒，以园吏所书之簿示之。永宝伏地谢罪。王令左右去其衣冠，痛杖一百，血流满地，令人扶出。又怒责世子曰：“你亦罪难指数。”亦痛杖之，幽于柏林堂西庑。走到娄妃宫中，怒气满面。妃问：“大王为何如此着恼？”王将锁云轩事告之，妃曰：“永宝虽有罪，望王念手足之义，曲为宽宥。”话未毕，忽内侍报道：“驸马不堪受杖，到府即死。”盖永宝体素肥，外强中干，受杖既深，顿时痰涌，遂欲救不及。王得报大惊，娄妃闻之泪下如雨。继而王拔剑以走，妃问：“欲杀何人？”王曰：“永宝之死，皆金婉害之。我去杀此贱婢。”妃拦住道：“金婉不足杀也。王广收美色，纳之后宫，使他空守寂寞，为人所诱，此心焉得不乱？今驸马已死，岂可复杀金婉以重其罪。况金婉已生一子在宫，若杀之，教此小儿谁靠？王即不念其母，可不念其子乎？依妾所见，闭锁深宫，使不齿于诸夫人之列罢了。”王遂收剑坐下。

---

“韩寿”句——韩寿，晋南阳人，于贾充府为司空掾；贾充女爱上韩寿，盗西域奇香赠寿。后二人结为夫妻。

俄而，报世子杖后发晕数次，妃惊曰：“澄儿何罪而王杖之？”王叹曰：“此儿虽聪明，但旧性不改，在京纵欲败度。不痛责之，无以惩后，今日犹未尽法治也。”看官，你道高王何以甚怒世子？先是世子在朝大兴土木，广选佳丽。一日，朝罢回府，有妇人诉冤马前。视其状词，乃古监门将军伊琳之妻裴氏，见其姿容甚美，遂带入府中，亲自问话。盖伊琳奉命往洛阳运木，违误工程，侵盗运费，为侍中孙腾劾奏。侍中高隆之构成其罪，收禁在狱，三年有余。裴氏因泣陈冤枉，言孙腾在洛自盗内府金银，没入珊瑚树一枝、珠帘一顶，皆系伊琳亲见，欲灭其口，故问成死罪收禁狱中。世子大怒道：“孙侍中贪财怙势，擅入人罪，吾当为尔伸冤。但事关权贵，你若出去，被他们暗行杀害，谁与质审？你且住我府中，等事情明白，然后出去。”裴氏拜谢。盖世子悦其美而欲私之，故不放之出也。次日，遂下文书于尚书省，提问伊琳一案。隆之知事关孙腾，乃使人送还文书，谓世子曰：“伊琳之狱定已三年，罪状甚明，不劳追摄。”世子大怒，必欲提问。司马子如亦劝世子勿究。世子不从，腾与隆之大怒，不放伊琳出狱。世子无从审问，因欲上诉高王。孙、高二人访知世子已与裴氏成奸，亦欲诉知高王。子如从中调停。赦了伊琳之罪，前事亦不追究，方各相安。其后世子奏复伊琳官爵，数往其家留宿。高王探知此事，心中甚怒，因军旅匆忙，未及责问。今又闻其袒庇永宝，故并责之。然永宝已死，心甚不忍。乃命世子归府调养，幽金婉于冷宫，余皆不究。永宝之子须拔，以游夫人无子，命其抚养在宫，列于诸子之内，取名曰睿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宇文泰自潼关杀了竇泰，败高王于蒲坂，国中连年饥馑，兵食不足，常虑高王起兵复仇。时有蠕蠕国，土地广大，兵马强盛。闻与东魏相结，欲伐西魏，心甚忧之，因遣使通好，欲得其助，蠕蠕主曰：“西魏若欲结好，必娶吾女为后，方肯为援。”使者复命，泰劝文帝废乙弗后为尼。帝不忍，曰：“后乃结发之妇，岂可无罪而废？”因集群臣会议，群臣迎合泰意，皆言不废皇后，则难娶蠕蠕之女，不娶其女，恐外患之来，无人救援，社稷不安。帝迫于众议，叹道：“吾岂以一妇而弃社稷大计。”乃废乙弗氏为尼，降居别院，后与帝大恸而别。有感别诗曰：

十载承恩一旦捐，数行珠泪落君前。

良谋果得安天下，妾入空门也泰然。

其后蠕蠕以故后尚在，复欲伐魏。文帝遂赐后死，前日所梦，至此果然应了。是时帝既废后，乃遣扶风王元孚具金帛礼仪，往蠕蠕国迎头兵可汗公主为后。可汗大喜道：“我女得与大魏皇帝为后，诚天缘也。”遂送女于西魏，车七百乘、马一万匹、橐驼一千头、珍宝异物不可胜数。蠕蠕风俗以东向为贵，故公主行幕皆向东。将至长安，扶风王请公主南面，公主曰：“我此时犹蠕蠕女也。魏自南向，我自东向，亦有何害？”西魏大统四年三月丙子，立蠕蠕国公主郁久闾氏为后。丁丑，大赦天下，丞相泰自华州入朝称贺，旋还华州，闻弘农郡有积粟，遣兵袭而据之。

是年，东魏主年十五，亦立欢之次女为后。适边郡贡一巨象，改元元象，大赦天下。高王闻泰夺据弘农大怒，乃大举西讨，先命敖曹治兵于虎牢，调发各路人马，限日齐集壶口，进取蒲津。段荣谏曰：“臣夜观星象，大军不利西行，宜俟来年进讨。”王曰：“天道幽远，今军已戒严，不可阻将士之

气，卿毋畏缩。”娄妃亦谏曰：“妾闻秦地有山河之固，地势险阻，大兵仰而攻之，主客相悬，劳逸不同。愿大王慎之。”王曰：“吾筹之已熟，今行不灭，荡平无期。此行非得已也。”遂命世子入朝，率诸将进发。军至壶口，侯景引五万人马，自河南至；刘贵引三万人马，自山东至。连晋阳之兵，共号二十万，兵势甚盛。敖曹知大军已发，遂自虎牢起兵，围住弘农。右长史薛琬告王曰：“西贼连年饥馑，故冒死来入陕州，欲取仓粟以养三军。今敖曹已围弘农，粟不得出。但置兵诸道，勿与野战。比及麦秋，收成又缺，其民自皆饿死，宝炬、黑獭何忧不降？愿勿长驱渡河。”王不听。侯景亦谓王曰：“今日举兵形势极大，万一不捷，猝难收敛。不如分为二队，王统前军，臣统后军，相继而进。前军若胜，后军全力以赴；前军若败，后军乘而援之，万无一失。”欢亦不从。遂自蒲津渡河，全军尽登西岸。泰闻东魏兵至大惧，以华州当道冲，遣使至州，命刺史王罽严守。罽对使者曰：“老罽当道，卧貉子那得过归。语丞相可无忧也。”俄而，高王兵至，谓罽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罽大呼曰：“此城是王罽冢，生死在此，欲死者来。”诸将请攻之。王曰：“无庸，吾志在灭泰，此等碌碌，何足污吾兵刃？”遂涉洛，军于许原之西，连营三十里。

先是泰发征书十余道，调集各路人马，皆未至。将士不满一万，欲进击欢，诸将皆疑众寡不敌，请待欢军更西，以观其势。泰曰：“欢若至长安，则人情扰乱，将何以济？今乘其远来，营伍未固，击之可图一胜。”贺拔胜亦以为然。即造浮桥于渭上，令军士赍三日粮，以示必死。轻骑渡渭，留辎重于后。自渭南夹渭而西，壬辰，至沙苑，距东魏军六十里。然见其兵势甚盛，将士皆忧难敌，泰亦惧不自安。宇文深独贺曰：“吾军胜矣。”泰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欢镇抚河北，甚得众心，以此自守，图之非易。今悬师渡河，非众所欲，独欢耻失窦泰，悞谏而来。此所谓忿兵，可一战而擒也。何为不贺？愿假深一节，发王罽之兵，邀其走路，使无遗类。”泰喜曰：“闻君言使人胆壮十倍。”泰又遣达奚武覘欢军。武从三骑，效欢将士衣服，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，伏地潜听，得其军号。因上马历营，若警夜然，有不如法者，往往搥之，俱知敌军情状而还。仪同李弼曰：“敌众我寡，平地不可与战。去此数里，地名渭曲，地狭势阻，多高芦长苇，可以全军埋伏。先据此处，以奇兵胜之。”泰从其计。乃命李弼为右拒，引兵三千，带领勇将五员，伏于渭曲之西；命赵贵为左拒，引兵三千，带领勇将五员，伏于渭曲之东。皆令闻鼓声而起。自主中军，背水布阵。

分拨方毕，东军已至。见宇文兵少，皆有轻敌之心。都督赵青雀请战，斛律

美举曰：“黑獭举国而来，欲决一死战。譬如鬻狗，或能噬人。且渭曲苇深土泞，不利驰骤，无所用力。为今之计，不如勿与交锋，密分精锐，掩袭长安，巢穴已倾，则黑獭不战成擒矣。”王曰：“彼伏兵芦内，以火焚之，何如？”侯景曰：“以大王兵力，何坚不破？今日当生擒黑獭，以示三军。若纵火焚之，虽杀之不足为勇也。”彭乐饮酒醉，盛气请战曰：“王何不速战？今日众寡悬殊，以百人而擒一人，何患不克？”王许之。彭乐大声呼曰：“能杀敌者，从吾来！”王立马高坡之上以督战，令于军中曰：“能生擒黑獭者，封万户侯。”于是兵将一涌而进，不成行列。泰率诸将死拒。

---

(zhì, 音治)狗——狂犬。

俄而，战鼓三通，左右伏兵陡出，并力致死，将东军冲为两段。彭乐深入敌阵，正遇耿令贵交战，令贵败走。不料李标在后，一枪直刺过来，正中腰下，把肚肠拖出。段韶见了，急来救护。彭乐纳肠入腹，纳不尽者以剑截之，束创复战，勇气不衰。敌军见者皆为吐舌。斛律明月被围阵中，一枝画戟使得神出鬼没，连杀数将。贺拔胜出马相迎，力战数十合，明月全无惧怯。胜壮之曰：“谁家生此虎儿？”纵之去。斯时西军勇气百倍，东军前后不相顾，尽行溃散。正是：

廿里连营成瓦解，六军锐卒似冰消。

未识高王作何解救，且听下卷细讲。

## 第四十二卷 奔河阳敖曹殒命 败黑獭侯景立功

话说高王立马高坡，见东军大败，尚欲收兵更战，使张华原历营点兵，莫有应者。还报曰：“众兵尽散，营皆空矣。”王未肯去，斛律金曰：“众心离涣，不可复用。宜急向河东，再图后举。”俄而，娄昭、潘乐、段韶飞奔而来，皆曰：“王何不去？”王曰：“能复战乎？”韶曰：“不能矣。赵青雀已降于泰。诸将只道大王已去，皆渡洛东归矣。此时不去，敌兵四合，恐自拔无路。”王犹据鞍未动，斛律金以鞭拂王马，乃驰去。数将拥之而行。王曰：“全军尽没，吾何以返？”韶曰：“臣父总锦衣军，有兵一万三千未动。侯景有五万人马，尚在河桥屯守。渡过洛水，便得济矣。”行至洛口，时已二鼓。只见前面火把大明，早有敌军拦住。段韶一马当先，刺死来将，众人杀散余兵，渡过浮桥。将近黄河，忽报西军抄截，河桥已断。王大惊，问：“侯景人马何在？”曰：“尚在迎敌西军。”俄而，天色渐明，侯景接着，慰王曰：“王无忧，河桥虽断，臣已命刘贵、段荣在下流处预备楼船五十号以待。王速登舟先渡，臣在此接应诸将便了。”王循河而行，果见段荣、刘贵舡舟以候，但岸高舟远，不能即登。见一橐驼立在水滩，王下马，纵身一跃，立在橐驼背上，才得就船。诸将相继渡毕。丧甲士八万，弃铠仗十有八万。泰追至河边，选留甲士二万，余悉纵归。都督李穆曰：“高欢破胆矣，速渡河追之，欢可获也。”泰曰：“吾兵力未齐，且欢亦未能一举灭之也。”还军渭南，所征之兵甫至，令于战所人种一柳，以旌武功。后人有沙苑诗一绝云：

冯翊南边宿露开，行人一步一徘徊。

谁知此地青青柳，尽是高欢败后栽。

西魏帝闻捷，加泰为柱国大将军，李弼等十二将皆进爵增邑有差。弼弟擻身小而勇，每跃马陷阵，隐身鞍甲之中，彭乐几丧其手。敌人见之，皆曰：“避此小儿。”泰叹曰：“胆决如此，何必八尺之躯耶？”耿令贵杀伤甚多，甲裳尽赤。泰曰：“观其甲裳，足知令贵之勇，何必数级纪功乎？”时高敖曹闻欢败，释弘农之围，退保洛阳。己酉，西魏行台宫景寿等向洛阳，洛州大都督韩贤击走之。又州民韩木兰作乱，贤击破之，一贼匿尸间，贤至战所，接收甲仗，贼倏起斫之，断胫而卒。泰闻贤死，以为洛州可图，复遣行台元季海与独孤信将步骑二万趋洛，杨忠、李显引兵趋三荆，贺拔胜、李弼引兵围蒲坂。先是高王西伐，蒲坂民敬珍谓其从兄敬祥曰：“高欢迫逐乘舆，天下忠义之士皆欲俾刃于其腹。今又称兵西上，吾与兄起兵断其归路，此千载一时也。”祥从之，纠合乡里，数日有众万余。会欢自沙苑败归，祥、珍率众邀之。欢恐关东人心有变，急欲赶回晋阳，镇抚四方，不顾而去。及贺拔胜、李弼至河东，祥、珍率猗氏等六县十余万户归之。泰以珍为平阳太守，祥为行台郎中。秦州刺史薛崇礼为欢守蒲坂，防御甚固。有从弟薛善为秦州别驾，欲降西魏，言于崇礼曰：“高欢有逐君之罪，善与兄忝衣冠绪余，世荷国恩。今大军已临，而犹为高氏固守，一旦城陷，函首送长安，署曰逆贼，死有余愧。及今归款，犹为愈也。”崇礼犹豫不决，善与族人斩关纳西魏师。崇礼出走，追获之。于是泰进蒲坂，略定汾、绛以西。凡薛氏族人预开城之谋者，皆赐五等爵。善曰：“背逆归顺，臣子常节，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？”与其弟慎固辞不受。泰善之。晋州刺史封祖业闻西魏兵至，弃城走。仪同三司薛修义追至洪洞，及之，劝其还守。祖业不从，修义曰：“临难而逃，非

丈夫也。”还据晋州，安集固守。会西魏长孙子彦引兵至城下，修义开门，伏甲以待之。子彦不测虚实，遂退。王黜祖业，以修义为晋州刺史。又独孤信引兵逼洛阳，刺史、广阳王元湛弃城归邺，敖曹不能独留，亦引兵北渡。信遂据金墉。于是贺若统以颍川降魏。前散骑侍郎郑伟起兵陈留，据梁州降魏。前尚书郎中崔彦穆起兵荥阳，据广州降魏。泰皆即地授为刺史。东魏行台任祥闻颍川失守，率骁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进兵攻之。贺若统告急于泰，泰使宇文贵将步骑二千救之。军至阳邑，雄等已退三十里，任祥率众四万继其后。诸将咸以为彼众我寡，不可争锋。贵曰：“雄等谓吾兵少，必不敢进。出其不意，进与贺若统合兵击之，蔑不胜矣。若缓之，使与任祥兵合，进攻颍川，城必危矣。城若失，吾辈来此何为？”遂疾趋颍川，背城为阵，与雄等战于城下，大破之。赵育请降，俘其士卒万余人。任祥闻雄败，不敢进。贵复击之苑陵，祥军又败，是云宝亦降。又都督韦孝宽攻东魏豫州拔之，执其行台冯邕。独慕容俨为东荆州刺史，有西将郭鸾来攻，昼夜拒战二百余日，乘间出击，卒破走之。故河南诸州多失守，惟东荆州独全。高季式为济州刺史，有部曲千余人，马八百匹，铠仗皆备。会濮阳盗杜灵椿等聚众万人，攻城剽野。季式遣骑三百，一战擒之。又进击阳平贼路文徒等，皆平之。于是远近肃清。或谓季式曰：“濮阳、阳平乃畿内之地，不奉诏命，又不侵境，而私自出军远战，万一失利，岂不获罪乎？”季式曰：“何言之不忠也？我与国家同安共危，岂可见贼不讨？且贼知台军必不能来，又不疑外州有兵击之，乘其无备，破之甚易。以此获罪，吾亦无恨。”高王闻而嘉之。

先是王之败归晋阳也，意忽忽不乐。侯景曰：“黑獭新胜而骄，必不为备。愿得精骑三万，径往取之。”王以告娄妃，妃曰：“设如其言，景岂有还理？去一黑獭，复生一黑獭，王何利之有？不若藏锋蓄锐，待时而动，奚汲汲为？”王乃止。于是抚夷创，补军旅，修甲乘。阅一载，而兵力复振，乃分遣诸将，进复河南诸州。贺拔仁攻南汾州，刺史韦子粲降之。泰大怒，尽灭子粲之族。西将韦孝宽、赵继宗闻东军至，以孤城难守，皆弃城西归。侯景方攻广州，未拔，闻西魏救兵将至，集诸将议进退。将军卢勇请进观敌势，景许之。乃率百骑至大隗山，遇魏师。日已暮，勇乃多置旌旗于树颠，夜分骑为十队。鸣角直前，西魏兵不测多少，军大乱，勇擒其将程华，斩其帅王征蛮而还。广州守将骆超闻之大惧，遂以城降。于是汾、颍、豫、广四州复入东魏。

且说西魏大统四年，文帝知独孤信已据金墉，将如洛阳，展拜园陵。会信告急，言东魏高敖曹、侯景攻围金墉甚迫，乞发大军往救。泰因请銮驾幸洛，进观形势，帝从之。遂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，镇守长安。命李弼、达奚武率三千骑为前驱。八月庚寅，至谷城，侯景闻援兵将至，谓诸将曰：“西贼新来，兵锋必利。当敛兵以待，徐图进取。”莫都娄贷文曰：“贼兵远来，当乘其未至击之。愿自引所部往挫其锋。”可朱浑道元以为然。景不可，二人遂不禀景命，各以千骑前进。夜遇李弼军于秀水，弼命军士鼓噪，曳柴扬尘，东军不战而退。贷文走，弼追斩之。道元单骑获免。悉俘其众送弘农。侯景知贷文、道元私战失利，又闻泰兵至灋东，乘夜解围去。辛卯，泰率轻骑追景至河上。景设阵为长蛇之势，北据河桥，南据邙山，与泰兵合

---

蔑——无，没有。

夷——同“痍”，创伤。

战。西将冲入，兵皆散走。泰亦亲自陷阵。战久，鼓声大震，东军合力奋击，泰被围，诸将各自为战，不及相顾。泰乘间冲出，左右皆散。忽流矢中其马，马惊而奔，泰坠地。东魏兵追及之。李穆下马，以策扶泰背，骂曰：“笼东军士，尔曹王何在，而独留此？”追者不疑其贵人，舍之而过。穆以马授泰，与之俱逸。泰归营，鸣金收军，将士皆集，兵势复振。次日，进击东魏兵，东魏兵北走。高敖曹意轻泰，建旗盖以陵阵。泰曰：“此敖曹也，急击勿失。”于是尽锐攻之，一军皆没，敖曹单骑走，唯一奴从，往投河阳守将高永乐。永乐，高王从兄子也，与敖曹有怨，闭门不纳。敖曹仰呼曰：“门即不开，速以绳来援我。”永乐不应。敖曹惶急，拔刀穿阖，未彻而追兵至，乃伏桥下。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，问：“敖曹何在？”奴指示之。敖曹知不免，奋头曰：“来，与汝开国公。”以其杀己必获重赏也。追者斩其头去。又西兖州刺史宋显有众三万，与泰战，泰亦杀之。虜甲士一万五千，赴河死者以万数。敖曹首至，泰大喜，一军皆贺，赏杀敖曹者绢万匹，岁岁稍与之，比及周亡，犹未能足。

再说万俟普自归东魏，高王以尊且老特礼之，尝亲扶上马。其子洛免冠稽首曰：“愿出死力以报深恩。”及邙山之战，诸军皆北渡，洛独勒兵不动，谓西魏人曰：“万俟受洛干在此，能来可来也！”西魏人畏之而去。东魏名其下营地曰回洛。后隋之回洛仓，即其地也。侯景闻敖曹死，即欲进战。诸将皆曰：“吾军新失大将，人有惧心，胜势在彼，未可遽与争锋。”景曰：“不然，黑獭连胜数阵，有轻我心，其下将士必骄。彼骄我惧，正堪一战。且沙苑之败未复，今又丧师失将，耻辱甚焉。大王付吾侪以阃外之任，若不大破黑獭，何面目见之？吾计决矣，诸军勿疑。”于是整率诸军，尽渡河桥。将战，下令曰：“今日之战有进无退，退者立斩！”乃命诸将分队进击。泰见东魏兵至，命右拒敌其左，左拒敌其右，中军敌于中路，自拥精骑一千，拥护帝驾，立马高处观之。当是时，两边置阵既大，首尾悬远。从旦至未，战数十合，彼此不相上下。或东军得利，西师败而复振。或西师得利，东兵却而复前。无不舍死忘生，互相对敌。俄而，氛雾四塞，风沙迷目，左右两拒，战并不利。景忽下令于东曰：“西阵已获黑獭矣。”东阵大呼。又下令于西曰：“东阵已获黑獭矣。”西阵大呼。西魏军皆惊惧，遂大溃。独孤信等未识君相所在，弃军走。将军李虎、念贤等为后继，见信等败亦溃。泰见前军瓦解，不敢留，与帝烧营而遁。方战急时，王思政下马举长祐左右横击，一举辄踣数人，陷阵既深，从者尽死，身被重创，闷绝于地。会日已暮，敌亦收兵，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，会其已苏，割衣裹创，扶之上马而归。盖思政每战，常着破衣弊甲，敌不知其将帅，故得免。将军蔡祐下马步斗，左右劝乘马以备仓猝，祐怒曰：“丞相爱我如子，今日岂惜一死？”帅左右十余人，合声大呼，击东魏兵，杀伤甚众。东魏人围之十余重，祐弯弓持满，四面相拒。有厚甲长刀者一人，直进取之，去祐可三十步。祐只存一矢在手，左右劝射之。祐曰：“吾曹之命在此一矢，岂可虚发？”将至十步，祐乃喝声道：“着！”其人应弦而倒。东魏兵退却，祐徐徐引还。正是：

瓦罐险遭并上破，将军幸免阵前亡。

但未识西师败后竟得长驱入关否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三卷 归西京一朝平乱 惧东邺三将归元

话说邺山之战，泰大败而遁，奉帝急走弘农。其时弘农守将闻大军败绩，已弃城而走。城中无主，所虏降卒在内结党聚乱，闻泰至，相与闭门拒守。泰进拔之，诛其魁首数百人，城中始定。时诸将在后者皆未至，泰惊不能寝。及夜，蔡祐至。泰曰：“承先来，吾无忧矣。”枕其股，寝始安。盖祐每从泰战，常为士卒先，不避矢石，战还，诸将皆争功，祐终无一言。泰每叹曰：“承先口不言勋，我当代其论叙。”故泰倚之如左右手。次日兵将稍集，泰留长孙子彦守金墉，王思政镇弘农，自引大军奉帝入关。

先是泰既东伐，关中留守兵甚少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散在民间，闻东征兵败，共谋作乱。李虎等至长安，见贼势猖獗，计无所出，不得已，与太尉王盟、仆射周惠达奉太子钦出屯渭北。百姓互相剽掠，关中大扰。降将赵青雀与雍州于伏德聚众万余，进据长安子城。咸阳太守慕容思庆亦起兵从逆。各招降卒，以拒还兵。长安士民不从者，相率以拒青雀，日数十战。弓得侯莫陈崇进击破之，贼始畏惧不出。王罴镇河东，见人心惶惑，大开城门，悉召军士，谓曰：“今闻大军失利，青雀作乱，诸人莫有固志。罴受委于此，以死报国。有能同心者，可共固守；不能者，任自出城。”众感其言，皆无异志。泰闻变，留帝驾于闾乡，以士马疲弊不可速进，且谓：“青雀等皆乌合之众，我至长安以轻骑临之，必皆面缚乞降，不足为患。”散骑常侍陆通谏曰：“贼逆谋久定，必无迁善之心。蜂蚕有毒，安可轻也？且贼诈言东寇将至，今若以轻骑临之，百姓谓为信然，益当惊扰。今军虽疲弊，精锐尚多。以明公之威，总大军以临之，何忧不克？”泰悟，乃引兵西入。父老士女见泰至，莫不悲喜相贺。又华州刺史宇文导知贼据咸阳，起兵袭之，杀慕容思庆及于伏德，然后南渡渭水，与泰合军，兵势益壮，进攻青雀，杀之。乃奉太子入朝，抚安百姓。九月朔，帝入长安，丞相泰还镇华州，内外始定。

且说高王闻赦曹之死，如丧肝胆。又闻众将败北，自晋阳发七千骑至孟津，未济，得侯景捷报，言泰已烧营而遁。西师悉退。斩获甲士、收得资粮不可计数。王大喜，遂济河。诸将相继来会，皆言高永乐不救赦曹之罪。王大怒，立召永乐，即于帐前杖之二百，罢其职，发回晋阳。赠赦曹太师、大司马、太尉，谥曰忠武公。众以永乐不杀，治罪犹轻也。后人诗讥之曰：

地下赦曹目未瞑，头行千里血犹腥。

军前不斩河阳将，献武当年尚失刑。

时金墉犹未下，王进兵攻之，长孙子彦不能守，焚城中屋宇俱尽，弃城而走。王入洛，见人民荡析，楼堞无存，乃毁之而还。先是东魏迁邺，主客郎中裴让之留洛阳。及独孤信败归，其弟谏之相随入关。泰赐以官爵，为大行台、仓曹郎中。王怒其外畔，囚让之兄弟五人。让之谓王曰：“昔孔明兄弟分事吴、蜀，各尽其心。况让之老母在此，不忠不孝必不为也。明公推诚待物，物亦归心。若用猜忌，去霸业远矣。”王皆释之。

斯时旧境悉复，边土皆安，乃加赏有功将士。进侯景为河南大将军、大行台，将兵十万，镇守河南，而身归晋阳。东魏元象二年，静帝以王功大莫赏，封其子高浚为永安郡公、高淹为平安郡公、高湊为长乐郡公、高演为常山郡公、高涣为平原郡公、高清为章武郡公、高湛为长广郡公，虽在孩提者

蚕（chài，音柴<去声>）——古书上说的一种蝎子之类毒虫。

并赐金章紫绶。欢于是入朝谢恩，兼察朝政得失，百官贤否。世子告王曰：“吏部尚书一缺掌天下铨选，关人才进退。得人则治，不得人则乱。昔闻崔亮为吏部时，不能评论人才，作停年之格，以州、县、郡官年深者擢之上位，以故真才流落，士气不伸。次后选用以此为例，非用人之道也。孝庄即位，李仲隼为吏部，专引新进少年，朝廷乏经国之才。至尔朱世隆摄选，官以幸进，政以贿成，贤才屏迹，宵小满朝，纪纲大坏，天下骚然。后崔孝芬为之，亦华而不实，徒有斯文之称，究无安世之道。今迁邺以来，三换其人，皆无可取，何以励人心而敦世道？”王曰：“汝能任此职乎？”世子曰：“儿才亦恐不胜。”王曰：“汝能留心人才，无徇己私，便可不负此职。吾今言于帝，命汝摄之便了。”于是世子摄选，百官皆贺。王于都堂召会文武，大宴三日，见座无赦曹，深加叹息，谓群臣曰：“吾欲遣使西魏，求还赦曹首级，恐伤国体，为黑獭所笑。弃之则于心不忍。诸君能为吾计乎？”陈元康曰：“易耳。若令侯景求之，首必可得。黑獭自邕山大败以来，畏景如虎，必不吾逆也。”王归晋阳，遂以命景。景乃遣人扬言于西魏曰：“送还赦曹之首，则兵不动，不然将长驱入关，以报河阳之辱。”泰闻之，笑曰：“安有为死人首而动大兵者？不过景欲得赦曹之首耳。我方兵疲力乏，且欲闭关息民，不可激其怒。”因归高敖曹、窦泰、莫多娄贷文三人之首于景。景送至晋阳，王抚首大哭，悉加厚葬。

再说世子自摄选以来，迁擢贤良，黜逐不肖。凡清要之职，皆妙选人物以充之。其余量才授位，无不愜当。有未受职者，皆引置门下，讲论赋诗，以相娱乐。又好蔡氏八分书法，暇即习之。制金玉笔管，会集古今人文。府中书吏常有百人，给赐甚厚。士大夫以此称之。时南北通好，使命相继，务以俊义相夸。每遣使至梁，必极一时之选，无才地者不得与焉。梁使至邺，邺下为之倾动，贵游子弟盛服聚观，馆门如市。宴会之日，世子使左右密往视之，一言制胜，为之抚掌。邺使至建康亦然。一日，世子入朝，见帝于内殿。帝曰：“朕有一事，欲与卿言。”世子问：“何事？”帝命召来，只听得屏后玉珮之声，走出一位女子，端严秀质，美丽绝人，向世子低头下拜。世子答拜，问帝：“此位何人？”帝曰：“此东光县主，名静仪，乃是朕姑，高阳王元斌之妹，侍郎崔恬之妇也。因有家难，乞怜于朕。朕不能主，故令求赦于卿耳。”世子敛容再拜，曰：“臣掌者，陛下之法。未识县主求赦者何事？”帝曰：“恬弟崔俊去年在洛，被宇文泰逼之西去，今臣于西。若正其外叛之罪，累及一门，恬亦当诛。卿父执法难违，欲卿曲宥耳。”世子曰：“帝命不敢不遵，父意恐难回转，此非臣所得主也。”静仪见世子不允，流泪不止，重向世子拜恳。世子见静仪面如梨花着雨，愈觉可人，不忍绝之，向帝曰：“陛下既有宽赦之情，小臣岂无哀怜之意？自当竭力援手。”遂再拜而退。静仪见世子允了，亦谢恩而出。世子归语公主曰：“卿知高阳王有妹静仪乎？”公主曰：“此奴之姑也，幼时亦曾见之。”世子曰：“可惜绝色佳人，未识将来性命若何耳。”公主问：“何故？”世子备述其事：“顷在帝前相见，屡次拜求，若父王不允，岂非灭门在即？”公主曰：“大王立法如山，未必肯宽恕也。”此时世子心中辗转寻思：“不赦静仪，则美色可爱；赦之，则惧父见责。”倒觉进退两难。一日，接得晋阳密札，果为崔俊一案。内云：“崔俊身投伪国，理合全家正法。但崔氏世代名门，民望所属，

汝宜细细斟量，方可行诛。”世子览之大喜，曰：“父王既有此言，欲宽崔氏之罪不难矣。”遂奏帝，凡崔氏连坐者皆赦之。以书复高王曰：

崔悛被掳入关，从逆非其本心。崔恬尽职邺中，为国尚无异志。诛及无辜，易招物议。免

其连坐，可慰輿情。况恬妻东光县主，高阳之妹，今上之姑，帝本有意曲全，儿已特行宽宥矣。高王见书，遂置不问。此时不唯崔恬夫妇感激，帝亦大悦。

一日，宴世子于内宫，后亦在座。静仪适来谢恩，帝召入，赐坐后侧，命静仪敬酒三爵，以酬世子之劳。世子亦回敬之，谓静仪曰：“县主与吾妇是至亲，少时常聚，至今每怀想念。异日当令来见也。”静仪曰：“妾于次日本拟登堂拜谢，敢劳公主下降。”世子佯称不敢，而心实暗喜。宴罢各退。世子归，知东光县主次日必来，暗嘱门吏：“县主若到，勿报公主，引其步舆，打从平乐堂直入绛阳轩中。”绛阳轩乃世子密室也。次日，静仪到府，门吏挽其步舆，直至密室深处，从人悉屏在外。静仪坐在车中，但见曲曲花街，两旁都是翠柏屏风，不像后宫模样。及至停车，回顾侍儿，不见一人。有一宫女走来开幔，道：“公主在内轩相等，请县主入见。”宫女引路，静仪只得移步相随。及至内轩，不见公主。宫女又曰：“在暖阁中。”及入，却见世子走来施礼，心上大疑，因问：“公主何在？”世子曰：“少停相见。因有密事相告，先屈县主到此一叙。”宫娥摆宴上来，静仪辞退，世子曰：“昨在帝前承赐三爵，今日少尽下情，县主莫辞。”静仪无奈，兢兢坐下，世子殷勤奉劝，宫女连送金樽。天色渐暮，侍女皆退。静仪欲回，世子笑谓之曰：“昨夜梦与卿遇，今日相逢，乃天缘也。卿其怜之。”静仪曰：“全家之德，没齿不忘。若欲污我，断难受辱。”说罢便走。门已紧闭，世子即上前拥逼，衣服皆裂。静仪力不能拒，遂成私合。是夜同宿阁中，侍女皆厚赏之，嘱令勿泄。在外从人疑为公主留住，初不料有他故。三日后，静仪坚意辞去，世子不得已送之回府。静仪归，对其夫流涕，微言世子无礼。崔恬不敢细问，仍善遇其妻，盖惧见怒于世子，祸生不测也。然世子日夜想念，欲图再会，苦于计无所出。乃召其奴张保财谋之，保财曰：“易耳。世子超授崔恬爵命，出使在外，则可以潜游其家矣。”世子乃奏恬为散骑常侍，出使远去。夜间，屏去侍从，潜至崔家，与静仪相会。连宿数夜，形迹大彰。

高阳王闻之大怒，奏于帝，请赐静仪死，以免狂童之侮。帝曰：“此事实伤国体，但非静仪之罪，乃高世子之过也。高王功在社稷，大权在握，世子为所宠爱，朝事悉以相委。国家安危，系彼喜怒。若赐死静仪，澄必怀怨。何可以一女子而起大衅？”高阳见帝不允，默然而退。其后世子亦恐人觉，晏去早归，微服来往。时高岳、孙腾、子如、隆之四人闻知，皆担忧恐，相与议曰：“王令吾等在此者，为辅世子也。今世子以万金之躯，夜出潜行，倘有小人从而图之，祸生不测，吾等死不足赎。今若谏之，彼必不听，反遭其怨。不若密启大王，使行禁止。”四人议定，遂将世子私通静仪之事稟知高王。王大怒，私语娄妃曰：“子惠不克负荷，行将废之。”妃惊问，王悉告之。妃亦怒其荒淫，曰：“此儿终不善死。”王于是立召之归。正是：

朝中不究贪淫罪，堂上犹施挞责威。

未识高王召归世子若何处治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四卷 私静仪高澄囚北 逼琼仙仲密投西

话说高王怒世子放纵，召其夫妇同归，欲行废黜。犹惜其才美，诸子莫及，为之转辗不乐。一日，偶至仪光楼下，高洋兄弟四人在花荫踢球为戏，见王至，皆进前跪拜。王欲观诸子志量，尚未发言。一内侍捧乱丝数缕而过。王问：“何所用？”对曰：“此织作坊弃下者。”王命诸子各取一缕治之。高浚、高淹等皆以手分理，洋独拔剑将乱丝斩断，王问：“何为？”对曰：“乱者必斩。”王大奇之。先是高洋内虽明决，外若昏愚，澄甚轻之，且因其貌丑，每嗤曰：“此人亦得富贵，相法何由可解？”弟兄常侍王侧，问及时事，世子应答如流，洋默无一语，故王亦不甚爱之。今见其出语不凡，遂加宠爱，私语娄妃曰：“此儿志量刚强，聪明内蕴，非澄所及，可易而代也。”妃曰：“澄辅政已久，朝野尽服，责其改过可耳。若竟废之，妾以为不可。”

未几，世子夫妇至晋阳，欲见王，王不见；见娄妃，妃独召公主入，以静仪事诘之。公主不敢隐。妃曰：“归语尔夫，父怒不可回也。”公主涕泣求解，妃曰：“汝且归府，俟其见父后图之。”公主归语世子，世子知静仪事发，大惧。次日，王坐德阳堂，先召赵道德、张保财责问世子所为：“若一言不实，立死杖下。”二奴惧，遂以实诉。王怒其导主为非，各杖一百，下在狱中。继召世子，历数其罪，杖而幽之，不放入朝。澄知身且见废，忧惧成疾。娄妃为言于王，王曰：“俟能改过，而后复其职。”妃遣使密报，疾渐愈。其后王命杨休之撰定律令，命世子主其事，每日诣崇义堂检校一次，即入德阳堂，侍于王侧。高王天性严急，终日衣冠端坐，威容俨然，人不可犯。以世子多过，不少假颜色。世子朝夕兢兢，唯恐获罪。一日，王昼寝。世子欲进见娄妃，求放还朝。值诸夫人在柏林堂游玩，惧涉嫌疑，不敢前进，背立湖山书院帘幕之下。盖诸夫人每朝谒娄妃，过了七星桥，便下车步行。所经湖山书院、芙蓉楼、柏林堂，约百余步方至妃宫。芙蓉楼共七间，梁栋帟幔，皆画芙蓉，故以为名。湖山书院亦有十数间，内有洞庭湖、金芝亭、卧龙山，奇花异草，苍松翠柏，仿佛江南风景。又有沉香阁，高十余丈，藏度图书之所。柏林堂九间，内有古柏一株、小亭一座，景极幽雅。诸夫人谒退，常在此徘徊。有卢夫人者年尚幼，举止颇轻佻。在院观玩已久，回步走出，不知世子背立帘下，把帘一推，触落世子头上罗巾，见是世子，大惊，忙出帘外谢罪。世子未及回答，高王适至，见与卢夫人对立帘前，疑其相戏以致失帽，大怒曰：“尔在此何干？”诸夫人皆惊散。王将世子挥倒在地，拳打脚踢，无所不至。时陈元康最得王宠，适有事欲启，问：“王何在？”内侍言：“王在柏林堂毒打世子，恐世子性命不保。”元康闻之，冒禁奔入，果见世子血流遍体，在地乱滚，王犹踢打不已。于是向前跪捧王足，涕泣哀告曰：“父子至情，大王何忍行此？倘失误致死，悔之何及？”王鉴其忠诚，遂止。元康忙扶世子出，随王回至德阳堂。王告以世子之罪，元康曰：“大王误矣。世子近甚畏敬，其入宫者不过入见内主耳。况诸夫人皆在，何敢相戏？失帽定出无心。大王细察，定知臣言不谬。且朝中权贵横行，非世子高才，无以制之，王何逞小忿而乱大谋？”王曰：“卿言良是，吾性严急，不能止也。”元康曰：“王自知严急，今后愿勿复然。”王不语。及入宫访诸众夫人，皆言并无相戏之事，怒乃解，然犹未肯遣其入朝也。娄妃以世子屡触父怒，通信高后，劝帝召之。及帝命下，王遂遣之，仍令辅政。临行，夫

妇拜辞，王戒公主曰：“汝夫倘有不谨，必先告我。”又以道德可赦，保财奸巧，必欲杀之。娄妃以保财之妻乃旧婢兰春，从幼贴身服侍，即前此嫁王，兰亦有功，不忍杀其夫。因言之于王，亦赦其死。令每月录府中事以报，隐而不报，必斩主仆。皆凛凛而去。于是世子归朝，绝迹崔氏之门，励精为治，政令一新，朝纲肃然。王闻之大悦。时四方少定，东魏改元武定，大赦天下。高王出巡晋、肆二州，直至边界。遣使蠕蠕国，诳称：“宇文泰谋杀蠕蠕公主，其下嫁者皆疏属远亲，并非贵主。若肯与吾邦通好，则天子当以亲公主下嫁。”

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？先是乙弗后废为尼，降居别院，郁间后犹怀妒忌。文帝不得已，乃以次子武都王为秦州刺史，后随之而去。帝思念常切，密令蓄发，隐有追还之意。大统六年，忽报蠕蠕举兵来侵，众号百万，前锋已至夏州。声言：故后尚在，新后不安，故以兵来。群臣震恐。帝亦大惧，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敕秦州，赐乙弗后自尽。后见敕泣下沾衣，谓宠曰：“但愿天下常宁，至尊万岁，妾虽死何憾？”遗语皇太子，言极凄楚。左右皆感泣。遂饮鸩酒，引被自覆而崩，年三十二岁。宠复命，帝默默伤感，凿陇葬之，号曰寂陵。其后蠕蠕公主怀孕，迁居瑶光殿，宫女侍卫者百余人。忽见一美妇人后妃装束，盛服来前，问宫女曰：“此妇何人？”左右皆言不见，后遂惊迷，如此者数次，人皆知乙弗后为祸也。将产之夕，又见此妇在前，产讫而崩，所生子亦不育。故高王借此离间。蠕蠕果怨西魏，遣使东魏，愿求和亲。王奏之朝，帝乃于诸王宗室中选得常山王元隙之妹，姿容端丽，封为兰陵公主，下嫁蠕蠕。武定元年，蠕蠕遣使来迎，帝厚加赠送。公主过晋阳，欢又赠餼二百余万。以国家大事，亲送之楼烦郡北乃归。

泰闻之大惧，因思贺拔胜之兄贺拔允在晋阳，可结以图欢，乃私语胜曰：“高欢，国之贼，亦公之仇也。吾闻可泥在彼虽为太尉，亦郁郁不得志，公何不招之西归？倘能乘间诛欢，为国除害，此功不小。公以为然否？”胜曰：“兄之从欢非本心也，以公意结之，断无不从。”泰大喜，胜即写书寄允，嘱其暗害高王，乘乱奔西。允得书，大以胜言为是，遂起图欢之意。一日，王赴平阳游猎，召允同往，允执弓矢以从。王至平阳城外，见青山满目，麋鹿成群，令军士列围而进，亲自射兽。诸将皆四散驰逐。允独乘骑在王后，暗想：“乘此左右无人，若不下手害之，更待何时？”于是拽满雕弓，照定王背射来。那知用得力猛，弓折箭落。左右见者大呼曰：“贺太尉反！”王惊顾，亦大声呼之。允方弃弓，以刃相向。诸将齐上，擒之下马。王问允曰：“贺卿何为反？”允曰：“今日弓折乃天意也，夫复何言？”王囚之，遂归晋阳。议允罪，诸将请戮其全家。王念故情，杀之，而赦其二子。

时高洋年十五，王为娶妇，右长史李希宗有女祖娥，德容兼备，遂纳为太原公夫人。百僚皆贺。成婚之后，夫人见洋体暗中有光，怪而问之。洋曰：“由来如此，故常独寝。汝勿乱传。”自后，侍女皆令外宿，独与夫人寝处。盖洋以次长，父常誉之，恐兄有忌心，故每事谨退，示若无能。人尽笑其愚，唯高王深知之，命为并州刺史，杨遵彦为之副。要晓得高氏诸子皆聪俊。高浚幼时，出游外府，见祭神，而归问其师卢裕曰：“人之祭神，有乎，无乎？”裕曰：“有。”浚曰：“既有神，其神安在？”裕不能答。高浚八岁，王使博士韩毅教其学书，毅见浚书不工，因戒之曰：“五郎书法如此，日后尚宜用心。”浚答曰：“我闻甘罗十二即为秦相，未闻能书。何必勤勤笔墨？博士当今能书者，何为不作三公？”毅甚惭。世子于诸弟中尤爱浚，请于父，

授职于朝，官为仪同三司，朝夕相随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御史中丞高仲密以建义功，身居显职，宠任用事。其妻为侍郎崔暹之妹，夫妇不睦。邺城李荣有一女年十八，号琼仙，生得容貌无比。仲密闻其美，欲娶之，其家不肯作妾，必为正室方允。仲密乃出其妻，而娶琼仙。崔氏气愤而死，暹由是怨之。又仲密为御史，多私其亲党，世子以任非其人，奏请改选。仲密疑暹谗构，亦怨之。先是世子于邺城东山建花庄一座，极宫室之美。内有五六处歌台舞榭，十余处珠馆画桥，四季赏玩，各有去处。燕游堂宜于春，临溪馆宜于夏，叠翠楼宜于秋，藏香阁宜于冬。又有步云桥、玩月台、木稚亭、茶蘼架、鹤庄、鹿坨等名，奇花瑶草，异兽珍禽，充满其中。见者皆叹为“人间仙岛，世上蓬瀛”。内侍王承恩专司启闭，只有府中姬妾方容进内游玩，外人皆不得入。琼仙未嫁时，素慕园中佳景，苦于无路可入，今为高氏妇，借了丈夫声势，正好到彼游玩。况承恩与仲密又素来相熟，不怕他拦阻。于是带了女从，竟往花庄而来。承恩接进，任其游行。那知是日午后，世子朝罢无聊，亦到园来。承恩大惊，诸女伴只得躲避一边。世子登叠翠楼，凭栏观望，忽见玩月亭中有一群妇女隐身在内，召承恩责之曰：“汝掌园门，职司启闭，何从留闲人在内？”承恩跪告曰：“此非闲人，乃中丞高仲密夫人，欲观园景。奴婢以仲密是王府至亲，不敢峻拒，故容之入园。到尚未久，殿下忽来，故躲避亭中。”世子曰：“既是仲密夫人，请上楼相见。”盖世子亦闻仲密新娶妇甚美，故欲见之。俄而，琼仙上楼，花容月貌，果是国色。世子一见，淫心顿起，向前施礼，殷勤请坐，道：“夫人到此不易，欲观园中景致，稳便游行。吾与中丞本是一家，夫人便为至亲，不必嫌疑。”忙令内侍引路，请夫人遍游各处。其余妇女皆伺候在外。琼仙至此倒不好相却，只得轻移莲步，随内侍而行。过了几处亭台，不觉走入深境。旋至一室，锦帐银屏，罗帏绣幔，似人燕寝之所，忙欲退出。世子已到门口，拦住道：“夫人闲步已久，敢怕足力劳倦，留此小饮三杯，少表敬意。”话未毕，内侍排上宴来。世子执杯相劝，琼仙坚不肯饮。世子曰：“夫人畏仲密耶？或有所嫌耶？”琼仙曰：“妾民家之女，仲密天朝贵臣，焉得不畏？”欲夺门走。世子遽执其手，琼仙洒脱，泣曰：“世子淫人妇多矣。我义不受辱，今日有死而已。”见壁有挂剑，拔欲自刎。世子惧其竟死，只得摇手止之，纵使去。

琼仙得脱归家，哭诉仲密曰：“妾几不得生还。”备陈世子见逼之状。仲密由此深恨世子，遂萌异志。其后崔暹又劾仲密，非才受任，出为北豫州刺史，不授以兵，使之但理民务。仲密益切齿，遂通使宇文泰，以虎牢归西魏，请以兵应。泰大喜，许之。仲密乃杀镇北将军奚寿兴，夺其兵而外叛。反报至京，举朝大骇。高王以仲密之叛皆由崔暹，命世子械至晋阳杀之。世子匿暹府中，为之固请，乞免其罪。王见其哀恳，乃遣元康至邺，谓世子曰：“我丐其命，须与苦手。”世子乃出暹，谓元康曰：“卿使崔暹得杖，勿复相见！”元康执暹至晋阳。王坐德阳堂见之，责其召衅，喝令加杖。暹方解衣就责，元康历阶而上，告于王曰：“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，大将军有一崔暹，不能免其杖，父子尚尔，况于他人？”盖澄为四道行台，故称大将军也。王乃免之，且曰：“若非元康，当杖暹一百。”仲密弟季式镇守永安，

---

蓬瀛——蓬莱、瀛洲，古代神话中所称仙山。

丐（gài，音盖）——给予。

仲密反，遣使报之。季式单马奔告高王。王慰之曰：“汝兄弟皆建义功勋，尽忠于吾。赦曹死，吾至今不忘。今仲密无故外叛，深为惋惜，与汝何涉？”仍令复职，待之如旧。

且表宇文泰知仲密为高氏心腹之臣，一旦来降，机有可乘，豫、洛一路地方，皆可并取。遂起大军十五万，以大将李远为前锋，直趋洛阳；仪同于谨攻破柏壁关，直趋龙门。亲自引兵，进围河桥南城，兵势甚盛。王得报，整集精兵十万，亲临河北拒之。正是：

干戈全为蛾眉起，毒患偏从蜂蚕生。

未识此番交战两下胜负若何，且俟下卷细说。

#### 第四十五卷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

话说高王以仲密外叛，西师入寇，命斛律金为前锋，亲自出御。将至河桥，西魏先备火船百只，从上流放下，欲烧断河桥，使不得渡。斛律金才至北岸，见有火船冲下，急令副将张亮以小艇百余只，都载长锁，拦住中流，以钉钉之，带锁引向南岸，桥遂获全。大军安然渡河，据邙山为营。欲暂休军事，不进者数日。泰疑之，乃留军装辎重于灋曲，半夜，亲引人马将佐，登邙山以袭其营。候骑报王曰：“西师距此四十里，熟食干饭而来。”王曰：“如此，军士皆当渴死，何待吾杀也。”乃集诸将列阵以待。俄而，天色大明，泰知敌人有备，按兵数里之外。高王以五千铁骑付彭乐先进，必斩将擎旗而返。彭乐一马当先，便引铁骑直冲过来。西军莫当其锋，让他杀入深处，反从后裹来，密密围住。东军遥望，全不见彭乐旗号。有人飞报高王曰：“乐已叛去。”王失色。俄而，西北尘起，呼声动地，乐兵在西阵中如蛟龙翻海，所向奔溃，西魏将士纷纷落马。掳得西军大都督、临洮王柬、蜀郡王荣、江夏王升、巨鹿王阐、谯郡王亮及督将僚佐四十余人，遣使报捷。王大喜，并令斛律金、段韶诸将乘胜进击，大破西师，斩首三万。当是时，西师一败，泰左右皆散，自出阵前收合余军。彭乐一骑蓦地赶来。泰知其勇猛难敌，拍马而逃。彭乐紧追数里，已近马尾，大呼曰：“黑獭休走，快献头来！”泰窘极，还顾曰：“汝非彭乐耶？痴男子！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汝耶？何不急还营，收汝金宝？”乐遂舍之，获泰金带以归，言于欢曰：“黑獭漏刃破胆矣。”王虽喜其胜，而怒其失泰，伏诸地，连顿其头，并数以沙苑之败，举刃将下者三，噤齟良久。乐曰：“乞假五千骑，复为王取之。”王曰：“汝纵之何意，而言复取耶？”取绢三千匹，压其背上，因以赐之。泰得脱，归营，鸣角收军，兵将已集，军势复振，谓诸将曰：“今日偶失提防，军威少挫。明日当决一死战，以破其军。诸君勉之。”乃秣马励兵，分军为三队。自主中军，以李弼、独孤信、杨忠、奚炽、达奚武、贺拔胜六员勇将自随；赵贵为左军，若干惠为右军。命二军曰：“东军来攻中坚，左右合击。”五更造饭，以备迎敌。

黎明，高王以昨日失泰，自率诸将亲为前锋，冲入西阵。西军以死抵战，左右兵皆起，奋力合攻。东魏兵败，步卒皆为所掳。王失马，赫连阳顺以己马授王，王上马走。西军四面围定，欲出不得。忽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天昏地黑，军士不能开眼，始脱重围。从者惟都督尉兴庆及步骑七人，诸将皆不知王所在。追兵至，兴庆曰：“王速去，兴庆腰有百箭，足杀百人，王可脱矣。”王曰：“事济，以尔为怀州刺史。若死，用尔子。”兴庆曰：“儿尚少，愿用臣兄。”王许之。兴庆拒战，矢尽而死。先是王有小卒盗宰民驴，欲治其罪，以战故未治。小卒私奔西军，告于泰曰：“王只一人一骑，走于邙山之后，追之可获也。”泰乃选勇敢士三千人，皆执短兵，令贺拔胜率以追之。胜识王于行间，执槊与十三骑逐之。槊刃垂及，因呼曰：“贺六浑，我贺拔破胡今日必杀汝也！”欢惊魂殆绝。适刘洪徽突至，见胜追王急，从傍放箭，毙其二骑。段韶亦从山后冲出，大呼曰：“勿伤吾主！”射胜马，洞腹。胜跳下换马，王已逸去。胜叹曰：“今日不执弓矢，天也。”

王回营，诸将齐集，以段韶、刘洪徽有救援之功，并赐锦袍玉带，封韶

---

噤齟（xiè，音泻）——禁口，不敢说话。

为长乐侯。洪徽即刘贵子，时贵已卒，洪徽已袭父爵，进封平成侯。王将复战，术士许遵告王曰：“贼旗号尚黑，水色也。王旗号尚红，火色也。水能克火，故不得利。当用黄色旗号制之。”王乃连夜造黄旗五千面，进与泰战。左军赵贵等五将战不利，泰令右军与战亦不利。东魏兵大振。会日暮，泰知不可胜，收兵夜遁。东兵来追，势甚危迫。会独孤信、于谨尚在后面，收散卒自后击之，东师扰乱。诸军由是得全。若干惠夜引去，东兵追之急，惠徐下马，顾命厨人营食。食毕，谓左右曰：“死于长安与死于此间，有以异乎？”乃建旗鸣角，驻马以待。追骑疑有伏兵，不敢逼。收败卒徐还。泰入关，屯于渭上。东兵至陕，泰使达奚武拒之。封子绘言于高王曰：“混一东西正在今日，昔魏太祖平汉中，不乘胜取巴、蜀，失在迟疑，后悔无及。愿大王不以为疑。”王犹豫，集众将议进止，皆曰：“野无青草，人马疲之，不可远追。当回晋阳，徐图进取。”陈元康曰：“两雄交争，岁月已久，今幸而大捷，天授我也。时不可失，当乘胜追之。”王曰：“深入之后，若遇伏兵，孤何以济？”元康曰：“王前沙苑失利，彼尚无伏。今奔败若此，何能远谋？若舍而不追，必成后患。”王久战意怠，无心入关，不从其言。独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之，班师而归。

先是前一年，高王击西魏，入自汾、绛，连营四十里。泰使王思政守玉壁，以断其道。王以书招思政曰：“若降，当授并州刺史。”思政复书曰：“可朱浑道元降，何以不得？”王围玉壁九日，会大雪，士卒饥冻，多死者，遂解围去。及仲密以虎牢降，泰召思政于玉壁，将使镇虎牢，未至，而泰败归。乃使守弘农，城中兵微粮寡，守御之具全无。思政大开城门，解衣而卧，示不足畏。后数日，丰生至城下，心疑不敢进，引军还。思政乃慰勉其下，修城郭，起楼橹，营农田，积刍粟，由是弘农守御始固。是役也，从泰诸将皆无功，惟耿令贵力战功多。常陷敌中，锋刃交下，皆谓已死，俄大呼，奋刃而起，如是者数次。当其锋者，死伤相继。归语人曰：“我岂乐杀人？壮士除贼，不得不尔。若不能杀贼，又不为贼所伤，何异逐坐人也。”又都督王胡仁、王仲达亦力战功多，杀敌无数。泰欲以雍、岐、北雍三州授此三人，又以州有优劣，使三人探筹得之。仍赐令贵名豪，胡仁名勇，仲达名杰，以旌其勋。初仲密将叛，阴遣人扇动冀州豪杰，使为内应。高隆之驰驿安抚，由是得安。世子密以书与隆之曰：“仲密枝党与之俱西者，悉收其家属。”隆之以“宽贷既行，理无改悔，若复收治，示民不信，脱致惊扰，所亏不细”，乃启高王罢之。侯景进兵虎牢，欲复其城。仲密与西将魏光守之，闻景兵至，以书求援于泰。泰复书令固守，言兵且至。使谍潜至虎牢报之，为景军士所获，搜出其书。景改之云：“兵未得发，宜速去。”纵谍入城，光得书，与仲密连夜弃城而遁。侯景引兵追之，掳仲密妻李氏以归，即送之邺。由是北豫、洛二州复入东魏。帝以克复虎牢，降死罪已下囚，唯不赦仲密一家。欢以高乾有义勋，高昂死王事，季式先自告，皆为之请免，唯其妻李氏坐罪当诛。帝从之。澄闻李氏擒归，方欲宠之专房，何忍加以刑诛，乃使杨愔言于帝曰：“仲密妻李氏年少不预反谋，乞全其命。”帝亦赦之，命归父母家。世子迎之入府，居于迎春院，赐服饰、器用，侍女皆备。是夕，世子盛服见之，谓琼仙曰：“卿前推阻，今日顺我否？”琼仙曰：“前为仲密妇，今归世子家为婢为妾，曷敢有违？”世子大悦，当夜拥之而寝。号河南夫人。

再说宇文泰以丧师辱国请贬爵位，文帝不许。再镇同州，募关、陇豪俊以增军旅。泰有妾叱奴氏，生子名邕。术士蒋升密告王泰曰：“丞相新生之子贵不可言，他日必登九五之尊。但府中不利长成，宜于吉地养之。”泰问：“何地为吉？”升曰：“秦州有紫气，宜令居之。”泰乃用李穆为秦州刺史，托之抚育。邕即周武帝也。泰又有女云祥，李夫人所生，年十四，容貌端严，性质不凡，好观古烈女传，绘图于房帟，左右朝夕流览。泰甚爱之，常曰：“每见此女，良慰人意。”文帝欲纳为太子妃，降诏求之。泰承帝命，送女于长安，与太子成婚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高王居于晋阳，稀入朝内。孙腾、司马子如、高岳、高隆之皆其心腹亲党，任政朝廷，邺中谓之“四贵”，势焰熏灼，倾动朝野。然皆无经济之才，贪财纳货，不遵法纪。高王深知其弊，私语娄妃曰：“今天下渐平，诸贵尚横，吾欲损夺其权，未识澄能胜任否？”妃曰：“四贵之权，真可少损。但澄儿究属年少，大权独归，恐其志气骄满，还当以正人辅之。”王以为然。武定三年二月，王巡行冀、定二州，校算河北户口损益，出入仪卫必建黄旗于马前，号曰河阳幡，以邙山之役用黄旗得胜也。四月，入朝于帝。初西师退，帝加王以殊礼，辞不受。至是，帝谓曰：“黑獭潜逃，虎牢克复，皆王大功，何以不受朕命？”王再拜曰：“此臣分内之事，何敢言勋？”因奏以高澄为大将军，门下省中机务悉归中书，刑赏一禀于澄，所司擅行者立斩。由是澄之权，廷臣莫敢与抗。越数日，王始归。

世子自得大权，务欲挫折朝贵之势。孙腾入谒，不肯尽敬，叱下，以刀环之，立于门外。高隆之入府，高洋呼之为叔。澄骂洋曰：“小子辱祖，此何人而呼之为叔也？”匡狄干世子之姐夫，由定州来谒，候门下三日始得一见。时司马子如官尚书令，其子又娶桐花夫人之女华容县主为室，声势赫奕。尝出巡外属，擅杀县令二人，有犯之者动以白刃相加。官吏百姓惶骇窜匿。世子使崔暹劾其罪，系之狱。子如素恃王宠，不意忽然得罪，大惧不能自全。入狱一夕，其须尽白，乃自书款词曰：“昔在岐州，杖策投王，有驴在道而死，其皮尚存。此外之物，皆取诸人者也。”王怜而赦之，出为外州刺史。太保尉景恃恩专恣，所为多犯法。有司不敢问，暹亦劾之，严旨切责，收禁都堂。其妻常山郡君，高王姊也，致书于王求解。王曰：“此景自招之祸也。虽然，我不可以坐视。”上表乞赦其罪。三请不许。皆世子意也。王乃亲自入朝，求赦于帝。帝允其请，始释还家。王率世子往见之，景坚卧不起。王至榻前，景怒目大叫曰：“你父子富贵如此，竟欲杀我耶！”王逊言谢之。常山郡君曰：“老人去死已近，何忍煎迫若此？”谓世子曰：“你年幼，未识当时贫贱苦况，然亦当知吾夫妇待尔父不薄。”因历数昔年抚养情节，执王手大恸。王亦泣曰：“非吾忘情，此乃国法，不可以私废公。不然，惧无以服天下。吾之星夜入朝者，亦为姊故耳。后日保使士贞不失其位，富贵如故也。”因置酒而别。自后景亦自敛，贵戚无不畏惧。世子造新宫一所，堂宇规模俨如太极殿。王责之曰：“汝年不小，何不知君臣之分？”着即速改，戒勿复尔。

一日，侍宴于华林园，百官皆集。酒半，帝命择朝臣忠贞者，劝之酒。王奏御史崔暹可劝，又请赐绢百匹，以旌其直。帝从之，赐酒三爵，崔暹跪而受饮，举朝以为荣。宴散，世子笑谓暹曰：“今日我尚羨卿，何况他人。”尚书郎宋游道为人刚直，不畏权势。王见之曰：“昔闻卿名，今识卿面。”奖谕久之。及还并州，百官送于紫陌宫，设宴饮酒，游道亦在座。王自举杯

賜游道曰：“飲六渾手中酒者，大丈夫也。卿今飲之。”游道接飲，再拜謝，百官側目。臨行上馬，又執其手曰：“我甚知朝貴大臣有忌卿忠直者，然卿莫慮也。縱世子有過，亦當直言。”于是請于帝，進游道為御史中丞。正是：

法加私威朝綱肅，旌及孤忠士氣伸。

但未識高王歸北又有何事生出，且聽下卷再講。

#### 第四十六卷 玉仪陌路成婚媾 胜明誓愿嫁英雄

话说高王姬妾甚多，最爱者飞仙院郑夫人、东府尔朱后，皆已生子，宠荣无比。郑夫人有弟仲礼，年十八，以其姊故，亦加亲信，封为帐前都督，专掌王之弓箭、朝夕在旁。尔朱后弟文畅，亦因姊宠，官为仪同，常在王侧。又任祥子任胄亦年少俊秀，王以功臣子收为丞相司马。三人深相结纳，皆恃王宠，骄纵不法。王入朝，三人留在晋阳，擅夺民财，所为益无状。王归，切责之，由是三人皆怨望，约党十八人，密谋弑王，立文畅为主。暗使人通书西魏，乞其救援。使方出境，被边将盘获，搜出私书，密以报王。王大骇，尚以娥与后故，不忍遽诛，含怒未发。三人亦知使者被获，事将败露，大为忧惧。时值岁暮，任胄谓文畅曰：“事急矣，不行大事，将坐而待诛乎？”文畅曰：“须速杀之。”相订明年正月望夜，王出东教场观打簇戏，三人皆随侍左右，乘间图之。正月朔日，王受贺毕，宴会文武三日。任胄有家客知之，密首其事。王匿其人，隐而不发。及元宵夜，王往东教场。场中灯火万炬，堆设锦帛三架，武士勇卒皆盛加装束，轮刀舞剑，驰骋上下。艺高者赐锦，其次赐帛。盖魏初京中即有此制，晋阳制同列国，故有此会。观者人山人海，举国若狂。时世子亦在晋阳贺节，王以其事嘱之。及升场时，三人尚侍王侧。世子趋前，叱使下，搜其身边，皆有利刃藏于裤中，三人叩头请死。王命囚之。其党十八人一并拿下，皆监候取决。王罢会还宫。时妃与诸姬庆赏元宵，宴尚未罢，王遽反，皆大疑。俄而诸夫人退，王向娄妃语以故。妃大惊，谓王曰：“仲礼、文畅罪实该死，但看其姊面，宜赐一生路。”王曰：“不坐其罪足矣，何得宽宥本犯。”郑娥一闻此信，惊得魂不附体，次日求见王，王避不见；恳之娄妃，妃曰：“大王法在必行，恐不能回也。”娥含泪而退。少顷王至，妃问：“何以不见郑夫人？”王曰：“见其貌，恐移吾情也。”尔朱后闻知此事，欲自见王，知王不见郑夫人亦必避己，忧惶无措，乃命高湊曰：“尔去见父，若不能救尔舅之死，休来见吾。”湊不敢见王，求解于世子。世子领之入见，再拜乞哀。王曰：“尔来何为？归语尔母，吾不能以私废法也。”湊曰：“父王不赦舅罪，儿难见母面。”王曰：“汝且居此可也。”世子亦为求宽，王不许，即日斩之。其党十八人亦伏诛。郑娥痛其弟死，惊悸成疾，王视之，执王手大恻。王慰之曰：“汝莫忧，我终不令汝父无后也。”乃别求郑氏族子，嗣严祖后。尔朱后召湊归。湊不敢往，王与之同见后。后悲愤之色露于颜面，见湊怒曰：“汝不能救舅氏之命，何面见我？”湊伏地不敢起。王不悦曰：“湊，吾子也，何鼠伏若此？汝且去，我明日命汝为沧州刺史。”后下座，抱湊大哭曰：“王前气死吾母，今杀吾弟，又使儿远我去耶？”王因赦尔朱文，略以慰之。任胄有妹名桃华，年十四，坐其兄罪没入歌姬院。王以其父任祥有功于国，命高洋纳之为侧室。越数日，世子将归朝，王命之曰：“汝见帝有一事须要奏知，近吐谷浑强盛，宜结婚姻以怀之。”澄入邺即以奏帝，帝于是纳吐谷浑之妹为容华夫人，边境得安。

且说魏自丧乱以来，诸王贵戚流离颠沛，遗失子女者甚多。高阳王元斌其父、祖皆死河阴之难，及迁都遭乱，有幼妹玉仪，他姬所生，年七岁，随母流落在途。其母为人掳去，与婢轻绡悲哭于路。孙腾带之回府，充为侍女，居其家者十年，追忆旧事，依稀记得。近知其兄元斌袭封王爵，富贵如故，向腾求归。腾不许，玉仪时时流涕。腾有妾贾氏见而怜之，乃于五更时纵之，

令同轻绡自归认亲。时天色未明，二女逡巡道旁，莫知所投。恰值世子入朝，灯火引道而来。行至西御街，忽见二女携手相避。令人问之，言要往高阳王府，未识路径。世子曰：“此必逃奴。”吩咐从人带入府中究问。俄而，朝退归家，坐平乐堂，召二女来见。举目一看，幼者恍似静仪模样，心甚惊异。问其来历，对曰：“我主婢二人从孙太傅家来，要往高阳王府去。”因问：“高阳是尔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是妾兄也。”世子曰：“尔既是高阳王妹，曾识静仪否？”曰：“是妾姊也。”因泣诉落难本末，言词凄婉，娇弱可怜。又是静仪之妹，世子不胜欣喜，问：“何名？”曰：“玉仪，婢名轻绡。”世子曰：“尔且住我府中，待我与尔兄说明，教他来认便了。”便引其主婢安歇于月堂。堂在平乐堂东，其庭遍植桂树，养白兔于下，仿佛蟾宫景象，故堂以月名。内有寝室三间，罗帏绣幕、象枕牙床无不毕具。命侍女先送香汤，令其沐浴。世子潜往窥之，见体白如雪，喜出望外。浴罢，易以锦衣绣裳，妆束一新，容颜无异静仪，而娇柔更甚。是夕遂同衾枕，以为天赐良缘，如获至宝。轻绡亦有厚赐。次日，元公主闻之，谓世子曰：“此孙家逃婢也，路柳墙花，何认为金枝玉叶？”世子大愠，思欲贵之以塞其口，乃邀高阳王至府，令玉仪出见，细诉情由，拜认兄妹。遂请于帝，封为琅琊公主，与正室不分尊卑，各居一院。崔季舒常为世子求丽人，未得。世子谓之曰：“卿一向为吾选色，不若吾自得佳丽也。”季舒请见，誉不绝口。其侄崔暹谓宫臣曰：“叔父谄佞大将军若此，可斩也。”盖暹素以刚正自居，世子借其威福弹劾大臣，颇降气待之。及纳玉仪，礼同正嫡，恐其入谏，数日内不复以欢颜相接。一日暹入见，坠一刺于前。问：“是何物？”对曰：“欲通刺于新娶公主。”世子大喜，把暹臂，入见玉仪，再拜而出。季舒闻之，曰：“暹常为我佞，今其为佞乃甚于我。”人以为笑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话说贺拔胜以欢有逐君之罪，不肯为之下。及归长安，视泰行事不让于欢，心郁郁不乐。又邙山之役追欢几死，诸子在晋阳者皆被欢杀，悲愤成疾，于西魏大统十年五月卒，年四十三岁。帝甚伤悼，谥曰真献公。泰语人曰：“诸将临阵对敌，神色皆动，唯贺拔公临阵如平常，真大勇也。今遽天卒，失吾一良将矣。”为之惋惜者数日。

时蠕蠕与东魏通好，数侵边境，泰甚忧之。宇文深曰：“蠕蠕贪，可以利动。闻其王有三女，长入我朝为后，次已有配，第三女曰胜明公主，年十八，才貌无双，最为国王所爱，尚未适人。今厚赂金帛，以明公长子求之，如得其允，则一心附我，贤于百万师远矣。”泰乃令侍中杨荐使蠕蠕国，送金帛无算。蠕蠕贪其币重，厚加款待。荐因盛称宇文长子之贤，求婚公主。国王大喜，欲允其请。适东魏亦有使至，国王拒不见。使者访得其故，乃是西魏请婚，国王已有允意，故欲拒绝东使。使者归报高王，王谓诸将曰：“蠕蠕反复若此，何以永结其心？”陈元康曰：“泰以求婚悦之，不若亦以世子请婚其女，足夺其计。”王从之，乃遣行台郎中杜弼使蠕蠕，请以世子结秦晋之好，亦厚赂其左右。左右劝王许之，王意未决。入宫，秘问公主曰：“今两国遣使求婚，女欲何适？”公主曰：“儿非天下英雄不嫁。宇文长子固不足道，即高王世子名不及其父，亦非儿匹。当世英雄唯高王一人而已。”国王会其意，乃谓弼曰：“吾女当嫁天下英雄，高世子不足以当之，若王自娶则可。”弼请复命，然后来聘。国王遂令弼进见公主。宫中玉阶宝殿、锦幔

银屏，一女子据床而坐，头戴飞凤金冠，身披紫霞绣服，面若满月，眼若流星。两旁宫女百余，皆佩剑侍立。弼再拜而出，乃辞归，致蠕蠕之命于王。王不欲就，集群臣商议。群臣皆劝王结婚，谓可以得其兵力，图黑獭不难。倘使与西连结，二寇交侵，恐力不暇拒。王曰：“娄内主乃吾贫贱结发，今若另娶，置内主于何地？”娄昭曰：“内主素怀大计，若为国事而屈，当不以为嫌也。王如不安，何不召内主决之？”王乃请娄妃赴德阳堂，共议其事。妃曰：“妾虽深处宫中，亦知蠕蠕地大兵强，为中国患，与东则东胜，与西则西胜，其情之向背，实系国之安危。今欲以女嫁王，永结邻好，诚国之幸也。奈何以妾故而欲拒之？且妾求一国之安，敢惜一己之屈耶？愿王勿疑，妾请退处别室，让正宫与居可也。”群臣皆顿首称贺。

王大悦，乃命杜弼为正使，慕容俨为副使，奉礼往聘。蠕蠕受聘后，即择日起程，遣其弟三王秃突佳，以兵三千护送公主至晋阳，嘱曰：“不见外甥，汝勿归也。”以珍珠十斛、良马百匹、骆驼二千头、车八百乘、舞女五十名为赠嫁之礼。公主临行请于父曰：“儿此去回国无期，欲留一物为信。儿有神箭二枝，宝藏在宫，期以婚嫁之日留一以奉父母。乞借殿前老柏以留此箭。”国王许之。侍婢呈上二箭，公主左手把弓，右手执箭，弓弦响处，正中柏树上。左右无不喝彩。公主跪告曰：“父王见箭如见儿面。”蠕蠕主曰：“儿去勿忧，吾自后一心助高郎也。”公主再拜而别。东魏武定三年八月，高王亲迎蠕蠕公主于下馆城。番军一到，遣使报之，三王谓公主曰：“前即下馆城，乃南朝交界之地。高王自来亲迎，仪仗将到，公主宜换南朝服饰与之相见。”公主曰：“我别父母未久，服不忍改。俟至晋阳，改换未迟也。”高王盛服以往，秃突佳接见，同入内帐与公主相见。公主拜，高王答拜。礼毕同坐。公主斟酒为敬，高王亦送筵宴来，摆下同饮。公主自饮其国中酒。宴罢，王出。先是王临行谓尔朱后曰：“我为国家大计，往娶蠕蠕女。闻此女颇勇略，娄妃不便相见，欲烦卿去一接，使知我宫中非无人才也。”后受命。行至木井城，知王已见过，离番营不远，便即身坐飞骑，腰悬弓箭，带领女兵百人，戎装来迎。直至番营与公主相见，致礼而还。于是两营相继进发。一日，胜明公主坐在马上，见一群飞雁，弯弓射之，雁随箭落，军士欢呼振地。尔朱后闻之，知公主射雁，笑曰：“番女亦有此技乎？”正行之间，亦见一雁飞来，随手取箭射之，一发而中，军士亦齐声喝彩。高王闻之，喜曰：“吾有此二妇已足克敌矣。”娄妃知蠕蠕女将至，退居凤仪堂，乃宫中深避处，语诸夫人曰：“数月之中不与卿等相见，卿等善事新主可也。”桐花心不服，曰：“吾侍娘娘，不侍他人，愿一同退处。”妃许之。高王至晋阳，便迎公主入宫，同拜花烛。深感娄妃之贤，潜往长跪谢之。妃曰：“妾为社稷屈，非为番女屈，王勿复尔也。”妃有诗曰：

结好强邻壮帝基，此身退位亦权宜。

英雄莫道无情甚，赐死秦州更阿谁。

高王既娶蠕蠕女后，常宿其宫，诸夫人处概不一过。一日，高洋回北省亲，见蠕蠕女俨居正宫，其母反居别院，心甚怏怏，请于父曰：“母已退处，儿愿奉母入京，稍尽膝下之欢。”王曰：“尔母退避，事出权宜。我自有计，当不使终屈人下。此时未可行也。”但未识其计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## 第四十七卷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

话说蠕蠕公主貌虽美丽，性甚严急，在宫总行蠕蠕礼数。王欲得其欢心，于诸夫人尽皆疏远，待之独厚。然以旧宠相违，颇怀不乐。又三王秃突佳朝夕入宫请见，意甚厌之。一日，与公主同游南宫，设宴锦香亭上，小饮盘桓，谓公主曰：“此间宫院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山色如画，亭台幽雅，风景绝佳，真小洞天也。”王曰：“果如卿言。我宫中不及此地，吾与卿移居于此可乎？”公主曰：“大王爱此，妾亦爱也。”遂召秃突佳谓曰：“北府宫廷深远，人数众多。公主居内，不能与王叔常亲。今欲居此，王叔出入亦便。且王叔独居无耦，就于左院中娶一美妇作伴何如？”三王喜曰：“公主居此最好，但恐大王车马往来不便耳。”王见二人皆允，是夜遂留宿南宫。次日，将宫中所有尽行迁来。过了几日，自至凤仪堂迎娄妃还宫。诸夫人处亦时时过去，心中遂绝牵挂。时交初夏，王在飞仙院与郑夫人宴饮，夜深方寝，偶犯风露，次日疾作。忙召太医调治，娄妃亲奉汤药，如是者半月。公主怪王不至，疑其见弃，或以病告，仍疑不信，大怀怨望。王闻其怒，不得已以步舆遮幔，扶病而来。公主迎入，见王真病，疑怨始解，病亦渐愈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宇文泰见东魏与蠕蠕通好，日夜虑其来寇。以玉壁地连东界，为关西障蔽，因厚集兵力，命王思政守之。继欲迁思政为荆州刺史，苦于无人替代，乃召思政问曰：“公往荆州，谁可代玉壁者？”思政曰：“诸臣中唯晋州刺史韦孝宽，智勇兼备，忠义自矢。使守其地，必为国家汤城之固。当今人才无逾此者。”泰曰：“吾亦久知其贤，今公保举，定属不谬。”乃使思政往荆州，孝宽镇玉壁。孝宽之任，简练材勇，广积刍粮，悉遵思政之旧。高王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前日不得志于玉壁者，以思政善守耳。今易他人镇之，吾取之如拉朽矣。”段韶曰：“王欲西征，不如直捣关中，攻其不备，无徒顿兵坚城之下。”王曰：“不然。泰以玉壁为重镇，吾往攻之，西师必出，从而击之，蔑不胜矣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召高洋归镇并州。大发各郡人马，亲率诸将，往关西进发。

武定四年九月，兵至玉壁城。旌旗蔽野，金鼓震天，城中皆惧。孝宽安闭自若，或请济师于朝，孝宽曰：“朝廷委我守此，以我能御敌也。今有城可守，有兵可战。敌至，当用计破之，奚事纷纷求救，以贻朝廷之忧？诸君但遵吾令，以静制之，不久贼自退矣，何畏之有？”乃下令坚守，不出一兵。高王停军城外，屡来挑战，城中寂然不应。乃四面攻击，昼夜不绝。孝宽亲到城上，随机拒敌。城中无水，汲于汾。高王令绝其水道，城中掘井以汲。又于城南筑土山，高出城上，令军士乘之而入。孝宽连夜筑楼，高出土山以御之。王使人谓之曰：“尔虽筑楼至天，我当掘地取汝。”乃凿穿地道，用孤虚法以攻之。孤虚者取日辰相克，黄帝战法，避孤击虚，故王用之。引兵攻西北，而掘地道于东南。孝宽曰：“西北地形天险，非人力所能攻，彼不过虚张声势耳，当谨备东南。”乃掘长堑邀绝地道，选能战之士屯于堑上。外军穿地至堑，即擒杀之。又于堑下塞柴贮火，用皮排吹之，在地内者皆焦头烂额，东军死者千余人。高王大怒，造冲车攻城。车之所及，声如霹雳，城墙砖石碎落如雨，无不摧毁，守军皆恐。孝宽缝布为幔，随其所向张之，布既悬空，车不能坏。东军又作长竿，缚松麻于上，灌油加火烧布焚楼。孝宽作长钩，利其刃，火竿将至，以钩遥割之，松麻尽落。东军又于城之四面穿地二十道，中施梁柱，纵火烧之，柱折城崩。孝宽随崩处竖木栅捍之，敌

不得入。城外尽攻击之术，而城中守御有余。孝宽又夺据土山，东军不能制。王乃使仓曹参军祖珽说之曰：“君独守孤城，西方无救，恐不能全，杀身无益，何不降也？”孝宽报曰：“我城池坚固，兵食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自逸，岂有旬日之间已须救援？特忧尔众有不返之危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”珽复谓城中人曰：“韦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可复尔，以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？”又射募格于城中云：“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开国公，赏帛万匹。”人拾之以献孝宽。孝宽手题书背，也射城外云：“能斩高欢者，准此。”东魏苦攻五十余日，士卒死者七万余人，共为人冢。高王智力俱困，且惭且愤，因而疾发。又夜有大星坠于营中，枥马皆鸣，士卒惊恐。王知势难复留，十一月庚子，解围去。宇文泰初闻玉壁被围，诸将咸请出师，泰曰：“有孝宽在，必能御之，无烦往救也，且欢严兵而来，以攻玉壁，谓吾师必出，欲逞其豕突，侥幸一胜耳。此意孝宽能料之，故被兵以来，绝不遣一介行人求救于朝，正欲守孤城以挫其锋也。”于是不发一兵。及东魏兵退，孝宽报捷，泰喜曰：“王思政可谓知人矣。”乃加孝宽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其余守城将士晋级有差。

方高王舆病班师，军中讹言孝宽以劲弩射杀高王。孝宽令众唱曰：“高欢竖子，亲犯玉壁。劲弩一发，凶身自殒。”于是遍传人口。高王卧病，不与诸将相见。军士又闻讹言，皆怀惊惧。王知之，便命停军一日，扶病起坐外帐，召大小将士进见，将士皆喜。又集诸贵臣于内帐，开乐设饮。酒酣，使斛律金唱敕勒歌，其歌曰：

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罩四野。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王自和之，欷歔流涕，左右皆为挥泪。又谓金等曰：“今吾病甚，欲召子惠来此代总军事，而邺中又乏人主持。吾尝与孝先论兵，此子殊有才略，朝中事吾委孝先主之何如？”金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韶之才足当此任，愿王勿疑。”王乃令韶飞往晋阳，同高洋入邺，而换取高澄至军。澄闻召，以朝事悉托孝先，辞帝起行。方出府门，一异鸟飞来，小鸟从之者无数，向澄哀鸣。澄射之，鸟坠马前，视其状特异，众莫能识。皆曰：“此妖鸟也。”恶而弃之。不一日，遇见大军，世子进营，拜王于帐下。王曰：“汝来乎？”澄应曰：“唯。”又曰：“汝来天子知乎？”曰：“天子但知儿归晋阳，不知父王有病也。”王令权主军事，星夜回去。至晋阳，舆疾入府。娄妃及诸夫人见王病重，无不忧心。妃劝王息心静养，诸事皆委世子处分，王从之。

且说司徒侯景右足偏短，弓马非所长，而胸多谋算，智略过人。东魏诸将若高敖曹、彭乐等皆勇冠一时，景常轻之曰：“此属皆如豕犬，亦何能为？”又常言于王曰：“愿假精兵三万横行天下，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，以为太平寺主。”王壮之，以其才略出众，使将兵十万，专制河南，倚任若己之半体。景又常轻高澄，谓司马子如曰：“高王在，吾不敢有异。一日无高王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也。”子如掩其口曰：“毋妄言。”澄微闻之，殊以为恨。及高王疾笃，乃诈为王书召之。先是景与王约曰：“今握兵在远，人易为诈，所赐书背请加微点，以别情伪。”王许之。澄不知也。景得书，翻视背无点，疑有变，遂不肯行。又闻王有疾，乃拥兵自固，以观天下之势。澄亦无如之何。一日，侍疾王侧，王熟视之，谓曰：“我病汝固当忧，但汝面更有余忧何也？”澄未及对，王曰：“岂非忧侯景反耶？”澄曰：“然。”王曰：“侯景为我布衣交，屡立大功，引处台令，专制河南十四年矣。尝有

飞扬拔扈之志，顾我能蓄养，非汝所能驾御也。今四方未定，我死之后，勿遽发哀，徐俟人心稍安，成丧未晚。匡狄干鲜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秉性迻直，终不负汝。可朱浑道元、刘丰生远来投我，必无异心。潘相乐本学道人，性和厚，汝兄弟当得其力。韩轨少戆，宜宽假之。彭乐心腹难得，宜防护之。堪敌侯景者唯慕容绍宗，我故不贵之，以遗汝。他日景有变，可委绍宗讨之，必能平贼。”又曰：“段孝先忠亮仁厚，智勇兼全，亲戚之中，惟有此子，军旅大事可共筹之。我恐临危之时不能细嘱，故先以语汝。”世子涕泣受命。继又叹曰：“邙山之战，吾不用陈元康之言，留患遗汝，死不瞑目，悔何及哉！”次日，蠕蠕公主来北府探病。娄妃恐王心不安，出外接见平叙姊妹之礼，携手而入。时尔朱后、郑夫人皆在王所，一一相见。公主见王病重，不觉泣下沾襟。王谢之曰：“缘尽于此，我死，汝归本国可也。”公主曰：“身既归王，王虽死，我终守此，不忍言归也。”王对之流涕而已。武定五年正月朔，百官入贺，王力疾御前殿，大会文武。忽日色惨淡无光，问：“何故？”左右报曰：“日蚀。”王临轩仰望，日蚀如钩，欲下阶拜不能矣，叹息回宫，病势日重。至初五日丙午，集娄妃、诸夫人、世子、兄弟等于床前，以后事相嘱。修遗表自陈不能灭贼，上负国恩为罪。又嘱娄妃曰：“诸夫人有子女者，异日各归子女就养；无子女者，随汝在宫终身。汝皆善视之，无负我托。”言毕遂卒，时年五十有二。合宫眷属无不伤心恸哭，唯岳夫人不哭，悄步回宫。世子遵遗命，秘不发丧，戒宫人勿泄。至夜，忽报岳夫人缢死宫中。妃及诸夫人共往视之，已珠沉玉碎，莫不伤感。遂以礼殓之。后人诗吊之云：

大星忽殒晋阳尘，粉黛三千滴泪新。

碧海青天谁作伴？相从只有岳夫人。

且说侯景料得欢病不起，又与高澄有隙，内不自安，遣人通款于泰，以河南地叛归西魏。颍川刺史司马世云与景素相结，闻景叛，遂以城附。又豫州刺史高元成、广州刺史暴显、襄州刺史李密，景皆诱而执之，尽并其地。继又遣军士二百，潜入西兖州，欲袭其城。刺史邢子才觉之，掩杀殆尽，遂散檄于东方诸州，使各为备。以景反状闻于朝，澄得报大惧，集群臣问计。诸将皆言侯景之叛祸由崔暹，请杀之以谢景，则景不反矣。澄欲从之，陈元康谏曰：“今四海未清，纪纲粗定。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直上负天地，何以下安黎庶？臣以为暹即有罪，不可因事杀之。晁错前事可以为鉴也。”澄以为然，乃遣司徒韩轨督率大兵以讨景，诸将皆受其节制。澄自景反，颇怀忧惧，留洋守邺，而召段韶归北，谓之曰：“侯景外叛，我恐诸路有变，当出巡抚之，然后入朝。留守事一以相委。”韶再拜。又令陈元康代作高王教令数十条，遍布内外。临行，执韶手泣曰：“我亲戚中唯子可受腹心之寄。今以母弟相托，幸鉴此心，慎勿误我。”言讫，哽咽良久。韶亦洒泪曰：“托殿下洪福，保无他也。”正是：

大厦内倾忧未已，强藩外叛祸方兴。

未识世子入朝之后能使内宁外安否，且俟下文细说。

---

晁错——西汉政论家。汉景帝时为御史大夫，主张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。吴楚等七国叛乱，晁错为袁盎所构害，被杀。

#### 第四十八卷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涡水不流

话说侯景通款西魏，未见西魏发兵，闻东魏兵至，虑众寡不敌；又遣行台郎中丁和来纳款于梁，请举函谷以东、瑕丘以西、豫广等处十三州以附。梁主纳之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、大行台，承制，如邓禹故事。遣司州刺史羊鸦仁、兖州刺史桓和等将兵三万，前往悬瓠，运粮应接。及韩轨引大军来讨，军锋甚锐，景避之，退守城中。梁之援师不能即来，轨遂围之。景惧，复割东荆、北兖州、鲁阳、长社四城，赂西魏以求救。泰将援之，仆射于谨曰：“景少习兵，奸诈难测，不如厚其爵位，以观其变，未可遣兵也。”左丞王悦亦言于泰曰：“景之于欢，始敦乡党之情，终定君臣之契。任居上将，位重台司。今欢初死，景遽外叛，盖所图甚大，终不为人下也。且彼既背德于高氏，宁肯尽节于我朝？今益之以势，援之以兵，窃恐朝廷貽笑将来也。”唯王思政上言：“吾朝图河南久矣，若不因机进取，后悔何及？愿以荆州步骑一万，从鲁阳向阳翟，名为救之，可以得志。”泰从之。乃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，命太尉李弼、仪同赵贵将兵一万，前往颍川。景恐纳地西魏梁主责之，又使人奉启于梁，其略云：

王旅未接，死亡交急，遂求援关中，自救目前。臣既不安于高氏，岂能见容于宇文？但整手解腕，事不得已，本图为国，愿不赐咎。臣获其力，不容即弃。今以四州之地，为弭敌之资，已令宇文遣人入守。自豫州以东，齐海以西，见有之地尽归圣朝。悬瓠、项城、徐州、南兖事须迎纳，愿陛下速救境上，各置重兵，与臣影响，不使差误。昧死以闻。

梁主见奏，下诏慰纳之。

且说韩轨围颍川，昼夜攻击不能下，闻西魏援兵将至，谓众将曰：“西师之来，必皆坚利，我人马疲劳，未可与战，不如班师回朝，再图后举。”遂解围去。轨至邺，正值晋阳发高王之丧，布告内外。静帝集文武于东堂，举哀三日，锡以殊礼，谥曰献武王。诏加高澄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，袭封渤海王，守丧晋阳。封娄妃为渤海王大妃。命高洋暂摄军国之政。以新丧元辅，停兵不发。其时侯景见东军已退，赵贵、李弼兵至，扎营城外，又起反魏之心。设宴城中，欲邀弼与贵赴饮而执之，以夺其军。二将心疑不往，贵亦欲诱景入营而杀之。弼曰：“河南尚未易取，杀景反为东魏去一祸也。况梁兵已在汝州，留此则必与战，徒伤士卒，于大计无益，不如去之。”遂还长安。景复乞兵于泰，泰使都督韦法保、贺兰愿德将兵助之，且召景入朝。景是时虽欲叛西而计未成，因厚抚法保等，冀为己用。往来诸军间，侍从绝少，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诣，示无猜间。长史裴宽谓法保曰：“侯景狡诈，必不肯应召入关，欲托款于公，恐未可深信。若伏兵斩之，此亦一时之功也。如其不尔，即应深为之防，不可信其诳诱，自贻后悔。”法保深然之，但不敢图景，自为备而已。王思政亦觉其诈，密召法保、愿德等还，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。景于是决意归梁，以书遗泰曰：“吾耻与高澄雁行，安肯与大弟比肩？”泰大怒，乃以所授景之官爵回授王思政。秋七月庚申，梁将羊鸦仁入悬瓠，景复请兵，梁以贞阳侯萧渊明为都督，进兵围东魏彭城。俟得彭城，进与侯景犄角。癸卯，渊明军于韩山，去彭城十八里，断泗流，立堰以灌之。彭城守将王则婴城固守。澄闻梁围彭城，欲遣高岳、潘乐救之。陈元康曰：“乐缓于几变，不如慕容绍宗善用兵，且先王之命也。公但推赤心于斯人，彼必尽忠效命，贼何足忧？”时绍宗在外，澄欲召之，恐其惊叛。元康曰：“绍宗知臣特蒙顾爱，新使人来饷金。臣欲安其意，受

之而厚答其书，保无异也。”澄乃以绍宗为东南道大行台，先解彭城之围，然后讨景。高岳、潘乐副之。

先是景闻韩轨来，曰：“噉猪肠儿何能为？”闻高岳来，曰：“兵精，人岂我敌哉？”及闻绍宗来，叩鞍有惧色，曰：“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？若然，高王定未死耶？”冬十一月乙酉，绍宗率众十万据橐驼岬，梁侍中羊侃劝渊明日：“魏兵远来，须乘其未定击之。”渊明不从。旦日，又劝出战，又不从。盖渊明本非将才，性又懦弱，特以梁主介弟任为上将，进战非其志也。侃见言不用，自领所部出屯堰上。绍宗至城下，引步骑万人进攻梁将郭凤营，矢下如雨。渊明方醉卧不能起，众皆袖手。偏将胡贵孙谓赵伯超曰：“吾曹此来，本欲何为？今乃遇敌而不战乎？”伯超不能对。贵孙怒，独率麾下与东魏战，斩首二百级。伯超拥众数千，谓其下曰：“虏盛如此，与战必败，不如全军自固。”遂不发一矢。先是景戒梁人曰：“逐北勿过二里。”绍宗将战，以南兵轻悍，恐其众不能支，一一引将卒谓之曰：“我当佯退让吴儿使前，尔击其背。”其时东魏兵实已败走。梁人不用景言，乘胜深入。东魏以绍宗佯退之言为信，争掩击之，梁兵大败。贞阳侯及胡贵孙、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掳，死亡士卒数万。郭凤退保潼州，绍宗进攻之，凤弃城走。

捷闻，举朝相贺。澄乃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：

皇家垂统，光配彼天，惟彼吴越，独阻声教。元首怀止戈之心，上宰薄兵车之命。遂解黎南冠，喻以好睦。虽嘉谋长策，爰自我始。罢战息民，彼获其利。侯景竖子，自生猜贰。远托关、陇，依凭奸伪。逆主定君臣之分，伪相结兄弟之亲。岂曰无恩，终难成养。俄而易虑，亲寻干戈。衅暴恶盈，侧首无托。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流寓之地，进图容身，诡言浮说，抑可知矣。而伪朝大小，幸灾忘义。主荒于上，臣蔽于下。连结奸徒，断绝邻好。征兵拓境，纵盗侵邦。盖物无定方，事无定势。或乘利而受害，或因得而更失。是以吴侵齐境，遂来勾践之师；赵纳韩城，终有长平之役。矧乃鞭挞疲民，侵轶徐部。筑垒拥川，舍舟徼利。是以援枹秉麾之将，拔拒投石之士，含怒作色，如赴私仇。彼连营拥众，依山傍水，举螳螂之斧，被蛄蜣之甲，当穷辙以待轮，坐积薪而候燎。及锋刃暂交，埃尘相接，已亡戟弃戈，土崩瓦解。掬指舟中，衿甲鼓下，同宗异姓，縲绁相望。曲直既殊，强弱不等。获一人而失一国，见黄雀而忘深弃，诚智者所不为，仁人所不向也。矧侯景以鄙俚之夫，遭风云之会，位班三事，邑启万家。揣身量分，久当知足。而周章向背，离披不已。夫岂徒然，意亦可见。彼乃授以利器，诲以嫚藏。使之势得容奸，时堪乘便。今见南风不竞，天亡有征。老贼奸谋，将复作矣。然摧坚强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。计其人虽非孙吴猛将、燕赵精兵，犹是久涉行阵，曾习军旅，岂同剽轻之众，不比危脆之师。拒此则作气不足，攻彼则为势有余。终恐尾大于身，踵粗于股，偃将不掉，狼戾难驯。呼之则反速而祸小，不征则叛迟而祸大。会应遥望廷尉，不肯为臣，自据淮南，亦欲为帝。但恐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横使江淮士子、荆扬人物，死亡矢石之下，夭折雾露之中。彼梁主操行无闻，轻险有素。射雀论功，荡舟称力。年既老矣，

“吴侵齐境”句——春秋末年，吴国大败齐兵，与晋争霸，邻国越国君勾践乘虚兴兵报仇，遂灭吴国。

“赵纳韩城”句——战国后期，秦军包围韩国，韩以地献于赵国，赵出兵救韩。后秦赵于长平（今山西高平）大战，赵军将领赵括被杀，四十万赵军也被秦俘虏而坑死。

援枹秉麾——击打战鼓、执持战旗。

蛄蜣（jié qī ng，音节腔）——虫名，即“蜣螂”，俗名“屎壳郎”。

縲绁（léi xiè，音雷泻）——捆绑犯人的绳索。此处作“囚犯”。

矧（sh ĩ n，音审）——况，况且。

周章——惊恐的样子。

毫又及之。政散民流，礼崩乐坏。加以用舍乖方，废立失所，矫情动俗，饰智惊愚。毒螫满怀，妄敦戒业。躁竞盈胸，谬治清静。灾异降于上，怨兴于下。人人厌苦，家家思乱。履霜有渐，坚冰且至。传险躁之风俗，任轻薄之子孙。朋党路开，兵权在外。必将祸生骨肉，衅起腹心。强弩冲城，长戈指阙。徒探雀鹵，无救府藏之虚；空请熊蹯，诘延晷刻之命。外崩中溃，今实其时。鹬蚌相持，我乘其敝。方使骏骑追风，精甲耀日，四七并列，百万为群。以转石之形，为破竹之势。当使钟山渡江，青盖入洛。荆棘生于建业之宫，麋鹿游于姑苏之馆。但恐革车之所輶辘，剑骑之所蹂践。杞梓十焉倾折，竹箭以此摧残。若吴之王孙，蜀之公子，归款军门，委命下吏，当即客卿之秩，特加骠骑之号。凡百君子，勉求多福。

当时梁朝士大夫见此檄者，莫不竦然，以纳景为非，而梁主不悟。其后侯景扰乱江南，梁室祸败，皆如弼言。

先是侯景围谯城不下，退攻城父，拔之乃遣其党王伟诣建康，说梁主曰：“高澄幽废其主于金墉，杀诸元宗室六十余人。河北物情，俱念其主。邺中文武，无不离心。约臣进讨，请立元氏一人，以从人望。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，臣景有立功之效。河之南北，为圣朝之邾、莒；国之士女，为大梁之臣妾。”梁主许之。时有太子舍人元贞，本魏宗室，仕于南朝。遂封之为咸阳王，资以兵力，使还北为帝，许以渡江后即位。一应仪卫，以乘舆之副给之。会韩山失律、渊明被掳乃止。萧渊明至邺，东魏帝升阊阖门受俘，让而释之，送至晋阳。澄见之，谓曰：“纳一人之叛，而失两国之欢，尔主何取焉？倘能复修旧好，当令汝还江南也。”渊明拜谢，澄厚待之。

且说绍宗既败梁师，移兵击景。当是时，景退保涡阳，輜重数千辆，马数千匹，士卒四万人，兵力尚强。绍宗乘胜势，鸣鼓长驱而前。士卒十万，旗甲鲜明，干戈森立，直逼贼营。景使人谓之曰：“公来送客耶，欲与我定雌雄耶？”绍宗曰：“欲与尔一决胜负。”遂顺风布阵。景以风逆，闭垒不战。绍宗戒军士曰：“侯景诡计多端，好乘人背，当谨备之。”俄而风止，景命军士披短甲，执短刀，入东魏阵，但低视斫人胫马足。东魏军不能支，遂大败。绍宗坠马，刘丰生被伤，俱奔谯城。裨将斛律光、张恃显共尤绍宗怯敌。绍宗曰：“吾战多矣，未有如景之难克者也。君辈试犯之。”二人披甲将出，绍宗戒之曰：“即与争锋，勿渡涡水。”二人往，停军对岸，光轻骑射之。景临涡水，谓光曰：“尔求勋而来，我惧死而去。我汝之父友，何为射我？汝岂不解不渡水南，慕容绍宗教汝耶？”光无以应。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，洞胸。光易马，隐于树间，迁又中树根，入于军。恃显违绍宗之言，恃勇深入，被景擒去。既而以无名下将，纵之使归。光走入谯城，绍宗曰：“今定何如而尤我也？”段韶闻绍宗败，引兵来助战，夹涡水而军，见敌营四旁荒草甚深，潜于上风纵火烧之。景率骑入水，出而却走，草尽湿，火不复然。人皆服景之急智。景与绍宗相持数月，其将司马世云来降，言景军食

---

躁竞盈胸（l，音绿）——比高下、争权位、争盈亏。

怨（dú，音毒）——诽谤、埋怨的言语。

“履霜有渐”句——《易·坤》：“履霜，坚冰至”，意思是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，比喻防微杜渐，及早警惕。

雀鹵（kòu，音寇）——幼鸟。

府藏——即腑脏。

晷（gu，音鬼）刻——晷，日影。指很短时间。

輶辘（lǐnlì，音简历）——车轮辗转。

尽，将欲南走。绍宗乃以铁骑五千，分左右翼夹击景军。景临阵，诳其众曰：“汝辈家属皆为高澄所杀。”众信之，无不愤怒。绍宗遥呼曰：“汝辈家属并完，若归，官勋如旧。”披发向北为誓。景士卒皆北人，本不乐南渡，闻绍宗言，麾下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。其众一时大溃，争赴涡水，涡水为之不流。景与数骑腹心走峡石，欲济淮。绍宗追之。正是：

胜来威力依山虎，败去仓皇漏网鱼。

但未识绍宗能擒景否，且俟后卷再述。

#### 第四十九卷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

话说侯景大败之后，与心腹数骑自峡石济淮，重收散卒，得步骑八百人。南过小城，一人登陴，诟之曰：“跛奴欲何为耶？”景怒，破其城，杀诟者而去。先是景叛后，澄曾以书谕之，语以家门无恙，若还，当以豫州刺史终其身，还其宠妻爱子。所部文武更不追摄。景使王伟复书曰：

今已引二邦，扬旌北讨，熊豹齐奋，克复中原，应自取之，何劳恩赐。昔王陵附汉，母在不归；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。矧伊妻子，何足介意？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；杀之无损，徒复坑戮。家累在君，何关仆也？

澄得书大怒，誓必杀之。及景败逃，绍宗追之急。景前无援兵，后有追师，大惧，暗使人谓绍宗曰：“高氏之重用公者，以我在故也。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公耶？何不留我在，为公保有功名之地？”绍宗听了此言，暗思：“我与高氏，本非心腹重臣。其用我者，不过为堪敌侯景之故。景若就擒，我复何用？”遂止而不追。景归梁，梁主以景为南豫州牧。是景日后乱梁张本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东魏平景之后，河南旧土皆复，唯王思政尚据颍川。澄乃命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丰生三将引步骑十万攻之。兵至城下，思政命偃旗息鼓，示若无人者。岳等恃其强盛，四面攻击。思政挑选骁勇，骤然开门出战。东魏兵出于不意，遂败走。岳等更筑土山，昼夜攻之。思政随方拒守，乘间出师，夺其土山，置楼堞以助防守。岳等不能克。澄知颍川不下，益兵助之，道路相继，费资粮无数，而思政坚守如故。刘丰生建策曰：“颍川城低，可以洧水灌之。既可阻援兵之路，城必崩颓。”岳与绍宗皆以为然。于是筑堰下流，洧水暴涨，水皆入城。东魏兵分休迭进。思政身当矢石，与士卒同劳苦。城中泉涌，悬釜而炊，下无叛志。泰知颍川危急，遣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。奈长社以北皆为陂泽，一望无际，兵至水阻，不得前。东魏又使善射者乘大舰，临城射之。城垂陷，绍宗、丰生等以为必克。忽然东北尘起，风沙迷目，同入舰坐避之。俄而暴风至，舰缆尽断，飘船向城。城上人以长钩牵住其船，弓弩乱发。绍宗赴水溺死，丰生逃上土山，城上人亦射杀之。初术者言绍宗有水厄，故绍宗一生不乐水战，至是其言果验。高岳既失二将，志气沮丧，不敢复逼长社，以故相持不下。

先是孝武西迁，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，事帝曲尽臣礼。事无大小，必以启闻。每侍宴，俯伏上寿。帝设法会，乘犂行香，执香炉步从。鞠躬屏气，承望颜色。故其下奉帝，莫敢不恭。及澄当国，倨慢顿甚。使崔季舒朝夕伺帝，察其动静，纤悉以告。常与季舒书曰：“痴人比复何似？痴势小差，未宜用心检校。”痴人，谓帝也。帝美容仪，膂力过人，能拔石狮子逾宫墙，射无不中，好文学，从容温雅，人以为有孝文风烈，以故澄深忌之。帝尝与澄猎于邙东，弯弓乘马，驰逐如飞，澄见之不乐。都督乌那罗从后呼曰：“天子勿走马，大将军嗔。”帝为之揽辔而还。又澄尝侍帝宴饮，绝无君臣之分。酒酣，举大觞属帝曰：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帝不胜愤曰：“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朕亦何用此生为！”澄怒曰：“朕！朕！狗脚朕！”使季舒殴帝。季舒见其醉，以身蔽之，假挥三拳。澄遂奋衣而出。次日，酒醒，亦自悔，乃使季舒

陴（pí，音皮）——城垛子。

“王陵附汉”句——王陵，汉沛人，后属刘邦。项羽把他的母亲囚禁，命她招降王陵，她伏剑而死。

入宫谢帝曰：“臣澄醉后，情志昏迷，误犯陛下，乞恕不恭之罪。”帝曰：“朕亦大醉，几忘之矣。”赐季舒绢百匹。然帝不堪忧辱，每咏谢灵运诗曰：

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

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

时有常侍侍讲荀济，少居江东，博学能文，与梁武有布衣之旧。知梁武素有大志，负气不服，常谓人曰：“会于盾鼻上磨墨檄之。”梁武闻而不平。及梁武即位，又屡犯其怒，欲集朝众斩之，济遂逃归东魏。澄重其才，欲用济为侍读。献武王曰：“我爱济，欲全之，故不用济。济入宫必败。”澄固请，乃许之。至是，知帝恶澄，密奏于帝曰：“昔献武王欢有大功于国，未尝失礼于陛下。今嗣王悖乱已极，陛下异日必有非常之祸。宜早除之，以杜后患。”帝曰：“深知成祸，其如彼何？”济曰：“廷臣怀忠义者不少，特未知帝意耳。臣请为陛下图之。”乃密与礼部郎中元瑾、长秋卿刘思逸、华山王大器、淮南王宣洪、济北王徽等歃血定盟，共扶帝室。帝从之。然欲纳兵，恐招耳目，乃定计于宫中假作土山，开地道通北城外，纳武士于宫，诱澄入而诛之。及掘至于秋门，守门者闻地下有响声，以告澄。澄曰：“此无他，必天子与小人作孽，掘地道以纳其党耳。”遂勒兵入宫，见帝不拜而坐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？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？此必左右妃嫔等所为。”欲杀胡夫人及李贵嫔。帝正色曰：“自古唯闻臣反君，不闻君反臣。王自欲反，何乃责我？我杀王则社稷安，不杀则灭亡无日。我身且不暇惜，况于妃嫔？必欲弑逆，缓速在王。”澄自知理屈，乃下床叩头，大啼谢罪。帝乃召后出见，为之劝解。留宴于九和宫，命胡、李二夫人进酒，宫女奏乐相与酣饮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访知济等所为，乃幽帝于含章堂，执济等诸臣，将烹之。侍中杨遵彦谓济曰：“衰暮之年，何苦复尔。”济曰：“壮气在耳。”因书曰：自伤年纪摧颓，功名不立，故欲挟天子诛权臣，事既不克，粉骨奚辞？澄爱其才，尚欲全之，亲问济曰：“荀公何为反？”济曰：“奉诏诛高澄，何谓反耶？”澄大怒，挥使执去，与诸人同烹于市。澄疑温子升知其谋，欲杀之。方使之作献武王碑，碑成，然后收之于狱，绝其食，食弊襦而死，弃尸路隅，没其家口。长史宋游道收葬之，人皆为游道危。澄不之罪，谓之曰：“向疑卿僻于朋党，今乃知卿真重故旧、尚节义之人，吾不汝责也。”事平，复请帝临朝。

澄隐有受禅之志，将佐议加殊礼。陈元康曰：“王自辅政以来，未有殊功。虽破侯景，本非外贼。今颍川垂陷，反失二将，以致城久不下，愿王自以为功。”澄从之。武定七年五月戊寅，自将步骑十万攻长社。亲临筑堰，堰三决。澄怒，推负土者及囊，并塞之，堰成。水势益大。城中无盐，人病挛肿，死者十八九。六月，大风从西北起，吹水入城，城遂坏。澄下令城中曰：“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，封万户侯。若大将军身有损伤，亲近左右皆斩。”思政帅众据土山，告之曰：“吾力屈计穷，唯当以死谢国。”因仰天大哭，西向再拜，欲自刎。都督骆训止之曰：“公常训语等：‘赍吾头出降，非但得富贵，亦完一城性命。’今高相既有此令，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？”左右

“韩亡子房奋”句——子房，汉张良，字子房，为战国时韩国人。

“秦帝鲁连耻”句——鲁连，鲁仲连，战国时齐国人，曾以利害进说赵、魏大臣，反对、阻止尊秦昭王为帝。

弊襦（rú，音如）——破短袄。

遂共持之，不得引决。澄遣赵彦深就土山，遗以白羽扇，执手申意，牵之以下。见澄，澄不令拜，释而礼之。思政初入颍川，将士八千人，及城陷，才三千人，卒无叛者。澄悉配其将卒于远方，改颍川为郑州，礼遇思政甚重。祭酒卢潜曰：“思政不能死节，何足为重？”澄谓左右曰：“我有卢潜，乃是更得一王思政。”初，思政屯襄阳，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，浙州刺史崔猷以书止之曰：

襄城控带京洛，实当今之要地。如有动静，易相应接。颍川既邻寇境，又无山川之固，贼若潜来，径至城下。莫若顿兵襄城，为行台之所，颍川置州，遣良将镇守，则表里胶固，人心易安。纵有不虞，岂能为患。

思政得书，不以为然，乃将己与猷两说具以启泰。泰令依猷策。思政固请从己说，且约贼兵水攻期年，陆攻三年之内，朝廷不烦赴救。泰乃从之。及长社不守，泰深悔失策。又以前所据东魏诸城道路阻绝，皆令拔军西归。澄乃奏凯而还。静帝以澄克复颍川，进澄位相国，封齐王，加殊礼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加食邑十五万户。澄欲不让，陈元康以为未可，澄乃辞爵位、殊礼。

有济阴王暉业，好读书，澄问之曰：“比读何书？”对曰：“数寻伊、霍之传，不读曹、马之书。”澄默然。又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长，意常忌之。洋深自晦匿，言不出口，每事贬退，与澄言无不顺从。洋为其夫人李氏营服玩，小佳，澄辄夺取之。夫人或恚未与，洋笑曰：“此物犹应可求，兄须何容吝惜。”澄或愧不取，洋即受之，亦无饰让。每退朝，辄闭阁静坐，虽对妻子，能竟日不言。时或袒跣跳跃，夫人问其故，洋曰：“为尔漫戏。”其实盖欲习劳也。吴人有瞽者，能审人音以别贵贱。澄召而试之，历试诸人皆验。闻刘桃枝声，曰：“此应属人为奴，后乃富贵。”闻赵道德声，亦曰：“此人奴也，其后富贵却不小。”闻太原公声，惊曰：“此当作人中之主。”及闻文襄王声，默不语。崔暹私捏其手，乃曰：“亦人主也。”澄笑曰：“吾家奴尚极富贵，而况我乎？”既退，暹私问之，瞽者曰：“大王祸不远矣，焉有大福？”其时，太史令亦密启帝云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西垣杀气甚重，宰辅星微暗失位。主应大将军身上，祸变不出一月也。”帝曰：“尔不知李业兴之死乎，何乃蹈其辙？”盖业兴曾向澄言：“秋间主有大凶。”澄恶其不利而杀之。故帝引以为戒。

却说澄有膳奴兰京，系梁朝徐州刺史兰钦之子。韩山之役梁兵大败，东魏俘梁士卒万人。京从其父在军，亦被擒获。澄配为膳奴，使之供进食之役。后魏与梁通好，兰钦求赎其子，澄不许。京亦屡向澄诉，求赐放还。澄大怒，杖之四十，曰：“再诉则杀汝！”京怨恨切齿，密结其党为乱。先是澄在邺，居北城东柏堂，嬖琅琊公主，欲其往来无间，侍卫者常遣出外，防御甚疏。一日，澄召常侍陈元康、侍中杨遵彦、侍郎崔季舒共集东柏堂，谋受魏禅，署拟百官。兰京进食，澄却之，谓诸人曰：“昨夜梦此奴斫我，当急杀之。”元康曰：“此奴耳，何敢为患？”京立阶下闻之，遂与其党六人置刀盘下，冒言进食。澄怒曰：“我未索食，何为遽来？”京挥刀曰：“来杀汝！”贼党尽入。是时室中唯元康、遵彦、季舒三人侍侧，皆手无寸刃。左右侍卫防其泄漏机密，悉屏在外，非有命召不得入。澄见贼至，卒惶迫，以手格之，

---

曹、马——指三国时曹操及司马懿等。曹氏篡汉，司马氏篡魏，故王暉业言不谈关于他们之书。

西垣——星名。

伤臂，入于床下。贼去床，澄无所匿。元康以身蔽之，与贼争刀，被伤肠出，倒于地。贼遂弑澄。遵彦乘间逸出，仆于户外，失一靴，不及拾而走。季舒狼狈走出，不知所为，奔往厕中匿。库直王紘、纥奚舍乐闻室中有变，冒刃而进。舍乐斗死，王紘仅以身免。众见贼势汹汹，皆莫敢前，飞报内宫，言王被害，众皆失色。元公主一闻此信，惊得魂胆俱丧。时太原公洋居城东，方退朝，闻之颜色不变，指麾部分入讨群贼，擒兰京等斩而齑之，徐出言曰：“奴反，大将军被伤，无大苦也。”入见元公主。公主方抚膺大哭，洋慰之曰：“大将军被害，事出非常。宜暂安人心，勿遽发丧也。”于是诸夫人皆暗暗悲哀。元康自知伤重必死，手书辞母，又口占数百言，使参军祖珽代书，以陈便宜。言毕而卒。洋殡之第中，诈云出使。虚除元康中书令，以王紘领左右都督。又假为澄奏请立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除心腹数臣外，皆不知澄之死也。越数日，澄死信渐露，帝闻之，窃谓左右曰：“大将军死，似是天意，威权当复归帝室矣。”左右相庆，咸呼万岁。但未识人心如此，天意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卷 陈符命群臣劝进 移魏祚新主登基

话说帝闻澄被害，私心窃喜，因念：“权门无主，其党必离。虽有高洋，素称懦弱，不足为虑。群臣必来请命发丧，即可权归一己。”那知洋惧人心惶惑，秘不发丧，托言养病在宫，命己代摄军政。又思重兵尽在并州，须早如晋阳以固根本。乃夜召都护唐邕，部分将士镇遏四方。邕领命支配各军，斯须而毕。洋深重之。乃留高岳、高隆之、司马子如、杨愔四人守邺。时子如已复任在朝，职为仪同三司也。其余勋贵皆以自随。临行，谒帝于昭阳殿，从甲士八千人，登阶者二百人，皆攘袂扣刃，若对严敌。洋立数十步外，令主者传奏曰：“臣有家事，将诣晋阳。”再拜而出。帝失色，目送之曰：“此人又似不相容者，朕不知死在何日。”洋至并州，入见太妃，泣诉兄变。太妃大惊，凄然下泪曰：“此儿聪明晓事而不受训，宜其有祸。然年未三十，遽弃我而逝，目前事业更靠何人？”言讫，悲不自胜。洋与左右皆为掩泪。时宋夫人与其子孝瑜依太妃住晋阳，闻澄遇害，母子大哭。孝瑜年十三，有至性，请奔父丧，洋许之，遂单骑至京。洋为太妃曰：“兄暴亡，儿威名未立，恐人心有变，丧未敢发，尚祈秘之。”妃曰：“今后大事任凭儿主，但期无负父兄之业。”洋再拜而出，遍召晋阳旧臣宿将，大会于德阳堂。旧臣素轻洋，见之不甚畏敬。洋是日英彩焕发，言词敏决，皆大惊。澄政令有不便者，洋悉改之。由是内外悦服，人尽畏而敬之矣。武定八年正月，距文襄之死已有数月，洋见威令已行，大权在握，乃遣使告哀于帝，请发澄丧。帝举哀于太极东堂，遣百官致祭，诏赠绫罗八百段，治丧一如献武王礼，谥曰文襄王。洋亦发丧于晋阳，令宫中、府中无不成服。朝廷议加洋爵以摄大政，乃进洋位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。诏使至，洋拜受，百官皆贺。二月甲申，葬文襄于献武王之墓。三月庚申，又进洋爵为齐王，食邑五郡。盖洋欲得其权，故令朝廷屡增爵位也。

一夜睡去，梦有人将朱笔点其额上，意忽忽不乐，谓管记王昙首曰：“我梦额上被点，得毋我身将黜退乎？”昙首拜贺曰：“此王大吉之兆也。‘王’字头上加了一点，便是‘主’字。王不日当居九五之尊，为人中主矣。”洋曰：“勿妄谈。”口虽拒之，而心窃自喜。又闻外间讹言上党出圣人，欲迁上党郡以应之。长史张思进曰：“王无庸也。大王生于西宫，宫本上党坊基也，岂非上党出圣人之应乎？且童谣曰：‘一束藁，两头燃，河边羖羝飞上天。’‘藁’字燃去两头则为‘高’字。羖羝，羊也。河边，水也。水与羊，正大王之名。飞上天，是升为天子也。大王为帝奚疑？”洋喜益自负。光禄大夫徐之才、北平太守宋景业皆善图讖，共占天象，以为太岁在午，当有革命，欲劝受禅而不敢言。时洋有宠臣高德政，言无不从。二人因德政以白洋，洋召二人问之。皆曰：“天命已定，愿王勿违。”洋然之，进告太妃。太妃曰：“汝父如龙，汝兄如虎，犹以天位不可妄据，终身北面。汝独何人，欲行舜禹之事乎？此皆诸官陷汝于不义，切勿信之。”洋唯唯而出，以太妃之言告之才。之才曰：“正为不及父兄，故宜早升尊位耳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王何失此机会？且讖文云：‘羊饮盟津，角挂天津。’盟津、天津，皆水也。羊饮水，王之名也。角挂天，升大位也。近闻阳平郡皇驿旁有土一

藁（gǎo，音稿）——香草。

羖（gǔ，音古历）——黑羊。

方，四面环水，常见群羊数百卧立其上，近而视之，却又不见。事与讖合。人事如此，天意可知。王岂可违天而受不祥？”洋未决。因念先王旧臣若尉景、娄昭、段荣等皆已物故，唯斛律金在肆州，司马子如在邺，此大事必须与之商酌。因召诣晋阳，共议于太妃前，二人固言不可，且以宋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。太妃曰：“我儿懦直，必无此心。高德政辈贪富贵、乐祸乱教之耳。”指金与子如曰：“二卿之言实老成之见，儿宜从之。”洋不敢违，其事乃止。然自是忽忽不乐，常抚膺浩叹。又之才、景业等曰：“陈阴阳杂占，劝其宜早受命。”洋使术士李密卜之，遇大横，曰：“此汉文之卦也，吉孰利焉。”又使景业筮之，遇乾之鼎，曰：“乾，君也。鼎，五月卦也。宜以仲夏受禅。”或曰：“五月不可入官，犯之终于其位。”景业曰：“王为天，无复下期，岂得不终于其位乎？”洋大悦，谓之才曰：“吾志决矣，但诸勋贵议论不一，必先有以折服其说，方可行事。吾今者集诸臣于德阳堂，卿为我明辩而晓谕之，使之无阻吾事。”之才领命。俄而，百官皆集，共议可否。洋从屏后窃听。之才进言曰：“今受魏禅，正上合天心，下从民望，舜禹之事复见于今矣。诸公卿不思助成大业，而反有异议，何哉？”司马子如曰：“子言诚是，但王受禅有三不可。王去文襄之亡未久，遽行大事，似以兄死为幸，有损王德，其不可一也。天子依王为腹心，开诚相待，不若孝庄猜嫌疑贰，致生变更，其不可二也。王秉政日浅，未有奇功大勋威服四方，其不可三也。吾以为守政居藩，自享无穷之福。倘贪天位，万一蹉跌，后悔何及。”之才曰：“不然，昔文襄本欲为帝，而中道暴亡，以致大业终亏。王若为帝，是偿文襄未竟之志，光大前业，垂裕后昆。正先王有子，文襄有弟也，何嫌而不为？至帝虽安静无为，然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，究非本怀，苟济之事已可鉴矣。王不正位，人易生心，谚云‘骑虎之势难下’，正王今日之谓也。他若秉政以来，虽大功未建，而献武、文襄之功，皆王功也。天下孰不怀德而畏威？昔孟德未帝而丕帝，师昭未帝而炎帝，古今一辙，王何不可为帝？”子如无以应。长史杜弼曰：“关西国之劲敌，常有并吞山东之志，特以无衅，故闭关不出。若受魏禅，彼之师出有名，一旦挟天子称义兵，长驱东向，将何以待之？不若存魏社稷，整率文武，立功廊庙，剪除外寇。俟四海一统，然后受禅未迟。不然，纵令内难不作，其如外患何？”之才曰：“今与王争天下者，只有宇文黑獭。但彼亦欲为王所为，纵令倔强，不过随我称帝耳。何畏之有？”弼语塞而退。洋出厉声曰：“吾闻‘筑室道谋，三年不成’，凡举大事，得一二同心人足矣。之才之言不可易也。”众人见王心已决，无敢异言。

洋遂入告太妃曰：“内外皆欲尊儿为帝，今将诣邺，暂违膝下。”太妃曰：“儿为帝固好，但天位难保，须好为之，帝系故君，后系汝妹，宜安置善地，勿失尊崇之典。”洋曰：“母勿忧，儿当待以杞、宋之礼。”再拜而出。乃发晋阳，拥兵东向，令高德政预录所需事条以进，又令陈山提赍所录事条，手书一道，驰驿以往，密付杨愔。愔得书，知事不可缓，即召太常卿

---

后昆——后裔。

“孟德”句——孟德，三国曹操字。曹操未称帝而其子曹丕称帝。

“师昭”句——三国司马师与司马昭未称帝而其子侄司马炎称帝。

杞、宋之礼——杞，国名，夏禹的后代；宋，国名，商汤的后代。《论语·八佾》：“子曰：‘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’”此指上古之礼。

邢邵等议撰禅位仪注，秘书监魏收草九锡、禅让、劝进诸文。凡魏室诸王皆引入北宫，闭之于东斋。五月甲寅，进洋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备九锡。洋行至前亭，所乘马忽倒，意甚恶之。至平都城，不肯复进，欲还晋阳。仓丞李集曰：“王来为何事而欲还耶？非所以副臣民仰望之心也。”德政、之才亦苦谏曰：“山提先去，机关已泄，王今日岂可中止？”乃命司马子如、杜弼驰驿续入，观察物情。子如等至邺，在朝文武知事势已成，禅位在即，莫不俯首顺从。子如密以报洋，洋乃至邺。入居旧邸，百官皆来晋谒。洋辄下令，召人夫赍筑具，集于城南。高隆之请曰：“用此何为？”洋作色曰：“我自有事，君何问焉？岂欲族灭耶？”隆之惧而退。于是作圆丘，备法物，一日一夜，无不毕具。

丙辰，司空潘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郎赵彦深等，求入宫启事，帝于昭阳殿见之。亮曰：“五行递运，有始有终。齐王圣德钦明，万方归仰。愿陛下远法尧、舜，以让有德。”帝敛容曰：“此事推挹已久，谨当逊避。”又曰：“若尔，须作制书。”中书郎崔劼、裴让之曰：“制已作讫。”便向袖中取出，使侍中杨愔进之。帝提笔便署，因问愔曰：“居朕何所？”愔曰：“北城别有馆宇，帝可居之。”帝乃走下御坐，步就东廊，咏范蔚宗《后汉书》赞曰：“猷生不辰，身播国屯。终我四百，永作虞宾。”有司请帝起发，帝曰：“古人念遗簪弊履，朕欲与六宫一别可乎？”高隆之曰：“今日天下，犹陛下之天下，况在六宫。”帝步入与妃嫔已下别，举宫皆哭。赵国李妃诵陈思王诗曰：“王其爱玉体，俱享黄发期。”帝挥泪谢之。直长赵道德以故犊车一乘候于东阁，帝出登车，道德超上抱之。帝叱之曰：“朕自畏天顺人，甘让大位，何物家奴敢逼人如此？”道德犹不下。出云龙门，王公百僚拜辞，独高隆之洒泣不已。遂入北城，居司马子如南宅，遣太尉、彭城王韶等奉玺绶禅位于齐。初帝出宫时，以后为高王之女，不见而出。后闻之，大哭曰：“帝既退居北城，我何忍独处大内？”屏去仪卫，只带宫女数人来至帝所。帝见之，下泪曰：“卿来何为者？尔家正当隆盛，富贵自在，何恋此败亡之身为？”后曰：“妾侍陛下久矣，生死愿在一处，敢以盛衰易节？”于是相抱而哭，守帝不去。

五月戊午，群臣劝进。洋即帝位于南郊，是为显祖文宣皇帝，国号大齐，改元天保，大赦。是日，邺下获一赤雀，献于坛上。文宣大喜，以为受命之瑞。中外百官进秩有差，自魏敬宗以来，群臣绝禄，至是始复给之。己未，封帝为中山王，待以不臣之礼。立九庙，皆冠以帝号。追尊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，庙号高祖；文襄王为文襄皇帝，庙号世宗。凡魏朝所封爵号，皆降一等，本宣力于齐，为齐佐命者不在降限。辛酉，册尊太妃娄氏为皇太后。命太保

---

九锡——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。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，建立新王朝前，都加九锡。

百揆——百度，即总部政务。

推挹——推重尊敬。

范蔚宗——南朝宋范曄，字蔚宗。

虞宾——古史称舜对待尧的儿子丹朱以宾礼，因称丹朱为虞宾。

陈思王——即曹植。

不臣——不把（他）当作臣子对待。

元修伯持节往晋阳，进玺绶册书于太后。太后受册，乃服韦衣，升殿受贺。诸夫人皆行九叩礼。尔朱后平素与太后为敌体，至是亦跪拜如仪。六月，迎太后至邺，一应嫔妃眷属皆从行。齐主朝太后于崇训宫。太后曰：“吾儿素有大志，今果然。然当念先帝当日苦争力战、经营创造之难，勿以得天下为易也。”齐主再拜受命。癸未，封弟浚为永安王，淹为平阳王，洸为彭城王，演为常山王，涣为上党王，渚为襄城王，湛为长广王，潜为任城王，湜为高阳王，济为博陵王，凝为华山王，润为冯翊王，洽为汉阳王，共十三人。又封宗室高岳等十人、功臣庠狄干等七人皆为王。尉景子尉灿官为仪同三司，性粗暴，见庠狄干等封王，其父不加王爵，大怒，十余日不朝。遣使召之，闭门不纳，隔门谓使者曰：“天子不封灿父为王，灿何以生为？”使者回奏，帝鉴其直，乃亦封景为王。将立后，集群臣议之。盖帝为太原公时娶长史李希宗女，伉俪相得，后又纳段韶之妹，更加宠爱。隆之、德政欲结勋贵之欢，以李妃汉人不可为天下母，请立段妃。帝不从，立李氏为后，其子殷为皇太子。赦畿内及并州死犯，余州死罪减等。是时政令一新，臣民悦服。惟虑关西有警，严设重兵以待。但未识泰闻东魏之亡，能兴师讨罪否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卷 宇文后立节捐躯 安定公临危托后

话说宇文泰自颍川失守，师劳无功，只得退守关中，待时而动。一日闻报高澄身丧，以为天败高氏，不胜大喜。及闻高洋篡位，谓左右曰：“高洋一竖子耳，料其才能不及父兄远甚，而敢行僭逆，是自取灭亡也。吾以大军临之，声罪致讨，何忧不克哉！”乃从同州至京，入见帝曰：“高洋废君篡国，大逆无道。臣请兴兵讨之，以诛逆臣之罪，以复一统之模。”帝从其请。乃召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，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，镇守长安。泰自引军十万，上将千员，往关东进发。边臣飞报至邺，声言西兵百万，飞渡黄河，不日将到晋阳。举朝大惊，齐主集群臣问计。或曰：“黑獭蓄锐有年，今倾国而来，其锋不可当。唯坚壁清野以待之，使之前无所获，力倦自退。昔先帝围玉壁，西师不出，亦此意也。”齐主曰：“此懦夫之计也。”或曰：“昔黑獭侵犯洛阳，先帝遣将拒之，皆获大捷。今宜调集诸路之兵，命一上将迎敌，贼兵自退，陛下可以高枕无忧也。”齐主曰：“此未足以制黑獭也，诸卿之言但守成法，未识机宜。黑獭之敢于深入者，以朕年少新立，未经战阵，有轻我心。若敛兵遣之，示之以怯，益张其焰，吾兵将不战自乱。须乘其初至，朕猝然临之，彼不虞腾出，见朕必惊，彼势自沮。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。转弱为强，实在此举。高德政请待各路兵齐集，然后出师。齐主不许，连夜驰往晋阳，贯甲乘马，号令三军，亲为前部。令段韶、斛律丰乐统大军为后继。行至建州，遇西魏前锋赵贵，有众万人，直攻其营。身自搏战，诸将奋击，贵兵大败。泰闻前锋军败大惊，问：“来将何人？”探者报说：“齐主自来，去大军不远，旗风浩大，人马精强，军威严整，行阵肃穆。”泰不信，曰：“洋闻吾至，方奔逃之不暇，何敢来与吾敌？”是夜月明，泰与杨忠、达奚武等领数骑，易服潜往，登高阜以望齐军，果见军容威武，调度有方，与欢治军无异，叹曰：“有子如此，高欢为不死矣。”归营后，因念洋未可轻，若与之战，未必能胜，徒损自己威名。又遽退而归，恐为所笑，转辗不决。恰好秋尽冬初，久雨不止，军中畜产多死，人心不安。乃托以天时雨湿，弓弦解胶，不如暂回西京，俟春暖再来。遂班师，从蒲州而去。齐主闻西师退，追至河口，不及而还。

一日，接得肆州文书，报称蠕蠕国太子罗辰兴兵十万，来犯吾疆。齐主召集诸将商议拒之。司徒潘乐曰：“昔先帝以蠕蠕反复无常，难以力服，故娶其女为妃，岁赐金帛，以结其心，边境得安。今先帝崩，蠕蠕公主亦卒，聘问之礼遂绝，故兴兵而来。不若仍以重赂结之，复申旧好，庶干戈永息，而边土无虞。”齐主曰：“昔先帝欲散西魏之谋，故赂以玉帛，结以婚姻，以致太后避位，此权宜之术，亦先帝所耻也。今日藐视吾邦，复行猖獗，不擒灭之，无以伸吾之恨，何用通好？”段韶曰：“陛下亲征，臣请为先锋。”齐王大喜，乃引大兵直抵恒州，与蠕蠕兵遇。罗辰手下有勇将二员前来讨战，斛律丰乐挺枪迎敌，战未下，齐主亲自出马斩之。诸将见帝亲自临阵杀敌，孰敢居后，奋勇齐进，敌兵大溃，散走出境。左右请班师，齐主命众先发，自以三千骑押后。夜宿黄瓜堆，罗辰探得后队兵少，复领精骑数万连夜赶来，把三千兵四面围住。火把烛天，枪刀密布，将士皆失色，齐主安卧不动。天明方起，神色自若，立马阵前，指画形势，纵兵奋击。蠕蠕之众披靡，乃溃围而出。前军闻后有寇，亦来救援，遂大破之。伏尸二十里，擒得罗辰之妻叱奴氏及番人三万余口。斩叱奴氏于境上，罗辰超越岩谷，仅以身免。由是

诸夷畏服，终帝之世，蠕蠕不敢来犯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西魏文帝痛东魏之亡，进讨无功，高氏既篡，黑獭亦必效尤，魏氏宗社不久将尽属他姓，郁郁成疾，渐至不起。泰闻帝不豫，入朝问安。帝谓之曰：“卿来甚好，朕生死有命，不足惜也。但太子年幼，未谙国政，托孤寄命，唯卿是任。卿善辅之。”遗诏太子元钦即位，与乙弗后合葬。是夜遂崩，年四十五岁。时西魏大统十六年三月庚戌也。帝为京兆王元愉之子，以父死非命，终身不乐，在位十六年，安静自守，国家大事悉决于泰，未尝自主。故处乱世，得保天年以终。辛亥，泰奉太子登基，立宇文氏为后，后即泰长女也。百官朝贺毕，然后发丧，颁示天下，谥帝曰文皇帝。泰复归镇同州，盖其地，当关河之险，北控诸蛮，东扼齐境，故泰常居之，犹齐之晋阳也。时有尚书元烈，帝室亲属，见泰专权，屡怀不平，欲杀之，以兴帝室。然性粗少密，大廷广众之会，言及国事，辄抚膺长叹，怒形于色，以故谋未成，而机已泄。泰杀之，没其家口，不复稟于帝也。少帝闻烈死，大怒，私谓左右曰：“丞相擅杀大臣，绝不启知，目中岂复有我哉？我不杀泰，泰必害我。谁肯为我谋之？”一日，召临淮、广平二王，告以图泰之意。二人垂泪，泣谏曰：“不可为也。丞相秉政已久，大权皆在其手，朝廷孤立久矣，奈何以赤手而捋虎须？事若无成，大祸立至，愿帝勿作此意。”帝不听，曰：“吾实不能束手待死也。”二人危之。时泰诸子年幼，以诸婿为腹心。长女云英，已为帝后。次女云容，嫁清河郡公李远之子李基。三女云庆，嫁义成郡公李弼之子李暉。四女云瑞，嫁常山郡公于谨之子于翼。皆封武卫将军，分掌禁兵，以防朝廷有变。李基等探知帝欲害泰，临淮、广平二王止之不听，令人密以报泰。泰大怒，曰：“孺子不堪为君。”旋即入朝，以帝居位无道，乏君人之度，不可作社稷主，告示百官，另立贤明。群臣莫敢违，遂废帝及后，皆为庶人，置之雍州。奉齐王元廓为天子，是为魏恭帝。文帝第四子也。立妃若干氏为后，大赦天下，以安人心。由是泰权愈重，虽魏之旧臣宿将，莫不屏息听命。少帝放废雍州，朝夕怨望，泰以其有英气，恐生他变，乃令人赍鸩酒至雍州。使者至，少帝问：“何为？”对曰：“太师献寿酒一瓶，为陛下饮。”帝见之，不觉泪下，与后诀曰：“因怜元命倾覆，故勉意为之。不图今日遭祸，乃至于此。吾命已矣，汝归母家，不须念我。”后抱住大哭，谓使者曰：“太师既废帝为庶人，亦当使我夫妇相守以老。太师纵不念帝，何不怜我？烦卿一复我命。”使者道：“太师之旨，谁敢有违？但令天子饮酒之后，便迎后归耳。”帝遂服毒而亡。时年二十四岁。后哀哭不食，亲与左右手殓之。使者欲迎以归，不从。泪尽继之以血，且出怨言。使者复命，泰大怒，复令使者赍鸩酒至雍州，命之曰：“后倘执迷不改，即赐此酒。”使者至，后身衣重服，方哭泣于少帝灵前。使者致泰命，曰：“后归无恙，否则饮此。”后曰：“吾未亡人，视死如归久矣。意欲终百日之丧，然后就死。今见逼如此，何以生为！唯负吾母生育之恩，不见一面为恨耳。”言讫大哭。哭已，饮酒而死。年二十二岁。后志操坚贞，仪容明秀，少帝深敬重之，伉俪无间，不置嫔御。及帝崩，后以身殉。后人诗美之曰：

皎皎冰霜性，亭亭松柏姿。

纲常谁倒置，节义独撑持。

一死随君去，重泉痛国危。

芳名垂信史，巾帼胜须眉。

是时魏静帝亦死于邺，年二十八岁。你道静帝若何而死？先是齐主每出

入，常以静帝自随，高后恒为之尝饮食，护视之。又娄太后尝劝齐主勿杀，使之得保天年，故齐主欲害之未果。及天保三年，太后欲归故宫，遂还晋阳。齐主召后宫中赴宴，遣使以药酒鸩帝。及后归，帝已崩。痛哭数日，欲自尽，左右劝止之。齐主乃令人护丧事，谥曰魏孝静皇帝。葬于邺西漳水之北。送静后至晋阳太后所居之。其后封为太原公主，下嫁杨遵彦。故人以为欢之女不及泰之女也。

且说泰自弑少帝后，见人心不变，天位易取，大业将成，而嗣位尚虚，不可不先立定。正妃元氏生子觉，年尚十五。次妃姚氏生子毓，年最长。其妇大司马独孤信女。信居重任，为泰腹心。泰欲立觉为世子，恐信不悦，乃召诸公卿议之。众曰：“公所欲立，则竟立之，谁敢有违？”泰曰：“孤欲舍长立嫡，恐非大司马所乐。”左仆射李远曰：“臣闻立子以嫡不以长，古之道也。略阳公觉合为世子无疑，若以信为嫌，请先斩之。”泰笑曰：“何至于是。”信亦自陈曰：“立觉，信之愿也。岂可以毓为信婿而有嫌疑？”及退，远谢信曰：“公莫怪，临大事不得不尔。”信亦谢曰：“今日赖公决此大事。”遂立觉为世子。是年，泰巡行北边，至平凉郡，有建武将军史宁率其子侄来迎。泰见之大喜，曰：“吾欲于平凉城东校猎，卿可率子弟以从。”次日，猎于牵屯山。泰见众中有一小将，年尚幼而容貌出群，弓马娴熟，往来如飞，箭无虚发，召而问之，乃史宁之子史雄也。顾谓宁曰：“曾婚娶否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泰曰：“为汝佳儿，岂不可为吾快婿？”时泰有幼女云安未嫁，因配之为室。军留平凉逾月，一夜，忽有大星坠于营前，光烛四野，人马皆惊。又中军帅旗无故自折，泰甚恶之。俄而得疾，日加沉重，自知必死，因念大权不可付于他姓。兄子宇文护常掌家政，可托以后事，乃于半途驰驿召之。护至泾州见泰，泰谓之曰：“吾诸子幼弱，外寇方强，天下之事，属之于汝，宜努力以成吾志。”护再拜受命，遂统大军进发。十月癸亥，泰卒于云阳，时年五十，泰性好质素，不尚虚饰，能驾驭英豪，得其力用。明达政事，人莫能欺。崇儒好古，凡所设施，皆依仿旧章。先是恭帝之立，泰请去年号，称元年，复姓拓跋氏。其九十九姓改为单姓者，皆复其旧。又请如古制，天子称王，宗室诸王皆降为公。故已，虽勋业隆重，只以安定公号终身也。及泰没，护抚枢还，至长安而后发丧。奉世子嗣位，为太师柱国、大冢宰，袭封安定郡公。镇同州。自天子以迄，大小臣僚、府中将士，皆素服举哀。

当是时，元辅新丧，举朝惶惶，中山公护虽受泰命，而名位素卑，未尝预政，不厌人望。在朝群公有共图执政之意，莫肯服从。护忧之，乃问计于大司寇于谨。谨曰：“仆早蒙先公非常之知，恩深骨肉。今日之事，必以死争之。若对众定策，公必不得谦让。”次日，群公会议。太傅赵贵对众曰：“丞相亡，谁主天下事？盖阴以自命也。”众莫发言。谨独曰：“昔帝室倾危，非安定公无复今日。今公一旦违世。嗣子虽幼，中山公其亲兄子，兼受顾托，军国之事理须归之，有何议焉？”辞色抗厉，听者皆为悚动。护曰：“此乃家事，护虽庸昧，何敢有辞？”谨素与泰等夷，护常拜之，至是谨起而言曰：“公若统理军国，谨等皆有所依。”遂下拜。群公迫于谨，亦下拜。于是众议始定。护纲纪内外，抚循文武，人心遂安。旋封世子觉为周公，为谋禅也。但未识后事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卷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

话说宇文护当国，以周公觉幼弱，欲使早正大位，以定人心。十二月甲申，葬安定公于长安之原；庚子，以魏恭帝诏禅位于周。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，济北公元迪奉皇帝玺绶，送至周公之府。恭帝出居别第。正月辛丑，周公即天子位。柴燎告天，朝百官于露门，追尊王考文公为文王，妣为文后，大赦。封恭帝为宋公，旋即弑之。以木德承魏水德。行夏之时，服色尚黑。以李弼为太师，赵贵为太傅，独孤信为太保；中山公护为大司马，都督内外诸军事，加封晋公。凡文武百官皆进爵有差。旋有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以为圣人沿革，因时制宜。“今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天下。请遵秦、汉旧制，称皇帝，建年号。”从之。周王始称皇帝，追尊文王曰文皇帝，改元武成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齐主登极之后，神明转茂，留心政术，务存简靖，切于任使，人得尽力。又能以法驭下，或有违犯，虽勋戚不赦，内外莫不肃然。至于军国机策，独决怀抱。每临行阵，亲当矢石，所向有功，四夷钦服。西人亦畏其强，人呼之谓“英雄天子”。数年后，渐以功业自矜，嗜酒淫佚，肆行狂暴。太保高隆之，高祖义弟。帝少时常被轻侮，及受禅时，隆之又言不可，心常恨之。崔季舒怨隆之前劾其罪，配徙远方，乃谗于帝曰：“隆之每理一事，辄云非己莫能为，是令人上薄朝廷也。”帝积前怨，令武士箠之百余拳而卒。清河王岳，帝从父弟。屡立战功，有威名，而性好奢侈，耽于声色。平秦王归彦自幼抚养于岳，岳待之甚薄，归彦怨之。及帝即位，归彦为领军大将军，大被宠遇。密构其短，奏言岳造城南大宅，制为永巷，僭拟宫禁。帝闻不平。又帝纳娼妇薛氏于后宫，岳先通其姊，亦尝迎薛氏至第。一夜，帝游薛氏家，淫其姊。其姊恃爱，为父乞司徒之职。帝大怒，悬其体，锯而杀之。岳以帝杀无罪，有后言。帝益不平，遂让岳以奸，使归彦鸩岳。岳自诉无罪，归彦曰：“饮之，则害止一身；不饮，则祸及全家。”岳遂饮之而卒。薛嫔始大宠幸，久之，忽思其曾与岳通，无故斩其首，藏之于怀。集群臣于东山宴饮，劝酬始合，忽探出其首，投于席上。支解其尸，弄其髀骨为琵琶。一座大惊，帝方收取，对之流涕曰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载尸以出，披发步哭而随之。

自是杯不离手，淫暴益甚。或身自歌舞，尽日通宵。或散发披肩，杂衣锦彩。或袒露形体，涂傅粉黛。或乘牛驴囊驼，不施鞍勒。或令崔季舒、刘桃枝负之而行，担胡鼓拍之。勋戚之家，朝夕临幸。游行市里，街坐巷宿。或盛夏日中暴身，或隆冬去衣驰走。从者不堪，帝居之自若。于邺中构三台，即魏武所建旧址。更名铜爵曰金凤，金兽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方构时，木高二十七丈，两栋相距二百余尺。工匠危怯，皆系绳自防。帝登脊疾走，殊无怖畏。又复雅舞，折旋中节。旁人见者，莫不寒心。尝于道上问一妇人曰：“天子何如？”妇人曰：“颠颠痴痴，何成天子？”帝杀之。太后以帝饮酒无节，举杖击之，曰：“如此父，乃生如此儿。”帝曰：“即当嫁此老母。”太后大怒，遂不言笑。帝欲太后笑，自匍匐伏于太后所坐床下，太后坐，举床坠太后于地，颇有所伤。既醒，愧悔欲死。使积柴炽火，欲入其中。太后惊惧，亲自持挽，强为之笑曰：“向汝醉耳，毋自残。”帝乃设地席，命平秦王归彦执杖，脱背就责，谓归彦曰：“杖不出血，当斩汝。”太后前自抱

之，帝流涕苦请。乃笞脚五十，然后衣冠拜谢，悲不自胜。

因是戒酒一句，又复如初，淫酗转剧。征国中淫姬娼妇，悉去衣裳，赤其下体，吩咐从官共视。又聚棘为马，纽草为索，逼令赤身乘骑，牵引来去，流血洒地，以为娱乐。一日，幸李后家，以鸣镝射后母崔氏，骂曰：“吾醉时尚不识太后，何况老婢！”马鞭乱击一百有余。虽以杨愔为宰相，使进厕筹，以马鞭鞭其背，流血浹袍。置之棺中，载以輶车，欲下钉者数四，久而释之。又尝持槊走马，以拟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，金神色不动，乃赐帛千段。一日，谓文襄后曰：“吾兄昔奸吾妇，我今须报。”乃淫于后。其高氏妇女，不问亲疏，多与之乱；或以赐左右，使乱交于前，不从者斩。彭城王太妃者，即尔朱后也。本有绝世容，年长矣，美丽如故。帝至其宫，欲犯之，太妃辞以异日，盖惧害其子也。帝去，泣谓左右曰：“昔吾失节，已为终身之辱，今何可以再辱？但不死无以绝其心。前梦孝庄帝向我言，吾曾枉杀赵妃，不获善终，今果然矣。”遂缢而死。有遗言启太后，以其子彭城为托，故太后常保护之。又乐安王元昂妻李氏，即李后姊，入宫朝后。帝见其色美，逼而幸之，大肆淫乐，不令出宫，谓后曰：“吾欲纳尔姊为昭仪可乎？”后以其有夫对。帝乃召昂至前，令伏于地，以鸣镝射之百余下，凝血将及一石，竟至于死。后惧，乞让位于姊，太后以为言乃止。

作大镬长锯、剉碓之属，陈之于庭。每醉，辄手自杀人以为戏乐。所杀者多令支解，或焚之于火，或投之于水。杨愔乃简应死之囚，置之仗内，谓之供御囚。帝欲杀人，辄执以应命。三月不杀，则宥之。参军裴让之上书极谏。帝谓愔曰：“此愚人，何敢如是？”对曰：“彼欲陛下杀之，以成名于后世耳。”帝曰：“小人哉，我且不杀，尔焉得名？”帝与左右饮，曰：“乐哉！”都督王紘曰：“有大乐，亦有大苦。”帝曰：“何苦？”对曰：“长夜之饮不止，一旦国亡身陨，所谓大苦。”帝怒其不逊，使燕子献反缚其手，长广王捉头，欲手刃之。紘呼曰：“杨遵彦、崔季舒逃难来归，位至仆射尚书。臣于世宗，冒危效命，反见屠戮，旷古未有此事！”帝投刃于地，曰：“王师罗不得杀。”乃舍之。

尝游宴东山，以关、陇未平，投杯震怒。召魏收于前，立作诏书，宣示远近，将事西行。西人震恐，常为拒守之计。实皆酒后空言，逾时辄亡。一日，泣谓群臣曰：“关西不受我命，奈何？”刘桃枝曰：“臣得三千骑，请就长安，擒其君臣以来。”帝壮之，赐帛千匹。赵道德进曰：“东西两国，强弱力均，彼可擒之以来，此亦可擒之以往。桃枝妄言应诛，陛下奈何滥赏！”帝曰：“道德言是。”回绢赐之。帝乘马欲下峻岸，入漳水，道德揽辔回马。帝怒，欲斩之。道德曰：“臣死不恨。当于地下启先帝，言此儿无道，酗酒颠狂，不可教训。”帝默然而止。他日，又谓道德曰：“我饮酒过多，汝须痛杖我。”道德以杖扶之，帝走，道德逐之曰：“何物天子，作如此行为？”典御丞李集面谏，比帝于桀、纣。帝令缚置中流，沉没久之，复令引出问曰：“吾何如桀、纣？”集曰：“迩来弥不及矣。”帝又沉之，引出更问。如此数四，集对如初。帝大笑曰：“天下有如此痴人，方知龙逢、比干未为俊物。”

---

厕筹——擦洗厕所的工具。

輶（ér，音而）车——丧车。

龙逢、比干——龙逢，关龙逢，夏代末年大臣，夏桀暴虐，龙逢多次劝谏，被桀囚禁杀死；比干，商纣王的叔父，屡次劝谏纣王，被剖心而死。

遂释之。俄而，被引入见，又若有言，挥出腰斩。其或杀或赦，莫能测焉。内外潜潜，各怀怨毒。然能默识强记，加以严断，群下战栗，不敢为非。又委政杨愔，以为心膂。愔总摄机衡，百度修敕，纲纪肃然。故时言主昏于上，政清于下。

一日，帝将出巡，百官辞于紫陌，使稍骑围之，曰：“我举鞭即杀之。”旋复饮酒，醉而倦卧，至于日宴方起。黄门郎连子畅乘间言曰：“陛下如此，群臣不胜恐怖。”帝曰：“大怖耶？若然勿杀。”遂如晋阳，筑长城三千余里。秋七月，河南北大蝗，帝问崔叔瓚曰：“何故致蝗？”对曰：“五行志，土功不时，蝗虫为灾。今外筑长城，内兴三台，殆以此乎？”帝大怒，使左右殴之，擢其发，以溷沃其顶，曳足以出。先是齐有术士言：亡高者黑衣。故高祖每出，不欲见沙门。其实应在周尚黑，后灭齐也。帝在晋阳，问左右何物最黑，对曰：“无过于漆。”帝以上党王涣，于兄弟中行第七，误“七”为“漆”。使都督韩伯升至邺征之。涣疑其害己，至紫陌桥，杀伯升而逃，浮河南渡。行至济州，为人所执，送于邺都。又帝为太原公时，与永安王浚同见世宗，帝有时涕出，浚责帝左右曰：“何不为二兄拭鼻？”帝心衔之。及即位，浚为青州刺史，聪明矜恕，吏民悦之。浚以帝嗜酒，私谓亲近曰：“二兄因酒败德，朝臣无敢谏者，大敌未灭，吾甚以为忧。欲乘驿至邺面谏，不知用吾言否。”或密以其言白帝，帝益衔之。其后浚入朝，从幸东山。帝裸裎为乐，浚进谏曰：“此非人主所宜。”帝不悦。浚又召杨愔于背处，责其不谏。帝是时，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，愔惧帝疑，因奏之。帝大怒曰：“小人由来难忍。”遂罢酒还宫。浚寻还州，又上书切谏。帝益怒，诏征之，浚托疾不至。帝遣人驰驿收浚，老幼泣送者数千人。至邺，与上党王涣，皆盛以铁笼，置于北城地牢。饮食糗糒，共在一所。

常山王演，高祖第六子，帝之同母弟也。幼而英特，有大成之量，笃志好学，所览文籍，探其指归，而不尚词彩。读《汉书》至《李陵传》，独壮其所为。聪明过人，所与游处者，一知其家讳，终身未尝误犯。性至孝，太后常病，心痛如不堪忍。演立侍床前，以指甲掐其手心，为太后分痛，血流袖，故太后爱之特甚。于诸王中最贤，帝亦深重之。以帝沉湎无度，忧愤形于颜色。帝觉之，谓曰：“但令汝在，我何为不纵乐！”演唯涕泣拜伏，竟无所言。帝亦大悲，抵杯于地曰：“汝嫌我唯此，自今敢进酒者斩之。”因取所御杯盘，尽皆坏弃。人皆谓帝之戒饮，演实有以格之。不数日，沉湎如故。或于诸贵戚家相戏角力，不限贵贱。唯演至，则内外肃然。演将进谏，其友王晞以为不可。演不从，苦口极言，遂逢大怒。先是演性颇严，尚书郎中等办事有失，辄加捶楚。令史奸慝，即考竟不贷。帝欲实演之罪，疑其僚属必怨，乃立演于前，以刀钭拟胁。凡令史曾受演罚者，皆临以白刃，使供演短。诸人俱甘一死，不忍诬。王乃释之。又疑演假辞于晞，欲杀晞。演私谓晞曰：“王博士，明日当作一条事，欲为相活，亦图自全，宜深体勿怪。”乃于众中杖晞二十。帝欲诛之，闻晞得杖，以故不杀。髡其首，配甲坊。其后演又谏争，大被殴撻，伤甚，闭口不食。太后日夜涕泣。帝不知所为，曰：

---

沙门——指和尚。

裸裎（chéng，音承）——裸衣露体。

钭（p，音披）——一种似刀剑的兵器。

髡（k n，音昆）——古代剃去头发的刑罚。

“倘小儿死，奈我老母何？”于是数往问疾，曰：“努力强食，当以王晞还汝。”乃释晞罪，令侍演。演抱晞颈曰：“吾气息惛然，恐不能久活。”晞流涕曰：“天道神明，岂令殿下遂毙此舍？至尊亲为人兄，尊为人主，安可与计？殿下不食，太后亦不食。殿下纵不自惜，独不念太后乎？”言未卒，演强坐而饭。晞由是得免，还为王友。帝欲悦太后，进演爵位。命录尚书事。除官者皆诣演谢，去必辞。晞言于演曰：“受爵天朝，拜恩私第，自古以为不可。”演从之，一切谢绝。久之，演又谓晞曰：“主上起居不恒，吾岂可以前逢一怒，遽尔结舌。烦卿撰一谏章，吾当伺便极谏。”晞遂条列十余事以呈。因为演曰：“今朝廷所恃，臣民所望者，唯殿下一人。乃欲学匹夫耿介，以轻一朝之命？谚云：‘狂药令人不自觉，刀箭岂复识亲疏。’一旦祸出理外，奈殿下家业何？奈皇太后何？”演歎歎不自胜，曰：“祸至是乎？”明日见晞，曰：“吾长夜久思，卿言良是，今息意矣。”即将晞稿付火焚之。帝褻渎之游，遍于宗戚。所往留连，唯至常山第，不逾时即去。

太子殷自幼温裕，心地开朗，礼士好学，关览时政，甚有美名。帝常嫌其得汉家性质，不似己，欲废之。帝登金凤台，使太子手刃重囚。太子惻然有难色，加刃再三，不断其首。帝大怒，亲以马鞭捶之。太子由是气悸语吃，精神昏扰，帝益嫌之。酣宴时，屡云太子性懦，社稷事重，终当传位常山。太子少傅魏收谓杨愔曰：“太子国之根本，不可动摇。至尊三爵之后，每言传位常山，令臣下怀二。若其实也，当决行之。不然，此言非所以为戏，徒使国家不安。”愔以收言白帝，帝乃止。但未识后日入下，究属太子否，且听下卷分解。

### 第五十三卷 烧铁笼焚死二弟 弃漳水杀尽诸元

话说文宣末年，耽酒渔色，淫虐之事无所不为。用刑更极残忍，有司逢迎上意，莫不严酷。或烧犁耳，使犯人立于其上。或烧车釭，使犯人以臂贯之。每有冤陌，不胜痛苦，皆自诬服。唯郎中苏琼以宽平为治。有告谋反者，付琼推验，事多申雪。尚书崔昂谓之曰：“若欲立功名，当更思其余。数雪反逆，身命何轻？”琼正色曰：“所雪者，冤枉耳，非纵反逆也。”昂大惭。帝怒临漳令嵇晔、舍人李文师，以赐臣下为奴。侍郎郑颐问尚书王昕曰：“自古无朝士为奴者。”昕曰：“箕子为之奴。”颐以白帝，曰：“王元景以嵇、李二臣为奴，同于箕子，是比陛下于桀、纣也。”帝衔之。俄而，帝与朝臣酣饮，昕称疾不至。帝遣骑召之，见昕方摇膝长吟，骑以白帝，帝益怒。及昕至，遂斩于殿前，投尸漳水。

帝如北城，就视永安、上党二王于地牢，临穴讴歌，令二王和之。二王惧怖且悲，不觉声颤。帝怆然为之下泣，将赦之。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，进曰：“猛虎安可出穴？”帝默然。浚闻其言，呼湛小字曰：“步落稽，与汝何仇，而必杀我？但汝之忍心，皇天见之！”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，恐为后害，乃自刺之。又使刘桃枝就笼乱刺，槊每下，浚、涣辄以手拉折之，号哭呼天。于是薪火乱投，烧杀之，填以土石。后出其尸，皮发皆尽，尸色如炭。远近为之痛愤。仆射崔暹卒，帝亲临其丧，哭之，谓暹妻李氏曰：“颇忆暹乎？”其妻曰：“结发义深，实怀追忆。”帝曰：“既忆之，自往省。”手斩其头，掷于墙外。高德政与杨愔同相，愔常忌之。帝狂于饮，德政数强谏。帝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。”德政惧，称疾不朝。帝谓愔曰：“我大忧德政病。”对曰：“陛下若用为冀州刺史，病当自差。”帝从之。德政见徐书，即起。帝大怒，召德政，谓曰：“闻尔病，我为尔针。”亲以小刀刺之，血流沾地。又使曳下，斩去其足。桃枝执刀不敢下，帝责桃枝曰：“尔头即落地。”桃枝乃斩其足之三指。帝犹怒，囚之门下，夜以毡舆载还家。明日，德政妻出珍宝四床，欲以寄人。帝奄至其宅，见之，怒曰：“我内府犹无是物，尔乃有此。”诘所从得，皆诸元所赂，遂曳出斩之。妻出拜，又斩之，并杀其子伯坚。

先是齐受魏禅，魏之宗室诸王，虽皆降爵为公，仍食齐禄，未尝摈弃。是年五月，太史令奏称天文有变，理当除旧布新。帝因问彭城公元韶曰：“汉光武何故中兴？”对曰：“为诛诸刘不尽。”帝曰：“尔言诚是。”乃诛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，囚韶等十九家。其后将如晋阳，乃尽杀诸元。或祖父为王，或身尝贵显，皆斩于东市。其婴儿投于空中，承之以稍。前后死者七百二十一人，咸弃尸漳水。剖鱼者往往得人指甲，邺下为之久不食鱼。又登金凤台，使元黄头，与诸囚各乘纸鸢以飞，能飞者免死。独黄头飞至紫陌乃坠，仍付御史狱，饿杀之。初，韶以高氏婿，宠遇异于诸元。美阳公元晖业当于宫门外骂之曰：“尔不及一老姬，负玺与人，何不击碎之！我出此言，知即死，尔亦讎得几时？”帝杀晖业。荆元韶鬣须，加之粉黛以自随，曰：“我以彭城为嫔御。”言其懦弱如女也。韶欲昵帝，故一言起祸，致诸元尽

箕子——商代贵族，曾劝谏纣王，被纣王囚禁。

差——即“瘥”，痊愈。

纸鸢（ch，音吃）——纸鸢，即风筝。

死，身亦幽于地牢，绝食，啖衣袖而死。定襄令元景安欲请改姓高氏，其从兄景皓曰：“大丈夫宁可玉碎，何用瓦全！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？”帝收景皓诛之，而赐景安姓高氏。

帝嗜酒，体日瘠，李后忧之。帝谓之曰：“我常问太山道士：‘为天子几年？’答我三十年。吾思之，得非十年十月十日乎？”又帝初登阼，改年为天保。识者曰：“‘天保’二字，剖之为一大人只十，帝其不过十乎？”太子取名殷，字正道，帝视之不悦，曰：“殷家弟及，‘正’字一止。吾身后儿不得为帝也。”左右请改之，帝曰：“天也，奚改为？”及疾甚，自知不能久，谓李后曰：“人生必有死，何足致惜？但怜正道幼弱，人将夺之耳。”又谓常山王曰：“夺则任汝，慎勿杀也。”遗诏传位太子。尚书令杨愔、平秦王归彦、侍中燕子献、侍郎郑颐受命辅政。遂崩。帝居位十年，其崩时，果十月十日甲午也。癸未发丧，群臣无下泪者，唯杨愔涕泗横流，呜咽不已。太子即位，大赦。谥帝曰文宣皇帝，庙号显祖。尊娄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李后为皇太后。

先是高阳王湜，滑稽便辟，有宠于显祖。常在左右，执杖以撻诸王，太皇太后深恨之。及显祖殂，湜有罪，太后杖之百余，扶归而卒。方显祖杀上党王涣，以其妃李氏配家奴冯文洛。至是太后赦妃还第，而文洛尚怀恋恋，故意修饰，盛服往见。李妃出坐堂上，旁列左右，引文洛跪于阶下，数之曰：“遵难流离，以致身受大辱，志操寡薄，不能捐躯自尽，有愧先王。蒙恩诏得反藩闱，汝是谁家下奴，犹欲见侮！”喝令左右去其衣冠，杖之一百，流血洒地。太后闻之，髡鞭文洛，配甲坊。

先是显祖崩，常山王居禁中护丧事。太子即位，以天子谅阴，诏演居东馆，军国之事，皆先咨决。杨愔以二王地位亲逼，恐不利于嗣王，心忌之。未几，演出归第，诏策施行，愔独主之，多不关预。或谓演曰：“鸞鸟离巢，必有探卵之患，王不可出居私第。”杨休之诣演，演不见。休之谓王晞曰：“昔周公朝读百篇书，夕见七十士，犹恐不足。王何所嫌疑，乃尔拒绝宾客？”晞以告王，王曰：“昔显祖之世，群臣皆不自保。今一人垂拱，吾曹亦保优闲，何用汲汲。”因言朝廷宽仁，真守文良主。晞曰：“新帝春秋尚富，骤揽万几，易为人蔽。殿下以朝夕先后，亲承音旨，若使他姓出纳诏命，大权必有所归。殿下虽欲守藩，其可得乎？借令得遂，冲退自审，家祚得保灵长否？”演默然久之，曰：“何以处我？”晞曰：“周公抱成王，摄政七年，然后复子明辟。唯殿下处之。”演曰：“我何敢自比周公？”晞曰：“殿下今日地望，欲不为周公得乎！”演不应。二月己亥，帝奉显祖之丧至邺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皆行，众议常山王必当留守根本之地。时执政已生疑忌，乃敕二王俱从至邺。外朝闻之，莫不骇愕。演既行，晞出郊送之。演恐有覘察者，命即还城，执晞手曰：“努力自慎。”因跃马而去。领军可朱浑，尚帝姑东平公主，谓执政曰：“主少国疑，若不去二王，少主无自安之礼。”杨愔、燕子献等皆以为然，乃谋处太皇太后于北宫，使归政皇太后，出二王于外。

先是愔恶天保以来，爵赏多滥，欲加澄汰。先自表解开府，诸凡叨窃恩荣者，皆从黜免。由是嬖宠失职之徒，尽归心二叔。又高归彦总知禁旅，发晋阳时，杨愔敕留从驾五千兵，阴备非常。至邺数日，归彦方知，大愠。故

初与杨燕同心，既而中变，尽以疏忌之迹告二王。侍中宋钦道尝侍东宫，教太子吏事，以旧臣侍侧，奏于帝曰：“二叔威权既重，宜速去之。”帝曰：“可与执政共商其事。”愔等乃议出二王为刺史。以帝慈仁，恐不听，乃通启皇太后，乞主其事。有宫嫔李昌仪者，即高仰密妻，旧名琼仙，文襄尝纳之为夫人。文襄歿，有宠于娄太后，常居宫中。李太后以其同姓，亦相昵爱，遂以杨愔所启示之。昌仪阳以为可，而密启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大怒，即报知二王，令自为计。演乃谋之贺拔仁、斛律金，二人皆曰：“主上幼弱，今欲出大王于外，愔等之心未可问也。异日权归他姓，国事正不可料。为大王计，不如收而杀之，以除后患。”演曰：“政自彼操，党恶者众，事若不成，反自速祸奈何？”金曰：“此时彼方得志，不以大王为意，乘间猝发，除之匪难。”演然之，会愔等又议不可令二王并出，奏以湛镇晋阳，演录尚书事，留邺。

二王乃密结诸勋贵，伏壮士数十人于尚书省后室。拜职日，大会百僚，约曰：“行酒至愔等，我各劝双爵，彼必致辞。我一曰‘执酒’，再曰‘执酒’，三曰‘何不执’，尔等即执之。”及期，愔等将往。郑颐止之曰：“事未可量，不宜轻赴。”愔曰：“吾等至诚体国，岂常山拜职有不赴之理？”遂会于尚书省。设宴堂上，坐定，二王殷勤劝酒，连呼执者三，伏遂起。愔被执，大言曰：“诸王反逆，欲杀忠良耶？尊天子，削诸侯，赤心奉国，何罪之有！”常山王欲缓之，湛曰：“不可。”于是拳杖乱殴，愔及可朱浑、宋钦道皆头面破血。各以十人持之。燕子献多力，头又少发，握其首脱去，排众走出门，斛律光逐而擒之。子献叹曰：“大丈夫为计迟，乃至于此。”又使薛孤延执郑颐于尚药局，颐叹曰：“不用智者言，以至于此，岂非命也。”演乃与湛、归彦、贺拔仁、斛律金执缚愔等，掖入云龙门。都督叱利骚、仪同成休宁皆拔刃呵演。归彦谕之，不从。归彦久为领军，军士素服，谕之皆弛仗，休宁叹息而退。叱利骚挺立如故，遂杀之。演同群臣入至昭阳殿，湛及归彦监愔等在朱华门外。内廷闻变，帝与太皇太后、李太后并出。太皇太后坐殿上，太后及帝侧立。演伏阶前叩头，进言曰：“臣与陛下，骨肉至亲。杨遵彦等独擅朝权，威福由己，自王公以下，皆重足屏气，共相唇齿，以成乱阶。若不早图，必为宗社之害。臣与湛为社稷事重，贺拔仁、斛律金惜献武皇帝大业，不忍丧于权臣之手，共执遵彦等入宫。未敢刑戮，请俟圣裁。专擅之罪，诚当万死。”当是时，庭中及两庑卫士二千余人，皆被甲待诏。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，素为显宗所厚，叩刀仰视，帝不一睨。太皇太后喝令却仗，不退，又厉声曰：“奴辈即今头落乃却？”永乐内刃而泣。太皇太后因问：“杨郎何在？”贺拔仁曰：“一眼已出。”太皇太后怆然曰：“杨郎何所能为，留使岂不佳耶？”乃让帝曰：“此等怀逆，欲弑我二子，次将及我，尔何为纵之？”帝素吃讷，仓猝不知所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曰：“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姬斟酌！”太后拜谢，演叩头不已，誓言：“臣无异志，但欲去逼，免死而已。”太皇太后谓帝曰：“何不安慰尔叔？”帝乃曰：“天子亦不敢为叔惜，况此汉辈？但丐儿命，此属任叔父处分。”太皇太后命演复位，演遂传帝旨，皆斩之。湛恨郑颐昔尝谗己，先拔其舌，后斩其首。又斩娥永乐于华林园。娄太后本不忍杀愔，临其丧，哭曰：“杨郎忠而获罪，惜哉！”以御金为之一眼，亲内之，曰：“以表吾意。”演亦悔杀之，乃下诏，罪止一身，家属不问。以赵彦深代愔总机务。杨休之私语人曰：“将涉千里，杀骐驎而策蹇驴，良可悲也。”

戊申，演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湛为太傅、京机大都督。段韶为大将军，平阳王淹为太尉，归彦为司徒，彭城王湊为尚书令。政无大小，一禀大丞相主持。三月甲寅，演以晋阳重地，自往镇守。既至，以王晞为司马，谓之曰：“不用卿言，几至倾覆。今君侧虽清，终当何以处我？”晞曰：“殿下往时地位，犹可以名教自处。今日事势，遂关天时，非复人理所及。”演默然。又以晞为文士，恐不允武将之意，昼则不接，夜则载入与语，尝在密室谓晞曰：“比王侯诸贵每相敦迫，言我违天不祥，恐有变起，吾欲以法绳之，可乎？”晞曰：“朝廷比者疏远骨肉，殿下仓卒所行，非复人臣之事。芒刺在背，上下相疑，何由可久！殿下虽欲谦退，秕糠神器，实违上天之意，坠先帝之基。”演曰：“卿何敢发此言？亦将致卿于法。”晞见其言厉而色和，乃曰：“天时人事，皆无异谋，是以冒犯铁钺，抑亦神明所赞耳。”演曰：“拯难匡时，方俟圣哲，吾何敢私议。子其慎之，幸勿乱言。”谈至更深，晞乃退。但未识言者纷纷，常山能终守臣节否，且俟下文再说。

---

秕糠神器——指自贱帝位。

## 第五十四卷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

话说常山执政，诸臣纷纷劝进，演亦心动，谓王晞曰：“若内外咸有此意，赵彦深朝夕左右，何无一言？”晞曰：“彦深非不欲言，特不敢言耳。”彦深闻之，因亦劝进。时太皇太后、太后及帝皆回晋阳，演遂言于太皇太后，请主齐社。赵道德谓太皇太后曰：“相王不效周公辅成王，而欲骨肉相夺，不畏后世谓之篡耶？”太皇太后曰：“道德之言是也。”事乃止。未几，演又启云：天下人心未定，恐奄忽变生，须早定名位，以副四海之望。太皇太后乃从之。八月壬午，太皇太后下令，废帝殷为济南王，出居别宫；以常山王演入继大统，且戒之曰：“勿令济南有他也。”演遂即皇帝位于晋阳，是为孝昭皇帝。大赦，改元皇建。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，皇太后称文宣皇后，宫曰“昭信”。乙酉，下诏诏封功臣，礼赐耆老，延访直言，褒赏死事，追赠名德。盖帝少居台阁，明习吏事，即位尤自勤励，大革显祖之弊，中外大悦。尝谓王晞曰：“卿何自同外客，屡自远我？自今凡有所怀，随宜作牒送进。”因敕与杨休之、崔劼二人，每日职务罢，并入东廊，共录历代礼乐职官及田市征税。有合于古不合于今者，悉令详思，以渐条奏。曾问舍人裴泽：“外边议朕得失若何？”泽对曰：“陛下聪明至公，自可远侔三代，而有识之士，咸言伤细，于帝王之度，颇为未弘。”帝笑曰：“诚如卿言。朕初临万几，虑不周悉，故若是耳。但此事安可久行？”匡狄显安侍坐，帝曰：“显安我姑子，与朕为至亲，可言朕之不逮。”显安曰：“陛下太细，天子乃更似吏。”帝曰：“朕甚知之，然势非得已，俟政清敝革，将易之以宽大耳。”故帝临治一年，国日富而兵日强。

一日，边臣奏报，西魏宇文护连弑二主，人情大扰。帝欲征之，谓群臣曰：“昔我献武皇帝欲灭宇文，有志未遂。今宇文篡魏以来，国家多故，弑逆时闻。朕将整率六师，平定关西，以讨乱臣之罪，以伸先帝之志。诸臣其共襄厥功。”于是颁谕四方，各练兵以待。西人闻之大恐。

你道宇文护如何连弑二君？先是周闵帝即位，年十六，朝政皆决于护。有楚公赵贵、卫公独孤信，二人功劳勋望，群臣莫及，太祖尝倚为腹心。及护专政，威福自由，二人怏怏不服。贵谋杀护，信止之曰：“不可。此乃先王之意，又其至亲，吾等杀之不祥。”贵乃止。其时二人密语室中，有帝幼弟宇文盛自窗外闻之，遂以告护。护曰：“事不先发，必贻后悔。”乃伏壮士于殿内，贵入朝，擒而杀之。免独孤信官，以其名重，不欲显诛之，逼令自杀。仍令其子独孤善袭封卫国公。祭葬如礼，盖以上蒙天子，下安人心也。闵帝性刚果，本恶护之专权，及闻贵与信死，大怒曰：“晋公不遵朝命，擅杀大臣，直目中无我也，我何帝为！”有一朝臣姓李名植，乃阳平郡公李远之子。植自太祖时为相府司录，参掌朝政。又有司马孙恒，亦久居权要。日在帝侧，二人见护杀戮大臣，亦恐不容于护，思欲除之，乃与宫伯乙弗凤、贺拔提共谮于帝曰：“护自诛赵贵以来，威权日盛，谋臣宿将争往附之。以臣观之，将不守臣节，陛下天位难保，愿早图之。”帝以为然。乙弗凤又曰：“以先王之明，犹委植与恒以政，今以事付二人，何患不成！且护常自比周公，臣闻周公摄政七年，然后返政。无论护心叵测，未必能如周公，就令如约，陛下安能七年悒悒如此乎？”帝愈信之，遂欲杀护。数引武士于后园讲

习，为执缚之势。植等又约宫伯张光洛同谋。光洛以大权在护，帝孤立于上，事必无成，乃阳许植，而阴以告护。护曰：“上何能为？废之恐骇物听，不如先离其党。”乃出植为梁州刺史，恒为潼州刺史。植等既出，帝思之不置，每欲召之。护泣谏曰：“天下至亲，无过兄弟。若兄弟尚相疑贰，他人谁可信者？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，属臣后事。臣情兼家国，实愿竭其股肱。若陛下亲揽万几，威如四海，臣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但恐除臣之后，奸回得志，非唯不利陛下，亦将倾覆社稷，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。且臣既为天子之兄，位至宰相，尚复何求？愿陛下勿信谗人之言，疏弃骨肉。”帝乃止。乙弗凤大惧，谓帝曰：“事不速断，反受其乱。陛下不杀护，不唯臣等不免，弑逆之祸，即在目前。”帝又信之。于是密谋滋甚，定计于次日，召群臣入宴，因执护诛之。

护寄腹心于光洛，朝夕伺帝，纤悉必报，闻帝有密谋，乃召柱国贺兰祥、领军尉迟纲，诉以朝廷见害之意。二人劝护废之，曰：“公欲自全，不若另立贤明。”护曰：“主少国疑，遽行废立，人心不服，奈何？”贺兰祥曰：“嗣子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废之。昔先王废魏少主亦然。机在速为，前事可师也。以公今日位望，废昏立明，谁敢不服！”护从其言。时尉迟纲总领禁兵，护使以兵入宫，先收其党。纲至外殿，召乙弗凤、贺拔提议事，二人不知事露，同来见纲。纲即执之，送入护第。因罢散殿前宿卫兵。时帝在宫中，尚以机事甚密，功成在即，谓左右曰：“诛护之后，某也贤，为宰相；某也才，为行台。凡属护党，尽行诛之。”众皆称善。及闻宿卫皆散，大惊曰：“此必有变，须防兵入。”忙集宫人数十，环卫左右，执兵自守。俄而，贺兰祥奉护命，入宫见帝。甲士从者二百人，皆露刃上阶。祥厉声奏曰：“陛下昵近小人，不行正道，无人君之度。贺拔提等欲杀晋公以危社稷，今已收讫。公卿大臣恐陛下不能守太祖之业，有负臣民之望，请陛下归略阳旧府。另立新主，管理万民。”因斥左右宫人曰：“尔等死在目前，尚何为者！”宫人皆惊走。帝自投于地曰：“为事不密，害至于此。”祥乃逼帝出宫，以车一乘，送入旧第，使兵士围守之。护既幽帝，悉召公卿会议，废帝为略阳公。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毓以承大业。众曰：“此公家事，废立由公，群臣何敢有违！”遂斩乙弗凤、贺拔提于宫门之外，杀孙恒于漳州。

时李植父李远为柱国大将军，镇弘农。护欲诛植，征之梁州，并召远入朝。李远见召，疑必有变，欲不就征，沉吟久之，乃曰：“大丈夫宁为忠臣而死，岂可作叛臣而生乎！”遂就征。至长安，植已被囚。护以远功名素重，犹欲全之，引与相见，谓曰：“公儿遂有异谋，非止屠戮护身，乃是倾危社稷。叛臣贼子理宜同疾，公可早为之所。”乃以植付远，令自杀之。远素爱植，不忍加诛。植有口辩，自陈初无此谋。远信之，诘朝将植谒护，欲为申雪。护谓植已死，左右报曰：“植亦在门。”护大怒曰：“阳平公不信我。”乃召入，仍命远同坐，迎略阳公至，令与植相质于远前。植辞穷，谓略阳公曰：“本为此谋，欲安社稷，利至尊耳。今日至此，何事云云。”远闻之，自投于床曰：“若尔，诚合万死。”护遂杀植，并逼远自杀。初，李远弟穆官开府仪同三司，知植非保家之子，每劝远除之，远不能用。及临刑，泣谓穆曰：“不用汝言，以至于此。”穆当从坐，以前言获免，除名为民。植弟基尚义归公主，亦当从坐，穆请以二子代基命，护并释之。

九月癸亥，宁都公至长安，百官迎之入宫。甲子，即皇帝位，是为世宗皇帝。太祖长子也，时年二十五岁。大赦，改元武城。朝群臣于太极殿，进

护为太师。立夫人独孤氏为后，即独孤信女也。略阳既废，护犹怨之，使人赍鸩酒，弑之于旧第。年十六。黜王后元氏为尼。武城二年正月，护上表归政，阳为退让，其实军务大权仍自总理。周有处士韦夔，孝宽之兄也，志尚夷简。魏、周之际，十征不屈。太祖甚重之，不夺其志。明帝立，敬礼尤厚，号曰逍遥公。护延之至第，访以政事。时护盛修第舍，极土木之巧，夔仰视堂屋，叹曰：“酣酒嗜饮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！”护不悦，听之使去。其立明帝也，以帝必德己，故无疑忌。及帝即位，明敏有识量，每日亲揽万几，生杀黜陟，辄自决断，渐欲夺护之权。护复谋废之。有李安者，本以鼎俎有宠于护，擢为膳部下大夫，因谓安曰：“近上作事，令人不可耐。子能暗行毒害，终身当共富贵。”安曰：“此大事，若以相付，易犹反掌，保为公图之。”护大喜。一日，安上食，置毒于糖髓而进之。帝食时不觉，俄而疾作，次日大渐，叹曰：“我堕奸计，不能活矣。”乃召左右侍臣，口授遗诏五百余言。且曰：“朕子年幼，未堪当国。鲁公，朕之介弟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。能宏我周家者，必此子也。可使入继朕后。”言毕遂殂。后人 有诗哀之曰：

黑獭当年连弑主，君臣大义等闲看，

两儿命绝他人手，千古收场总一般。

明帝暴崩，廷臣皆知中毒，为宇文护所使。然畏其势，皆求自保，莫敢推问。遂遵遗命，奉鲁公即皇帝位，是为周武帝。帝名邕，字祢罗突，太祖第四子也。生于同州，有神光照室。幼而孝敬聪明，有器质，仪度不凡，特为明帝所亲爱。朝廷大事，每与参议。性深沉，非因顾问，终不辄言。明帝每叹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故弥留之际，舍其子而立之。当是时，护于魏、周之际，秉政不越五年，于魏则弑恭帝，于周则弑闵帝，又弑明帝，威权震于一国，大逆彰于四方。故齐主闻之，欲代周以讨其罪，出兵有日矣。而望气者言，邺中有天子气，帝虑有内变，遂不暇外讨。

初，帝之谋诛杨、燕也，许长广王湛曰：“事成，当立尔为太弟。”既而立太子百年。湛心不平。时留守邺中，济南王亦在邺，命湛掌之。及讹言起，帝命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，斛律丰乐为领军，以分湛权，湛愈不安。而平秦王归彦则以天子气应在济南，恐其复立，于己不利，劝帝除之。帝乃使归彦至邺，征济南王如并州。湛益疑惧，问计于高元海。元海曰：“皇太后万福，至尊孝友异常，殿下不须疑虑。”湛曰：“此岂我推诚相问之意耶？”元海因乞还省，静夜思之。湛即留元海于后堂。元海达旦不寐，绕床徐步，夜漏未尽，湛遽出曰：“神算如何？”元海曰：“有三策，恐不堪用耳。一请殿下如梁孝王故事，从数骑入晋阳，先见太后求哀，后见主上，请去兵权，不干朝政，必保泰山之安。此上策也。次则当具表，云威权太盛，恐取谤众口，请为青、齐二州刺史，沉靖自居，必不招物议，此中策也。最下一策，发言即恐族诛，不敢闻于殿下。”湛曰：“卿之下策，焉知非我之上策乎？汝但说之，断不汝罪。”元海曰：“济南世嫡，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。今集文武，示以征济南之敕，执斛律丰乐，斩高归彦。尊立济南，号令天下，以顺讨逆，此万世一时也。”湛大悦。然性怯多疑，心虽善之而未敢发。使术士郑道谦卜之。曰：“不利举事，静则吉。”有林虑令潘子密者，湛之旧人，晓占候之术，潜谓湛曰：“主上当即晏驾，殿下不日登大位矣。”湛欲验其言，拘之内第以候之。又令巫覡卜之，多云不须举兵，自有大庆。湛乃奉诏，令数百骑送济南王至晋阳。但未识济南此去生廷若何，长广王果得大庆否，

且俟下文再讲。

## 第五十五卷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

话说济南初废，帝于太后前涕泣誓言，许以终始相保，决无害意。虽征至晋阳，初意幽之别第，终其天年。归彦等数陈利害，日夜劝帝除之。帝乃遣人密行鸩毒，济南不从，扼而杀之。时年十七岁。其后孝昭颇自愧悔，忽忽若失。有晋阳令史至邺，早行，路遇仪仗甚都，有一王者坐马上，酷似文宣，心甚疑之。有一骑落后，问之，骑曰：“文宣帝也。今往晋阳复仇耳。”倏忽不见。令史归，不敢言。后闻帝疾，谓人曰：“帝必不起。”其时宫中诸厉并作，或歌呼梁上，或叱咤殿中。帝恶之，备行禳魘之事，而厉不止。时有巫者，言天狗下降大内，不利帝躬，乃于其所讲武以禳之。帝自强作精神，乘马射箭。马忽绝缰而奔，有兔从草中窜出，马惊逸，帝坠地绝肋。左右救之，昏迷良久乃苏。扶至宫，发晕数次。太后闻之，来视疾，问曰：“汝征济南至此，今何在？”帝不答。连问，皆不答。太后怒曰：“杀之耶？不用吾言，死其宜矣！”遂不顾而去。一月甲辰，诏以嗣子冲眇，弟长广王湛统兹大宝，遣赵郡王睿至邺征之。又与湛书曰：“百年无罪，汝可以乐处置之，勿效前人也。”是日，殁于晋阳宫。临终，但言恨不见太后山陵。睿至邺，宣帝遗命，使继大统。湛犹疑其诈，使所亲先诣殡所，发而视之，使者复命，乃大喜。驰赴晋阳，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宫，改易禁卫，然后入。癸丑，湛即皇帝位于南宫，是为武成皇帝。大赦，改元大宁。立妃胡氏为皇后，子纬为皇太子，封太子百年为乐陵王。

初，孝昭事太后惟谨，朝夕定省，常得亲欢。武成每多不顺，太后常恶之。孝昭崩，太后思之致疾。又旧时老伴，若恒山楚国游夫人、穆夫人、王夫人等，或随子就封，或已去世。满目非旧，郁郁不乐，故疾势日重，而武成行乐自若，大宁元年四月遂崩，时年六十二岁。五月庚午，合葬于高祖献武之陵，谥曰武明太后。后有大识，高明严断，雅遵俭约，往来外舍，侍从不过十人。性宽厚不妒，高祖姬侍，咸加恩待。高祖尝西讨，方出师，后夜孛生一男一女。左右以危急，请追告高祖。后不许，曰：“王出统大兵，何可以我故轻离军幕。死生命也，来复何为！”高祖闻之，嗟叹称善。弟昭，以功名自达。其余亲属，未尝为请爵位。每言官人以才，奈何以私乱公。先是童谣曰：“九龙母死不作孝。”及后崩，武成不改服，绯袍如故，登高台，置酒作乐。宫女进白袍，帝怒，投诸台下。归彦时在座，请撤乐。帝大怒曰：“何与汝事，敢阻吾兴！”叱之使去。盖帝为高祖第九子，童谣其先验也。初，归彦为孝昭所厚，恃势骄盈，陵侮贵戚。廷臣高元海、毕义云、高乾和常切齿之，因与帝前数言其短，且云：“归彦久掌禁兵，威权震主，必为祸乱。”帝寻其反覆之，迹渐忌之，下密诏，除归彦冀州刺史，令速发，不听入宫。时归彦在家纵酒为乐，经宿尚未之知，至明入朝欲参。门者不纳，曰：“领军已除冀州，无容擅入。”归彦大惊，遂即拜退。群臣莫敢与语。七月，归彦至冀州，大怀怨望，欲待帝如邺，乘虚入晋阳。其郎中令吕思礼密告于朝，帝诏大司马段韶、司空娄睿讨之。归彦闻有军至，将讨己罪，即闭城拒守。长史宇文仲鸾不从，杀之。乃自称大丞相，有众四万。朝廷闻其拒守不下，以尚书封子绘，冀州人，其祖父世为本州刺史，得人心。使乘传至信都，巡于城下，谕吏民以祸福，于是降者相继。城中动静，小大皆知之。归彦自

料必败，登城大呼曰：“孝昭皇帝初崩，六军百万，悉在臣手。投身向邺，奉迎陛下，当时不反，今日岂反耶？正恨元海、义云、乾和等诳惑圣聪，嫉忌忠良，逼臣至此。陛下若杀此三人，臣即临城自刎。”既而城破，单骑奔走，至交津被执，锁之送晋阳。乙未，载以露车，衔木面缚，刘桃枝临之以刃，击鼓随之，并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。又以归彦在文宣时，谮杀清和王岳，以其家良贱百口悉赐岳家。赠岳太师。丁酉，以段韶为太傅，娄睿为司徒，平阳王淹为太宰，斛律光为司空，赵郡王睿为尚书令，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。命封子绘行冀州事，人民始安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北有突厥一部，其君木杆可汗。自蠕蠕衰弱，突厥日强，周人欲结之以伐齐。许纳其女为后，遣御伯大夫杨荐往结之。齐人闻之惧，亦遣使求婚于突厥，赂遗甚厚。木杆贪齐币重，欲执荐送齐。荐知之，责木杆曰：“我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，蠕蠕部落数千来降，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，以快可汗之意。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，独不畏鬼神乎！”木杆惨然良久，曰：“君言是也，吾意决矣。当相与共平东贼，然后送女。”荐归复命。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，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。戊子，忠将步骑一万，与突厥自北道伐齐；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，自南道出平阳，期会于晋阳城下。忠进，拔齐二十余城。齐人守陁岭之隘，忠击破之。突厥木杆以十万骑来会，自恒州三道俱入。时大雪数旬，南北千余里，平地数尺。时齐主在邺闻之，恐并州有失，倍道赴晋阳，令斛律光将步骑三万屯平阳，以为声援。己未，周师逼晋阳，突厥从之，声势甚盛。齐主惧，戎服率宫人欲东走避之。赵郡王睿、河间王孝琬叩马谏曰：“陛下勿畏，有臣等在，足以御贼。”孝琬请委睿处分，必得严整。帝从之，命六军进止，皆受睿节度，而使段韶总之。

睿本高祖侄，赵郡公永实之子。幼孤，聪慧夙成，为高祖所爱。养于宫中，令游夫人母之，恩逾诸子。年四岁，未尝识母。其母魏华山公主，与楚国夫人郑氏为姑舅姊妹。一日，宫人领了来至飞仙院游玩。郑夫人抱诸膝，戏谓之曰：“你是我姨之儿，何倒认游娘为母？”睿愕然问故。夫人悉告所以，且曰：“此事大王不许与你说，待你长成，然后去认亲母。”睿默然下泪，回宫，思念不已，遂失精神。高祖疑其感疾，睿曰：“儿无疾，欲识我生耳。”乃迎华山公主至宫，与之相见。睿趋膝下跪拜，抱住大哭。公主亦泣。自后，高祖常令往来无间。母有疾，昼夜侍床前不去。及母没，哀戚毁形，不茹荤者三载。人称其孝。高祖尝谓平秦王曰：“此儿至性过人，吾子皆无及者。”文宣时，尝为定州刺史，领兵监筑长城。时遇炎天，屏盖障，亲与军人同劳苦，或以冰进，却不用，曰：“三军皆热，吾何独进寒冰？”人皆感悦。以故军士受睿节制，莫不踊跃争奋。睿部分既定，乃请齐主登北城观战。军容整肃，敌人望之失色。突厥咎周人曰：“尔言齐乱，故来伐之。今齐人眼中亦有铁，何可当耶？”周人以步卒为前锋，从西山下，鼓勇而前。去城二里许，诸将咸欲进击之，韶曰：“步卒力势，自当有限。今积雪既厚，逆战非便，不如坚陈以待之。彼劳我逸，破之必矣。”既至，齐悉其锐兵，鼓噪而出，突厥震骇，引兵上山，不肯战。周师遂大败，弃营而遁。突厥引兵出塞，纵骑大掠，自晋阳以往七百余里，人畜无遗。段韶追之不敢逼。突厥还至陁岭，地冻滑不可走，乃铺毡以度。马皆寒瘦，膝以下毛尽落。北至长城，马死且尽。截稍杖之以归。达奚武至平阳，未知忠已败走，犹进兵不

已。斛律光与书曰：“鸿鹄已翔于寥廓，罗者犹视于沮泽，尔何不知进退耶？”武得书，知北道兵已败，亦还。光逐之，入周境，获二千余口以归。光见帝于晋阳，帝以新遭大寇，抱光头而哭。任城王湝进曰：“何至于此，陛下苟无忘今日，平西贼不难。”乃收泪而止。初，显祖之世，周人常惧齐兵北渡，每至冬月，守河椎水以守。及武成即位，嬖幸用事，朝政渐紊，齐人反椎兵以备周兵之逼。斛律光叹曰：“国家常有并吞关、陇之志，今日至此，而唯玩声色乎！”

且说齐主志图苟安，不以军国为事，性又懦怯，周师虽退，犹虞复来，妨其为乐之事，因问计于群臣曰：“吾欲与周通好，永息干戈，未识周其许我乎？”侍中和士开曰：“臣有一策，可使宇文护感恩听命。”武成急问何策，开曰：“昔日护奔关中，其母阎氏及姑宇文氏并留晋阳，皆被幽禁，至今尚羁中山宫内。臣闻边人云，护为宰相后，每遣间使入齐，访求其母消息。若示以通好之意，许归其母，有不乐从者哉？且其母与姑在彼则重，住此不过一老姬耳，不久将归地下，何关轻重？”帝以为然，乃遣使者至玉壁，求通互市，微露护母尚在，通好则归。护闻之大喜，密托勋州刺史韦孝宽致书齐朝，欲申盟好。齐乃先遣其姑归国，为阎氏作书寄护。其书曰：

吾年十九入汝家，今已八十矣。凡生汝辈一男一女。今日眼下不见一人，兴言及此，悲缠肌骨。幸属千载之运，逢大齐之德，矜老开恩，许得相见。今寄汝小时所著锦袍一领，宜自检看。禽兽草木，母子相依。吾有何罪，与尔分隔？今复何福，还获见汝？言此悲喜，死而更苏。世间所有，求皆可得。母子异国，何处可求？假汝贵极王公，富过山海，不得一朝暂见，不得一日同处，寒不得汝衣，饥不得汝食，汝虽穷荣极盛，光耀世间，汝何用为，于吾何益？吾今日之前，汝既不得申其供养，事往何论。今日以后，吾之残命，唯系于汝。尔戴天履地，中有鬼神，勿云冥昧而可欺负。

护得书，捧之涕泣，悲不自胜。亦以书报母云：

区宇分崩，遭遇灾祸，远离膝下，忽忽三十五年。受形禀气，皆知母子，谁同萨保，如此不孝！子为公侯，母为俘隶。暑不见母暑，寒不见母寒。衣不知有无，食不知饥饱。混如天地之外，无由暂闻。昼夜悲号，继之以血。分怀冤酷，终此一生，冀奉见于泉下耳。不谓齐朝解网，惠以德音。摩敦、四姑，已蒙礼送。初闻此旨，魂胆飞越，号天叩地，不能自胜。草木有心，禽鱼感泽。况在人伦，而敢不铭戴齐朝霁然之恩。既已沾洽，有家有国，信义为本。伏度来期，已应有日。一得奉见慈颜，永毕生愿。生死骨肉，岂过今恩。负山戴岳，未足胜荷。伏纸呜咽，言不宣心。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，年岁虽久，宛然犹识，对此益抱悲泣耳。

齐人留护母，使更与护书，邀护重报。往返数次，护徒以卑词致乞。

时段韶拒突厥于塞下，齐主使人以护书示之，问其可否。韶作书报曰：

周人反覆，本无信义，比晋阳之役，其事可知。护外托为相，其实主也。既为母请和，不遣一介之使到此来求，而徒作哀怜之语，形诸楮墨，其情可知。若据移书，即送其母，恐示之以弱。得母之后，彼必益无忌惮。为今之计，不如且外许之，待和亲坚定，然后遣之未晚。

齐主得书，犹豫未决。

时又传言木杆可汗以前攻晋阳不得志，谋与周兵再举伐齐。齐主大惧，急欲与周通好，以免干戈之扰。因不待周使来迎，即送其母归。阎氏至周，举朝称庆，周主为之大赦。护与母睽隔多年，一朝聚处，凡所资奉，穷极华盛。每四时伏腊，武帝率宗室亲戚至其家，行家人礼，称觞上寿。尊荣之典，

---

罗者——捕鸟之人。

区宇——疆域。

振古未闻。俄而，突厥留屯塞北，更集诸部兵，遣使告周，欲与共击齐，如前所约。护因新得其母，未欲东伐，又恐负突厥约，更生边患；不得已，征二十四军及散隶，及秦、陇、巴、蜀之兵，并羌夷内附者凡二十万人，率以伐齐。但未识周师之出，胜负若何，且听下卷分割。

## 第五十六卷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

话说宇文护惧违突厥之意，出师伐齐。周主授护斧钺，亲劳军于沙苑。护军至潼关，遣大将尉迟迥帅精骑十万为前锋，趋洛阳；大将权景宣帅山南之兵，趋悬瓠；少师杨攸出轹关；亲率大军屯弘农。命齐公宪、达奚武、都督王雄军于邙山。齐主震恐，悔不听段韶之言。乃遣兰陵王长恭、大将军斛律光救洛阳，太尉娄睿拒杨攸。攸出轹关，恃勇深入，军不设备。娄睿将兵奄至，大破其军。攸被执，遂降。权景宣围悬瓠，豫州刺史王士良、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。尉迟迥等围洛阳，为土山地道以攻之。城中守御甚固，三旬不克。护命诸将堑断河阳之路，以遏救兵，引师共攻洛阳。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，唯堑候而已。兰陵王斛律光畏周兵之强，未敢遽进。齐主召段韶，谓曰：“洛阳危急，今欲遣公救之。但突厥在北，复须镇守，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北虏侵边，事等疥癣，不足为国深害。今西邻闚逼，乃腹心之病，请奉诏南行。”齐主曰：“朕意亦尔。”韶乃率精骑一千发晋阳，星夜赶行，五日济河行近洛阳，与诸军会。值连日阴雾，乃帅帐下三百骑，与诸将登邙坂观周军形势。至太和谷，与周军遇，韶即驰告各营，迫集骑士，结阵以待之。韶为左军，兰陵王为中军，光为右军。周人不意其至，皆恟惧。韶遥谓周人曰：“汝宇文护才得其母，遽来为寇，何也？”周将曰：“天遣我来，有何可问！”韶曰：“天道赏善罚恶，当遣汝送死来耳。”周将曰：“吾不与汝斗口，特与汝斗战耳。”乃以步兵在前，上山迎战。韶命军士且战且却以诱之，待其力弊。然后下马共击，冲坚陷锐，万众齐奋。周师大败，一时瓦解，主将禁之不能止，投溪坠谷，死者无数。兰陵王以五百骑突入周军，所向披靡，遂至洛阳城下，呼门求入。城上人弗识，乃免胄示之面，始开门纳之。城上欢呼震地。周师在城下者亦解围遁去，委弃营幕，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，军资器械弥满川泽。唯齐公宪、达奚武及王雄在后，勒兵拒战。王雄驰马冲斛律光阵，光退走，左右皆散，唯余一奴一矢。雄按稍刺之，不及光者丈余，谓光曰：“吾惜尔不杀，当生擒尔去见天子。”光回身反射，中雄额。雄抱马走，至营而卒。军中益惧，齐公宪拊循督励，众心少安。至夜，收军欲待明更战，达奚武曰：“洛阳军败，人情震骇，若不乘夜速还，明日欲归不得。武在军久，备见形势，公年少未经事，岂可以数营士卒，委之虎口乎？”乃还。权景宣亦弃豫州还。齐主亲至洛阳劳军，以段韶为太宰，斛律光为太尉，兰陵王为尚书令。兰陵王，文襄第四子，姬荀氏翠容所出。荀氏本尔朱后婢，性慧巧，年十四，常侍献武，后疑其与献武有私，欲置之死。献武送之娄后处养之。娄以其眼秀神清，日后必生贵子，乃赐文襄为妾，而生兰陵。美丰姿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每临阵，恐无以威敌，带面具出战，匹马直前，万人辟易。是役也，功最著。奏凯后，齐人作兰陵王乐以荣之。

再说周杨忠引兵出沃野，应接突厥。军粮不给，诸军忧之，计无所出。乃招诱稽夷，宴其酋长于军中，诈使河州刺史王杰，勒兵鸣鼓而至，曰：“大冢宰已平洛阳，欲与突厥共讨稽夷之不服者。”酋长皆惧。忠尉谕而遣之曰：“速以粮助大军，保无他害。”于是诸夷相率馈输，军赖以给。后闻周师罢归，忠亦还。越一年，周又遣齐公宪，将兵围齐宜阳，筑崇德等五城，以绝

闚(ku ,音亏)——同“窥”。监视、窥探。

恟(xi ng,音凶)——忧惧。

粮道。斛律光将步骑三万救之，筑统关、丰化二城，以通宜阳运粮之路。当时，周、齐争宜阳，大小数十战，互有胜负。韦孝宽谓其下曰：“宜阳一城之地，不足损益。两国争之，劳师弥年。彼若有智谋之将，弃崤东，图汾北，我必失地。今宜速于华谷、长秋二处筑城，以杜其意。脱其先我为之，后悔无及。”乃画地形以陈于护。护谓使者曰：“韦公子孙虽多，数不满百。汾北筑城，遣谁守之？”事遂不行。光果以争宜阳不若图汾北，遂于阵前遥谓孝宽曰：“宜阳小城，久劳争战。今既舍彼，欲于汾北取偿，幸勿怪也。”孝宽曰：“宜阳，尔邦之要冲；汾北，我国之所弃。我弃尔取，其偿安在？君辅翼人主，位望隆重。不抚循百姓，而极武穷兵，苟贪寻常之地，涂炭疲弊之民，窃为君不取也。”光进围定阳，筑南汾城以逼之。孝宽释宜阳之围，以救汾北。光与战，大破之，遂筑十三城于西境。马上以鞭指画而成。拓地五百里，而未尝伐功。齐公宪督诸将拒齐师，段韶、兰陵王引兵袭破其军，唯定阳一城犹为周守。进而围之，刺史杨敷固守不下。韶屠其外城，内城将拔，而韶忽卧病，因谓兰陵王曰：“此城三面重涧，皆无走路，唯虑东南一道耳。贼必从此出，宜简精兵专守之，此必成擒。”兰陵乃令壮士千余人，伏于东南涧口。城中粮尽，齐公宪来救，惮韶不敢进。敷突围夜走，伏兵起而擒之，尽俘其众，遂取周汾州及姚襄城。斛律光又与周师战于宜阳，取周建安等四戍，捕虏千余人而还。

护兵屡败，归朝后，与诸将稽首谢罪。周主仍慰劳之，下诏：“大冢宰晋国公，亲则懿昆，任当元辅，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，并不得称公名。”护大悦。周主深知二兄之死，皆为护弑，常惧及祸，故即位以后，深自晦匿，事无巨细，皆令先断。后闻生杀黜陟，一无关预，于左右近习前，屡称其忠不置。护闻之大安，异志少息。先是文帝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，总属相府。文帝歿，皆受晋公护处分。凡所征发，非护命不行。护第屯兵侍卫，盛于宫阙。诸子僚属皆贪残恣横，士民患之。护常问下大夫庾季才曰：“比日天道何如？”季才曰：“荷恩深厚，敢不尽言。顷上台有变，公宜归政天子，请老私门。此则享期颐之寿，受旦奭之美，子孙常为藩屏。不然，非复所知。”护沉吟久之，曰：“吾本志如此，但辞未获免耳。公既王官，可依朝例，无烦别参寡人也。”自是疏之。

卫公直，帝之母弟，深昵于护，及沌口之败，坐免官，由是怨护，劝帝诛之，冀代其位。帝谋之宇文孝伯，孝伯与帝同日生，幼相同学。及即位，欲引置左右，托言欲与孝伯讲习孝经，故护弗之疑也。孝伯亦劝诛护。又中大夫宇文神举、下大夫王轨皆与帝同心，欲共诛之。计乃定。帝每见护于禁中，常行家人礼。太后赐护坐，帝立侍于旁，绝无忤意。一日，护自同州还长安。帝御文安殿见之，引护入谒太后，蹙额谓之曰：“太后春秋高，颇好饮酒，虽屡进谏，未蒙垂纳。兄今入朝，愿更启请。”因出怀中《酒诰》授之，曰：“愿兄以此谏太后，太后必听。”护诺而入，见太后，如帝所戒，向前起居毕，曰：“愿有闻于太后。”执卷读之。读未竟，帝猝起不意，以

---

懿昆——皇亲的后裔。

期颐之寿——古代指百的岁数。

旦奭（shì，音是）之美——旦，指周公旦；奭，指召公奭；二人均是周初功臣。这里是说能得到像名臣周公旦，召公奭一样的美誉。

玉珽自后击之。护不及防，遂踣于地。此亦天意使然，护恶已满，一击适破其脑，血涌如泉，顿时闷绝。太后愕然，左右大骇。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。泉惶惧，斫不能伤。卫公直匿户内，跃出斩之。神举等候门外，闻内有变，急趋入，见护已死，皆额首称贺，谓帝曰：“急收其党。”帝乃召宫伯张孙览等，告以护已诛，令收其子弟家属，又其党侯龙恩等数人，于殿中杀之。

初，龙恩为护所亲，护杀赵贵等皆与其谋。其从弟仪同侯植谓龙恩曰：“主上春秋既富，安危系于数公，若多所诛戮，以自立威权，岂惟社稷有累卵之危，恐吾宗亦缘此而败，兄安得知而不言？”龙恩不能从。植又乘间言于护曰：“明公以骨肉之亲，当社稷之寄。愿推诚王室，拟迹伊、周，则率土幸甚。”护曰：“吾誓以身报国，卿岂谓吾有他志耶？”阴忌之。植以忧卒。及护败，龙恩诛，周主以植为忠，特免其子孙。齐公宪为护所亲任，赏罚之际，皆得参预。护欲有所陈，多令宪奏。其间或有可否，宪恐主相嫌隙，每曲而畅之。帝亦察其心。及护死，召宪入，宪免冠谢罪。帝慰勉之，使往护第收兵及诸文籍，杀膳部下大夫李安。宪曰：“安出自皂隶，所典庖厨而已，未足加戮。”帝曰：“汝不知耳，世宗之崩，安所为也。”帝阅护书记，有假托符命，妄造异谋者，皆坐诛。唯得庾季才书两纸，极言纬候灾祥，宜返政归权。叹以为忠，赐粟三百石，帛二千段，迁大中大夫。丁巳，大赦，改元。以尉迟迥为太师，窦炽为太傅，李穆为太保，宪为大冢宰，直为大司徒，陆通为大司马，辛威为大司寇，神举为大司空，孝伯、王轨并加仪同三司、车骑大将军。齐公宪虽迁冢宰，实夺之权。又谓宪侍臣裴文举曰：“昔魏末不纲，我太祖辅政。及周室受命，晋公复执大权。积习生常，愚者咸谓法应如是，岂有年三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？诗云：‘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’一人为天子也。卿虽陪侍齐公，不得遽同，为臣欲死千所，事宜辅以正道，劝以义方，辑睦我君臣，协和我兄弟，勿令自致嫌疑。”文举退，以帝言白宪。宪指心抚几曰：“吾之夙心，公宁不知？但当尽忠竭节耳，知复何为？”卫公直心贪狠，意望大冢宰，既不得，殊怏怏，更请为大司马，欲据兵权。帝揣知其意，曰：“汝兄弟长幼有序，岂可反居下列？”由是用为大司徒。庚寅，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。帝自是亲揽万几，大权独擅。赏功罚罪，悉秉至公，虽骨肉无所宽借。群臣畏法奉上，而朝政一新。或有功之伐齐者，帝曰：“我岂忘之？但齐主虽懦，旧臣宿将犹在。况我初政未遑，兵力尚弱，且待内治有余，外敌自灭。与其取果于未熟，不若取果于既落之为易也。”遂敕边将，谨守疆界，勿遽生事。由是两河之民，少得休息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武成为帝，好呢小人，倦理政事。始因周师再来，犹寄腹心于旧臣，稍知畏勉。既而外患不至，四境少安，遂恃为无恐。嬖幸日进，大肆淫乐。有嬖臣和士开者，自帝为长广王时，以善握槊、弹琵琶有宠，辟为开府参军。及即位，累迁给事、黄门侍郎，或外视朝，或内宴赏，须臾之间，不得不与士开相见。尝在宫累日不归。一入数日，才放一还，俄顷即遣骑督赴。宠爱之私，日隆一日。前后赏赐，不可胜记。士开每侍左右，奸谄百端，言辞容止，极其鄙褻，以夜继昼，无复君臣之礼。常谓帝曰：“自古帝王，尽为灰

---

玉珽（tǐng，音挺）——玉笏。

伊、周——伊尹、周公。二人为商、周时的辅命大臣。

“诗云”句——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。

土。尧、舜、桀、纣，竟复何异？陛下宜及少壮，极意为乐，纵横行之。一日取快，可敌千年。国事尽付大臣，何虑不办，无为自勤约也。”帝大悦。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，元文遥掌财用，唐邕掌外骑，冯子琮、胡长粲掌东宫。三四日一视朝，对群臣略无所言，书数字而已。须臾罢入。

先是乐陵王百年，孝昭时立为太子，帝素忌之。今虽退居藩位，疑其心怀怨望，留之必为异日之患。百年亦觉帝意，每事退抑，常托病不朝，故得苟延旦夕。时有白虹围日，再重赤星昼见。太史令奏言不利于国，帝欲襏免其殃，思杀百年以厌之。乃嘱其近侍之臣，密伺其短，纤悉必报。一日，百年习书，偶作数“敕”字。宫奴贾德胄封其奏上，帝大怒，使召百年。百年自知不免，泣谓妃斛律氏曰：“帝欲杀我久矣，此行恐不复相见。”因割带玦与之，曰：“留此以为遗念。”妃涕泣受命。遂入。但未识百年此去吉凶若何，且听后卷细说。

## 第五十七卷 和士开秽乱春宫 祖孝征请传大位

话说乐陵王入宫，见帝于凉风堂。帝使书“敕”字，与德胄所奏字迹相似，大怒曰：“尔书‘敕’字，欲为帝耶？”喝左右乱捶之，又令曳之绕堂行，且曳且捶。所过血皆遍地，气息将尽，乃斩之。弃诸池中，池水尽赤。其妃闻之，把袂哀号，昼夜不绝声。月余亦卒，袂犹在手，拳不可开。父光攀之，其手乃开。中外哀之。

却说士开常居禁中，出入卧内，妃嫔杂处，虽帝房帏之私，亦不相避，胡后遂与之通。帝宿别宫，后即召与同卧，甚至白日宣淫，宫女旁列不顾。或帝召士开，后与之同来，帝不之疑也。一日，帝使后与士开握槊于殿前，互相笑乐。河南王孝瑜进而谏曰：“皇后天下之母，岂可与臣下接手？”后及士开皆不乐而罢，因共设之。士开言孝瑜奢僭，山东唯闻河南王，不闻有陛下。帝由是忌之。后又言孝瑜与尔朱御女私语，恐有他故。帝益怒。未几，赐宴宫中，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。孝瑜体肥大，腰带十围，醉不能起。帝使左右载以出，鸩之车中。至西华门，烦躁投水而绝。诸王侯在宫中者，莫敢发声。唯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。

文宣后自济南被废，退居昭信宫。一日，帝往见之，悦其美，逼与之私。后不从。帝曰：“昔二兄以汝为大兄所污，故奸大嫂以报之。汝何独拒我耶？”后曰：“此当日事。今我年已长，儿子绍德渐大，奈何再与帝乱！”帝曰：“若不许我，当杀汝儿。”后惧从之，遂有娠。绍德至阁，不与相见。绍德愠曰：“儿岂不知‘家家’腹大，故不与我相见耶！”呼母为‘家家’，盖鲜卑语也。后闻之大惭，由是生女不举。帝横刀诟曰：“汝杀我女，我何得不杀汝儿！”召绍德至，对后斩之。后大哭。帝愈怒，裸后赤体，乱挝搯之。后号天不已。盛以绢囊，流血淋漓，投诸渠水，良久乃苏，命以犊车一乘，载送妙胜寺为尼。人谓此文宣淫乱之报云。

再讲齐臣中有祖珽者，字孝征，性情机警，才华赡美，少驰令誉，为当世所推。高祖尝口授珽三十六事，出而疏之，一无遗失，大加奖赏。但疏率无行，不惜廉耻。好弹琵琶，自制新曲，招城市少年游集诸娼家，相歌唱为乐。曾于司马世云家饮，偷藏铜叠三面。厨人请搜诸客，于珽怀中得之，见者皆以为耻，而珽自若。所乘老马一匹，常称骊驹。私通邻妇王氏，妇年已老，人前呼为娘子。裴让之嘲之曰：“策疲老不堪之马，犹号骊驹；奸年已耳顺之妇，尚呼娘子，卿那得如此怪异！”于是喧传人口，尽以为笑。高祖宴群僚，于坐上失金叵罗，窦泰疑珽所窃，令饮客皆脱帽，果于珽髻上得之，高祖未之罪也。后为秘书丞，文襄命录《华林遍略》。珽以书质钱樗蒲，文襄杖之四十。后又诈盗官粟三千石，鞭二百，配甲坊。会并州定国寺成，高祖谓陈元康曰：“昔作《芒山寺》碑文，时称妙绝。今《定国寺碑》，当使谁作也？”元康因荐珽才学，并解鲜卑语。乃给笔札，使就配所具草。二日文成，词采甚丽。高祖喜其工而且速，特赦其罪。文宣即位，以为功曹参军，每见之，常呼为贼。然爱其才，虽数犯刑宪，终不忍弃，令直中书省。武成未即位时，珽为胡桃油献之，且言：“殿下有非常骨法，臣梦殿下乘龙升天，

铜叠——铜制的碟子。

叵罗——古代酒器。

樗(ch, 音出)蒲——古代的一种赌博游戏。

不久当登大宝。”武成曰：“若然，当使卿大富贵。”既即位，擢拜中书侍郎，迁散骑常侍，与和士开共为奸谄。帝宠幼子琅琊王俨，拜为御史中丞。先是中丞旧制体统最重，其出也，千步外即清道，与皇太子分路而行，王公皆遥住车马以待其过。倘或迟违，则赤棒棒之。虽敕使不避。自迁邺后，此仪遂废。帝欲荣宠琅琊，乃使一依旧制。尝同胡后于华林门外张幕，隔青纱步障观之。琅琊仪仗过，遣中贵驰马，故犯其道，赤棒棒之。中贵言奉敕，赤棒应声碎其鞍，马惊人坠。帝大笑以为乐。观者倾京邑。后尝私谓士开曰：“太子愚懦，吾欲劝帝立琅琊代之，卿以为可否？”士开曰：“臣承娘娘不弃，得效枕席之欢。然帝与太子，须要瞒过他。太子愚懦易欺，琅琊王年虽幼，眼光奕奕，数步射人，向者暂对，不觉汗出。他日得志，必不容臣与娘娘永好也。”后乃止。祖珽虽为散骑常侍，位久不进，思建奇策，以邀殊宠，因说士开曰：“君之宠幸，振古无比。但宫车一日晏驾，君何以常如今日？”士开因从问计，珽曰：“君今日宜说主上，云文襄、文宣、孝昭之子，俱不得立者，皆未早为之图也。今宜使皇太子早践大位，以定君臣之分。帝为太上皇，以握大权。如此，根本既固，万世不摇。帝必以君言为是，若事成，中宫少主必皆德君，此万全计也。君且微说主上，令其粗解，珽当自外上表论之。”士开许诺。会有彗星见，太史令奏称，彗者除旧布新之象，今垂象于天，当有易主之事。珽于是上表言：陛下虽为天子，未为极贵。宜传位太子，以上应天道，则福禄无穷。并上魏显祖禅位于子故事。帝遂从之。丙子，使太宰段韶持节奉皇帝玺绶，传位于太子纬。纬遂即帝位于晋阳宫。大赦，改元天统，立妃斛律氏为皇后。于是群臣上帝尊号为太上皇帝，军国大事咸以闻。使黄门侍郎冯子琮、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，出入禁中，专典敷奏。子琮，胡后之妹夫也，故有宠。祖珽拜秘书监，加仪同三司，大被亲幸，见重二宫。河间王孝琬痛孝瑜之死，祸由士开，常怨切骨，为草人而射之。士开闻其怒，谮于上皇曰：“草人以拟圣躬也。又前日突厥至并州，令以兵拒，孝琬脱兜鍪抵地曰：‘我岂老姬，须着此物！’此亦言大家懦弱如老姬也。又外有谣言云：‘河南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端金鸡鸣。’河南北者，河间也。孝琬将建金鸡而大赦，非为帝而何？陛下不可以不防。”上皇颇惑之。会孝琬得佛牙一具，置之第内，黑夜有光，喧传为神。上皇责其妖妄，使搜第中，得镇库稍幡数百，指为反具，收其宫属讯之。有姬陈氏者，素无宠，诬孝琬云：“常挂至尊像而哭之，其实文襄像也。”上皇大怒，使武卫倒鞭挝之。孝琬呼叔，上皇曰：“何敢呼我叔？”孝琬曰：“臣献武皇帝之嫡孙，文襄皇帝之嫡子，魏孝静皇帝之嫡甥，何为不敢呼叔！”上皇愈怒，命左右乱挝，折其两胫而死。安德王延宗哭之，泪尽出血。又为草人而鞭之曰：“何故杀我兄？”其奴告之。上皇召延宗，覆之于地，以马鞭鞭之二百，几死。

初，上皇许祖珽有宰相才，欲迁其官，既而中止。珽疑彦深、文遥、士开等阻之，欲去此三人，以求宰相。乃疏三人罪状，令黄门侍郎刘逖奏之。逖惧三人之权，不敢通。彦深等闻之，先诣上皇自陈，上皇怒，执珽诘之。珽陈三人朋党害政，卖官鬻狱事，且言：“宫中取人女子，皆士开所诱，致陛下独受恶名。”上皇曰：“尔乃诽谤我。”珽曰：“臣不敢诽谤陛下，陛

---

体统——体制，规矩。

中贵——显贵的皇帝侍从宦官。

兜鍪（móu，音谋）——古代战士戴的头盔。

下实取人女。”上皇曰：“我以其饥馑，收养之耳。”珽曰：“何不开仓赈给，乃买入后宫乎？”上皇益怒，以刀环筑其口，鞭杖乱下，将扑杀之。珽呼曰：“陛下勿杀臣，臣为陛下合金丹。”遂得少宽。珽曰：“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。”上皇又怒，曰：“尔自比范增，以朕为项羽耶？”珽曰：“项羽布衣，帅乌合之众，五年而成帝业。陛下借父兄之资，才得至此，臣以为项羽未易可轻。”上皇令左右以土塞其口，珽且吐且言。乃鞭二百，配甲坊，寻徙光州，敕令牢掌。别驾张奉礼恶其为人，谓：“牢者，地牢也。”乃置地牢中，桎梏不使离身，夜以芜菁子为烛，眼为所熏，由是失明。

齐天统二年，上皇有疾，左仆射徐之才善医，治之渐愈。士开欲得其位，乃出之才为冀州刺史，而自迁中书监。俄而上皇疾作，驿追之才，路远不获，即至。欲宣诸大臣入，胡后厌诸大臣居中，碍与士开相亲，遂不召。独留士开侍疾。上皇疾亟，以后事嘱士开，握其手曰：“勿负我也。”遂殁于士开之手。明日，之才至，复遣还州。士开秘丧，三日不发。冯子琮闻其故，士开曰：“献武、文襄之丧，皆秘不发。今至尊年少，恐王公有二心者，意欲尽追集凉风堂，然后议之。”时士开素忌赵郡王睿及领军娄定远，子琮恐其矫遗诏出睿于外，夺定远禁兵，乃说之曰：“大行皇帝先已传位于今上，群臣百工，受至尊父子之恩久矣。但令在内贵臣，无一改易，王公岂有异志？世异事殊，岂得与霸朝相比？且公严闭宫门，已数日矣。升遐之事，行路皆传。久而不举，恐有他变。”士开惧，乃发丧。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，大赦天下。少帝以士开受顾托之命，深委任之，威权益重，人皆侧目。独赵郡王以宗室重臣，常与之抗，深恶其所为，乃与冯翊王润、安德王延宗、大臣娄定远、元文遥等，皆言于后主，请出士开于外。后主以告太后，太后不许。一日，太后宴朝贵于前殿。睿面陈士开罪恶，且言：“士开先帝弄臣，城狐社鼠，受纳货赂，秽乱宫掖，臣等义难杜口，冒死陈之。”太后曰：“先帝在时，王等何不言，今日欲欺孤寡耶？且饮酒，毋多言。”睿词色俱厉，安吐根曰：“赵王之言实忠于国，不出士开，朝野不安。”太后曰：“异日论之，王等且散。”睿等或投冠于地，或拂衣而起。明日，睿率诸王大臣复诣云龙门，令文遥入奏。三返，太后不听。左丞相段韶使胡长粲传太后言曰：“梓宫在殡，事太匆匆，欲王等更思之。”睿等遂各拜退。长粲复命，太后曰：“成妹母子家者，兄之力也。”

士开自被劾后，不便留禁中，太后乃召之入，使以危言恐帝曰：“先帝于群臣之中，待臣最厚。陛下谅阴始尔，大臣皆有觊觎。今若出臣，正是剪陛下羽翼，使主势日孤于上，彼得弄权于下也。今宜谓睿等云：‘文遥与臣，并为先帝任用，岂可一去一留？宜并用为州。’今且出纳如旧，待过山陵然后遣行，彼亦再无他说矣。”帝从之，以告睿等，睿等皆喜。乃以士开为兖州刺史，文遥为西兖州刺史。葬毕，睿促士开就路。太后欲留过百日，睿不可。数日之内，太后屡为睿言，且缓士开之行。睿执如故。有中贵知太后密旨者，谓睿曰：“太后意既如此，殿下何苦违之？”睿曰：“吾受委不轻，今嗣主幼冲，岂可使邪臣在侧？若不以死争之，何面戴天！”乃戒门者勿纳士开。更见太后，极口言之。太后令酌酒赐睿，睿正色曰：“今论国家大事，非为卮酒。”言讫遽出。士开知睿意难回，而定远贪利易惑，因载美妇珠帘送于定远，登堂谢曰：“诸贵欲杀士开，蒙王大力，得全微命，用为方伯。

---

芜菁子——芜菁，蔬菜名，俗称大头菜。

今当奉别，谨上美女二名，珠帘一具，少酬大德。”定远喜，谓士开曰：“欲还入否？”士开曰：“在内久不自安，今得迁外，本志已遂，不愿更入。但乞大王保护，长为大州刺史足矣。”定远信之，送至门。士开曰：“今当远行，愿得一辞二宫。”定远遂与入朝。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，因奏曰：“先帝一旦登遐，臣愧不能自死。观诸贵意，欲使陛下不得保其天位。臣出之后，必有大变，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！”因伏地恸哭。帝及太后皆泣，问计安出。士开曰：“臣已得入，复何所虑，正须数行诏书耳。”帝从之，乃下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，严责赵王睿以不臣之罪。举朝震惧。正是：

奸佞一施翻手计，忠良难免杀身危。

未识赵王被责之后，能委曲图存否，且俟后文再说。

## 第五十八卷 琅琊王擅除宵小 武成后私幸沙门

话说赵王以太后不用其言，将复进谏，妻、子咸止之曰：“事关太后，徒拂其怒，谏复何益？”睿曰：“吾宁死事先王，不忍见朝廷颠倒。”拂衣而入，至殿门，又有人谓曰：“殿下勿入，入恐有变。”睿曰：“吾上不负天，死亦无憾。”入见太后。太后复以士开为言，勿使出外。睿执之弥固，太后命且退。出至永巷，武士执之，送入上林园，刘桃枝拉而杀之。睿久典朝政，清介自矢，朝野闻其死，无不呼冤。士开遂为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定远大惧，不唯归其所遗，且以余珍赂之。

且说后主年少，多嬖宠。有宫婢陆令萱者，其夫骆超坐谋叛诛，令萱配掖庭，其子提婆亦没为奴。后主在襁褓，令萱保养之。性巧黠，善取媚，有宠于胡太后，以为女侍中。宫掖之中，独擅威福，封为郡君。幸臣和士开、高阿那肱等，皆为之养子。引提婆入侍，与后主朝夕戏狎，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、武卫大将军。又有宫人穆舍利者，其母名轻宵，本穆子伦婢，后转卖于侍中宋钦道家，私与人通，而生舍利。莫知其父姓，小字黄花。钦道以罪诛，籍其家口，黄花因此入宫。后主爱而嬖之，令萱知其有宠，乃为之养母，封为宏德夫人，赐姓穆氏。先是童谣云：“黄花势欲落，请觞满杯酌。”盖言黄花不久。后主得之，昏饮无度也。黄花以陆为母，故提婆亦冒姓穆氏。一日，后主忽忆祖珽，问其人何在，左右言配光州，乃就流囚中除为海州刺史。珽得释，因遗令萱弟陆悉达书云：赵彦深心腹阴沉，欲行伊、霍事。君姊弟虽贵，岂得平安，何不早用智士耶？悉达为姊言之，令萱颇以为然。士开亦以珽有胆略，欲引为谋主，乃弃旧怨，言于帝曰：“襄、宣、昭三帝之子，皆不得立。今至尊独在帝位者，祖孝征之力也。人有大功，不可不报。孝征心行虽薄，奇略出人，缓急可使。且其目已盲，必无反心，请复其官。”后主从之，召为秘书监。士开与胡长仁不睦，谮之后主，出为齐州刺史。长仁怨愤，谋遣刺客杀士开。事觉，欲治其罪。士开以帝舅疑之，谋于珽。珽引汉文帝诛薄昭故事，遂遣使就本州赐死。

琅琊王俨素恶士开、提婆专横，形于词色。二人忌之，奏除俨为太保，余官悉解，出居北宫。五日一朝，不得时见太后。俨益不平。时御史王子宜、仪同高舍洛、中常侍刘辟疆共怨士开，因说俨曰：“殿下被疏，正由士开间构，何可出北宫，入民间也！”俨因思不杀士开，无以泄忿，乃谓冯子琮曰：“士开罪重，儿欲杀之，姨夫能助我乎？”子琮素附士开，然自以太后亲属，士开每事不让，心常忿之，思欲废帝而立俨，因对曰：“殿下欲杀士开，足洗宫闈之耻，敢不竭力！”俨乃令王子宜上表，弹士开罪，请禁推。子琮杂他文书上之，帝不加审省，概可其奏。俨见奏可，谓领军匡狄伏连曰：“奉敕，令领军收士开。”伏连以告子琮，且请复奏。子琮曰：“琅琊受敕，何必更奏！”伏连信之，发京畿军士伏于神武门外。次早士开依常早参，门者不听入，伏连前执其手曰：“今有一大好事，御史王子宜举公为之。”士开问何事，伏连曰：“有敕令公向台。”因令军士拥之而行，至台，俨喝左右斩之。士开方欲有言，头已落地。俨本意唯杀士开，入朝谢罪。其党惧诛，共逼之曰：“事已如是，不可中止，宜引兵入宫，先清君侧之恶，然后图之。”俨遂帅京畿军士三千人，屯千秋门。后主闻变，怒且惧，使桃枝将禁兵八十

汉文帝诛薄昭——薄昭，汉薄太后之弟，文帝之舅，文帝时为大将军，因杀汉使者，按律自杀。

召伾。桃枝遥拜，伾命反缚，将斩之，禁兵散走。帝又使冯子琮召伾，伾辞曰：“士开比来实合万死，谋废至尊，荆家家发为尼，臣为是矫诏诛之。尊兄若欲杀臣，不敢逃罪，若舍臣，愿遣姊姊来迎，臣即入见。”姊姊，谓陆令萱也。伾欲诱出斩之。令萱执刀在帝后，闻之战栗。帝又使韩长鸾召伾，伾将入。刘辟疆牵衣谏曰：“若不斩提婆母子，殿下无由得入。”广宁王孝珩、安德王延宗自西来，曰：“何不入？”辟疆曰：“兵少。”延宗谓伾曰：“昔孝昭杀杨遵彦，不过八十人。今有众数千，何谓少！”伾不能决。孝珩谓延宗曰：“此未可与同死。”遂去之。后主召伾不入，泣谓太后曰：“有缘复侍家家，无缘永别。”急召斛律光。伾亦召之。光闻伾杀士开，抚掌大笑曰：“龙子所为，固自不凡。”入见帝于永巷，帝率宿卫者步骑四百，授甲将出战。光曰：“小儿辈弄兵，与交手即乱。鄙谚云：‘奴见大家心死。’至尊宜自至千秋门，琅琊必不敢动。”帝从之，光步随及门，使人走出连呼曰：“大家来！大家来！”伾众骇散。帝驻马桥上，遥呼之。伾犹不进。光步近，谓伾曰：“天子弟杀一夫，何所苦？”执其手，强引之前，请于帝曰：“琅琊王年少，肠肥脑满，轻为举措，稍长自不复然，愿宽其罪。”帝拔伾所带刀钗，筑其头，欲下者数次，良久乃释。收庾狄伏连、高舍洛、王子宜、刘辟疆支解之，暴其尸于都街。帝欲尽杀王府文武官吏，光曰：“此皆勋贵子弟，诛之恐人心不安。”赵彦深亦曰：“春秋责帅。”遂并释之。太后责问伾：“尔何妄行若此？”伾曰：“冯子琮教儿。”太后怒子琮，就内省杀之，载尸还其家。自是太后置伾宫中，每食必自尝之。令萱说帝曰：“人称琅琊聪明雄勇，当今无敌。观其相表，殆非人臣。自专杀以来，常怀恐惧，宜早除之。”帝尚犹豫，因问之祖珽。珽举周公诛管叔，季友鸩庆文以对。帝乃决，密使赵元侃杀伾。元侃辞曰：“臣昔事先帝，见先帝爱王，何忍行此？”帝乃托言明旦出猎，欲与琅琊同去。夜四鼓，即召之。伾疑不往，令萱曰：“兄呼儿，何为不去？”伾乃往。出至永巷，刘桃枝反接其手。伾呼曰：“乞见家家、尊兄。”桃枝以袖塞其口，反袍蒙头，负至大明宫，鼻血满面，拉而杀之。时年十四。裹之以席，埋于室内。帝使启太后，太后临哭十余声，宫女即拥之入内。遗腹四男，皆幽死。

却说太后性耽淫逸，出入不节，自士开死后，益觉无聊，数游寺观，以寻娱乐。有定国寺沙门昙显，体态轩昂，仪度雄伟，为一寺主僧。外奉佛教，内实贪淫。善房术，御女能彻夜不倦。寺中密构深房曲院，为藏娇之所。以广有蓄积，交结权贵，故人莫敢禁。太后至寺行香，见而悦之，假称倦怠，欲择一深密处少息片时，命昙显引路，至一密室中。太后坐定，谓昙显曰：“闻僧家有神咒，卿能为我诵乎？”昙显曰：“有，但此咒不传六耳，乞太后屏退左右，臣敢诵之。”太后令宫女皆退户外。显见旁无一人，乃伏地叩头曰：“臣无他术，愿得稍效心力，以供太后之欢。”太后微笑，以手挽之起，遂相苟合。太后大悦，回宫后，即于御园中建设护国道场，召昙显入内讲经，昼夜无间，大肆淫乐。赏赐财帛，不可胜记。众僧至有戏呼昙显为太上皇者。丑声狼籍，而帝不觉。一日，谒太后，见有二尼侍侧，颜色娇好，心欲幸之，乃假皇后命召之。二尼欣然欲往，太后不好却，但嘱二尼小心谨慎。及至前宫，帝挽之入室，逼以淫乱。二尼惊惧，抵死不从。使宫人执而

---

季友鸩庆文——季友，春秋鲁桓公季子，庄公弟，号成季；庆文，即公子牙。鲁庄公病重，公子牙将谋反，季友用毒药和酒使公子牙饮，把他诛杀。事见《公羊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。

裸之，则皆男子也。宫女各掩面走。你道两个假尼从何而来？一昙显之徒，名乌纳，年二十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因昙显不得长留禁中，使充女尼，得以长侍太后。一市中少年，名冯宝，美丰姿，而有嫪毒之具。昙显尝与之狎，戏其具曰：“吾为正，尔为副，天下娘子军不足平也。”宝欲求幸太后，以图富贵。昙显亦令削发充女尼，荐之太后。除一二心腹宫女外，人莫之知也。不意今日帝前，当面败露。严讯入宫之由，遂各吐实，于是昙显事亦发。帝大怒，立挝杀之，并诛昙显。籍其寺中，有大内珍宝无数，皆太后所赐者。帝益怒，遂幽太后于北宫，禁其出入。太后亦无颜见帝，两宫遂睽。祖珽见太后被幽，欲尊令萱为太后，为帝言魏代保太后故事，且曰：“陆虽妇人，然实雄杰，自女娲以来未之有也。”令萱亦谓珽为国师国宝，珽由是得为仆射。

时斛律光为宰相，深恶之，遥见辄骂曰：“多事乞索小人，意欲何为！”又谓诸将曰：“边境消息，兵马处分，向来赵令恒与吾辈参论。盲人掌机密以来，全不与吾辈语，正恐误国家事也。”又旧制，宰相坐堂上，百官过之，皆下马行。光在朝堂常垂帘坐，珽不知，乘马过其前。光怒曰：“小人乃敢尔！”后珽在内自言，声高慢，光过而闻之，愈怒。珽觉光不悦己，私赂其从奴问之。奴曰：“自公用事，相王每夜抱膝叹曰：‘盲人入，国必破矣！’”珽由是怨之。穆提婆求娶光庶女，不许。帝赐提婆晋阳田，光言于朝曰：“此田神武帝以来，常种禾，饲马数千匹，以拟寇敌。今赐提婆，则阙军务矣，不可。”穆亦怨之。光有弟丰乐为幽州行台，善治兵，士马精强，阵伍严整。突厥畏之，谓之南可汗。光长子武都为梁、兖二州刺史。光虽贵极人臣，性节俭，不好声色，罕接宾客，杜绝馈饷。每朝廷会议，常独后言，言辄理合。行兵倣其父金法，营舍未定，终不入幕，或竟日不坐。身不脱甲胄，常为士卒先，爱恤军士，不妄戮一人。众皆争为之死，自结发从军，未尝败。北周韦孝宽屡欲伐齐，而惮光不敢发。密为谣言以间之，曰：“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”又曰：“高山不摧自崩，榭木不扶自举。”令谍人传之于邺。邺中小儿相歌于路。珽因续之曰：“盲老公背受大斧，饶舌老母不得语。”使其妻兄郑道盖奏之。帝以问珽，珽曰：“实闻有之。”又问：“其语云何？”珽因解之曰：“百升者，斛也。盲老公，谓臣也。饶舌老母，似谓女侍中令萱也。且斛律累世大将，明月声振关西，丰乐威行突厥，女为皇后，男尚公主，谣言甚可畏也。盍早图之。”帝以问韩长鸾，长鸾力言光忠于国，未可以疑似害之，事遂寢。珽又见帝言之，唯何洪珍在侧，帝曰：“前卿所言，即欲施行，长鸾以为无此事，劝朕勿疑。”珽及未对，洪珍进曰：“若本无意则可，既有此意而不行，万一泄露如何？”帝曰：“洪珍言是也。”然犹未决。珽因贿嘱光之府吏封士让，密首云：“光前西讨还，敕令散兵，光不从，引兵逼都城，将行不轨，见城中有备乃止。家藏弩甲，僮仆千数，每遣使丰乐武都，阴谋往来，约期举事。若不早图，恐变生目前，事不可测。”珽以士让首状呈帝，帝遂信之。恐即有变，便欲召光诛之。又虑光不受命，复谋之珽。珽请遣使赐以骏马，语之云：“明日将游东山，王可乘此同行。光必入谢，至即执之，一夫力耳。”帝如其计。明旦，光入凉风堂，才及阶，

---

嫪毒（lào i，间酪矮）之具——嫪毒，战国末年秦国宦官，因得太后宠幸，权势很大。秦王政时封为长信侯。后因起兵叛乱，被处死。嫪毒之具，指嫪毒之生殖器大。

睽（kuí，音葵）——隔离。

刘桃枝自后扑之，不动，顾曰：“桃枝常为此事，我不负国家。”桃枝与三力士齐上，以弓弦罥其颈，拉而杀之。血流于地，后铲之迹终不灭。于是下诏，称其谋反，尽杀其家口。珽使郎中邢祖信簿录光家。问所得物，对曰：“得弓十五，宴射箭百，刀七，赐稍二。”珽厉声曰：“更得何物？”曰：“得枣杖二十束。拟奴仆与人斗者，不问曲直，即杖之一百。”珽大惭，谓曰：“朝廷既加重刑，郎中何宜为雪。”祖信既出，人尤其言直。祖信慨然曰：“贤宰相尚死，我何惜余生！”旋杀武都于兖州，又遣贺拔伏恩捕诛丰乐。伏恩至幽州，门者启羨曰：“使人衷甲马有汗，宜闭城门。”羨曰：“敕使岂可疑拒？”遂出见。伏恩执而杀之。初，羨常以盛满为惧，表解所职，不许。临刑叹曰：“女为帝后，公主满家，家中常使三百兵，富贵如此，焉得不败！”及其五子皆死，斛律后亦坐废。周主闻光死，喜曰：“此人死，齐其为我有乎！”为之赦于国中。珽既害光，专主机衡。每入朝，帝令中贵扶持，出入同坐御榻，论决政事。委任之重，群臣莫比。

先是胡太后自愧失德，欲求悦帝意，饰其兄长仁之女置宫中，令帝见之。帝果悦其美，纳为昭仪。及斛律后废，太后欲立昭仪为后，力不能得之帝。知权在令萱，乃卑辞厚礼以结之，约为姊妹。令萱因亦劝帝立之。然其时黄花已生子，令萱欲立之为后，每谓帝曰：“岂有男为皇太子，而身为婢妾者乎？”因胡后宠幸方隆，未可以言语离间。因于宫中暗行魇魅之术以惑之。正是：

当面明枪犹易躲，从旁暗箭最难防。

未识胡后能保帝宠，常得立位中宫否，且听下文细述。

## 第五十九卷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

话说陆令萱欲立黄花为后，暗行魇魅之术，以间胡后之宠。旬日间，胡后精神恍惚，言笑无恒，帝渐恶之。一日，令萱造一宝帐，枕席器玩，莫非珍奇。坐黄花于帐中，光采夺目，谓后主曰：“有一圣女出，大家可往观之。”及见，乃黄花也。令萱指之曰：“如此人不作皇后，遣何物人作？”帝纳其言，而未忍废胡后也。又一日，令萱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：“何物亲侄，作如此语！”太后问其故，令萱曰：“不可道。”固问之，乃曰：“后语大家云：‘太后行多非法，不可以训，有忝大家面目。’”令萱知太后最恶人发其隐私，故以此言激之。太后果大怒，立呼后出，剃其发，载送还家，废为庶人。于是立穆氏为后，而令萱之权，太后亦受其制。

且说齐自土开用事以来，政体大坏。及珽执政，颇收举才望，内外称美。左丞封孝琰谓珽曰：“公是衣冠宰相，异于余人。”珽益自负，乃欲增捐庶务，沙汰人物，官号服章，并依故事。又欲黜诸阍竖及群小辈，为致治之方。令萱、提婆、长鸾等不以为然，议颇同异。乃嘱御史丽伯律劾主书王子冲纳赂，事连提婆，欲使赃罪相及，而并坐令萱。令萱觉之大怒，传帝敕，释王子冲不问，而斥伯律于外。由是事事与珽相左，诸宦者更共譖珽。帝不得不疑，因问令萱曰：“孝征果何如人？”令萱默然不对。三问，乃下床叩头曰：“老婢应死。老婢始闻和士开言，孝征多才博学，意谓善人，故举之。比观其行事，大是奸臣。人实难和，老婢应死。”帝命韩长鸾检省中案牍，尽得其奸状。帝大怒，然尝与之重誓，故不杀。解去内职，出为北兖州刺史。珽求见帝，长鸾不许，遣人推出柏阁。珽坐地不肯行，曳其足以出。穆提婆遂代其任。未几，珽以恶疾死。

先是后主言语涩纳，不喜见朝士，自非宠私狎昵，未尝交语。唯国子祭酒张雕，以经授后主为侍读，呼为博士，大见委重。雕亦自以出于微贱，致位人臣，欲立效以报德，议论抑扬，无所回避。帝尝动容改听，朝政得失，因之稍加留意。其后触怒群小，共构杀之。自是正言说论，遂绝于帝耳。又帝承世祖奢泰之余，以为帝王当然。后宫宝衣玉食，一裙之费，值至万匹。盛修宫苑，无时休息。夜则然火照作，寒则以汤化泥。凿晋阳西山为大像，一夜然油万盆，光照宫中。好自弹琵琶，为无愁之曲，近侍和之者以百数。民间谓之“无愁天子”。于华林园立贫儿村，自衣蓝缕之服，行乞其间以为乐。庶姓封王者以百数，开府千余人，甚至狗马及鹰，亦有仪同、郡君之号。赏赐左右，动逾巨万，既而府藏空竭，乃赐二三郡，或六七县，使阍竖辈卖官取值。由是为守令者，率皆富商大贾，竟为贪纵。赋役繁重，民不聊生矣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弘农华阴县生一异人，姓杨，名坚，汉太尉杨震十四代孙。其父名忠，美须髯，状貌瑰伟，武艺绝伦，识量深重，有将帅之略。周文帝召居帐下，尝从猎龙门，有猛兽突至，忠赤手搏之，人服其勇。以功历云、洛二州刺史，除大都督，赐姓普六茹氏，进封隋国公。夫人吕氏于周大统七年六月，生坚于冯翊波若寺。紫气充庭，异香满室，人皆以为贵征。时有一尼来自河

阍竖——即宦官。

说(d ng, 音党)论——正直的言论。

然火——即“燃火”。

东，谓吕曰：“此儿所从来甚异，不宜与俗间抚育。”吕以儿托养之。尼乃舍于别馆，躬自抚育。一日，尼不在舍，吕往视抱儿于怀，忽见头上生角，遍体起鳞，惧坠之地。尼自外来，忙抱而起之曰：“何惊我儿，致令晚得天下！”貌龙颌，额上有五柱透入顶门，目光外射，有文在手成“王”字。性沉深严重，少入太学读书，虽至亲昵，不敢相狎。周文帝见之，叹曰：“此儿风骨，非世间人。”及武帝时，忠已卒，坚袭爵为隋国公。见天下分裂，阴有削平四海之志，尝启武帝曰：“臣世受国恩，愧无以报。愿陛下成一统之业，百世之治，臣得垂名竹帛，私愿足矣。”因言齐政乱，一举可灭，劝帝伐之。帝从其请，乃命边镇益储积，加戍卒。齐人闻之，亦增修守御。柱国于翼谏曰：“疆场相侵，互有胜负，徒损兵粮，无益大计。不如解严修好，使彼懈而无备，然后乘间出其不意，一举可取也。”韦孝宽上疏，陈灭齐三策：

其一曰：臣在边有年，颇知间隙，不因际会，难以成功。往岁出军，徒有劳费，功绩不立，由失机会。何者？长淮之南，旧为沃土，陈氏以败亡余烬，犹能一举平之；齐人历年赴救，丧败而还，内离外叛，计尽力穷。仇敌有衅，不可失也。今大军若出轶关，方轨而进，兼与陈氏共为犄角；广州义旅出自三鸦，山南骁锐沿河而下；更募关河劲勇，厚其爵赏，使为前驱。岳动川移，雷骇电激，百道俱进，必当望旗奔溃，所向摧殄。一戎大定，实在此机。

其二曰：若国家更为后图，未即大举，宜与陈人分其兵势。三鸦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事屯田，预为贮积。募其骁勇，立为部伍。彼既东南有敌，戎马相持，我出奇兵，破其疆场。彼若兴师赴援，我则坚壁清野，待其去远，还复出师。常以边外之军，引其腹心之众。我无宿春之粮，彼有奔命之劳，一二年中，必自离叛。且齐氏昏暴，政出多门，鬻狱卖官，唯利是视，荒淫无道，阖境嗷然。以此而观，覆亡可待。乘间电扫，事等摧枯。

其三曰：昔勾践下吴，尚期十载；武王取纣，犹烦再举。今若更存遵养，且复相待，臣谓宜还崇邻好，申其盟约。安民和众，通商惠工，蓄锐养威，观衅而动。斯乃长策远驭，坐自兼并也。

书奏，武帝以问伊娄谦谏。对曰：“齐氏沉溺娼优，耽昏曲孽。其折冲之将，明月已毙于谗口。他若段韶、兰陵等，亦皆死亡。上下离心，道路以目，此易取也。”帝大笑，乃下诏伐齐。以陈王纯、司马消难、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盛、侯莫陈琼、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。齐王宪帅众二万，趋黎阳。隋公杨坚帅舟师三万，自渭入河。侯莫陈芮帅众二万，守太行道。李穆帅众三万，守河阳道。帝自将大军，出河阳。民部大夫赵斐曰：“河南洛阳，四面受敌，纵得之不可以守。请从河北直至太原，倾其巢穴，可一举而定。”下大夫鲍宏亦曰：“我强齐弱，我治齐乱，何忧不克！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，彼既有备，每用不捷。如臣计者，进兵汾、洛，直扼晋阳，出其不虞，似为上策。”帝皆不从，帅众六万，直指河阴。都督杨素请帅其父麾下先驱，许之。周建平元年八月，师入齐境。禁军士伐树践稼，犯者皆斩。丁未，攻河阴大城，拔之。齐王宪进围洛口，拔东西二城。齐永桥大都督傅伏闻西寇近，自永桥夜入中谿城，为拒守计。周师既克南城，进围中谿。伏闭城坚守，二旬不下。独孤永业守金墉，周主亦攻之不克。永业欲张声势，通夜办马槽二千。周人以为大军且至而惮之。九月，齐高阿那肱自晋阳将兵拒周，至河阳。会周主有疾，引兵还所，拔城皆不守。阿那肱以捷闻，齐主大

---

曲孽（niè，音孽）——酒曲，此指酒。

折冲——使敌人的战车后撤，此处指冲锋陷阵。

喜，以阿那肱有却敌功，厚赐之。

明年，周主谓群臣曰：“朕去岁属有疹疾，不得克平逋寇，然已备见其情。彼之行师，殆同儿戏，岂能敌吾大兵。前出河外，直为拊背，未扼其喉。晋州，本高欢所起之地，镇摄要重，今往攻之，彼必来援。吾严军以待，击之必克。然后乘破竹之势，鼓行而东，足以穷其巢穴，混同文轨。”遂复自将伐齐，以越王盛、杞公亮、隋公杨坚为右三军，谯王俭、大将军窦恭、广化公邱崇为左三军，齐王宪为前军，陈王纯为后军。周主至晋州，军于汾曲，遣齐王宪守雀鼠谷，陈王纯守千里径，达奚震守统军川，韩明守齐子岭，辛韶守蒲津关，宇文盛守汾水关，各领步骑一万，分据要害。大军直攻平阳。齐行台尉相贵婴城拒守，周主亲至城下督战。城中窘急，齐将侯子钦出降于周。刺史崔景嵩守北城，亦乘夜遣使请降，约为内应。周主大喜，命王轨帅众赴之。天未明，轨偏将段文振杖槊与数十人先登，景嵩迎入，引至相贵帐，拔刃劫之。城上鼓噪，守兵大溃，遂克晋州。虜相贵及甲士八千人。

是时齐主方以外内无患，朝野皆安，日夕淫乐，置边事于不问。有冯淑妃者，名小怜，穆后从婢也。穆后爱衰，以五月五日进之，号曰：“续命”。慧而黠，能弹琵琶，工歌舞，妖艳动人。后主惑之，宠冠一宫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并马，誓愿生死一处。周师之取平阳，方与淑妃猎于天池。放鹰纵犬，驰骋平林，搏取禽兽以为快。告急者自日至午，驿马三至。阿那肱曰：“大家正为乐，边鄙小小交兵，乃是常事，何急奏为？”至暮，使更至，言平阳已陷，乃奏之。后主将还，淑妃止之曰：“大家勿去，请更杀一围。”后主从之。周师既得平阳，齐王宪复拔洪洞、永安二城，乘胜而进。齐边将焚桥守险，军不得前，乃屯永安。癸酉，齐师来援，分军万人向千里径，又分军出汾水关，后主自帅大军上鸡栖原。使阿那肱将前军先进。乙卯，诸军齐会平阳城下。周主以齐兵新集，声势方盛，且欲西还以避其锋。宇文忻谏曰：“以陛下之圣武，乘敌人之荒纵，何患不克！若使齐得令主，君臣协力，虽汤、武之兵，未易平也。今主闇臣愚，士无斗志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实为陛下奉耳。”军正王韶亦谏曰：“齐失纪纲，于兹累世。天翼周室，一战而扼其喉。取乱侮亡，正在今日。释之而去，臣所未喻。”周主虽善其言，竟引军还。以大将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留精兵一万镇之。齐乘周师退，欲复平阳，进兵围之，昼夜攻击。城中楼堞俱尽，崩隳之处，或短刀相接，或交马出入，众皆危惧。士彦慷慨自若，谓将士曰：“死在今日，我为尔先！”于是勇烈齐奋，齐兵少却。厥后，齐作地道攻城，城陷十余步。将士乘势欲入，齐主敕且止。召冯淑妃观之，妃方对镜妆点，不即至。城中以木拒塞之，兵不得入，城遂不下。又淑妃闻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，欲往观之。中道有桥，去城墙不远。齐主恐有弩矢及桥，乃抽攻城木，别造一桥以度。及度，桥坏，至夜乃还。周主还长安，以晋州告急，复率大军来援。王寅济河，遣齐王宪帅所部先向平阳。戊申，诸军毕至。凡八万人，进逼齐军。置阵东西三十余里。

先是齐人恐周师猝至，于城南穿堑，自乔山属于汾水，皆以堑为之隔。齐兵至，因结阵于堑北。齐王宪驰马观之，复命曰：“易与耳，请破之而后食。”周主大悦，乘马巡阵，辄呼主帅至前，劳勉之。将士喜于见知，咸思自奋。将战，左右请换良马。周主曰：“朕独乘良马，欲何之？”进薄，齐师有堑，碍于前。自旦至申，相持不决。后主谓阿那肱曰：“战是耶，不战是耶？”阿那肱曰：“吾兵虽多，堪战者少。昔攻玉壁，援兵来即退。今日

将士，岂胜高祖时耶？不如勿战，却守高粱桥。”安吐根曰：“一撮许贼，马上刺取，掷之汾水中耳。”齐主意未决，诸内参曰：“彼亦天子，我亦天子，彼尚能远来，我何为守堑示弱？”齐主曰：“此言是也。”于是引兵填堑而出。周主大喜，勒诸军击之。兵才合，齐主与淑妃并骑观战。东偏小却，妃怖曰：“军败矣。”穆提婆曰：“大家去，大家去！”齐主即以淑妃奔高粱桥。正是：

将士阵前方致死，君王马上已逃生。  
未识后事若何，且留下文再讲。

## 第六十卷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

话说齐主战尚未败，即以淑妃奔往高粱桥。武卫奚长谏曰：“半进半退，战之常体。今兵众全整，未有亏伤，陛下舍此安之。马足一动，人情慌乱，不可复振。愿速还安慰之。”武卫张常山亦自后赶上曰：“军寻收讫甚完整，围城兵亦不动，至尊宜回。不信，臣乞将内参往视。”齐主欲从之，提婆引齐主肘曰：“此言难信。”齐王遂以淑妃北走，师大溃。死者万余人，军资器械，数百里间，委弃山积。奔至洪洞，以去敌军既远，暂少休息。淑妃重施新妆，方以粉镜自玩。后喧声大震，唱言贼至，于是复走。先是后主以淑妃有功，将立为左皇后，遣内参往晋阳取皇后服御、祔翟等件。至是遇于中途。为之缓辔，命淑妃着之，然后去。

再说周主入平阳，梁士彦接见，持帝须而泣曰：“臣几不见陛下。”帝亦为之流涕。周主以将士倦疲，欲引还。士彦叩马谏曰：“今齐师遁散，众心皆动，因其惧而攻之，其势必举。陛下奚疑？”周主从之，执其手曰：“余得晋州，为平齐之基，卿善守之。”遂率诸将追齐师。或请西还，周主曰：“纵敌患生，卿等若疑，朕将独往。”诸将乃不敢言。于是星夜疾驰。后主入晋阳，忧惧不知所为，向朝臣问计，皆曰：“宜省赋息役，以慰民心，收遗兵，背城死战，以全社稷。”后主以为难。是役也，安德王延宗独全军而还。后主壮之，因曰：“吾欲留安德守晋阳，自向北朔州。若晋阳不守，则奔突厥以避之，再图后举。”群臣皆以为不可。时阿那肱有兵一万，尚守高壁。周师至高壁，阿那肱望风退走。后主遂决意遁去，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、太子于北朔州，以安德王为相国、并州刺史，总山西兵，谓曰：“并州兄自取之，儿今去矣。”延宗曰：“陛下为社稷主，幸勿动。臣为陛下出死力战，必能破之。”提婆曰：“至尊计已成，王勿阻。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，欲奔突厥。从官皆散，不得已，仍向邺。穆提婆西奔周军，令萱见其子降周，惧诛，遂自杀。周主以提婆为柱国、宜州刺史，下诏谕齐臣曰：“若妙尽人谋，深达天命，官荣爵赏，各有加隆，一如提婆爵赏。”或我之将士，逃逸彼朝，无问贵贱，皆从荡涤。自是齐臣降者相继。延宗知周师将至，同诸将固守，诸将请曰：“王不为天子，诸臣实不能为王出死力。”延宗不得已，戊午，即皇帝位。下诏曰：

武平孱弱，政由宦竖。斩关夜遁，莫知所之。王公大臣，猥见推逼。忝为宗藩，祇承宝位。

嗚呼，痛大厦之将倾，唯恃背城借一。回狂澜于既倒，庶几转弱为强。勗哉卿士，无负朕怀。

于是大赦，改元永昌。以唐邕为宰相，莫多娄敬显、和阿于子、段畅、韩骨胡为将帅。众闻之，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。延宗发府藏及后宫美女，以赐将士，籍没内参十余家。后主闻之，谓近臣曰：“我宁使周得并州，不欲安德得之。”左右曰：“理然。”延宗见士卒，皆亲执手称名，流涕呜咽。于是众争为死。周主至晋阳，引兵围之，四合如黑云。延宗命敬显、韩骨胡拒城南，和阿于子、段畅拒城东，自率兵拒齐王宪于城北。延宗体素肥，前如僵，后如伏，人常笑之。至是奋大稍，往来督战，劲捷若飞，所向无前。俄而，和阿于子、段畅奔降周军，周主遂自东门入，焚烧民室佛寺，合城慌乱，喊声震天。延宗知周兵入，率数十骑自北来，以死奋击。娄敬显见东路火起，亦从南路来援，率兵搏杀。城中儿童妇女，皆乘屋攘袂，投砖石御敌。周师大乱，相填压塞路，不得进。齐人从后斫刺之，死者二千余人。周主杂乱军中，自投无路。左右皆惶急，宇文忻牵马首，贺拔伏恩拂马后，崎岖得

出。齐人奋刃几及之。时已四更，延宗疑周主为乱兵所杀，遣人于积尸中求长鬣者，遍索不得。然以敌既败去，冀其不复来攻，军心渐懈。将士烧肉饮酒，多倦卧。延宗苦战一日，亦退而少息。

再说周主回营，腹已饥甚，欲遁去。诸将亦劝之还。宇文忻勃然进曰：“陛下自克晋州，乘胜至北，今伪主奔波，关东响震，自古行兵，未有若此之盛。昨日破贼，将士轻敌，微有不利，何足为怀？大丈夫当死中求生，败中取胜。今破竹之势已成，奈何弃之而去？”齐王宪亦以去为不可。降将段畅极言城内空虚，再往必克。周主乃驻马，鸣角收兵，俄顷复振。及旦，还攻东门，克之。延宗挺身搏战，左右散亡略尽，力屈被执。周主见之，下马握其手。延宗辞曰：“死人手，何敢迫至尊。”周主曰：“两国天子，非有怨恶，直为百姓来耳。终不相害，勿怖也。”使复衣帽而礼之。唐邕等皆降于周。娄敬显奔邺。齐主闻并州破，惧周师来逼，立重赏以募战士，而竟不出物。广宁王孝珩进曰：“为今之计，莫若使任城王将幽州道兵入土门，扬声趋并州；独孤永业将洛州道兵入潼关，扬声趋长安。臣请将京畿兵，出滏口，鼓行逆战。敌闻南北有兵，自然逃溃。陛下出宫人珍宝，以赏将士，庶克有济。”齐主不从。斛律孝卿请齐主亲劳将士，为之撰辞。且曰：“宜慷慨流涕，以感激人心。”齐主既出，临众不复记所受言，遂大笑，左右亦笑。将士怒曰：“身尚如此，我辈何苦为之效死！”由是皆无战志。朔州行台高劼将兵卫太后、太子还邺，宦官荀子溢犹恃宠纵暴民间，劼斩以徇。太后救之不及。或谓劼曰：“子独不畏太后怒耶？”劼攘袂曰：“今西寇已据并州，达官率皆委叛。正坐此辈浊乱朝廷，若得今日斩之，明日受诛，亦无所恨。”

延宗在周军，周主问以取邺之策。辞曰：“此非亡国之臣所及。”强问之，乃曰：“若任城王据邺，臣不能知。若今上自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”癸酉，周师趋邺，齐王宪为先驱。是时齐人汹惧，望风欲走，朝士出降者昼夜相属。齐主计无所出，复召群臣议之。言人人异，莫知所从。高劼曰：“今之叛者，多在贵人。至于卒伍，犹未离心。请追五品已上家属，置之三台，因胁之以战，若不捷，则焚台。此曹顾惜妻子，誓当死战。且王师频北，贼徒轻我，背城一决。理必胜之。”齐主不能用。望气者言，当有革易。乃依天统故事，禅位于太子恒，自称太上皇帝。恒生八年矣，孝珩乞兵拒周师，不许，出为沧州刺史。孝珩谓阿那肱曰：“朝廷不遣赐击贼，岂畏孝珩反耶？孝珩若破宇文邕，遂至长安，反亦何预国家事！以今日之急，犹如此猜忌耶？”洒涕而去。齐主使尉世辨帅千余骑拒周师，世辨本非将才，性又懦怯，出滏口，登高阜四望，遥见群鸟飞起，谓是西兵旗帜，即驰还北，至紫陌桥，不敢回顾。左右谓曰：“敌兵未至，顷所见者，群鸟耳，走尚可缓。”世辨曰：“鸟亦欺我耶？我已为之胆落矣。”归报后主曰：“周兵势大，不可抗也。”壬辰，周师至邺。后主及太后、幼主、穆后、淑妃等，率千余骑东走，使慕容三藏守邺宫。周主破城入，齐王公以下皆降。三藏犹拒战，周主引见礼之，拜仪同大将军。三藏，绍宗子也。执莫多娄敬显，周主数之曰：“汝有死罪三，前自晋阳归邺，携妾弃母，不孝也。外为伪朝戮力，内实通启于朕，不忠也。送款之后，犹持两端，不信也。用心如此，不死何待？”遂斩之。使将军尉迟勤追齐主。邺有处士熊安生，博通五经，闻周主入邺，遽令家人扫门。家人怪而问之，安生曰：“周帝重道尊儒，必将见我。”俄而，周主幸

---

鬣（liè，音猎）——原指兽类颈上的长毛，此处作须发。

其家，不听拜，亲执其手，引与同坐。给安车驷马以自随。又遣使至李德林宅，宣旨慰谕曰：“平齐之利，唯在于尔。”德林来见，引入帐中，访问齐朝风俗政教、人物善恶，语三宿不倦。

再说齐主渡河，入济州，使阿那肱守济州关，觐候周师。自帅百余骑奔青州，即欲入陈。而阿那肱密召周师，约生致齐主，屡启云周师尚远，已令烧断河桥。齐主由是淹留自宽。周师至关，阿那肱迎降，尉迟勤奄至青州，获太后、幼主、后妃等。齐主系囊金于鞍后，从十余骑南走。周兵追至南邓村及之，执以送邺。庚子，周主诏齐故臣斛律光等，宜追加赠谥；家口田宅没官者，给还其子孙。指其名曰：“此人在，朕安得至此？”又诏齐之东山南园三台，皆竭民脂膏为之，令皆毁拆。瓦木材料，并以给民。山园之田，各还其主。东民大悦。二月丙午，齐主纬至邺，复其衣冠。帝以宾礼见之。会报广宁、任城二王起兵信都，集众四万，共谋匡复。帝曰：“此可谕之使来也。”令后主作书招之，许以若降，富贵如故。潜不从，乃命齐王宪、隋公杨坚引兵平之。军至赵州，潜遣谍觐之，为周候骑所执。解至营中，宪命释其缚，集齐旧将遍示之，谓曰：“吾所争者大，不在汝曹。今纵汝还，即充吾使。”乃与潜书曰：

足下谋者，为候骑所拘。军中情实，具诸执事。战非上计，无待卜疑；守乃下策，或未相许。已勒诸军分道并进，相望非远，凭轼有期，不俟终日，所望知机，勿贻后悔。

宪及杨坚至信都，潜同孝珩军于城南以拒之。其将尉相愿诈出略阵，遂以众降。相愿，潜之心腹将也。众皆骇惧。潜怒，收其妻子，即阵前斩之。明日进战，潜与孝珩亲自出马，冲坚陷锐。齐王宪敌于前，杨忠率劲骑横击之，分其军为二，遂大破之。俘斩三万人，执潜及孝珩。宪谓潜曰：“任城王何苦若此？”潜曰：“下官献武皇帝之子，兄弟十五人，幸而独存。逢宗社颠覆，今日得死，无愧坟陵。”宪壮之，归其妻子。宪问孝珩齐亡所由。孝珩自陈国难，辞泪俱下，俯仰有节。宪为之改容，亲为洗疮傅药，礼遇甚厚。孝珩叹曰：“李穆叔言齐氏二十八年天下，今果然矣。自献武皇帝以来，吾诸父兄弟，无一人至四十者，命也。嗣君无独见之明，宰相非柱石之寄。恨不得握兵符，受斧钺，展我心力耳。”初，任城母朱金婉，以失节被幽。幼时献武不甚爱之。及齐亡，而潜建义信都，独以忠孝著。广宁王，文襄第二子，好文学，工丹青，尝于厅事堂画苍鹰，见者皆疑为真。又作朝士图，妙绝一时。今以兵弱被执，盖不愧高氏子孙云。以故宪皆重之。先是周主破平阳，遣使招东雍州刺史傅伏。伏不从。既克并州，获其子，使以上将军、武乡公告身，及金马脑二酒盏赐伏为信。并遣韦孝宽致书招之。伏复孝宽曰：“事君有死无二，此儿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愿速斩之，以令天下。”及周主自邺还至晋阳，遣降将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水招伏。伏隔水见之，问：“至尊何在？”答曰：“已被擒矣。”伏仰天大哭，率众入城。于厅事前北面，哀号良久，然后出降。周主曰：“何不早下？”伏流涕对曰：“臣三世为齐臣，食齐禄，不能自死，羞见天地。”周主执其手曰：“为臣当如此也。”引使宿卫，授为仪同大将军。他日，又问伏曰：“前救河阴得何赏？”对曰：“蒙一转，授特进、永昌郡公。”时齐主在座，周主顾而谓曰：“朕三年习战，决取河阴，政为傅伏善守，城不可动，故敛军而退。公当日赏功，何其薄也！”是时周主方欲班师，忽北朔州飞章告急：有范阳王绍义进据马邑，号召义旅，自肆州以北，从而叛者二百八十余城，兵势大振。又有高宝宁者，齐之疏属，有勇略，久镇和龙，甚得夷夏之心，亦起兵数万，与绍义遥为声

援，势甚猖獗。遂遣大将军宇文神举率兵十万讨之。大驾暂驻晋州。正是：

全齐已属他人手，一旅犹为宗国谋。

你道范阳王何以得据北朔州？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卷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

话说北朔州原是齐之重镇，风俗强悍，士卒骁勇。既降于周，周主遣齐降将封辅相为其地总管。有长史赵穆智勇盖世，心不忘齐，会任城王起兵瀛州，谋执辅相，以城迎之。辅相逃去，及任城被执，乃迎定州刺史高绍义。绍义据马邑，引兵南出，欲取并州。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，又闻宇文神举大兵将到，还保北朔州。神举进兵逼之，绍义谓赵穆曰：“我兵新集，敌皆劲旅，将何以战？”穆曰：“战也，胜之，可以席卷并、肆；不胜，则北走突厥，再为后图。”遂进战，连战数阵，绍义皆败，穆战死。绍义北奔突厥，犹有众三千人，下令曰：“欲还者听。”于是辞去者大半。突厥佗钵可汗常谓齐神武英雄天子，以绍义重踝似之，甚见爱重。凡齐人在北者，悉以隶之。高宝宁自和龙劝进，绍义遂称皇帝。以宝宁为丞相，欲延齐一线之脉。而窜身异域，不敢与周相抗。于是除和龙外，齐地皆入于周。凡得州五十，郡一百六十二，县三百八十五，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。

帝命班师，驾至长安，置高纬于前，列其王公等于后，车舆、旗帜、器物，以次陈之。备法驾，布六军，奏凯乐，献俘于太庙。观者夹路，皆称万岁。爵赏有功，大赦天下。封高纬为温公。齐之诸王三十余人，咸受封爵。一日，宴于内廷。齐君臣皆侍饮，帝令温公起舞，折旋中节。延宗在坐，悲不自持。又命孝珩吹笛，辞曰：“亡国之音，不足上渎王听。”固命之，才执笛，泪下呜咽。帝不复强，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，自是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，并以委之。帝从容谓群臣曰：“我往常唯闻李德林名，欲见其面不可，得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，正谓是天上人。岂意今日得其驱使。”纣豆陵毅对曰：“臣闻骐驎凤凰为王者瑞，可以德感，不可力致。然骐驎凤凰，得之无用，岂如德林为瑞，且有用哉？”帝大笑曰：“诚如卿言。”未几，有诬告温公与定州刺史穆提婆谋反者，遂同日诛之。其宗族皆赐死。众人多自陈冤，欲求免诛，独延宗攘袂不言，以椒塞口而死。纬弟仁英以清狂，仁雅以瘖疾得免。其亲属不杀者，散配西土，皆死于边裔。先是温公至长安，向帝求冯淑妃。帝曰：“朕视天下如敝屣，一女子岂为公惜。”仍以赐之。及温公遇害，妃归代王达。王甚嬖之，偶弹琵琶，弦断。妃有诗曰：

虽蒙今日宠，犹忆昔时怜。

欲知心断绝，应看膝上弦。

任城王有妃卢氏，任城死，赐大将斛斯征。卢妃蓬首垢面，长斋不言笑，征怜而放之，乃为尼。其后，齐之宫妃嫔御流落在外者，贫不能存，至以卖烛为业。此皆后话不表。

且说帝自灭齐后，节己爱民，亲贤远佞，殷殷求治，人皆喜太平可致。时帝生七子，太子贇最长，故以储位归之。但性顽劣，好昵近小人。大臣皆忧其不才。于是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帝曰：“太子者，国之根本，天下之命悬于太子。今皇太子为国储贰，德义罕闻，臣忝宫官，实当其责。且太子春秋尚少，志业未成，伏乞陛下妙选正人，为其师友，调护圣质，犹望日就月将，如或不然，恐后悔无及。”帝敛容曰：“卿世代鲠直，竭诚所事。观卿此言，有家风矣。”孝伯拜谢曰：“非言之难，受之难也。”帝曰：“正人岂复过卿，吾将使尉迟运助吾子。”于是，以运为右宫正。又尝问内史乐运

---

重踝（huái，音淮）——踝，踝子骨，脚腕两旁凸起的部分。重踝，指有两块踝子骨。

曰：“卿言太子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中人。”帝顾谓齐王宪曰：“百官佞我，皆称太子聪明仁恕，惟运所言，不失忠直耳。”因问辅翼中人之状。运曰：“如齐桓是也。管仲相之则伯，竖貂辅之则乱。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。”帝曰：“我知之矣。其使之亲君子，远小人乎？”遂擢运为京兆丞。太子闻之，意甚不悦。太子妃杨氏，隋公坚女。坚姿相奇伟，时辈莫及，见者皆惊为异人。畿伯大夫来和善相人，私谓坚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未有如公之相者。眼如曙星，无所不照。后日当王有天下，愿忍诛杀。”坚曰：“公勿言此，以速予祸，得不失职足矣。”齐王宪与坚友善，然谓帝曰：“普六茹坚形貌异常，非人臣相。臣每见之，不觉自失。恐为宗庙忧，请早除之。”帝亦颇以为疑，因使来和相之。和诡对曰：“坚相不过位极人臣，正是守节人，可镇一方。若为将领，收江南如拉朽。”盖帝本有平陈之意，闻之大喜，待坚愈厚。时吐谷浑入犯，帝命大将军王轨辅太子讨之。吐谷浑退，大兵至伏侯城而还。太子在军中多失德，苦役士卒，耗损军粮，嬖臣郑译等相助为非。轨谏不听。军还，轨言之帝。帝大怒，杖太子一百；并杖译，除其名；宫臣亲幸者咸被遣。越数日，太子潜召译等，戏狎如初。译因曰：“殿下何时得据天下，臣得一心事主。”太子曰：“且有待。”益昵之。帝遇太子甚严，每朝见，与群臣无二。虽隆寒盛暑，不得休息，以其嗜酒，禁不得至东宫。有过辄加捶撻。尝谓之曰：“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，余儿岂不堪立耶！”乃命东宫官属录太子言语动作，每月奏闻。太子畏帝威严，矫情饰说，由是过不上闻。王轨尝与内史贺若弼言，太子必不克负荷。弼深以为然，劝轨陈之。轨后侍坐帝旁，共谈国政，色若不豫者。帝怪之，问曰：“卿何为尔？”轨对曰：“皇太子仁孝无闻，恐不了陛下家事，奈何？愚臣庸昧，不足深信。陛下尝以贺若弼有文武才，亦每以此为忧。”帝召弼问之，弼曰：“皇太子养德深宫，未闻有过也。”既退，轨让弼曰：“平生言论，无所不道。今者对扬，何得乃尔反覆？”弼曰：“此公之过也。太子国之储贰，岂易发言？事有蹉跌，便至灭族。本谓公密陈臧否，何得遂至昌言？”轨默然久之，乃曰：“吾专心国家，遂不存私计。向者对众，良实非宜。”后轨因内宴上寿，捋帝须曰：“可爱好老公，但恨后嗣弱耳。”先是帝问孝伯曰：“吾儿比来何如？”孝伯曰：“太子比惧天威，更无过失。”及闻轨言，罢酒责孝伯曰：“公尝语我，云太子无过。今轨有此言，公为诳矣。”孝伯曰：“臣闻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。臣知陛下必不能割慈忍爱，遂尔结舌。”帝默然久之，乃曰：“朕已委公矣，公其勉之。”后王轨又言于帝曰：“太子非社稷主，若为帝必败，普六茹坚有反相，若不除之，必为后患。”帝不悦曰：“必天命有在，将若之何？”坚闻之甚惧，深自晦匿。帝亦深以轨言为然。但汉王次长素有过的，余子皆幼，故得不废。又屡欲除坚，不果而止。俄而，帝不豫，越数日，疾益剧。六月丁酉朔，遂殂。时年三十六。

戊戌，太子即位，是为周宣帝。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，立妃杨氏为后。以后父坚为上柱国、大司马。宣帝始立，即逞奢欲，大行在殡，曾无戚容，扞其杖痕，大骂曰：“死晚矣！”武帝宫人有美色者，即逼为淫乱。超拜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大夫，委以朝政。出王轨为徐州总管。葬武

---

齐桓——春秋齐桓公，为当时诸侯霸主。

管仲——齐桓公之相，协助齐桓公改革，富国强兵。

竖貂——即竖刁，管仲死后，同易牙等共同管理齐国朝政，齐国遂乱。

帝于孝陵，庙号高祖。既葬，诏内外公除帝及六宫，皆议即吉。或以为葬期既促，事讫即除，太为汲汲不从。以齐王宪属尊望重忌之，谓孝伯曰：“公能为朕图齐王，当以其官相授。”孝伯叩头曰：“先帝遗招，不许滥诛骨肉。齐王，陛下之叔，功高德茂，社稷重臣。陛下若无故害之，臣又顺旨曲从，则臣为不忠之臣，陛下为不孝之子矣。”帝不悻，由是疏之。有嬖臣于智为帝设计曰：“此事臣能任之。臣请往候宪，归即诬其谋反。陛下召而诣之。臣与面质，教他有口难辩，则杀之不患无名矣。”帝从其计，乃使于智语宪，欲以为太师，且召之曰：“晚与诸王俱入。”宪至殿门，有旨诸王皆退，独被引进，方升阶，有壮士数人从内出，见而执之。宪曰：“我何罪而执我？”帝在上厉声曰：“躬图反逆，焉得无罪？”宪问：“何据？”于智从旁证之。宪目光如炬，与智争辩不屈。或谓宪曰：“以王今日事势，何用多言？”宪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宁复图存。但老母在堂，留兹遗憾耳。”掷笏于地，众遂缢之。帝复召宪僚属，使证成其罪。参军李纲誓之以死，处以极刑，终无挠辞。有司以露车载宪尸而出，故吏皆散，唯纲扶棺号恸，躬自瘞之，哭拜而去。又杀大将军王兴、仪同独孤熊、大将军豆卢绍，皆素与宪亲善者也。杀宪既属无名，兴等无辜受诛，时人谓之“伴死”。以于智为有功，加柱国，封齐郡公。

正月癸巳，帝受朝于露门，始与群臣服汉、魏衣冠。大赦，改元大成。置四辅官：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，总管蜀公迥为大右弼，申公李穆为大左辅，隋公杨坚为大后丞。先是帝初立，以高祖《刑书要制》为太重而除之。又数行赦宥，既而民轻犯法，奸宄不止。又自以奢侈多过，恶人规谏，欲为威虐，慑服群下，乃更为《刑经圣制》，用法益深。大醮于正武殿，率群臣拜于殿下，告天而行之。密令左右伺察百官，小有过失，辄加诛谴，以为彼方救死不暇，安敢规我。于是人莫敢言。日恣声乐，鱼龙百戏，常陈殿前，累日继夜，不知休息。多聚美女，以实后宫。衣服宫室，俱穷极华美。高祖节俭之风，于斯荡尽。游宴沉湎，或旬日不出。群臣请事者，皆因宦官奏之。以至百弊丛生，朝政多阙。于是京兆丞乐运舆榱诣朝堂，陈帝八失。其略云：

大尊比来事多独断，不参诸宰辅与众共之，非询谋佥同之道，政事焉得无缺？一失也。广搜美女，以为嫔御；仪同以上女，不许出嫁。贵贱同怨，非所以慰人心而光君德，二失也。大尊一入后宫，数日不出，所须闻奏，多附宦者。君门等于万里，上下情意不孚，三失也。即位之初，下诏宽刑，未及半年，更严前制。非法之加，害及无辜，四失也。高祖斫雕为朴，率民以俭。崩未逾年，而遽穷奢丽，财用不恤，五失也。徭赋下民，以奉俳优角抵，六失也。上书字误者，即治其罪。杜献书之路，塞忠言之入，七失也。天象垂诫，不能谏诤善道，修布德政，八失也。唯兹八失，臣知而不言，则死有余责。陛下知而不改，臣见周庙不血食矣。

书上，帝览之大怒，立命绑赴市曹斩之。朝臣恐惧，莫有敢救者。内史中大夫元岩叹曰：“臧洪同死，昔人犹且愿之，况比干乎！若乐运不免受诛，

---

露门——即路门，通往宫殿之门。

舆榱(chèn, 音趁)——榱、棺材。运载棺材随己同行，表示报必死之心。

佥(qiān, 音千)——全，皆，都。

斫(zhuó, 音琢)雕为朴——去掉浮华，崇尚质朴。

周庙不血食——血食，古时在宗庙祭祀，杀牲以取血。不血食，指被人侵夺领土或被亡国，不得在社稷祭祀。

臧洪——汉末人，广陵太守张超属下。曾说服张超起兵讨伐董卓，后归附袁绍，官东郡太守，因袁绍不

吾将与之同死。”乃谓监刑者曰：“且缓须臾，予将见帝言之。”岩即诣阁请见，帝怒容以待。岩从容谓帝曰：“乐运不顾其死，欲以求名。陛下遽以为戮，适遂其志。不如劳而遣之，以广圣度。是运不得名，而陛下得名矣。”帝颇感悟，遂令勿杀。明日召运谓曰：“朕昨夜思卿所奏，实为忠臣。”运再拜曰：“大尊能不忘臣言，社稷之福也，天下幸甚。”赐以御食而后出，举朝闻之，群相庆贺，谓帝有悔悟之机。但未识自是以后，帝能顿改前过否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卷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

话说王轨为徐州总管，闻郑译用事，自知必及于祸，私谓所亲曰：“吾在先朝，实申社稷之计，见恶于嗣主。今日之事，断可知矣。此州控带淮南，邻接强寇，欲为身计，易如反掌。但忠义之节，不可有亏。况荷先帝厚恩，岂可以获罪于后君，竟相背弃？只可于此待死，冀千载之后，知我此心耳。”轨自是无日不切忧死。

却说帝虽免乐运之诛，淫暴如故。一日，问郑译曰：“我脚上杖痕，谁所为也？”译曰：“事由乌丸轨，以致帝与臣皆受先帝杖责。”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。帝大怒曰：“彼岂乐吾为君哉！不杀此奴，无以泄吾恨。”即遣敕使往徐州杀之。元岩不肯署诏，御史大夫颜之仪力谏不听。岩复进谏，脱巾顿颡，三拜三进。帝曰：“汝欲党乌丸轨耶？”岩曰：“臣非党轨，恐陛下滥诛大臣，失天下之望。”帝怒，使阉竖搏其面，曳之出。使至徐州，轨见敕，神色不动，曰：“早知此事矣。”引颈受刃。远近闻之，知与不知，莫不流涕。岩亦废死于家。初，帝为之太子也，上柱国尉迟运为宫正，数进谏，忤帝意。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、宇文神举，皆为高祖所亲厚。帝尝疑其党同毁己，见之色屡不平。及轨死，运惧，谓孝伯曰：“帝旧恨不忘，吾徒终必不免，为之奈何？”孝伯曰：“今堂上有老母，地下有武帝，为臣为子，知欲何之？且委质事人，本徇名义，谏而不入，死焉可逃？足下若为身计，不如远之。”于是运求出，外迁为秦州总管。他日，帝以齐王宪事让孝伯曰：“公知齐王谋反，何以不言？”对曰：“臣不知其反也，但知齐王忠于社稷，为群小所构。臣欲言之，陛下必不用，所以不言。且先帝嘱咐微臣，唯令辅导陛下为尧、舜之主。今谏而不从，实负先帝顾托，以此为罪，是所甘心。”帝大惭，俯首不答，令且退，俄而下诏赐死。时宇文神举为并州刺史，亦遣使就州杀之。尉迟运至秦州，亦以忧死。

辛巳，帝以位为天子，犹非极贵，遂传位于太子阐，是为静帝。大赦，改元大象。自称天元皇帝，欲贵同于天也。杨后称天元皇后，妃朱氏为天皇后，元氏为天右皇后，陈氏为天左皇后。杨名丽华，朱名满月，元名乐尚，陈名月仪。至是并称皇太后。所居称天台，制曰天制，敕曰天敕，冕二十四旒，车服旗鼓，皆倍前王之数。置纳言、御正等官，皆列天台。国之仪典，率情改更。务自尊大，无所顾忌。每对臣下，自称为天。用樽彝圭瓚以饮食，令群臣朝天台者，致斋三日，清身一日，然后进见。既自比于上帝，不欲臣下同己。常自带绶，冠通天冠，加金附蝉，顾见侍臣冠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，并令去之。不许人有天高上大之称。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，自非宫人，皆黄眉墨妆。每召群臣论议，唯欲兴造变革，未尝言及政事。游戏无常，出入不节，羽仪仗卫，晨出夜还，陪侍之官，皆不堪命。自公卿以下，常被楚撻。每捶人，皆以百二十为度，谓之“天杖”。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，宫人内职亦如之。后妃嫔御虽被宠幸，亦多杖背。以故内外恐怖，人不自安，皆求苟免，莫有固志。又忌诸弟，乃以襄郡为赵国，济南郡为陈国，武当、安富二郡为越国，上党郡为代国，新野郡为滕国，邑各万户。令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代王达、滕王逵并之国。汝南公庆私谓杨坚曰：“天元实无积

---

樽彝圭瓚——樽、彝，都是古代盛酒用的器具。圭、瓚，是古代帝王、诸侯祭祀或举行典礼时手持的玉器。圭上圆（或剑头形）下方，瓚像勺。

德，视其相貌，寿亦不长。又诸藩微弱，各令就国，曾无深根固本之谋。羽翮既翦，何能及远哉？”坚深然之。

有杞公宇文亮，于天元为从祖兄，其子西杨公温，妻尉迟氏，天元之侄妇也，有美色。一日，以宗妇入朝，天元悦其美，欲私幸之，谓其妃司马氏曰：“朕爱尉迟夫人娇好，欲使从我。卿盍为我言之。”司马氏曰：“尉迟夫人面重，直言之，恐其羞怯，不能如陛下意。不如醉以酒而就之，一任帝所欲为矣。”天元称善，乃赐宴宫中，命司马妃陪饮。尉迟氏不敢辞，只得坐而饮。司马妃命宫女轮流劝盞，又请以大觥敬之。尉迟氏酒量本浅，又连饮数杯，不觉沉醉，坐不能起，倚桌而卧。司马妃命宫女卸其妆束，扶上御榻安寝，报帝曰：“事谐矣。”天元大喜，褰帟视之，益觉可爱，遂裸而淫之。及尉迟氏醒，身已被污，只索无奈，跪而乞归。天元曰：“尔不忘家耶？我将杀尔一家，纳尔为妃。”尉迟氏惧且泣曰：“妾体鄙陋，本不足以辱至尊。若以妾故，而戮及一门，妾亦不能独生矣。乞至尊哀之。”天元见其有怖色，慰之曰：“汝勿惧，吾言戏耳。今后召汝，慎毋违也。”尉迟氏再拜而出，归语其夫。夫大惊，密以其事报于父。时值淮南用兵，亮为行军总管，韦孝宽为行军元帅。两军前后行，相违数里。亮闻报大惧，曰：“天元无道若此，不唯辱我家风，且将灭我门户，我岂可坐而待死！”乃与左右心腹谋之。或曰：“朝廷暴政横行，臣民解体，危亡可待。不如暂投江南，以观其变。”亮曰：“我家在长安，弃之不忍。且一出此境，安能复返？”或曰：“乘其无备，杀入长安，废此无道，另立有德，此不世之功也。”亮曰：“此固吾志，但吾与孝宽并行，势若连鸡。必与之俱西，方可成事。而彼方得君，安肯与我同反？吾朝叛，彼夕讨矣。为今之计，必先袭而执之，并其众，然后可以鼓行而西。”左右皆称善。乃定计于是夜之半，先袭破孝宽营。有偏将茹宽素与孝宽善，知其谋，遣人密报孝宽。孝宽知之，设伏以待。亮至半夜，率精骑二千，衔枚疾走，直奔孝宽营。遥听营内更鼓无声，巡锣不作，以为军皆睡熟，正好乘其不备。而才至寨口，忽闻寨中震炮一声，营门大开，火把齐明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孝宽全身披挂，挺枪出马，左右排列将士，皆雄纠纠横刀待战。孝宽马上高声曰：“杞公，汝来偷营耶？我待汝久矣。”亮大惊，手下将士不战自退。孝宽把枪一指，将士皆奋勇而进。亮拍马急走，及回至大营，已被孝宽潜从侧路遣兵袭破，据守寨门。亮此时进退无路，因遂拔刀自刎。孝宽枭其首，号令三军，众皆慑服。遂飞章告变，天元大喜，杀亮一门，孩稚无遗。单留尉迟氏，纳之宫中，拜为长贵妃，宠幸无比。

越一日，天元将如同州，增侯正、前驱、戒道等官，为三百六十重。自应门至于赤岸泽，数十里幡旗相蔽，音乐俱作。又令虎贲持钺马上，称警蹕。仪卫之盛，从古未有。及还长安，诏天台侍卫之臣，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，名曰“品色服”。有大事，与公服相间服之。又诏内外命妇皆执笏，其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俯伏如男子。后宫增置位号，不可胜录。复欲立尉迟氏为后，共成五后。以问小宗伯辛彦之曰：“古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皇后与天子敌体，不宜有五。”又问太学博士何妥，对曰：“昔帝尝四妃，虞舜二妃，先代之数，何常之有？”天元大悦。免彦之官，下诏曰：“坤仪比德，土数唯五，四太皇后外，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，以长贵妃尉迟氏为之。”造锦帐五，

---

连鸡——用绳绑缚在一起的鸡，比喻互相牵制，行动不能自如、一致。

钺（sè，音色）——铁把短矛，古时的一种兵器，天子或诸侯王出行时，卫队持之以护驾。

使五后各居其一。实宗庙祭器于前，自读祝版而祭之。又以五辂载妇人，自帅左右步从。又好倒悬鸡鸭，及碎瓦于车上，观其号呼以为乐。性之所好，往往有不可解者。

杨后性柔婉，不妒忌。虽事暴主，人有犯，曲为劝解。以故四后及嫔御等，皆爱而仰之。天元昏虐滋甚，尝无故怒后，欲加之罪。后进止安闲，辞色不挠。天元见无惧容，大怒，遂赐后死，逼令引决。嫔御皆为之叩头求免。后母独孤氏闻之，诣阁陈谢，叩首阁外，流血满面，然后得免。后父坚位望隆重，天元忌之，尝忿谓后曰：“必族灭尔家。”后长跪求饶，候其怒解乃起。一日，召坚入宫，戒左右曰：“尔等视坚色动即杀之。”坚至，留与久语。坚应对无失，神色不动，乃免之。内史郑译与坚少同学，奇坚相表，以其后必有非常之福，倾心相结。坚亦知其为帝所宠，每与友善。及闻帝深忌，屡欲杀害，情不自安，因私谓译曰：“吾与子相善，一国莫不知。子于帝前，岂不能庇我以生？但帝意难测，倘遇卒然之诛，子欲救无及。不如出外图全。又恐面陈取祸，愿子少留意焉。”译曰：“以公德望，天下归心。欲求多福，岂敢忘也。有便当即言之，保无害耳。”会天元欲伐江南，使译引兵前往。译自言无将才，请得一人为元帅。天元曰：“卿意谁可者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欲定江东，自非懿戚重臣，无以镇抚。臣意大臣中唯普六茹坚，以椒房之戚，具将帅之才，为国尽忠，事君不贰。若命为将，必能平定江南，混一四海。且寿阳地控邻邦，使坚为总管，以督军事，徐图进取，则陈氏之土地可坐而有也。”天元从之，以坚为扬州总管，使译发兵会寿阳。命下，坚大喜，谓其夫人独孤氏曰：“吾今庶可免矣。”遂诣阙辞帝，帝命速发。将行，忽起足疾，不能举步，欲停留数日，惧帝见责。正怀疑虑，忽报郑译来谒，忙即留进密室，诉以足疾之故。译曰：“公疾即愈，且缓南行。有一大事报公，焉知非公福耶？”坚问何事，译屏退左右，抚耳语曰：“昨夜帝备法驾，将幸天兴宫，去未逾时，不豫而还。今者进内请安，病势沉重，殆将不起。帝若晏驾，主少国疑，秉衡之任，非公谁能当之？我故先以语公。倘有片纸来召，公即速来，慎勿徘徊，坐失机会。”言讫辄去。坚自是足疾若失。又御正刘昉素以狡谄得幸于天元，而心亦向坚。以坚负重望，又皇后父，欲引之当国，遂与译同心戴之。

却说天元身抱重疾，自知不起，召郑译、刘昉入侍，又召御正大夫颜之仪并入卧内，欲嘱以后事。而口已瘖，不复能语。译遂令昉召坚。昉至坚第，语以故。坚尚犹豫，辞不敢当。昉曰：“公若为，速为之；不为，昉自为也。”坚曰：“公等有意，坚敢不从！”乃入宫。帝已不省人事。自称受诏，居中侍疾。是日，帝殁于天台。秘不发丧，矫诏以坚总知中外兵马事。颜之仪知非帝旨，拒而不从。昉等草诏署讫，逼之仪连署。之仪厉声曰：“主上升遐，嗣子冲幼，阿衡之任，宜在宗英。方今赵王最长，以亲以德，合膺重寄。公等备受国恩，当思尽忠报国，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？之仪有死而已！”昉等知不可屈，乃代之仪署而行之。于是诸卫受敕，并受坚节度。坚虽得政，犹以外戚专权，须防宗室之变，乃谓译等曰：“今者诸王在外，各有土地兵力，吾以异姓当国，彼必不服，定生他变。不若征之来京，尊其爵位，使无兵权。苟不顺命，执之一夫力耳。”译等皆以为然。乃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

---

升遐——古时称帝王的死为升遐。

阿衡——商代官名，取在王左右，倚而平衡之意。后指辅导帝王、主持国政的大官。

为辞，矫帝诏，悉征赵、越、陈、代、滕五王入朝。草诏讫，将用玉玺。玺在之仪处，坚向之仪索之。之仪正色曰：“此天子之物，宰相何故索之？”坚大怒，命引出，将杀之，以其民望，出为边郡太守。丁未，发宣帝丧，迎静帝入居天台，受群臣朝贺。尊杨后为皇太后，朱后为帝太后，其陈后、元后、尉迟后，诏并为尼。诏敕皆坚为之。正是：

三世经营方建国，一朝事业属他人。

未识坚得政之后，若何措理庶务，且俟下文再述。

### 第六十三卷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

话说天元晏驾，杨坚当国，以汉王赞为上柱国、右大丞相，尊以虚名，实无所综理。坚自假黄钺，为左大丞相。百官总己以听，大小政事，皆禀坚而行，无得专决。先是坚以李德林负天下重望，欲引为同心，乃使邗国公杨惠谓之曰：“朝廷赐令总文武事，经国重任，自惭德薄，不能独理。今欲与公共事，以安邦国，公其无辞。”德林曰：“公如不弃，誓愿以死奉公。”坚大喜。初，刘昉、郑译议以坚为大冢宰，译摄大司马，昉为小冢宰。坚私问德林曰：“何以见处，群工始服？”德林曰：“宜作大丞相，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不尔，无以压众心。”及发丧，即以此行之。以正阳宫为丞相府。时众情未一，往往相聚偶语，欲有去就。坚乃引司马上士卢贲置左右，潜令部伍仗卫，以兵威慑之。贲骁勇，号万人敌，众皆畏之。因谓公卿曰：“欲富贵者，宜相随。”公卿皆唯唯。有徘徊观望者，贲严兵而至，皆悚息听命，莫敢有异。坚尝至东宫，门者拒不纳。贲谕之不从，瞋目叱之，门者遂却，坚始得入。贲遂典丞相府宿卫，以郑译为丞相府内史，刘颀为司马，李德林为府属内史。

再说下大夫高颀，渤海人。少明敏，有器局。略涉书史，工于词令。孩稚时，家有柳树，高百尺，亭亭如盖。里中父老曰：“此家当出贵人。”年十七，齐王宪引为记室，益习兵事。多计略，坚素重之。及得政，欲引入府为腹心之佐，乃遣人谕意。颀承旨欣然曰：“愿效驰驱，纵令公事不成，颀亦不辞族灭。”遂谒坚。坚闻其来大喜，下阶迎之，握手相慰曰：“愿与子同立功名，富贵共之。”乃以为相府司录。时汉王赞居禁中，每与静帝同帐而坐。刘昉饰美妓进之，以供娱乐，赞大悦，因说赞曰：“大王先帝之弟，时望所归。孺子幼冲，岂堪大事。今先帝初崩，群情尚扰，王且归第，待事宁后，入为天子。此万全计也。”赞年少，性识庸下，以昉言为信，遂归旧邸，朝政不复预闻。

初，宣帝时，刑政繁虐，冤死者众，人情恐惧。又工作不休，役民无度，畿内骚然。坚为政，停洛阳工作，以舒民力。尽革酷虐之政，更为宽大，删略旧律，作《刑书要制》，奏而行之。躬履节俭，以率百官。由是公私不扰，中外大悦。郎中庾季才通《易》数，好占玄象；决人成败不爽。坚尝夜召，问之曰：“吾以庸虚，受兹顾命，天时人事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季才曰：“天道精微，难可意察，窃以人事卜之，符兆已定。季才纵言不可，公岂得为箕、颀之事乎？”坚默然久之，曰：“如公言，吾今日地位，譬升百尺楼上，诚不得下矣。”因赐以彩帛，曰：“愧公此意。”独孤夫人亦谓坚曰：“大事已然。骑虎之势，必不得下，公宜勉之。”坚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隆重，恐有异图。其子尉迟惇为朝官，乃使奉诏召迥入京会葬，而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代之。又使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，先命赴邺，孝宽续进。时陈王纯镇齐州，闻召不赴。坚复使上士崔彭征之。彭以两骑往，止传舍，召纯接旨。纯亦轻骑来，彭请屏左右，密有所道，遂执而锁之，因大言曰：“陈王有罪，诏征入朝，左右不得辄动。”其从者皆愕然而散。因挟之入京。六月，五王皆至长安。迥闻之，大怒曰：“坚将不利于帝室，故欲削弱诸王，先使不得有其国也。宗社将倾，吾奚忍不救！”乃谋举兵讨之。孝宽至朝歌，迥遣大

箕、颀——指隐居之地。古时许由退耕于箕山之下，颍水之阳，后人因此谓隐者所居之地为箕、颀。

将贺兰贵书候孝宽。孝宽留贵与语以审之，觉其有变，乃称疾徐行，且使人求医药于相州，密以伺之。孝宽有兄子艺为魏郡守，在迥属下。迥使之迎孝宽，且问疾。孝宽询迥所为，艺党于迥，不以告。孝宽怒，将斩之。艺惧，遂泄迥谋。于是孝宽携艺西走，每至驿旅，尽驱传马而去，戒驿吏曰：“蜀公将至，宜速具酒食。”迥寻遣大将奚子康将数百骑追之。每至驿亭，辄逢盛饌，从者皆醉饱，又无马，遂迟留不进。孝宽由是得脱。坚又使韩裒诣迥谕旨，劝其入朝。密与其长史晋昶等书，令为之备。迥探得坚有私书与昶，召昶问之。昶讳言未有，乃搜其私室，得坚书，遂杀昶及裒。于是会集文武士民，择日起师，登城北楼，谕于众曰：

杨坚借后父之势，挟幼主以作威福。阳托阿衡，阴图篡逆。变更遗诏，削弱诸藩。上负宗庙之灵，下违臣民之望。窃国之心，暴于行路；废君之祸，即在目前。帅府与国家亲属舅甥，任兼将相。先帝处吾于此，本欲寄以安危。当此国祚将倾，奚忍坐视不救？帅府纠合义勇，大张挞伐。凡吾将士，共伸报国之心，誓灭强臣，各效捐躯之志。俾大权一归帝室，宗庙赖以永存。庶几名著旂常，功在社稷。倘有心怀疑贰，及畏懦不前者，军有常刑，毋贻后悔。

令出，众咸从命。迥乃自称大总管，承制署置官司。时赵王招入朝，留少子守国。迥乃奉以号令。坚闻变大惧，高颉曰：“迥，前朝宿将，麾下多精锐，鼓行而西，兵势浩大，非小寇可比。若酿成之，必为宗庙忧。须乘其初叛，众心未一之时，急发关中兵击之耳。”坚从之，乃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梁士彦、元谐、宇文忻、宇文述、崔宏度、杨素等，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。

初，天元使计部中大夫杨尚希抚慰山东，至相州，闻天元殂，与慰迟迥同发丧。既罢，尚希出谓左右曰：“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，将有叛志。吾不去，惧及于难。”遂夜从径路而遁。迟明，迥始觉，追之不及，尚希遂归长安。坚使将宗兵三千人镇潼关。青州总管尉迟勤，迥之犹子也。初得迥书，表送于朝，明无叛意。坚大奖赏。后迥使人说之，晓以大义，毋为贼用，勤复从迥。当是时，迥统相、卫、黎、洛、贝、赵、冀、瀛、沧九郡，勤统青、齐、胶、光、莒五州，皆从之。胜兵数十万，并号义旅，天下响应。于是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、申州刺史李惠、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、潼州刺史曹孝远，各据本州应迥。前徐州总管席毗罗据兖州起兵，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起兵，皆从迥命。永桥镇将乞豆惠陵、建州刺史宇文弁亦各以城降。俄而，其将韩长业拔潞州，执刺史赵威；乞豆惠陵袭陷巨鹿，进围恒州；宇文威攻汴州；乌丸尼率青、齐之众，围沂州；檀让攻拔曹、亳二州，屯兵梁郡；席毗罗众号八万，军于蕃城，攻陷昌虑、下邑；李惠自申州攻拔永州。各路攻城掠地，无不得利，先后告捷。迥大喜，以为天下指日可定，遣使赉书招并州刺史李穆。穆锁其使，封书上之。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，阴劝穆从迥。穆深拒之。时穆次子浑仕于朝，坚使诣穆，深布腹心。穆使浑还朝，奉熨斗于坚曰：“愿公执威柄以安天下。”又以十三钁金带遗坚。十三钁金带者，天子之服也。坚大悦，遣李浑诣孝宽营，述其父意。穆有兄子崇为怀州刺史，初欲起兵应迥，后知穆已附坚，慨然太息，曰：“闾家富贵者数十人，值国有难，竟不能扶倾继绝，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！”不得已，亦附于坚。迥又招东郡守于仲文，欲使附己，仲文不从，乃遣大将宇文胄自石济、宇文威自白马济河，分二道以攻仲文。仲文不能拒，弃郡走还长安。迥杀其妻、

旂（qí，音旗）常——旗名。古代诸侯用旂，以作纪功授勋的仪制。

熨（wèi，音尉）斗——火斗，用以熨平衣物器具。

子，又使檀让徇地河南。坚乃以仲文为河南总管，诣洛阳，发兵拒之。司马消难，子如子也，齐亡，降于周，为郟州总管，闻迥举事，亦起兵应之。举朝震骇。坚命王谊为行军元帅，以讨消难。

再说诸王中唯赵王招见坚当国，深怀忧惧，虽欲有为，苦于孤掌难鸣。因阳与之匿，邀坚过其第饮酒，欲乘间杀之。或劝坚勿往，言赵王必无好意。坚曰：“彼不过于酒中置毒耳，我防之可也。”乃自赍酒肴就之。招迎坚，引入寝室，促坐与语。其子员、贯及妃弟鲁封侍左右，佩刀而立。又藏刃于帷席之间，伏壮士于室后。坚左右皆不得从，惟仪同杨弘、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。二人皆有勇力，为坚爪牙。酒酣，招以佩刀刺瓜，连啖坚，欲因而刺之。元胄从户外遥望，觉招意不善，进谓坚曰：“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”招叱之曰：“我与丞相言，汝何为者？”胄瞋目愤气，扣刀入卫。招赐之酒曰：“我岂有不善之意耶，卿何猜警如是？”俄而，招伪吐，将入内阁。胄恐其为变，扶之上坐，如此再三。招又称喉干，命胄就厨取饮，胄不动。会滕王迥至，坚降阶迎之。胄耳语曰：“事势大异，可速去。”坚曰：“彼无兵马，何能为恶？”胄曰：“兵马皆彼家物，彼若先发，大事去矣。胄不辞死，恐死无益。”坚复入坐。胄闻室后有被用声，遽请曰：“相府事殷，公何得如此。”因扶坚下床趋走，招将追之，胄以身蔽户，招不得出。盖招以趋入为号，得一脱身，伏兵便起，而为胄所制，伏不敢发。坚出，环卫已众，胄亦趋出。坚遂登车而去。招恨失坚，弹指出血，曰：“天也，周氏其灭矣！”坚归，即诬招与越王盛谋反，以兵围二王第，皆杀之，及其诸子。赏赐元胄不可胜纪。由是宗室诸王皆束手矣。

当是时，孝宽军至永桥，有兵守城，不得入。诸将请攻之，孝宽曰：“城小而固，攻之旦夕不能下。倘顿兵坚城之下，攻而不拔，徒损兵威。吾疾趋而进，破其大军，此何能为？”于是引兵趋武涉。迥闻兵来，遣其子惇帅众十万入武德，军于沁东。会沁水暴涨，军不得进。孝宽与迥隔水相持。长史李询与诸将不睦，密启坚云：“梁士彦、宇文忻、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金，军中悻悻，人情大异。”坚深以为忧，欲召三人归，使他将代之，求其人不得。李德林曰：“公与诸将，皆国家重臣，未相服从。今正以挟令之威，控制之耳。前所遣者，疑其乖异；后所遣者，安知其克用命耶？又取金之事，虚实难明，一旦代之，或惧罪逃逸。若加縻絜，则自郟公以下，莫不惊疑。且临敌易将，此燕、赵之所以败也。如愚所见，但遣公一心腹之将，明于智勇，素为诸将所信服者，速至军所，观其情伪。纵有异意，必不敢动，动亦能制之矣。”坚大悟，曰：“微公言，几败乃事。”乃命内史崔仲方往监诸军，为之节度。仲方以父在山东，惧为迥害，辞不敢往。又命刘昉、郑译，昉辞以未尝为将，译辞以母老。坚不悦。高颍进而请曰：“军事纷纭，人心危惧，不敢东行。颍虽不武，愿效驰驱。”坚大喜曰：“得公去，吾无忧矣。”乃加以监军之号遣之。颍受命即发，遣人辞母而已。自是措置军事，皆与德林谋之。时羽书叠至，烽檄交驰，德林口授数人，文不加点，无不曲当。司马消难之反也，虑势孤少援，以所统九州八镇南降于陈，遣子为质以求助。陈以消难为司空，都督九州八镇诸军事，赐爵隋国公，许出兵相援。又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坚，起巴、蜀之兵以应迥。坚谓德林曰：“山东未平，蜀乱又

---

悻悻(sō, 音骚)——同“骚骚”，指动荡不安。

微——假如不是，如果不是。

起，将若之何？”德林曰：“无害。外难虽作，人心不摇。一处得胜，余皆瓦解，指日可定也。”乃命梁睿为行军元帅以讨谦。今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周朝有一附庸之国，在江陵地方，乃前梁昭明太子的后裔，号为后梁，称藩于周。你道梁室既亡，何以尚延此一线？说也话长。先是梁武帝纳侯景之叛，封他为河南王。后因贞阳侯渊明被东魏掳去，又欲与魏通好，致书高澄，许以贞阳旦至，侯景夕返。景闻之惧，遂反于寿阳。探得临贺王正德与朝廷不睦，阴蓄异志，遣使约与同反，事成扶他为天子。正德大喜，许为内应。景兵临江，无船可济，正德阴具大船，诈称载荻，密以济之。景众既渡，长驱直前。是时江东承平日久，人不习战，一见景军皆着铁面，守兵望风奔溃。景于是直掩建康，正德帅众迎景于张侯桥，马上交揖，遂与景合。进围台城，百道并攻。赖有尚书羊侃率众守城，随机拒之，连挫贼锋，危城得以不破。景见屡攻不克，乃决玄武湖水以灌之。阙前皆为洪流，城中益危，援兵不至，城破。景遂入朝，幽帝于净居殿，自为大丞相。纵兵掠取服御、宫人皆尽。溧阳公主年十四，有美色，景纳而嬖之。未几，梁武饮膳皆缺，忧愤成疾，口苦求蜜不得，再呼“荷荷”而殂。景复立太子为帝，后又弑之，立豫章王栋。未一月，遂禅位于景。景登太极殿，即帝位。其党数万，皆吹唇鼓噪而上。改国号曰“汉”，杀梁子孙。正德本欲图位，为景内应。景亦薄其为人，台城破，遂夺其军。至是并数其叛父之罪而寸斩之。是时湘东王绎在江州，士马强盛，全无入援意。及景弑帝自立，乃命大将王僧辩、陈霸先东击侯景。亏得二将智勇兼备，连败贼将，进攻石头。景亲自迎战，又大败之。景惧，回至阙下，不敢入台，责其党王伟曰：“尔令我为帝，今日误我。”伟不能对。景欲走，伟执鞞谏曰：“自古岂有叛走天子耶？宫中卫士犹足一战，弃此将欲安之？”景曰：“我昔破葛荣，败贺拔胜，败宇文黑獭，扬名河朔。渡江平台城，降柳仲礼如反掌。今日天亡我也。”因仰观石阙，叹息久之。以皮囊盛其江东所生二子，挂之鞍后，帅骑东走。僧辩入台诫，令侯瑱帅五千精骑追景。景众叛降相继，遂大溃。景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，推坠二子于水，下海欲向蒙山。有羊侃之子羊鹞，景纳其妹为小妻。以鹞为库直都督。鹞随景东走，约其党图之。值景醉寝，鹞语舟师曰：“海中何处有蒙山？汝为我移船向京口。”舟师从之。至湖豆洲，景觉，大惊，鹞拔刀向景曰：“吾等为王效力多矣，今终无成。欲乞王头，以取富贵。”景未及答，白刃交下。景欲投水不及，走入舱中，以佩刀抉船底求出。鹞以稍刺杀之，遂以盐纳景腹中，送其尸于建康。僧辩传首江陵，暴其尸于市。士民争取食之，并骨皆尽。溧阳公主亦预食焉。侯景既灭，王僧辩等上表湘东劝进。湘东即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。群臣皆劝还建康，帝以建康彫残，江东全盛，遂不许。诏王僧辩镇建康，陈霸先镇京口。那知外患虽平，家祸未息。先是元帝性残刻，与河东王誉、岳阳王警交怨构兵。誉既为所杀，警恐不能自存，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寮为质于魏，乞兵以伐湘东。时西魏本有图取江陵之志，遂遣常山公于谨、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，助警伐绎。杨忠帅精骑五千先据江津，断其东路。谨率大兵扬帆济江，梁君臣望之失色。时强兵猛将皆东出，城中留兵单弱，西魏乘间攻之，城遂破。执元帝付警，囚于乌幔之下，以土囊陨之。魏遂立警为梁主，资以荆州之地，使之自帝一方，为魏藩臣。是为梁宣帝。其后周继魏禅，复称藩于周，宣帝卒，子岍立，是为梁明帝。明帝时，周朝杨坚当国。尉迟迥以讨坚为名，起兵邺城，山东之众相率降附。郟州司马消难、益州王谦皆同心举义。迥喜天下响应，因念“江陵梁氏亦我朝

外臣，得他起兵助我，取坚益易”，乃遣使江陵，劝其以兵相应。但未识梁主从与不从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卷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

话说尉迟迥欲求多助，遣使致书梁主，约其起兵。具言：杨坚当国，周室将倾。梁主世受周恩，当同心举义，以诛贼臣。梁主得书，语左右曰：“昔我朝倾覆，寡人得延兹宗社者，实藉周家之力。今迥建义匡扶，理合助之。但坚居中制外，势大难摇，图之不成，反受其害，奈何？”诸将竞劝梁主与迥连谋，谓进可以尽节周氏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梁主狐疑未决，使中书舍人柳庄，奉书入周覘之。庄至周，坚极意抚纳，执庄手曰：“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，深蒙梁主殊眷。今主幼时艰，猥蒙顾托。梁主奕奕委诚，朝廷倚为屏藩。当相与共保罗寒，幸勿惑于异说，致违素志也。”庄归复命，具道坚语，且曰：“昔袁绍、刘表、王陵、诸葛诞等，皆一时雄杰，据要地，拥强兵，然功业莫就，祸不旋踵者，良由魏、晋挟天子，保京都，仗大顺以为名故也。今尉迟迥虽曰旧将，昏盲已甚。司马消难、王谦等，皆常人之下者，非有匡合之才。周朝诸将多为身计，竞效节于杨氏。以臣料之，迥等终当覆灭，隋公必移周祚。未若保境息民，以观其变。”梁主深然之，遂绝尉迟迥，一心附坚。

且说高颍至军，勉励将士，众心益奋。因为桥于沁水，尉迟惇于上流纵火棧焚之。颍于军中豫作土狗以御之，火不得施。惇布阵二十余里，麾兵小却，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。孝宽因其却，鸣鼓齐进。军既渡，颍命焚桥，以绝士卒反顾之心。于是西兵死战，无一以当百。惇兵不能支，遂大败。惇单骑走，孝宽乘胜进追，直抵邺下。迥闻兵败，大怒曰：“孺子败吾事。”乃命其二子惇与祐，悉将步骑十三万陈于城南；亲统万骑别为一阵，皆绿巾锦袄，号曰“黄龙兵”。战急时，用以摧坚陷锐，当之者无不披靡。又尉迟勤闻敌军至邺，亦帅众五万，自青州来会，以三千骑先至。迥素习军旅，老犹披甲临阵，亲自搏战，匹马所向，万人辟易。麾下军士皆百战之余，无不骁勇。交战良久，孝宽军不利而却。邺中士民乘高观战者数万人。宇文忻曰：“事急矣，吾当以诡道破之。”乃先射观者，观者皆走，转相腾籍，声若雷霆。忻乃传呼曰：“贼败矣！”众复振，敌军闻之，遂相扰乱。孝宽因其扰而乘之，迥军大败，走保邺城。孝宽纵兵围之，下令曰：“先登者有重赏。”骁将李询、恩安伯贺娄子干率行登城，城遂破。迥窘迫，升楼自守。先是崔弘度有妹，适迥子为妻。迥升楼时，弘度直上迫之。迥弯弓将射，弘度脱兜鍪谓迥曰：“颇相识否？今日各图国事，不得顾私。以亲戚之情，禁约乱兵，不至侵辱家室，所以报公也。事势如此，公复何待？”迥因掷弓于地，极口骂坚，而自杀。弘度顾其弟弘升曰：“汝可取迥头。”弘升斩之。军士在小城中者，孝宽尽坑之。勤及惇、祐东走青州，未至，大将郭衍擒之以献。坚以勤初有诚款，特不之罪，独杀惇与祐。李惠自缚归罪，坚复其官爵。盖迥末年衰老，及兵起，以崔达拏为长史，文士无筹略，举措失宜，凡六十八日而败。

于仲文进讨檀让军，至蓼堤，去梁郡七里。檀让拥众数万，仲文以弱卒挑战而伪北。让不设备，仲文还击大破之，生获五千余人，斩首七百级。进攻梁郡，守将刘子宽弃城走，檀让以余众屯城武，仲文袭破之，遂拔城武。

棧（fá，音乏）——同“筏”，渡水用的竹木排。

土狗——堵水的土袋，前尖后宽，前高后低，形状像蹲坐的狗，故名。

席毗罗拥众十万，屯沛县，将攻徐州。其妻、子在金乡。仲文诈为毗罗使者，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：“檀将军明日午时至金乡，奉蜀公令赏赐将士，速备供具。”金乡人皆喜。仲文简精兵，伪建迴旗帜，倍道而进。善净望见，以为檀让，出迎谒。仲文执之，遂取金乡。诸将欲屠其城，仲文曰：“此城乃毗罗起兵之所，当全其家室，其众自归。如即屠之，彼望绝矣。”众皆称善。于是进击毗罗，其军大溃，争投洙水，积尸蔽江，江水为之不流。获檀让槛送京师，斩毗罗于阵。山东悉平。梁主闻迴败，谓柳庄曰：“若从众人之言，社稷已不守矣。”先是坚封刘昉为黄公，郑译为沛公，委以心膂，言无不从。朝野侧目，称为“黄沛”。二人恃功骄恣，溺于财利，不亲职务。及辞监军，坚始疏之，恩礼渐薄。高颀自军所还，宠遇日隆。时山东虽服，而王谦未平，司马消难外叛，坚忧之，忘寝与食。而昉逸游纵酒，相府事多遗落。坚解其职，乃以高颀为司马。不忍废译，阴敕官属，不得白事于译。译坐厅，事无所关预，惶惧，顿首求免。坚念旧情，犹以恩礼慰勉之。王谊兵至郟州，司马消难奔陈，遂复郟州。梁睿将步骑二十万讨王谦，谦分兵据险拒守，睿奋击破之，蜀人大震。谦遣其将达奚暹、高阿那肱、乙弗虔帅众十万攻利州，堰江水以灌之。城中战士不过二千，刺史豆卢绩昼夜拒守，势甚危急。会睿兵至，暹等遁去。睿乃自剑阁入，进逼成都。谦令达奚暹城守，亲率精兵五万，背城结陈以战。睿佯败而退。谦追之，遇伏，遂大败。及至城，城上已遍插敌军旗帜。谦众见之，皆溃。盖万战时，达奚暹潜以城降，而睿军已入据之也。谦惶急，单骑走新都。新都令王宝执之，斩其首以献睿。复录其余党，剑南亦平。于是群臣论功，以大丞相坚为相国，总百揆。去都督、大冢宰之号，进爵为王，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隋国，赞拜不名，备九锡之礼。建台置官，进妃独孤氏为王后，世子勇为太子。静帝二年二月，庚季才上言：“今月戊戌平旦，青气如楼阙，见于国城之上，俄而变紫，逆风西行。《气经》云：‘天不能无云而雨，皇上不能无气而立。’今王气已见，须即应之。又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，享年八百；汉高以二月甲午即帝位，享年四百。今二月甲子，宜应天受命。”群臣亦争劝进。于是假周王诏，逊居别宫。甲子，命太傅杞公椿奉册，大宗伯赵昶奉皇帝玺绶，禅位于隋。隋王冠远游冠，受册玺，改服纱帽黄袍，入御临光殿。服袞冕如元会之仪。大赦，改元开皇。命有司奉册祀于南郊。以相国司马高颀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，相国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，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。其余内外功臣，皆进爵有差。追尊皇考忠为武元皇帝，庙号太祖；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。立独孤氏为后，世子勇为太子。

初、刘、郑矫诏以隋主辅政，杨后虽不预谋，然以嗣子幼冲，恐权在他族，闻之甚喜。后知其父有异图，意颇不平，形于言色。及禅位，愤惋逾甚。隋主内甚愧之，改封为乐平公主，欲夺其志。后以死誓，乃止。又息州刺史荣建绪与隋主有旧，将之官，隋主谓曰：“且踌躇，当共取富贵。”建绪正色曰：“明公此旨，非仆所闻。”及即位来朝，帝谓之曰：“卿亦悔否？”建绪稽首曰：“臣位非徐广，情类杨彪。”帝笑曰：“朕虽不晓书语，亦知卿此言不逊。”虞庆则劝帝尽灭宇文氏，高颀、杨惠依违从之。李德林固争，以为不可。隋主作色曰：“君书生，不足与议此。”于是周太祖以下子

---

徐广——晋末人，字野民，恭帝时官至秘书监。晋亡，宋武帝刘裕受禅，徐广为之哭泣。

杨彪——汉末人，字文先，累官太仆、卫尉，杨修之父。杨彪见曹操有篡汉之意，遂称脚疾，隐居在家。

孙无遗。德林品位不进。旋弑静帝，葬于恭陵。以其族人洛为嗣。

且说隋主既受周禅，而江南尚属陈氏，时怀并吞之志，因问将帅于高颀，颀荐贺若弼、韩擒虎可任。遂以弼镇广陵，擒虎镇庐江，使处分南边，潜为经略。唯是时，难初平，民力未复，故与陈氏犹敦邻好之谊。及后主荒淫日甚，内宠张、孔二妃，外昵嬖臣狎客，酣歌达旦，百务皆废，民不聊生，阖境嗟怨。隋主闻之，谓高颀曰：“东南之民，困于乱政久矣。我为民父母，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之乎！卿有何策足以平之？”颀乃进策曰：“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；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获之际，微征士马，声言掩袭。彼必屯兵守御，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。再三如此，彼以为常。后更集兵，彼必不信。犹豫之顷，我乃济师，登陆而战，兵气益倍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茅竹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彼修立，复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然才力俱尽。”隋主用其策，陈人始困。开皇八年三月戊寅，帝数陈主二十罪，散写诏书二十万纸，遍谕江外。其略云：

陈叔宝据手掌之地，恣溪壑之险，劫夺閭阎，资产俱竭，驱逼内外，劳役弗休。穷奢极侈，俾昼作夜。斩直言之客，灭无罪之家。欺天造恶，祭鬼求恩。盛粉黛而执干戈，曳罗绮而呼警蹕。自古昏乱，罕或能比。君子潜逃，小人得志。天灾地孽，物怪人妖。衣冠钳口，道路以目。重以违言背德，摇荡疆场，昼伏夜游，鼠窃狗盗。天之所覆，无非朕臣，每关听览，有怀恻侧。可出师授律，应机诛殄，一朝荡平，永清吴越。

于是置淮南行台于寿春，命晋王广、秦王俊、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。广出六合，俊出襄阳，素出永安，韩擒虎出庐州，贺若弼出广陵，几总管九，士兵五十一万八千，皆受晋王节度。东接沧海，西距巴、蜀，旌旗舟楫，横亘数千里。又命高颀为晋王元帅长史，一应军事，皆取决焉。十二月，隋军临江。颀问薛道衡曰：“今兹大举，江东必可克乎？”道衡曰：“必克。郭璞有言：‘江东分王，三百年后与中国合。’今此数将周，一也。主上恭俭勤劳，叔宝荒淫骄侈，二也。国之安危，在所寄任。彼以江总为相，唯事诗酒，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，任萧摩诃、任蛮奴为大将，皆一夫之勇耳，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无道而小。量其甲士，不过十万。西自巫峡，东至沧海，分之则势悬而力弱，聚之则守此而失彼，四也。席卷之势，事在不疑。”颀忻然曰：“得君一言，成败之理，令人豁然。”

九年正月朔，陈主朝会群臣。大雾四塞，人人鼻皆辛酸。陈主昏睡，至晡时乃起。是日，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，韩擒虎自横江宵济，采石守者皆醉，遂克之。晋王广率大军屯于六合镇姚叶山。杨素帅水军东下，舟舳被江，旌甲耀日。素坐平乘大船，容貌雄伟，陈人望之，皆惧曰：“清河公即江神也。”于是贺若弼自北道，韩擒虎自南道，二路并进。缘江诸戍，望风尽走。弼进据钟山，顿兵白土冈之东。总管杜彦率步骑二万，与擒虎合军，屯于新林。时建康甲士，尚有十万。后主素懦弱，不达军事，台内处分，一任施文庆。文庆惧贻帝忧，凡外有启请，率皆不行。于是诸将解体，出降者相继。擒虎自新林进兵，陈将任忠迎降于石子冈，导擒虎入朱雀门。城中文武皆逃，无一拒者。后主闻城破，与张、孔二妃避匿于井。军士搜得之，遂与二妃同被执。陈遂亡。三月己巳，大军班师，发陈君臣及后宫嫔御皆诣长安。辛亥，帝幸骊山，亲劳旋师。奏凯歌入都，献俘于太庙。帝坐大殿，引叔宝于前，及太子诸王二十余人，司空消难以下，至尚书郎二百余员，责以君臣不能相

辅，乃至灭亡。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，屏息不敢对。既而宥之。先是消难降周，与帝有旧，情好甚笃。天元时，帝引而用之，得为隕州总管。及平陈，消难被执，特敕其死，斥为乐户，二旬而免。犹以旧恩引见，寻卒于家。庚戌，大封功臣。御广阳门赐宴，自门外夹道，布帛之积，达于南郭。颁赐各有差，凡用三百余万段。给复江南十年，蠲免馀州一年租赋。又诏宇文洛已承周后，而齐、梁、陈宗祀废绝，命高仁英、萧琮、陈叔宝以时修祭。所须器物，有司给之。盖自晋代以来，南北分裂，东西割据，垂三百余年。至隋氏聿兴，兴，而禅周灭陈，天下遂成一统云。歌曰：

晋武龙兴并吴蜀，上规秦汉统五服。武号森列兵未戢，南风烈烈翻地轴。为谁驱除膺大命，诸王先自残骨肉。渊曜猖狂勒虎继，凉秦燕夏争逐鹿。杀气飞扬天地昏，青衣执盖愍怀辱。一马渡江守半壁，君臣无志中原复。天开元魏平诸戎，佛狸威震江之东。献文孝文皆英主，精勤庶务劳宸衷。平城奋志莅中土，衣冠礼乐何雍容。天未厌乱女祸起，春宫秽乱招狼烽。秀容酋长清君侧，百万大兵手自勒。黄河万里阵云高，满朝文武皆失色。可怜玉石焚仑冈，河阴荒草埋骨殖。天祸人乱于斯极，未卜江山属谁得。草泽英雄大有人，六浑才略超等伦。少年落拓困怀朔，蛟龙失水旁人轻。闺中巨眼有娄氏，邂逅一见心相倾。吁嗟六镇总群盗，尔朱势败功难成。高王得志罗英俊，朝权遥执朝臣惊。荧惑摇摇入南斗，君臣疑忌生谗口。晋阳兵至百官逃，天子下堂向西走。关中黑獭人中杰，轻骑迎銮气飘撇。势均力敌各争雄，分据东西魏土裂。欢终洋及魏鼎移，秦亡觉立国亦窃。无愁天子乐未央，天池猎罢平阳失。周师长驱入邺都，百年强敌一朝灭。老公虽好后嗣弱，乱政纷纷心太劣。齐人已灭躬蹈之，前后荒淫同一辙。大权旁落归椒房，赵王弹指空流血。天心已改可奈何，钟陵王气亦销磨。东西南北大一统，隋文功业何巍峨。呜呼！君不见三代之君以德昌，卜年卜世时久长。

---

聿(yù，音玉)——古汉语中的助词，用于句首或句中，无义。

渊、曜、勒、虎——分别指十六国时汉刘渊、前赵刘曜、后赵石勒和石虎。

佛狸——北魏拓拔焘(世祖太武帝)的小名。

平城——地名，北魏天兴元年在此定都，孝昌二年废，这里代指北魏君臣。

